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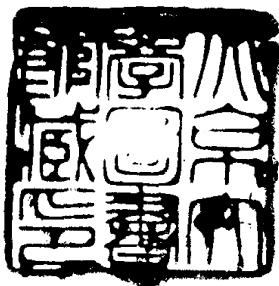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21330/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四六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草窗梅花集句三卷附錄梅花集句一卷

〔明〕童琥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汪載德刻本

一

錢太史鶴灘稿六卷附錄一卷紀事一卷遺事一卷

〔明〕錢福撰 附錄 紀事 遺事 馮時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沈思梅居刻本

五一

勉齋先生遺稿三卷

〔明〕鄭滿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二七四

三江遺稿二卷

〔明〕毛澄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

三二八

何燕泉詩集四卷

〔明〕何孟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蔣文化刻本

三八七

東泉文集八卷

〔明〕姚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修本

四五八

草窗梅花集句三卷附錄梅花集句一卷

〔明〕童琥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七年汪載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集古梅花詩四卷》提要

重鐫草窗集句序
天下物無不腐惟精神不可腐故古才人韵士每費推敲甚有雪鬢丹楮始成一詠亦往々於歲寒老友古幹瑤苓更著精神蓋愛其冷韵不似濃蕊艷李脂粉撲人也然未有集古佳句組織成章且累々萬餘言者斯又精神之極矣舊

有草窻集句童二部所述也其采擷之工才情之美與工部之為人楊太史業已詳哉乎言之矣然是集久落人間湮沒不復覩又

不知幾歲月矣座師汪柱老詞賦之餘寄情於詩清遠有陶王風味家人習之即不必皆能詩而皆解詩其猶子子厚請余曰夫詩

者情之所注思之所發而氣行乎其間故有情思欲絕終篇而按之斷續有間不能如珠聯璧絡者氣為之也況乎集群情以為情

集群思以為思獨運一局如出一手而毫不傷氣者難矣哉大凡文章之行世也乍出而紙貴一再傳不復有問及者好事者欲取

而新之索々然無大味語
語然若不合人意則其為
文可知矣而茲集歟鼎先
質于名公宗匠無不以為
當然斯固工部之神氣有

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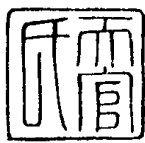
不可終湮者請公一言而
壽之梨余曰唯々工部費
數載之推敲而梅之精神
壽并唐宋元人之精神壽
工部之精神與之俱壽而

子厚一番考證無限深心
即子厚之精神亦壽矣爰
子請吾固當一言以弁其
端

甲戌夏長至日澹寧居士

黃序

行其父黃頤素書於棒
日樓



序

嘗觀梅質最幽色最淡
其衡嚴寒而生花骨勁
而氣高以故清人韻士愛

之咏之多而高者之不
能已孤少處士嗜之最
爲種三百餘株於山隴以
酣領其半枝橫枝疎影

暗香之枝香遠瑞先生林

和靖一流人也清一已之孤

趣萃乎古之言丁集詩

三百餘言詩中稱梅野

焉然刻久香湮編鈔

簡盡如梅福之榛芒紫

棘之中不可復得予友

曰子存按榛棘拔者垢

而得之且即今之新其毛
 發其聲焉以逢瑞梅詩
 之三百篇考和靖梅乞
 之三百梅不亦顏乎
 彼亦有數尺珊瑚之徑
 寸之隋珠者其無以勝
 之矣

友方平叔語也

於斗山之携龍山

房



重鐫梅花集句詩小引
余小子不能詩也亦不能
說詩然每於雨朝月夕花
光樹色間輒覺浩浩落落
有欲歌欲諷者况乎寒崖

古幹雪窓疎影能不對之
徘徊欣賞率恨余之不能
詩也無以寓其照暢一時
胸次一日過友人見積塵
中殘本索而讀之知為童

先生集句也一再披而梅
香芬馥秀色侵人不覺掀
髯笑曰余亦何必能詩哉
有代余言者在特以歸若
百朋之錫也洎讀楊相國

序沙左叅跋摹寫逼真楊
圬殆盡恍然想見童先生
之入之韻殊有不容湮滅
者余既寶是集曷敢自私
但舊策散亂點畫模糊於

是證其譌次其篇付之剞
劂以釋吾恨崇禎七年六
月初一日汪載德記



書草憲梅花集句詩後

工部郎正童先生梅花集古句三百餘篇予獲而讀
之珠聯玉貫雖各系古人之名氏而儼然一人機軸
縱橫馳騁開闔變化無一言不歸於梅也敘守吳君
惟謙嘗爲之假序文於介夫楊翰林先生意盡而事
核矣然未及梓行予分守川南適同知楊觀國賓推
官段珏孔潤同治府事一日來謁見而語及於此忻
然割俸金鏤板以傳噫集句古未有也近世始爲之
以迄於今若郎正是集善愈趨而愈工矣烏可不傳
梅花集句後

因爲之掇拾數語以資諸後

弘治壬戌仲春望日

賜進士出身朝議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叅議汝南沙
璧書

草窻梅花集句詩序

草窻梅花集句凡三卷爲五七言律絕詩三百有十首工部郎中蘭谿童君廷瑞之所述也自唐以下至勝國諸名家詩咸在所取南北朝人語亦間有之對偶精切而詞意連屬即使善詩者自爲之恐無以出此廷瑞之爲心亦良苦哉廷瑞往年舉進士予從有司後得其文讀之意其奇士也旣而官刑部克慎其職聽讞之餘不廢文事予益重之此則其使蜀時所集者其才力所至固不止此而其志向高遠直欲上

梅花集句序

一

友古人而兼之此亦畧可見矣昔者孔子稱鄭國之爲辭命草創脩飾潤色者各有其人而國政因之以濟是詩雅取諸人或在數十年前者一旦會粹於二三卷中如出一時一人之口其採拾之多櫟括之妙固若草創於先而今日潤色之者移此以施於政則隨材器使樂取諸人以爲善亦猶是也獨不優於天下哉且或者之爲詩也或雅歌於好會或發興於撫景或托詞於諷俗或寄意於吊古皆未有無所感而得焉者今廷瑞蕭然坐公署中官務鞅掌應接

不暇未必日與梅花相對也而獨留意於梅賦咏之多一至於此蓋其性如仁知者之樂山水正以其近似故也其所存不有異於人哉敘州守吳君惟謙樂與人爲善者見而說之謂其可以傳也使人來屬予爲之序將刻之以傳廷瑞固亦樂予之言者重以惟謙請遂不復辭其集題曰草窻云者因廷瑞之別號也

弘治辛酉夏六月旣望

賜進士第左春坊左中允

梅花集句序

二

草窻梅花集句卷之一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鏤

五言八句 一百首

一

十月初寒外 宋邵康節

梅梢已着春 宋陳後山

故將天下白 宋張澤民

截斷世間塵 宋徐道輝

根老香全古 宋張澤民

心清趣自真 元黃月屋

不同桃與李 唐杜荀崔

所至媚游人 宋呂居仁

二

雲水清深處 元許有壬

水蕤亂玉英 宋朱晦翁

稍驚春色早 宋尤延之

未怕夜寒生 宋張澤民

此地客難到 唐顧非熊

誰家笛自橫 宋張澤民

黃昏無限月 元許有壬

老眼倍增明 元黃月屋

三

造化生尤物 宋劉後村

花中無比方 唐白樂天

誓堅霜雪操 元陳剛中

肯學杏桃妝 元葉景南

皎月散清影 元劉靜脩

東風遞暗香 元葉景南

四

惟應探春夢 宋陸放翁

常繞白雲鄉 元許有壬

近嶺梅先發 宋韓魏公

清吟拂曉觀 宋王禹玉

躡雲雙屐冷 唐孟賁

扣月一鐘殘 唐喻亮

南國春仍淺 元葉景南

北風天正寒 唐杜工部

不遭岑寂侶 宋朱晦翁

俗眼若爲看 同前

五

風雪歲將暮 宋梅聖俞

梅香祇着人 南朝徐君倩

歲暮幾家聚 宋歐陽公

古木一邊春 唐李咸用

凜有英雄氣 宋楊誠齋

絕無聲利塵 同前

似知吾黨意 宋楊誠齋

不是愛精神 宋韓魏公

六

畫出幽居景 元許有壬

疎疎竹外枝 元葉景南

韻無尤眼識 宋張實齋

香報老夫知 同前

猶有烟霞癖 元葉景南

何緣冰雪姿 宋張實齋

正愁聞塞笛 唐杜工部

莫向月中吹 宋文文山

七

向曉西湖去 宋朱淑貞

新晴妖一尋 唐白樂天

振援香滿袖 宋朱晦翁

憔悴雪盈簪 元張寶齊

待索迷簷笑 宋尤延之

遙聞橫笛音 唐張巡

人間盡描貌 宋文文山

誰識賞花心 同前

八

數畝東臯宅 唐耿緯

移花獨迺翁 宋林和靖

清香凝島嶼 唐李衛公

逸艷照簷櫳 宋黃山谷

孤興與誰悉 唐張曲江

新題偶得工 元張雲

當年林處士 元張雲莊

祇在一聯中 宋劉後村

九

卷一

三

印愛新柳好 宋趙昌父

高蹤不可尋 宋趙清猷

孤花忽嫵媚 元黃月屋

九卉避清妍 宋梅聖俞

偶與賞心屬 宋梅聖俞

長嗟俗累牽 唐包佶

當時杜子美 宋梅聖俞

頭白豈無緣 唐杜工部

十

風漏鴈前信 宋張道洽

花繁院裏梅 唐張曲江

千林成獨韻 宋張道洽

六出已同閒 唐元微之

暖熱惟憑酒 宋朱晦翁

孤高不受埃 宋翁續古

苦吟吟未穩 元葉景南

腸斷謫仙才 唐韓致光

十一

冷艷天然白 宋尤延之

全勝姑射妝 元黃月屋

風霜儘索犯 元許有壬

吟嘯鳳華常 唐孟賁

有蝶堪成夢 唐駱賓王

無人不惜芳 宋趙清猷

定須還剪綵 梁簡文帝

難學是生香 宋尤延之

十二

野水溪橋外 元葉景南

疎疎數節花 宋張澤民

靜依禪客院 唐許渾

少種貴人家 唐元稹

且喜詩無病 宋朱晦翁

誰知老可嗟 宋歐陽脩

卷一

四

若非摹寫得 宋朱晦翁

零落舊烟霞 同前

十三

蠻烟無處洗 宋曾茶山

正奈雪垂垂 宋朱晦翁

地僻人希至 元許有壬

春除蝶豈知 唐錢起

天香生淨想 宋朱晦翁

疎影入新詩 元葉景南

回首江南路 宋文文山

幽夢記往時 宋朱晦翁

十四

平生苦吟處 宋陸放翁

心事付江梅 宋張南軒

有月曾同賞 唐盧綸

無人亦自開 宋韓魏公

徘徊耀霜雪 唐元微之 明麗隔塵埃 唐劉夢得

不藉杯中物 宋朱晦翁 東風枉却來 宋文文山

十五

物色歲將晏 唐杜工部 斯花何不群 元張文忠

往來衣上月 宋朱晦翁 凌亂渚前雲 唐張幽江

氣味如僧淡 元黃月屋 塵凡與俗分 宋趙清猷

江南苦吟客 唐杜牧之 芳思幾紛紛 宋韓魏公

十六

獨步孤山下 元葉景南 今知第五橋 唐杜工部

卷一 五

晚香傳遠樹 元許有壬 春色上寒稍 元葉景南

不與百花競 宋張澤民 豈隨群卉凋 宋文文山

誰能分半壑 元劉靜修 苦思入推敲 好山集

十七

一枝晴復暖 唐羅隱 玉色照松藤 宋晁叔用

坐惜芳時晏 唐張曲江 因悲上苑深 宋梅聖俞

殘花落酒面 宋歐陽公 寒影伴書燈 宋張宛丘

今日尊前勝 宋梅聖俞 方知不染心 唐孟浩然

十八

去去西湖路 元葉景南 來尋帶薛枝 同前

危城三面水 唐李咸用 殘雪數家籬 宋張澤民

艷色寧相妬 唐韓昌黎 芳心空自知 唐張佑

歸宜有佳思 宋陳後山 不減灞橋時 宋陸放翁

十九

萬木東欲拆 唐僧齊己 孤根暖自生 宋張實齋

無人信高潔 唐駱賓王 有客獨屏營 唐白樂天

不負青山約 元許有壬 能添白髮明 唐杜工部

小樓今夜宿 宋文文山 腸斷玉關聲 唐李太白

卷一 六

二十

殘雪江村路 元師道立 瑤花處處開 唐張曲江

山川正蕭瑟 宋晁叔用 風月共徘徊 宋韓維

乘興興來盡 宋梅聖俞 迎春春欲回 宋曾茶山

暮歸諍得句 宋朱晦翁 緩轡不須催 宋梅聖俞

二十一

城外逋翁宅 宋陳文忠 疎梅映竹籬 元許有壬

絕知春意好 唐杜工部 不受歲寒移 唐張曲江

暫與幽人折 唐李衛公 惟應野老知 元葉景南

年年笑紅紫 宋李和父 桃李總凡姿 宋張澤民

二二

雪餘殘臘盡 宋潘子賤 偶徼到前村 元張雲莊

晴野花侵路 唐姚合 顛崖樹倒根 元張雲莊

芳馨不自覺 宋王梅溪 幽默與誰言 宋朱晦翁

更擬綠清思 宋趙叔靈 凭闌看幾番 宋翁靈舒

二三

梅花春意早 元許魯齋 不憚冱寒時 唐孟東野

野渡冰生岸 唐皇甫曾 孤村雪擁籬 宋張澤民

卷一

晚尊秋月吸 宋文文山 長笛倚風吹 元葉景南

爲問江南客 元余延心 平章正要詩 宋朱晦翁

二四

閑林盡搖落 宋王梅溪 正是撥芳踪 唐杜牧之

泉石湮無恙 元葉景南 風霜自有期 元許有壬

儘拚花下飲 宋趙清猷 忽怪鬢邊絲 唐韋蘇州

坐歎逋仙遠 宋張澤民 何妨續舊詩 宋朱晦翁

二五

前林深雪裏 唐僧齊已 無路去尋梅 宋曾茶山

風遞幽香去 唐僧齊已 人騎瘦馬來 宋賀方回

休吹江上笛 唐梅聖俞 且覆掌中杯 元黃月屋

今日花前飲 唐劉禹錫 方知老暗催 唐白樂天

二六

梅蕊新枝擘 宋王梅溪 開尊敘舊盟 元黃月屋

風霜千里隔 宋朱晦翁 離落一枝櫟 宋張澤民

豈御花堪惜 宋張澤民 偏於客有情 宋文文山

天寒條條作 宋張澤民 相對又雙清 元許有壬

二七

千華絕處 宋朱晦翁 突出一清枝 宋張澤民

芳意何能早 唐張曲江 春風亦不知 唐白樂天

久成心上癖 元許魯齋 莫信笛中吹 唐許渾

佩芷兼懷玉 宋張實齋 吾今見所思 同前

二八

人行荒樹外 宋文文山 春到早梅邊 宋姜梅山

山水貯清氣 元許白雲 冰霜作曉妍 元虞伯生

孤標能自保 元許魯齋 一壺不妨專 宋劉望峰

須勤勤來看 唐韓昌黎 翻爲俗累牽 宋梅聖俞

二九

孤根亦何賴唐張曲江 背嶺枕南塘唐岑嘉州

地冷春留雪元黃月屋 天寒月照霜唐黃甫贊

自知能潔白宋邵康節 誰復惜馨香唐張曲江

到處皆諫境宋張實齋 名高水部郎宋陳後山

三十

南至三冬晚唐張曲江 清芬踰衆芳宋韓魏公

冰霜凝巨壑宋朱晦翁 雲水照方塘唐杜工部

江令歌瓊樹宋蘇東坡 楊妃露素妝唐鄭谷

卷一

只應仙我老唐白居易 髮髮與交光元劉靜修

三一

目夕色逾正宋張南軒 春寒花較遲唐杜工部

昏昏郭陰霧宋趙昌父 短短水邊籬宋張實齋

幽處竟誰見唐張佐 清香徒爾爲唐張曲江

丹青如可狀宋韓魏公 學作兩三枝宋簡文帝

三二

去去江南陌元余廷心 閉尋雪裏梅元葉景南

一枝方漸秀唐元微之 萬物盡難陪唐朱慶餘

行客妻亦過唐錢起 清香斷續來唐劉夢得

鬢毛都白盡宋曾茶山 半是此中催唐韋應物

三三

幽叢臨古岸唐楊巨源 背日較開遲宋劉屏山

疎影月移壁唐許渾 清香風滿枝同前

每留孤雀伴宋張澤民 曾與道人期唐俞貫休

蛺蝶自無數元余廷心 何嘗夢見之宋梅聖俞

三四

千林寒禿盡宋張實齋 正是帶花時唐白居易

卷一

絕逕人希到唐錢起 貞心世所知唐張曲江

久同松柏操元葉景南 要是雪霜姿宋張實齋

和雨和烟拆唐鄭谷 終焉渥不緇唐張曲江

三五

半枯頑鐵石宋張實齋 老怪昔誰裁宋翁續古

春意已張本宋尤延之 寒心未易回宋趙清獻

腹穿人可過唐杜工部 根古土無培宋趙昌父

引我江頭夢唐鄭谷 窮冬尚一來宋張南軒

三六

獨樹依岡老唐朱慶餘 清泉繞舍灣唐劉得仁

定應勞夢寐唐令狐楚 暫得靜心顏唐岑嘉州

酒好空論價唐姚合 枝繁不忍刪宋朱晦翁

此君同一笑宋朱晦翁 桃李任漫山同前

三七

南國溪陰暖宋梅聖俞 看看又早梅唐劉夢得

偶同佳客見唐杜牧之 疑是玉人來唐詩話

舊路經年別唐劉長卿 芳尊薄暮開宋張南軒

鬢毛元自白唐杜工部 更著此花催宋曾茶山

卷一

三八

梅花自奇絕宋李方叔 玉立勝紅妝宋張南軒

稍稍烟集渚唐杜工部 團團月隱牆同前

風流無俗韻宋張澤民 俏俏有餘芳宋朱晦翁

乘醉臥疏影唐白樂天 滿身都是香元葉景南

三九

還聞折梅處唐張曲江 數里入雲峰唐王維

老樹有餘韻宋張澤民 寒花無冶容元黃月屋

歲華空冉冉唐張曲江 春意正濛濛元劉靜修

顧我何爲者元許有壬 苦吟吟過冬唐裴說

四十

蕭蕭疎竹外宋張澤民 雲影護仙妝宋朱晦翁

照灼連朱檻唐白樂天 分明對玉堂唐劉夢得

幾回私月看宋張澤民 一味俗人香宋朱淑貞

可惜揮毫處元許有壬 春風似故鄉唐皇甫冉

四一

好風吹臘盡元黃月屋 寒谷自春生宋張澤民

冷淡孤山月元葉景南 低頭萬古情宋朱晦翁

卷一

知詩處外趣唐嚴經 獨向雪中清宋張澤民

却憶舊遊處宋王梅溪 微吟繞砌行宋朱晦翁

四二

水竹最佳處宋邵康節 江梅半欲開宋陳後山

尚看珠樹秀宋梅聖俞 錦得玉山頽宋韓魏公

蝶夢翻花冷元葉景南 龍身帶雪來宋翁嶺古

明朝出城市元葉景南 鞍馬又塵埃元許有壬

四三

貞色奪春媚唐韓昌黎 水花滬露鮮宋朱晦翁

半生塵土夢 元許有壬 萬里雪霜天 宋梅聖俞

有見皆成趣 宋文文山 無言誰與傳 唐劉長卿

園林多少樹 宋尤延之 爲爾獨相憐 唐杜工部

四四

北陸候纔變 唐韓致光 南枝春已歸 宋晁君成

山中苦吟寂 宋歐陽公 雪裏看芳菲 宋晁君成

惟與玉同色 元余延心 更無塵染衣 元葉景南

夢魂知遠處 唐岑嘉州 先繞舊林飛 唐張曲江

四五

卷一

偶別霜松廬 宋張宛丘 隨妝入漢宮 宋梅聖俞

樹搖金掌露 唐張曲江 香染玉潭風 唐許渾

似畏群芳妬 宋梅聖俞 難將衆木同 唐杜荀崔

今宵有明月 唐孟浩然 清絕小樓東 宋朱晦翁

四六

逆旅相逢處 唐孟浩然 依然冰雪姿 元吳炳

籬疎還有雪 唐許渾 柳老半無枝 宋寇平仲

不避風霜苦 宋尤延之 空懸雨露私 唐嚴武

惟應松與竹 宋歐陽公 歲晚辱深知 元趙子昂

四七

籬落歲云暮 唐羅隱 關河信不通 唐杜工部

數枝寒照水 宋翁續古 連日苦多風 唐張蠡

興發千山裏 宋朱晦翁 香傳一國中 宋梅聖俞

臨窻須貌取 唐鄭谷 應逐曉雲空 宋朱晦翁

四八

平昔誰相愛 唐鄭谷 移根到北方 唐劉禹錫

雲間目孤秀 唐張曲江 枝上漏微陽 宋梅聖俞

淡月弄疎影 宋張澤民 輕風散野香 元許有壬

卷一

酒闌何處節 元戴石屏 歸夢不成長 宋趙清猷

四九

老樹化爲鐵 元吳淵穎 今朝亦有花 宋張宛丘

乾坤新歲月 元葉景南 山水舊生涯 宋文文山

小閣芬微度 宋朱晦翁 中園影未斜 唐權德輿

楊州何遜在 宋曾茶山 清興一何賒 宋梅聖俞

五十

曲徑通幽處 唐常建 繁英照苑牆 宋宋荅公

留連一杯酒 宋王半山 閒試滿園芳 宋張南軒

頗與雪爭潔 宋文文山

可堪風漏香 宋尤延之

何當尋舊隱 唐江薦

來降石兄傍 元許有壬

五一

樹樹花如雪 唐李白

高低疎復稠 元周伯琦

不知春色早 唐王適

已與歲寒謀 唐顧况

時有幽禽至 唐呂溫

多將野客游 唐張司業

縱吟殊未已 宋韓魏公

明月滿江頭 唐白居易

五二

匠路亭亭艷 唐李義山

天然畫軸橫 宋張耒

卷一

十五

風霜但自保 唐楊炯

冰玉未為濤 宋趙清獻

歸夢寄千里 唐鄭巢

孤風凜一生 宋朱勝翁

上林多少樹 唐李義山

見爾眼偏明 宋尤延之

五三

正是花時節 唐裴說

相期一笑同 唐溫庭筠

詩盟終未冷 元黃月屋

酒興若爲工 宋陳後山

笛弄疎烟外 元趙心遠

影沉明月中 唐白樂天

全身是清白 宋王梅溪

不恥倚春風 宋梅聖俞

五四

人懷前歲憶 梁元帝

花發去年叢 唐杜工部

妖句看猶在 唐張司業

清尊幸不空 唐杜工部

塵襟元落落 宋朱晦翁

芳意更匆匆 同前

堪把依松竹 唐朱慶餘

無令便逐風 唐韓退之

五五

自愛新梅好 唐張司業

朝看復暮看 宋張澤民

玉肌元不粟 宋張澤民

瓊艷幾堪殮 宋王禹偁

尊酒仰姑盦 宋朱晦翁

心期殊未闕 同前

東風如有意 元許有壬

容易莫吹殘 宋之

卷一

十六

五六

客裏冬將盡 宋蔡明

休邀歲自華 宋陳簡齋

匆匆十年夢 宋文文山

淡淡滿枝花 宋陳簡齋

點俗那能染 宋張澤民

芳姿正可嘉 唐元稹

好風知我意 元葉景南

香透小窗紗 元許有壬

五七

每與梅花醉 宋李方叔

歲寒心靡他 元李獻

烟雲聊把玩 宋歐陽公

風月共婆娑 元李俊公

俗物付脫畧 元張雲莊

芳姿任泠麝 元許有壬

若無詩與酒

宋邵康節

不奈此香何

唐李義山

五八

雨中看亦好

唐朱慶餘

孤影照琳瑯

宋文文山

西子羞新浴

唐鄭谷

真妃逞素妝

元黃月屋

曉寒侵遠夢

宋趙清獻

春色惱吟腸

元葉景南

幾度懷人處

宋林士賢

芳洲烟浪長

元葉景南

五九

平生佳絕處

宋張南軒

今日看花來

唐白樂天

驢瘦飯泥怯

宋陸放翁

蜂語抱蕊回

唐李賀

卷一

十七

每留名士飲

宋趙師秀

不爲老人閒

唐白樂天

長憶青山下

唐姚合

閒居手自栽

唐劉長卿

六十

瞥見江南樹

宋宋公

閒花漢水濱

唐王適

芳香不自媚

宋朱梅翁

清淨欲識隣

宋梅聖俞

便是群芳啓

宋韓魏公

何妨萬卉新

同前

莫吹羌笛笛

宋宋公

留伴庾園人

宋梅聖俞

六一

倚樹憐芳意

唐李魏公

題詩記旅愁

元黃月屋

輕盈照溪水

唐杜牧之

瀟灑寄巖丘

元葉景南

鐵石餘生色

元虞伯生

風霜變白頭

元葉景南

不將詩與酒

元許有壬

清興若爲酬

全上

六二

已道檄花發

唐杜工部

幽尋到澗阿

元張雲莊

自憐芳性在

唐錢起

最奈客愁何

唐杜工部

天色晴明少

唐白樂天

風塵世事多

宋歐陽公

相逢仍草草

宋陸放翁

心賞更蹉跎

唐張司業

六三

卷一

十八

今年春色早

唐宋之問

梅吐臘前梢

宋梅聖俞

舊國別多日

唐賈浪仙

孤山欠幾遭

宋葛無懷

曾非桃杏匹

宋梅聖俞

自與薜蘿交

宋趙叔靈

却是吟詩夜

唐姚合

餘寒入獎袍

元趙子昂

六四

流水聞雲外

元葉景南

青山白霧中

宋歐陽公

所嗟非勝地

唐溫庭筠

却擬笑春風

唐李商隱

預恐芳非盡

宋朱梅翁

寧論酒盞空

唐杜工部

若無詩集好

宋朱梅翁

何以媚幽叢

全前

六五

爲誰成早秀 唐李義山 微自占年芳 宋尤延之

月露發光采 唐劉禹錫 松筠共老蒼 宋尤延之

晚溪寒水照 唐錢起 幽徑白雲長 元葉景南

好是經過處 唐張司業 風吹細細香 唐杜工部

六六

早是窮冬迫 宋趙清獻 先春發故林 宋梅聖俞

爲能崇雅素 宋之葵老 不獨吐芳馨 唐張曲江

點俗那能染 宋張澤民 纖埃迥莫侵 宋朱

卷一

何人

六七

雪盡寒仍在 宋呂居仁 繁英正滿條 唐溫寬

已持蘇武節 宋張澤民 欲寫伯夷高 宋梅聖俞

恬淡無人見 唐儲光義丁 馨香徒自饒 北史庾肩吾

詩監終未冷 元黃月屋 愧爾作閒曹 唐鄭谷

六八

客路青山外 唐三潯 梅花綠酒邊 宋陸放翁

繁華不可慕 宋朱晦翁 清淨復誰先 唐張曲江

故國三千里 唐張佑 長吟數百篇 元葉景南

何因逢寄驛 宋梅聖俞 隴月向人圓 唐杜工部

六九

疎齋清夢醒 元葉景南 禪榻古香浮 元黃月屋

城曉風高角 唐李頻 山空月滿樓 元黃月屋

此時逢國色 唐白樂天 何處避春愁 宋朱晦翁

但見花開謝 宋邵康節 催人自白頭 同前

七十

谷口春風急 唐王建 梅梢雪蕊空 宋朱晦翁

不堪三弄咽 宋朱晦翁 暫喜一尊同 宋歐陽公

芳信隨流去 元葉景南 浮香隔岸通 唐駱賓王

懸知今夜月 宋朱晦翁 飛夢過江東 元趙子昂

七一

舊歲連新歲 宋陳後山 南枝更北枝 宋劉屏山

風流有佳句 唐李嘉佑 恬淡出天姿 宋張澤民

凍白雪爲伴 唐韓致先 獨滿春不知 宋張澤民

平安消息好 宋文文山 又重故人思 全前

七十二

殘臘生春序宋朱文公 新花發故枝宋劉屏山

曾無鶯蝶戀宋梅聖俞 莫遣雪風知宋張擇民

素色欺蓬葆宋梅聖俞 清香入酒卮全前

何當一傾倒宋曾茶山 及此未離披唐鄭谷

七三

江梅有至性元余廷心 前後各分葩唐元微之

不道東風遠宋梅聖俞 其如秋鬢華全前

形骸拘俗吏唐張曲江 題詠屬詩家元黃月星

花下歸來晚元許有壬 沉沉斗柄斜宋文文山

卷一

七四

有暇公事暇唐白樂天 花下一徘徊唐元微之

萬壑寒皆涵宋張澤民 孤根暖猶回唐僧齊己

雀猿常款洽元葉景南 蜂蝶莫驚拂全前

悵望江南路古體 無人遠寄來宋曾茶山

七五

風雪江南路宋文文山 梅花溪上村宋梅聖俞

獨能留野客宋梅聖俞 豈欲近名園宋王半山

寫興詩千首元葉景南 論心酒一尊宋戴石屏

我來開醉眼宋梅聖俞 倚杖役吟魂唐李中

七六

芳梅何舊舊宋梅聖俞 臘月冒寒開全前

不似人手致唐孟東野 始知天意回宋潘子賤

自多承雨露元吳當 共羨出氛埃宋梅聖俞

投老詩成癖宋陳簡齋 今年得得來宋朱晦翁

七七

奇樹如蛟虯元余廷心 蟠根積水邊唐杜工部

異香歸數里唐張曲江 老氣已千年元黃尸臣

卷一

風月情猶在唐白樂天 水霜操愈堅宋游南金

但令無剪伐唐杜工部 長得秀蘭篇宋徐道暉

七八

遠近西湖路元葉景南 驚時最是梅南朝何遜

無由一枝折唐李太白 又過幾花開唐張孝標

露采林杪見宋朱文公 天香月下來元葉景南

何因逢越使唐韓致光 吟斷望鄉臺唐李義山

七九

手種離間樹宋朱晦翁 今年初試花唐張司業

勁風吹石裂 宋張澤民

小徑入雲斜 元葉景南

標格異百卉 宋朱晦翁

詞華擅一家 元葉景南

無端滿函月 唐嚴維

歸夢到天涯 宋王半山

八十

湖山饒遠處 宋梅聖俞

誰念獨芬芳 宋邵康節

瑩淨真琪樹 唐劉夢得

玲瓏映粉牆 唐白樂天

春風千里夢 元陳平父

殘月半橋霜 唐劉洵伯

學得醺醺白 宋王梅溪

餘醺不見香 宋韓魏公

八一

卷一

三

平生愛此樹 唐李益

晚秀復芬敷 唐張曲江

耻與紅紫列 元韓非

極知形影孤 元張雲莊

賞心元不厭 宋朱晦翁

佳句未應無 元張雲莊

更有人清白 宋王梅溪

巡簪笑撚鬚 元葉景南

八二

歲晏日南至 元張文忠

巖花點舊叢 宋朱文公

路分千嶂外 唐張翥

春在一枝中 古奇梅詩

冷飈全欺雪 唐丘綽

清香不畏風 宋梅聖俞

今年何草草 宋朱文公

囊與酒尊空 唐張泌

八三

窻梅初始發 北史肩假吾

要是欲催詩 宋陸放翁

冷泊將誰侶 宋朱文公

幽偏得自怡 唐杜工部

清香生硯水 宋張宛丘

潑色靜書帷 唐杜工部

半醉臨風折 宋王禹玉

含情寄所思 唐鄭谷

八四

孤根自靡託 唐張曲江

歲晚獨芬芳 宋朱晦翁

但恐尊無酒 宋邵康節

還驚雪有香 全前

臥林坐清影 唐僧齊己

臺榭起餘光 宋曾法智

卷一

三

每憶舊遊處 宋梅聖俞

春城夜夢長 宋僧希並

八五

泉石三生夢 元許有壬

江湖萬品情 宋黃山谷

芳香留通客 唐崔迪

瀟灑伴書生 唐杜荀崔

雲合天無際 元許有壬

風回雪有聲 宋朱晦翁

可憐澗飲我 詩話

獨負一身清 宋張澤民

八六

雪裏孤花發 宋張澤民

天邊芳歲闌 宋朱文公

一枝何足貴 唐張曲江

雙鬢竟羞春 唐即士元

獨有烟霞染

宋梅聖俞

不知霜月寒

宋謝靈運

殷勤留客意

宋尤延之

吟思滿征鞍

宋韓魏公

八七

破雪梅初動

朱劉屏山

幽深稱隱居

元黃月星

清華兩輝映

唐張曲江

塵思一蕭疎

宋朱晦翁

但以心自賞

元許有壬

渾無句可書

宋黃景說

丹青難狀處

宋邵康節

眠片滿庭除

元葉景南

八八

朝來殘雪盡

宋韓魏公

忽值早梅春

宋朱晦翁

卷一

五

寒氣微生席

宋朱晦翁

清香暗襲人

宋韓魏公

只持堅白志

元許有壬

不受軟紅塵

宋趙公介

幾度曾相夢

唐耿緯

前村認未真

宋劉後村

八九

共說新亭好

宋朱晦翁

林英繁已繁

唐張曲江

殷勤一梳月

宋陸放翁

高下數家柳

宋王半山

濁酒無鄉味

宋蔡明

落花銷客魂

宋文文山

我來非雪興

宋王梅溪

此意向誰論

元趙子昂

九十

未臘梅先發

宋歐陽公

無風香自出

宋張澤民

色凝瓊樹倚

唐劉夢得

神見玉人清

唐張曲江

憑寄還鄉夢

唐柳子厚

嫌聞出塞聲

宋尤延之

前松後竹

唐白樂天

難弟又難兄

宋張澤民

九一

已見寒梅發

唐王摩詰

居然冠衆芳

宋劉後村

蟾光流斷港

元葉景南

花影動回廊

宋僧希畫

夢裏鄉關遠

元葉景南

江邊歲序長

唐杜工部

將期養疎拙

元張雲莊

相對結茅堂

元許魯齋

九二

卷一

六

客路愁春盡

唐杜工部

新梅只憶遠

宋朱文公

流芳真可惜

宋朱景文

秀色正堪思

唐李衛公

酒入杯中影

唐杜荀崔

月描塵外姿

宋張澤民

主人端不俗

宋王梅溪

日日有新詩

元許有壬

得地依東閣

唐劉夢得

瓊枝映座芳

唐杜工部

紅塵無夢想

宋僧懷古

綠髮變風霜

宋歐陽公

寂寞盈尊酒

宋朱晦翁

婆娑一院香

唐杜工部

誰憐何水部 宋梅聖俞

長是爲花忙 宋歐陽公

九四

春半花纔發 宋王半山

年來髮欲禿 宋朱晦翁

雖然過賞翫 唐白樂天

猶足慰蹉跎 元張雲莊

豈是風情少 唐白樂天

終云幽意多 唐張曲江

草堂尊酒在 唐杜工部

不醉儼如何 唐白樂天

九五

絕詠梅花晚 梁簡文

俱來雪裏春 南史庾信

欲爲萬里贈 唐柳子厚

不超一生酸 宋呂居仁

卷一

雲水重重隔 唐白樂天

風霜日日寒 宋范石湖

山深明月夜 宋文文山

待我倚闌干 宋歐陽公

九六

江流背林落 宋高珍老

炭信忽傳梅 宋韓魏公

與雪幸同擗 宋趙清獻

欺春不逐來 唐杜牧之

向人如嫌媚 元葉景南

把酒獨徘徊 唐韓致光

惟有松并竹 宋王梅溪

良圖一處栽 宋張澤民

九七

水榭風來遠 唐白樂天

園林雪正晴 宋曾茶山

真姿自耿介 唐白樂天

疎影不分明 元葉景南

終有烟霞約 唐賈浪仙

泊無兒女情 元張雲莊

若非同臭味 宋朱晦翁

詎識此香清 全前

九八

澗梅寒正發 唐許渾

清興歎南州 元葉景南

花柳參差見 唐柳子厚

波光上下浮 宋趙清獻

孤芳思皎潔 元葉景南

真賞莫淹留 宋韓魏公

歷歷江湖路 元許有壬

回頭憶舊遊 宋朱晦翁

九九

月色一千里 元劉靜修

柳花三兩莢 宋文文山

欲知春色好 宋趙清獻

又喚客愁生 宋尤延之

林壑無餘秀 宋朱晦翁

冰霜未底清 宋趙清獻

吟看歸不得 宋文文山

獨立到參橫 宋張澤民

一百

忽見寒梅樹 唐王適

因行到水頭 宋僧元肇

陰崖御貽雪 宋丁元珍

凍浦漸通流 宋歐陽公

不是神仙骨 宋張澤民

那堪羈宦愁 唐韓退之

柳條詠思苦 宋僧宇昭

海夢繞羅浮 宋白玉蟾

草窻梅花集句卷之二

草窻梅花集句卷之二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鏤

七言八句一百首

向背稠稀畫亦難宋林和靖閒情一味淡相看宋胡澹菴

坐收國士無雙價宋陸放翁雅有儒生半點酸宋方巨山

暗吐幽香穿別院宋田元遷歎將疎影上雕闌元葉景南

巡簷說盡心期事宋朱曉翁家是江南友是蘭宋陸放翁

卷二

二

癖愛梅花不可鑒宋張澤民愛疎愛淡愛枯枝全前

旋呼采石仙人酒元薩元錫自續西湖處士詩宋陳蘭齋

細朵定無塵土浥宋趙又若真香寧許燕鶯知全上

驚回一枕春風夢元葉景南正是參橫斗轉時元馮海粟

三

清溪西畔小橋東宋無延之纔有梅花便不同宋蘇東坡

千古暗香藏水窟元葉景南半窻疎影隔簾櫳元馮海粟

冰壺光映瑤臺月元達兼善翠羽聲寒玉樹風元蘇物詩

一片惟愁委塵土

宋張澤民

典刑猶在酒杯中

宋劉屏山

四

玉立寒烟寂寞濱

宋朱晦翁

水壺撒底照來真

元劉靜修

已推天下無雙艷

宋韓惟蓮

獨占人間第一春

宋林和靖

瘦影描來新體格

元薩天錫

異香誰返舊精神

古鳳梅詩

十年不到西湖上

元貢師泰

回首青山入夢頻

宋陳希夷

五

枯樹扶疎水滿池

宋尤延之

玉壺冰鑑識容儀

元楊鉄崖

窮鄉好作幽人伴

宋王介甫

春信先教驛使知

宋朱淑貞

卷二

二

一曲正愁添上笛

唐吳融

百分休放手巾中

宋梅聖俞

年來莫道無佳句

元許有壬

纔有梅花便自奇

宋張澤民

六

竹外松邊一兩梢

元葉景南

迴臨村落傍溪橋

唐成昱

堪將亂葦添雲肆

唐陸甫里

苦被芳風透綺寮

唐劉宿

春事頓隨花片薄

唐周馳

清吟半逐夢魂銷

宋蘇東坡

却思前載孤山下

宋王元章

踏雪相尋豈憚遙

宋賈秋壑

七

瀟瀟灑灑滯水霜

宋張澤民

百卉前頭第一芳

宋陳後山

常挹暗香來燕座

宋張澤民

半畝神影入寒塘

宋田允遇

晚猶奇特憐誰伴

宋胡澹菴

春忌清高不主張

宋張澤民

今日看花還自笑

元趙子昂

年年覓句爲花忙

元黃月屋

八

崔滕翹空疎帶花

宋戴石屏

天人顏色玉無瑕

宋崔德持

半灘流水浸殘月

宋陸放翁

一片寒光接素霞

唐張光緒

芬馥合將蘭並茂

唐方玄英

橫斜寧與李爭華

宋韓仲止

藤床幾度勞春夢

宋張澤民

飛過孤山處士家

元葉景南

九

卷二

三

眼看芳信日駸駸

宋尤延之

獨向梅邊着意深

元吳草庵

冷落便須憑酒暖

宋胡澹菴

荒寒正合爲詩尋

古梅詩

孤根雅操千年節

元孫物詩

明月清風萬古心

宋陳後山

心賞未妨隨處好

宋朱晦翁

不論城市與山林

宋徐溫節

十

幾回山脚又江頭

宋林和靖

入骨貪看興未休

宋胡澹菴

陶賴有時供戲劇

元楊東山

酒杯無日不淹留

唐杜牧之

春隨流水二分盡

唐盧象

人與梅花一樣愁

元葉景南

昨夜東風吹好夢

元程雪樓

忽騎孤鶴過揚州

元貢師泰

十一

草軟沙明野路晴宋曾南豐何妨折屐共幽尋宋朱晦翁

香侵客路花方盛元李宗伯夢破僧房雪未深元詠梅詩

澹泊自能知我意宋黃山谷清羸偏覺助禪心唐盧綸

一聯香影孤山月宋童嗣果惹得詩人說到今元王萊翁

十二

團情團思競韶光唐李文公枝北枝南次第芳元黃月屋

天下無花堪伯仲元趙青山人間何處有冰霜宋朱晦翁

春風自識明妃面宋胡滄菴沉水濃熏賈女香古梅評

卷二

因憶西湖林處士元黃月屋一生辛苦爲詩忙宋梅聖俞

十三

春入西湖到處花宋蘇東坡打頭先探驛程賒元詠梅詩

丹崖翠壁千萬丈宋文文山老木荒村八九家宋王半山

常抱剛貞陪夜月元葉景南肯將顏色弄韶華城山集

暮歸尚有清狂態宋劉後村庭下行吟斗柄斜宋王平甫

十四

草堂借我作行窩元成延圭花近簷楹香最多宋邵康節

一吐一含分次第宋王梅溪儘枯儘瘦勝婆娑宋張澤民

盡歸省識春風面唐杜工部環珮空疑午夜歌元葉景南

可是忍寒詩更切宋樓攻訩半銷殘雪在庭柯宋韓魏公

十五

江梅消息未真傳宋呂居仁占上常贏一着先宋崔德符

不向芳菲趁開落宋歐陽公要從苦淡識清妍元葉景南

愁生細雨寒烟外元倪齊夢繞孤雲落日邊宋陳瑛

剛被幽香相觸撥宋張澤民獨騎瘦馬策吟鞭元葉景南

十六

東風吹夢夜迢迢元葉景南飛入羅浮舊路通全上

卷二

花謝花開詩屢作宋邵康節江南江北雪初銷唐劉夢得

終無驛使傳消息宋王半山時與山人破寂寥元許有壬

最是晚來難盡處元詠梅詩橫斜清淺傍溪橋元陸天錫

十七

宿靄相需凍雪殘宋林和靖千崖萬壑冷相看元僧明本

不隨紅藥矜春色宋崔與之更勝青松守歲寒唐錢起

真與先生作圖畫元劉克莊恨無佳客共杯盤宋歐陽公

平生欠汝我詩債宋趙昌父幾度推敲字未安元詠梅詩

十八

標姿灑落性情真宋張澤民半距城闌半距村元張仲舉

兩岸嚴風吹玉樹唐章莊一溪春水浸雲根唐明會

海棠紅杏欲無色宋陸放翁瘴雨蠻烟暗斷魂元葉景南

此外俗塵渾不染唐李頎惟留清氣滿乾坤元王元章

十九

處士橋邊野岸隈元陳東仲溪山幽景老情懷元劉秉中

已松半樹韻尤古宋張澤民纔有一枝花便佳全前

塵外恍迷仙境界宋韓雅圭人中癯似我形骸宋張澤民

本來難入繁華社宋陸放翁栽伴吾廬桂與槐宋王梅溪

二十

屋簷斜入一枝低宋林和靖浪白紛紛說李蹊宋張澤民

玉蕊檀心兩奇絕宋蘇東坡蠻烟瘴雨正淒迷元葉景南

夢回帷幄青冥上宋呂東萊迹寄湖村白水西元僧明本

憶着江南舊行路宋林和靖獨騎款段踏青泥元薩天錫

二一

入骨憐渠玉雪清宋張澤民隔溪一見眼雙明全上

能消造化幾多力唐羅隱勾引東風無限情唐白樂天

素韵只應天上謫宋張澤民繁枝疑自月中生唐李義山

誰人得似王摩詰元李才冷淡幽奇寫不成元葉景南

二二

爲見梅花輒入詩宋林和靖詩人住處恰相宜元黃月屋

芝蘭氣味松筠操唐崔塗鐵石心腸冰玉姿元劉靜修

明月可能通憶夢唐錢起好風偏似送佳期唐陸甫里

雪中未問和羹事宋王沂公半點微酸已着枝宋石曼卿

二三

一臞味與此兄宜宋張澤民勾引風情巧釣詩宋胡澹菴

壓盡園林千萬蕊宋張澤民何如籬落兩三枝全上

二四

臨溪照影爲誰如宋田元逸掩戶留香笑我癡宋陸放翁

惟有夜深江上笛元葉景南殷勤更向手中吹唐楊巨澤

水邊花好爲誰開唐羅隱一一春工妙剪裁元歐陽玄

何事低頭學桃李唐韓昌黎忍令高躅就蒿萊宋嚴康朝

清標騷客風前立宋王半山偃蹇龍身雪裏來宋張澤民

知憶舊遊還想見宋王半山大江西處亂雲堆宋楊誠齋

二五

疎疎淡淡竹林間元趙子昂淨洗吟飢滌肺肝元葉景南

酒債漸多詩債少元計有壬南枝向暖北枝寒唐詩歸

風流自有高人識宋蘇東坡冷落猶嫌俗客看宋姚和靖

任展生綃誰畫得宋韓魏公玉容清瘦粉香殘元謝元逸

二六

疎林荒宅古坡前唐賈島野水閒雲怪石邊元葉景南

和氣恰隨陽氣轉元吳申甫南枝長在北枝先省軒

群花半露乾坤巧宋朱仲新百物難磨鐵石堅元吳草廬

應笑暫時桃李樹唐韓致光却將顏色爲人妍元黃月屋

二七

不隨紅紫競年芳宋韓無咎小露檀心媚夕陽宋許登

薄薄遠香來澗谷宋梅聖俞微微春色染林塘唐陸南里

從教臘雪埋藏得宋王半山莫遣東風次第狂元劉秉中

幾度巡簷頻索笑元馮海粟一團清思襲吟裳元葉景南

二八

沙際風回雪乍晴元程雪蓀園林方得共幽尋宋曾南豐

神清骨冷無由俗宋蘇東坡露浥霜欺不受侵唐薛能

已託焦桐傳密意唐胡宿更邀明月伴孤斟宋蘇東坡

惟憐第五橋邊水宋蘇東坡獨照生來鐵石心元詠物詩

二九

孤根何事此柴荆宋林和靖艷格清高未易評宋韓魏公

半塢寒雲抱泉石宋郭功甫一鈎新月掛簷楹宋朱淑貞

着人自有奇香處宋崔德符對客常含不語情唐韓退之

却憶孤山醉歸路宋元延之馬跡踏雪過東城宋劉景文

三十

春風淡淡影悠悠唐張仲素玉笛橫吹月滿樓元葉景南

行客見來無去意唐崔魯騷人吟罷起鄉愁唐許渾

小橋流水斜陽外元葉景南喬木荒城古渡頭唐皇甫冉

三一

誤逐塵埃三十載元葉景南至今飛夢繞羅浮宋張澤民

瘦馬羸童到處尋元葉景南白雲幽徑夕陽林全韻

未知何遜無佳句唐鄭谷喚起林逋爲賞音元王元章

珍重不同蕭艾伍唐曾貫休丹青難寫雪霜心元郭子奇

江風也似知人意宋朱淑貞故故飛花點袖襟元舒開風

三二

粉牆東畔小橋橫宋李方舟一點春從底處生宋張澤民

樹冷花清無俗韻宋張澤民粉愁香怨不勝情元丁惟年

薄批明月歸詩肆宋白玉蟾笑約東風伴酒觥元益元德
痛飲便排千日醉宋陸放翁誰分村墅與州城元僧明本

三三

只因我似放翁狂宋張實曾為梅花醉幾場唐白居易
謝客瓊枝方貯恨唐李頻漢宮嬌額半塗黃宋王半山

暖回窮谷春常早宋戴石屏月滿西園夜未央唐胡曾
浩興歸來吟不盡宋呂澹翁幽香和凍墮琴床元葉景南

三四

南枝爲底發春偏唐劉長卿綽約冰姿絕可憐唐陸德待

卷二

象外乾坤還太古元張仲舉世間粉黛任爭妍元吳草廬

不嫌艷杏天桃俗元葉景南常結山猿野雀緣全前
最愛晚亭東望好唐白居易靜兼江月淡娟娟宋楊則之

三五

歲律崢嶸氣欲新宋潘德久倚窗當戶自橫陳唐陸甫里

三花五蕊無多子宋張澤民萬紫千紅總後塵全前
荀令香爐注沉水宋楊廷秀何郎玉雪照青春宋王介甫

却慚下手非摩詰宋周益公標格天然寫不真宋張澤民

三六

疎枝淡淡興濃濃元歐陽玄拂水藏村復間松唐鄭谷
臘盡山中三尺雪元僧行已月斜樓上五更鐘唐李商隱

仙風道骨今誰有宋黃山谷浩態狂香昔未逢唐韓昌黎

無奈筆端塵俗在宋曾茶山水漸滌硯別形容元詠物詩

三七

野老籬前江岸迴唐杜工部數枝摘索冒寒開宋張澤民

盡將奇秀供詩稿宋周必大領畧芳香入酒杯元吳草廬

越使可能千里致元馮海粟故人不寄一枝來宋朱勝翁

何時歸隱孤山下元黃月屋更向霜林缺處裁宋朱勝翁

卷二

十一

三八

應將清淨結心期唐楊巨源靜對梅花讀楚詞宋趙竹所

不與蕙蘭爭素艷元王元章直教霜雪定堅姿宋趙清獻

澄鮮祇共隣僧惜宋林和靖風韻寧教俗子知元失名

向晚十分看更好宋楊則之一輪寒魄墮南枝元葉景南

三九

夢醒羅浮憶舊時元葉景南冰沉爲骨玉爲肌宋黃魯直

已無妙語形容汝宋曾茶山謾吐芳心說向誰元黃月卿

游子自羞回俗駕宋張澤民詩人所賞是風姿全前

今朝伴我清吟處元薩天錫破帽嚴霜打不知宋張澤民

四十

已銷殘雪豆楷灰宋盧贊元半爲尋詩半訪梅元葉景南

一朵故應偏晚出宋晁元咎百花渾未覺春來全前

不知明月爲誰好唐杜工部欲嫁東風耻自媒宋張澤民

莫遣王孫三弄絕宋盧其元空令饑鶴啄莓苔宋蘇東坡

四一

玉樹蕭然物外身宋張澤民丹青難寫是精神宋王介甫

蒼松翠竹爲三友宋楊誠齋明月清風作四隣宋黃山谷

卷二

十三

冷淡自能驅俗客宋潘子真板翻剩欲寄情親宋王半山

只愁落後春無味宋張澤民桃李如何接後塵宋許梅屋

四二

練裙縞袂雪精神元詠物詩夢在羅浮江上村元貝清江

竹屋紙窗清不俗宋張澤民風臺月觀悄無言宋朱勝公

笑枯霜管題詩句唐郭士元靜愛寒香撲酒尊元楊鉄崖

誰遣胡兒吹塞笛宋張澤民分明怨恨曲中論唐杜工部

四三

水滿清江花滿山唐盧光弼玉能輕軟雪能輕元詠物詩

羞同桃李媚春色宋朱勝公長共松杉鬪歲寒宋蘇東坡

生意每從閒處見宋許魯齋孤風不入俗人看宋韓魏公

詩成怯爲花拈出宋陸放翁詩比梅花瘦一般宋葉景南

四四

竹外籬邊一樹斜宋尤英之天寒空谷正堪嗟宋張澤民

孤標迥立風塵表元藍性之疎影長依水月家宋張澤民

雪栢霜篁期歲晚元吳草廬山童野鶴伴生涯元陸景龍

花中竟是誰流輩宋陸放翁萼綠宮中萼綠華元楊鉄崖

四五

傳得仙人服玉方宋張澤民瀟瀟灑灑水雲鄉元劉秉中

小山叢桂且爲伴唐吳子華上苑天桃自作行宋蘇東坡

素色可能妝粉似宋毛澤民芳名寧入齒牙香元葉景南

詩情惱得渾無寐宋楊誠齋幾度巡簷費品量元盧疎齋

孤標粲粲壓群葩宋戴石齋對酒初驚鬢半華宋楊誠齋

霽月光風多少趣元達兼善荒蹊野逕兩三家宋王半山

直呼俗李爲奴婢宋張澤民曷與山礬定等差宋趙昌父

休道鐵心猶解賦元吳草廬此花真是鐵心花宋王梅溪

四七

我憐貞白重寒芳唐陸甫里半倚垣陰半向陽宋舒岳

樹影悠悠花悄悄唐曹唐春江渺渺月茫茫元劉秉中

王恭崔颢還同潔元僧元本荀令熏爐更換香唐李兼山

看取主人無俗調宋梅聖俞要將風韻入詩囊元貢師

四八

探梅今夕到江干宋陸放翁顧影婷娉獨立難元歐陽公

瘦馬寒童肩竦竦宋梅聖俞玉林瓊樹路漫漫宋蘇東坡

未憑驛使殷勤寄宋王梅溪留與詩人仔細看宋蘇東坡

卷二

十四

老去可憐風味在宋陸放翁盡驅春色入毫端宋蘇東坡

四九

千林含凍積陰凝宋張澤民數點疎花一樹明全上

不雜塵埃終冷淡宋韓魏公坐驚時節已呼噤宋歐陽公

歌聲只向梁間住宋歐陽公詩句多於馬上成宋徐致中

幸有胷中佳趣在元葉景南茅齋無異玉堂清全上

五十

春入名園何處尋宋范茂明羅浮山下白雲深元葉景南

孤根欲老冰霜國宋張澤民晚節猶存鐵石心宋蘇東坡

治杏天桃無顧藉宋張澤民長松脩竹共蕭森宋崔與之

怪來詩思清人骨唐韋應物奈此南枝苦索吟宋楊誠齋

五一

最憐亂點糝貂裘宋陸放翁紅紫回看總合羞宋張澤民

春夢已拋花信外宋唐無咎天香分下鳳池頭宋洪邁

清風明月無人管宋黃山谷玉骨冰肌本自幽古紅梅詩

不是對君吟復醉唐陸甫里空教何遜在揚州宋蘇東坡

五二

天遣花神別致功唐陸甫里冰魂飛下廣寒宮元葉景南

卷二

十五

吹殘畫角鐘初動宋陸放翁舞破山香曲未終宋尤延之

風月遂爲城市有元許有壬鉛丹那悟色塵空宋陸放翁

北枝別有春無價宋楊誠齋休說林逋兩句工詠梅詩

五三

一畝山園半畝池宋陸放翁梅花偏與野人宜宋張澤民

清香未寄江南夢宋朱淑貞羌笛何勞塞北吹宋徐師川

春早橫招桃李妬宋楊誠齋天寒謝絕蝶蜂知元藍性之

月黃昏後疎枝外宋文文山銷得林逋兩句詩宋朱淑貞

五四

冰霜氣骨玉精神宋張澤民 冰玉叢中着此身元許有壬

俗李凡桃俱掃迹宋楊鈺庵 寒松脩竹合爲隣宋張澤民

寄來陸凱渾多事宋陸太初 欲倩花光爲寫真元黃月屋

東閣于今清興減元雅正卿 不知風月屬何人唐譚用之

五五

坐嘯千林凍欲僵宋陸放翁 惜惜危樹俯回塘宋晏元獻

遙看細朵不勝好宋楊誠齋 忽訝一枝如許長全前

雅淡久無蘭作伴宋張澤民 孤高自擇雪爲鄉全前

芳情香思知多少唐白樂天 何必重論鐵石腸元詠物詩

卷二

十六

五六

路入寒山深更深元葉景南 香來遠處近難尋宋張澤民

縱饒老幹摧幽谷宋韓仲正 肯爲繁華易素心元王元章

九畹蕙蘭爲上客宋潘子賤 六橋風月是知音元馮海粟

故應不屬東君管宋晁君成 長與先生供醉吟宋范茂明

五七

尋梅到處得閒遊宋陸汝翁 繞着瑤芳看不休宋林和靖

雪態冰魂差滌泊宋僧仲殊 粉容香質最風流元葉景南

愁聞塞曲吹蘆管宋蘇東坡 醉折花枝當酒籌詠物

憶昔衝寒行大庾宋張澤民 江南江北路悠悠唐許渾

五八

折得名花伴此翁唐陸放翁 骨多肉少與梅同古傳柳詩

異根不帶塵氛氣宋謝亞山 尤物真窮造化功宋陸放翁

拂拂香風動屏几元僧明本 疎疎寒影近房櫳宋梅聖俞

分明記得江南路元葉景南 閒却孤山月一蓬元黃晉卿

五九

冰霜爲骨玉爲姿元許有壬 斜壓漁家短短籬唐崔魯

野意終多官意少宋張澤民 南枝太早北枝遲全上

卷二

十七

久無異士高人識元葉景南 惟有清風明月知唐呂巖

喚起江湖十年夢元許有壬 解帆烟浦爲題詩唐崔魯

六十

梅花枝上雪初融宋朱淑真 夢覺羅浮事已空元俞樾

玉色獨鍾天地正宋張澤民 清香未許蕙蘭同元馮海粟

一聲羌笛寒雲外元葉景南 三弄瑤琴瘦影中全前

自是從來肌骨好全前 宜烟宜雨又宜風唐鄭谷

六一

陽和都未見芳菲宋趙又若 老去尋春只怕遲宋尤延之

常有清香浮淺水

元葉景南

忽逢孤顰映疎籬

宋張澤民

水霜節操元非俗

元李革開

玉雪襟懷祇自知

宋張澤民

堪笑胡雛亦風味

宋林和靖

更教遙夜笛中吹

宋朱熹翁

六二

自古騷人酷嗜梅

宋胡澹菴

破荒擇勝獨徘徊

宋韓仲止

生愁落去輕輕折

宋楊誠齋

知是多情得得來

宋蘇東坡

種樹先營臨水屋

宋張澤民

愛花須築避風臺

宋戴石屏

夜深立盡扶疎影

宋張澤民

損却空堦幾寸苔

元程雪樓

六三

獨尋春色上高臺

唐薛能

試問南枝開未開

宋朱勝之

冶杏天桃無顧藉

宋張澤民

寒蜂凍蝶說驚猜

元葉景南

平章風月詩千首

宋中齊

收拾雲烟酒一杯

元劉靜修

可惜淵明無限興

唐崔明

却因秋菊賦歸來

宋王半山

六四

點檢山前梅蕊痕

宋韓仲止

陽和先已到孤根

宋尤延之

愁憐粉艷飄歌席

唐羅隱

收拾芳香入酒尊

元葉景南

盡日更無鄉井念

唐唐彥謙

倚風如共路人言

唐劉長卿

詩成一笑歸來晚

元郭君彥

月上溪南水竹村

元葉景南

六五

土花深護玉精神

元譙天錫

香動荒山野水濱

宋陸放翁

不信冰霜能作惡

宋呂居仁

肯同桃李強撓春

宋韓仲止

從來絕勝多離俗

宋梅聖俞

甚是無情亦動人

唐羅隱

幸有微吟可相押

宋林和靖

老夫清賞未爲貧

元葉景南

六六

歲云暮矣遇芳叢

元劉秉中

寂寂軒窗淡淡風

宋張澤民

看處便須終日住

唐吳融

賞心知有幾人同

元許有壬

春回積雪層冰裏

宋陸放翁

老寄寒泉亂石中

宋朱文公

六七

定自格高難着句

宋尤遂初

含毫不下思無窮

宋陳後山

野水晴山雪後時

唐鄭谷

亭亭瘦玉倚珠籬

元劉秉中

幽香入室有餘韻

唐皇甫冉

老樹着花無醜枝

宋梅聖俞

未許芝蘭參此境

宋張澤民

半呼桃杏作群兒

宋毛澤民

分明記得還家夢

唐來鵬

題遍江南寺寺詩

宋張澤民

皎然玉色耿無降

宋張實齋

夢斷浮迹已陳

元黃月屋

獨立冰霜看挺特

宋劉秩

生僧桃李鬪芳新

宋范石湖

連根欲斷戀巖力 宋劉屏山 一朵盡收天地春 宋張實齋
見說林連消息斷 元葉景南 更將詩興屬何人 宋曾南豐

六九

花滿西園月滿池 唐高駢 春風蕩漾水逶迤 宋曾南豐
信知天上無雙品 唐杜牧之 却是江南第一枝 宋文文山

清介終持孤竹操 宋張澤民 貞心惟有老松知 唐戎昱
冷烟籬落茅茨小 宋張澤民 銷得騷人幾許詩 宋朱淑貞

七十

淺淺池塘短短牆 宋王半山 先生於此作梅庄 元僧宗勃

卷二

二十

芳姿奪盡人間秀 元張文忠 春色還驚鬢上蒼 宋王平甫
不恨山林淹歲月 宋陸放翁 終隨松栢到冰霜 宋王半山
八窻虛白清寒夜 宋張澤民 夢繞江南烟水長 元歐陽玄

七一

我憐貞白重寒芳 唐陸甫里 鎮日無塵到草堂 元許有壬
久與松栢同雅操 元葉景南 寧甘蘭蕙抗幽香 元元遺山

別來望遠憑誰寄 宋尤延之 老去逢春祇自傷 元元遺山
何處描將歸畫府 唐詩用之 一枝和月駕東墻 宋朱淑貞

七十二

江上雲亭霽景鮮 唐李邕 尋詩散步到梅邊 元張仲舉

半窻夜月陪殘雪 元葉景南 一逕東風鎖暮烟 全上

政爾塵埃能自表 宋張澤民 要令桃李便爭先 宋呂居仁

懸知骨法清如許 宋張澤民 疑是蟾宮謫降仙 宋洪覺範

七三

數株如玉照回塘 宋張澤民 和雪板來袖亦香 元黃月屋

一味清新無我愛 宋林和靖 十分春色爲伊忙 宋王邁

疎疎籬落娟娟月 宋張澤民 薄薄鉛華淡淡裝 全上

花似去年堪折贈 宋蘇東坡 惟殘頭白老蕭郎 唐白樂天

卷二

二十一

七四

落盡精英宇宙荒 宋張澤民 一枝寒玉倚橫塘 元黃月屋

可憐新月爲誰好 宋王介甫 不待東風也自芳 宋舒亶

絕色更無朱粉態 宋趙又若 高情偏愛水雲鄉 宋蘇東坡

只愁畫角驚吹散 元馮海粟 合與詩家作主張 元館閣詩

七五

獨占乾坤許樣清 元劉伯序 絳羅纖萼裝瑤英 宋晁君成

影涵冰月不帶水 唐皮日休 心與冰壺相闢明 宋方有開

已被傳將縑上寫 宋張澤民 惟愁吹入角中聲 全上

本來澹薄難從俗宋韓仲止 千古知心一廣平宋張澤民

七六

姑射仙人昔住山元許有壬 了然塵土不相關唐吳融

清水寒玉照林表元劉靜修 秀氣春風滿座間全上

痛飲便拚千日醉宋陸放翁 相逢難遇此時間宋韓魏公

明朝策蹇還無定宋魏仲先 又抱孤琴踏月還宋趙叔靈

七七

幾夜書窗惱夢魂元陸天錫 遠尋春色過孤村元葉景南

山林何謝難方駕宋呂居仁 心事夷齊可共論元詠物詩

卷二 二五

欲賦妍華無健筆宋曾南豐 忍教落片點空尊宋張澤民

歸來第五橋邊路元何夢桂 月在天邊恰半痕元彭元亮

七八

水沉爲骨玉爲神宋張澤民 似共東風別有因唐羅隱

只管苦吟三尺雪宋范石湖 不妨早寄一枝春北山集

人憐紅艷多應俗宋林和靖 天與孤清愛絕倫宋張南軒

若使此花兼解語唐白居易 化衣應笑走京塵宋陸放翁

七九

幾年封植愛芳叢唐柳宗元 俯視群芳迥不同元葉景南

真與雪霜娛晚節宋朱聯翁 爭如桃李得春風元劉表申

柴扉草屋無人問唐顧宣 翠壁丹崖有路通元陸天錫

羌管一聲何處笛唐溫廷筠 獨來惆悵水雲中唐李群玉

八十

殘雪疎籬半欲摧宋張澤民 暗香消息已傳梅宋劉屏山

三家五家村舍出元劉儼 一花兩花香意回宋陸放翁

今日多情惟我到唐白居易 無人解惜爲誰開全上

相逢剩作尊前恨宋陸放翁 何處笛聲江上來唐曹唐

八一

卷二 二五

南堂深處向陽身宋張耒 青帝宮中第一人全上

幸與松筠相近歲唐白居易 不將桃李共爭春唐戎昱

孤山句法應難和宋張澤民 何遜心情獨見親全上

只恐春歸有餘恨宋劉外山 半隨流水半隨塵宋朱淑貞

八二

淺紅初上小梅梢宋韓仲止 應爲江城破寂寥元陳德政

粉額洗妝香不盡古紅梅詩 玉顏無暈酒全銷失名

天桃艷杏果誰賞元劉秉中 幽桂叢蘭幸見招元應彦文

遙憶題詩舊遊處元陸天錫 符輿衝雪過溪橋宋樓攻媿

八三

江北江南天未春

宋尤延之

舍南舍北雪猶存

高棅齋

孤山落日繁詩興

元紫景甫

一夜東風入夢魂

全前

閒倚胡床吹玉笛

宋陸放翁

共携芳酒倒金尊

古梅詩

也知餘子十分俗

宋方巨山

纔有梅花便不村

宋張澤民

八四

籬門和竹夾西東

宋林和靖

殘雪銷遲日未融

元葉景甫

自是靈根鍾間氣

宋僧北澗

不同凡卉媚春風

元金首亮

每嫌俗物薰心醉

宋胡海菴

莫惜金杯到手空

元元道山

卷二

三

寫作新聲傳玉笛

宋趙又若

夜深吹向月明中

元陳安

八五

偶泄春光此一枝

宋廖明器

故山幽夢憶疎籬

宋陸放翁

雪羞潔白常回避

宋張澤民

風送清香似可期

宋梅聖俞

老氣却因高樹得

宋韓仲止

閒愁只許落花知

元月泉詩社

醉中曾記題詩處

宋趙希逢

獨倚闌干待月時

宋張澤民

八六

竹邊籬外樹封苔

元黃月屋

揀得疎枝折得回

宋楊誠齋

一陣香風飄座榻

宋張澤民

滿空苦霧捲塵埃

宋郭功甫

意間有客清於玉

元謝宗可

天下無花白到梅

宋張澤民

不是主人多野興

唐秦相玉

敢將青眼爲君開

元葉景甫

八七

時候頻過小雪天

唐陸甫里

雪銷春意便暄妍

元許有壬

莫誇賦客心如鐵

元葉景甫

銷得騷人筆似椽

元許有壬

胸次冰霜寧受滓

元吳草廬

尊前風月浩無邊

宋朱晦翁

寥寥不見古顏色

宋張澤民

脂粉從渠自取憐

全上

八八

春色如何未探支

宋楊誠齋

每慙青律爲先吹

唐李建勳

卷二

三

直能平地凌大雪

宋潘子賤

初見寒苞發故枝

宋趙又若

情性本宜高處看

元元道山

畫圖今遣俗人窺

宋許魯齋

西湖處士風流遠

宋張澤民

近日江南未有詩

元葉景甫

八九

逕菊庭蘭日夜摧

宋曾茶山

暗香消息已傳梅

宋劉屏山

雲晴古木月初上

唐劉涪

風靜寒塘花正開

全上

冷落不成欺歲晚

宋韓仲止

參差又欲領春來

宋朱叔真

因知此興無人共

元楊鉄崖

時復孤山步綠苔

宋趙細

九十

數臨踈踈靜處芳

宋張澤民

看花日日向隣牆

元郭子章

孤松老柏競醜怪

宋韓公

明月清風誰主張

宋謝疊山

餐玉元知非火食

宋陸放翁

堆金難買破天荒

全上

主人不是愛顏色

元許有壬

要試平生鐵石腸

宋張澤民

九一

又見梅花破玉粧

宋參寥子

含情含態一枝枝

唐崔魯

千巖萬壑雪深處

元陳野雪

南陌東城春早時

唐劉夢得

難把精神毫底寫

宋張澤民

解將聲調角中吹

宋林和靖

楊州何遜無消息

元李卓聞

目對清標有所思

宋王梅溪

九二

舊歲將除新歲來

宋朱晦翁

南枝落盡北枝開

宋謝疊山

閣香入戶尋短夢

宋蘇東坡

清氣逼人無點埃

元鍾商

客路情懷元倥傯

宋朱晦翁

故園霜月想徘徊

全上

數間敗屋浮橋外

宋韓仲止

猶記行時手自栽

元貢太甫

九三

老樹經霜帶蘚紋

元葉見南

高標已壓萬花群

宋陸放翁

江淹彩筆空題恨

唐張必

荀令香鑪可待熏

唐李甫隱

玉骨冰肌慙皎潔

古詩

雲裙風袂動繽紛

元詠物詩

不須更探春消息

宋張澤民

春在枝頭已十分

千家詩

九四

寒梅芳信冠群倫

宋潘子賤

自古空山野水濱

宋韓仲止

花裏清含仙韻度

宋張澤民

風前門看月精神

宋邵康節

定知何遜綠聯句

唐李義山

肯與林逋作後塵

元李卓聞

最是黃昏堪畫處

元薩天錫

半窻疎影伴詩人

元僧明本

九五

草棘蕭蕭野岸隈

宋劉屏山

今朝忽見數枝開

詩話

若非風日不到處

宋曹本山

便是冰霜也帶埃

宋楊誠齋

解使詩人相應接

元黃晉卿

偶携佳客此徘徊

宋歐陽脩

分明更想殘宵夢

唐吳商略

一路清溪踏月回

宋張澤民

九六

西南枝上月徘徊

宋丁平山

月十分清更着梅

元吳草廬

明月自來還自去

唐崔魯

東風吹落復吹開

宋歐陽公

擬將正味調金鼎

宋王梅溪

旋折霜蕤浸玉醅

宋蘇東坡

應笑老夫無一語

宋張澤民

圓圓空繞百千迴

宋林和靖

九七

不問山間與水間

宋趙昌父

紅塵深處着身難

元葉見南

孤芳苦與東風背

宋張擇民

數朵先欺臘雪寒

唐方卜

文字偶同吾輩飲

宋王梅溪

清癯莫遣俗人看

宋陸放翁

吟邊賸得逋仙趣

元李光孝

始覺閒中與未閒

宋歐陽公

九八

一枝斜映竹籬門

唐薛逢

幾夜書窗惱夢魂

元陸天錫

掃落會應傷歲晚

宋王半山

陽和只可待春溫

宋韓仲止

裁冰剪雪應難賽

元張文忠

却月凌風未易論

宋韓仲止

驛使不來羗管歇

唐張翥

爲君惆悵又黃昏

唐羅隱

九九

卷二

千八

雪滿山坳月滿塘

宋王半山

分明照見鐵心腸

元詩失名

也銷造化無多力

唐李山甫

更占人間第一香

宋韓雅圭

越女謾誇天下白

宋韓無咎

仙娥初試鏡中妝

元劉秉中

老何沒後吟聲絕

唐白居易

無復風騷繼此郎

元葉楚南

一百

冰綃生澁畫難親

宋王半山

試把新詩當寫真

宋陸放翁

風散異香來繡幕

宋韓清獻

月流瓊彩滿璚珞

元葉楚南

繁華不作三春夢

元詠物詩

冷艷都無一點塵

宋晏同叔

老我自知才思薄

元吳草廬

未妨聊你苦吟人

宋朱駿翁

草窗梅花集句卷之二終

草窻梅花集句卷之三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鏤

七言四句 一百首

一

江梅初破一陽天

宋王梅溪

小小園林意自憐

全前

昨夜倚闌枝上看

唐韓退之

照人冰骨是真仙

宋趙清獻

二

誰能索笑共巡簷

元劉九成

月滿空山水滿潭

宋朱勝翁

卷三

一點陽和無盡處

宋張擇民

莫分枝北與枝南

宋文文山

三

春向群芳頂上來

宋王梅溪

酒尊一笑共君開

全前

多情獨有林和靖

元丁宦年

不愛凡花只愛梅

宋戴式之

四

開遍南枝又北枝

元王竹室

江南無地不宜詩

元許有壬

宜霜宜雪仍宜月

宋張實齋

况與詩家物色宜

唐雍陶

五

標格孤高迥出群

元葉景南

疎疎冷蕊雪精神

元黃用屋

憑君着眼看春卉

宋張澤民

知與凡姿隔幾塵

全前

六

不在山邊卽水涯

宋戴石屏

儘供新意與詩家

元戴世傑

等閑識得東風面

千家詩

未必東風更有花

宋張實齋

七

滿身苔蘚半身枯

宋張澤民

歷盡冰霜似老夫

元陳懿

只爲花清詩自別

宋張澤民

別花能有此清無

全前

八

誰把峴山玉剪裁

宋林和靖

枝分南北一齊開

宋曾茶山

卷三

問渠那得清如許

宋朱勝翁

曾歷千霜萬雪來

宋張實齋

九

薛護苔封白玉柯

宋張實齋

平湖渺渺月明多

唐許渾

誰人不道工題品

宋張實齋

輸與風流人姓何

全前

十

玄冥行令肅風霜

宋陸放翁

只有江梅獨自芳

宋田元進

珍重歲寒心事在

元許有壬

不緣摧折損清香

宋王梅溪

十一

扶起春風十萬株

宋黃山谷

化成白玉蕊成珠

宋張澤民

暗香和月入佳句

宋王梅溪

還許詩家屬和無

唐項斯

十二

灑落胸襟不受塵

宋張澤民

玉肌無粟立黃昏

宋陸放翁

書生自是心如鐵

元傅若金

一陣東風暗斷魂

元葉景南

十三

窮冬未省見梅班

宋趙昌父

多在青松白石間

唐姚合

踏雪詩人應僻好

元黃月屋

杖藜知去不知還

元許有壬

十四

霜滑溪橋水不波

宋張澤民

一枝的皜得春多

全前

卷三

逋仙去後音塵遠

元葉景南

善識花人更幾何

元張澤民

十五

空谷佳人綺袂單

元林物詩

曉妝初試佩珊珊

元黃師泰

若非群玉山頭見

唐李太白

定向瑤池月下看

元趙子昂

十六

人間誰識許飛瓊

元商挺

入骨憐渠玉雪清

宋張澤民

憑仗高樓莫吹笛

許話

一場春夢不分明

唐張泌

十七

一白何曾假玉華

宋張澤民

自從幽處作生涯

宋戴石屏

暗香疎影無消息

元葉景南

回首東風幾度花

全前

十八

籬落寒香雪正晴

宋張澤民

只知春近賞春情

宋韓仲正

月明何處吹羌笛

元辛好禮

一枕師雄夢不成

元葉景南

十九

數箇疎花春意深

宋張澤民

誰歟玉汝立寒林

全前

一聯香影孤山月

宋董明德

此日淒涼萬古心

宋朱晦翁

二十

百餘年樹半蒼苔

宋張澤民

兩莖三花帶雪開

元黃月屋

卷三

珍重幽人留顧盼

元劉靜修

杖藜日日爲君來

元黃月屋

二一

千林合凍積陰凝

宋張澤民

賴有寒梅寄賞音

元趙子昂

此興正於春不淺

宋張澤民

前村踏雪也須尋

全前

二二

最憐殘雪冷疎梅

宋張亮丘

滿世趨炎我獨來

宋明游龍

拄杖過橋行欲遍

宋張澤民

竹林深處數枝開

全前

二三

雪樣肌膚玉樣人

宋張澤民

纖難相似盡難真

元馮海粟

些些箇裏藏風韻

宋張澤民

彈壓千花不敢春

全上

二四

歲晚孤根獨發時

元歐陽玄

冰心皎皎竟誰知

宋張澤民

三間浪採群芳盡

宋張澤民

未可輕收入楚詞

全前

二五

野逕尋梅見小春

宋曾茶山

瓊瑤一色淨無塵

元許有壬

欲知格韻真孤絕

宋張澤民

人似孤山始得真

全前

二六

國色天香照雪肌

宋王梅溪

開教探早落教遲

宋張澤民

卷三

五

閨風歸去無消息

全前

何處如今更有詩

唐韓退之

二七

微骨清寒蘸水枝

宋陸放翁

歲寒心事欲深期

宋陳簡齋

人中商畧誰堪比

宋陸放翁

千載孤高一伯夷

宋張澤民

二八

斗柄初開第一枝

元歐陽玄

細風明月夜相宜

宋林和靖

向今不帶神仙骨

宋張澤民

爭奈天寒不粟肌

全前

二九

瀟灑孤山幾樹春

元趙子昂

水沉爲骨玉爲神

宋張澤民

畫師空向閒時看

宋林和靖

標格天然寫不真

宋張澤民

三十

非早非遲恰好時

宋張澤民

梅花一夜遍南枝

唐劉長卿

不辭杖屨衝泥雪

宋陳後山

日日春遊日日宜

元楊廉夫

三一

冰肌瀟灑玉容清

元葉景南

密雪無端苦見侵

宋林和靖

一自闌風歸去後

宋張澤民

與誰共話歲寒心

全前

三二

客中相見客中憐

唐李白

手把梅花思黯然

宋王十朋

卷三

六

我不似梅梅似我

宋張澤民

鬢毛同白不同妍

元虞伯生

三三

寂寞玉容如太真

元許有壬

倚風無語澹生春

元趙子昂

只將一白高天下

宋張實齋

萬紫千紅莫比倫

全前

三四

正是梅逢驛使時

宋王梅溪

城中忙失探梅期

宋楊誠齋

山中風起無時節

唐白樂天

踏雪來尋也道遲

宋張澤民

三五

我向梅溪溪上家

宋王十朋

十年萬里客天涯

宋張實齋

自傷春色偏驚眼元郭子章夢寐猶應見此花宋張實齋

三六

獨折南園一朵梅唐杜牧之香隨綠酒入金杯唐白居易

無情昨夜狂風起唐王初只恐忽吹花落來宋張澤民

三七

冰爲肌骨玉爲神唐韓溉照影西湖自寫真元趙子昂

不爲上林無着處元許有壬深山幽谷一般春全前

三八

一年芳信恨開遲宋尤延之銷得携壺與賦詩唐鄭谷

卷三 七

高潔似人人亦似宋王梅溪座中着我不妨奇元歐陽玄

三九

年年歲歲花相似唐李賀歲歲年年客又來宋梅聖俞

寧底高寒寧底瘦宋張實齋爲誰零落爲誰開唐白居易

四十

時節崢嶸歲已窮宋歐陽公獨留春色占芳叢元張雲莊

數花疎冷無多子宋張澤民香盡千巖萬壑風全前

四一

正是寒陰慘淡時宋張澤民春風消息到南枝元許有壬

莫言款段非良足全前行盡江南都是詩元薩都剌

四二

一笑山坡訪早梅宋陸放翁何人剪水作花開宋張澤民

奇芬不逐枝頭老元蔡景南清氣都歸筆底來唐方干

四三

竹外橫斜一兩枝宋林和靖却驚春半見瓊姿宋梅聖俞

明朝携酒猶堪賞唐雍陶寄語東風莫謾吹元劉秉中

四四

梅花淝露未曾乾元劉學箕清入詩腸句不寒宋王梅溪

卷三 八

好似楊州着何遜宋張澤民風流心事一般般全前

四五

蠟蕊柔香更可嘉宋王梅溪雪寒和月映窗紗元陳慈

無人知得花清處宋張澤民淡佇精神別一家全前

四六

臘近梅梢漸放紅宋韓無咎相逢索笑奈尊空元程子俊

尋常一樣窻前月宋蘇東坡添箇詩人便不同宋楊誠齋

四七

含烟洗露照蒼苔唐韓德興長向春前臘後開宋王梅溪

獨坐黃昏誰是伴唐白居易數枝疎影月移來元葉景蘭

四八

雪淨冰融溪作鱗宋方元脩仙姿瀟灑淨無塵宋朱熹

何人畫得天然態唐薛逢淡月微雲到本真宋張澤民

四九

已愛梅花更愛奇宋張澤民水沉爲骨玉爲肌宋黃魯直

直疑天上神仙侶亡其姓氏不要人間俗子詩元吳草廬

五十

湖山照眼淨無埃宋王梅溪半是枯榴半是苔元許有壬

卷三

多謝東君深屬意宋林和靖爲憐雅淡使先開宋梅聖俞

五一

一枝梅笑破冬嚴宋張宛丘殘臘新春氣候參全前

更被誰家多事笛元許有壬不教幽夢到江南全前

五二

瀟灑孤山幾樹春元趙子昂寒梢氣象自清新唐韓偓

城中車馬應無數宋張文昌誰是巡簷索笑人唐邵宗

五三

僻居惟愛近林泉元竒高每見梅花輒欲顛宋張澤民

勾引詩情清絕處宋朱淑真月中霜裏鬪嬋娟千家詩

五四

急風吹雪正茫茫元查廣居暖漏梅梢欲試妝元貢師泰

不比尋常野桃李宋王梅溪盜天和氣作春芳唐韓致光

五五

水邊籬落舊精神元黃南軒暖入南枝氣未勻元馮海粟

昨夜忽飛三尺雪宋尤延之與梅併作十分春千家詩

五六

凌厲冰霜節愈堅宋陸放翁一枝深映竹叢寒宋林和靖

卷三

軟紅塵土應無此宋張澤民輪與閒人靜處看宋陸放翁

五七

西湖風月強傳神元許有壬照影今誰下筆親宋陸放翁

雪裏玉肌無一粟宋張澤民漢宮飛燕是前身全前

五八

梅含春意雪殘時宋王平甫人向梅梢大欠詩宋范石湖

未有風流如此老宋張澤民沿溪尋遍向南枝全前

五九

不御鉛華亦自奇宋僧北澗抵應圖畫最相宜唐杜牧之

到腰深雪庭前白宋張澤民莫辨南枝與北枝古八月見梅詩

六十

短牆缺處插疎籬宋陸放翁始見寒梅第一枝宋王梅溪
獨有高人愛高潔元馮海粟爲渠費盡雪橋詩宋張澤民

六一

長與韶光暗有期唐秦韜越疎越淡越幽奇宋張澤民
倚窻援筆收佳句元葉景南月上花梢最上枝全上

六二

嶺梅多向臘前芳宋趙清獻春正濃時風味長宋張澤民

卷三

千首詩成千首意元劉學箕一番吟過一番香宋張澤民

六三

怪底空山見早梅宋楊誠齋破寒剛向雪中開宋林和靖
只愁落後春無味宋張澤民一日遙看一百迴宋陳後山

六四

一種幽花迥出塵宋尤遠初古開草木信非倫宋潘子瞻
眼明數點窻前白宋張澤民解後瑤池月底人全前

六五

梅花誰與問平安元許有壬瀟灑尤宜老眼看宋王梅溪

共道春風能樣子宋張澤民一枝的的照人寒全前

六六

夢回南國雪初銷元葉景南人立梅花月正高宋趙師秀
愛惜幽香有如此宋張澤民遶花百匝更千遭全前

六七

冰谷雪山清曉時宋張澤民何人剪玉着南枝全前
老來才盡無新語宋陳後山只向尊前詠舊詩唐李德裕

六八

花外香生翰墨風唐崔顥老夫於此最情鍾宋張澤民

卷三

詩成一笑歸來晚元郭君修月上孤山第一峯元葉景南

六九

東風無力賴誰吹元劉秉中自有清香處處知宋林和靖
朝夕催人頭欲白宋舒亶但教吟取杜家詩唐杜荀鶴

七十

清香皓質世稱奇宋方子通隔水香來似有期宋張澤民
乞與書窻端不惡宋王梅溪却輸我輩爲題詩宋張南軒

七一

平分風月上吟篇宋王梅溪詩白清新欲鬪妍全前

若向筆端求此意元許有壬恐將文字泥天全宋之葵老

七十二

看到梅花又一冬宋張澤民蕭然如對玉人容宋王梅溪
憑君欲問真消息宋王魯齋前度逋仙不再逢元葉景南

七十三

恐向時人覓賞音宋王介甫分甘投老萬山深宋陸太初
平林漠漠烟如織古詞自有香來不用尋宋張澤民

七十四

喜聞春信出初冬宋呂居仁獨占荒山對古松宋韓仲止

卷三

十三

一自壽陽宮額後元歐陽玄尚餘詩興至今濃宋王梅溪

七十五

夫容憔悴菊離披宋張實齋初見僧窻一兩枝宋楊誠齋
賴有此花相慰藉宋張實齋此花之外更無詩全前

七十六

說到梅花已自清宋張澤民月高霜冷正參橫元閻復
即今畫史無名手宋陸放翁憑仗新詩爲寫成朱名

七十七

凍未全銷草未芽元許有壬數枝妝點野人家宋戴石屏

試看嚴冷冰霜面宋張澤民不比尋常見女花宋蘇東坡

七十八

每想橫斜竹外枝宋尤延之西湖風月鬢成絲元趙子昂
人間無此天然白宋張道洽除却詩翁世不知全前

七十九

花早花遲兩年景宋張澤民江北江南千里愁宋陸放翁
却憶孤山醉歸路宋尤延之一痕新月映寒流宋張道洽

八十

每怪春光到早回唐元微之枝分南北一齊開宋曾茶山

卷三

十四

東風不爲珠簾隔唐詩多少清香透入來唐陸甫里

八十一

乾坤收拾幾精華宋張澤民半在山巔半水涯全上
慚愧黃鸝與胡蝶宋林和靖一生不得近梅花千家詩選

八十二

花開花謝謾相催宋邵康節因向花前把一杯元許有壬
明日酒醒應滿地宋蘇東坡國香和雨入蒼苔全前

八十三

雲滿寒溪雪滿林元郭子章數枝瀟灑出牆陰宋林和靖

吾生也似梅花淡宋陸放翁 纔見梅花便抱渠元楊鉄崖

八四

霜蕊端因有分開宋王梅溪 莫教明月照空杯元董佐材

風流一段無人共宋張澤民 花下曾携一崔來全上

八五

春撩雪骨酒邊香宋楊誠齋 百草千花莫比方宋黃山谷

老我歲寒頻對此元藍山 年年爲爾惜流芳宋王半山

八六

瀟灑江梅似玉人元趙子昂 定應姑射是前身宋張澤民

卷三

水香月影橫斜處元宋本 却恐詩家道不真元劉秉中

八七

太瘦長條雨壓低宋胡滄庵 半臨驛路半臨溪元郭子章

醉中曾記題詩處宋朱和真 策蹇相尋犯雪泥唐韓致光

八八

眼底塵埃無復侵宋王梅溪 江南春色故園心元郭子章

一枝自浸銅餅水宋陸放翁 偏照蕭蕭雪滿簷元許有壬

八九

和霜和月爲精神宋張澤民 舊挽青條冉冉新宋王半山

今日西湖湖上路元陸天錫 題詩更有後來人元許有壬

九十

小亭終日對幽叢宋葛元懷 天外香生細細風元劉秉中

欲折一枝無處贈宋張澤民 美人千里思何窮唐李群玉

九一

江南地暖隴西寒唐羅隱 一種春風有兩般詩話

最愛夜深霜重處宋韓仲止 無人起向月中看唐白牡丹詩

九二

天寒花信未能靈宋張澤民 對鼓焦桐意更深元劉秉中

卷三

不要開時分品第元吳尊賢 識花試向未開尋全上

九三

籬落寒香雪正晴宋張澤民 水肌瀟灑玉容清元葉景南

俯看春艷相千萬宋張澤民 誰道山礬是弟兄全前

九四

夜深月透小窻紗宋張澤民 一樹玲瓏數點花全前

好句更同林處士宋王梅溪 幾看清淺澗橫斜全前

九五

更無一點浣鉛華宋劉後村 全付茅茨小小家宋張澤民

猶有夢回清興在宋蘇東坡半窻花影月籠紗元葉景南

九六

離邊初見一枝新宋陸放翁占盡風情向小園宋林和靖

幾度巡簷看不足元葉景南暗香依舊月黃昏元陳剛中

九七

梅花交替菊花時宋張澤民萬木荒寒忽一枝全前

正是詩家好風景宋姚仲光不堪將入笛中吹唐滕邁

九八

梅邊春意未全回宋楊誠齋不怕清寒得得來全前

卷三

十七

喜到斷橋知去處宋張澤民一花無賴背人開宋楊誠齋

九九

傳得仙人服玉方宋張澤民低臨粉水照寒光宋陳後山

晚來風起花如雪唐劉夢得吹落金鞍片片香元楊鐵崖

一百

雀膝全隳鎖碧苔宋張澤民欲題風韻輒徘徊唐楊巨源

水邊疎影黃昏月宋曹旣明挽取林逋句法回宋曾茶山

附錄梅花集句

蘭谿童琥廷瑞集稿

新安汪載德子厚重鐫

七言八句凡十首紅梅

一

仙標厭入錦雲鄉元貢師泰也帶酣紅學醉裝宋范石湖

世上非無好顏色宋張澤民就中元有鐵心腸詠物詩

天桃穠李不可比宋梅聖俞雌蝶雄蜂空自忙元劉秉中

羌笛一聲驚夢覺唐劉洽霓裳新換舞衣長宋韓無咎

附錄

二

孤芳嫌煞渾群芳宋張澤民獨自施朱對雪霜宋韓無咎

丹藥有靈能換種元劉靜修天真不假更勻妝宋陳後山

示知何遜無佳句唐鄭谷說與林逋合斷腸元葉景南

雙玉餅乾情正洽宋方巨山伴人醉醒替人狂宋楊誠齋

三

玉頰何勞顰髓鑒宋蘇東坡合將金屋貯幽姿宋陸放翁

北枝風力顧不早宋方元脩南國醜顏強自持宋毛澤民

點綴初非桃有艷宋韓仲止疑明應與雪相期唐方玄英

近來姑射梳妝別元葉景南不似當初傅粉時唐劉賓客

四

絳羅高捲不勝春唐羅隱薄倩朱鉛蝕淚痕元陸天錫

紫府與丹來換骨宋方子通相娥鼓瑟爲招魂宋陸放翁

要知冰雪心腸好宋蘇東坡尚恐驕奢氣習存宋陸放翁

今日看花還自笑元趙子昂尋春誤入杏花村元陸天錫

五

殘雪猶封宿草茨宋晁元咎壓枝凝媚已全開唐元微之

可能明月來同色宋舒亶欲嫁東風耻自媒宋張澤民

附錄

卷裏有詩皆錦繡宋朱梅翁山中無地着塵埃元趙夢堂

不應便雜天桃杏宋蘇東坡旋摘水葩浸玉醅宋楊誠齋

六

天然標格閬風鄉宋張澤民換却羅浮白玉裳元葉景南

未許瓊花爲行輩宋張澤民偶先紅杏占年芳宋王半山

超騰水部陳篇上宋陳後山宵醉佳入錦瑟傍宋朱文公

更擬黃昏盡餘興元陸天錫高燒銀燭照紅妝宋蘇東坡

七

生香活色一叢叢元周靜菴漠漠梨雲夢不同元詠物詩

金鼎夜寒圍絳雪元貢師泰玉人春困倚東風宋曾向豐

天姿不到鉛粉筆宋謝堊山尤物真窮造化功宋陸放翁

偶得芳尊須痛飲宋陸放翁等閑桃李卽爭紅唐陸龜蒙

八

香勝燒蘭紅勝霞唐白樂天水雲深處作生涯宋陸放翁

貪勾南國佳人面元葉景南醉倒西湖處士家古紅梅詩

不向芳菲赴開落宋歐陽公也嫌寒瘦愛妍華宋張澤民

認桃辨杏由君眼詠物詩風格終非桃杏花宋張澤民

九

庾嶺開時媚雪霜宋王半山壽陽還作醉時妝宋韓無咎

直教未脫臙脂態宋張澤民何必重論鐵石腸詠物詩

茜杏天桃綠格俗宋參寥子短籬破塹爲誰香宋蘇東坡

更今杜老如今見元歐陽玄可是無心賦海棠宋王半山

十

玉容瓊彩最清奇元葉景南試作輕紅更自宜宋方子通

怪得獨饒脂粉態唐白樂天尚餘孤瘦雪霜姿宋蘇東坡

天桃艷杏果誰賞元劉秉中雌蝶雄蜂未用疑元葉景南

詩客不知花韵別宋王梅溪更看綠葉與青枝宋蘇東坡

跋

宇宙間快事湏一二快人
為之廼有前事幾湮賴後
之人以再傳則更快夫詠
梅至三百餘首集成句如

出一律斯不亦古今一大
快事乎歷百餘年來簡帛
編殘漸成絕響余友汪子
厚偶從散帙中購得舊本
遂付之剞劂氏噫嘻此子

厚之成其子厚也子厚生
平善詩不喜作詩而談論
足以當詩往々遇不快之
人不快之事時托之憤譁
狂慙以自快其胸臆以故

舉止超忽迥別今人無恠
其一見輒賞々而輒不容
已々也茲集復出古幹冷
韻芬人齒牙讀者快而作
者逾快蓋可知矣嗟乎父

人豪致古來同盡安得異
時興感表微挽絕如我子
厚者哉

崇禎甲戌春二月朔程道
遠題於錐園之遠閣



汪子厚從亂紙堆中
認出童廷瑞集梅花
詩據為己珍刻而移之
其典廷瑞不標梅出一

字而取于百年舊人之
詩以為己詩何異廷瑞已
心子厚有眼廷瑞既借
梅花索如許知已於千

百載前又因梅去詩
藪一去已於石解秦後
梅花不負逢瑞矣然子
厚亦何可易得如不恨

張二

我亦見古人恨古人竟
家子厚其不恨逢瑞
不負乎

半庵孫調元跋



集古梅花詩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登琥撰琥字廷瑞蘭谿人宏治庚戌進士官至
工部郎中是編皆集句成詩以詠梅花得五言律
詩七言律詩七言絕句各百首又旁及紅梅得七
言律詩十首所采上及六代下及明初排比聯貫
往往巧合然非詩家正格徒斲精神於無用之地
耳

錢太史鶴灘稿六卷附錄一卷
卷紀事一卷遺事一卷

〔明〕錢福撰 附錄 紀事 遺事

馮時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沈思

梅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鶴灘集六卷》提要

錢鶴灘先生文集叙

國朝本家郡人之魁天下者自
鶴灘先生始而其天才超軼
氣格適上真如鸛鷀九苞偶
見人世非耳目恒有之瑞至
今百有餘年風流映照凡有
瑰詞麗語必托之先生唾餘而
矜其迅速接絮猶遲狀其乃
妙飛鳶猶拙不知先生所重不
在此夫先生以久名世又之所

雀離集卷一

沈氏梅居

重者法也淹速乃拙不與焉

國朝制舉義首稱錢王即毘陵
猶步後塵不以法矜初謁李
西涯相公試司馬溫公贊見者
以為西涯所作西涯于是時老

沈氏梅居

沈氏梅居

矣先生以少年能輒其手筆

非工于法能之手當時館閣翕
然重其文豈止纖麗是逞如
里巷所傳者文多散佚為其
強年登析繼嗣不振之故至

其行事故老罕傳而臬伯馮
元成先生疏三條載諸集中
以為闕法廷尉諒可信也支吉
光以片羽知其奇澤蘭以寸莖
播其芳知先生者所以多在多

沈氏梅居

沈氏梅居

且多亦何必賢士登年而錦聲
悅之業則殺青滿于執林矣附
驥而邀齒頰之芳則榮名流于
身後矣精痛誰知真贗誰辨
此遠足散先生一嘆也獨惜以

彼其才當

孝廟者文之世長沙推轂之時
而石渠片席曾不乃暖縱其
負才任氣時露不羈而佩其
黼藻以昭國華用其特物以

崔澣臺序四

沈氏梅居

資應對若漢代之于兩司馬
向歆父子何所不可而一擯不
收鬱鬱以死傷哉抑才與名
實世所忌造物以此厚我亦
以此難我正友懷璧惴不免

而山谷不以賈罪深能藏之谷
汲者孰盡相爭而江海不以見
嫉大能容之也美而不能藏
多而不能容將步先生亦有
所未足耶若友援筆成章

崔澣臺序五

沈氏梅居

紙數易而未竟其辭應聲
刻韻空滿座而各厭其說陳
王七步眉山萬斛方之古人亦
不多得至今令人欽服駭歎
豈苟然哉沈氏及之工書善

梓謀傳是集余嘉其志不

俟其清而為之序

萬曆戊申嘉禾朔日史氏張

以誠書于須友山堂

張四

福

崔澹臺序六

沈氏海居

書崔澹先生遺藁後

後學九夢陸慎修

予小子修垂髫而讀先生之制舉義也先生布局立格為吾松開國一人其文渾渾噩噩如珠在函如玉在璞世稱錢王大家至今無與爭席者又豈僅為松郡一人哉恨生不逢辰未獲盡睹先生名山之藏與崔澹臺集後序一

其貞珉之業也近始得沈及之氏所搜刻遺藁而讀之嗟乎世固有如先生之鴻詞駿筆為當代瑰奇而不即傳者乎乃百年之後或得之故老所睹記世家所收藏與夫野史軼事之所采集者僅僅成帙然亦什之一二矣而又不盡播則予是以不勝扼腕也先生嘗游天馬山圓智寺寺僧出

高麗紙一張乞詩先生為作長歌信筆疾書紙盡不續而止至今山僧猶作十襲珍也先生每縱筆累千萬言多不屬意而成意其詩文必流漫充棟豈僅以帙計耶而予所睹先生之傳者止此矣顧當世有不盡賞識之者又欲刪而去之大抵先生浩蕩之才如青蓮再謫故其為詩文俱不經

崔維集後序二

人道而筆端亦時時游戲三昧不知者遂謂是白璧之瑕矣夫瑕豈在此哉予每誦鷓鴣一賦則皆後時之悲鵲鴒終篇奚啻行役是念至如慨千金之有盡與斗粟以無由親戚密于濟寬風流遲於自悔此真足以警覺塵世痛棒一時矣乃若節婦代歌義在恩先恩榮賜燕許國盡命此亦徵

先生之耿光大節不與俗為波也雖其游廣陵而贈詩幾於譴虐審嫠婦之別淚率爾解嘲然其憂時憤俗之思能令裙釵媿心豈有男子而不動色者乎故凡予所擊節於先生者不在其走筆驚人之語而往往在其淡言之微中也先生嘗作神化劉侯記三篇首尾十千餘言如遡河漢莫窮

崔維集後序三

其源如登岱岳莫探其徑蓋先生之積厚而流長故所撰序記之屬呵吸一氣磅礴無垠又未始不根極理要蓋以合之制舉義如一律焉而復有以浩渺病之者是豈知文者哉舊無刻本謂皆煨于回祿以為有數存焉夫使先生修飾章句一皆如當世傳粉塗脂者之所為而其行誼能與一

切俗人伍則其傳豈待今日始播一二也
雖然以謫仙氏之才而宋莫身後以真
狀元之品而子孫無聞數耶非邪千古而
下其有撫遺編而痛哭流涕者矣戊申十
月燈下援筆書

崔灘先生紀事

錢福字與謙號崔灘松之華亭人少而穎
異八歲能屬詞及長隆準秀目志意高遠
為文章雄贍閎闊藻思層出人所不足沛
然有餘父中蘭州同知幼隨父寓京從楊
少傅一清李文正東陽學登成化丙午鄉
試入國學屢試皆首多士弘治庚戌禮部
試名第一福為文不屬艸廷試策三千餘
言詞理精確若宿構然彌封官以無稿難
之衆謂科場必欲其橐者防代作也今殿
陛間萬目所視何嫌之避閣老劉文穆健
得之贊不容口請于上賜第一時年三
十歲幼時病劇其父夢人語之曰爾子吳
寬也時吳文定尚家食後連舉省殿二元

與文定相符松人在國朝未有為狀元
有之自福始居家友愛待故舊有恩同學
沈悅貧病隨所須給之雖日至無倦色時
人以為難及卒皆悼惜之所著述名宦灘

豪

出郡
乘

宋時華亭學有狀元坊為衛涇立也景泰
間葉守寬重建於豐樂橋下題其柱曰九

宦灘紀事二

重華選魁多士千古清風啓後人時以為
攀援蓋涇非華亭產也弘治己酉西門火
坊為延燎市人譁曰燒却假狀元出真狀
元矣明年福果以會元魁天下識緯之言
豈亦有不誣者歟

出狀
元考

宦灘髻時從塾夜歸家有客賞菊揖之客
出對曰賞菊客歸衆手摘殘彭澤景即應

聲曰賣花人過一肩挑盡洛陽春蓋童時
已兆之矣

幼時隨父入京寓於民家其室中有神像
神夜托夢于其主求他徙曰有狀元在吾
不安逸也

並出狀
元考

宦灘以殿撰罷官家居余邑梧塍徐氏以
五百金為脯脰延致家塾徐二子亦既中

宦灘紀事三

鄉科居半載僅改課三篇日挾妓游燕時
邑令某公雅好筆翰一日邀錢公為君山
之游預探齊韻中隄臍低梯等韻戒吏
人藏闔於即席發之欲以困錢公也酒三
行請題大觀亭錢公遂援筆依韻賦曰水
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
峽纔歸畝許大乾坤此結臍胸次決開三

極朗月光搖宕四垂低欲騎日月窮無外
誰借先生萬丈梯席間縉紳莫不賞嘆徐
氏盛開綺筵於園亭賞牡丹錢公飲潦倒
矣門客有握玳瑁扇者取而書之曰玳瑁
筵前玳瑁扇牡丹花下牡丹詩老梅已在
丈人行曾占春風第一枝其為邑人題卷
軸甚多惜皆不傳耳

宦遊紀事四

庚戌會試徐文定公與汪伯諧學士為主
考王守溪為同考一夕王送卷至堂汪對
王謂公日來不怡王問何也汪曰以不得
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餽一大錢何也王
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
乎汪曰公又夢人餽黃牡丹三大本何也
王未有以應時與謙方有名場屋王退而

思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
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
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為錢惟演故
事乎是科會試殿試果皆第一

與謙初謁李西厓學士時有以司馬溫公
像求厓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
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

宦遊紀事五

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
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
亂殆盡為之延譽於謝方石諸公謂有倫
魁之才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與謙與楊碧川同為修撰有言某人為文
自敘家世宦學遭逢之盛者與謙曰猶吾
碧川之於鏡川也碧川色變而與謙不知

及考察碧川方署院事僉議已定而以諗徐謙齋謙齋曰此吏部事何問我為實不然之詞也而遂成以決計蓋當是時諸公多不樂與謙謙齋雖惜之而衆論不可奪與謙犯碧川事得之石熊峰及命下碧川於東閣揚言如此人不_レ去不可去之又損衙門江侍讀文瀾以下皆勃然不_レ答始知

宦離紀事六

事出此公非謬

並出顧文僊公傍秋亭雜記

吾鄉錢福狀元已_レ歸田里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狀元欣然整裝造江都既至遠鹽司御史某甲狀元進士門生也投刺視却御史快甚獨意狀元出不易一朝率臨將無有心私屬吾事乎因問近日志意何如其幸為政欲有高下惟命所指狀元應語

某聞府中一妓姓氏來求見面乘便顧卿煩為我訪問御史刺促某執符為天子巡視義不得及聲妓狀元作色御史因命行下人訊市妓纔屬積鹽賈人還報御史御史以難告狀元謂門生某苦無消息耳既知去嚮安藉卿為辭御史出同逆旅館人謁大賈賈人重狀元才名時即反拜立日

宦離紀事七

請飲狀元就酒語間呼主人某跋涉水陸特欲此間識某妓近聞歸卿幸賜一見賈人設席西隅出妓傳花把酒狀元興隨境到酒無重瀝酣次賈人令妓出白綾手巾請留新句時衣裳縞素往來燭前皎若秋月狀元持杯披袖引滿再三妓宛轉更多簾管之間不覺醉飛玉笛乃是一絕句云

淡羅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脣可惜
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面大笑
而出明晨竟歸迄御史踪跡已不知遠近

矣

出宋禹成
萬椿堂集

唐君公從袁履善廢圃中獲一湖石色道
紋理絕似霧壁上有錢太史與謙題句云
清時誰肯弃君平高卧偏深木石盟對此

崔維紀事八

蕭閒無俗事一縷沉水一函經自喜此詩
若投贈者移置聽雪樓前遂成二絕太史
風流絕代雄高情勝韻氣如虹題詩錦石
將誰贈貌得壺丘避俗翁夫容疊下氣嶙
峋片語沈埋未損神我較愚公愚更甚可
憐石丈可憐人

出唐君公
問龍堂彙

世傳繼二陸才名者乃惟公耳性洒落有

晉人風致不樂斤斤規矐惜乎功名止于
此矣邑志收之大畧然其希世別才真神
仙品亦三吳間氣所鍾奚忍終湮沒之予
於暇日聞其玩世之語雖無關於世風儘
足以作詼諧談笑使後人知其天縱逸才
非食煙火者易及公少貧讀書過目終身
不復顧矣人患才少公患才多輕畧不善

崔維紀事九

用時有忌其才陰嫉之徒具千里絕塵而
竟淹於櫪下人能言其昆壁多瑕良工所
弃孰知其別有衿度世人所不能者公獨
能之青衿時入見郡尊曰夜來燈役命帟
糊燈乃戲曰命帟糊燈火星照命未得其
對子當對之時耆老進領賞曆各藏于巾
乃曰頭巾頂曆太歲當頭笑稱絕對聞鍾

云鍾送黃昏一百八聲分緩急碁敲白晝
三十二子定輸贏如磨云磨圓心直齒稜
稜吞粗出細稱長鈎曲星朗朗知輕識重
鄰有蒙師見酒家晒麴簷下乃云簷下直
排三帶麴莫能對公過請之何不對門前
低叫一聲糕如寶塔七層月下照來一箇
圓圖影石橋三洞水中映出六箇半引圈

宦灘紀事十

禮生無禮禮無禮禮責禮生香客賣香香
不香香還香客稻艸束秧娘抱女竹籃盛
笋母擔兒大都如此者不能勝記出鍾面溪野史
王文恪公嘗典南畿試臨行錢太史福曰
公此出須首舉顧清方壓衆望已而果然
當時歎服兩公為具眼噫若在今日則彈

章接踵矣

出陸伯生樵史

松江有錢中者子名福生數歲矣夢有女
子三人來曰汝兒錢福他日科第與蘇州
吳寬同乃至蘇訪公時公尚困於庠舍然
人皆稱其德優學博誠佳士也乃自謙曰
吾兒雖不敢望科第然其名得偕吳公足
矣公今顯著于時而福亦以會元狀元發
跡

宦灘紀事十一

沈氏梅居

顧東江丁內艱回時宦灘以修撰家居來
東江家作享不同諸士大夫惟約舊朋友
四五人沈惟忻王大用輩其一人姓張忘
其名在白龍潭後住以染作為業家頗溫
厚學雖不逮然其家好賢常館穀諸公者
人持銀一錢買三牲祭物其猪首一枚僅
能掩豆鶩一魚一及香楮等物而已祭文

亦是崔灘來東江家以片帑起艸取一大帑書之祭畢崔灘坐待令主人治福物來共食東江出語云不得陪諸公坐遂進去諸人食畢而去可見前輩舉動其真率簡質類如此

王崔坡良佐嘗作兩崔文贈狀元錢與謙其詞曰錢君與謙與予為文字交過從無

崔灘紀事十二

沈氏梅居

虛日而日亦無虛會者性皆好崔故與謙號崔灘而予亦竊以崔坡名松之人因呼為兩崔好事者又往往形諸詩篇嗟夫崔一也今與謙已飛翔衝突獨叫閭闔參黃鵠與白鸞無負於崔者也而予猶低回偃蹇於荒寒寂寞之濱豈不有媿於吾與謙之崔哉予少不經事動不與時合輒遭

訛罵豈天將窮愁其身心折筆其豪氣使之困窮拂鬱以養其崔之全哉不然則屈伸之機自有一定而不可移者固不必挈挈於與謙之亨而戚戚於予之厄也或曰昔有善相馬者遇兩馬同駕一以為國馬一以為凡馬今君擬與謙之崔其所謂與國馬同駕者非邪予曰易不云乎鳴崔在陰其子和之詩不云乎崔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予與與謙之意蓋取其鳴聲之和和氣類之相召若退之所謂二鳥鳴相酬之意初非有意屈伸之間欲叫號而扳附之也是以知之者固以此予之而不知者亦以此非之予又曰以屈伸而是非之者勢也勢不同而天之所以與我者則同予但

崔灘紀事十三

沈氏梅居

知盡其在我者而已矣遑卹其它意不自
盡復系之以歌曰一崔來自東海隅高視
闊步真丈夫一崔翩然與之俱餐霞飲露
骨相孤一倡一和同步趨衆鳥卻避不敢
呼長灘大谷胡為乎放此二鳥相嬉娛一
崔已自游天衢蜚聲不獨驚三吳一崔尚
作山澤臞俗輩往往嘲狂迂天生兩崔本
崔灘紀事十首 沈氏梅居

不殊先放一崔為前驅行當相從叶笙竽
帝亦聽之吁且都造物未知有意無汲汲
進取非良圖吾安吾命理則那力追健馬
酒一壺謂君為我歌此歌

鶴灘先生遺事

同里後學馮時可元成謨

錢先生諱福字與謙家近放崔灘因自號
崔灘云幼而穎異八歲能屬文長益闳肆
凌駕今古波瀾橫溢鋒焰逼人弱冠補博
士弟子與顧公清沈生悅齊名稱為三傑
嘗游小赤壁對客放歌云六丁拔出天地
遺事一 沈氏果屏

骨一柱鎮壓吳江東時人以為奇句年二
十六舉于鄉三十魁省試及奉 廷對賜
進士第一人三年告歸又四年以大計罷
又七年而終公既登第名滿天下從者如
雲雖宿學通人莫不避席相遜而公亦意
氣豪悍若無足當者居旅中日飲亡何當
其醉後衝口恣吻時或逆人同列皆不堪

以故得謗卒於不振然其中心隱厚有人
所不及者方請急歸抵許野關時榷稅郎
他往公駐舟三日從者軼軼欲自啓關鍵
公不可曰必需郎至郎乃命吏逆郎是逆
天子也已郎至大爲媿謝頗厚其酒貲以
酬公公却之曰不佞豈爲褻號止哉梁谿
華某者富人子也慕公甚以厚幣交公公

遺事二

謝氏景胤

不納而里中薛生乘間潛謁華氏稱爲公
師者華氏張樂歛之生擁皋比上坐富人
子磬折行觴未幾而蒼頭絡繹報公入邑
矣薛惶迫請出更衣因馳詣公跪請曰以
小子之不良無能餬其口於鄉也而借公
之重以覓錢刀於茲罪矣請以死報公策
而慰遣之因過華氏漫語曰所不辭跋涉

者爲吾先生庚癸謀也華乃出橐中數十
金資薛薛既得志復往海上如所稱於梁
谿者已而使酒凌其逆旅人逆旅人覺其
詐以詰公公曰雖非不佞師實不佞友也
幸毋急若生乃得脫歸公之處人大率類
此而遇郡邑守相落落不加禮太守劉琬
頗憎之嘗語人曰此白眼兒奈何負一第

遺事三

而不置我輩睫間也獨無急我時耶公不
顧而守偶以事撻丞丞恚甚已而丞失官
疑守也誣守受賊千金部使者入其言幾
露章矣然守實節廉而方介人也公聞之
操一舟至吳門力爲守明其無他部使者
乃釋守公亦不言會守謁謝使者使者好
語慰曰知君有胡威之清非錢太史幾負

我賢守矣守太息曰不意士大夫之疎我者而援我乎已守欲瞻公而公疎之如故未幾公卒守往哭之出貲為治墓復作享堂乃令沈生悅為狀而請顧公清為記然皆寥寥似孟德腹痛語無能聞公幽者先廷尉微時所居比公巷獲聞其事嘗語不肖曰人知錢太史有雄文而寧知其有隱德也小子志之又二十年而乃為書其事以俟修郡乘者采焉

戊申冬日沈思及之書

遺事四

錢太史詩集舊序

弘治庚戌狀元錢君與謙別號鶴灘華亭人也沒之十有一年其弟與孝以京闈進士來尹建德政事之暇乃以所遺詩彙凡若干首出以示人時都諫郎先生德潤郡伯王先生德深輩見之皆嘖嘖稱歎不已間嘗各錄一過由是與孝乃集諸賢名筆

宦灘彙舊序

一

將鋟梓以傳而畀余一言為首引予惟先生鍾秀九峰天資穎異自其少時吐詞力論已驚動其鄉之儒先成化丙午既發解南畿庚戌遂連舉省殿二元授翰林院修撰癸丑竟以疾告遂不復出居數年以例得致仕由是放意山水開門授徒暇日獨喜吟咏凡懷鄉戀闕王事有勞與夫懽

忻戚愉之情一寓於詩焉祭之濡毫引帑
力追古作深得詩人六義之體惜乎先生
沒年才四十四烏乎斯文之不幸耶抑世
道之不幸耶使天假之以年得蜚英霄漢
與掌 帝制則金薤琳琅將焜耀中外
澤被生民多矣豈止如斯而已乎故予嘗
爲先生憾焉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先生
崔澣彙舊序

二

之集如此諸公之錄如彼今日板行亦可
謂一舉而兼得之矣予寧不樂爲之引云
正德十一年龍集丙子夏六月旣望文林
郎浙江嚴州府推官武進晚生趙昌齡
以期識
萬曆庚戌長至日城南集賢里人沈思及
之重書

錢與謙太史遺稿題詞

太史崔澣錢先生天才駿逸學宏氣暢落
筆翩翩有一瀉千里之勢故當時以真狀
元目之惜其在朝日淺而復以強年早世
稿多不傳先輩唐學憲龍江陸文裕儼山
與今張諫議白澣俱嘗收輯成帙先後皆
煨于回祿豈亦有數存耶諫議每屬余訪
崔澣集題詞一

沈氏梅居

輯以備郡中文獻十餘年來僅得此麟角
鳳毛世復稀睹徒惋嘆耳然遺珠片玉尚
有望于博雅君子也
隆慶戊辰秋日上泐董宜陽書

崔 瀾 先生 像



崔瀾像贊一

鶴 離 先生 像 贊

以鼎魁重先生則沒其文
也其清觀其翰墨之縱橫
以揚筆重先生則沒其人也
其清觀其風節之凜潔

至夫不以科名寘胸中不以
溫飽負生平此皆古人所以
誦說而先生之所躬行在耶

邑以學陸先生

先生甫四十解謝去意先生像

崔瀾像贊二

沈氏梅居

必英、俊少乃今展閱則蒼然
矣豈繪者之失其神耶先生登
朝日淺半卧烟霞山林之色固自不
治雖然此特先生像耳先生之神茲
集蓋傳之矣 金聲遠君達甫跋

鶴灘先生像贊

嗚呼此吾鄉錢太史鶴灘公之像也。能不
得生公之世而展謁遺像想而若見云。公
諱樞字與澍別號鶴灘父為蘭州同知中
先生兄弟二人皆負顯名祚舉鄉貢進士
不第先生雖首列巍科然其官不大顯竟
以才美為時所忌而享年亦最不永錦城

崔維像贊三

沈氏梅居

林下屈指十餘歲耳所著詩文盈箱皆
先傳蓋當日世家之所珍秘有限而公子
孫適為庶人所不至覆瓿者有幾外南郭
子沈思殆公百歲後人也慨然為公刻集
舊無傳本所採記皆得之煨燼某所之傳
者不獲致者徒步奮身求得之凡二十年
而成集刊梓成有人於函肆中自稱為先

生五世後末裔者遂踵其家構得此像像
以素絹一幅為之彩色俱謝於隆準秀目
凜凜之氣猶在固知傳記所載不誣也尋
恐文玄復命畫師摹而刻於集之首
書後候曰 公之異 也二十年耳

搜輯之苦心血氣耗盡矣

贊曰崛起可以光祖國而嗣世不能繁其

崔維像贊四

沈氏梅居

殖為公也側殷名可以慰塗巷而羣小不
敢欺其望為公也張雲錦可以爛眉眉而
故家不能羅其藏為公也傷末世可以志婉
孌而吾輩不能覲其面為公也悲嗚呼舉
世富貴之士皆為齋景而公之榮名至今
炳炳之公之形影見而莫不敬為公也幸公
德淵於公貌凜於顏廣而圓脗眉且髯其

孫若巖其中坦焉嗟乎百年之前與公側
目者何顏百年之後與公之孫者何魄而
為云異姓子孫者寶其遺編如璠如玖片
玉其字可以不朽其名與公而俱不朽者
耶

華亭晚學陸慎候永持齋題

崔澹庵書五

沈氏梅居

錢太史崔澹庵目錄

卷之一

賦二首

哀春賦

綠雲亭賦

五言雜詩二十四首

與與孝弟話別

贈從弟攜子侍從父官舍

崔澹庵目錄

一

琅琅篇三首

哭李徵伯

輓趙節婦詩七章

與楊邃庵先生贈別二首

送邃庵先生提學陝西三首

警世

游小赤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分韻

同曹定庵諸公游小赤壁

璚林燕上作二首

題黃明夫八峰小隱

七言雜詩三十八首

祝李西涯閣老

萬竿烟雨圖

送唐觀之南歸

天馬山歌

游澱山歌

崔維橐目錄

二

贈谷水東雲道士有序

小山歌卽小赤壁

新升淞江第十峰有序

和韻寄宋以忠

黼研詩

惜花吟

咏紈扇

題錢舜舉寫陶穀學士圖

題鄭運同廉泉

題萬竿烟雨圖和韻

題菊

采菱歌

題徐若谷行樂小像

題王孟端山水并引

題趣玉

鄒名卿汎湖道所見之實以慰松石

崔維橐目錄

三

蠡湖共名卿酌賦此贈之

題孫清卿水墨芙蓉

采菱歌

杏花書屋爲葛元兆作

重游崇真觀

題二喬觀書圖

贈星士

贈朱葵石

送毛大史

送王君之

輓少司空談先生

秋次題李誠明扇

懷雲操贈周汝銘二首

惠山復竹茶爐

明日歌

及第後口占

霍維彙目錄

四

卷之二

七言近體一百三十八首

恩笑賜燕二首

弘治丁巳 聖壽節

機山懷古三首

西湖懷古五章

西湖卽景五章

游吳山

游君山

游焦山

春游三首

春游觀海

游山二首

登金山四首

游金山偶題十首

與門生徐若谷輩同登綺山

霍維彙目錄

五

維揚道中

登栖霞山

同中岡董先生登廬龍山

游崇真觀

游壽安寺

游松隱寺

游野翁莊

題聽月樓

汎蠡湖題贈鄧思雲

燕蠡溪艸堂留題

舟次嘉禾陸宣公祠下

寓蘇王槐庭樓與楊儀部讀缺厓所書表

海交作有感

江陰徐氏居易堂

西樓爲江西傅郎中題二首

讀卷詩次西厓韻

崔澹臺目錄

六

送賴主政伯起

有序

送新蔡張孝子

送楊士安

送宋以忠

送王霍坡

送劉郡侯永楊梅

楊梅

紅梅壽何二守

賞簷蔔花

荅何大夫

荅謝方石送遜志齋集

卽景

寫懷

寒夜感懷

幽居次韻

寄徐若容繫獄

崔澹臺目錄

七

莫春偶成

留春

春雪

贈沈子瞻高第

名齊

贈曹定庵

贈曹餐菊

贈曹西園

曹氏西園

贈曹若孚

曹若孚嬾雲亭看花晚歸

贈且且居士

采芝贈唐民重

贈南野

宜晚徐國器之別號

江湖覽勝贈星士

士林嘉會贈濮惟清

崔離豪目錄

八

贈朱廷木入泮

曹定庵詩贈新進士予時在坐拾筆和之

贈月溪羽士

題杏園張公懷詩冊

醉鄉侯贈張西洲

贈李明府

壽高都閫

壽鄒朝鑑六十

題味泉卷

題秋泉

秋江

蘭庭

竹泉

飲白司寇池亭

飲蓮花盃

賞花慶壽

崔離豪目錄

九

三月十九日觀會試錄

苾種日日當蝕而雨

田莊口號

晏起

和寄林見素二首

元兒韜髮有感

竹爐新詠

聞報

寄彭充守

慰哀為江陰徐國器

輓汀州守李素庵

輓雲岫

趙節婦

童節婦

及第

下第

崔澹榮目錄

十

登山口占

漁樵問答

警世偈言

無題三首
以下詩疑非崔澹榮作係博雅鑒定

石夫人

白貓

觀美人燒香

美人手

美人足

繡鞋

婦人插秧

二姬蹴毬

風箏

佳人染指

五言絕句五首

崔澹榮卷錄

十一

壽丘閣老二首

題奕三友陸民望画

題竹二首

七言絕句一百六十三首

上劉郡侯

少年行

咏中秋

題沈石田山水

題畫六首

題滕王閣易景

題就閒易

題易面釣魚圖贈趙子巖

題石

題竹

題鰲頭圖

題羅得良易景

崔維彙目錄

三

自述

漫興寄王天恩二首

已未仲秋重過王天恩文契家

過二陸艸堂讀沈遼詩有感二首

潮音庵

咏蓮花

題菊

放雀亭

愛蒲

題竹卷三首

咏月

荅送酒

輓黃明夫先生

送翠岩周羽士二首

送劉文瑞南還

廣陵乘輿贈妓

崔維彙目錄

三

晝寢王天澤之堂臨別賦此

予德鄒名卿寓其館數月恒賞其蕉石茲

復過見便面而憶之道意

咏菜

白頭翁栖桃花

題王孟端竹

登君山

失題二首

補秧

咏菊花一百十二首

惜春

題仕女二首

月下荅咏太白句附詞一首
滿庭芳

卷之三

序三十一首

關尹子序

崔維彙目録

四

陸賈新語序

具越春秋敘

百川學海敘

饒遂庵先生督學陝西序

送楊伯玉進士北上詩序

送侍御張廷肅之京序

送嘉定侯孫君奏最序

送平湖尹熊君受徵入朝序

芝岩詩序

西樓詩序

頌德祈年序

瑞芝詩序

上海縣志後序

東光劉氏族譜序

懷雲詩序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崔維彙目録

五

雙旌嵩祝詩序

壽郡大夫史公序

壽別駕單公序

壽栢竹華先生六十序

思親堂詩序

壽山福海圖詩序

贈良醫施雪谷序

襲芳錄後序

玉庵詩序

墨莊詩集序

贈良醫寶恕齋序

曹文蔚山居集序

曹文蔚雲程集序

謝芝岩葛元兆序

卷之四

記二十三首

崔維翰目錄

共

神化劉侯初政記

神化劉侯續政記

神化劉侯政成記

清風亭記

崇文閣記

捍患隄記

丁巳肇游別記

大方伯可庵葉公七十壽記

幸門記

青松一抱圖記

白雲思親圖記

介壽堂記

水仙居記

存畊記

雪隱記

訥庵記

崔維翰目錄

七

燕居記

吟壇記

天方池記

朱思蘭記

丹徒楊氏墓圖記

承事郎曹守愚壽藏記

羽士翠岩墓記

卷之五

碑記四首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并詞

重建周文襄公祠堂碑記 并詞

嘉善縣水利成功碑記 有詩

光祿永華公西壽山碑記 有詩

傳五首

憲副定庵曹公傳

處士明夫黃公傳并贊

宦遊彙目錄

六

中奉大夫秦公傳

松石翁傳

松軒漫變傳

墓誌銘七首

中順大夫西潭陳公墓誌銘

誥封淑人張氏墓誌銘

鴻臚寺序班姚公墓誌銘

西澗處士賈公合葬墓誌銘

允賓鄒公墓誌銘

鄒母周孀人墓誌銘

陸令人墓誌銘

墓碣銘一首

樂畊顧翁墓碣銘

壽塔銘一首

照禪師壽塔銘

墓表三首

宦遊彙目錄

九

遼安先生華公墓表

桂堂處士華公墓表

省軒處士鮑公墓表

行狀一首

思善沈翁行狀

祭文三首

祭唐御史中丞張公巡

祭李大學徵伯

祭楊遂庵考妣

卷之六

策二道

廷對策

雲間人物策

論六首

南北人才

醫來

崔維豪目錄

干

周孔垂名教

心即夷齊叩馬之心

子儀單騎見虜

聖學以正心爲要

議一首

張昱妻趙節婦議

說一首

壽何大夫四十

引四首

聽崔亭敘別詩引 并詩

竹爐新咏引

南坡詩引

一山詩卷引

題詞四首

題墨梅卷

題聽雪王先生詩卷

崔維豪目錄

主

題敬德先生詩卷

題墨莊先生画

跋三首

跋夏忠靖公遺事

書同門友科舉題名卷後

慕椿詩跋

雜文

錫嘏堂上梁文

書簡三首

寄李西涯先生

與友人

與郡侯

贊九首

司馬溫公贊

汀州守李素庵像贊

照大千上人像贊

霍淮臺目錄

味泉濮先生像贊

北野施先生像贊

鄒君像贊

芝岩葛元兆像贊

顯之鄒君贊

菜贊

銘六首

上劉郡侯

屏銘

書燈銘

書案銘

扇銘

附刻

墓誌銘太原喬字誤

墓表長沙李東陽誤

墓記郡人顧清誤

霍淮臺目錄

祭文顧清誤

附藏書姓氏

董氏紫岡

顧氏敬亭

顧氏恒所

黃氏堯峰

張氏清臣

張氏祖生

李氏徵之

黃氏石林

楊氏穆木

唐氏松城

曹氏介人

分校姓氏

洪雲翼翰卿

洪肇崙一水

安慶人

袁之熊非之 朱元行齊凱

俞汝楫元濟 于燕芳胤先

吳汝孝忠美 姜雲龍神超

顧民表鴻則 陸慎修永叔

龔堯年長康 金憲卿仁之

曹遵何寧甫 金聲遠君達

李晉卿康侯 于伯奮元伯

董孝初純常 黃經令則

曹元亮寅伯

崔維棠目錄

黃

錢太史崔維棠卷之一 城南沈氏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賦

哀春賦

夫何鵲鳩之早鳴促繁英以俱萎雖群芳之共惜
嗟國色之猶奇緬惟梁園雪霽金谷陽春房競
艷步幃誇靡廼有解語之紫芍協律之黃離露桃
妖冶錯高標於澗竹海棠嫋娜噴餘香於江離梅

崔維棠卷一

一 沈氏梅居

萼妝漢宮之額龍蜺幻褒女之姿羨飛燕於昭陽
剪尾涎涎詠鴛鴦於周雅翠羽差差東皇之興方
濃青鳥之信將返枕展兮黃梁飯熟衾寒兮羅浮
月滿巫女雲銷必妃珮緩望雨陽臺翳煙霧而莫
尋凌波羅襪埋泥沙而誰浣杳不聞兮響簫宋莫
挽兮鳳輦王嬙去兮胡塚青回綠珠墮兮石樓翠
掩慨紅紫之皆湮悼西飛之勿綰意乍飄而忽綴
誓一逝兮忘轉於是將人停轂主人覆杯山悽惋

以色慘水鳴咽而聲哀月荒涼兮舞榭艸莽灌兮
歌臺君山笛歇弔娥皇之弗起廣陵琴亡悵王孫
之不來時撫檻兮予或觸故兮裴回決河方注
迂石以阻燎原方熾回風以灰諒無實之可入豈
有緣而匪媒啟重關兮拾遺鈿而永慕隧九地兮
誓同心之再諧亂曰珠沈玉殞玻璃迸兮蕙謝蘭
枯麝臍燼兮怨歡娛之不終信佳人之薄命妒芳
妍而嫉寵亦造物者之深病錢布寰區棹郎不免
崔澹臺卷一

二 沈氏梅居

於饑終輦馳永巷戲冠竟坐乎短倖胡笳再賈馬
嵬一盡知巫咸之難招仗少君而通問縱餘芳之
勝初絕殊根而帶血絲縈縈兮泥融看落紅之成
空却舉帷以無語僊禪關之入定試援筆以哀吟
續白老之長恨

綠雲亭賦

筠谷主人盛光卿構亭于蘗竹間予名之曰綠雲
而爲之賦

翳太和之游氣薄山川之浮鼎毋隨時而易彩或
因像以鑄形白衣蒼狗變化倏忽日反射以成紫
巖掩映而爲碧風飄飄兮缺馳雨霏霏兮潑墨胡
綠融融兮春凝挂盛氏之亭壁豈霓裳之舞罷落
天孫之剪餘抑荷衣之乍綻飄月姊之遺裾氤氳
鬱紆若有若無秋陰新釀春花乍敷客迷濛兮似
醉藉流潤兮露濡或引風而宕漾或籠月以模糊
摠之不足乎一掬顧之恒滿乎四隅于時主人方
崔澹臺卷一

三 沈氏梅居

寐夢游華胥之國翠幢前導綠鬟侍側恍珊瑚之
交加儼琅玕之森立柏餐殘以餘蔭桂萎香而葉
沃於是叫開闔以獻奇跪上席而陳臆秉虛心以
勁艸願補袞之一色帝乃受之裁而爲衣與之被
之叱咤青龍曰汝騎之潤氛汗塵濛蔽日月吾所
悲兮資爾清風兮以吹以噓烈日炎瘴虐殺蠢動
吾所疚兮資爾清陰兮是芘是覆毋膠一室兮宇
宙失守迺陳鈞天之樂奏太和之瑟淒清蕭條攄

籟浙瀝泣湘君之洞簫弄鶴樓之缺笛慨然懷歸
遂寤而歌曰乘清風兮游帝傍帝賞予兮青琅玕
授雲衣兮綠研光俾騎龍兮需四方鶴灘錢子適
造其亭聆餘音之窈窕嗅噴齒之芳馨握雲袂以
長嘯恍同征兮紫冥

五言雜詩

與與孝弟話別

寒颼方摧肌與君生別離求官亦不惡何苦雙淚

崔澹臺卷一

四

沈氏梅居

垂憶昔同北岫相謀稱壽厄登堂痛朱寥裂肝長
涕洟忽忽已三載不覺顏髮衰煢煢執相弔謂君
親體遺更念堂北花不耐秋風吹尚資手足力耦
耕共晨廩一朝弃我去形影嗟自隨請置居者苦
具陳行路詞陸行亦苦艱不在山險巖水行亦苦
艱不在蛟與螭水陸懷則已入官尤多岐切莫較
長短長短生參差養靜以觀動今人時所宜切莫
輕投足千里萌毫釐跬步苟不端萬悔誠難追莫

援知己引心宵念通時莫爲知己直背面生猜疑
行路不可了一一吾嘗之痛定復思痛秣馬驚酸
嘶匆匆無樂言鬱鬱多苦思欲挽君莫征此意非
人知君恩重於山祖澤方培滋我負已莫及而
欲病君爲努力願加餐去去勿復遲逢人問起居
爲道甘田畦

贈從弟攜子侍從父官舍

憶昔中庸公樹德深培植滋兩葉敷聯芳聲振東海

崔澹臺卷一

五

沈氏梅居

瀕父發裔其饗端爲來者乘我輩苦涼薄而適丁
其時皇恩耀普天戰兢不自持澤流詎五世兒
儔當承之榮泮紆冷紈不奈秋風吹生離感契闊
俛仰骨肉思我弟挈虎兒依依授書詩英物啼已
識大笑應在茲寄語白頭翁把卷還舍飭努力加
餐飯小成名已馳平安日傾耳莫遣魚書遲

琅琅篇三首

琅琅琴聲響五絃奏南風幽興藉以舒六律調黃

生真足羞握泉念莫伸挂劍思已休韓雲暨孟龍
矢言來生游

趙節婦詩七章

誰云妾爲婦妾身仍女嬈少小棲閨房依依父母
傍母行從之庖父召趨登堂于焉何所事蠶績攜
荆筐刺繡雜五紋紫鳳翩翩翔寧知有夫壻更知
有姑嫜迨笄漸有聞保姆條踰謂妾身有歸謂
壻云張郎有耳宋若聾有目閉若盲叶父命釐歸
崔離榮卷一

七 沈氏梅居

裝寸心覺負芒料理身有歸矢久無更張方憂離
庭幃忽訃壻云亡掩泣決終身父命治其喪衰經
豈甦尸慘焉神盡傷
誰云妾爲女妾志張家婦十五名已通身屬張家
有義在恩之先生歿誰敢負唯知壻分存寧知壻
骨朽壻母妾拜姑壻父妾拜舅雖不偕饋食滌滌
日躬洩若匪婦張家傍人詎能久妾少不出閨胡
不東家走妾心非慕俗敗倫事無垢妾心匪索價

玉鏡需佳偶心各有主妾見良不苟身心不我
虧毀譽從人口不恨壻早殤但恨妾歿後

不謂他人父尚書憐妾心見妾如見子血淚沾衣
襟感茲忍先歿悠悠歲月深

不謂他人母夫人存妾身憐念既周至慰諭良殷
慟感茲忍先歿知秋復春

妾心無所悔悔不當時歿悔生富貴家生歿不由
一歿念休未久自多事古井無回波抱石沈

崔離榮卷一

八 沈氏梅居

不起舅姑既云亡生尚何所俟恨天不知心苟活
延到今

妾心無所悔悔稟性之偏少小不讀書獨聞無二
天父豈非所天從命唯從前此心既有主百誘囁

能牽以茲負吾父掩淚歸九泉九泉二天見兩不
慙妾面

不願郎識面不願郎知心心在識郎先永也俱銷
沈

與楊遂庵先生贈別二首

朔風渡江來飄飄吹我衣衣袂因風起而與人意
違至人不易見每見知前非良會可易逢相逢每
忘歸廿年骨肉交一夕神魂飛山頭盼明月聊以
延餘輝餘輝正相照忽已沈烟霏扶桑未啟明四
顧煖微微整襟理朱絃良欲暢所懷叶知音亦何
遠淒然輶音微搖搖宕風波獨立將疇依

其二

崔離稟卷一

九 沈氏梅居

父母生我來此生復何寄偉哉石淙楊道德弘覆
被殷勤置我懷灌溉以道誼源流漸遠膏沃光
欲熾因之攀涯翁往復在文字遂令四海豪傑爾
稱同志涯翁贊化機賢達仰高幟譬如蓄醕耐熏
之心已醉石淙按察陝不獨精卷試了了華夷情
恢恢文武備示我西巡詩讀之有深意能閱天下
書敢言天下事二翁爭騰飛何事不可治臨風激
非才未敢輕廢置

送遂庵先生提學陝西三首

轟轟黃金臺業業青雲路依依追健翮矯矯欲飛
度中道失所依相望渺烟霧獨有一寸心時時尚
回顧邇來比翼翔秋空快奇遇奄忽扶搖搏橫絕
委群附哀鳴諒何益各自修毛羽

其二

大江東南來到海勢未已安得一卷石屹作中流
砥狂瀾正奔突過之却而迤我生好攀躋長劍夙

崔離稟卷一

十 沈氏梅居

曾倚上以快我目下以洗我耳到今磊磊胸尚覺
石齒齒何以慰所思一勺中冷水誰哉克致之關
西楊夫子

其三

西華高插天東岱儼相向先生握文炳中立相與
抗西霸力惠人奪以永為仰氣若廊以清勢若增
而壯嗟哉東山霸彷徨失主張祗應千里目夜夜
山頭望彼得已權所此失正惆悵

警世

爲人須儉用切莫大施爲斗米無來路千金有盡期多少風流者皆因自悔遲親戚如麻密濟寬不濟急有錢朋友待無錢躲過壁力苦自撐持成家都是實

游小山赤壁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分韻得小字

生平泉石癖夢寐入幽眇居閒羨野猿攀援到林杪今日復何日頓覺初緣了地肥得脊厚胡乃瘦

崔澗臺卷一

士 沈氏梅居

骨繞連比若屏峙突兀入空杳幸不居戰場笑看曹劉擾坡翁誤題楚蔓延遞相勦不有我輩來何物可表表攜孫有定翁渥洼隨驥裏慨然惜老大

乍到如孫小

同曹定庵諸公游小赤壁得水字

登山顧問師怪石何人壘師云天斲之非人亦非鬼飲裏八仙人德星共一處我生亦逢辰得與高才侶醪句瀾翻來倒瀉天河水

瑤林燕上作二首

昭代恩榮燕人生得幾回獨擎黃繖去齊着綠袍來光祿供珍饌元臣勸御榻席慙聯八坐文喜徹三台嘖嘖跨龍虎煌煌炫艸萊還愁東閣地五色若爲裁

天闕開龍榜龍飛第一科瑤林春錫燕紫陌曉鳴珂長策資經濟明時際泰和弟兄雖異姓良會意如何

崔澗臺卷一

士 沈氏梅居

題黃明夫八峰小隱次吳康齋韻

結伴到林間桃源卽此山仙翁顏駐玉鶴髮鬢畱斑問道知玄谷採奇入妙關不徒游汗漫喜得其人還



七言雜詩

祝李西厓閣老

祝壽莫祝松與柏松柏老來無顏色祝壽莫祝龜
與雀龜雀老來填溝叙祝壽願祝天邊月歲歲年
年光皎潔昨宵無雨又無雲率領衆星朝北闕

萬竿煙雨圖

渭川千畝屠穽龍湖州咀嚼羅心胸傳來衣鉢四
百載猶有好事摩其鋒我淞傑士魏嵯使官鹹意

淮灘集卷一

十三 沈氏梅居

淡正相似急呼石丈拜夙緣且與此君結深契烟
雲萬狀從爾爲胞中種笋俱成詩一朝青雲化斥
鹵看我吐出珊瑚枝

送唐觀之南歸

三忠祠前送歸客車騎紛譁滿晴陌東風拂拂吹
酒旗似爲行人重爲惜我憶來時君遠迎同業太
學爲諸生三年光景一轉眼南北去住難爲情難
爲情向君說我心皎潔如明月月明夜夜照君行

鄉心戀戀隨君發隨君發四千里滔滔日夜如流

水流水猶能到海涯我獨何爲在燕邸燕邸春風
春不私陽春消息梅花知知君亦有梅花意執手
臨岐爲賦詩賦詩不盡臨岐興馬首高山矗雲磴
漫爾長歌飛羽商更宮歷徵傾君聽君聽緩轉歌
楊花楊花不似客情多情多且莫傷南浦南浦江
淹賦若何浦綠溶溶浦艸碧艸碧沙明鷺鷥白人
生若比鷺鷥閒江湖誰似風波客風波滿眼君莫
輕出門入門皆遠行我歌未希君意去烟花三月
春冥冥

淮灘集卷一

十四 沈氏梅居

天馬山歌

太和小停大塊瘡天馬突兀空中起昂頭半隱江
南雲掉尾橫截湖東水朝雲暮雨倏忽變化神龍
然跬步不行拖千里穆天子入極游七駿度海一
此畱秦王鞭之不可動羈勒卸盡誰能收紛紛機
雲徒橫槊叱詫相倚儔城空雀喚文賦銷適足相

汗詎相似伯樂莫敢馭造父弗敢使我來乘之觀
扶桑可以意屬不可指受我芻黃雲千頃真膏腴
受我飲震澤浩漾桃花錦受我麋穹窿隱隱峰削
缺受我銜虹霓萬丈貫穿日月雙維纜行與行止
與止鍾磬樓臺帖雙耳直與東南填傾圯剪爾鬣
萬室寒兒盡薪蠟鑿爾蹄滄溟蜿蜒行長堤剗爾
鼻雨散龍收半含日捫爾齒磊磊滄桑驚可紀有
時駕我登鰲峰照耀海內輝吳東煉石補天闕拏
崔離集卷一 十五 沈氏梅居

滿山月

游澱山歌

放舟攜酒閒遨游芙蓉半吐蒼江秋風吹破萬
頃碧歌聲落水驚沙鷗翠竹黃花繞邨落蘭橈画
槳聲咿悠丹楓紅葉錦如簇負禾老安來西疇竹

籬茅舍吠黃犬柳溪野岸眠耕牛深深步入白雲
塢須臾飛上鰲峰頭回經石上共盤礴紆曲徑
多清幽通霧泉達白蓮水三姑祠傍黃雲丘古碑
無字卧荒艸奇蹟勝景空遺畱一色軒前縱清覽
河光澈滌凝雙眸三僧話久斷塵俗陳蕃下榻情
相投老僧舉盃邀我飲殺雞爲黍何綢繆起來蘸
筆掃素壁詞源倒傾三峽流擺扇亭中不知暑松
風入坐涼颼颼裴回不忍便分袂臨風一笑登歸
崔離集卷一 十六 沈氏梅居

贈谷水東雲道士

有序誤刻柳塔
記中今訂正之

東雲道士住谷水道院髮星星矣修煉弗替蓋
有得者出卷索題余傍道院居百年蓋所謂崔
暎灘者灘臨西湖上西湖卽谷水之別名一曰
谷陽或以谷水指昆山北谷而言故又有水以

北爲陽之釋今皆無復有志別以辯其果然與否惟謂魚機雀漫爲塵土而羽翼瑤宇差足寄興者爲可感云

禹步蹴震垣青雲翳雙履鏗鏘一鼓萬物茁東華
祖授生生理騎龍握參先太陽扶搖儵忽幾萬里
爾來昆翩折臂落滄溟渼渼荒斥弗可卽日夕
枕漱西湖水崑山北谷有水瑩無滓別號西湖無
乃是水以北爲陽斯言亦奇旨雲耶水耶泊乎相

雀灘集卷一

七

遭兩兩總無心南北東西亦奚異谷之陽雲之東
坐看雲起行水窮飄然獨得誰能從綠波不釣尚
書魚紅雲常護仙人宮逍遙步明月徒倚臨清風
移石放舟尚礙雲根動蘄苓自飯操舂縮慙伶長
松青牛出關去不返水雲深處雀髮積皤翁近聞
天亦私古道傳至公遲君小住三百載日莫搔首
思凌空俟余養就餐玉法把袂闔闔譚參同

小山歌

卽小
赤壁

西來橫九峰一山翠嶺峰之中上有石鼓大
如斗扣之應響聲藂藂下有赤壁山削立如空同
東回登覽意未已千態萬狀模其容初疑伏羲畫
八卦河洛之象畱其踪又疑神農嘗百草吐出一
點青芙蓉更疑大禹疏鑿之際施神功濤波洶湧
鯨鯢雄怒驅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鎮壓吳江東
蒼苔何茸茸石澗何溶溶黃猿夜嘯領頭月白雀
晝啖岩前風自想老夫狂游四海五湖二十載誰

雀灘集卷一

六

知此山之趣真無窮何日結廬依古松

新升淞江第十峰

有序

九峰名淞各有勝槩而瘦石繡苔如小山石壁
者蓋少定翁雀坡緩齋偕予登而偉之遂進其
秩儕爲十峰因輒句爲之券壁露其服諸無忘
効奇霈澤助我 聖天子以享吾郡英鑒賞
千萬萬年也彼或有爭名嫉秀讓我以擅爵者
吾得請 命于藏垢納汙者焉若曰地霧人傑

而一言爲終古軒輊則吾豈敢

何年秀氣天所鍾壁立瘦骨支蒼穹一起一伏騰
虬龍放崔亭前十八松况有石鼓聲諄諄豈應溟
落橫雲東天地之數始必終何獨恡此於吾淞便
須挿脚入九峰九老唯唯咸心從

和韻寄宋以忠

歲嶺義馭臨高春感時話舊樂事重騷壇僚忽羅
良工頭角斬斬人中龍白戰鏖酣雨不降我奮螳
雀灘豪卷一

尤

臂當其鋒大都與日月競如焚爆竹催昏鍾又
如朝元玉墀步瑤琤瑛瑛相撞衝和鳴鳳律隨響
轉出門滿地青茸茸東皇生意本不淺着我詩句
看尤濃此時發育滿胃臆生生弗問纖與穠定庵
老子真入定不然醉後何轉恭坡翁漫自稱疎慵
笑我兩鬢長蓬鬆話到五更成隔歲蠟炬無惜當
筵紅

黼研詩

朱墨本同用而苦分是非一毛不拔摩頂踵兩已
相背何從違近朱者赤墨則黑疑似只在紫與緋
中書老禿持兩可隨人飽啖徒自肥盛君所友總
端士此士獨與研幾微幾微未易研辯難應亦稀
我當資之反覆論緘默任我如脂韋我豈非君友
願作正字從書幃文媧補天功訖繼樹角未出凜
凜鉄鉞嚴霜威科蚪已老汗青灰百氏一口誰解
圍雄哉三耳辯無地天戈揮昭光蔽日月浮氣騰
雀灘豪卷一

壬

烟霏偷剪舜裳補短褐天吳紫鳳顛倒飛久假何
日知當歸我欲偕君持以補袞衣文柄國是庶有
所依我心匪石良有機後來作者未許容易相
嘲譏

惜花吟

昨日看花花滿枝朱朱紫紫團胭脂今日看花花
滿地斑斑點點成塵泥人生富貴春花耳不足悲
今不足喜一榮一悴瞬息間白頭翁是紅顏子對

花對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裡

咏紈扇

我曾去年到天上蟾宮桂子高萬丈嫦娥許折筭
一枝約我秋來花始放歸來忽過瑤池頭瑤池玉
女笑相畱殷勤贈我一仙物非金非玉非琳球圓
不圓今缺不缺恰似廣寒半輪月絕勝巫山一片
雲掃盡人間苦炎熱

題錢舜舉寫陶穀學士圖

崔離彙卷一

三

姻緣好不道世間機穽巧君臣男女皆姻緣遇不
遇今孰多少錢公画錢郎詩陶公心事許誰知不
是袖中多禪艸只此聲名恐未疵

題鄭運同廉泉

試聽滄浪歌清濁水自取豈惟水取人人於水亦
爾盜泉不飲貪泉避聖賢戰兢每如是乃有隱之
奇偉偏強士貪泉試飲不易夷齊志又有宗元幽
苦困激人以愚名谿無以洩其耻固知水因人可

是人因水介山未倒廉泉起司徒郎官鄭克容少

年意氣摩蒼穹黃金橫腰都轉運億萬軍輪掌握
中緡錢積金鈞衡權筭羅前後永壺寒露皎皎不
受纖塵蒙敕來權浙石嚴蕭潔白驚倒皓首奔兒
童畫長拋卷慨今古門無謁刺惟詩筒執法堂前
種松竹四匝深深來清風來清風振好聲更思天
地之精英疏源導流直欲天下皆澄清一汲宿翳
祛再汲秋月明三汲入口透體皆瑤瑤穢沙渴鹵
遇之尚如此何況金門玉殿司鈞衡願君試作天
河挽盡洗西北犬羊之羶腥願君試作天瓢滴徧
溉東南枯槁回光榮乃知醴泉醴泉自君始官因
人爲不因地我歌我詩刻貞珉後來繼今汲汲其
無弛

題萬竿烟雨圖和韻

鍊厓老子鍊壁立猶讓奎章是先識誰哉任公畱
翰墨能使易代不遺逸二公之詩出仙臆不是此

圖誰作敵對之忘憂池豈習鄒氏門前叢竹密着
圖尋竹兩流碧獨怪眼因脚同濕不道衆奇俱此
集細薤蒙叢見怪石讀詩印可如昨日情景稱人
發遐憶望洋幾人得涓滴不識官商也吹笛年來
耳聾惟目明不聽竹聲看竹色偏於此中發太息
此卷惟宜此君得

題菊

舞筵纔罷逸興發何以當意五柳法燈前百卉皆
崔離彙卷一

重 沈氏梅居

足妍霜花怯白添墨潑主人志已好就閒老吾對
此亦瓏珊本已黃白間紅紫乃知造化情無慳主
人學閒閒便得我欲看菊菊不適就閒過就閒家
一幅酒餘愁已釋不須更訪前人譜天澤自當畱
下土與君隱仕可同流且對此花共談吐

采菱歌

酌君酒賦君詩君家雅趣吾畧知臨岐對酒不忍
別一一還與君聽之駕船蘆花如駕馬風帆飛雪

新橋下采菱舟競奪鮮黃雀秋羅來自野荷香
遠撲榆陰深稻滿畦塍爛日金騎牛吹笛落霞去
邨童也覺吾知音酒渴急喚東平瓜欲發陽羨新
茶芽怪底菱根尚獻笋水面愁穿漾績麻桑林夾
橘千欲黃丹柿待霜應聞光菊花讓桂不敢吐天
公取次排芬芳酌君酒賦君詩更有不勞能釣奇
鱸肥蟹熟吾斷密隨意便可醫我痴范蠡湖梁鴻
溪鴻蠡遜不羈却屬名卿振遺響從此南塘冠海
崔離集卷一

重 沈氏梅居

渭酌君酒賦君詩君酒吾詩千里思獨伶画史不
收拾停酒維橈誤片時

題徐君容行樂小像

堂上青山繞白雲堂前玉軸堆皇墳登堂再拜挹
蘭玉蘭玉長揚方策勛畱得唐家照夜白金丸引
弓射猊貌琴囊深裹箕山操奕墅正賞東山屐天
生豪傑良有意雄才銳騁方昌熾四君七賢兼得
之燕雀那知鴻鵠志凌雲伎巧來丹青傳神可徒

專寫形老子拭目向金馬形庭重拜徐槐庭

題王孟端山水 并引

王舍人畫爲吾友王天恩家珍蓋皆錫人也愛人愛画賦此誌之

舍人寫竹妙入神不道山水亦寫真層疊嶂着茅屋曲曲橋岸來樵人山深樹密莫尋躅定應獨自賞心目誰知我亦是樵夫一見圖画思伐木故家才子也姓王伐木交情爾汝忘欲喚舍人問家

崔灘集卷一

三

齋且留山水侑吾觴

題趣玉

玉雖萬鑑必俟琢珪瓚璦玕方始名何如九龍拖雨濕山竹挺然頭角森碧玉天造地設自真趣主人對面忘塵世虛心待問若空空周情孔思相流通不趣金玉惟趣竹歲寒之交誠不俗

鄒名卿泛湖道所見之實以慰松石

去年露坐榆陰下南山對面如揖者芡菱瓜果駢

肩入侑酒釣詩詩思寫今年共泛蓮葉舟水涵山影菱芡收采菱添歌親見之君家樂處誰與侔樂中滋味我能數思雲海月相宿主更看橋橫映日紅東西待熨走邛嫗斷頭待蟹供持螯得泥播耕常落朝蟹來秫熟滿家酒不怕蝦翁索價高題詩寄言松石老如此不愁不壽考世間萬事等微茫攜手從吾看天巧

蠡湖共名卿酌賦此贈之

崔灘集卷一

共

就船網魚鮮作羹歌童采菱歌送聲臨橋繫舵垂楊裏酒盃不盡主人情主人好客家風古此段風光吾借主題詩未就菱屨來把酒持菱看山樹當時陶朱知此味問何人載西施去主人共我形已忘更喚陶朱相爾汝

題孫清癡水墨芙蓉

秋花應水夫容樣曰水夫容名乃當唐詠夫容不是萼寃殺秋風誰敢讓花時忽遇我題回莫道秋

風終誤註墨花蘸出水晶宮月圓龍起不須挂

愛菜歌

我愛菜我愛菜傲珍羞欺鼎鼐多食也無妨少食也無害古之聖賢都從這裏過所以造得熟境界南山芝也在北山薇也在四皓與夷齊有菜不肖賣寒酸不敢望膏腴自有經天緯地大氣槩士知此味學業成農知此味倉廩盈工知此味技藝精商知此味貨利增但願士夫知此味莫教此色到

崔灘集卷一

三七

蒼生假如我愛菜人愛肉肉多徒負將軍腹家常

一盃黃蘗粥此生自享清閒福

杏花書屋爲葛元兆作

昔人買花仍借地先生買地兼得花胸中春意詎有涯何處艸木稱隣家自從遠祖畱丹砂采芝斲木餐胡麻近來更得書一卷乾坤掩映明朝霞活人滿世都忘世肯與梅柳爭年華

重游崇真觀

丁巳歲交十六日詩壇醉已三兩番勝游夙志豈忽漫山靈好奇寧憚煩洞中道士憶舊識羽衣鶴立迎高軒竹根露地自成磴攀躋直上無回轅晴光是竹金翡翠柳芽艸甲銜春恩直從箇裏看生意千紅萬紫何足論馮誰可與語此趣定翁手自提蘭孫道士茗供詫遠望指點三山當海門秀眉老鶴顧我笑茲會良作春游尊歲前覓勝涉杭潤不道戶庭名勝存重尋舊卷讀新句以歲爲代傳

崔灘集卷一

天 沈氏梅居

仍昆

題二喬觀書圖

漢家三媼呂王鄧炎燼促滅豈施姮不意江南落二姝宜助英雄噓復發問渠赤壁何風吹夜深雙把周南詩回頭社稷支三足覆掌山河屬兩姨爭知亦有雲長老四百春秋昏復曉自古嬌姿勝鍊腸一樣讀書成潦倒

贈星士

有引

蒙推賤造深愧惶惶奈困中人久羈拜頌錄似
信筆命章爲左右券我不富貴持左券以責先
生之負我富貴而改節先生亦得以責右券以
責我之負先生也是雖墨戲決意獨存

常山道人挾青囊遠來訪我谷水傍口如縣河瀉
不竭胸羅二十八宿生輝光元數一十二萬餘天
度三百六十強盛衰否泰幾變更歷歷在眼不得
差毫芒從容談及我生辰謂我東海之琳琅譬如

崔灘豪卷一

壬九

萬億獨如百鍊鋼度量輝煌范文正富貴殊絕鄣
汾陽文章不讓韓昌黎氣槩依稀文天祥有福狀
元奇男子太平宰相真棟梁來科丙午命入已鹽
車騏驎歸康莊一日千里無坎坷風飛雷厲飛騰
驤我聞低微不敢售平交面識知何詳下和知璫
玉雷煥知千將天生異物須人識人才况復觀興
亡煩君再筭百萬億蒼生何年當問昇平福願使
皇明終業如虞唐

贈朱葵石

葵可忠而赤石可堅以古我求彼人斯覲哉誰足
數朱生生長詩書家達觀名理良不苦寓情葵石
顏我軒心靜窗閒雲宿塢上林四月花闌香萬紫
千紅成綠夥赫赫葵花照眼明那數五月榴花朵
咸陽三秦烈炬橫一壁千尋向兔蠱嶢嶢石岩勢
欲飛疑似金龍抱玉卯人生進退亦艱哉進爲忠
臣退自努藍橋虹闕世應稀流水高山路無阻取
心試向日中看水骨鎔成誰懼火

崔灘豪卷一

壬九

沈氏梅居

送毛太史維之歸省

錢塘化雨濃於春桃紅李白迷江津節縮餘澤婦
海濱芝蘭玉樹齊蓁蓁一枝傑秀希世珍首偕計
吏充廷陳璆琳珊瑚不足倫 聖王把玩展笑頻
被之組綬薦錦茵特留玉署華絲綸上林涵濡恩
露勻三年喬幹耀三辰錄功直欲尋其因清御重
錫婦老身北堂萱堂一色新恩深願本良苦辛凌

風望海辭紫宸殿勤更給壽酒續建萊園上陶天
真陸離焜耀羅八荀海鷗野雀驚鳳麟羽桃未熟
培莊椿泰山終古同嶙峋我生未及趨清陰陰分
馥襲叨芳隣高歌短曲參韶鈞鹿車他日來香輪
不慙闖作陶家賓賀封拜壽還千巡

送王君之秀水教諭分韻得情字

江上芙蓉照錦明爭看仕路是歸程少年文采驚
前輩老去風流淑後生佳譽幾從春雨得好詩時

崔離臺卷一

圭 沈氏梅居

向菊田賡雌黃不逐官高下清白能爲世重輕未
羨戚園親抗禮自多詞苑徧蜚英門高華閥兼天
起坐有水壺映水清瓊舊更添新宦況地連真愜
故鄉情分齋足繼蘇湖軌考業仍傳月旦評越樹
吳雲皆我料膺舟孔鐸屬君行何年放棹湖南北
桑梓陰中聽頌聲

少司空談先生哀輓一章

有引

少司空談先生七十餘無疾而化厥子田哀之

甚予以我子婦嫺過之朝夕聽哭奠聲不自安
仰追其所舊述及少年所得之先輩者作哀輓
一章哭之

英皇御宇羅俊英特遇奇發俱馳聲敷貽豐芑到
憲廟絲綸則李王銓衡王公笑比黃河清我公獨
爾事與成繼之者崔延到尹一脈相業襄承平奔
走道德公獨宜兩尹京兆允務知舉端尋緒如理
絲至今立則垂所司司空再陟愜群望財賦手握

崔離臺卷一

圭 沈氏梅居

內帑仰頤教國足民不虧當宁自有鈞衡想天不
佑賢無全人側目鵬鵠立 紫宸遂黨拔本肆所
懷遂令王佐開海濱范蠡謝國身覺輕故智未忘
烏乎情養魚種樹廣栽秫醉倒華堂祝太平教兒
慈族霽餘施直欲一方無所事心事未竟敢怨天
一兒郎有餘地兒郎鴻漸征九重亟十芳躅憂
沖沖承顏養志人不同忽尔辭去天無功天豈無
功地有力不到裁者不培植兒郎襲苾當繼芳天

意方濃人不及吾儕依仰易所從質典問故羞匆
匆而今叩門朋壽峰峰冷花猶慘無容我半公壽
亦已矣公今化去還從龍

秋次題李誠明扇

絳綃輕籠紫菊花絕勝錦幙牡丹遮秋容自此不
知冷隱客從今也覺奢富貴旋增文字重攸簡偏
向笑顏誇奪魁誰敢爭頭點着紫應看定拜麻不
識幾時需植木却令霜後愈成家持螯對菊誠明

崔離彙卷一

三 沈氏梅居

子醉倒江邊枕聽蛙

懷雲操贈周汝銘 號懷雲

粵有人兮山之隈何以悅兮雲之堆雲變化兮山
改我心石兮雲灰懷孤雲兮親邈雲或來兮親不
我來不我來兮懷釋顧吾子兮興哀

其二

孰不懷兮我懷則雲山以為蔽兮棘其為門棘不
度雲兮山滋以屯我與之終始兮漁山水以為文

惠山復竹爐茶

聽松磨松烟看竹煮竹爐雖違植物性巧與造化
俱韓稱浮屠多技能此爐水火登上乘舍人鑒賞
太守復傳譌乃為他人馬憶我游不記遭醉醺恐
受茶爐嘲今朝清風得一吸願向轆轤供晚汲緬
前賢欲廢煎

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日日待明日萬事成蹉

崔離彙卷一

三 沈氏梅居

跼世人若被明日累明日無窮老將至朝昏滾滾
水東流今古悠悠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
聽我明日歌

及第後和占

娉娉桂樹五千尺廣寒宮中遮月色八月秋清桂
吐花香散亂神仙澤西湖老叟烏角巾帝歌伐
桂五千春我有開山新鉞斧手持直上清虛圃一
斫折桂柯二斫入娉娉三斫月中桂樹倒四海不

覺青雲多太陰之君要我見文章直奏通明殿玉
皇親賜天樵珉天府畱我十日燕明朝燕罷踏層
雲思量未有斧隨身袖中帶得一枝桂方知天下
第一人

七十老人潘隆洋感
景泉口授

後學曹遵何寧甫

陸慎修永叔全校

崔離稟卷一

圭 沈氏梅居

錢太史崔離稟卷之二 城南沈思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七言近體詩

恩榮賜燕

一元中運啟 皇明舊讀勲華此日行鹵簿駕前
方搢笏鴻臚殿上忽傳名繖遮黃榜天開曉樂遂
鳴稍地震聲步踵春卿身戰慄鵠班聽賀得豪英

其二

崔離稟卷二

一 沈氏梅居

紫禁烟花正耐春喜遭文運與時新跪親北闕攬
衷悃制問西銘識至仁許國以身真盡命感恩鑄
肺豈書紳一朝元老皆伊傅笑捧芻蕘獻 玉宸
弘治丁巳恭遇

萬壽聖節卧疾梁谿王天恩齋適周君魯至
涼雨瀟瀟秋滿庭向來心事一時并十年故友來
千里一脈斯文話五更空感珮環勞特賜不隨
仙仗祝長生微軀此外無餘事臥看明良咏太平

機山懷古三首

雙雀不鳴山更幽中原擾擾獨西游天涯羈旅渾
如夢時事輸贏未足謀豪杰可憐無寸補文章公
論有人收山中畱得煙霞在艸樹年年春復秋

其二

兄弟才華名蓋世到今猶自說雲間洛陽往事龍
俱左吳下曾傳犬獨還游客雅懷聊短什舊家長
物獨青山霜風樹樹飛黃葉徂霧籠沙白石間

雀離彙卷二

沈氏梅居

其三

士衡去後家山在秀列雲間亦壯哉邨有平原名
不改宅無華表雀飛回風聲淅瀝寒欺竹春色相
將煖映梅會訪遺踪何處覓晚煙衰艸共徘徊

西湖懷古五章

白樂天

武林名勝此開先再拜荒祠一惘然詩裏滑稽方
朔後酒邊閒適阮咸前青衫不爲江州濕白髮猶

參五老筵六井寒泉通竹閣至今湖柳映湖烟

林和靖

喚起梅魂雀夢回先生踏月雪中來不書封禪驕
時宰頓遣漁樵壓上台天子寵頒和靖號野翁呼
上子陵臺香山居士還多事供佛于今看冷灰

范文正

范老先憂四海知如何荒歲日游嬉湖山景物能
宣鬱土木塵勞可濟饑志大由來驚俗眼心公端

雀離彙卷二

三 沈氏梅居

官避時譏紛紛蹙額憂貧者斗粟誰償二月絲

蘇東坡

誰云造物特鴻龐妒殺完名直欲降此老生來持
勁節洪鍾隨處噓微撞于今精彩蟠具領當日詞
源瀉蜀江怕讀潮州韓廟記後來誰有筆如杠

岳武穆

當年許國已忘身敢乞枯骸尚幾春歸歿九重心
亦幸生憐二廟恨誰伸檜應讐主非讐我不怨

胡空怨秦再拜南枝斜日裏剛腸舞劍有沾巾

西湖卽景五章

湖中

詩到西湖敢擅場蘇翁白老恐尋常九天翠黛開
金影萬朵芙蓉落鏡光點綴丹青漁艇亂安排法
象化工忙誰將容易看西子縱有蛾眉不解裝

陳長史莊上

纔將春色報西湖何處江山更入圖百二樓臺烟

崔離彙卷二

四 沈氏梅居

雨合八千甲子皤熙無雪梅封老更新蕊水梗儲
陳始樣蕪簾宿水晶初霽日看花雙眼半模糊

瑪瑙寺道上

閣雨輕陰山益奇山靈不怪我來遲斷厓雲脚能
連續曲磴湖光自委蛇賓主東南真盡美煙花宇
宙又撩詩索梅笑罷方成句入景相逢定有時

贈瑪瑙寺寶華和尚

寶藏如來忽雨花名山不着野華遮金蓮捧足當

湖面瑪瑙支空鎮海厓漫說坡翁畱玉帶可聞六
祖付袈裟揮毫不盡珊瑚彩南北峰頭喚喚晚霞

江學士二弟請游石屋

蒼松夾道擁旌幢逸興從教到此降雪竹折枝猶
自茁雲厓成屋更誰扛眼前山色收歸句意外風
光從入窗名勝更饒珠玉滿盡看雙壁主人江

游具山

幾年不作具山夢一宿具山夢不成幽境與人綠

崔離彙卷二

五 沈氏梅居

底好浮生處世若多情魂隨碧落烟雲景眼共翠
微霜月明從此洗心無個事自聞通崔有餘聲

游君山題大觀亭限韻

水勢兼天山作隄渚雲烟樹望中齊直從巴峽纔
歸窻許大乾坤此壯襟胸次決開三極朗月光搖
宕四垂低欲騎日月竊無外誰借先生萬丈梯

游焦山

宿僧房萬慮空恍然身世有無中烟籠北固城

頭火潮擁金山寺裏鐘吳地起頭驚突兀楚江拖
尾入鴻濛古今代謝詩篇在不用臨岐嘆轉蓬

春游三首

海鄉風物送歸程一段春游画不成山色有無分
遠近領雲濃淡識陰晴青涵島嶼鯨波立綠暗松
杉島道橫頻采柔芳寄相憶好花開遍不知名

其二

二月驅車出帝京柳條直與翠烟平馬蹄早踏

崔離棠卷二

六 沈氏梅居

香泥軟驛路遙看野火明山色似憐青髮改劍光
猶帶曉星橫到家正及寧親候春酒還堪効子情

其三

前谿水漲岸初平舟子停橈待渡迎風急杏花紅
雨亂春歸岸艸綠茵成天涯喜見農桑早客裏驚
聞塞雁鳴去住怱怱愁歲改酒兵無力破愁城

春游觀海

春游每詫詩中画詩画于今兩欲休目力有窮雲

不斷山形無倚地應浮漆園鵬運聊資譔蓬島田
成訖與籌翻笑少陵空性癖祇教花鳥莫生愁

游山二首

一望江山萬里新遨游無地不香塵但知遣興追
陪酒不計韶華九十春深矣朝堂難着我悠然天
地可容身狂蜂亂蝶相依舞也識瑤林頂上人

其二

四顧乾坤眼界新馬蹄隨處踏香塵沾些酒去追

崔離棠卷二

七 沈氏梅居

陪興做首詩來報春折得一枝花在手惹教數
箇蝶隨身興來駢醉歸晚却被青山冷笑人

登金山四首

飛盡塵寰劫外灰分明幻出好樓臺鰲應有足流
還峙屨亦何心結不開萬里奔流須着此十年清
夢是重來石頭城下真州路幾見寒潮宋莫回

其二

幽亭傑構萬巒巔北固城邊思宛然極目依稀人

到海舉頭尺五水連天新洲成邑分形勢舊鄣侵
山漏市煙解得江湖卽廊廟何須跨雀更腰纏

其三

世外論交恰此逢隔江飛渡宿高峰烟籠鍊堯城
頭樹潮雜金山寺裏鐘海底有霧增勝槩人間何
地着疎慵因尋山姓因山舊萬丈深潭合臥龍

其四

一丘蹲水如環抱名勝全吳指顧中突兀亂峰天
崔離彙卷二

八 沈氏梅居

勢盡迷茫震澤地圖窮梵宮繚繞流泉入林麓周
遭曲徑通畱得西施遺跡在東風才到萬家紅

游金山偶題十首

有序

金山在楊子江心正對鎮江鍊堯城傍有龍
井上有古寺中冷泉妙高臺誠天下之奇勝也
舊爲佛印棲禪之處蘇學士王太史嘗與游焉
覽江山之秀慕青賢之風佳興頓生遂成十律
住僧機凱南清淵文海及其徒侶皆好客能詩

有祖風求題甚虔因挽筆

四海波濤通巨浸幾重樓閣倚孤山聽經白雀迎
風舞入鉢蒼龍帶雨還尺地寸天超物外十洲三
島在人間浮雲隔斷紅塵路長與禪僧相對閒

其二

一室雲間半虎白數峰江上盡涵青舟從翡翠屏
邊過人在丹青裏行東谷笑談西谷應下方風
雨上方晴尋芝野雀歸來晚松頂長鳴三四聲

崔離彙卷二

九 沈氏梅居

其三

數重樓枕層層石四壁窗開面面風忽見鳥飛平
地上始驚身在半空中插雲金碧虹千丈倚漢嶒
嶸玉一峰想得高秋涼月夜分明人世蕊珠宮

其四

崔背欲永仙袂冷露涼如雨鳳笙寒兩邊城卽參
差見一帶江山表裏看明月遡光涵巨浸紫雲拖
影落虛壇仰觀俯察添清思長嘯一聲天地寬

其五

湘簾捲日清輝滿水閣臨風爽氣生下界欲從塵
外斷上方身在鏡中行雲封洞口禪心定露滴松
梢雀夢清幾度幽人歸去晚滿船空載月華明

其六

涼露氣侵波面白朝陽光射領頭紅西方境界無
人到東海蓬萊有路通帆去帆來人物老潮生潮
落古今同登高一望鄉關近家在五湖烟水東

崔離稟卷二

十 沈氏梅居

其七

霧潭浪息鼉鼉出古殿風微鳥雀喧江月轉空爲
白晝領雲分暝與黃昏塔懸燈影穿霄漢潮帶鐘
聲過海門佛印蘇黃游賞處至今猶有石碑存

其八

江波浩渺搖空碧樓閣參差倚夕陽一洞烟雲春
宋宋滿天星斗夜蒼蒼禪窗有雨碁聲細香印無
風碁字長幾向月明吹紫竹不知松露濕衣裳

其九

翠鳥避人穿石罅白鷗尋食倚船邊烟波浩浩蒼
江闊雲樹森森紫殿連滿院落花無過蝶五更殘
月有啼鵲上人留我烹仙茗新汲中泠第一泉

其十

心情既已超凡俗夢幻何嘗有定蹤雲去雲來誰
是伴花開花落總成空方慙詞客非霧運深喜禪
師是遠公珍重二三賢弟子好傳衣鉢振家風

崔離稟卷六

十二 沈氏梅居

與門生徐若容輩同登綺山

画舫乘春欲老時偶逢山色故撩詩亟穿謝屐尋
幽徑苦碍秦松作附枝何處樵歌飛越調怪來南
鳥起吳思祥雲麗日攜童穉彷彿當年浴魯沂

維揚道中

雖霓垂頭欲飲缸雨餘殘照落蓬窗碧橋翠竹開
新徑白雀青鸞繞故轡殘月來疎影見高郵風
下浪聲撞維揚界路千古乾坤屬此江

登栖霞山瞻憩醉糗一首是日同登者吾鄉

翰林侍讀顧東江司勳楊定夫大理少卿

董中岡三先生也

蒼厓縣象舞旛幢飛雪漫漫洒石缸烟鎖樓臺迷

古道路回江千鍾阜黃龍蟄萬疊波

潯綠帶楊寄語多才司馬客清風高節久心降

同年兄中岡董先生登虛龍山

龍山暫憩北窗涼君已衣黃我馬黃遠岫笑迎青

霍離彙卷二

沈氏梅居

嶂沓近軒瞻望白雲長野花承露新發艸樹經

霜落葉荒自笑詞臣辭禁苑霍瓢日醉臥斜陽

游崇真觀

拍拍春風浩浩歌好懷偏向勝游多直登絕頂知

高幾遙指群山問姓何先輩風流應復起古碑湮

滅欲重磨漫誇峻極能看多少傍人看下坡

游壽安寺

冒雨游春興自濃青雲杖屨登龍山名底事還

笑姓鍾賈山古迹于今只兩松竹笋出墻穿薜荔藤

花滿眼失芙蓉虛堂燒燭非綠酒特地敲詩到曉

鍾

游松隱寺

漫從漁父捕魚兒恰稱秋鱸正美時寶閣慙傾連

夜雨紗籠忻見舊時詩好基屈曲尋僧遍得句排

回進酒遲字學未深詩未穩從前還惡虎頭痴

寺之東南曰顧亭林者先哲野王故居故詩及之

霍離彙卷二

沈氏梅居

游野翁莊

鑿石潜通第二泉松陰斜隱霍翩翩主人住處皆

名野遠客來時卽是仙山木擁奇千歲後酒盃還

憶兩年前雨苔磴滑不留跡猶恐時人識姓錢

題聽月樓

聽月樓高接太清閣聽月甚分明輾天伊啞永

輪響搗藥丁冬玉杵鳴寒聲細細斧裁丹

桂韻丁丁忽然一陣天風起吹落嫦娥笑語聲

汎蠡湖題贈鄧思雲

菱花湖邊蘆荻秋相逢何客可同游
思雲興味秋雲外戴月清風赤壁逌
夾岸垂楊霜不老過橋落日水同流
何妨急喚歌聲發正趁詩成進酒籌

燕蠡溪艸堂留題

醉翁牀上醉翁醒不用歐翁別建亭
日落已教魂漠漠燈來偏愛話惺惺
興餘還是中秋月心在誰非拱極星
如此光陰如此會何須他地覓丹青

崔灘豪卷二

五 沈氏梅居

舟次嘉禾陸宣公祠下有懷王天恩

花樣元來不合時偶然貨出世稱奇
斯文重寄須賢輩講席專門豈我尸
麗澤極知三益好松楸忽動百年思
夜來有酒無從酌滴向唐家學士祠

寓蘇王槐庭樓與楊儀部讀鍊厓先生所書

吾鄉先達袁海安作有感和以見志云

老鍊去後松無儒文章百年當復蘇
虬龍十圍已中度雪谷歷代方成棟
後塵我至騏驎

寶驪龍珠甬將健足闢門戶一發幾躡誰能扶

江陰徐氏居易堂

馮塘塘上照水壺一朵芙蓉浸碧河
明月晶熒行處有浮雲縹緲坐來無
庭培萱艸滋春露門繫仙舟當鳥鳬
居易堂前一盃酒再相逢處憶金吾

西樓爲江西傅郎中題

揀得銀河影不流傳家西畔壓南州
捲簾紅日千山曉入坐清風四序秋
奎宿輝煌憐對榻霧光突崔灘豪卷二

五 沈氏梅居

兀憶重修涯翁絕唱過崔顥安得濡毫記竹樓

其二

何處危樓入品題詩魂先到大江西
落霞孤鶩當年見碧水丹山此日躋
東閣對觀懷月榭南曹左顧夢雲梯
無因跨雀乘風起八極周看孰與齊

讀卷詩次西涯韻

高皇庚戌初求士聖主龍飛此選才
際會風雲真大慶敷遺豐世已先開
丹衷俯瀝慚庸學玉殿

高宣跪上台何以報恩懷陸贄誓將不負酬酒盃

送賴主政伯啟

有序

吾同年進士閩中賴君伯啟學行超卓自初第
會後越十年始以戶部主事來算舟于潯野關
予隣封也過而見之留二日議論當世事皆卓
有定見別去幾約再會而屬其守杜門戒不克
如願伯啟又將竣事還朝懋建勲業則既與
其異趣恐繼此不復有如前日之會也詩以寄
之

崔離橐卷二

沈氏梅居

南宮分得杏花春軒冕馳歸照七閩此日關河驚
事往連宵詩酒見情真摧當通處偏多惠料在幾
先合有神我正杜門君進闕蘆花霜月自江濱
新蔡張孝子送其子別駕君入吾郡而還詩
以送之

堯天化日滿庭除海角忻來長者車錫類正看迎
養日移忠端訓入官初棠梨春煖新衙第鳥鳥情

深舊墓廬遙指九山稱壽處褒書應復照旌書

送楊士安

玉帶堂前綉錦衣滿船行色媚春暉群公拜闕歌
天保之子臨風賦式微當路勤勞邊壘重故交契
闊世情違多年不見長安道意得家書待子歸

送宋以忠會試

懊惱秋風大望春春闈如子幾何人一雙青眼看
來久兩地丹心更此真及第祗從驚俗眼到頭方

崔離橐卷二

沈氏梅居

許是良臣玉堂天上從回首話別分離舊事新

送王崔坡會試

老崔年年海外飛忽聞鳴鳳卻思歸聖朝大典
須椽筆絕俗英標豈布衣天玉成時非意及人求
合處可心違明年此日知何在皇閣前頭賦紫薇

送劉郡族永楊梅

凌人應節鑿沖沖老圃藏珍技更工虛說蔗漿能
卻暑試餐絳雪欲乘風水晶屏外珊瑚樹碧玉盃

中琥珀紅色味香全加冷淡正宜賤子獻明公

楊梅

怪底吳人嬾出鄉楊梅五月薦新嘗西州一斗蒲
萄釀南粵千頭荔子漿畧着些酸醒酒困了無點
滓汗詩腸渠家妃子當年見添得紅塵一倍忙

紅梅壽何二守

杏園當日着金鞭管領春風最少年缺幹官于江
上老朱顏偏向雪中妍羹調鼎相還輸帝根染花

崔澹臺卷二

大 沈氏梅居

神別有仙更着纍纍珠玉綴巡檐一笑酒如泉

賞簷蔔花

素馨花瘦弱條垂簷蔔香中把酒卮皓月滿天看
不見清風隔坐遞相知一逢便說三生話十日空
勞百歲思留得中心堪獻帝赭黃袍下更呈詞

荅何大夫

脫卻儒冠學作農把書欹枕五更鐘不勞客到題
凡鳥自信誰當識臥龍天地有期修斷簡江湖無

復嘆飄蓬八千歲上尋知己混沌時來說化工

荅謝方石送遜志齋集

天地已經 皇祖造綱常須用若人扶道從闕里
心先到文出龍門思更殊終古有人開汲家後來
無地奠生芻翰林風節依然在重向天台識範模

卽景

莫道家居幾出家餘生還寄在桑麻山莊水舍邨
邨酒道院僧房處處茶無病篋囊嘗廢藥及時買

崔澹臺卷二

九 沈氏梅居

地且栽花一從解卻朝簪後閨苑蓬萊度歲華

寫懷

小住人間學大痴學痴心事許誰知種魚未了登
山屐放崔還開賭墅綦綾錦堆邊方罷酒胭脂坡
上又尋詩風光如此八千歲已往將來未可期

寒夜感懷

拔劍牀頭碎玉銚淒風苦雨共寒慙須紙上尋
先覺敢向君前訴不平豈有鴻人羊叔子可無踪

海魯連生乘桴欲便滄江去鸚鵡洲邊哭彌衡

幽居次韻

日轉西崦影半簾呼童移席近風檐閒情且共山
翁笑醒眼偏勞醉客嫌莫嘆宦情多淡薄備嘗世
味有酸鹹獨慚吳下生來晚憂樂關心仰仲淹

寄徐若容繫獄

零雨淒淒午夜風故人回首棘牆東鄒陽吹律空
多術遷史成編卻有功心碎玉盃終是白淚流華
萼離彙卷二 干 沈氏梅居

莫春偶成

憶拂楊枝衣滿華隔谿飛燕受風斜每逢好景撩
佳句最惜春光同何處六么翻楚調誰當百
丈汎鸞轡近方力疾不能醉靜展黃庭自煮茶

留春

爲愛春光着意濃留春小景一壺中歌聲不放鶯
聲歇酒面常陪花面紅

線繫東風人人盡道春歸去疑是桃源有路通

春雪

東風何事冷如冬春雪釀成舞碧空梨花樹上白
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恨幾時能出谷燕愁何
日得尋營江山傾刻銀妝就路阻行人道不通

贈沈子瞻書第 名霖

二十年來坐竹深月華瑣碎滿堦金籀龍雷蟄見
一角威鳳雲翔諧八音袞鉞定收前古論文章端

崔離彙卷二

干 沈氏梅居

繫後人心尚懷累世通家好白玉池邊寄短吟

贈曹定庵先生

理欲心平覺日肥卻將雌伏賽雄飛幾經世路嘗
甘苦一點丹心公是非元夕燈筵聊廁我早春造
化或藏機晦翁漫說禪房好如此清談古亦稀

贈曹餐菊次韻

閒人不用說偷閒令節獨憐詩思慳歡看玉季春
偏早禁弛金吾門不關好句漫從今日得華燈應

惜去年殘便指雙眼賞花去直到菊開重破顏

贈曹西園

曹氏門牆第二游天開名勝爲人謀九山秀色等
閒得無限風光一穀收此會更當專世講阿元况
復最文流西園梅蕊今開幾願借清風當酒籌

曹氏西園

太平老去亦逢時石壘爲山地鑿池低回籬壁容
雲度屈曲林均許鳥知二陸東西原並舍三荆榮
霍澹臺卷二 三 沈氏梅居
發故園枝不勞畦灌饒河潤鎮日關門獨詠詩

贈曹若孚

長安夾道杏花紅曾逐春光上酒客廬第久應漸
我先曹傳誰不讓君工好筵正是從兄地豪飲如
何弃祖風更歷西園遺燈火夜慶成燕裏又爲叢

曹若孚嬾雲亭看花晚歸

嬾雲亭上風光好開滿飛花到杏花井有甘泉滋
土脈園無閒地長蓬芽流觴艸坐成真趣兼味盤

疏謝假奢小史似憐看不盡馬前歸擔荷蒸霞

贈且且居士董冲澹

造物無形莫有聲許誰識得大分明且將歲月爲
吾事聊復亭臺寄此生山捲浮雲渾脫跡席爭野
老已忘情不如意處得如意話向尊前滿坐傾

采芝贈唐民望

試采雲英入手頗自乘霧氣偶然生傍苔緣石深
深見耀日傾霞冉冉明服食有方人祕久栽培無
霍澹臺卷二 三 沈氏梅居
術樹難成相看惟有梅花舊青實垂垂可和羹

贈南野

北溟鯨受雪威凍南野艸含春意歸灞蹇背駝詩
句古江梅香逐酒盃飛有懷試擊鋏拄杖無事嘗
關白板扉來日漫郊踏紅紫問誰先識蒼應稀

宜晚
徐國器
之別號

終日閉門常謝客偶然晚出對青山烟光凝紫髮
增綠月色破陰花轉殷歸來就榻夢亦到散步拾

詩神與還世有仲尼天不夜邨雞聲起破群頑

江湖勝覽贈星士

萍梗飄飄日復年吉凶隨口是先天雞鳴風雨非
吾晦碩果光陰驗汝占范蠡舟輕行處好君平術
在老來便廟廊夢醒青山滿欲向蓬萊問列仙

士林嘉會贈濮惟清

拒客稱觴已十年至今猶誦蓼莪篇不因慶壽登
高壽也爲人賢得衆賢爛目詩章天地久寸心孝

崔離豪卷二

詠 沈氏梅居

友曰星縣過茲已往非吾事耳順前頭更勉旃

贈朱廷木入泮

夫子門牆復插天衣冠禮樂爛雲烟青衿鼓篋游
歌地紫綬彈冠仕進年曲學已非生也直負才終
是性之偏爲山鑿井昭昭訓可讓他人步向前

曹定庵詩贈新進士予時在坐拾筆和之

嶄然頭角見稜層地運廷書正此乘妍醜兩嫌當
屬鏡是非寸枉必歸繩宣公經濟高風在尼父宮

牆舊實仍我厭蓬瀛今讓子霜蹄誰敢據先登

贈月溪羽士

未朝天子且朝天鶴骨從來稱列仙擊磬每思鈞
樂奏賜袍猶惹御爐烟衷誠轉覺心無忤蹈舞方
知足尚便不爲臂鷹嗟老手月溪相送佛前錢

題杏園張公輓詩冊

杏老園空近百年鄉邦猶自寶遺編讀詩堪恨余
生晚濟世應無人在先 宣廟太平諸老盛淞江

崔離豪卷二

詠 沈氏梅居

餘澤裔孫賢典型無地追前哲搔首西風思惘然

醉鄉族贈張西洲

故園貴宦都零落恰有張侯出醉鄉中到聖人天
祿富封歸歡伯土茅香平澆磊塊傾城府淨洗肝
脾荅帝王幾何詩場破勅敵滿前鼓吹助張皇

贈李明府

一麾出守振華亭藉藉蜚聲播兩京正慰下民瞻
父母尤妨上國補公卿青龍江遠澄心白白蜃澤

深徹底清 聖主殷勤崇要政御屏高處錄芳名

壽高都閫

八尺昂藏柱半天直從海角跨淮堦桑弧已試男
兒志斗印新歸節鎮龍虎陣高凌蜃氣絃歌聲
沸息狼烟當筵未度長生曲又聽胡笳奏凱旋

壽鄒朝鑑六十

別號心月

我心何似挂秋月心月無疵共一天六十老來還
是少百千缺後只如圓桂蘭盡道一枝足源委從
知遠派傳最是門楣善稱壽不登堂陞定知賢

崔離豪卷二

天 沈氏梅居

題味泉卷

九龍山下託高吟第二泉流味更深一勺于今清
沁骨半生從此得知奇藥爐烟煖應衝霍月榭風
來恍鼓琴陶雪屈蘭俱已矣洗心肯受點塵侵

秋泉

我愛秋山兼愛泉每逢秋水放吟船忽臨海月談
心事似覺秋泉在眼前地下定應清徹底石邊或

許笑成緣得其似者吾猶喜若見先生骨已仙

秋江

萬籟無聲玉宇清汪洋千里鏡光平纖雲不起波
濤息片月方收眼界明潮汐往來如有約性天恬
淡獨忘情紛紛馬足車塵客誰解滄浪可濯纓

蘭庭

楚晚移來一種芳清風香雨洗高堂主人氣味渾
相似坐客形神兩欲忘屈佩餘馨猶馥郁孔琴遺
響互悠揚更看玉樹森階綠纔覺天生世澤長

崔離豪卷二

天 沈氏梅居

竹泉

泱泱流泉浸竹青高人偏此着幽亭九天雲霧留
餘潤一派笙簧憂淺冷漫道石鍾輝宇宙且看玉
樹繞家庭胡牀移得尋常到纔濯清風醉眼醒

飲曰司寇池亭

結得浮亭似瀼東月光星彩四檐同有天繫棟鰲
爲極無地傳詩鯉作筒荷葉遶闌擎翡翠竹聲隔

岸度玲瓏江湖廊廟皆心事 昭代穿渠有印

飲蓮花盃

采花盛開者去青房置盃其中清香撲鼻清韻無比

粉瓣輕盈載玉甌一枝入手十分秋江鄉風月饒
斟酌尊俎歡娛屬勸酬艸率矜期成勝會清平時
節共悠揚槿花籬落茅茨下歲歲來償此未休

賞花慶壽

賞花慶壽燕華堂壽正者今花正芳笑把花枝簪
壽伯且將壽酒酌花王花逢壽日顏偏麗壽遇花
崔維彙卷二 天 沈氏梅居

時老益康歲歲酌翁花壽酒花無零落壽無疆

三月十九日觀會試錄得舍弟下第信

人情歲月競奔流詹尹難爲決去留境到身經偏
觸目事關心處不勝愁遙憐舍弟如中酒忍對萱
親空白頭春色有窮吾未定楊花滿地一登樓

芭種日日當蝕而雨

賦得明公喜雨亭野風空闊少人聽及時盡道酌
農望掩蝕誰知護 帝霸天運正防乾遇始民占

又見月從星青山綠水一盃酒醉臥簑衣不用醒

田莊口號

弗須方外弗須官自是求安便得安禾黍錦堆
天子祿菜花金點地仙丹謀妻新酒盈缸釀任子
殘書滿案攤茅屋一間頭不礙坐來偏覺許多寬

晏起

舊時嬾散轉從容睡覺牀頭日正紅帝遣官歸先
作老天教孫促早成公江湖廊廟心猶壯魚躍鳶
崔維彙卷二 天 沈氏梅居

飛道自充官府清明 君主聖竹爐茶竈對義農

和寄林見素二首

宮牆千仞幾多門道在從知地位尊斬馬劍聞那
復請擊蛇笏舊政須論老當益壯方全節去復重
來是荷恩久閣春秋空歲月得公佳句破迂邨

其二

先物機關幾許深雲邊白馬望中沉勿忙歲月真
何物寥落乾坤只此心司馬從來知宋治許由肥

遯避堯尋神交不信王猷達雪夜初期在盍簪

元兒韜髮有感

烏帽新籠髮滿頭髮從韜束旋拘收恩深摩頂悲
先祖喜在呼名憶李侯元得名校之西涯公時予初第日志喜也餘澤
尚堪培玉樹菲材無用破烟樓于今盡去嬰兒態
勤種勤耘冀有秋

竹爐新詠

盛氏莊頭陸羽泉王郎爐樣盛郎煎巧將水火歸
崔離豪卷二 三 沈氏梅居

籃底妙簇雲烟罩竹前波向清湘嗤拙用吟成寒
夜伴醒眠更看陽羨山中鍾奇事應誰有十全

聞報

載酒吹笙日促裝開開心地爲誰忙臨期實下思
親淚中路欣聞放我狂攜得五車猶足老本無三
徑不愁荒丁男稍壯能供賦便買犁鋤歸種秧

寄彭充守

家學源源此正深孔林方遂宿年心登封久喜無

車轍教思重聞有鐸音滿地陽春燒杏欲半生勛
業付棠陰清朝此目當遴選用到先生四海歆

慰哀爲江陰徐國器

羨君先我脫塵纓眷叙昂霄獨繫情玉樹滿階心
不厭錦囊未篋賦將成極知老鳳應多瑞每見慈
烏怕有聲康節由天容汝否特拈數學慰平生

輓汀州守李素庵

卅角曾聞長老名通家再世荷深情壽榮會講黃
崔離豪卷二 三 沈氏梅居

泉樂俊傑科同白日明何地東芻堪致奠登堂軟
血感初盟紫微閣下公家地更擬賢郎爲啟局

不及政績而交情情也微顯闕幽或一道云

輓雲岫

大開衫袖欲攜山領袖群山正此間幾度白衣膚
寸起一施霖雨寂寥還前追培植亡猶在遠憶雲
仍歿不聞飛共賢郎登望處不堪雲影照蒼顏

趙節婦

愧人閒薄丈夫性天無二此媚姑名從定分心
先死義豈論恩誓不汙千古綱常明主植一方
風教我疾扶沈銷門戟嗟莊懿清白家聲足重吳

節婦郁氏

年少何堪苦節姑持身不媿柏舟吟金刀曾剪延
賓髮黃卷長存教子心鏡裏孤鸞無對影琴中別
鶴有哀音佇看旌表門閭後同被天階寵渥深

及第

崔離豪卷二

重 沈氏梅居

十載寒窗味六經一朝金榜占魁名龍墀大對三
千字鵬海高搏九萬程銀帶賜從天府出玉驄騎
向御街行英雄三日隨吾後好把忠良答聖明

下第

壯心未逐且嬰頭學不成名誓不休有信賈生終
太傅安知李廣不封侯光陰有限須堪惜理義無
窮自可掇待得明年桃浪煖乾坤一洗舊時愁

登山口占

人道登山多險危我來全不費心機圓圓紅日隨
身轉靄靄青雲足下飛虎豹豺狼俱避跡山林艸
木盡增輝布衣行樂尚如此何況他年着錦衣

漁樵問答

漁樵問答綠楊邊各自生涯各自便兩斧斫開雲
裏路一竿撐破水中天釣些魚去沽些酒斫個柴
來賣個錢從此不知身外事只求君聖與臣賢

警世偈言

崔離豪卷二

重 沈氏梅居

逐日挨排了便休明朝何必預先憂死生由命難
期約富貴功名不久留無數豪門成白地幾多勝
景變荒丘此言盡是目前事堪嘆人生不轉頭

無題三首

岩磴稜層霄漢邊金鞭笑跨如乘船但知眼底小
八極寧識囊空無一錢林下亂鋪黃葉坐石根涼
枕秋雲眠常吟不覺醉歸晚月光如水來青天

其二

刻木牽絲絕似人爲花剪綵斬龍新九天蠟炬迎
王母一曲霓裳舞太真檀板敲雲驚雀夢瑤笙吹
月動花神六十三萬須添過趁此年華未肯春

其三

自知年少騁豪英仔細思量不老成脂粉兩般迷
眼藥笙歌一派敗家聲風中柳絮狂心性鏡裏桃
花假面情識破這條真線索慌忙推倒戲兒棚

石夫人

崔離彙卷二

五 沈氏梅居

亭亭不語立江濱萬里無家石作隣雲髻不梳千
載髻蛾眉長鎖萬年春霜爲鉛粉拂風傳霞作烟
脂仗日勾莫道眼前無寶鏡一輪明月照夫人

白貓

玉虎無斑画未成粉牆深處不知形一團瑞雪春
常在兩點黃睛夜更明柳絮池塘難見影梨花樹
下只聞聲琉璃牀上藏頭睡一片銀精對水晶

觀美人燒香

窄窄金蓮款款擡爲酬天竺碩香來眸凝綠水波
微動掌合白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
試雪天梅不知暗祝因何事斜拔金釵撥冷灰

美人手

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
聲慢星月樓前斂拜深繡幙倚回雙舞袖綠窗閒
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卻放針

美人足

崔離彙卷二

五 沈氏梅居

濯罷蘭湯雪欲飄橫擔膝上束鮫綃起來玉笋纖
纖嫩放下金蓮步步嬌蹴罷香風飛彩燕步殘明
月聽瑤簫幾回宿向鴛衾下喚醒郎官去早朝

繡鞋

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彎煖玉凌
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迹西廂立
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

婦人插秧

烏帕籠頭野樣妝倒移蓮步水雲鄉裙飄蝴蝶翻
風急手執蜻蜓點水忙緊束淡烟青一把細分疎
雨綠千行高歌一曲無人和笑殺揚鞭馬上郎

二姬蹴毬

蹴毬當場二月天仙風吹下兩娟娟汗沾粉面花
含露塵撲蛾眉柳帶烟翠袖低垂籠玉筍紅裙斜
拽露金蓮幾回踢罷嬌無力恨殺長安美少年

崔離豪卷二

美 沈氏梅后

風箏

誰家兒子放風箏起得身輕骨又輕落地不聞些
子響升天便作許多聲糊塗全仗一張帛收放還
憑百尺繩莫道春風常得使看看寒食又清明

佳人染指

或曰謝宗可作
附在紀事後

五言絕句

壽丘閣老先生二首

德副蒼生聖言爲百世師秉樞黃閣地猶道後逢
時

髮垂能作賦頭白不拋書能事渾無剩精神尚有
餘

題奕三友陸民望画

采藥忽逢芝商山動遠思寄言三老奕角里未歸
時

崔離豪卷二

又美 沈氏梅后

題竹

淇園信有種吳地亦傳根竹根常貯酒吾當常閉
關

種竹不須多種多喧耳目蕭蕭兩三竿清風自然
足

七言絕句

上劉郡侯

我侯心事光明燭偏照
迤亘屋幾家士女滿城知
此意篝燈閉戶紡綿花

少年行

蘆芽初長河豚肥吳姬暗拍金尊飛
金陵子弟醉不歿挾彈躍馬穿花歸

咏中秋

崔維彙卷二

三

清秋華月照長門不照君王輦路痕
別院笙歌聒幽聽一般今夜是黃昏

題沈石田山水

枕上朝雞馬上聽山林誰復臥三徵
石田自是今高士珍重烟霞掃素綾

題画六首

清流汨汨遶溪隈屋在幽林綠樹堆
半點塵埃飛不到好山長日送春來

二

玉樹迎風吹欲歛
隔簾唯見影離披
摩挲睡眼嗅蘭馥
儘教芳脾細嚼詩

三

丹樹青山欵白雲
登舟旋已失柴門
不知秋思能愁客
且盡清風碧玉尊

四

畫說寒林好挂冠
竟無人到此求安
紛紛利祿知

崔維彙卷二

三

少誰識山中天地寬

五

不嫌野服與黃冠
笑傲衡門身自安
俯仰有餘無愧怍
年來養得寸心寬

六

六言

春去夏來濃綠山
明水淨餘紅
載酒問奇有子開
窗玩月惟儂

題滕王閣扇景

落霞孤鶩千年句佩玉鳴鸞一日歡珍重三王呼
不起幾多漁釣老江干

題就閒扇

去年訪君人接我今年獨勝君爲主宕口蘆花未
白頭青山誰是千年樹

題扇面釣魚圖贈趙子嚴

滄海茫茫不斷舟我收綸處爾垂鈎釣鰲未足驚
奇事到手相看等似鷗

崔離稟卷二

五 沈氏梅居

題石

清時誰肯弃君平高臥偏深木石盟對此蕭閒無
俗事一縷沉水一函經

題竹

蔣家三徑無人到翠尾稜層雨後濃昨夜淇園明
月底半窗搖動玉玲瓏

題鰲頭画

昨夜天公風雨惡麒麟迸斷黃金索六丁六甲無

處尋却在君家現頭角

題羅得良扇景

阿誰載酒問奇字楊子關門著太玄芙蓉削出青
天外流玉瑤瓊艸閣前

自述

黃閣辭歸理釣絲滄江放浪寄情時願瞻北闕頻
回首衷梗唯因聖主知

漫興寄王天恩二首

崔離稟卷二

四 沈氏梅居

已分關門謝勝游終朝風雨不知愁偶然愛月推
窗坐過眼深陰恨未收

二

一番風雨落梨花只與人閒趙歲華他日白雲香
裏過可知此夜在泥沙

已未仲秋重過王天恩文契家有感

再宿高堂思轉深相逢何處賞徵音榆陰桂馥還
如昨誰說青山有古今

過二陸艸堂讀沈遼詩有感

建安以後幾能詩文啟華亭自合祠嗟我後公聰
崔者崔鳴人聰也閣時

二

五馬渡江典午秋江東要駕誰能收老天憐我促
歸去稍放謝王專壯游

潮音庵

誰幻青蓮出淺流相傳大士賣魚洲至今八月潮

崔雒橐卷二

里 沈氏梅居

聲急多少金鱗不上釣

咏蓮花

節節玲瓏竅竅通托根原自和泥中此身若不如
綠太安得花開十丈紅

題菊

紅紅白白又黃黃三種移來就一方好似瑤林春
燕罷狀元榜眼探花郎

放崔亭

放崔亭前來崔亭自來自放幾時住道人莫誇入
雲去且坐亭中默誦經

愛蒲

九節通竈未足真明窗淨几且怡神仙源不斷涵
深澤滿地落花休問春

題竹卷

雨葉晴枝各自奇濃濃淡淡有誰知若要裋材并
筆法資當谷裏問文師

崔雒橐卷二

里 沈氏梅居

二

吾方得園學栽竹自謂此君吾所獨夜來震雷蟄
龍迸對之如金三萬斛

三

何人種竹兩三竿冷淡稀疏不可看須添三萬六
千頃搖動一天星斗寒

咏月

誰人蹴起玉綉毬挂在東南海角頭半夜起來尋

不見鞍童報道在西樓

荅送酒

子卻安知吾酒癖
吾今解識子詩痴
子來送酒博
詩去酒味詩情無了時

輓黃明夫先生

舉手遐登解世緣
少微無色殞高天
秋風猿雀成
長恨此日牙生已輟絃

送翠岩周羽士

崔維彙卷二

聖三 沈氏梅居

翠岩岩下碧蘿垂
宋宋無人撥紫芝
誰識仙人騎
雀去 玉皇賜劍出彤墀

二

劍佩鏗鏘 帝里還白雲遙曳落雲間只消一滴
天瓢水萬木熙熙潤九山

送劉文瑞南還

又起濟唐虞有許高才獨守株我亦諳天
上路馬蹄切勿厭勤劬

廣陵乘興贈妓

淡羅衫子淡羅裙
淡掃蛾眉淡點脣
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賣鹽人

畫寢王天澤之堂臨別賦此

愛君兄弟溫如玉
秋思卻同春夢濃
睡起振衣孤鳳去老懷猶是寄梧桐

予德鄒名卿寓我于其館數月恒賞其蕉石

茲復過見便面而憶之道意

崔維彙卷二

聖三 沈氏梅居

昔曾寓館看蕉石
徹夜秋聲入耳深
此夕燈前共尊酒石苔蕉葉抵千金

咏菜

山家滋味有餘芬
供我高眠日論文
一自與君相識後迺來名利等浮雲

白頭翁棲桃花

飛禽名號白頭翁
占盡桃花一樹紅
因甚黃昏將彈打怪他臨老入花叢

題王孟端竹

舍人高致如竹枝正於簡古方稱奇渭川千畝頃
饒客烟雲亂疊龍孫迷

登君山

燕罷官壺興未闌老樵當路杏花殘東風宕樣酒
旗軟便飲一盃春轉寬

失題二首

末代紛々僞亂真乘車戴笠各辭親君憐故舊遙
相訪青眼能爲白髮新

崔離臺卷二

巽 沈氏梅居

二

衆棄如予自分貧虎頭尤尔致殷勤如君才行堪
鳴世况復新知舊託隣

挿秧

城府近來通刺絕邨莊新得寫詩多舊時鼓吹都
消歇手把青苗口叫歌

咏菊花一百十二首

太師黃

雨露沾濡龍渥深五雲樓閣映腰金任他搖落風
霜後蹇蹇還存一片心

相袍紅

九日平章宅裡過舊袍零落已無多花神昨夜勞
金剪瓣瓣分明簇絳羅

狀元紅

白帝官前第一名百花頭上逞豪英夜深折得歸
來後翻笑金吾不禁行

崔離臺卷二

巽 沈氏梅居

狀元黃

繞籬粟玉正攢秋獨向西風奪狀頭紅紫縱妍非
正色也須隨我步瀛洲

探花白

露洗鉛華冠衆英如何品作第三名芙蓉亦同秋
江老相對西風恨不平

金寶相

妙容燦燦不沾塵想像西方丈六身不藉天工雕琢力本來面目自然真

玉寶相

仙葩不與衆芳同嗤彼紛紛紫間紅幾度晚來和露看卻疑太乙現真容

金帶圍

荔枝光照茜羅袍誰束涸明嬾折腰今日此榮天特賜絕勝官到六卿僚

崔離稟卷二

哭 沈氏梅居

黃西施

具宮珠翠不關心遍體衣裳盡鬱金范蠡功成身自退恩情不比舊時深

白西施

姿容傾國雪膚寒興越丘吳更不難知是夫差恨遲見伍員何事獨羞看

蜜褐西施

一入吳宮學道妝綠衣今已換黃裳穿羅山下蛙

生長麻苧裙衫色盡忘

紫西施

吳宮花艸久成塵何事西施納此身想得嬋娟舊時貌紫羅衣色更精神

粉西施

屏廊香徑不堪論內苑無人見淚痕勻得粉容暈如雪吳王宮殿又黃昏

醉楊妃

崔離稟卷二

哭 沈氏梅居

侵曉承恩燕未央流霞微透玉肌香侍兒扶起嬌無力可道君王認海棠

大楊妃

楊家姊妹貌無雙大姊高如小妹妝昨夜月明清露下粉紅香褪濕羅裳

二色楊妃

輕紅淡白兩相宜正是新承雨露時千古香魂消不盡誰怜宋莫寄寒枝

白佛子

妙相堂堂不染埃雪山今喜見如來一枝具白都
妝遍嬾作金身化現開

佛坐蓮

花朵如蓮地有露曹溪分水灌秋莖只愁惠遠來
相見折取霜枝入化城

僧衣褐

莫遣秋容溫露華好留顏色映袈裟如今白社都

崔維彙卷二

哭 沈氏梅居

零落惟見籬頭一種花

回回菊

此花根本產西夷聞道當年漢使移千里風霜都
歷過湘南寒色未能欺

孩兒紅

生長風霜寄小籬穠中肌骨未能攜隨他月色寒
如水穩臥花房不夜啼

大八寶

煌煌光照鬱金衣不是腰間帶一圍三迥有花能
富貴可知陶令意思歸

小八寶

花神小妹出花房兩股銀釵八寶妝清氣逼人眠
不得夜來籬落有微霜

紫綬金章

金門待漏五更寒立馬齊披錦一團花外曉來珂
珮響只疑秋色在長安

崔維彙卷二

哭 沈氏梅居

紫羅衫

長楊風色報新涼紫色羅衫試短長獨有趙家雙
姊妹娉婷偏勝六宮妝

紅羅衫

新織紅羅趁體裁俏於腥血炫香腮晚涼獨立斜
陽裡不避淵明醉酒來

金毵子

朵朵能全造化工自然圓轉更玲瓏不知曾盡功

多少妝裹涼秋富貴中

銀毬子

九日陶家趣儘優繞籬都挂白銀毬明朝有酒還來賞分付兒童莫便收

金彈子

縱獵玉孫競出游雕鞍駿馬紫茸裘金丸拋落疎籬下買斷西風九月秋

十綵毬

寶籬彙卷二

五王 沈氏梅居

五柳先生燕不休傲霜枝上挂香毬相看直待秋光盡莫爲西風便捲收

水晶毬

拾得龍宮照海犀雪光瑩潔水寒時高懸欲向通明殿莫使三郎醉裏知

大金毬

色比黃金大似毬十分巧奪十分秋小園任與人將賞不許輕攀插滿頭

紫粉毬

老眼驚看絕品花團團搖動晚風斜只疑閨女晨妝罷殘粉輕拋溫溫紫霞

黃粉毬

似將鉛蠟製爲毬不滾香羅襪半鈎勿謂渾無圓活處儘陪詩酒送殘秋

赤英毬

花簇猩紅滾作團數枝低傍玉闌干秋風紅紫知

寶籬彙卷二

五王 沈氏梅居

多少莫作尋常一樣看

象牙毬

花朵團團帶露華不勞雕琢自然嘉東籬細細從頭看顏色渾如象口牙

白粉毬

素香撩亂撲金尊欲轉尤還護粉痕幾度玉人臨水析恰如纖手弄冰輪

紫繡毬

花朵渾如紫繡毬西風蹴弄幾番秋任他宮女心
能巧多少工夫到此優

大紅毬

花容嫵媚獨娛人映日光華血色新縱使陶潛無
酒飲悠然相對也忘貧

二色芙蓉

彷彿西風並二喬粉紅香色膩絞綃不知誰回秋
江上分與淵明伴寂寥

雜詩卷二

五三 沈氏梅君

錦芙蓉

秋江移得到秋籬碎剪天孫錦一機不與石家誇
步幃尚餘文彩灼晴暉

繡芙蓉

新竹編籬手自栽芳枝不照蜀江開花神何事能
奇巧暗把金針繡出來

金芙蓉

百媚泠泠江水頭野人離落占芳秋西風昨夜吹

爐冶一段工夫藉幕收

玉芙蓉

一色瑤瑤絕點瑕前身原是拒霜花漢宮曾立仙
人掌雲際亭亭捧露華

紅鶴頂

白露瀼瀼曉正濃花如紅鶴頂珠同淵明醉後簪
吟髻雙臉於花一樣紅

白鶴頂

雜詩卷二

五四

白似胎禽縞素裳西風吹動舞霓裳藏獨憐一點丹
砂頂寒戴東籬昨夜霜

粉鶴頂

花如雛雀頂初生別種無如此種清莫道夜深看
不見鉛華微映月華明

黃雀頂

西風籬落看黃花色比樓中雀更嘉想似榴皮隨
手回不曾留頂着丹砂

紫牡丹

栗里陶家勝魏家東籬花事自豪華西風反得陽
春力不見黃花見紫花

黃牡丹

東風庭院悄無人移得姚家一種春若使遶籬栽
芍藥秋花亦自有君臣

紅牡丹

秋深顏色染胭脂不數姚黃魏紫奇獨對南山成
崔離棠卷二 五五 沈氏梅居

一醉看花渾似艷陽時

白牡丹

體態嬌妖白雪膚傾城顏色世應無也知元亮能
珍重肯作長安小妓呼

金絞絲

玉露瀼瀼作冶爐花神何事費工夫美人折取簪
雲髻掩映金釵色不殊

銀絞絲

蓀收一夜簇花叢巧製多歸綰結中任與賞花人
折去風流何必更纏紅

紅剪絨

南國佳人檀女工偶來籬下傍秋風無端狀出花
精巧剪碎香絨萬縷紅

紫剪絨

紫英如罽亦非真綽約臨風最可人秦女縱勞機
杼織工夫終不到花神

崔離棠卷二

五五 沈氏梅居

金鎖口

陶潛老去自多情忍向東籬看落英卻把黃金作
關鍵不容秋色易凋零

銀鎖口

金針抽出象牙筒花口周遭綉白絨看到十分奇
特處女工多不及天工

白茶縈

自從香夢怯春寒妝點秋容殿晚香又恐一番花

事了玉人和雨倚闌干

白碧桃

武陵花發小春天一種秋香兩樣妍天上也知無
分到西風吹落短籬邊

大紅荔枝

溫露渾如血染葩十分顏色映晴霞卻疑玉琰曾
捐核出此希奇一種花

荔枝紅

崔離豪卷二

壬子 沈氏梅居

東籬彷彿是南閩霜後離離色愈新若使馬嵬都
種得香魂千載必疑真

白荔枝

傲霜枝上簇璫莖模樣團團似側生范老未嘗收
入譜不知誰品此花名

勝緋桃

花神醉臉暈流霞不數武陵溪上花莫謂春光偏
獨好西風依舊有繁華

茹香桃

飽茹清香不易銷花開顏色似桃夭飲餘我亦成
三嗅彷彿沉檀細細燒

紫蘇桃

花瓣如桃色不同西風吹老剝殷紅餐來若有回
生力好入神農藥裏中

黃瑞香

春風庭院不爭芳歲晚東籬獨傲霜非是看花心
目巧也應難辨瑞香黃

崔離豪卷二

壬子 沈氏梅居

瑞香紫

籬落霜寒九月初紫羅衫子翠雲裘瑞香若與同
開日合向金風讓一頭

黃薔薇

冷淡秋光勝艷陽宛如宮女額塗黃騷人評品還
傳筆剛道薔薇無此香

紅薔薇

花似紅蓮多並頭
茜羅衣薄更宜秋
相看刺有王
弘酒何必西湖十里游

玉菖蒲

何物堪能並此花
白蓮含蕊玉無瑕
淵明入社移
歸後問向東籬晚更嘉

蜜玲瓏

秋菊名同古妓名
柳風妝露自娉婷
主人拍手高
歌處點首無言若解聽

雀離豪卷二

尹九

錦玲瓏

後宮霜信報新秋
綵女三千盡裏頭
好似天孫機
上錦西風吹落短籬頭

玉樓春

陶令歸來五柳莊
秋芳一種勝春芳
玉容自得陽
和力不啻千林昨夜霜

瑪瑙盤

瑪瑙盤擎琥珀盃
東籬日小筵開花
神莫笑空

施設應待王弘送酒來

紫霞觴

若教無酒過重陽
不負良辰負此觴
燕罷渾忘收
拾去曉來還捧露華涼

赤金盤

誰向花間捧出來
光華爭日淨無埃
只因昨夜陶
潛醉失卻無瑕白玉盃

西番蓮

雀離豪卷二

李

西竺何年覓種來
托根清淨脫塵埃
如今培植東
籬下不與優曇一處開

海棠嬌

分明無力倚闌干
只欠三郎着眼看
可道仙人肌
骨瘦秋寒猶勝怯春寒

金鳳毛

黃花采采繞東籬
彷彿丹山老鳳儀
幾度月明飛
不去西風吹得亂離披

賓州紅

種出賓州別樣紅年年籬下占秋風如何香色俱
全備愛殺休官靖節翁

梅花菊

雪未爲真露未消白於姑射更嬌妖暗香先占秋
籬下不向西湖第六橋

薔薇菊

玉露叢中貯晚芳春風滿架舊時香子今籬下栽
崔維彙卷二

培久回首東山路渺茫

蘸金香

花神標格清無比滿面金星獨逞容莫謂未勻稀
密處蘸時須得露華濃

金水晶

瑩若寒水燦若金開時籬落正秋晨繁華富貴尋
常事怪得陶潛不動心

黃疊羅

內官剪碎赭袍羅纔作秋花藉素
富貴人間此種已無多

垂絲粉紅

垂絲不是海棠枝杜甫如何吝此詩停酒看來無
可似吳王宮裡醉西施

海石紅

海石非紅亦似紅阿誰磨弄染秋容西風拗作天
然色一任霜清與露濃

崔維彙卷二

二面嬌

蘸來花露未能描並倚香肩儼二喬莫謂兩家妝
扮別鏡中評貌一般嬌

火煉金

葦收一夜鑄花容百煉功多火候深只恐西風易
零落勸君休負賞花心

萬卷書

宮闈性嬾如歸心只憶舊田廬酒資除外應

無有幾本黃花萬卷書

樓子紅

開高難上摘星辰百尺珠簾倒捲春
若說當年金谷事對花還憶墜樓人

銀硃紅

滴露研成寶鏡中點殘周易幾星緋
剩多無用渾拋卻洒上花枝色盡同

雞冠紫

崔維彙卷二

三 沈氏梅后

闌坊霜落五更寒絳縷斑斑血未乾
今日花容儼相似只無三唱報平安

松江黃

種出雲間氣屬坤鄧州名品不須論
尚衣若見花顏色捧出深宮謁至尊

錦裙欄

姿容傾國又傾城來向東籬玩月明
不是錦裙偏博得如何形得步盈盈

紫丁香

香綿薄襯紫茸茸愁結花心露洗空
惟有小枝風外朶繡羅衫上看來同

沉香盤

色似沉香朶似盤朝來滿受露華寒
楊妃若有寬些子舞與三郎醉裡看

黃瑪瑙

花品應從海外來中原土沃盡培栽
年年慣與秋爭價每到重陽不肯開

崔維彙卷二

四 沈氏梅后

出爐銀

花神彩色不爲緋只比尋常縞素衣
昨夜陶家三徑裡粉妝誰淡映斜暉

疊疊勝

看到千重與萬重重顏色媚秋風
要知朶朶開來好除卻斯花盡不同

銀疊雪

月明何處覓花枝
踏遍寒霜過短籬
一白照人渾
不見也應疑似雪深時

青心蓮

濂溪夫子近如何
一點丹心想未磨
我借劉郎詩
句比白銀盤裏看青螺

雀舌瑪瑙

巧捲花如雀舌尖
含風沐雨更纖纖
色同瑪瑙渾
無二評到群花價倍添

雀舌豪卷二

奎 沈氏梅姑

赤英臺

細辨新將蜀錦裁
是呼誰作祝英臺
主人張幕能
調護不畏秋霜滿意開

鶯羽黃

落盡殘紅處處啼
誤來離落晒金衣
霜毛片片都
零亂風動花鈴不肖飛

玉指甲

沾霜剔露映花明
指上纖纖玉碾成
好似青樓春

夜飲素紗籠月看彈箏

秋牡丹

萬花頭上不爭雄
歲晚冰霜獨逞功
千古淵明並
高節任他姚魏自春風

五九菊

端陽賞過又稱觴
寒暑原來各有香
自是花仙分
兩種不關遭遇兩重陽

楊妃菊

雀舌豪卷二

奎 沈氏梅姑

命喪邊城馬泥冰
魂飛上徹霜枝干
今撇卻東
籬下蕭條三郎知不知

寒菊

夜雖飽露未塗黃
格調年年瘦後芳
不是地寒開
較晚爲留顏色奈風霜

野菊

陶令何曾着意栽
斷堤荒隴自家開
石湖老子聊
相愛也忝花名入譜來

惜春

處處深山叫子規
子規聲裏送春回
蜘蛛也解留春意
鎖住桃花不放飛

題仕女

隱几無緣夢不成
起看侍女悄無聲
中間多少難言事
分付牡丹花自明

又

芭蕉葉底送秋聲
若爲征夫寄遠情
避客可堪砧杵重
回頭忽聽鵲鴉鳴

崔離蒙卷二

沈氏梅居

月下蒼咏太白句

誰家月夜稱詩伯
腹裏珍珠借我看
夜靜不堪題絕句
恐驚星斗落江寒

詞

滿庭芳

賀邵侯齊獎

瑞靄江山陽回宇宙
冰玉一堂福轅誰會安排想
有箇領袖饒把鍊面銅肝
怎當得麝蘭重透環觀
處一番霜雪朶朶梅花秀
從此慶風雲鵬鵬高
奮華騶競驟更要祝後來邵父杜母敢爲一方私
惠淹滯了經綸時候准備着林下蒲輪趁金章紫綬

崔離蒙卷二

突

沈氏梅居

華亭錢福與謙著

序

關尹子序

予讀漢魏文志列關尹子於道家者稱且謂其得於老聃所授恨不得見其書也及讀潛谿宋先生辯謂其所言嬰兒蕊女土偶呪誦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疑其妄且云有劉向自序謂蓋公授曹參

崔灝彙卷三

一 沈氏梅居

祕於淮南王而向父德以治事得故序亦偽又云徐蒧子禮得於永嘉孫定然未得其言以證之今始得其書無序亦不道其所從得潛谿爲國朝文宗言必有據然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則未敢以爲然者其篇所稱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云者卽吾儒太極二儀五行人極之流也第其以人先於五行爲養生者言之則五行當在人身耳五鑑六七七釜八籌九藥云者

卽吾儒以心爲主而萬物化生萬事出焉而刑以終之之說也意者吾儒之知道者思欲駕出於群言之上乃假托於釋氏神仙之言就養生以明大道若可以兼三氏之言而自爲一家將與六經並傳者乎不然何借釋氏神仙之名目而旨意不悖於道也且其於釋氏神仙作用高妙處竝無一言及之而徒得其文字稱謂耳予未敢定其爲何代人所著其非關尹子之真無疑而謂其爲釋氏神仙家之所作則非也要之老聃同時必有關尹子而漢志列之道家言意亦相似但今所存者非也然其言峻潔高古自不可廢足備文章博洽之士一種議論且又足以破人之貴耳賤目不見其書而妄議焉者其或有好奇之士復托而出則未必非藉是書之行以杜絕之也同年進士西蜀譚君德周夙以博學多文自負出尹秀水臨政蒞民勞而事集乃以其暇探幽索蹟訪逸采奇以廣見聞

崔灝彙卷三

二 沈氏梅居

以成初志得是書喜甚不欲獨擅其得也梓行之
出眎予予既嘉其志又恐人之辯不精與不辯而
弃之者書所見於首以求博雅有道者是正焉

陸賈新語序

漢班固論列劉向父子所校書爲枕文志又卽歆
所奏七略中敘六藝爲九種首之以儒家者流稱
其出於司徒之官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
之際宗師仲尼以重其言雖未必盡然要亦有近
崔譙彙卷三

三 沈氏梅居

似者矣書凡五十三家而陸賈新語十二篇實存
焉予讀其書信固之知言又嘆司馬遷之雄於文
也遷傳賈拜大中大夫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
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乎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
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
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以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爲

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
國賈凡著十二篇今其書不下數千言而其要旨
不越遷數言於是乎知遷之雄於文敘事覈而明
可指也然遷尙豪俠喜縱橫而稱其固辨士固稍
知重儒術旣列其書於儒又贊其身名俱榮爲優
於鄼婁建通輩賈亦有以自致之哉故知人不可
以無所見有所見必不能掩矣先儒議其逆取順
守之說及秦雖行仁義不可及者秦漢辨士豈足

崔譙彙卷三

四 沈氏梅居

及此要之亦爲高帝旣定天下而言之耳其書亦
不復見世論豈遷以已意文飾其說而致然與若
其兩使南粵調和平勃以平諸呂自爲大有功於
漢其識見議論非惟椎埋屠狗之輩所不及而一
時射利賈友采芝綈臺之徒亦豈可企哉其書所
論亦正多崇儉尚靜等語似亦有啓文景蕭曹
之治未佳無段落條理如先儒所論賈誼之失自
是當時急於論事動人主聽不暇精擇渾融觀遷

謂其每奏一篇帝輒稱善其稱新語又出於他人
可見其隨時論奏非若後世之著述次第成一家
言也其所分篇目則固所稱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旨意奏之者必非其所定然其言既與遷傳合而
篇次至於今不譌且雄偉粗壯漢中葉以來所不
及其爲真本無疑秦漢之書傳至於今無譌妄如
此者良亦鮮哉方今承平既久文章熾興有識者
或病其過於細而弱也故往往掇秦漢之佚書而

崔譙彙卷三

五 沈氏梅居

梓之然辯鑒未精以僞爲真則害道壞教亦有之
矣予竊病焉適過桐鄉訪宗合族而得其令莆陽
李君梓是書見眎予素聞李君學博意誠優襟守
謙而敏於政事今觀是益可見其見之明而擇之
精也樂書其首君名廷樞字仲陽以已未進士來
已二年此又仕優而學之一端云

吳越春秋敘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以掌記時事若孔子因魯史

以修春秋者是也吳越春秋乃作於東漢趙曄後
世補亡之書耳大抵本國語史記而附以所傳聞
者爲之其大旨誇越之多賢以矜其故都而所編
傳乃內吳而外越則又不可曉矣自科舉聲律之
學興而古書散佚無留意者雖好古博雅之士歷
代經籍志所載亦或不能舉其篇目故有志于集
古者皆在所取也去年秋寧鄉袁公大倫奉命
來按吳體正而蠹剔威加而惠流乃本古觀風之
法訪吳之故于吳邑侯任丘鄺廷瑞侯素稱稽古
尚文歷舉郡乘所載者以對公問其所本始侯辭
焉公乃手出是編授之侯讀之曰命之矣古者使
于其國仕於其邦不能舉其地之故君子恥焉吾
乃今知吳山川城郭之所名也吾乃今知封疆因
革之所始也吾乃今知民情土俗之所由也吾不
忍自私當重梓以行於吳人俾無忘厥本乃屬郡
史馮弋等錄而刻之既成走書屬余敘蓋侯第進

崔譙彙卷三

六 沈氏梅居

士時以余爲知己而袁公亦吾榜進士之傑也嗚呼孟軻氏稱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觀二國之興而償償而興斯昭昭矣驕與之殊興亡所繫忠讒之判禍福攸分可畏哉余竊怪夫大言無術自暇以怠人者曰大數已定無庸人力又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英雄駕馭之言非臣子思患預防之策也禹益儆惕于三苗之師成康不忘乎龍離彙卷三

七 沈氏梅居

所在必有所因而名附會以成其說者多不可辯驗然以其信乎今不若傳諸古與其徵諸遠不若考乎近是又今日鄺侯崇信此書之意而袁公博古之功不可誣也因附余所欲言爲敘

百川學海敘

龍離彙卷三

八 沈氏梅居

福閔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此聖人之所爲教也故善說詩者箋爾雅自艸木鳥獸詁訓之間而以意逆之則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者得矣豈惟詩哉凡讀書者皆然後世教者趨於簡便學者競於躐等名物不分而高談性理制度莫識而任作禮樂噫是何異於未見本艸而用藥未別旗鼓而主兵者哉故知學不可不博而書不可少也顧所入何如耳然自尋章摘句之學興而類書出遂使經史子集之全篇有思而不閱者故援引雖侈而甚哉或不知所出有識者往往病之然不猶愈於并

與其緒餘鼎鑪而未之知者耶宋人左禹錫袁維
說數十種爲百川學海自謂醇疵相半而大要足
以識言行裨見聞似矣予尤愛其所錄者全書皆
無破碎割裂之患輒欲效之而合諸家類書分門
別類刪繁去複自經史子集錄全篇外其餘裨官
小說卓見祕論章分卷斷者輒錄其全庶乎便而
不畧備而不煩得紀錄之法云余然而未之能焉
頃者尚古先生華汝德購得古本百川學海喜甚

崔維彙卷三

九 沈氏梅居

曰近時刻本無存好古博雅者展轉假借疲於騰
錄譌舛相踵至不能讀而况欲求其文勢事蹟義
理哉人之患猶吾之患也卽以所得本付梓擇良
工刊之與天下後世共無吝惜且不計所費貴福
聞之以爲難而往觀焉則垂成矣先生請曰左錄
每書各釐爲冊凡百每聚數種成一帙以十千第
之甚妙但其所分帙未能盡合予意乃敢仍其舊
帙而妄改分之皆以類屬而先後亦有說焉何如

福閱既嘆曰此予所欲爲而未能者也昔鄭樵欲
駕出司馬遷班固之上作通志畧其論按讐則謂
校書如統兵不患其多而患無綱紀條理耳福雅
信之先生其有見於是哉前輩嘗語福以學者當
先識義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後次之
詞章字書博物揆異以窮其變先生之編次適有
合焉其亦善論學者哉能以聖人興觀群怨之法
而讀之醞疵皆有益也正不必泥耳安得盡若先

崔維彙卷三

十 沈氏梅居

生者各出所祕以與之爲福所欲爲哉先生其有
意焉福尚能佐之慕李鄴侯之藏發蔡中郎之祕
而上請天祿之儲以成一編以左右今日 聖君
賢相所修之會典使考古通今者一覽而無遺憾
不亦天下古今之大快哉文明之盛禮樂之興斯
其時矣敢書諸其首以俟先生名程汝德其字任
光祿署丞世爲錫山名族博物洽聞敦樸好禮而
此則所可見者云

錢邃庵先生督學陝西序

弘治辛亥夏五月邃庵先生既至京拜陝西提學之命以行諸所從游於先生者方慶重得所依而益懼其去已也乃相率選勝張燕于朝天宮之西堂坐先生于其中而以先生之同志友學士西厓李公爲之配于時少長咸集遐迕畢至有爲翰林修撰爲御史爲進士者各二人爲編修給事中員外郎右寺副行人者各一人爲部主事者各三人崔濶蒙卷三 士 沈氏梅居人合諸藩所薦士卒業太學者及積學家居者十七人其爲數凡三十有一北面環揖夾左右立待命而坐坐必以齒而爵不論焉崇禮教也執爵而起危坐而進一如坐之序而其中自爲獻酬者則自少而上放旅酬之意也凡鄭衛之聲羌胡之音悉屏弗用及酒半始有以有虞氏之南風絃于兩楹之間者三奏而退尊雅樂也於是學士公起觴於先生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軻氏之所以

爲樂也先生其有樂於此哉與衆共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韓愈氏之所以爲尤樂也先生殆不失其正者哉既而進三十一人者曰諸君產殊方而業殊經生先後不同而及先生門者未必皆分袂連席于一日之間也然一聞號爲先生弟子者輒脫畧形跡情投誼合若古韓毅之徒各守其師之經而宋朔蜀之黨各師其鄉之望者其果何所見邪且師本以傳道而或以授業言則既與巫醫崔濶蒙卷三 士 沈氏梅居百工類觀而師道衰矣况科舉之業出而士之出者至視弃其業如敝屣顧不若巫醫百工之爲世守者而復何有於師耶諸君悉業是以從先生而獨先生之去而思之來而樂之既至而日不忍離于其舍未別則豫爲之憂雖或遠處數千里之外惴惴焉不敢以非義聞諸其側而於其凡出先生門者又如是其於業之外豈別有所得乎聞者皆拱手靜思意若歸先生之教者而未之有言有錢

福者執爵越次進公及先生福不敏亦嘗聞安定
蘇湖之教矣其爲業若經義治事之外未聞有所
傳者而其徒若錢藻劉葵范純仁輩卓有可觀至
不問而知其爲胡公弟子則其身所教率焉可誣
也福陋劣不足語此而諸同列方進退不已其所
以徵先生之教又詎止今日交誼然耶且安定以
蘇湖之望入太學其爲徒益衆必不能盡同於蘇
湖之教也而其人亦蔚然可稱以成有宋之盛豈
崔澣彙卷三 圭 沈氏梅居

非亦嘗聞蘇湖之風而興起乎先生之拜今 命
者猶安定之入太學也安知陝西之士不亦有觀
於吾人者乎收棟梁桷榱之詠以成我 皇明億
萬年太平之盛尚於此乎而公所稱樂亦庶其
在此也顧各有所樹立何如耳時先生笑而不荅
而公乃獨命福曰若宜書之以考其成福退謹序
其所以爲人者如此若吾人企慕之私則各形諸
詩別爲卷而公之序其爲爵里姓字之詳因亦附

見茲乃得而畧云是月十又一日

送楊伯玉進士北上詩序

昔人有云養于家而壞于學養于學而壞于朝噫
有是哉言之激也人患無所養耳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吾不憚焉此曾
子之所養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孟子之所養
也若是者得 聖明之朝而立焉益有以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履歷其所未嘗寵及則有以激其忠
權歸則有以行其志遇物有不得其平者則思有
以洩其夙忿見事有不可其意者則思有以據其
素懷凡生平之時所以隱几欹枕扼腕流涕長太
息者皆於是乎發揮而身外之物一毫不得于與
吾之性分是其爲集義養氣之助不啻萬倍於家
庭誦習之所得矣而何壞之有苟以一得自滿一

崔澣彙卷三

圭 沈氏梅居

失自控貴則驕富則侈見所欲則貪心生見可畏則忮心生見可進取則奔競之心生貪天之功利國之權以爲己者有營營身家恩怨之計而不知性所固有幼所誦法爲何事則固已無所養而有壞於朝耳何朝之能壞人哉吾鄉楊進士伯玉居家以孝友稱居學以剛毅稱其所養福之所畏也及第進士喪居允介然自守不以貧窶動其心其諸蠅營苟苟脂韋侗僮趨起囁嚅之徒家有餘而

崔澹臺卷三

五 沈氏梅居

心不足者往往挾之以自重而伯玉略不爲之惑唯福之愛唯其嫻黨定庵曹按察公之敬唯其弟仲玉季玉講論經史之相爲上下至於事有不公群咻衆訶之際輒裂眦言聞者股栗古所謂三代之遺直居視其所交貧視其所不取者非耶由是觀之伯玉之所養可知矣茲將脩禱拜於朝其故人岳君器之輩皆爲詩以艷行而定庵公以下又持壞於朝之說囑之予故爲之辯以爲序若吾

高皇制度纖悉具備非前代所及固非後生少年敢輕議者而謂恃此可以盡奇才而不用則非所前聞者其所可爲處良非一人之所能獨任而謂非我一人之所能爲則人人皆曰非我一人之所能爲又將望之誰哉故患我不能創之不患無人繼之患不能尊 朝廷不患四夷之不服患不能振紀綱不患細務之不舉患不能進君子不患小人之不退此古今之通誼福之所志而不及施敢

崔澹臺卷三

六 沈氏梅居

并以告

送侍御張廷肅之京序

吾淞素稱多俊傑登顯宦然自侍御史陟崇階都重位者不過二三人而皆以張姓亦云奇且其先皆有世德而人居鄉素思厚長者君無所事事而遇事則脫穎而出有不約而同者吾於是敢輕軒輊之也哉其一爲吾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其一則侍御先生廷肅也先生自居黻校謙抑遜

憤雖其才大有過於人譽大有重於時而其處師友協儕輩浪焉不露形迹無所謂使西河之人疑汝于夫子者蓋已有地矣及舉進士以大行人屢持使節過家皆不失儒生風態既又以年勞陟今官核餉于廣核兵于閩按治于江右所至有聲事罔不舉至有心懾而不知其威心感而不知其德者其入人者可輕議哉比以艱家居動不踰矩服闋還 朝福破戒餞之西郊之潞拜言曰福嘗有

崔維彙卷三

七

沈氏梅居

意於世而舉世弃之宜無言矣先生長者其勿爲徒行也夫福聞天地之理必先善而後惡先陽而後陰先君子而後小人先中國而後夷狄先生進諫於君必先思所以將順其美而後匡救其惡易曰納約自牖是也次則糾核大臣必思所以代之者而後舉其人毋使若語曰猶吾大夫崔子也其按于外藩臬而下之長寧禮待之有惡必斥蓋曰使之成其美而不可使之縱其惡也州郡而下之

計寧責戒之有過且恕蓋曰可使懼吾法而不可使頹代者傷吾民也他若春秋責備賢者之說可施之後世而不可用之褒核周易防微杜漸之說可用之平時而不可用之緩急詩經刺諷點化之術可用之燕居而不可陳之于章疏此其體面所在先生力而位當者福不爲先生言其果無意于世也哉先生其勿爲徒行也夫其餘以長者之地繼二公而起者又福之所素知也夫何庸贅

崔維彙卷三

八

沈氏梅居

送嘉定侯孫君奏最叙

予既第弘治庚戌進士凡同進者有事于國門之外輒以言贈而今尤重於是有令難之篇蓋難之也時聞而然之者半久之則皆報曰子之言良然旣又有報之者曰吾知所以處難矣旣而麗旌典奏奇績膺顯擢者十八九皆報曰子之言效若嘉定孫君國信其一也君以高才碩學同予第後出令長子長子稱難治君至則鉏強直屈振頽起廢

果以能聲聞京師既而予以疾歸君以憂去北南
睽違不悉也比君卽吉改今地於吾邦爲密迹於
是得君之賢獨悉於人人蓋嘉定地大而薄海賦
重而務劇民雜而風頑視長子爲尤難而所施之
宜大絕遠加以荒歉之餘繼前令王君神明之政
有難爲聲者而君廉慎果毅不易其操卒之上下
皆安豪強屏迹民至有不知其爲更代而或忘前
人之德者焉於是撫按獎能縉紳頌德洋洋乎循

宦離臺卷三

元 沈氏梅居

良之風赫赫乎臺憲之拜而予亦與有光矣政成
通初仕當奏三年績于 朝邑民之良曰沈孝子
某遣其孫庠生灼乞贈言于予且曰今黜陟之制
寄耳目於巡察之司幽明雖定而必俟其奏績吏
部而後升遷者所以專其權而重其事也吾族之
賢宜不可以年論而茲復及諸馬族自是其升哉
吾不忍吾族之去我民也子素信孝子之言而又
喜予言之效且其高風雅致有非文簿吏籍所能

盡載者恨無力以白家宰書竹帛而憫邑民之德
之者不可以無聞也於是復言君之不難於令者
以終予說若君之進而臺省而廊廟其有易今日
之操哉其終不以爲易而卒無難者父有在矣

送平湖尹熊君受徵入朝序

弘治癸亥冬十一月吏部尚書馬公言于朝曰風
憲耳目之司不可曠亦不可不慎請徵天下郡推
邑尹以下考成績麗旌典者以充 制曰可於是

宦離臺卷三

元 沈氏梅居

檄畿藩部得三十有一人而平湖尹豐城熊君士
選實與焉君被命謁府府上之藩臬謁藩臬上之
吏部遂辭之以行其友人杭城朱彥明輩喜君之
政有成而樂其志之遂也請諸其所知者爲詩若
千篇贈之予適會君曰知我者莫若子子宜有以
告我蓋序之予惟尹之視憲臺其尊卑顯微勢大
小權專不專志之得行不行有耳目者可得而辯
也然亦有一道焉苟務乎外而以矯暴爲事則當

其爲尹職雖若卑固擅有弛張作威福偏執直遂務有以成其一已之見以爲快視一邑之人爲覲瞽視一邑之事爲弗足爲殆所謂唯予言而莫之違者幸而進焉愈尊則愈矜愈顯則愈矯愈專則愈恣愈大則愈橫愈得行其志則愈改其心否則隱忍畏縮諂媚乎上以求進而僥倖得遂則無所不至以爲吾前日之所爲豈吾之本心哉正以求騁快於今日也若是者什九不敗於前則憤於後

崔維豪卷三
主 沈氏梅居

亦近日日擊耳聞之明效大驗也苟務乎內而惟以盡職爲心方其筮仕則曰吾書生不習吏事錢穀刑獄之所叢委也士風民病之賴仰也日夕惕厲惟恐一人之不得其所如是而上或舉焉則曰上人之俯成吾新進耳吾何以副吾職不喜而愈如是而上或責焉則曰吾實不職責我者成我也吾當求其失而改之不怒而繼如是而進焉愈尊則愈危愈顯則愈慎愈大則愈勤愈專則愈懼愈

得行其志則日夕恒恐失其初心而檢察之不暇若是者安富尊榮與其人其事相終始而身後尚莫得而訾焉是亦近日都重位享榮名者之明效大驗也予聞熊君之在平湖以冰蘗持心以陽春蒞政不怵威誘利不吐剛茹柔大凡所存所施一本之至誠而發之間學以求無負于心無負于君者始終不渝有古良牧長者之風始而未知于上而偶罹詿誤之譴也一以自反不怒繼而深知

崔維豪卷三
主 沈氏梅居

于上而累被旌獎之寵也惟恐弗稱不喜而矜其養之素厚而深得內外之分哉茲當進焉其推所養以善厥施也必矣然予猶拳拳舉二道以告之者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聖賢之切切磋亦未嘗不諄諄焉以憂勤惕厲爲事一念少懈則天道息矣熊君其慎哉其想哉且憲臺之職舉天下事唯其口之所欲言而無不可君德之修否相繫之舉墜百職有司之賢否進退中外寒夏之利

病休戚制度號令之宜與不宜皆於其身倚望焉
一有一得其所不得其理者天下後世皆得以責
之也舉事則成法出言則爲例非若尹之僅守一
方簿書期會之外非其有大志者皆得以諉曰非
吾所得而專也至於人才之賢否雖其所部尚懼
雌黃之及點焉不敢以一出諸其口況臨於其上
境外之人之事哉故予不爲君喜而爲君懼也懋
哉君聞之欣然曰命我矣請書之以補詩家之未
備

崔維棠卷三

三 沈氏梅居

芝岩詩序

予有詩癖不可療每登臨泉石適意處輒收拾歸
藥籠中以爲奇方異材遇騷人墨客與之語津津
然有喜色又自以爲得良醫也如是者數年久而
愈深益不可治遂以疾廢錫山閉口不出詩句
凡舊所嗜好一切戒絕不與文人通語言以餘力
願學鄉先正陸宣公集醫方本艸者非以避禍亦

冀療癖也於是芝岩葛先生元兆往來獨密養胃
攻瘍用其術屢甚欲爲之報扣之輒不應久而出
一編以眎乃芝岩詩集其所自爲者也予駭却走
曰予藉子以療癖子復助吾癖也請從此謝芝岩
詔曰吾詩能愈疾子姑讀之非子壇社中所嗜爽
口物也信而閱之無下千首薑桂辛辣參芪甘和
無所不有戚戚然有動於初心不可遏技癢欲效
作幾投筆止芝岩笑曰子之癖嗜天所賦也猶食

崔維棠卷三

三 沈氏梅居

飲然徵美炊菰因咽廢食不已過乎順性投嗜正
所以養生者也子之疾別有所自來吾能治子姑
醫吾詩勿多讓予乃泠然而悟不復追悔且附言
于其集端曰詩言志道性情者也今之作者往往
欲歌頌唐虞遵法風雅然豈真出于其志與性情
哉第其音律之華和采取之邪正美刺之當否不
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自有不覺真情之發見者
讀是詩可以觀其真矣惜予疾不能盡閱然其業

醫而行儒又以其暇汲汲務此以致若是之富殆有甚于癖者予方媿之而又何言之足重乎後有閱而知之者必能序而傳之矣芝岩曰斯言不可廢吾將傳子癖無庸藥爲側有客大哂曰芝岩以醫爲先生之詩先生以詩爲芝岩之醫皆不可謂無益于世但恐反觀二子之身勞精疲神以癖治癖知不可以藥矣因并書之

西樓詩敘

崔澹棠卷三

主、沈氏梅居

西樓者少宗伯學士新喻傅體齋先生與其弟水部正郎曰會君嘗所誦習處也傅氏族望于宋熙寧間已有東西二樓元季燬于寇國初先生之祖質庵公重建其西至于今存焉而先生昆仲又增修之者也先生之考愚樂公務植德工吟詠嘗讀書授生徒其上旣而教刑于子姓而化及其鄉之人故其鄉之風視他方爲尤厚邑之人仰其樓以爲馨城之東山風化之所出也及先生昆仲秉

內外制漸陟華要高才博學厭服當世而縝密厚渾不露圭角四海方望其爲今之韓魏公而推水部君爲元凱之配究厥本原或以斯樓爲今之闕里不獨一家一方之盛事而已也宮保長沙李西厓先生少宰長洲吳匏庵先生與先生並以詩文名海內而其所以推重羽翼贊襄一代之盛者又不止於詩文而已也於是乎西樓有詩而宜和焉而宜傳焉况和之者皆賢而鏗鏘相應聲出金石者乎亦足以驗一時之盛而非傅氏昆仲之賢不足以致此非斯樓不足以當此也水部君持檄蒞三吳水利有成績出所得詩以廩資命工鋟梓吳尹鄺廷瑞慕賢而長於遂爲董成焉而屬福序其所由作福憶受知于昆仲獨久且深而二倡之者皆福師乃不敢褻揚姑廁名於和者之列而又本其所自如此云

頌德祈年序

崔澹棠卷三

主、沈氏梅居

宜春劉侯生五十有六乃奉 命守吾郡至之歲
某月某日爲侯初度辰郡之國老自宮保大司馬
張公副都御史張公而下各有詩爲壽其韻皆祖
按察副使定庵曹先生蓋首倡也旣而仕于 朝
者蓋監察御史張君廷肅輩各和之貳守陶君質
夫袁輯足成惟謹以福獲從諸老末而年最少不
敢與列退之爲序且難之曰子能爲侯神化初政
記言之實矣茲復何以爲壽福曰亦惟神化云尔

崔離憂卷三

三 沈氏梅居

立殿陛接蒞事者多矣皆未見吾侯之勤也我侯
視事幾半載而盛暑不解衣永日不晝寢未嘗有
游佚休告之刻而遇人未嘗以勞劇倦怠辭匪惟
其心志不懈而精神所自堅固者亦可知矣傳不
云乎不暴天物者天必補其享侯之壽享而後盡
當何如哉且徵所資於侯之壽者吾民之財侯之
脂膏也愛之而不忍費脂膏豐腴矣吾民之力侯
之元氣也惜之而不忍竭元氣充足矣寮友者侯
之腹心也推誠相與而無猜忌之勞悍逆之戾腹
心安且泰矣屬吏者侯之手足也統泰有方而無
持循之卒度奔走之踰矩手足能奉命且効職矣
吏胥者侯之耳目也閒邪存誠而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耳聰而目明矣溝洫侯之血脉也疏而通之
而血脉無滯矣山石侯之背項也豐而植之而背
項益堅矣桑麻侯之毛髮也翳鬱被野而鮮盛可
知矣至咳唾而雨澤津液之注乎丹田也噫噓而

崔離憂卷三

三 沈氏梅居

風霆清虛之充乎泥丸也夏旱而禱登壇而雲興
旱不爲災冬溫而祈焚香而霰集溫不爲沴是其
一身之中和之足召天地之中和者如此與天地
相爲悠久可涯量哉且侯初令上海有壽之者祝
曰願侯復蒞吾郡今其言已徵茲可爲今日之祝
而已哉明歲祝之侯仍吾郡而璽褒進律又非今
日之官階矣再歲而祝之侯當以臺尊撫字吾邦
恩益深而執則疎矣再閱歲而祝之侯其以變理

崔維稟卷三

三元 沈氏梅居

方之陰陽者論道廷陞或以爲江淮漕運國之難
非侯不可兩臺總馭國之要樞非侯不可則吾鄉
父老不得致頌焉而福未老或猶及稱觴左右也
於是諸老咸曰是足以爲侯壽非汎而無徵雖出
詩人頌德祈年不是過也書以爲序

瑞芝詩序

吾郡伯光山陳公遜之爲監察御史時嘗便道展
墓披藁莽見瑞芝一莖僉以爲瑞而公藏之而四

方傳之及蒞吾郡歲稔物阜諸大夫士之德之者
亦旣爲詩致頌禱而福僭爲序其事矣茲僑寓九
龍山書院與諸生講天人之理究感應之微而工
部司務上海唐君銳走數百里致其父指揮使廷
璧翁之言曰我公之德於吾郡無所不溥而於吾
唐氏爲尤深天之道于生物無所不寓而於瑞物
爲獨萃豈非天之偏也理固各有所會也然則琛
所以獨荷公之德之深者豈公之私於琛哉嘗圖
崔維稟卷三

三元 沈氏梅居

所以報之而公清白之操堅如金石望之而却者
屢矣嘗聞公有瑞芝之祥天之道所獨萃也天其
有意於公哉公承天之道溥德於吾郡而獨深於
琛理獨不能以天之祐公者報公哉公自是其不
可辭矣於是徧索諸能詩者歌詠之輯爲冊將以
獻公而未有以道其所以者也予之於文無所不
能言而於公獨詳公之於文無所不愛而於予待
之獨厚予其能辭焉乎哉福自操觚來不能作復

贅語之之爲瑞按圖摘傳言之已詳宜無言乎尔
矣而指揮翁言之條理意之誠懇又有如此者吾
亦焉能終辭乎哉梓材有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
大家以厥臣達王邦君之責也指揮翁德公之深
而又曰非公之私我也則公之達大家者有道矣
公行且奏最 朝廷則其所以達王者不自是其
升哉王之所與天之所眷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則瑞之向所以萃乎公者自是其姑徵哉感

崔澹棠卷三

主 沈氏梅居

應之際其理微矣公之祿位名壽不待言而可知
而四子玉立芝蘭明徵當自有在此則指揮翁所
以徵諸其後人之成效而願以祝之公者請以是
足詩家言外之意

上海縣志後序

上海華亭一舊鎮也至元間始割爲縣屬松江府
百五十年于茲益繁益茂天下之以縣稱者自華
亭而下莫能先焉而志未有缺典也其膏腴富庶

與華亭同而加之以魚鹽荏葦之利乘潮汐上下
浦射貫賤貿易駛疾數千里如反覆掌又多能客
販湖襄燕趙齊魯之區不數年可致鉅產服食侈
靡華亭殆不及焉然名賢高士雖不乏人而甲科
顯宦則視華亭爲劣邇來屢得文章道德之士作
尹以鼓舞之彬彬彙征錯布臺省而巨筆雅音漸
出華亭上矣志之作於此時非有待也哉廬龍邵
君誠道以名進士尹上海律已廉撫衆寬繩惡嚴
貧而無告者加之以惠如是者三年上下交孚行
且升矣而扼於浮議衆爲不平公論遂白神人胥
慶君曰吾不喜居此喜得成吾志也吾尹大縣而
志不作非吾過與乃屬其邑人唐進士士綱撰次
之邵君卽所謂道德文章之士而士綱所謂巨筆
雅音科甲臺省之一也又贊之以宿學朱未易則
其志烏得而成哉抑亦非真有待也哉其風俗
節奢從儉而邑中之建設大半出今郡守宜春劉

崔澹棠卷三

主 沈氏梅居

公作尹時則今日人才之盛官守之賢亦不可謂無所自也志之作真有待也哉其爲卷凡八類各有論列簡而不遺備而不汎兼收並蓄而無所混淆是則可嘉也已志成屬予書其後予聞史家莫難於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司馬遷不作志遂使三代秦漢之制度沿革不傳而班固強作之又不能明其顛末後來第相踵襲而巳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浩歎焉

崔離榮卷三

三 沈氏梅居

今郡縣各有志則所謂宋鄭之史皆稱志非特史家一事而已不尤難哉然而地不乏書代不乏人作不苟同則固各有見矣與其漠然不顧孰若奮然有作也哉予於是乎有取焉推是以往成一代之制度以備 聖天子之疑丞不在斯人也夫不在斯人也夫子於是乎良有待也

東光劉氏族譜序

劉氏之爲東光人以宋丞相忠肅公顯公之後若

朝奉歧通判路漕幕著提刑芮知盱眙荀寶謨閣學士甲清介無欲金部端友知德慶府晤祕閣修撰震孫主簿晉孫中書舍人森皆有功德知名當世而世賢伯容仲禮克讓克誠鴻參參之子溥淵泉皆不仕亦世守儒業公少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之須城因家焉公之下三世諱著者仕蜀就家龍游又五世諱端友者避蜀亂徙浙西爲湖州人端友之子諱震孫者復仕蜀累官至須城縣開國食邑男而葬之須城反本也定家湖州者則自震孫之子諱森而下又十世諱仲禮者始徙蘇而之吾華亭至于溥又四世矣溥之上皆以琴鳴而清白世胄爲華亭最譜自溥作而仍曰東光者亦反本也譜成溥乃以家所藏公及五世祖諱甲及端友及震孫及森之遺誥及六世祖所紀夢爲子晉孫手書者及公之像以授翼翼挾以游京師將取徵於名文家以永其傳乃日夕造翰林諸富書籍

崔離榮卷三

三 沈氏梅居

者假宋以來書窮先世之蹟因得公及甲之傳于
正史餘若國誌若諸家文集所錄者幾述無遺焉
萃一冊出視于適吾外舅秋官顧公以所爲追遠
記遺予記述劉之先爲詳而尤盛稱溥之父諱參
者蓋參姻於顧者也故吾外舅知特詳而言足徵
焉予旣昇翼附入譜乃爲之序曰理一而分殊故
先王之制禮尚同別嫌周禮家宰以九兩繫邦國
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而戴氏記遂有大宗小宗

崔離稟卷三

重 沈氏梅居

之分匪惟尚同嫌用以別是以先王之民一而不
二也後世治無統而民不繫宗法泯矣晉唐間特
重門閥故姓氏之譜連連可稽而賜姓通譜僞冒
之事亦興其間則宗愈淆而民愈不可繫遂使後
世盡疑天下之譜雖言足徵如宋歐陽修者稍涉
遠裔亦又免矣今之達官貴人舉避嫌弗務譜族
五世以上卽不知其所自甚則服未窳而目途人
者比比也至于古玩書畫之類乃窮歲之力爲

考辯其所自來而珍藏之以爲代寶是尚爲知所
輕重哉若溥父子可謂知所重矣豈公之精爽在
天天亦不欲泯忠賢之嗣而陰有以相之耶不然
何其心之所用賢於達官貴人如此也譜始自公
之父居正末俟無窮合其同也居正之上無所錄
東平龍游蘇湖之界裔無所附別乎嫌也合同別
嫌譜之法也先王之禮也理之正也而溥得之君
子宜有取焉且翼爲冊時實奔走衣食之不暇惟

崔離稟卷三

重 沈氏梅居

勤力所致其視以權貨借著姓以詐詡者不侔也
垂諸永久尚無忘其本云

弘治四年秋九月六日作

懷雲詩序

吾淞之勝稱九山之所環拱而樂趣者曰天馬是
山之趾多名卿巨族而吾姻黨周汝銘其尤賢者
也憶其考廷儀公野號雲岫自命曰懷雲示不忘
也間余過之爲之詞以貽之而和之而圖之遂輯
卷帙余好山游抵趾必汝銘主且吾淞稱雲間始

於陸士龍不識其所指唐人吳會之說或以爲在
浙東擅雲之稱則據于今天下皆歸吾淞無異辭
淞之山惟天馬爲高雲之出必於高者土積之厚
而發則昌也周氏積德植仁種善耕禮殆與山埒
至雲岫益敷益華益滋益潤而有汝銘者出焉其
將爲霖以遍天下乎其將爲風霆鼓舞以移風易
俗聞者罔不震肅乎吾皆不可得而知知其爲鬱
澤而未發者也知其積厚之餘以需其後之人者
崔離彙卷三
主 沈氏梅居

重刊陸宣公奏議序

唐陸宣公之文權德輿序之甚詳而其奏議宋蘇
軾所進劄子評之甚當因論其世宋儒雖有成說
福則敢謂自漢以來惟諸葛武侯一人作配而已
公之後未論也蓋武侯躬畊南陽不求聞達若泊
然無意於世者及感昭烈三顧之勤則立談之頃
天下大勢舉在目中英雄角立卒莫能逃其妙算
公以少年文學感德宗之知遇奉夫艸詔動中事
機內署獻納纖悉畢具遂使跋扈革心奸諛惻目
崔離彙卷三
主 沈氏梅居

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者及遭讒南竄則閉門惟著
方書五十卷又若退然無與于當世之故者然是
其用行舍藏孰得而上下之哉且卧龍之望已重
於艸廬之下而薄尉之調僅投乎書判之科然提
全蜀之衆不能誅奸雄于大義倡明之日而操數
寸之管乃克討叛逆于乘輿播遷之餘顧剛明信
任之至吳魏挾一代之雄萬策撓之而不足精察
猜忌之萌裴質任匹夫之術一言間之而有餘故

知山谿之豺虎易禦而城社之狐鼠難防逆順之大分易明而邪正之並進難別是以漢帝苦吃於勅敵唐宗自懷於腹心卒之營中之星旣隕元貞之詔不起皆天也非人所能爲也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言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論至于今皎然與白日爭光是則福之所以亮二公之心者餘豈得而盡知哉至於立言之士惟知就事論事行之當時而有功垂之後代而無弊如是而已是以立天下萬世之常規則謂之經足以合天下萬世所共由則謂之道夫豈道自道事自事議自議經自經哉他若魏相條鼎董之作而軾上公之奏自是臣子事君之妙術漢文帝思頗牧而卒得之魏尚宋仁宗相韓琦而謂賢於夢卜又爲帝王師見於彼先賢曷有損益而世乃以當代之不用爲惜以後人之見知爲幸甚或假時命以致怨尤焉者徒知涕泣之策殞生於賦鵬覆醅之玄

崔澣豪卷三

元 沈氏梅居

雙旌嵩祝詩序

雙旌嵩祝詩者爲吾郡大夫涇川何公奉萬壽聖節表入朝而作也國制節賀者四而惟萬壽聖節爲尤重藩臬武鎮以及畿內之郡留其長拜於公庭而其餘始蒞任者必一往上之可以繫人心而大一統下之所以展忠愛者錫福者皆在焉於是何大夫胝吾郡事一歲矣次當行其長宜春劉侯德資舉故事贈之金公辭焉曰敢不希介操而昭儉德郡之國老都御史古齋張先生按察副使半松過先生定庵曹先生三數輩聞之皆曰盛世之典盛治之事邦家之福吾郡生靈之幸也敢不播宣以達諸四方且詰輩荷聖明之錫者尤爲久且大拜祝之禮雖不敢怠而忠愛之誠可無所於寓乎乃各爲詩一章萃成卷畀福序其端福以在告杜門弗獲與拜祝弗獲從諸老祖餞之末兼與公同爲聖天子龍飛第一科所取

崔澣豪卷三

聖

蘭州史公景賢道吾郡爲大夫七月屬邑未歲蟬
月二十有五曰爲其初度郡大夫交慶迭賀及國
老縉紳奉觴上壽必以辭而皆屬之福者悉自是
歲始時公職在國稅催科方勤故未之暇也越月
則政令一新百廢具舉春和物熙祀事告成公方
有以樂吾民之樂也撫州通判趙先生弘濟走告
郡之國老曰可以壽公矣時不可緩諸國老就福
謀曰漢文宣室受釐故於賈生有鬼神之論自以

崔離榮卷三

聖 沈氏梅居

爲久不見而反不及也茲吾郡大夫方嚴祀事而
子閉門讀易吾輩不見久矣能爲我言天人之際
乎壽存乎人而成之於天子其言之請奉爲史公
壽福聞諸孔子曰仁者壽釋之者曰仁者靜而有
常其存心也恒其事功也久故壽或曰仁者血氣
循軌精神周完故壽或曰大地以生者得其心以
爲心心與天合自天祐之故壽三者不同而福以
爲合而一之同然耶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宋

人曰養生莫善於寡欲福以爲養心乃所以養生
也故嘗謂人不能無欲惟求所欲必理而不踰矩
是人卽所以爲天也人誠不愛其生必先心有所
主而後形神不搖是心卽所以爲生也吾不能言
天之爲天而能知天之未始不爲人吾不能言人
之爲人而能知人之未始不爲天易曰君子修之
吉不愧不忤神安體舒是卽爲吉而吉不出乎修
之外也仁者卽壽而壽不出乎仁之外也寡欲者

崔離榮卷三

聖 沈氏梅居

修仁之基也史公以書經第成化甲辰進士是科
進士列臺省居銓衡者後先相繼強爲獨盛故一
時外補之士扳援汲引驟遷混進者亦多公獨剛
毅在初令上虞不晷月而緇紀布治功成再令
昱邑要衝之地華靡之所而公應接不倦淡然無
所動其心三令安陽益勵厥操益殫厥惠幾二十
年而始獲計勞循階以進今職而人莫不以爲淹
而公方與郡侯劉公建規模廣施設不少貶損而

務欲布實德於人謂之寡欲有恒而有仁者之功者非邪且福自其門一接又七星霜而公丰恣精力愈勝於前非壽徵耶苟自是而進進不已焉人泯天定國是昭彰必求特立無黨臣成不怠安分守禮之士以臺省之然以率後進勵風俗其能舍公而他往耶傳不云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屈之大者伸之大也天人之際請公其無惑於是諸國老曰知公者莫若子遂書以歸之庚申春仲上

崔維棠卷三

聖 沈氏梅居

丁日

壽別駕單公序

聖天子御極之十又二年陟明黜幽登崇峻良自股肱而下至於群辟百僚罔不起喜用是吾郡堂自一二清白才幹者外皆徹而新之宜春劉侯首至政令一新士夫以爲預聖人之所期舉循吏之未備次則二守何公至永玉相映精力相協人方改觀易聽而別駕單公繼至焉言若訥而中貌若

還而強外若闇而內則朗守若固而應則通則死有以協成二公之美而別爲一種人物者矣旣而史公張公繼至焉同寅協恭淬勵爭進事無不舉冤無不伸豈非吾郡之幸哉用是撫都御史安成彭公駭悍嘆賞以爲所撫諸郡皆莫若吾松之精粹淳者福深服其知人會劉公以下孤矢之設相續雖曰偶然而亦奇矣十二月四日則單公之辰也按察副使過公大環率先郡之國老往賀之且

崔維棠卷三

聖 沈氏梅居

賜言曰書不云乎明作有功敵厚弘裕說者以爲明白奮揚而赴工寬厚博大以裕俗二者缺一不可四公者明察精銳固吾松之幸進進而不已焉吾恐濫厚元氣亦不無少侵矣若單公者其可以汎視之哉請以充四公之藥籠則不獨公壽而諸公皆不藥而壽矣况吾民哉又曰單公始至退然不勝劉公置之優閒以觀其度而不色愠久之才智稍露劉公投之繁劇以觀其能而不色喜事至

而應物來而酬辯疑獄而不以爲能紛盤錯而不以爲憂此真長者之風也其壽可限哉又曰單公以易經有聲高苑初拜晉州分教改榮澤有安定蘇湖之風進鄭鄭府教授有董仲舒江都之器後歷懷來而陞秩太學韓昌黎之博士不是故也今少宰三山林公慎許可爲大司成時惟公是敬荐諸銓曹以有是命可謂諳練老成矣豈易摧折哉乃屬福次第其言爲壽福不能悉公而吾從父嗣

崔維棠卷三

哭

公教榮澤聞其士至今感之而吾邑衡永實出公門足有可觀其教可知矣又嘗從事三山公之末而知其所許非老成忠厚者不與又聞單公之爲政皆受吾守之成規吾守吾師也吾復何贅是爲序

壽梧竹華先生六十序

天下之理必於會結之處而鮮析之斯有以通之無窮而不窒此易之所觀以行典禮者也錫山梧

竹華先生思有以集天下之書而會之於一旦將於是不通其室焉故名其 銅板印書之所曰

會通館今年壽及六十其姻黨有吾宗之居其鄉者味泉翁以爲是甲子之一周亦人生年會結之日也於是乎通之可以期諸無窮頌以爲祝且以爲居是邦而文之所會理之所通者當及於予而能言會通之悉亦莫有加于予者也爰屬壽辭予嘗與先生同寢處見其昧爽而興操觚揮翰環列

崔維棠卷三

哭

四庫書童子分執有所采摭各檢所執以獻至晚不輒知其學之博而力之勤也如此又嘗讀其所著仁性命及律呂廟制諸論皆紆徐典奧究極理致知其見之明而探之深也如此又嘗讀其所爲慰伯兄詩諷詩知其天倫之篤而排難之勇也如此又嘗聞其少力家蠱應公役五十始讀書而句工筆粹成一家言知其志之堅而神之完也如此夫生生之道魂魄之交而主之者精氣神三者而

已之三者會則向於有離則向於無通之則暢而可久窒之則壽而易耗若先生者堅志以師氣完神以養精學之博者魄之載也見之明者魂之清也力勤則精全斯微深深則神爽可驗是宜其有以運用天地而生於形骸之外矣夫豈謂子之終始可限量哉抑問之天人之際仁者必壽天倫之薦排難之勇入仁之大也則先生自有得於天而予將何所與其力哉請以是足味泉之意而因致

崔離蒙卷三

聖

吾私君名燧字文輝梧竹其別號也

思親堂詩敘

予居錫數月凡錫之彥碩無不得與交其襟而忠恭且有禮終始弗劾者惟味泉濮惟清氏嘗登其寓館見其兄弟怡怡如也退而訪諸其鄉之縉紳大夫縉紳大夫交譽之既又訪諸蒞於其邑大夫邑大夫益譽之又訪諸吾徒諸校士諸校士爭譽之然而未得其所以致是者何道也瀕別乃出其

鄉先正王文肅公所爲思親堂記予曰諸所知者皆將詩之以助不肖孝思幸賴敘其意以啟其端予取而讀之夫然後得其所以得諸人人者良有本也人莫不有思思者善惡邪正之機也聖賢用功至精至密之地庶乎其在此而觀人者亦必底於是而後極焉堂者身之所居也思者心之所發也晨昏登堂所接之人所觸之景所見之物所圖之事所以感其心而爲思者何限舉不之及而

崔離蒙卷三

聖

思親是揚於是乎見其所存矣吾聞惟清之言曰身者親之遺也凡吾身之所能致者皆吾親之功也故堂不必皆親之建也吾之建卽親之建也物不必皆親之造也吾之造卽親之造也親朋里閭上下之所以往來者不必皆親之交也吾之交卽親之交也營產力蠶公私百凡之圖不必皆親之故規也吾之圖卽親之圖也吾於是舍親將奚思且吾父早弃我我幸自樹立而吾父弗及見凡吾

堂之所有以爲養者吾父皆弗逮焉吾寧能與吾
兒子輩自享乎吾母早寡手撫我有主以至於八
十壽終其所爲同辛苦悲感者不可謂不多且久
矣而今安在哉吾於是念恩親將奚以暴吾誠意
若惟清者可謂善用其思者哉傳稱獲上治民信
友皆本於悅親而舉孝必及友者吾於惟清乎徵
之若夫所爲思親之道則文肅公記之悉矣而孝
子不置永錫爾類之祝則諸詩家當能發之故不
贅

崔淮蒙卷三

至 沈氏梅居

壽山福海圖詩序

夫老老而尚文歛之善俗也故於其姻黨之尊執
無所將倣則誕晨是族而歲攸祝或又詩之而更
圖之而更序之文之迹也然其過也厚君子寧有
取焉於是歛士之游泮者必得予言以歸壽其老
而予之與歛士言雖狀而不得靳也茲者勸輒方
旋謝言伊始而許其者復援故懇予爲其外舅姑

壽且曰吾僚壻某者已請言于吾鄉達尊程奉常
先生矣念予出先生門下先生所與不容以復靳
而又有不容贅辭者久之無以應偶過吾友王西
園氏見其所爲壽山福海圖而一時能詩者詠諸
其下方詢之則某所以爲其外舅姑壽而索言於
予者也於是乎有感焉夫山隤然臨乎其上有父
道焉海淵然宅乎其下有母道焉父道尊而止乾
之簡也亘宇宙而悠久故曰壽母道單而承坤之
載也收品彙以涵容故曰福故山不直父之者之
仰之也而凡有子之道者皆擬稱焉若世俗所稱
泰岳丈人峰之類是也海不直母之者之倚之也
而凡有妻之道者皆擬稱焉若后妃謂之前海之
類是也於賜於彼而以舅稱則登壽於山以爲之
祝蓋曰吾將父而仰之者也於是乎無窮焉我妻
其女而以姑稱則進福於海以爲之頌蓋曰吾從
妻而母之者也於是乎無量焉若是者善而又善

崔淮蒙卷三

至 沈氏梅居

者也文之過而不失其則者也吾又奚容靳爲其
之外舅爲同邑羅斯義壽五十有九以其月某日
爲誕辰子孫儼立隱德弗耀山之尊而止者似之
外姑爲南谿吳氏壽六十以其月某日爲誕辰柔
順智慧孳育鞠成海之卑而承者似之其所以致
福壽之詳者不可知而其所以祝頌之意蓋如此
其所以享福壽之徵者不可知而其所以比擬之
意蓋如此有得吾之意而求其人之行於吾奉常
崔維彙卷三

垂 沈氏梅居

先生之言索其墳之願於諸詩家之祝抑亦思過
半矣書以爲之序

贈良醫施雪谷序

夫國有良醫則一國之人無病矣天下之醫皆良
天下之人無病矣矧一鄉九族之中有醫焉醫之
良則其鄉族之人無病可知矣人之嗜好稟賦異
焉而感觸嬰冒病於身者亦無無有者今而謂之
無病要亦賴醫耳醫良而藥聖則家國天下之人

病與無病之人耳其錫之施雪谷氏醫之良者莫
能過之余嘗飲渴惠泉多藉其品劑調攝真知灼
見其爲良也凡邑之遠近人之老少皆倚以爲活
不求著聲而聲自著不屑造家而家自造若人者
又良醫中之不多得者也人固重之余亦愛之至
於其起姻黨朱寶之於沈疴繼又治其子痘疹不
時日間而朱氏父子縣命於投匕之間使其宗祀
有所存而老少有所倚其神功藥聖又一驗也朱
崔維彙卷三

垂 沈氏梅居

寶之感之舉家合族感之凡與寶之相與者皆感
之屢致幣帛珍玩几筵以爲贈以爲報咸却之却
之而至於堅人皆曰此其素心也况姻黨乎哉一
日寶之揖其親執余友人彭坦齋氏曰感德圖報
人人之心也第吾姻家雪谷翁不受報緬惟熟計
惟贈言爲最而彼亦不終拒矣乞轉致一詞於華
亭錢太史氏何如坦齋曰諾於是走書四百里外
抵予放崔灘上予知其願未應之曰醫之良胤必

昌命之續天必祿施之施朱之報皆有可取者遂援筆以復它日施後之昌朱門之祿庶以予之言爲有徵焉

襲芳錄後序

錫山義士鄒君智卿錄其父靜修府君之遺行出自一代名卿鉅公之所裁制墓誌表狀若干篇既又得哀輓之作錄之既又本其生時亦得諸名筆贈遺錄之既又推其所自得其祖柏軒元堂桂堂

崔離彙卷三

圭 沈氏梅居

上及其遠祖君永爲黃文獻公所志者爲一帙萃而傳之曰襲芳錄予聞過而讀之難曰何鄒氏世德之遠而智卿用志之厯也鄒自唐都官郎中霖宋忠公浩及弟洞有聲于晉陵皆載諸家乘不錄者遠莫可盡述也或曰不必述而人自知之也詳於柏軒以下以及靜修府君者耳目之所及不忍得而遺也錄靜修府君而必追及生存者若柳子厚爲先君記表其一代之交與有足附名者而況

徐武功之賦玉井蓮劉按察之志游李宮保之記成得堂皆卓犖振蹕閱世教興起人心者其可得而泯耶且使府君之才之行顯於時當必有所樹立以銘鼎彝者茲其後可但已哉于以見諸作者生非面交歿非墓諛也于以存一朝之盛府君雖隱處而不遺于史氏所載錄當不損於仕也是亦可謂厯而有節也已噫錄之存芳之襲哉芳之襲於前者錄可得而載也芳之襲於後者存乎其入

崔離彙卷三

圭 沈氏梅居

錄不可得而與也若府君之尚義誠慤如錄之所載其芳自當遠襲而智卿之不忘其初稽譜牒以別其宗派之所自來考板籍以照授其產植之所自立徧察其府君之遺懿而力爲之播之揚之以傳之於不朽芳不自是其可襲哉蓋亦府君薦修忠公之祠勤輯上世之懿之家教也鄒今有顯者居遠裔不出府君之後後此有紹忠公而起以徵趙文敏之志者其在智卿之後也哉智卿名愚錄

附畧字誠卿在其仲也猶有季利卿鈍殆將發先世之餘芳哉敢掇所知者徵其錄

玉庵詩序

古之君子必佩玉德也於是乎有佩章佩紱矯枉
挾弊者焉德至於玉則盡美矣好奇者又有餐玉
之術言蘊其美耳玉韜於璞則輝岩玉蘊于裏則
潤體溫潤而栗然玉之時義大矣哉崔山魏公之
賢胤居錫峰者曰宗美博學多通擇可以濟世易

崔澁棠卷三

垂 沈氏梅居

施者以賢行收仁者之功甚博以其獨得之餘貽
其子鵠期報於廷有日矣而退然不自居游山水
間與木石群見而別之者曰公玉也非石也稱之
曰玉因以命其所居曰玉庵諸大夫士聞而信之
而歌詠之玉庵之名遂聞三吳三吳之人皆信服
之曰真玉也予游錫久至必主吾友彭擇良病必
索醫就宗美因聞其論議出人言表見其子鵠瑚
璣琮璫器也嘆曰信哉其爲玉庵也吾學佩玉德

弗稱焉吾學餐玉術弗及焉吾今得友玉矣友也
者友其德也箴吾病損吾過益吾所不及韋以緩
之絃以急之約之於良玉崑山之境則吾志遂矣
公其玉哉我其公哉不別下氏莫可得而別矣圭
瓚之需于 朝俟諸其子吾有志焉而未遂術焉
而當語者也書以爲諸作者先

墨莊詩集序

予從吾吳中好事者游往往得墨莊所爲画及題

崔澁棠卷三

垂 沈氏梅居

識隱然想見其爲人類清苦絕俗之士旣而辱厚
上子文下 凌修然玉立有梧鳳之姿又以爲
得其似者於是論其世則紈綺裔也時心竊異之
比卒文昇復以其所遺墨寓京邸索題則又出于
向所見者遠甚要其得意筆也未及題而失者爲
之悵然文昇聞之曰直吾先人之游戲耳烏足傳
哉乃哀其所爲詩若干篇抵予曰此則吾先人之
所持以不朽者願終惠之以辭予固陋不能爲詩

家評然觀其年未及下壽而所積之富若此苟縱之進不亦駸駸乎名一家哉於是而考其志焉亦異乎世之所謂鉅室者之務矣夫以如是之才而席貴據地稍炫耀希日月之末光以列職敘事孰能禦之而竟以隱終不亦異哉昔人謂臺閣之文豐潤宏博山林之文枯槁奇峻迴不相入而於詩尤甚蓋性情之真見也若居臺閣而能道閭閻之艱宅山林而不忘堯舜之恩則可與論於詩之外

崔維臺卷三

堯 沈氏梅居

矣墨莊之詩殆不繫於其地者哉此又予之所爲異也抑亦有說焉潘安仁石季倫輩能爲清逸流麗之詞而不去侈靡競進之習識者有以占晉社之將屋而諸第之爲墟讀墨莊之詩而論其世匪直爲楊氏質抑以占 國之風焉則是集詎可少哉而況爲楊氏之子姓者哉珍而梓之亦云宜矣至於姬音協律以究其所自來則請俟諸能詩者墨莊諱綱字士宏姓楊氏集以其所有號名從其

志也其律身得之其父承事郎其學得之其伯父都御史宜間先生而益之江山之助縉紳之教者則以嘗從其季父郎中公之游宦云是爲序

贈良醫竇恕齋序

仁之道博矣哉微而爲物中而爲人大而爲天地溫良順惠愛盡而義周其用也無窮醫之道有焉醫家科不有三其業不同而其志同其能活人之功異而果能活人之心同若所謂外科者其於聖

崔維臺卷三

卒 沈氏梅居

神功巧又孰不具哉或者謂醫家不易學亦不易精若竇君者其可槩觀哉夫醫之道曰大方小方婦人科傷寒別有科及祝由科之類病悉主內而發於外者則爲外科疽瘍瘰癧其爲病甚速其禍人甚深非善知標本之說經絡支脈之妙辯陰陽之理寒熱溫涼之源明虛實之故深淺遲速之道其欲起死回生拯危濟急於一日間鮮有不辭者矣吾聞竇君承世業能讀醫書上邇軒岐下述漢

唐宋元以及我盛朝諸善醫者立論著方以萬數
參酌考驗素出自胸視輕重而自意之故業得以
外科擅名其科雖有內外之異實與諸科相表裡
故凡男婦人老稚窮貴悉得治之治且無不效用
是四方人日登其門延請治疾者如市君亦不求
厚價今歲吾友彭君佑有母年既高背感疾邀君
視之君外敷膏藥內飲湯藥不旬日而疾愈於是
人皆果信其能蓋巧而至人工者涉聖與神未可
崔澹豪卷三

奎 沈氏梅居

曹文蔚山居集序

山居集者吾友曹文蔚居於山林時所作也其隱
居未仕之時放情於山水之間笑傲於林泉之下
玩物適情而詩條然成編是誠詩豪也嘗謂予曰
詩而無法猶車而無輪吾於晉法陶淵明于唐法

杜子美二公之詩誠有益於世教者他如蘇李嵇
阮曹劉謝鮑之流非不可與言詩其於世教抑末
矣吾亦累詩一百七十餘篇名為山居集予其奇
之既而登仕不久而逝良可慨也其子邦政不忍
廢之遂鋟梓之以行於世殆欲成其志以垂於不
朽是亦繼述之意也予故善之以爲序云

曹文蔚雲程集序

雲程詩集者吾松曹君文蔚所製也君少負奇講
究討論涉六經群史之外無不學故善吟咏丙午

崔澹豪卷三

奎 沈氏梅居

與予同領鄉薦已未歲登進士榜除郊縣知縣其
登仕來喜與諸同寅倡和雖處煩治劇遇事有感
慨卽發之爲詩於是累詩得一百八十餘篇是爲
雲程集其曰雲程觀君之集中則可知矣君今旣
沒其子邦政惜君之志無傳遂編梓之以行於世
福以君之未沒言告予曰詩述於言言成乎文
載乎道理本一也吾嗜吟咏聞豈徒效騷人狂客

以是而資樂哉予是之以爲名言夫詩固亦文也然有山林之文有臺閣之文今見君之所製皆爲臺閣之人物也惜乎惜乎姑以此誌君之志

謝芝岩葛元兆序

成化癸卯錫山楊致仁痢越十二年爲弘治甲寅其子建患如之先後舉莫克愈芝岩葛元兆愈致仁且愈建其父子德之甚諸所交於父君子者爲之詩贈之先是致仁已請予言爲君謝予諾而未

崔維彙卷三

沈氏梅居

能比致仁領鄉薦又德其子建生益微之值予過錫乃爲之言曰父子天下之至情也疾與醫萬世之相須也以父子之情而醫行則天下無憊獨矣以醫疾之術而行瘳乎父子之間天下無逆戾矣父與子順之醫與疾攻之攻而不失其順者予于葛元兆序見之矣敬以是終楊氏父子之請

陸慎修

錢太史崔維彙卷之三

曹遵何全校

錢太史崔維彙卷之四

城南沈思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記

神化劉侯初政記

并序

吾郡守宜春劉侯至僅越四月而巡撫都御史安成彭公特遣使至書幣禮勸或泥故常以爲太速者福乃敢述所聞父老之言爲神化劉侯初政記曰神以表其不測曰化以泯於無形不測且無形宜乎人不得而知也曰初政蓋冀其恢而弘之浸漬浹洽不可限量云尔

崔維彙卷四

沈氏梅居

弘治己未歲夏四月庚寅朔越十有七日丙午南臺監察御史宜春劉公奉聖天子命來侯淞江先是淞民間之相與懽呼于道曰是非令吾上海者耶必能活我其在上海者曰是吾舊父母也吾有主矣縉紳士大夫舊所知者曰侯令邑時其守則稷山王公以簡靜稱常山樊公以盡心民事著

繼之者皆莫及也然王公悉倚侯以任劇樊公之
爲賦役條格悉出於侯而况侯自爲之哉比下車
首進父老論之曰若病甚矣向來指口結舌不能
吐者幸有銀我其爲君理之用是直屈達隱道
盈庭塞衢或譁堂陛而迫几席者侯不呼止隱然
有得其情哀矜勿喜之意雖隻雞斗米不得其平
者侯一一聽之至忘寢食或以煩瑣諫止之者侯
曰吾不理孰與理人知吾理而不敢犯訟當自息

崔澹棠卷四

二 沈氏悔居

且古之所謂無訟者謂無事可訟也豈民欲訟而
強禁之哉民欲訟而強之其爲訟也益甚或曰焉
知其非僞曰否爲其僞而辯之所以止僞也凡其
傾心爲民而不以勞苦節縮精神者類若此不數
日得黥賊賊吏豈之法百計撓之不可動或曰濟
猛者以寬殆益猛乎曰吾誅助猛者耳然則不已
急乎曰舜罪四凶周公戮飛廉孔子誅少正卯豈
待罪發於其爲政而後治耶君子疾惡之心有素

不忍斯民之受荼毒恨未得其地未得其人耳得
其地得其人朝蒞而莫驅之猶以爲緩臨下之初
必欲使人知吾意向之所在而不敢犯此聖賢光
明正大之法度也秦養於家縱之食人而後誅之
有是理哉聞者懾服用是挾勢通賄武斷兼并之
徒以及冒仕籍以避役者莫不格心俛首匍匐以
事事而無告者甦矣既又呼市賈於庭命之曰鬻
僞價高者訟及吾有法吾與爾無貿易罷月報價

崔澹棠卷四

三 沈氏悔居

吾出俸以易日給爾務平其直勿奉吾志勿惜吾
財有鎔糖炊餅者取其模碎之曰侈靡甚矣吾在
安敢用此尚賈翕然安產其有避官買而易業政
市者悉復其故既又令曰有弃恒業以事俳優雜
劇者罪不赦樂自官縣以下視其爵各有制度民
非大故不得擅譴至於軍旅鼓吹國之大事尤不
宜輕弄其婚喪服用各有等差勿得踰制以故數
十年侈靡淫佚之風一洗而新之其在禁者不待

罪一人而各不敢犯聞者異之而不知清慎儉勤
侯身率之而執法不易凡其令自不敢視為故帑
也至有貿物於侯而多取其直者侯廉得之不以
罪曰此知吾非強買者也吾喜吾民之知吾志矣
人益以是多之六七月旱侯憂形于色觸暑揮汗
徧告南北壇懇禱曰吾方為吾民休息而天不遂
我耶已而果雨歲已有秋侯悉取版籍計畝數稅
布當全準者里為之區畫有成法而後布之雖奸
胥黠杜宿弊故隱民明知其欺而莫之除者剗削
盡淨不得肆其巧民相聚謀曰我侯惜我財力纖
悉至此吾忍以稅事累我侯哉與其侵漁於胥吏
吾寧奉吾侯以盡吾職耳遂爭先疾趨視倉如歸
受者如恐不及而昔時留難多取之計不暇及施
啟倉不越月而數十萬之稅已報足矣催科者不
一涉於民之門侯不勞履於倉之廩而事集弊息
自有稅賦以來咸未有如今日者也良亦以是之

宦遊彙卷四

四 沈氏梅居

有術感之以誠而致然耳昔人以撫字心勞徵科
政拙為賢者當未知催科在撫字中也其在我侯
發之耶會 恩詔當除今年民田租十之二更有
曰當別冊者侯曰上以寬民額擾民耶遂止附
於歲征之籍省民費金以萬計故事歲庸皆出於
里正耆長之手循圖約日而察之民不勝勞而出
沒愈甚或私所費者足以當公家一歲之役矣
故曰倍償而顛倒錯縱者不與焉侯曰吾知民力
竭矣吾敢輕用哉顧為不得已者吾節之又節思
之又思據丁按產而輕重其役吾無所與吾智焉
取足於公家免吾愆而已矣吾無所利吾私焉既
有成畫乃集郡之里正耆老於庭授之帑而面書
之一日而盡退乃叅據自所定而張示之觀者笑
舞於下曰我侯其神明耶不然不入吾室何知我
深淺若是也曩歲私囑訟計之風無聞焉是皆古
今之所共難而侯處之裕如也豈曰初政而已哉

宦遊彙卷四

五 沈氏梅居

侯族歲歲行之嗣侯者復行之有侯之官者則而行之無所不可福嘗聞古之循吏以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分優劣若吾侯則愚者畏其法而不敢奸者懷其智而不能智者服其誠而不忍可謂兼而有之矣又嘗慮三代以降風俗若江河之日趨於下無能挽而回之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今觀我侯振作三月而民風丕變乃知患無其人耳或有其人而不居其位或居其位而不盡其心耳

崔離臺卷四
六 沈氏梅居

以若人居若位而盡若心天下事何難之有昔人稱漢宣多循吏雖成之偽增戶口者不足以掩龔黃之名有以班氏之筆在也福竊史官無與力於史事而目見侯之神化有如此亦欲使之闡揚昭彰焉故著其政之難而大者以爲爲守者法若侯之所以自處者其在易之泰乎包荒用馮河闕一不可也其在周召之成功乎慎厥終惟其初不敢不罄一得之愚是爲記

神化劉侯續政記
福既爲神化劉侯初政記鄉父老聞之皆以爲實錄有欲碑諸道左者福以時制止之既乃有舉以達諸巡撫都御史者亦曰信然逮于今二載益勵益新不可殫述屬入覲諸先達各有所見爲歌詠艷之行福久杜門不獲隨祖帳又不能爲浮詞乃祖初意得續所聞聞者爲續政記不曰政成而曰續者終日乾乾自強不怠未嘗少有自足者侯之心也若夫九敘惟歌勸俾勿壞尚侯借寇徵黃之餘去思遺愛之日則不敢多讓第懼離索所聞挂一漏萬舉細遺大有所不免是在同志者各述所見以續之云

侯蒞政之歲將終各方鄉爭報迓移歸復者日以若干計登案稱賀侯曰未也是特吾絕兼并復田侵省徭役以招徠云尔吾方圖悉按所拋荒田蠲無所得利者隨所願召佃之隨所佃熟贖者免初

崔離臺卷四
七 沈氏梅居

二年稅外始入正額盡去舊所貼包陪隣荒稅法
民庶乎有歸而無徙耳聞者歎服忽一日揖寮案
坐于堂召胥吏立于庭語之曰帑藏有餘貨可用
者乎皆應曰有然而莫知其所謂也侯曰吾無以
使民之利病無所匿於下故縱之入聞然門屏之
外若不能容無有以稱吾豁達洞視之意宜闢吾
門衢有民居蔽屋者公售之寧過其直或有以民
安土重遷言者侯曰聖賢未嘗不愛人顧權其利

崔澁彙卷四

八 沈氏梅居

害輕重耳殷盤遷河周旦營洛計其大不暇惜其
細從其公不暇徇其私煦煦一人之姑息而阻一
郡之興廢此事之所以不集也既又屬撫按各檄
治其解工部檄治周文襄公祠侯曰吾屬壙吾治
而先理上人之所臨前人之所祠吾其安哉遂會
財飭工大理廢隘不踰月而規模十倍於曩時或
病其督工太急者曰視官事爲家事惜官錢如已
錢此昔人之名言也世有遜謙遠謗玩歲愒月以

所至爲傳舍者吾不忍爲也有假公營私用一書
十以興作爲窟穴者吾不敢爲也有始至則借政
通人和之說恣造化改易之謀財既會而功無成
人無稽而吾已去則又吾之所深恥而不爲者也
孰若吾之始至襲於人之餘爲後人之地一無所
利於我而且免科罰之自已出哉第恐 朝廷之
明詔日新部使者性情不一一禁革則已費之財
已役之力不可復追徒資胥吏之出沒耳吾但慎

崔澁彙卷四

九 沈氏梅居

擇督事者俾無偷惰侵擾之患當愈急急焉耳且
農事亦有時不可妨已而果如所料識者神之其
徵科嚴冬完之期版籍申花分之禁皆與廷議合
亦率類此其言曰常人之情有則易以濫費無則
難以法徵吾縱其濫費於方有而徒以法束於既
無是名曰寬恕而實誘之入罪而禁之也今年詔
當入官者無預其歲諸郡皆驚駭不便而吾郡獨
安焉循前二年之習也舊俗有花分子戶以遜重

從此習以爲常不知其犯令也侯至訟及此者必
革之初或疑其紛擾者茲廷議從言者申是禁則
版籍未更而歸正者十已八九矣督籍者其便之
其馭書吏尤嚴有犯賍者雖輕不赦曰固知從吾
左右者亦欲以養生然有犯而赦之則吾豈敢吾
正惡夫左右以市恩立威者訟則曲護之上之察
而置之法則大怒以爲損已威重黨惡而長奸不
尤甚於文已過者乎若然吏之賍卽其賍雖曰無

霍維彙卷四

十 沈氏梅居

私吾不信也而邏捕優戲者至僉謂令已行必從
輕貸侯曰諺所謂一緊二慢三休亦官府通弊也
彼入訟常試我耳我姑輕之彼將安行與初之不
禁等杖之視初犯者有加用是屏息風聞鄰邦諸
侯大夫皆曰吾獨不能正吾邦之風俗耶爭先禁
蘇城橋李素號繁華者闐闐肅清播爲美談皆吾
長侯有以啟之也詩不云乎正是四國仁人之利
溥矣哉丁祀先聖閱樂不能成音乃歎曰吾不好

聲樂者厭淫哇耳雅樂其可少哉遣禮幣聘南都
神樂觀之善于音者教之樂用以備學校廨宇有
傾廢者時葺而勤補之未嘗待師生之請其考校
士類命題立論必與辨難忘上下分啟發良多軒
輊人物不泥故常每令出悉協輿論若今科所取
士皆侯素所許者也解元陸深尤爲上海之破天
荒或曰二邑皆侯之教也上海之文運至侯而始
隆得非侯舊令之遺風今始收效乎侯聞之笑而

霍維彙卷四

十 沈氏梅居

不答其聽訟先論倫理曰明刑以弼教也倫亂於
訟奚以教爲其於男女婚姻之際務速與之合崑
山有巨姓欲出其妻者妻訴之其郡邑不能辯乃
訴于上官乞就我侯曰侯呼夫婦至庭下委曲論
之不能答婦相得如初聲名益著於四方境內有
宿逋鹽徒凶寇爲患不測人莫可禦侯令曰吾郡
豈有賊徒多於良民者耶顧上之畏患避禍延歲
月耳宜併力擒之期於必獲果婦渠魁一二十輩

鄉邨之民始得安枕凡險隘通衢交會之處必置柵警拆邏巡必嚴必慎肅然有外戶不閉之風庚申歲禾方有秋而鼠寇不時忽有犯者時中曹按察以詩投之侯書曰吾今日始聞憂民之言聽灾者具陳議者謂國計已定寬貸弗及也侯乃會其數於準糧銀布中均償之曰虧衆猶可虧一甚苦患難相卹亦鄉里從厚之道也人服其應變侯自奉甚儉薄子從游者自延塾師外不得與接學已

崔離彙卷四

三 沈氏梅居

大成就人亦無有知之者至遣婦婚且就舉郡人咸不得聞君夫居二年而婦察采之內莫得窺其簾瀕行單舸輕裝浙江以上或有慮及寇險者侯曰賊寇亦有耳目知吾家必不驚吾如常游松者嘗語人曰劉侯歷官幾三十年而其夫人服飾無異於儒素何也豈亦其天性之使然哉及於吾鄉先達慶賀弔卹必勤必懇匪物之豐而儀之及尤人所難也大司馬張公時敏致政歸上詔留

月存問侯必躬詣執弟子禮請教逾時而退不責其荅拜摘優詔之言表其門曰完名全節曰吾因以勵一郡之名節且以自勵也若張都憲汝欽曹按察諸公皆無失禮者至於疎嬾卑陋時所共弃如福者亦每論理談道往往施而不報不計也每以子游之所以取澹臺語福又語之曰儉德之美也何德不自儉來躁進貪婪者皆從不儉處得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者持身之規矩也吾

崔離彙卷四

三 沈氏梅居

守規矩烏得爲陋又舉先儒之言曰爲治以莊爲主而寬以濟之若苟立名則玩侮縱肆不可收拾必至於此而始束縛之人已兩病而事已不濟矣又曰慎終如始子前日之言是也其冒賄致身以諂媚者屏斥之不與卽見不與言分臨流品界限善惡嚴山岳雖有狂生浮議不得動搖可謂介矣福嘗論之曰侯其得於曾子者爲多其質也毅其學也確其守也約聖門卒傳其道者曾子一人而

已族其庶幾乎既悟一貫之旨復造四絕之域福也亦不得而知矣

神化劉侯政成記 并序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拜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度其時則可矣故三載考績虞周以來至於今莫之能改也然則克副有成之實者幾何人哉福於我侯之獻績也作神化劉侯政成記以足前二篇云或曰既稱神化奚俟三年曰過

崔澹棠卷四

西 沈氏梅居

化存神宜莫如舜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其推行之漸遠迹淺深固如是也然則無以加乎曰成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孔子之荅請益曰無倦福固曰不自滿足者侯之心也豈可以淺丈夫怠於宦成者例視耶使侯自是而登庸焉推是心徃隨地措宜無乎不成邁 聖天子嘉惠吾民進秩加爵幸賜一來孔子不云乎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自成而仁福亦不知吾

民之所就矣殆未可以空言爲也然則侯之政止于此乎曰是特撮其英華以曉夫日用而不知耳若夫節目次第冊而書之吏部之所稽最焉者非福所得而與也

侯當入覲時會按察御史王君維綱來蒞御史方以威嚴自持所過郡縣皆震懾失措匪直莫敢與抗而已每以有覲禮辭謝者輒謂其畏避徃徃厲聲色沮難之侯於審獄議政必循理據法無所挫

崔澹棠卷四

五 沈氏梅居

御史不能難久之乃進侯曰入覲大典也行當有日侯應曰諾卽辭謝上道去御史召諸寮諭曰餞常禮無以我故廢也蓋重之也侯出郊其庶人在官者或循故事懷驢以從追侯舟則駭棹不能前甚或并其人不放隨衆見者或逡巡數程冀得間謁侯不敢西而返其清介之風望而畏之有出於四知卻金之上者如此自浮亂水陸以入京邸馭下日益嚴厲或諫之曰旅之九三焚其次喪

其童僕貞厲殆非旅之處僕也侯曰不然比在官衙閣牙鞭筆森列左右日夕防範尚不能保其無犯者今旅寓苟且稍寬之則生玩愒心不可束縛且所繫匪輕世有註羅嫌謗者豈皆自爲之耶聞者服其能長顧卻慮也造吏部堂白賢白否無所回獲不競不懾竣事不色喜還蒞政如初不復召家累或疑其俟陟者曰是無與吾事吾欲養吾心耳先是察案事慕效洗刮崇清白勤敏風徹於上

崔澹臺卷四

六 沈氏梅居

下然不能不心憚侯之詳察也比行則頭角相高至有闕堂而譁者退乃各歎曰我侯真我師哉誠不可一口去我也各還則有被訐當罷官者侯廢寢食圖爲之解不可及則憂形於色溫顏厚禮與之別曰命矣夫聞其卒於途久之悵恨竟日人乃知侯待寮友如此其忠且至也察之執郡憲者曰王君演之綸文武全才馳譽中外侯優遇之不以位分論焉演之承乏署督補鹽盜以兵家法授羅

候人且負膽氣無所避故宿逋盡獲皆侯委任責成之力也侯不沒其功且上巡江都御史七閩林公林公壯而禮勸之演之遜侯曰我受我侯之成算而已吾安敢貪其功林公復義而禮勸侯有識者歎曰安得天下之爲長者皆如劉爲佐者皆如王而駕馭之者皆如林哉若然則推賢讓能庶官以和不得專美於周矣福曰觀人於黨至是益驗演之獲鹽寇贓重而證著喜甚白侯侯問其姓名

崔澹臺卷四

七 沈氏梅居

驚曰是吾下車時所擒黠魁也吾罪之戍邊有成案而彼以賄多術巧脫吾不以爲意但異其革故耳然彼終憚我不敢肆若尔者當乘我入覲去也君之志則壯矣然恐不知者或議君承我意也或議我之授君策也演之笑曰我持三尺法不受人使亦不畏人議侯曰吾敢以私嫌撓君公法哉君請行其志勿吾顧但其人多黨與利其賄者毋好生浮議君當原情據法勿以壯氣偏見輕出入俾

無隙可乘則得矣演之研精詳察而輸之上官果有爲之游說者曰劉侯之宿怨而王君成之也上官惑焉檄下多反覆侯不爲動演之持法益力久之按例附律卒戍之邇於是向之嘵嘵者皆悅服曰侯之疾惡固法所不容耳非有意而爲之也吾儕小人安足知此有上海主簿以貪見黜於侯方憾侯不爲之隱而侯以其逋國稅復繫其家勿使逃去益怨之遂構誣於御史曰侯受吾賄且帑藏

崔澁棠卷四

六

沈氏梅居

出入有私御史聽而按之郡人驚駭奔號曰何御史不亮我侯也我侯豈有是侯聞之曰御史真得體執法官也聞有碍於法者安得不按我之所以日夕兢惕者正懼不能自保耳彼馬能保我是正我所以受其僞而辯之僞當自息言動舉措如平時又曰帑藏出納有簿籍任其稽覈無所紛改受其賄而復去其官而復繫其家愚者所不爲也吾省吾心而已不與辯間以朔旦謁城隍神卒禮設

曰吾官衙有私錢若干文神其將殛之寮隸從事者皆縮頸吐舌曰非自信之深自知之明者不出此言蓋非有強之而矯焉者用是侯之廉益著爲侯抱不平而欲辯之者甚衆侯止之曰執法家易生嫌疑勿重吾過旣而稽籍鞫吏訊所司譴下人所出皆公務而奸丞情詞前後不相符蓋僞自露御史曰劉侯無罪吾聽之過也卒白侯而置丞於法民懽呼於道曰天理之在人心尚未泯者如

崔澁棠卷四

七

沈氏梅居

此有入賀者侯曰伐國不問仁人古聖賢之所以自信養之有素耳吾德未至而致疑於人吾方內愧自反之不暇何賀爲自是益嚴防範乃吾益也何怨尤之有御史再至侯入謝御史待之益恭侯無改於其初御史行侯計其滿及也入請曰遵禁不敢交餞茲行也恐當弛禁許僞吏盡謝誠御史曰吾當復來蓋恐人之懈玩也侯曰吾豈常人之情隨時覘勢以爲遷就哉有御史在吾此心此法

也前後交代之情雖有寬嚴不齊而吾此心此法固在也豈忍以去留改其操哉聞者歎服已而御史竟舉憲綱廉勤公謹之例以獎勵之且於所按郡守獨舉而旌之於朝曰身心無愧忤政事有條理雖內聖外王之學無以過此故知侯之真者莫如御史撫都御史旌之朝而檄書踵至郡人乃知都御史前日之獎勵者非速也觀其初有以占其終今日之旌異者非緩也考其成有以徵其初御

崔澹棠卷四

三 沈氏梅居

吏前日之按覈者非故抑之也辯其非有以証其是今日之旌異者非過揚之也得其實有以定其名毋歲輸糧于京者縣得糧長五十人等不程也各附之布計數而均授之官給之費則眾役當叢訴于司徒司徒察其情必有任其責者當白之內官內官亦惧眾目莫掩或徹諸聖聰不可解稍不敢肆其貪卽有之眾克舉之不至破產之慘且無賴子挾勛戚闖官以府藏爲窟穴者勢不能以

輩輩私智而愚侮箱束百餘人又安知歲聚百口怨苦終無有舉而上聞者乎久之弊當自息都御史報可舉行之上下稱快侯曰未也是特止沸去薪法耳吾之志必欲使徵輸者一無所費於民受田者視所出入稅無纖毫不平翠荒蠲逋銀尺地遺利一民受累斯可耳用是人益望之而恒惧其去此云福以爲侯卽陟去當不能忘情於斯舉楚子父之誼以詔後來及撫按當路有不必修自己

崔澹棠卷四

三 沈氏梅居

出者侯自是而進焉位日益尊權日益專志日益得大行當軸秉議豈難辦此否則復假使節撫臨而手自爲之未晚也福是以不敢掩侯之陟而記政之成有餘日有望焉若侯之心福於初政記白之侯之學福於續政記著之侯之才其驗於政成日乎當聞先儒論諸葛武侯曰嚴毅鎮密橋梁道路無不整飾而當時亦有病其躬親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然甘受不辭當自有見侯其若人

之流與敬拭目以俟其大成幸無使人議福曰徒能記侯之成於作郡時也益信福之言爲然且四載錢穀布貨價運資出納不知其幾稍與謀焉富貴不貲而人莫敢議侯則提綱慎籍而付諸所司一不經目其倉圃公廨私第池魚畦菜以至岸艸興作所聚竹頭木屑皆易以充官費凡倉用冊給皆爲區處不以煩民惟期於集事不欲其費一錢故民於歲賦恒役後無絲粟用若不知有官府供

霍難彙卷四

主 沈氏梅居

給者又爲民惜財至於爆竹火藥之細皆有禁堤潞浚涸日恐不及故四載無水火災其士大夫往還者禮燕詩文外無一所受歲誕辰必遠出避賀其律已嚴而斯民富先後表裏一致古之人莫及也數十年挾府縣矯僞以肥家者漸以法束之罔有漏網自寮屬以下至於倉場巡稅鄉郵保田之賦一毫不敢取於人卽欲取人亦畏侯之察恃侯之明非惟不敢與亦知與之無益也用是四境之

內如三年之奉嚴將軍命銜枚趨事雞犬不驚爲政至此可謂精矣初侯令上海佐樊公免佃民服輸將而責之糧長官給其費至於今便之莫之能改惟輸布涉內府歲欲富民縣十人當之者必破產衆皆嗟悼而束手莫措及官民田稅輕重相去遠貧富割據里胥倚法爲奸不均之歎獨甚於他郡數十年來撫按郡縣以至父老建議者皆首舉之而迄無成算至是侯乃歎曰吾思之數年今得

霍難彙卷四

主 沈氏梅居

策矣乃請于都御史曰稅額有定則有科不敢擅更而加耗法則歲爲之處置益民田而輕官田則耗庶稍得均稅之遺自作以至大拜茲成也又其一初乎侯蒞郡之三年癸亥月正元巳巳記成右三記總六千四百六十言吾伯子與謙先生口授祚書以馳獻我侯者撰非一時獻各以事默而誦之繁繁如貫珠真所謂擊長山蛇首尾相應不可折而三之也者敢復總錄一通以獻

庶讀之者有以知我侯之顛末云我侯自巳未四月丙午以迄癸亥春正月記其政事之美雖不能盡其心事大率於是乎白之矣非吾伯子之能白之也我侯心事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也然非吾伯子則亦不能言之如此其至也吾伯子自家居以來素厭入城府第以從鄉先進後不敢立異且惧夫人無能亮之者及見我侯則歎曰吾有以知我侯之心我侯豈不能知我之心哉遂足跡不入城府者二年而我侯待之益恭人以爲非我侯不能成吾伯子之高非吾伯子不能成我侯之大及讀三記祚則以爲非我侯不足以稱吾伯子之言非吾伯子不足以盡我侯之美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敢因誌所見於末鄉進士弟錢祚書

清風亭記

國朝綱紀宇內以耳目之司任都察院其所由來

崔離彙卷四

三 沈氏梅居

尚矣若乃兩畿以暨諸藩則歲命院御史各一人分按之既又以鹽政易蠱則專一人既又以兵籍易淆則專一人既又以學校事重而兩畿無監司也則專一人既又以兩畿當嚴慎固之勢也則各從其院舉捕盜者一人皆謂之巡按御史其餘因事而命者弗與焉其所歷官次皆曰察院蓋曰官之臧否事之興廢民之利病悉於是乎察之也松郡之有察院舊矣蒞于是而賢者都臺省輝鼎燁可得而逆數也乃弘治癸丑冬十二月光州劉君廷瓚宗敬奉命至焉先是數年民連困災重罷賦役屬茲守令奔走于奏績吏胥憤憤六事盡弛新牘故簿殆無完期君至不數日而百職盡舉吏畏民懷若無復有所事事者乃退倚北窗進郡守劉璟指地之與曰吾將於是乎亭焉昔人有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吾將於是乎清心寧神以與君輩從事焉守奉命唯謹爰謀僚屬擇義官之

崔離彙卷四

三 沈氏梅居

臣慎者二人俾督厥役守去則郡貳江潞嗣蒞之既三月君復至而亭成矣亭自院之退食堂簷楹之西少折而北繚垣屈曲不踰數步殆所謂奧如者曰與宜潛思及亭則暈濛六出闌檻周匝縱目游神則窪而池呀而石亭亭而荷洋洋而魚修竹茂林陰晴儼忽舉輻輳于其間又有所謂曠如者曰曠宜宣志蓋君所授規也君既達觀而喜焉因命之曰清風亭君於是以游以憩以潛以宣以

崔維棠卷四

壬 沈氏梅居

外簿書期會以爲治固理之所必無然民之奔走於郡邑郡邑之束縛平民日役役於是以胥倫於昏吝若所謂率天下以路而不復有餘地者苟使察之者復役役於是而亦胥與淪焉則亦何所恃以居堂上而照堂下哉吾於是乎有取於君之作是亭也抑復有感焉官廨者世之所謂傳舍而非已有者也故視民居之堅否去每十倍君察院則又傳舍之傳舍者也故視他解之堅否去又十倍

崔維棠卷四

壬 沈氏梅居

延父老而觀風焉數日復去而代將至矣江貳乃偕郡推姜閔屬予記是爲甲寅夏四月也予復之曰先王之治於兢業敬易之間而不忘寬裕悠遠之意故其精華馨香之感天格人者每出於號令法度之餘王制五年一巡狩使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亦其一也故列國之使往來亦各觀風以獻其上至漢始以六條察郡國曰察則以嚴而其所事不越乎簿書期會則所謂風者亦既索然矣夫欲

李瀚初至遂請刻其言于石以表亭焉

崇文閣記

維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我明者一年肆
命之教郡縣迺皆學於是華亭卽徐氏之義塾
學百三十俱屋五楹葺拓而愈宏建而愈備凡
廡堂齋生游師息學制攸宜殆罔或漏囀時
壯觀鍾靈延秀以昭宣天子之文光登崇聖
賢之教典而俾升者暢鬱洞隱昌其氣以峻其志
以期之於抗衡五岳競耀三辰者則固不可無
喬

霍澹臺卷四

天 沈氏梅居

從特峙者於其間矣於是教諭盧龍楊君濟民圖
閣焉會縣嘗奉詔毀淫祠得材若干積於是而
監察御史光州劉君宗敬來按首相學濟民乃白
之御史御史是之旣又規其材弗足以宏厥規也
令以其法所得米五百石舉義官某領而營之工
興未幾而御史代去衆方虞其中止也迺吾郡侯
光山陳公遜之以才御史被命來偏釐庶務罷
免浮冗以與吾民休息及聞濟民白及於是則曰

吾責也弗可緩益力助之會計廩稍又得餘錢五
百緡畀之且命知事李君潔董其役越旬更月侯
復躬蒞之以程其惰勤故賦邑弗奪而閣用以成
是爲弘治甲寅冬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地爲觀願
堂舊基蓋撤其屋而增築之者凡二十尺前堂後
河左息右射傑然一奇勝也其爲高五十有六尺
廣如其高而多十尺其深三分其廣而得一其爲
楹三其爲簷以層計者如其楹之數匪洞以窗而

霍澹臺卷四

五 沈氏梅居

外屏之墻以丈計者凡四十二易舊土而新甃之
者也其爲工五千餘又踰年丹堊甃檻悉具矣落
之而命之曰崇文於是濟民偕訓導廬陵孫君吾
玉以學士子之意來徵記福聞王制曰無曠土無
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
然後興學學興矣六禮七教八政同俗養老恤孤
之典備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綏惡而後選俊造
進之舉興焉皆右文也文之時義大矣哉觀乎天

文以察時變三皇是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五
帝是已憂深思遠經緯集成乎其間以備萬世法
程者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是已振作洒刷恢弘昌
熾以益追復乎其初者我祖四宗及今日

天子是已茲其文之時哉華亭稱文獻於天下先
慈之建千餘年而學校科目崇勲俊胥駢累相望
莫感於我明而尤莫盛於今日作而延之承
而宣之匪族其孰員之有族至而奸強帖柔隱紬

宣雅堂卷四

手 沈氏梅希

發舒土地闢田野治殆有得於王制興學之本哉
汰懲廢惰登庸俊良殆有裨於王制俊造之選哉
喬茲而往昌氣峻志聯翩雜沓率先天下以進輔
天文人文之化以超軼乎皇帝王聖者殆有基於
是哉福於是乎知文之崇矣福爲縣人而弗獲與
於是學雖幸以文進而弗足爲學士子先也若朱
紫陽稱斯文未喪在孔氏而文學子游爲具人謂
得其道之英華魏霍山記舊學悼邑人不知祀陸

宣公以爲三代以下所未有之人物錢文通公述

郡志極辯衛文節公之爲邑人而其表章正學力
持國是要亦可謂無媿於斯文矣升者其尚知所
感而作哉抗衡五岳兢耀三辰茲其階嘷若人文
之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云者則閣中所
登之教典已具正福之所願與學士子共勉焉以
成族之志以不虛生文明之世者也外此非所
望焉或曰郡邑方尚吏治而族崇文郡邑方困薄

宣雅堂卷四

手 沈氏梅希

書而族興教郡邑方各私其所有以爲功而族視
屬學爲已責郡邑方務奉其按御史之初蒞者而
幾滿則忽焉而族不急於其既去合先後一人已
別緩急而皆不失吾之職者此吏於時者之道而
學士子所宜法也是不可不書或曰世之仕者以
官爲傳舍而秩下祿靡顧其家之不暇者官於教
者爲尤甚濟民迺獨悼百年之關貽萬世之猷以
德望容儀得族之心以致請必響應而卒成其業

如是是又不可不書或聞皇帝王聖天人之文以啟後人之準則俾升者目快胸蕩而志不外淫其有賴於是矣又不可以不書於是乎記

捍患隄記

吳淞多水患而近時尤數且甚命吏居民荐罹胥尼相顧錯愕罔測厥儼加之撫者資及按者期至俟陟計滿莫懷永圖是以溝叙宣枕而上不惜下亦知其無所於倚而甘心焉良可悼也惟我

淮淞卷四

三 沈氏梅居

皇上宵旰兢惕畏災憫農一二同德胥戚之臣軫念及此而撫臣是擇爰得新昌何公世光以右副都御史來廣儲博貸戒防飭浚如恐不及於是吾民始有生意而爭來言利弊矣時則有若鄧進士董君啟之出尹上海承公之意進父老諷厥便得策獻之其言曰邑分東西鄉高下迴絕東抵海障類高亢患旱利於浚西跨五湖鍾震澤下流類卑窪患勞利於防故嘗有浚防之令矣役弗均而力

偷規弗定而文觀思自若也茲浚則擇其人嚴其戒而已而防爲艱請以民之義孚力贍者督其役且令廢畝計防程其工而分督之地闊而防遠者多爲之畛以析之以拒漫延使食其地者各效其力而無勞于官役于官者官食之而食之所出處之以權於廩藏無損也又曰農罔獲冬愈隙矣毋俟春溢弗及也且因而食之有助斂不給之義焉何公聞而賢之詳授以區畫之方埤闕之計飭懲

淮淞卷四

三 沈氏梅居

之典而聽其行且令曰凡吏吳者式是規浙臬食事雷公元芳以其職與聞乎是亦偉而許之君於是奉令惟謹躬率其僚馮丞以下相利庀材如其策築之應期而成延袤凡百餘里凡其崇視凶歲漫迹加尺者三蓋丈有二尺也凡其廣加崇尺者三而其網三分去一蓋防制也其側植楊挿茭以護之凡其障而築之也析竹織蘆而匝之以幹凡其材悉出於官凡奪田益隄而妨於稅者官計其

地而均其賦于同疆之人而東之浚者不與焉既而有以患聞者上乃命工部侍郎徐公原一率厥屬主事祝君惟貞大舉浚防而何公以下至於董者皆與之君子謂是役也先國之謀而上合焉預民之患而下樂焉創于一邑而四國則焉成于群議若出一人焉惟患之捍而飢則賑焉不可泯也乃碑于其地曰撫都御史何公以上海董君隄于是是爲弘治甲寅十二月朔日也

崔維彙卷四

五 沈氏梅居

丁巳歲除別記

弘治丁巳歲除一日定庵曹先生以其弟孚君君暨王崔坡與余同燕宋以忠氏爲除夕會合詩先生以我輩爲可與語遂訂上元約聲春游也別去速札三四至戒曰風雨無天奪燕賞毋人攘及期麗日祥雲條風扇和崔坡以忠同載以往掀篷嘆曰先生之誠若是天且弗違而況人乎及門先生率群從與子若孫迓之而金緩齋已先讀除夕詩

再過矣登堂序拜酌三巡崔坡呈除夕詩讀之愈技癢不可止復推崔坡首倡時爲先生群從者餐菊翁爲長而西園孚君皆弟行云先生謙不敢獨受頌辭請均領之崔坡迺各爲近體一章遺之其始克驟韻除述甚愧怠緩既先生欲次坡作提筆漫揮續追序除詠而崔坡方記是日勝離席設別几于兩楹東西各南向凝神運筆若競騁然而一時賓主獻酬起坐燈張樂作咸罔與聞見也用是遂以兩崔鳴坐賓畢事會有社鼓過門者歛然隨群兒出視之便以硫硝爲軍中火燎及花幻者熱以爲時娛乃設榻西軒先生望家孫宿緩齋陪馬比曉先生又出枕上所得者連昨日得詩二十五首在坐者備矣賽後從舟游細林山山距先生居西北去凡四里同舟者八人各出句聯成之得八首昨者爲餐菊以忠而增入者則先生之子志與顧廷儀也及山坐崇真觀讀某去歲追陪先生

崔維彙卷四

五 沈氏梅居

諸作謁彭素雲墓盤薄山半拈韻分作又得古風
長篇五章伶人解咸隱若背吹洞簫崔坡召先生
之孫仕介爲對句因邀廷儀口歌先生所爲其家
瑞竹詩又次得四首抵舟而西如前令復得十首
詩完抵鍾賈山預設燕壽安寺以俟比登筵閱四
壁其兄九三翁及吾宗長文通公偕和益興發不
可止以杜句昏黑應須到上頭分韻遞聯又成之
慨念張弛乃各趺坐月陞喧簫鼓互闔譟以盡所

崔離榮卷四

三 沈氏梅居

懷倦始就榻未幾而晨鍾警寐仕介牽帷歷諸榻
問安懇懇執子弟禮甚至比興西園乎若復自家
寢來禮序後其卽與崔坡登山訪舊所題古松老
藤而增道語誤比絕頂竹竿雉餘鍾外無可入詠
相與遠眺笑吟而返設矜諸公諸公以逸待勞各
次韻見嘲而弗告以松所在出門道經松崔坡與
某訝之曰茲非舊識耶足洗山荒羞矣某始悟初
引者誤也復爲詩以自咎嘲先生稱焉乘興登

舟又西泊天馬山麓詣二陸讀書艸堂誦沈遼詩
索茗于詩僧思濡不遇先生先悼古而三子和之
復各效沈體次韻又八首爰就乎若邀放舟小橫
山讀文通赤壁詩餘振袂踰山尻出蒙茸上絕壁
分坐巉巖間浩歌蘇子赤壁賦蓋此山多石峭立
谿岸昔人以擬蘇子二賦而名故因憶之復用其
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語分韻各爲體又得八首詩
自此始不限體而壽安之分韻獨上字不同例者

崔離榮卷四

三 沈氏梅居

蓋乎若歸寢獨得也自赤壁返小山寺洗盞更酌
尋蘇子故又有雪堂之趣焉蓋早春與小春去無
幾耳時某倦隱几卧及籍薪展衿諸公及先生傾
家過從者咸得息或連或丁或魚貫則某所謂連
席櫛比者也某方寐覺又爲諸公鼾雷而警不復
瞑目乃先從游爲柏梁體六十九韻以謝先生
先生夢中竊聞之叩馬某不敢不吐實遂忘鄙陋
起書之崔坡抵掌曰汝韻記吾直記耳摘景偶事

錫然聳聽然後先生無可留其亦無可恃以畱矣
臨別先生謂此山不得列九峰間爲屈稱相與酌
地登爲第十峰寺僧俱無案可驗又共成詩券一
章凡前後得詩若干首爲日盡三昏晨而西園題
卷壽安題卷不與焉主于游也是爲是月十八日
崔灘錢某別記于崔坡之左要亦其註疏云耳

大方伯可庵葉公七十壽記

可庵先生者吾鄉文左方伯葉公廷茂所自號而
崔灘棠卷四

无 沈氏梅居

人尊而稱之者也先生既致政及七十壽我郡侯
光山陳公遜之老老而賢賢聞其誕辰曰是可以
賀遂率同寮把酒爲先生壽先生曰可矣侯請其
說曰吾無可然則曷爲乎可曰吾無不可侯曰先
生不自以爲可斯無可人不以先生爲不可斯無
不可先生之於人也亦然斯先生所以無往而不
可也先生敍歷中外四十餘祀觸處皆宜與物無
忤而脫然歸老于太平之世書錦於文獻之邦爲

縉紳望其殆持是以行乎先生曰惡聖之事也吾
烏敢居侯以壽祝天之所與不敢貪也故曰可時
翰林修撰錢福執轎侍側侯乃鴈福顧同寮曰夫
夫也與先生同里門宅表相枕科第官階始終極
致爲茲郡光必能爲我言先生者福既酢侯以暨
侯之案乃進而前壽先生曰春秋聖人之權書也
可其所不可其所不可而於我無可無不可非

有內聖外王之學夫人一貫之識也不足以與此
崔灘棠卷四

无 沈氏梅居

先生於天之所與自外來者止焉不敢以貪進我
之所具自內盡者歉焉不敢以自足即侯所謂不
自以爲可而人不以爲不可者也侯與先生皆以
春秋進而言若是要皆深得聖人之權哉福後生
何足以知蓋嘗跡先生之行事矣弱冠登科榮歷
顯要而人不以爲驟盤旋藩垣循階履級而不自
以爲淹三持使節歸耀故里而人不以爲誇著功
名邦垂聲竹帛而自不以爲滿位極文品富甲鄉

黨而人不以爲驕遠望計功跬步卿相而忽輒焉以閒人方不滿而先生乃以爲足若是者其亦可乎不可也以是而質諸人人可之以是而徵諸天天可之朱顏鬢髮兄弟輝映桂子蘭蓀後先趾美又以其餘爲鄉先生爲國老成教人以不夫其鄉爲法而蒞乎其地者得以禮於其間以稽典問俗自是而進焉踰臺過期或錫鳩杖以樂逸于鄉或膺鸞荐以就謀于朝蓋有非徒爲壽之樂而愈無不可者於其間矣斯無負于侯之所爲壽哉於是自侯以下食曰可矣遂記其言以俟諸無窮是爲弘治丁巳十月十有四日也福謹記

崔淮榮卷四

早 沈氏梅居

孝聞記

弘治九年知新蔡縣事臣邢俊言于朝曰惟我國家以孝治天下者百三十年逮 皇上益隆繼述肇造 祧廟崇養 兩宮孝慈之化薄海內外此豈可封莫能陳述肆惟臣所治縣歸道鄉民人

張洪天性孝友嚴確禮度乃於癸丑年喪母趙氏哀號幾絕毀瘠骨立及期而葬擗踊過悲送者感泣卒事當虞僉勸之返洪曰非不知神棲于廟祀依于神體魄所藏情不忍舍乃獨結蝸蛄卽地鋪苦廬于墓側雖冰雪嚴冰手龜足僵不加茵被子弟泣諫俱傷其生洪曰不猶愈于孔敗抱棺王庸露處者乎比炎酷烈苦踝汗髮焦躬自負舂增築域兆不少告休或止之者洪曰不聞有侯義傭身文恭培墓者乎初寢于苦地陷若不勝載連四五夜衆異而訪焉洪曰我恨不能墜泉殉葬以從事左右耳何惧之有竟不改築而苦乎如故旣而怒風叫號沙石飛擊若有疆禦鬼怪相攻賊者洪神色自若曰吾志在親以歿自誓如天不欲吾孝吾死此耳吾不忍去吾母遂寢然而息鄉黨聞然以爲孝感所致旣久有白鳩來巢馴狎不去洪手植松十餘株甫及終喪翁鬱可愛若非人力所致

崔淮榮卷四

早 沈氏梅居

然皆與史傳所載先朝旌閭表異之跡習合請下
所司檢故事修今典以旌其門 制曰可且覈賢
于撫按藩臬遂旌其門曰孝子舉邑賢之越己未
年洪之子什以鄉進士謁選授松江府通判什復
不忍違其親迎養于宮松江之人填道爭觀曰此
孝子也時洪已幾七十霍髮童顏充然有道之士
而什居官清白慈祥愷悌萬口一詞皆曰真民之
父母也用是知孝行之徵有如此者松之仕而家

霍離棠卷四

聖 沈氏梅居

居及庠生處士善揚 聖朝激勸之典風俗之美
以臣福嘗職史事俾記其事福受而讀之嘆曰我
太宗文皇帝志裨世教作孝順事實一書頒行中
外至是其有徵哉臣福伏讀 御製曰大足以動
天地感鬼神卽所詠地靈試誠鬼魅感德者也微
足以格鳥獸乎艸木卽所誦白鳩呈祥蒼松鬱蔭
者也若夫雪夜寢苦炎天負薪今昔之所難純孝
之至行其備其曰 天語旌門者表 聖典也其

曰 帝心錫類者美賢胤也嗚呼 太宗所錄孝
行古今凡二百七十人而廬墓五十三是可以守
廟中制例議之哉忠孝大閑寧過于厚聖人垂世
立教之意可見矣漢之廉范宋之趙抃皆以廬墓
爲循吏名卿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孝子不置永錫
爾類臣福竊有理其後人以爲 聖朝食旌典之
報是爲記

青松一抱圖記

霍離棠卷四

聖 沈氏梅居

華亭侯李君文博家食時讀書陽曲山中築室數
椽植松數株夾左右環繞之若抱其屋者焉因題
其楹間曰青松一抱客有過之者曰子室之中左
闔右書子室之前山峙并繞百景具在而獨有取
于青松一抱者何居侯笑而不荅客退歎曰是烏
足以知子哉貫四時飽霜雪而不改柯易葉者松
之節也號風餐露招月侶崔而鬱乎蔥蔥者松之
清也昂霄聳壑凌青雲而直上略不回互低屈者

松之高也進廊廟任梁棟隨匠石所爲用而無施不可者松之才也伏神兔絲足以益壽延年而翠蓋綠幕可以憇陰避暑者松之仁也節以立身清以勵俗高以抗志才以用世仁以及物此予之所以俯而誦仰而思而獨有得焉者也是烏足以知予哉於是一時鄉達尊咸知侯有大成就也已而侯果領鄉荐登進士第出尹臨淮地當要衝饋勞調發無虛日且多連稅侯至嘆曰不遇蟠根錯節

崔澠豪卷四

器

沈氏梅居

無以別利器此吾與吾松素盟者也其忍負之廼奮然有爲邑無廢事遂以庶能受旌于朝適以憂解任鄉人見之者指松謂曰斯無媿于松之才矣旣而改官吾邑值水潦民困于食侯憂但不自寧其兄來訪之慰止之曰無太勞也侯應之曰吾惧無以稱吾家松之仁耳每與客論人物必以蘇武之節趙清獻之介自許且曰爲吏不循良立臺不敢諫居廊廟不足以負倚天下之重皆吾所不

取也又歎曰人須鍊石心腸冰霜節操而後可以立天地間於是人又皆知侯之無媿于松之高之節也或有饋遺之者侯峻却之曰吾改吾節汗我清損我高吾何面目端見吾家屋後松哉是使吾家青松笑人也侯旣政成將應召以去予往拜之侯指官廨松謂予曰吾家居無媿于屋後松茲蒞政無媿于此松然仕途方發軔宦轍未知所底止終不敢有忘乎松也因卽舊所題青松一抱繪

崔澠豪卷四

器

沈氏梅居

爲圖以自隨予應之曰此非松之抱侯乃侯之始終一抱于松節耳幼而學壯而行士之入官能不負其讀書時語者能幾人哉他日使予立螭頭秉筆聲凌烟歌棟梁尚有徵于斯圖侯其語之遂爲記其事

白雲思親圖記

吾邑侯陽曲李君文博蒞政一年百廢具舉廼與余爲文字交忽一日引予至退食所出圖眎焉峰

巒遠亘逶迤曲折層疊掩映咫尺之間有周匝于里之意而嶮巖嵯峨于霄蔽日有不可以意匠測度者恨予不能遠游博覽而按誌憶似有以知其爲太行之支晉陽諸山也上有白雲繚繞羃羃徘徊縈紆若推之不去而吹之不散者下有士夫仰瞻躊躇却立莫前憂愁鬱悒若欲去而不忍者予締觀而疑之叩諸李侯侯曰此詩人之陟屺陟岵狄梁公之望雲思親而予之所爲圖也因泣下曰

崔離臺卷四

哭 沈氏梅居

予不幸少失我怙偏恃我父父令河間以廉能著聲旣致政予始登第抵予書曰遂吾志者子也當以清白起家子服膺無怠 成臨淮政而吾父卧疾不遂迎養已而暨我繼母相繼傾逝予聞訃哀毀欲自絕第念無以報 國苟全餘喘以及終禫而改官于茲拯災賑窮日不暇給而思慕痛恨之心未嘗忘也但不敢顧其私耳茲幸事有就緒爰繪此圖時切瞻企以寓吾忱願子爲我記之於戲

侯其知所本哉傳曰孝者百行之本又曰孝者所以事君又曰親親而仁民夫孝莫大于送死而追遠孔子稱舜之至孝亦惟曰五十而慕侯茲慕矣出而爲民牧則仁進而爲臺諫則忠孝而上之扶宗社而澤海宇狄公不得專美于晉陽者有不本諸此哉侯曰唯唯吾愛吾家人亦愛其家吾慕吾親敢虐用其民君親等耳吾不忍忘吾親于地下忍面欺吾君于生前予乃再拜謝教而書諸上方

崔離臺卷四

哭 沈氏梅居

以考侯之成

介壽堂記

弘治乙卯春三月余適至錫山故與華育德甫邀過其所謂湖橋新業者登堂獲讀鄉丈吳匏庵公所記知其家世自隆亭遷鰲湖而湖橋則其再遷也遷創于東郊先生文高而方正向成室宇者則東郊之冢嗣卽育德也自寢而入有堂翼然棟梁協度延寢而接室敞兩旁爲窗牖中尊設几筵備

逸老具育德陪於其間蹶躓縮縮不寧若有所避者然叩其故則曰蒙母鄒太孺人饗殮地也蒙不幸早弃吾怙藉上世之餘以幸奉餘民成先志而吾母拮据提掖之力居多蒙充幸獲侍晨夕吾敢忘乎孝敬哉其不可及者已不可追黽勉以自立於覆載之間余同而幸之題其堂曰介壽而爲之言曰孝子之深愛其親者無不用其極而其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曰壽而已然所以資其壽者

崔澹蒙卷四

四六 沈氏梅居

亦存乎其人焉夫形佚神怡壽之道也昔有牽車牛勤稼穡以慶其父母而洗腆用酒亦介眉壽之一道也華爲甲族育德之所以奉養之具有不假乎力致者太孺人安享上世之積而目子之克家宜無勞乎其形者顧所以怡其神者其在育德乎育德有二弟友愛弗罵神不怡也諺不云乎愛孫者蒙子此之外有吾孔子之所告游夏者具在心敬而色愛皆所以怡神之道也育德能是則人事

盡而天理見壽不自是而益永乎且太孺人淑懿儉勤出於其性孀居八年貞若無愆儀而勤老弗倦又自有致壽之道焉育德起謝曰此蒙作堂之初意也遂書其言爲記

水仙居記

神矣哉聖人之制爲民用也因之以爲之等級隆殺而飾禮焉因之以寓夫陶情養志而飾樂焉顧民日用而不知耳或者乃欲竊聖人之神用以爲

崔澹蒙卷四

四六 沈氏梅居

私巧妄謂前古之所未有者豈足以語聖人之制哉引其致遠以濟不通舟之爲用如是而已隨所乘而異等因所寓而殊風是則禮樂之所在聖人藏其神而不使人知者也錫山華西野居鰲湖出入必以舟其所樂而玩挾以爲能者曰琴曰碁曰書史曰畫皆舟之所有也每風晨月夕把酒賦詩采蓴釣鱸漁獵烟景納諸詩圖中盪胸豁慮脫然不復知有世故累也樂極則又揚帆凌風鼓枻噴

波若翼而飛馳而驟者然頃刻千里山林川麓城
郭邨墅汀花水族千態萬狀舉在目睫人望之以
爲神仙然因呼其爲水仙而西野偃然受之曰甚
善名我遂題之爲水仙居屬予記予嘗與西野同
汎知其水仙之樂不浮也又嘗閱記傳見有所謂
凌波水仙者意風人之託辭也而今果有之不亦
奇哉西野之子智善治生孫金善積學而又席上
世之遺賞可謂超脫世累者矣其斯不負乎仙之
稱哉予獨恨夫世之好奇矜智者不知聖人之制
神其用也特舉禮樂之說以詔之俾凡範圍於聖
人者尚究所自哉匪直舟耳矣是爲記

崔維彙卷四

辛 沈氏梅居

存耕記

吾松之東南境濱于海多魚鹽利胡元興海漕卽
其土之人督之爲萬戶且地不據險不受兵侵故
鉅室視它境爲多然自元來通海販國朝設鹽
綱聚四方商故其俗類奔本遂末興衰無常中有

倪氏者歷百年茲茂于姓葛衍恒產甲一方其以
文學著名郡治下動縉紳間者曰澤卿澤卿之學
得諸其父聲遠君之庭訓爲多子雅重澤卿賢其
父過而訪焉入其鄉鄉之人譽之不容口造其門
平疇茂禾拔于隣畦登其堂左圖右書琴瑟楚楚
瞻其顏曰存耕扣其故曰吾居崔沙隸鹽司總灶
課海桴而魚馬灶販而鹽焉灘樵而蘆而葦焉與
四方商居積交易以聚鏹貯金羅貝畜奇焉無乎
不可者吾志在存焉然則何居曰存吾耕焉可矣
自稷教稼以來迨三代井牧茲焉是寶乃若珍屬
異玩蕩吾心也奇技淫巧鑿吾真也權鹽括海末
代之崇財濟權吾可乘以爲利哉故曰存吾耕焉
爾矣此吾祖先之所遺也吾子孫之所仰也吾
朝廷之所取賦也吾職之所有事也性分之外無
庸心焉職分之外無置力焉先生以爲何如予曰
有道者之言也館賓王文會作而請曰此聲遠之

崔維彙卷四

辛 沈氏梅居

遜詞也昔司馬溫公謂積金積書以遺子孫者皆不如積陰德之久長故詩家者流掇其意爲之句曰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聲遠手足以有爲力足以有任才足以有謀地足以有守而退然不以賢智先人孳孳以詩書教子其志蓋不小也此則聲遠之所存也子曰有是哉其所見益加于人遠矣可以爲鄉俊進規遂號之曰存耕就飲將醉爲之歌曰我耕匪田責穫于天以溉以培必吾有手

崔維彙卷四

奎 沈氏梅居

又歌曰子之秀兮實在望孫之苗兮秀繼將君獲而富兮賦 廟堂于是欽然相得其視逐末射眼前利甘守財虜者不覺自失于是澤卿請記其說以詒後之人遂書之

雪隱記

雪隱翁抱樸守真履夷葆和屢栖松闥西而雜處於農賈者有年矣一日登樓遐矚積雪披野萬象返素衡門爭瑤華屋失翠雖隨物賦形崇卑攸秩

而混混瀨瀨同泯於一色堅脆異質同歸於一器柔勢異稟同歸於一盤咆哮嚶啾之響不同一聲而同歸一寂罔不有以觸乎翁之懷者焉翁乃作而嘆曰吾於是隱之矣人之處世亦若是也怙權逞勢矜能銜名與春風秋雲爭光彩競聲韻於宇宙間者不知其幾也而終果安在哉吾未嘗得訖爲之失吾未嘗榮訖爲之辱吾未嘗登訖爲之墮吾將一險夷齊彭殤同物我混鵬鷗游神太初托迹積雪而同游矣卽不之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世豈可得而索我哉於是歌小山之篇聲出金石悠然有遺世長往之志隣窻聞而訝之而造之曰翁何樂雪之深也如此哉下殿霑衣游園獻賦此遭際於時者之所爲也而翁豈屑爲哉羊羔獸炭騎驢褰帷此貴公子之恣樂於已者之所爲也而翁豈暇爲哉陰山騁駿蔡州擊鷲此有志於功名者之所有事也而翁豈樂爲哉霸橋驢背孤山梅萼

崔維彙卷四

奎 沈氏梅居

表闕畫卧王猷夜返翁之志必居於是矣翁仰而笑俯而鼓應之曰子殆求我於形迹之內哉有所慕而爲者非誠有所托而遊者非真吾猶惡夫卧而求令名也吾未嘗爲名觀人之可聞吾猶惡夫往而復返也吾未嘗有心畝興之可乘吾於是乎免夫既而卿大夫士聞其言咸以爲隱君子也遂名之曰雪隱自夏止軒先生以下凡以詩名道稱者悉敬而重之詠之以詩後翁考終之數年其子

崔離橐卷四

五言 沈氏梅居

其累官南刑員外郎贈翁如其秩將顯翁之賢於天下而徵言於京師諸聞人乃先道翁之實於予屬予爲記予與翁同里閭而我祖父叔素托交於員外深聞翁之懿亦習矣且其言甚建易之趣曰陽避陰也雪隱翁良有旨哉翁諱謙字敬夫雪隱其別號也

訥庵記

東南之繁華者稱蘇郡其西閭尤爲四方百貨之

所萃集以稱閭閻者莫先焉其人多秀麗便捷爲文獻都然文勝之弊氣流於浮習流於侈言流於佞行流於譎而莫之或覺也羅翁者居其間小有志於來五方之英賢而不可以直遂處惟三思而爲尚也名之曰繹長而自患其學不克懔不克無所自挾以見接於君子也字之曰文賓老而行成產植惡末之移人而思有以矯其弊也號之曰訥庵其甥錫山彭君祐過予謁記予審之君祐曰吾

崔離橐卷四

五言 沈氏梅居

羅翁者自訥戒以來受章服於朝受禮重於郡邑大夫受信托於四方來往者受錫胤於天毓產業儒名有在四孫玉立亭亭弗可量家曰亭上曰信爲郡城修築爲郡民濬河有功於人有益於家者不一而足而訥戒自若也凡此擇賢以爲非訥所能辦而訥之效乃如此何歟應之曰訥近仁之質也孔門高弟仲弓之不佞正以此耳進德之基莫先於是且能以訥矯佞反薄歸厚未有誠而不

動者■特以終■生則壽富康而流澤後裔將進而爲悅親信友獲上治民之君子不已也何以多言爲哉乃請書以記其庵

燕居記

居以燕名息勤也無錫之族望稱鄒皆宋道卿先生忠公裔而以善翁之季自泰伯鄉之西莊徙居塘莊者爲顯之堂構一新卽其中和之後所居者題曰燕居而其姻黨善宗長崔臺翁爲之說曰時

崔臺臺卷四

壬戌 沈氏梅居

其寢食消息盈虛閱四時之代謝悟道之無窮蓋有以得其趣矣旣十年顯之子謙觀豫晉升屬予記蓋以顯之於是乎始得燕矣夫天以生生爲道以不息爲德而其所以息者乃所以生也故易於乾曰自強不息於需以酒食燕樂於隨曰嚮晦入偃息此正消息盈虛之道也顯之達理明詩吐納導引是居則其所爲息也噫吾將以爲乾乎哉君其息矣吾將以爲隨乎哉君未嚮晦也然則君

其爲需乎飲食燕樂蓋有所俟也君手植產甲一方亢諸族不勤而能之乎未五十則思所以燕知進而退生而息者也於其身不待叩其所爲調養之術而已可卜諸其無窮矣孟軻氏曰修身以俟之茲其所以爲需乎若其種而獲與而取有五子者力產勤學將大昌其門以復忠公之故望則君之所需於天者又不容以不燕也然則君先晦而息者豈直隨時之義而已哉蓋知以息爲息而乾

崔臺臺卷四

壬戌 沈氏梅居

乾之勤蓋有未嘗息者於其間矣乃書其居壁以補吾師西涯李學士公所記其別業

吟壇記

吟壇者吟者所集之地錫峰有壇善宗長崔臺翁倡之而諸高士從而和之也群居必以厓不厓而壇者時觀風合上下四方千態萬變而無厓不備也且古有恒祀之別禱以壇壇不拘其所蓋以神無定方敬而宗之卽是在矣崔臺游校庠學博而

見奇超脫世故尤妙於詩自以名其志于詩鳴者若邵戶部國賢秦裕齋用中施野翁父子群從盛舜臣昆季殷南金華文輝咸宗而和之若盛氏之有漢臣施氏之有克敏又其所稱登壇而堂而室馬者也於是庫壇建不毀翁乃爲之論詔之而聲益振予幸與其宗盟而竊獲登其壇讀其所著江東集布鼓鳴升堂錄霍臺詩文關論吟壇論學正書乃知道之存於天地間者必有人以持之也鳴

霍淮彙卷四

堯 沈氏梅居

呼吾知之矣壇基于虞廷賡歌築于周家二南立木而宗之者孔氏之刪也喬是幾虜息矣然魏晉處其末而木未衰唐噓木之枝葉而不知其根與壇地矣宋始有壇之遺意而改基而樹人所不能無憾焉及國初禮樂復古壇復而人不登偈而無和幾無壇矣百年涵煦醞太和廟廊之上賡和雅頌不絕于耳然各直厥志各効厥職各襲其土風而登歌郊廟不敢謂之壇也頗聞嶺南白沙

陳公江右定山莊公各結壇于其鄉而宗之者足以鳴一代之盛矣翁游茅山訪仙得定山論詩監賞獨景曰是遇仙矣遂還壇旣又得其徒國賢附致白沙集讀之曰盛世之音吾當爲之捧詠凡數十篇具諸彙若是者其足以爲壇乎百世之下讀其詩則當有以思其壇夢其壇則當有以知其入墜而嗣之壇不虛矣吾故言之以培吾孔氏之所立木

霍淮彙卷四

堯 沈氏梅居

天方池記

崑山張汝勉得壁經學於其仲父副使公叔參政公一時舉進士高第守祁州四年以母夫人憂歸旣卽吉故舊趣上道辭曰吾爲祿養而今已矣吾何以官爲乃營別業于所居之傍示終老焉堂三楹軒如之適中方築軒之前爲池數畝廣若干長差而南面端視則方也命之曰天方池叩其說則曰吾狀小智拙於徇人吾任吾真而幸天時可乘

地勢可借以有爲焉則吾計得矣故凡吾之所爲者天地非人也吾烏得而與吾力蓋其居背妙涇環石浦地勢厚窪僻室者恒艱於其築鑿池者舉畚而沮洳及盡而漫流類不克底於成汝勉擇平疇之差高者基之計所用土鑿其前畚而築之池深幾許基高可幾許人咸謂曰智偵天時適得歲大旱適具下井皆竭或就深澗濬穴以汲者乃興役自戊午冬十月迄己未春三月不雨池遂得深

崔維彙卷四

空 沈氏梅居

丈餘中莫測是具下所罕遭也池成友人錢福自華亭過而眺焉竹匝簾而魚仞躍矣乃爲之歌曰爲島匪丘兮鑿平以深爲下匪澤兮雉畢歲之弗陰哀多益寡兮吾何心因天用地兮誰吾禁先生

其天兮勢簡易兮流古今汝勉乃賡曰吾智不人君今姑聽乎天吾高吾深兮吾樂其全吾行吾止今吾不知其然吾由是以熙兮終吾天年福又從而歌之曰地可鑿兮六竅不鑿混沌池未老兮今天自

若方鏡如斗兮迤柄成杓酌元氣以運四時兮與斯世酬酢又歌曰波光宕漾兮堂若浮舟池杪若舵兮吾操以游吾不知其坎兮以流吾聽其所止今以休汝勉笑曰吾斗杓兮可以挹酒不可以與世運量吾舟舵兮可以與吾浮不可以濟川流吾方兮肖地坎兮以止正吾達觀四方兮以及吾上世吾計已熟矣又孰知吾天方之有以于是爭號之曰天方子或曰石浦產衛文節葉文莊以暨張氏代不乏賢而汝勉未盈而縮得於天孝悌之風藹如也其後不有興者乎擴其言王者若天畫野之政可觀已意若埃諸其子衆以普施云福高其是爲之記

崔維彙卷四

空 沈氏梅居

朱思蘭記

錫山函凹處多荆棘榛莽朱君剪伐弗與存不使其復叢生亂長以害養他種幸而有蘭存焉存則日進月茂歲與蘭俱不同凡艸獨異衆芳天焉勃

焉馥馥芬芳夢醒之間而喚函九泉真高致也厥
得克昌綿綿延世澤以名爲朝夕行止之所蘭若
椿庭超過熟視而加培益厚焉使吾先人之所處
所植不爲空行妄施而佩紉趨朝亦不靳福澤於
後昆也蘭哉蘭哉終心思之思不已致於言而後
暴白於日月之下几覆載照臨薄海內外有分有
蘭之處何思何爲而獨不得吾親遂吾聲哉傳曰
思無邪我之思亦正矣蘭其親與吾思之其得正

崔澁橐卷四

奎 沈氏梅居

矣乎故爲之辭以嘉其思之得其正以昭示其蘭
枝後之分香延蔓當以今日之言爲鼻祖云

丹徒楊氏墓圖記

我遷庵先生既葬化州府君及太安人于丹徒縣
西大峴山支之原乃躬營其墓之所宜有者及太
安人之服闋將告墓爲入官計乃命家童懷守之
而俾繪者圖之以行于是門人翰林院修撰錢福
得據其圖而考焉其夾墓而旋長岡高阜隱起層

見若馳而顧有莫可窮者其下則溪流帶環田畛
碁布越溪渚田而上爲山麓有竝立特起樹石連
坊若閭之有表者爲墓道道之內林木駢植陰森
交加有堂盈然與墓相望者爲歲時薦享之所而
堂之內則 封贈之命表碣之文具焉其山之左
建屋繚垣自爲一區若邨居別業者爲往來棲息
之所其外畦從講衡可稼而穡入其獲以供歲事
者祭田也其爲墓域初止八畝後所增拓者又六
十畝有奇而爲祭田者三十其建屋之地以丈計
者二十其爲堂三間而屋之爲間者五其爲木植
于堂者可百株于墓倍之匝而時者無筭也於戲
先生之心豈易言哉楊氏本滇人其所以家于斯
地也惟此墓是保而墓實維先生是造不備且固
後之人將艱于守數傳之後情隨服窮勢或至于
蘇子所謂塗之人者其有極任力艱以守不相聞
見無所利之地哉此先生之所以爲心而後之人

崔澁橐卷四

奎 沈氏梅居

或弗克守之則固有任其咎者矣福嘗從先生及
侍太安人于斯營墓之計實與聞之于時先生奉
太安人命婦滇擇族子紹芳爲後則是墓蓋紹芳
之責而福之義當竭力焉者也觀于是圖亦何以
爲心哉敢記其創造之艱以爲後告若玩圖寓悲
有終身廬墓之意非官守可得而奪者固可以見
先生之孝而其墓于斯也本以清白之遺不任遠
歸然二十年來僅三至是而固備有如此者非有

崔維彙卷四

高 沈氏梅居

綜理之才而能之乎而其心之所用不亦從可識
乎是則福輩當恪守以爲家法而又不可以徒言
爲者也化州之葬以成化癸巳時先生爲進士太
安人之葬以弘治戊申爲山西按察僉事又四年
辛亥五月五日記成

承事郎曹守愚憲藏記

五茸城南五十里曰干溪之陽望族曹氏曹惠王
後裔也世以詩書起家至承事公益振承事諱麟

字國祥號守愚又號省事老人蓋欲守其素也平
生清心寡欲不妄言笑一絲一粟非義不染性不
樂仕進自壯至老不識名利禍患四字稀跡城府
以鹿門龐老自擬人亦以是稱之真大隱也

先皇帝壬子年詔下江南欲民無徙公又捐金助
之甚稱德意有司以公爲倡義士例以散官榮之
拜曰 朝廷恩在恤民吾民之有餘粟者食我同
胞亦分內事耳官得爲獎勵至再舉冠服人以益

崔維彙卷四

高 沈氏梅居

賢讓公雖婦人童子皆知其爲長者也公初娶白
湮盛雲泉先生之愛雲泉欲以子視公會盛氏卒
遂寢其謀盛氏恒善相公故公於其婦也哭之哀
葬之厚作同穴虛半以俟每語人曰穀則同室歿
則同穴詩人之言豈欺我哉禮祀禮重不得已再
娶嘉禾陳淪雪之女爲繼室有賢行公因并築其
穴於西以待偕老人皆弔之公則自慶以爲古今
而後庶幾知歿所而樂全歸矣我思古人實獲吾

心陶淵明之自作挽詞自樂天之先爲壽慈二公
豈無見哉天下古今誰能逃此而飛出宇宙哉鬱
然斯丘樂哉樂哉百歲後得書大明處士曹守愚
之墓足矣此外皆長物也客傳其語于江湖人多
疑其怪君子而知命者則是之曰若人也其諸歷
閱多而世故熟造詣深而天理明者歟逍遙者歟
曠達者歟公有子曰璧曰玘賢俊可愛駸駸用世
天將以此報曹氏爲義爲德也女二皆適名流孫
崔灘彙卷四

三六 沈氏梅居

翠岩羽士墓記

予一日過城隍廟之東廂接羽士周翠岩攝予登
拱極樓呼其徒與孫月溪東雲芝田蓬山出拜見
執尊卑禮予異翠岩之言動殆非黃冠者流乃扣
其求道之術翠岩曰道在人心何事遠求予驚詫

復詢其所從出因究其所學翠岩復雁之曰若畿
學司訓周廷俊先兄也予始悟先予嘗受學者也
看花須識根芟果然既而又辱款留信宿至端陽
日子再往修齋事畢又復延予舟行南郭外一里
許至期莊環堵整飭中間花木亭榭偉然可觀云
皆月溪與諸繼後力葺而然也是日翠岩與予解
粽銜盃從容語及玄門世系云長徒月溪守陽天
性勤儉孝義建樓閣築丘隴寔惟其勞既而詢及
崔灘彙卷四

三六 沈氏梅居

次徒孫守玄去留無常之由翠岩默然良久袖出
一帋授予乃鄆陵劉侯剖決遺文也責令自後止
許一師一徒世世相承前作後述永以爲訓此義
理攸當予是其說心獨許之又復乞予記予時誤
入醉鄉因憶修齋時有詩贈其徒月溪漫書以歸
之且以記歲月云

曹遵何寧甫

陸慎修永未同校

錢太史崔灘彙卷之四

華亭錢福與談著

碑記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并詞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
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
田峻邨嫗懾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
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仇以洩其不平若是者

霍灘彙卷五

一 沈氏梅居

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
遭暫勉之可剽得其動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
有補于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而知也當漢之季
四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
自爲呂布之所爲不尔則遨遊袁曹間亦馬往而
得其志而迺遙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
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
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于操非降則死

而王宛轉曲從斬一將以塞望而全其身以歸
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強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
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于學亦自有不可
誣者且方荊益未定降中未起昭烈間關羈旅中
人莫敢侮而獲信大義于天下者徒以王爲之虎
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
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既死而荊州搆孽漢竟以亡
嗚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賊有白之

霍灘彙卷五

二 沈氏梅居

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
婚使人知權之當損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
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尚知留
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唯智不操若
而得罪于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
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迺以情
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
也其去苟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

文若而不滿于王豈理也哉劉明正大之氣人人
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于一時而終當感發悼
痛積之久而不可自已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
焉而神若有所荅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非謂王
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于碑之
末復爲些詞以遺邑人俾歌以祀云其詞曰

虬螭龍翔風洽具些上帝旣命我版圖些王今歸
來勿吞屠些刮創含笑力拔許些上帝旣命我疆
崔離臺卷五

三 沈氏梅居

園些王今歸來勿超距些王今歸來勿之荆些赤
壁烟銷江水平些王今歸來勿之益些陳石壘壘
駢以積些豈不遐思西出太行些誓殉國仇奚有
故鄉些豈不遐思東入洛陽些虺蛇窟室蛟龍遁
藏些桑陰茂鄰童童如車今羽葆亭亭爰駐乘輿
今些王今歸來帝情所予今湯沐有邑沛我郊墟
些籩有核兮盤有魚些疇荐黍兮園摘蔬些魂回
夢醒兮釋樊豬些鞭風霆兮下太虛些遊游八表

兮返厥初些靡簪簡兮民歎嗟些壽皇區兮

儲胥些王其不來兮民感曷紓些

重建周文襄公祠堂碑記并詞

聖人大寶聚人以財神禹玄圭命篇曰貢古昔聖
君賢相經理宇內歷萬世而無弊者由此道也若
漢之文景唐之太宗宋之神宗非不有意于此而
有君無臣卒莫能底定甚或因以弊焉豈無故哉
我太祖太宗創制立法爲子孫計甚悉

崔離臺卷五

四 沈氏梅居

其財賦成式充莫之或改惟郡邑之供輸征科繇
役視歲制者人各得以意爲民困事弛日有甚焉
東南財賦之區數視他處病百倍蓋不能不有待
我廬陵周文襄公者也於乎周禮作于成康之世
而尚曰周公未成之書是豈可以易言哉洪惟我
宣宗章皇帝用大學士楊文貞公荐起公于越
府長史手工部侍郎巡撫南畿曠度弘量高識塵
力而又濟之以博學廣咨洞悉民隱創水次倉以

革私收立餘糧法以一雜員建軍允議以省力費
設濟農倉以備荒歉出召佃令以闢蕪廢別涵竈
丁以均食力百凡力役征輸見無不知知無不爲
爲無不當官守有持循而不勞民庶樂簡便而不
擾胥吏守繩法而不敢侵漁卒之利罔不興蠹無
不剔而東南之民數十年安享豐亨豫大之樂雖
中遭已巳北狩大變若弗聞知而子孫世產至于
今不衰者纖毫絲粟皆出于公之力也故嘗謂公

崔離蒙卷五

五 沈氏梅居

未嘗當伊阿衡託孤寄命之重責而功在社稷者
代不一二人未嘗握蕭鄧侯轉漕山東之大權而
經濟國計者自當爲一時之冠未嘗都畢太保保
釐東郊之尊位而澤潤生民四代仰承之功實非
群僚之所能及至于民貢物料重與之價而嚴立
之期故良民爭趨而進道屏悉者尤足以爲後法
相視水利戒敷濬防之功尤爲永賴蓋公以天下
爲計而經理一方故官居一方而業存天下以十

三郡爲心而措置一郡故法立一郡而澤滿邦畿
以千萬世爲慮而建置一時故令出一時而或垂
後世是雖我 宣英二廟以暨一二同心同德
之臣委任責成言聽計從再入再出歷官至工部
尚書歷年至一十又八者之所致要亦公自有所
以感動之者也抑亦安知非我 太祖豐芑之

貽 太宗文淵閣作養之効乎又安知非天之
有意於東南之民以爲 國家報本計乎是以足

崔離蒙卷五

六 沈氏梅居

三聖之未成裕 神孫之永基繫東南無疆之專
恩而於松尤切焉嘗聞父老謂公撫他郡縣或止
移文歲或一至於松獨歲三四至至必累日蘇常
之制如前所陳者皆取則於吾松前守趙公定素
之所贊畫祠堂之立於松不啻曰宜而已也自公
歿三十年稷山王侯宗鎰蒞吾松因民之思而建
祠歲祀惟謹迺今 上御極之十有二年簡命南
臺御史宜春劉侯德之心公之心日又不遑務爲

永遠規百廢一新而於公之祠尤切切焉會工部
都水郎中新喻傅公曰會受其部尚書徐公之舉
奉 璽書蒞三吳治水利有成績常汲汲求公之
政而力行之適過公之祠慨頹弊隘陋曰弗稱吾
嗣公以養民而民徵於官者不守公度猶弗養也
吾職邦土興廢是資而顧于公有闕哉是曰不盡
心遂畀吾劉侯度規相材成之侯曰吾志也巡撫
都御史安成彭公彥恭巡按監察御史臨川王公
宦離臺卷五

七 沈氏梅居

資博聞而成偉之侯乃本水部公之意屬通判太
原原文朗君董其役寮屬協謀工徒並作不三月
而成是爲庚申四月十日外自其門以及堂皆撤
而新之築基廣規堂高三丈闊倍其高差五尺深
視其闊又差一丈有七黝漆堊丹肖像工緻市井
田野之民爭趨拜焉曰吾志也福廼以所聞序其
顛末書諸麗牲之碑曰斯舉也有二美焉上以裨
國家之報功下以慰民心之遠思中以立撫轂者

之標準雖前此有建廟于蘇之議而此終不可以
義廢也彭公王公傅公劉侯皆知損上益下之道
爲公之同省同志人也祠始爲永規抑亦有待也
哉爲迎送神詩俾歌以祀公先具于錢文通公所
載者不復出公諱忱字恂如文襄乃所 賜諡也
詩曰於昭回兮九天屯君蒿兮八埏黍稷在盛兮
公之遺田公遺財兮亘邇駿奔兮赤子辟公雍雍
兮疑神于前海若先驅兮風霆鞭公之來今鸞皇
宦離臺卷五

八 沈氏梅居

踴躍惠吾民兮吾不知其幾年

右迎神

伐鼓坎坎兮庭燎爛馨香氤氲兮牲帛燦燦悽兮
愴兮風颯然兮將旦恍兮惚兮駮赤虬兮飛幔震
澤騰波兮峰嵐其散石補天兮鰲極其斷公之歸
兮從 四廟以幽贊借雨露兮潭五湖其浩瀚
嘉善縣水利成功碑記 有詩

洪惟我 聖天子銳志理道深維邦本爲民足
食之方無所不用其極而水旱之出於天者不敢

委諸適然於三具財賦之地特 簡命部曹一員
以專水利視河道而王政所謂枉梁畎澮濬防之
纖悉咸有託矣嗚呼仁哉嘉興在浙西爲大府而
其屬縣嘉善最爲膏腴之壤平鋪如席無高山大
澤惟支涇曲港而已賦稅戶田亦甚繁重然巡視
者或以其僻而罕至居守者或以上不之察惟矻
矻於簿書期會以爲是亦足以塞責至於圍岸之
墮廢河港之壅塞橋梁之頽圯舉莫之顧迺弘治

崔謙彙卷五

九 沈氏梅居

十二年新喻傅公曰會有聲水部以正郎膺特簡
奉 敕而來興利除害日夕恐負 聖天子愛
養元元之意巡及是地所廢興而承之者弗力公
竊慨焉又一年安福劉君克溫以名進士來令公
喜曰吾有所託矣遂謀之劉君曰聖王之治禮樂
興於富庶之餘疏鑿居夫播種之始吾竊有志焉
敢不是力爰謀諸其丞高郵朱君諫朱君曰吾職
專是上有倡者吾敢怠乃偏立原隰相祖 便宜父

老踴躍獻厥永圖計力度財咸有成策於茲因循
而修爲圩岸以丈計者三十六萬二千有奇爲驛
路官塘以丈計者六千五百有奇創始而築者果
字圩岸墾以丈計者三千六百有奇凡獲田若干
畝此其所爲防之功也創開便民河者十淺澀艱
阻疏而通之爲市河者三掘淤鑿塞爲支涇曲港
者八濬洩灌溉以利田者若干畝其便徃來不可
以數計此其所爲濬之功也或修或創爲橋梁十

崔謙彙卷五

十 沈氏梅居

則其所爲利涉濟川之功也經始於弘治庚申正
月望日訖工於辛酉十月朔其用財凡若干用力
若干民可供者則責之居畊傍近之家其不給者
則益以水利之賦罰以及公楮公私不勞而巨細
畢興豈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
耶其處置有方亦不可誣矣劉君謂傅公之功不
可泯而後之繼今者不可知所自以無怠補葺走
書徵子書其顛末傅公名潮曰會其字與其兄大

宗伯上下頡頏劉君名子庸克溫其學與其兄黃門君中外輝映其博洽高爽慈祥惠和朝野廟堂之望所同歸也故其議合予既書其事因系之詩曰

明明聖君憲憲使臣嘉惠於我下人維令維承是譚是承秩秩繩繩不勸以懲小民得知惟利是資以利便之欣欣其子來子來如屯荷鍾如雲阜有慨兮潦洩以門亦既燎垣旱潦自天卒歲力田孰

崔維彙卷五

士 沈氏梅居

占其有年陋哉乘輿日亦不足而歲餘以舟爲車不涉而趨平平坦途王道之符詔我孫子今維我二三大夫成萬世之永圖我歌我詩以勒穹碑聲並日高澤雨施聲並日高澤雨施汾湖若隘管山碑

光祿寺署丞華公西壽山碑記 有詩

光祿寺署丞華公滿三載以公薦勤慎考最獲貤封追贈其考怡素翁如其官妣徐太孺人乃得告

歸展墓歸乃生子缺公曰吾願畢矣吾爲後圖乃相其所居闕壯之西不百步許曰于定者卜之吉營壽藏焉達也其諸子乃議碑于予其言曰今人重墓祭祭必有堂堂前之石吾後之人將以爲麗性者先生其書之蓋吾族衆墓不一非亟表識過者莫知其所營且新阡也雖土著殆無異乎孔氏稱東西南北之人者書碑不可後予乃詢得其所可書者曰公名理字汝德爲南齊孝子寶三十四

崔維彙卷五

三 沈氏梅居

世孫別號梧月既而喪其母思弗置改夢萱晚年篤志古書圖玩器敢尚古人咸曰稱怡素翁生四子公居其仲與其季珏同業舉子場屋聲籍甚七試弗利而志不衰語人曰顯我親者當在我時珏已第進士公尚太學生人未之信也已而果然有識者壯之家素豐至公益宏大然略無貴富容敵樣靜專淡如也與人交必誠懇始終一致故一時也道德功名文章之士自公卿以至韋布皆樂與

之交利其有也此入官人謂其才高而於
奪於中貴人不得行其志必不樂或謂其饒於
慰近待以自耀耳必不屑事事公乃於供億之費
變更之端它人不以為意者獨詳考而備記之上
下宜之以為一時同事者弗逮也遇所知者或慶
其得禁近地則歎額曰今內費日繁故一新十公
百私予不可殫記吾力不足以爭之又何忍以戶
祿為吾潤吾友邵國賢云不比其績成聲起又咸
崔維彙卷五 三 沈氏梅居

謂其援階藉力公卿可立致而脫然歸矣觀其云
歸歸又不專為其私也歸則斥數百金刻百川學
海書以行又圖畫出其所藏編為部以翼前修惠
後學可謂遠謀矣而於其身之所歸則又曠達如
此抑亦賢乎人遠哉公之出處與所樹立之遠大
非吾能量而其後之人必有食其報成其志以高
大其門閥而驗斯地之吉者穹碑高碣 綸音鸞
誥自當與日月爭光而奚以予言為哉予特據所

見聞書其為年月日所營以為後日之徵且系之
以詩曰

孝子之裔至德鄉壤吉培厚月日長富而好禮多
賢良文風乘運 皇明揚蔓環曳珮鏗鵠行衆中
光祿文更光匪趾匪翼宇宙翔汗牛充棟羅珪璋
手調玉食供 君王衮衣霑袂分餘香忠勤表表
馳八荒卿階公秩翹首望飄然清風來故邦天錫
福地居之傍又錫肖德賢兒郎芙蓉東膠龍山昂
崔維彙卷五 四 沈氏梅居

傳五首

中憲大夫定庵先生曹公小傳

定庵先生華亭富林人姓曹氏初名節惡其嫌于
漢宦官請于朝以字行曰時中既又以中無定在
而求定吾衷乃有得于持一主敬之學曰吾于是

平定矣題其居曰定庵學者因尊稱之曰定庵先生雖爵祿傳行輩亦嫌于字名之無別也皆稱之曰定庵定庵云先生亦嘗自稱曰定翁既又愛唐人青山宜晚眺之句而富林爲九山之窟松郡之近山者莫及焉故別號曰宜晚居士然惟定庵爲著稱名稱情也先生清臞飄逸洒洒然有出群離俗之態行若雀步止則鸞停掩映于碧梧翠竹之間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與人言溫溫然恒恐人

崔離臺卷五

五 沈氏梅居

害力可及與否卽思欲赴之有古士風烈又與其爲人若不類然使其當事變緩急之際古節義何以加此其學無所不通而尤以詩律名要亦其所得也然未嘗自謂有得意句故進進不已老且不衰一時爲詩者皆宗之先生亦樂然無拒與擇也故恒以自掩其餘能其餘力尤工書自晉唐以上名家者皆能辯別真偽而以意會之懷素宋克則其所愛而得之多者也每片帋隻字得之以爲人所珍惜晚年益精小楷雖手簡家彙亦不苟或問之則誦歐陽文忠公之言曰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以廢去或厭而不爲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愈漲而尤不厭者書也至于學字爲之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人皆服其言謙而當蓋自庠校第進士居官以至于今茲皆以詩字行然歲異而月不同則人亦未易知也初拜刑部主事或疑吏事非其所常先生曰今之律古

崔離臺卷五

六 沈氏梅居

之經也天下有性外之事乎益勒益慎聲驟起遷
員外郎 敕封及其父存歎曰國之所以報吾父
教子者厚矣吾何以報國之所以推子榮父者耶
久之用荐者遷浙江按察使司僉事不激不隨執
法以待人之犯者廉介聲愈著以家艱歸廬墓薛
山產瑞芝人皆知其孝感先生曰偶然耳然不能
止諸作者之辭蓋曰其人足以當之再之浙鄉人
喜其地近而俗同以爲奇遇其所知者俱其前所
宦灘棠卷五 七 沈氏梅居

愛憎賞罰者其在以爲難處浙之人曰是再來生
我也先生皆不以爲意曰舍是我不能爲哉未幾
以繼艱去補雲南或以爲遠方雜夷不可以法律
稍弛平素廉介無碍也先生曰彼自遠吾道不遠
且彼非中國人何以用中國吏治耶吾知奉吾中
國法而已之官不以家累隨吏于雲南及其土人
皆驚曰吾向來未嘗見此三原王公初起爲家宰
曰若曹某者可置之遐遠耶即轉副使復改其初

仕浙人曰吾于曹公有三生緣哉是三生我矣
當專海道武弁以賄賂爲恒曰歲例先生曰吾奉
敕讀律皆不知有此賍也非例也請自我始拒之
威令大行朝野方有重望而先生脫然乞致仕留
不可得人亦不知其爲何今將十年矣於古禮始
得致仕鄉之人咸高之且笑曰吾淞稱多顯宦溺
而不止遣而歸者不論目前可數者七八人或年
及或位滿或苦疾或富而顧家或憂後之未立或
宦灘棠卷五 六 沈氏梅居

觀望上下未能盡如其意而所進亦未能盡如其
意而所進亦未能遂其所期也先生家不增子其
未仕時進當無所不至仕之論善地莫加焉且子
姓之賢冠于一郡精神愈完固年甫餘六十其果
何所爲而歸哉先生曰我有米菰舟不能忘爾我
烏得爲無爲歸則與其兄餐菊翁種菊數畦歌陶
靖節詩觴酌其下醉則或效其體爲之人不能別
自餐菊翁與諸從昆事懽忻皆如少壯時其至少

者曰時信才俊邁先生抑之曰當就規矩果薦于鄉名太學其爲詩亦與先生俱行于時從子憲與時信同課業于先生先生曰子知規矩者稍舒縱當與若叔同果繼時信而起從孫疇又繼憲而起先生視之如已之孫孫仕介遣之從名人游而以憲督之皆靳然見頭角憲歸功先生先生笑曰吾家學官使他人論功哉其子志克家承顏以詩繼先生居群從先生之老而樂肆力于詩字以裕

崔離稟卷五

五 沈氏梅居

孫謀不損素節咸賴此今年七十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于詩于字于大倫理進退則然年彌高德彌邵淇澳之衛武東海之太公進且遇雖孔氏亦不自知曰東周曰無過者先生當自知之或曰先生其尚未定乎哉

後學錢福曰華亭自顧陸以來代有文人至國初楊陸錢稱三高專以詩名至袁景文而絕曹進士九峯子始奮起欲追古作家宋以下弗論也先

生于九峰爲母弟少從之游徙倚于三高墓側于二陸祠而有感焉及從夏止軒游止軒一代之文士也其父封主事公與錢文通公契洽文通公之家隴于余山省必經焉先生從游賡唱所得良多今其名家則集衆體而有擇焉者也其在刑部與吾鄉奚郎中吳族員外方同進而不廢詩一時今刑部屠公勳李公士實都憲林公俊參政顧公福太守黃公存敬及吾師陳西潭章皆推遜之而訂

崔離稟卷五

五 沈氏梅居

盟于吾師李閣老西涯賓之公福及西涯公門下西涯曰松之詩派在曹比吾先修撰公致仕自雲南歸曰我曹公非淞人也天下士也更吾上者惟林公與合乃知先生與林公不獨以其詩契而已也福歸左得從西潭侍先生游諸山而有倡和焉今之同福游先生門者崔坡王良佐東江顧清雲巢沈淮而下若干人分題咏歌爲先生壽而福懼無以進乎此摘所見者爲小傳以爲諸作之張本

若先生有爲而出無爲而止清不苟名和不溷俗
介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知足以扶世而不
偶世以輕售福亦終身願學焉而未逮者福職史
不能彙鉞天下以報特寵而敢負吾鄉之特產哉
敢負吾衷之所特見哉因著之以待知者

處士明夫黃先生傳并贊

自漢晉六朝而降吳中故多隱君子徃徃馳聲寓
內具載史冊者可無論已卽有其人老伏田間抱

崔離稟卷五

主 沈氏梅居

玉不售非負青雲之士曷能傳吾師明夫先生余
弱冠時嘗授經於先生先生爲余剖指詳悉間質
之疑義迎刃而解略無難色詎謂隱君子無明經
者余因先生益重隱君子云噫今先生已矣非余
傳而誰先生諱鑑明夫字也考其世系傳自江夏
人五代時其祖某客游華亭注籍焉先生總角時
有大志而翁倫敦之經生言先生意不屑而務明
經學古詩詞及詩皆精詣堂奧既壯無聞亦不屑

屑求知於是學益博貧益甚三十不娶人問其故
曰世無孟光那可輕舉李進士嘗聞其言而壯之
曰吾有一女年可二十七未適人亦待梁鴻配耳
吾觀明夫真其人也以女歸先生先生素聞公女
賢遂納之奩具妝飾侈甚先生笑曰桑樞陋巷不
足當此適足資穿窬覲覲耳盡遣還之雖纖息無
所受由是李公愈嚴重先生孺人一惟先生意不
敢以富貴驕其家人侍奉巾櫛惟謹躬織紉以佐

崔離稟卷五

主 沈氏梅居

先生欸客資先生亦喜得孟光配也及遲莫結茅
千山下扁其顏曰八峰小隱日與門人曹時中王
一鵬及余六七人從游其中講德談玄每遇花晨
雪夕輒賦詩酬和酌酒交驩樂天真任吾性世之
浮華得喪不足概先生心胸闊矣先生及八旬有
司聞先生賢而有年上其事以養老故事給先生
槩帛綸巾野服飲饗序與祭酒焉尋部使者亦聞
先生名親造隱居問養生之旨先生對曰亡他忘

已忘物則無紛擾縈胸中常令靈臺湛湛能全我
本性可以長年矣部使者服其言他日具羊酒金
帛輪輿聘先生與其尊人游先生辭不受由是日
閉戶削迹凡海內名士求一見先生益不可矣先
生平生著述詩止一卷文百篇其山樵傳說尤爲
世所膾炙者享年九十六子四曰奎曰琬曰璠曰
玉皆文雅令器先是一日與門生故人游于將絕
頂忽促歸纔及隱居奄然長逝無一言及諸門生
崔離彙卷五
三 沈氏梅居

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秦公傳
秦公無錫人也名夔字廷韶別號中齋宋淮海先
生少游之裔父景暘以能詩聞封兵部主事進封
武昌知府公知府時嘗奉祀事至江潯沙中得一
婦人氣幾絕公異而釋其縛甦而詢之泣曰妾杭
人柳氏隨夫商遇盜于塗殺夫圖汙妾不能從以
至於此公爲之惻然攜至屏處蹤跡得盜置之法
而婦獲還長沙陸氏女美而多貲娼家子李昆見
而圖之竟以假托門閥得已而仍令爲娼其族兄
秋試來見之就公訴之逮李正其罪還其女于其
兄後改知建昌屬邑廣昌令以私隙疑治民何姓
者致許陰令人妄發其奸論以極典獄成而其族
訴之公詰之卒得其實而何得復生按察以其能
辯疑獄檄之吉水斷彭伍大訟蓋逮者百人已積
歲矣公擇曠地距數丈立一木散其人各繫之使
不得相耳語次第鞠之人自以爲言公曰吾得其

情矣曲直遂決聞者稱神明焉其它政大率稱是
若武昌均徭之法又作則於它郡者用是撫按藩
臬交章疏其治行為湖南第一而獲封其父蓋特
典也滿知府考遷福建右參政嘗卧疾者三月而
善聞之在人者咸以不盡其用為歉踰年遷江西
右布政使 朝野方大有所屬而公遂以病致仕
至于今知公者咸惜之歸十年遭父喪以哀毀卒
所著有中齋集藏于家子銳邑庠生善事其母能

崔維彙卷五

五 沈氏梅居

卓立大有志於問學蓋其家法然也

論曰子游錫山凡邑之彥碩耆英皆得事之而公
又表表者卒方越歲耳而弗獲一拜顏範每以為
恨嘗獲從公群從游得其弟自輿二孝子述公致
政歸時構堂九龍山下日奉武昌府君以適其間
或勝日登高泛澄必操杖屨以待而所致必騷人
韻士倡和盈帙有以想見公之風度又嘗於卷帙
間獲見其遺墨清勁類趙松雪其文章雄贍欲自

列於古人其詩流麗有唐人風與武昌府君之作
並傳未始不嘆其家學之盛也又嘗聞其修垂厓
祠葺黃雀樓於武昌復李泰伯曾南豐祠於建昌
自兵部出四易宦轍而所至名勝必有登臨題咏
之迹若洒洒然無意于事事者然其始登進士第
拜南京兵部武庫主事即抗疏裁諸司之冗隸乃
饗私貢諛者所深利而不宜為者也蓋已有志於
超拔儕輩矣及守二大府政蹟卓卓可錄又有若

崔維彙卷五

五 沈氏梅居

是者矣何其銳也然陟藩長勲名方赫有識者駭
不知其公卿師保之階而忽脫然以歸若釋重負
以自適其適又何其淡也世稱天下無全人若公
者進之孔氏殆幾於成人之列乎予與銳登公之
隴而弔焉俱無以致吾私拾其大者為之傳若其
詳具在宮保倪太宰公所誌者畧不著云

松石翁傳

松石翁者無錫鄒九章處士所自標榜人而稱

之者也余游錫擇主得翁歡甚因與之狎暇則
其所爲松石之說翁曰與木石居吾野人所有事
也余以爲謙而弗之信久而再詢焉則曰白石之
爛寔戚之所歌孤松之撫陶潛之所賦斯人者皆
隱者流也吾弗能企而竊慕焉余曰此皆局于時
而所爲也非翁之所存翁乃問曰柱礎碑礪石之
災也棟梁楠櫟木之殘也此世之所共慕而吾且
惧而逃焉吾入山之深得材之堅者曰石頽然立

崔維彙卷五

壬 沈氏梅居

偃然臥偃然盤薄水火不侵斧鑿不加頑然其無
知也吾昵之栖林之幽得材之良者曰松傲雪霜
而後凋凌百卉而久鬱風鼓之而自琴雨汰之而
增翠幢幢而蓋歷歲年經晝夜婆娑日月不知有
窮也吾昵之斯二物者幸托我以不殘而吾幸托
之以全吾天蓋將與之以終吾生而不知其所間
也故以之自呼則慰而人之呼我則稱是以安焉
余愛其言之幾于道也爲之傳以治夫殘其天以

爲娛者若翁之家乘行履真原壁別爲之傳不復
書丁巳臘月之吉

松軒漫交傳

無錫有松軒漫交楊叔瓊者忼慨大度人也風神
峻整動不踰矩儼然人望而畏之讀書通大義而
不事詞章之習而理家酢世孝友恭遜定礼制用
各有常規雖纖悉固不可爲法儒者逮弗及也系
出漢太尉震之後世家安陽山下爲邑鉅姓大父

崔維彙卷五

壬 沈氏梅居

元振兩舉孝廉不就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父宗海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五世同居
食指踰千公私百務紛然雜出視一劇邑而恩義
裁制加難焉漫交受族人舉綜理之修廢舉墜櫛
垢剔弊罔有遺漏外持門戶典鄉賦內則婚嫁孤
嫠營給喪葬若畫一之政然莫有能改之者又以
其餘周窮恤匱開義塾立義倉焚逋券施葬地惟
恐不及里有紛爭者不訟于官而質于漫得片言

曲直之輒帖服去四方知名之士嚮慕而來者戶
外之屢常滿館穀贈遺規切獎借靡不厭其心滿
其望而成就其德美者人至擬之爲戰國諸君而
捐已所力歸之於義視竊君之祿以立私黨者尤
爲難且正也伯氏都憲公仲氏戶部公皆以清白
稱爲時名臣交羽翼供助之力居多或問睦族之
道以唐人書忍字爲言者交曰忍字不可久惟無
隙可忍斯善耳于是人知交爲有容云天順間輸

霍淮彙卷五

无 沈氏梅居

粟授承事郎七品散官每大享賓客錦衣蹕蹕子
姓森列故家大族皆以爲弗及也垂老謝家政闢
花竹郊居開陸壩別墅爲娛老之計幅巾藜杖談
琴樂酒日將其中醉則撫孤松偃仰嘯歌竟日忘
返道播物外若厭人世之濁者故以松軒漫交有
號諱璠叔璠其字云

論曰傳云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天下事非一人所
能獨理若孟氏之論薛居州似也然人有謂天子

得一相而萬世理者何哉顧其人如何而用之者
如何耳余嘗與錫諸大家有札法者游莫不推尊
楊氏而遙漫交蓋楊氏固巨族而門第之華田園
之拓禮儀之肅至于今有賴焉者也則自交一人
始自交謝事而目擊代總分理者殆不能無感焉
以一家觀之而天下可知矣人孰能以善養親不
善養人此有容者之所以成事也若忍則以善待
已以不善待人烏足以成天下事哉余聞前巡撫
都御史洛陽畢公每至錫必枉駕諮以世務交條
陳之悉中肯綮殆亦有以知此歟交之孫鄉進士
文昇博學有大志美丰儀將舉交之理家者以輔
理天下故綴其大者著于篇爲漫交傳

霍淮彙卷五

无 沈氏梅居

墓誌銘 七首

中順大夫黃州府知府陳公墓誌銘

嗚呼吾尚忍銘吾公哉吾公手不絕披閱口不絕
吟哦而于貨殖之事畧不挂心目至于遇事侃侃

必直其志不避難不威沮屢遭挫抑不折其節朴誠懇懇諳律守制天下之所知也然伸抑_一方有厘于有道宰執之慮而吾公拜命未赴竟以授荒外矣遐迕賢愚無間知與不知扼腕流涕者固其情哉若某自吾先修撰公與吾公爲同志交九歲拜講席下又及同朝日聆規誨餞謫賀遷無所不與吾公之高州時執某手湖許告戒丁寧不忍舍福屢欲止之而公以天命君命爲尊竟莫敢吐

崔淮棠卷五

三 沈氏梅居

舌已而聞黃州命竊爲公喜之而又自慶當得依鍊漢以終吾生也而竟爲永別矣又將何能爲情哉嗚呼吾尚忍銘吾公哉顧某執文字于具下推所自來公無可銘而公舍某亦無可宜銘者乃聽其二子忱悅之所口授技淚而敘其實公姓陳氏字一礪別號白賁反其質也某嘗爲之記既又卽所居之第號曰西潭人皆尊稱之云公初家之胥顧渚領鄉貢進士上春官不利爲太學生遂寓

京師第進士始卜居于西園秀野橋東百步許卽所謂西潭者也天父守仁妣張氏父綸以公貴贈奉訓大夫刑部陝西清吏司郎中妣陶氏贈宜人公少警敏超脫以儒士從里選升之縣若府皆冠時輩充縣庠弟子員未暮登鄉貢進士第尋以父喪不獲就春官試家居若干年成就後學爲多而學問益該博蹤跡益慎譽聞及先提調學校御史陳選賢公特枉駕訪于其廬如是者十年嘆曰吾

崔淮棠卷五

三 沈氏梅居

可以爲一方士乎哉乃挈家抵京就太學于時家宰耿公爲司業一見而器公每試輒以爲魁于是同舍士及諸名公鉅卿之子以暨京學外郡之有識者咸就業焉時其所與者今吳通政裕昌邑宰仲殊吳太僕世騰王都察綸戴礼部儼暨吾先修誤公皆其所馳騁也故以舉子業名于時成化戊戌始第進士而其譽望已滿朝著矣是歲選庶吉士及給事中者甚衆公于壽光劉文和甚契衆皆

擬焉而公弗與于是人知其志矣觀政刑部丁太
宜人憂歸時郡守稷山王公副俊寡合獨重公而
時月就見之拜刑部主事或問之尔老儒也此何
以處則謂周元公之言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終身行之其是在乎滿三載考其長或及吏部乃
都察院皆以績學善獄稱奉 敕進承務郎階爲
承德郎追贈其父如其官妣爲安人時有荐公爲
河南提學僉事衆以爲稱疏入而 命之他竟循

崔維棠卷五

三 沈氏梅居

階進爲員外郎會天津衛有冤獄逮百人註誤及
大臣鞠之者屢而俱不決公奉 命往焉得其主
者寘之法而餘皆獲釋又循階進拜陝西司郎中
時江西何公爲尚書素剛直無當其意者惟公得
其心凡疑獄之不能決者輒檄歸其司決之無敢
異議其間或詣大理寺不署字者擊登聞鼓者皆
歸公取決有不合尚書公旨者必以理析之而後
可滿一考何公及都察院白公吏部王公咸憐之

曰才堪濟世學足潤身其爲言不同而其所稱之
旨一也用是進階奉直大夫而考妣之進如今稱
矣吏部嘗以大理丞荐南京尚寶卿荐俱不獲會
上憫刑獄冤滯特 敕公審錄北畿公所至活死
罪若干人釋徒流而下者若干人其不敢自專疏
而求減者若干人畢 命復部人皆稱之會有御
史按陝西以疾惡忤貴近人致訐公鞠曰御史之
職非私也罪不至死徒議之所忤者未慊愬諸

崔維棠卷五

三 沈氏梅居

上集朝臣會鞠之公昌言于 朝曰朝廷清明茲
事不宜手滑今 天顏只尺可否在一言而連日
齟齬公邪私耶衆知不可奪卒從其議缺四十字
者 曰宜革 糧長公曰流自其源吾革其始耳
上官有行分借法者公曰米腐不可食徒以與民
且不可况追徵之耶上卒竟其請嘗攝郡印會郡
大旱爲文遍禱之免冠徒跣計步拜于途不旬日
雨如澍既而覲家宰耿公而下皆思汲引之其屬

黃某者疏荐賢而首舉公衆以爲快會耿卒遂
既還乃拜高州府知府高治濱海多瘴山島中蠻
獠所居烏合標掠殺人不絕知者皆危之曰此非
遷益一謫耳此某之所以欲止吾公也公嘆而且
曰優游散地得寒疾五日不汗等死耳與吾死于
邊何如哉乃置家累竟赴之時鎮巡右都御史鄧
公及潘臬諸公見之愕然曰君奚宜至此至高州
未數日北部災將熾于府治公仰天拜曰某有罪
崔澹棠卷五

重 沈氏梅居

宜及某無延于民災熄郡人大驚以爲神用是其
民與蠻獠通謀者皆有畏志鄧公大征勦雲爐大
桂賊公秉協贊乃爲檄招降者十餘種因搆廬舍
于郡城外居之悉爲良民遂上議與鄧御史府總
兵官府中貴府曰二廣皆可以招而定也又有陰
壞之者曰非兵不可三府兩信之公力辯之曰專
城守土所恃者信降而殺之吾不能一朝居此也
兵中止降賊餘黨謀知者曰襲降豈吾府公意哉

是信益著或遂謂可輟軍備公辯之曰前已
而縛之吾懼吾之信未孚也况猾賊如某某者吾
能守孤城以坐待哉鄧公從之得不撤于是設格
遣民會四方捕之生擒斬首者實而所得財帛不
問故爭利之出輒盡力無不獲者先是民會隸軍
衛所轄甚苦之公爲請於上官得專守城池不聽
他調悉安之又有號扒山者還不見虜授之策曰
望燧烟可以知廬舍是非曰日所見夜乘之果得
崔澹棠卷五

重 沈氏梅居

踪跡賊遂散因有出降者公慰勞以羊酒賜以法
所當得向化旗牌給畊具而遣之仍復其租調時
有以軍功累至大位執事機爲上下倚重者士卒
所至莫敢誰何公蒞事其部伍如故趨聽事執吏
公叱群下執之于庭責曰乃公非朝廷命耶若尔
則吾不敢問若猶以爲朝廷也吾奉命來矣安敢
尔竟懾服各郡所遣使于上官者去則以力護之
比返則已故吾爲虎噬徭劫者十七八公爲定制

返其初著令民賴之在高州纔九月而所建立乃如是皆不得志者所不屑盡力也以是受鄧公鑒賞用例膺鄧公賚 朝賜銀花銀牌者三鄧公方圖公功聞諸朝以議超擢而延諸其後人而朝議已不忍公投荒矣于是乎有黃州之命鄧公始得命卽遣人發文移送之黃州會有臺諫奉命勘問者屈留公之雷州因得瘴時吾具江王侍御思得重其爲人特期于其府敘而至之日公卒矣痛悼

崔維稟卷五

毛 沈氏梅居

徹上下王公命藩臬各一公董喪事兼閱行李惟圖書數卷衣數襲而已于是敬而惜之者固百倍其賻用是得護其喪歸生之日爲正統二年八月十二日卒之日爲弘治十年六月十二日葬之日爲十一年十二月初六日葬之地爲北俞塘華湖濱祖塋之次公爲詩祖杜子美而宗黃山谷其在刑部所與倡和者若今刑部侍郎屠公元勳按察憲副林公待用知府王公存敬郎中趙公崇夫皆

卓卓者退食所之則今知 制誥學士西厓李公吏部侍郎袍庵具公侍講學士守谿王公而已其家居則按察副使定庵曹公乃門人王一鵬張弘宜及其數輩談詩學文字 與及公體貌豐偉面有痣如斗列者七膚如凝脂手未嘗執金玉目未嘗睨邪色飲酒惟量室無媵妾待其配陸宜人以礼百凡家事皆委焉遇二子忱悅未嘗有咤叱聲至于童僕輩皆然望而知其爲有道人也

崔維稟卷五

毛 沈氏梅居

所著有西潭集垣西艸堂集居松集北行錄審錄紀行集悅爲府庠名弟子員孫二大雅大猷大雅娶張氏又吾姑出也敘已乃敢自附于臨之義書其諱曰童且爲之銘曰玉立揚休生春殺秋我匪人求人卽我謀謀國則成吾置吾生有所不平泄諸吾聲聲立身外典刑已矣嗟何及矣端拜闕里誥封淑人張氏墓誌銘

弘治庚申十二月二十二日工部右侍郎上海談

公本爨之繼室誥封淑人張氏卒其子田哭之絕而復甦者知其幾侍郎公不哭而神傷作百哀詩公洩其悲君不欲獨生者予讀之爲之泣下不能和時其從女方女於吾兒元損介傍午則見其群從子婦下逮臧獲舉戚戚有哀色弗能出矣言吾兒婦亦悒悒飲淚予爲之罷饋食祗越二年癸亥三月十八日乙酉公葬之于古霍坡祖隴之次虛半以俟公之復自狀其行命予銘噫予初志也

霍灘豪卷五

三 沈氏梅居

其敢辭按狀淑人姓張氏諱道號善相蓋摘進封淑人之誥中善相其夫之女以自佩服不忘云世爲吾華亭修竹鄉人曾祖雲居先生以詩鳴贈中書舍人祖徽字孟著號月涇得書法于陳文東氏 太宗召入修內典累官至祠部員外郎與學士沈民則兄弟齊名至今朝野呼松人善書者有自也父繹字以成號友棋散人風流倜儻至于今鄉邦有迹焉散人初侍月谿宦京師與青州徐參

政弼交最善因娶其女宴淑人母也散人爲淑人慎擇壻會侍郎公初第進士在告歸侍其祖贈侍郎晚香公先其配王氏遂奉晚香公之命介媒于喬侶筠聘焉遂歸公公拜司封主事奏績 敕封安人進秩郎中奏績 誥封宜人進秩應天府丞召入拜順天府尹遷工部右侍郎奏績 封淑人此其所得之恩典也歸公時年在二十若老成人公以通達重于朝得上下心且好客重交與戶外

霍灘豪卷五

四 沈氏梅居

履恒滿治具供饌如驛傳胥取給焉不戒而備且極精腆躬績紡以充醢醢脯蔬之儲每斥羨以資一時同宦游者故所知入都者得依公視至如歸皆其助也從婦省丁內艱釋服還朝從之應天應天號多織造宦游以俸託公易羅綺者歲以千數一不入自淡然無所嗜家人勸之叱曰官家豈爲吾女婦人衣服地耶及歸囊無長物捐所蓄煮粥活餒囚以百計又從婦省丁外艱公入謝家政悉

入綜理食指踰千各授以業其田宜其穀其人宜其事纖悉中度老農宿吏弗逮焉服闋從入順天如應天時公在工部蒞易州厥薪炭益嚴關闔禁嘗告公曰錢穀之司簿書足籍須明須慎繼有誣者果賴簿書以白數以知止勸公解組公抗疏乞歸未得詔變形于色既以他累去官乃喜曰而今得外所矣歸則益督畊織時樹藝所指指授科條皆俗人所未同者諸大家爭傳效法之而其產遂

宦遊稟卷五

聖 沈氏梅居

冠一郡其善相其夫子者如此初公迎養母贈淑人王氏于官事之甚善時吏部尚書山王公侍郎廣宗崔公濟南尹公號嚴毅不妄許與者皆知其孝錫杖于王曰代如息婦扶掖之力也蓋賢之云王嘗告諸過客曰我家新婦古孝行中人也王素好善謹于事佛凡佛書與夫爲善陰騭列女傳等書無不通曉淑人遵其教老且亦衰及王卒凡其平生所服用悉以殉葬餘請焚之以資冥用宗

族稱孝焉公之父贈侍郎怡靜公家居聞王之安於迎養也嘗有書賢之歸則事怡靜公如其姑怡靜公喜曰素知新婦之賢宦游不獲躬享其羹今果然大書于壁令子孫女婦效法之先後居舅姑喪皆盡禮其父散人卒老婦一祭而私哭之不以形于顏面或扣其故曰吾有舅姑在恐傷其心其孝友如此公前妻王淑人遺一女撫之如已出長嫁喬谷凡王所遺奩具悉以歸之初婦公踰二年

宦遊稟卷五

聖 沈氏梅居

生一子于官魁吾總卽見者奇之命之曰應祥五歲所天益修內政累亦見于色既而生多不育私謂公曰是不傷君之後耶吾但願得似君者不必計所出也遂爲多置妾妾亦多不育然撫之甚至如妻樂之一日忽暴疾妾有欲代其殆者馭下人雖童奴婢未嘗楚撻而人莫不敬且畏焉繼而得子繼祥怡靜公所命名也攜入官愛之過情怡靜公子書戒曰能勿勞乎乃歎曰舅言良是也稍

長擇名師善友以託之尤好談故事夜燈前必詔其子曰某爲忠臣孝子某爲慈父母好朋友子深有悟焉長名曰田充府學生才學聞于邦孝義著于家天之報公及淑人者意其在此爲田娶婦教以始終順事之道甚悉處宗族以厚少有不給相公助之無不周至于張氏亦然有庶弟愚而破產爲之娶妻而復撫其子嫁其女于鄉里之匱乏者周之恐後葬貧不能棺者若干人其仁慈之心又

霍澹臺卷五

聖 沈氏梅居

如此卒之前半歲忽呼田告之曰數其躬矣我處失時有奇術者過門父母命稽之所言歷歷皆驗今當期矣殆不起也未幾染心疾田禱卜醫藥無所不至命之曰汝母豈不欲生成奉事汝父老景邪天命有數佛家以七計歿我五七當七也汝善記之復曰汝聰明能孝無煩我語娛老父之頽齡保弱孫以承祀吾瞑目矣乃闔棺衾無戚容卒之日因假寐窗下聞談話如故雞初鳴呀然而往累

不替及殮神色不變宛如三十時人可謂異矣其生正統己未七月六日享年六十有二子一卽田女一玉出婦喬孫女二皆幼男一李得後淑人半載殤田哭之慟曰吾壯當有嗣痛傷吾母教耳嗚呼公以直亮才智名一時雖有嫉而毀之者公論定在天下何損于公乎進退之際足裕其身亦難乎其配矣而淑人所爲有若是不亦奇哉此其所以感群哀而召孝思也若公之恩愛終始篤盡

霍澹臺卷五

聖 沈氏梅居

矣淑人不可謂不遇哉爲之銘曰孰不有夫夫大丈夫爭馳竝驅亦孰不欲配才智弗類而覆爲累我克肖之誰其克效之四十年來朝野稱才孰不有子子奇男子果得其似亦孰不欲似之弗克啟之又安得而繼之子無哀我歟惟汝宗是嗣我歟猶生惟汝名之有成亦孰不有封圉內相功榮覆爲痾我從六遷日進善言儉勤率先以終天年匪逝伊仙亦孰不有家糾絲紛麻如捕龍蛇男攫女

拏散如搏沙。恣此帔霞我提千指如撮髻。又融
敢或譁吁嗟乎。淑人吁嗟乎。淑人其駕女流而永
譽絕塵者耶。

鴻臚寺序班姚公墓誌銘

嘉興前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丹丘姚先生高
才卓見雄視海宇。詞翰藻繪照耀四裔。而豪俠博
施之風。尤傳播兩浙。老且不衰。予嘗詢其所知。皆
曰。其子鴻臚公有以助之也。先生嘗奉 敕理淮

崔澹豪卷五

墨 沈氏梅居

南鹽法。淮浙皆鹽商通衢。有攜黃金百斤。躡門請
託者。鴻臚公曰。宦達功名爲子所損者。皆坐此正
色嚴辭拒之。曰。若欲吾汗清白家風耶。必欲的當
聲諸郡縣。遂云去。自是有圖干涉淮政者。卽密書
預報。竟不得行。先生清譽著聞。淮人傳頌。至于今
者。公之力俱多。及先生謫宰永寧。公服勞家事。小
大皆稟啟。祖母及母裁置咸當。家益裕于御史時。
先生忘其爲謫也。及先生解組還。念公多恙。戒姑

勿業舉。子公奮曰。吾父志大才長。而阨于命。百不
一試。成其志者在我。我當以歿殉之。忍以病廢哉。
衆皆壯之。蓋公自七歲能屬對。偶大司馬白恭敏
公官浙藩時。過訪先生。因所見呼謂公曰。白崔迎
人舞。卽應聲曰。黃猿抱子。崑白公大奇之。比長從
吾郡陳震部。惠民游勤敏。迴出儕輩。從先生入京。
師學于少參莆田陳公崇益。有名至是。雖家務叢
委。而手不釋卷。故其言如此。先生從容諭之曰。吾

崔澹豪卷五

墨 沈氏梅居

志既不遂。亦欲徜徉山水。優游詩酒。玩古釣奇。留
情屬史。以爲怡老計耳。若果是政當誰委哉。公乃
龜勉受命。盡瘁產業。燠粟日豐。田園饒。蓋凡先生
所欲珍玩。皆直購至。以娛其情。又常豐潔酒。殺羅
致賓。無不備。管絃無虛日。傾囊捐困。招俠海內。佳
士乃先生游。圖櫬肩輿。無勝之不。覽少以故。不
侍。卽呼侍僕。輩問以今日服食起居。何以當則
喜。蓋否則憂。形先生晚益務詩。圖每至。忘疲則諠

諄以無寧過勞爲諫務求擲筆而後已遇有疾
醫請禱無所不至底愈後張筵具席壽親酬醫以
爲人生大慶幸侍養之暇猶能研玩詞章其詩宗
杜字學沈民則與先生並行于時焉 憲宗皇帝
旁按諸家典籍訪善書者抄謄初大司寇三山林
公善先生因知公遂荐聞以冠帶舍人直仁壽殿
寫書書成告省志在終養先生曰此奇遇也尔清
才自當用勿以吾老廢吾幸康健勿吾顧遂赴受
職鴻臚寺序班書辦度恪所司者每欲請進其秩
公曰是曷足行吾志吾志在親竟謝疾歸父子之
間裕如也先是先生魁鄉荐游南北太學祖母許
孺人疾牀褥公侍湯藥謹甚以穀道久閉群醫莫
能治公以口吮之愈及孺人卒哀痛幾不勝
其室笥祔蓄悉納諸先生不爲私計祖母繼卒殯
葬踰于母喪皆先生之意而備恐恐勞孝思也
比執先生喪哀哭嘔血過于礼凡所遺圖史若具

崔澹棠卷五

哭 沈氏梅居

悉不與弟且校索至于襄事悁心經理盡其在我
其孝友出于天性蓋如此 今上卽位下 詔表
孝子順孫時欲舉公以應公不豫色曰吾當爲而
未爲得爲而不及爲者無限尔曹欲新我過哉自
誓以寢又嘗歎曰積而不散守錢虜也存而無養
者給之歿而無棺者殯之當省告歸時與廣西舉
人范希哲陳諮同舟二人遽疫癘陳尤劇舟子欲
弃之途范亦不遑顧公懇論再四乃已取篋中善
藥日與調護竟全其生及分岐復有遺贈託故舊
挈之南京以不失所其爲義事又如此吾于是徵
先生之所成公諱旬字用宣別號可竹晚號觀頤
之姚傳無已長與許伍齊著姓鄉邑曾祖隱庵諱
驥祖松雲諱黼考先生諱綬公端貌美髯礼度優
容服御愛華潔遇事無苟且居室間和而有礼處
弟行無間言延師訓子執敬若親受其業者然子
蒼芹學行德器有祖風聲藉藉報校庠間公曰成

崔澹棠卷五

哭 沈氏梅居

吾父子志者是在一予吾歟無憾卒之日爲弘治
己未六月十七日距其生正統癸亥爲壽五十有
七所著有可竹居集觀願所稿藏于家配秀水陶
氏子男四長卽蔭次卽芹又次葵次芷女三寄奴
館唐綺爲甥雪英許適沈斐西英尚幼蔭芹伯仲
女皆嫡出餘則二室王氏出也孫男二百朋昌文
女一金貞蔭等卜以公卒之又明年辛酉二月六
日乙酉葬于嘉善胥山鄉調字圩祖塋之側廼具

崔維豪卷五

哭 沈氏梅居

狀衰絰踵于門哭告曰吾父之葬期旣太緩而宅
兆又弗克嚴于禮竊甚痛之惟吾父之懿不可泯
沒者先生幸銘諸幽以洩其哀蓋公初沒也宴本
公之意圖遷葬祖考妣而以公隨殯經理垂成而
梗于人故其期緩今之葬也祖考妣仍卑窪地而
公別傍于高曾祖故曰弗麗于禮然則人子之心
亦可亮矣予得公之所有知蔭芹爲最深得公之
所貽宜無戾于銘銘曰前有作者後不繼堂而弗

構安所倚後後有作者則不啟弗種而獲安所恃
豐于前不享其年是以永傳裕于後不急其售是
以悠久祖塋之傍鸞書煌煌維後人之昌考藏之
室薦冠赫赫維後人之則石可勒銘可數鑒我銘
者知公德

明故西澗處士賈公合葬墓誌銘

公諱文玉字某某別號西澗姓賈氏裔出宋文正
公文正六傳而有仲名者籍獲鹿任襄陽路總管

崔維豪卷五

五 沈氏梅居

府總管食行中書省事會宋南遷與扈蹕列遂挈
子安道家無錫是爲無錫人時蓋有目其家爲十
萬者安道生奇盛奇盛生縉良縉良生希賢希賢
生仲實是爲公考早失怙事母馮至孝幾弱冠繼
喪哀毀骨立值家中衰益勵志力蠱卒復其故人
皆難之撫二弟文聰文璧旣長求異產乃籍田廬
器用于其前曰隨若意各足其欲無吝色嘗以耆
彥推於鄉佐邑大夫判曲直當人意無少假借至

有望廬而訟息者處姻族鄉黨和易一致簡樸儉
勤老而弥篤然貧無償者輒折券不與計助葬施
藥百凡義事顧力所及者悉爲之不少懈晚年產
子子鑿池開圃匝時佳卉以與所知觴咏其知足
自得又如此用是老益康裕令優老 詔邑大夫
以齒及延至公庭授章服亦時所難也配惠氏繼
王氏皆賢能淑懿凡公之美多賴以相成云予設
教于錫公之從孫權忠厚老成獨屈志率先諸士

崔維豪卷五

垂 沈氏梅居

子來議論予重之狀公行以諸子意來請銘蓋夙
昔無浮稱者信而銘之銘曰先賢之貽 國典是
界太平耆順合璧連枝以理于斯其亦終始無疵
者耶我著爲銘以詔孫子曰壽曰福永紹厥祉

明故允實鄒公墓誌銘

無錫之望鄒華趙咸交于予其契且久者爲趙氏
之庠生曰以善以善走數百里謁予銘鄒允實墓
曰此吾趙氏之所歸也華氏之爲庠生曰墓者實

娶允實允實之婺蓋有力焉茲來亦舉意也先生
念吾三族之雅幸無拒予乃爲敘而錄之公諱英
字允實別號畊隱上世爲晉陵人宋文忠公諱浩
者之裔有諱樸者徙是邑之景雲鄉華莊七傳而
至叔瑜徙泰伯之徐塘遂以徐塘望叔瑜生季謙
季謙生宗道是爲公考宗道卒公甫七歲且多疾
大母錢氏母婁氏寔撫字之既婚冠大母卽世遂
綜家蠱識字難之而公益自奮厲律身處家無愆
於度卒之事罔弗理外內安之應難焉其生平所
自恃以爲藥石者尤于儉勤處致力爲多持母喪
哭泣過哀毀臞然骨立晚亦默誼譚退處別墅墅
去故里里許懇懇然從事樸野與佚夫吟安相往
還無倦人見之不知其爲鉅室翁也諸鄒方盛競
爲富貴態公恬然若罔聞知非歲時祭祀合族不
輕會也疾亟召諸子謂曰吾七歲而孤以有今日
吾事畢矣當無憾顧爾曹其尚知所自立哉比卒

崔維豪卷五

垂 沈氏梅居

自子弟臧獲以至于千里閭族人無間少長咸哭之甚哀是爲弘治乙卯六月四日也距其生正統四年七月四日爲壽五十有七配卽趙氏與公同塋于邑者也克相內善教諸子子男三長勛娶華氏次勤娶顧氏次勛娶司馬氏女一所適卽華舉也三族互婚亦其家風然哉孫男三欽鈿釗女三皆未葬之日爲又明年十一月廿三日其地蓋在別墅之東所始造也銘曰維徐塘有鄒族盛以稠吾

崔灘臺卷五

璽 沈氏梅居

去吾第而卽吾丘以邀以游其樂也悠悠維丘東有巔木茂以妍吾去吾丘而藏吾阡以全吾天其樂也便便噫達人大觀歿生晝夜混之于一而何盛衰短長之足皂白也耶噫

鄒母周孺人墓誌銘

弘治戊午冬十月四日無錫義士鄒遂之之妻周孺人卒其子秉倫秉道以又明年辛酉二月十七日啟遂之之封而合葬焉乞其鄉聞人布政使陳

晉庵公狀過予索銘墓石且泣曰吾鄒氏世德

深而吾兄弟之所以有此室廬者皆吾父之所手構而吾母之贊之也吾父遺謀雖永而吾兄弟之所以至于今日者皆吾母之訓飭綜理之力也其族之有識者贊之曰吾遂之歿而不忘者二子之賢孺人之助也或曰孺人知所託孤之道故其孤皆有立賢于丈夫遠矣予乃信而序之曰孺人姓周氏裔出宋儒濂溪先生其二世祖由道州發解

崔灘臺卷五

璽 沈氏梅居

第一宦游江南擇無錫而居焉世有聞于鄉鄉人因姓其所居曰周涇曾祖仲衡祖景賜父致民號南溪皆所謂吾聞于鄉者也母過氏宋徐王群馬之後孺人生居兄弟之少南溪公鍾愛之爲之擇配曰吾必得居相近族相望而世有連者曰吾必子弟之純薦而好文者于是歸遂之食以爲宜孺人歸鄒不數月而其舅柏軒府君與姑華碩人相繼淪謝哭之慟人以爲賢遂之嘗應鄉舉有文名

至是謀諸鵠人曰榮不逮親遂已既而遂之與諸兄異產徙居第之左方新堂宇拓田圃人以難而遂之不知其勞者鵠人之心力殫矣鄒氏世長鄉賦遂之代兄事事在公居多而中饋之中外務之酬實維鵠人且遂之性好整飭少有當其意者故鵠人纖悉自供以圖其心無倦辭比遂之卒鵠人哭之倍于其舅姑或疑焉曰吾重吾夫之後寄我一人耳子秉衷秉爨繼卒鵠人復號曰吾何以見

崔離臺卷五

璽 沈氏梅居

吾夫于九泉耶乃秉倫秉道授以家政曰吾未亡人寄于耳幸矣念尔遠祖忠公之節與而父之遺至于今後先應 詔受冠服而家產較遂之之存有加焉其所為闕貧卹匱以逮臧獲皆衛惠無已者尤不得而盡述也嗟嗟呼諸子曰慎志吾平生之訓邇其生正統壬戌正月十一日為壽五十有七子四即秉衷秉爨秉倫秉道秉娶錢氏為節婦秉倫秉道俱娶華氏蓋亦族相望也女二華執錢

諫諫辛生也孫女一既又為之銘曰灝谿賢鳳其配之忠公之裔允其對之不逮舅姑之永事歿有餘恨塵奉夫子之良規歿可盾問寧山之阡以世以年而定不遷孰其尸之我教諸子之賢

明故陸令人墓誌銘

武進陸令人卒其夫楊伯平哭之哀或弔之曰年不及福不享賢不可追而勞不克酬也既又告諸其嫻黨吳從周曰非名人言無以洩吾悲從周于

崔離臺卷五

璽 沈氏梅居

予有舊乃走書乞誌其墓予以伯平之言有序非私私也拾其族里為之銘銘曰厥考暹諱乃陸出當儼楚楚刑國色令人閑訓秉淑質婦楊曰坦伯平室楊氏代望真匹匹簪纓餘風仍義秩厥相伊何令人職訖妒其全半途失 英廟辛巳五月十隕天自天復卒更以夏五廿有七踰壯望強馮為室遺子鞠女婚弗及玉碎花萎眾嗟嗟禹城之隴曰玄宅我銘比石石不孝女賢婦茲焉則

墓碣銘一首

樂畊顧翁墓碣銘

昔尼父悲世道之衰嘆善人之不得見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若時且然而況末俗澆漓爭事詭譎盖有恒者亦或未見所謂善人吾未可得而求其迹也乃若生爲人所敬慕死爲人所悼惜充然龐然葆真茹醅俯仰無忤咸稱之曰一鄉之善士則迹者得長洲顧公一人焉公姓顧氏諱瑤字克明

宦離彙卷五

壬 沈氏梅居

別號樂畊裔出晉散騎常侍榮二十八世孫仁仕宋爲將作監簿仁之十一世孫仲賢 皇朝洪武中任爲淮陽府同知由監簿居吳縣西磧中歷十四世名以礼者出贅吳氏貫長洲居埭村則公之父也公生明雅溫厚少卽不爲習染外內器之年十七喪父哀毀骨立葬祭無踰于禮以前業之在塹也四時畊作日若不及旣數年家遂茂發自奉甚約而濟衆則急捐金葺橋助棺賻外不待告而

亟爲之也壺道雍睦庭規慈嚴循循無有敗度享年六十爲弘治壬戌十月四日無疾而終公配朱繼錢再繼夏子八人高娶鄒岩嗣伯父岳娶王岡娶錢出于朱岐娶楊恒娶施皆縣學弟子員塘娶錢岵聘陳出于錢孫男四人曰仁曰侃曰傑曰位女五人公之生正統癸亥六月十三日蒿等以卒之明年癸亥癸公儒教鄉龍字圩之原公所預作壽藏也以碣石請予爲銘予謂公誠善人矣遺美

宦離彙卷五

壬 沈氏梅居

在人稱無異口存順沒寧于公何忝乎敢作銘誌爲斯世慶銘曰 皇運旋復休風載揚薦生碩德國家禎祥廣辟厥躬而譽期昌蕃衍于後式光我邦與此貞丘肅以玄堂千秋永固流澤洋洋

壽塔銘一首

惠山堂上獨空大千照禪師壽塔銘

道本無爲覺斯有見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空生明明生通通生薄薄能容衆無萬大千恒河沙世界

一粒黍米珠虛空中現光明包羅無外矣惠山堂上獨空大千照禪師真有得於是矣崔灘居士善知識錢福稽首言曰禪師化身托姓馬隱前果不可得辯馬乃上古聖人高陽氏之裔曰伯益者爲大孝虞帝掌上下艸木鳥獸之功無卵殪夭折之患天錫厥後周末馬服君顯暨東永亨了代可稽冊永亨生本道本道生禪師師生眉目秀麗骨清神爽性無凡好人莫之知師隨父老游惠山曰此崔灘豪卷五

弄 沈氏梅居

福地也吾將住錫焉時天界坐元和尚澄禪師主寺一見而喜曰吾得所授矣祝髮礼焉是爲正統己未也入縉流遂斷葷羶憤志向道既又憶所託化身乳哺莫可爲報連五味斷絕刺指血寫法華圓覺金剛經頌七十二種人咸勞之師弗懈也此頌已游金陵謁僧餘左街天界住山節庵大和尚會中侍香掌典藏鑰返錫奉礼初事師及其師生滅香燈各盡誠敬成化改元乃肆力創莊興業

鑿石開山一新梵宇詣浙登壇戒受齋偈住山大資和尚道益用 律已亥歲惠山虎住持席郡邑擇所當僉曰師可方伯陳公朝用率眾舉諸郡名守孫仁領劄主八載修盖藥師弥陀二殿重建法堂僧房無遺餘力既退處龍泉舊業礼佛益勤于其初而于世味尤淡如也其閱大藏般若寶積花發涅槃等諸經大有所得曰吾身所悟也吾不能偏尋聖人語大道當且隨俗度之能者從之是在崔灘豪卷五

卒 沈氏梅居

來者乃捐貲命餌工祝諸名山勝利可進道者五千四十八人髮種種能斷六根施其溥哉了此願已入定坐蒲團又 年距其生宣德戊申十一月廿又六日爲臘七十有五時爲弘治壬戌三月二十七日也其斂宋光現蔑有定機而其自見卓不涉世雲飛星隱之志未嘗忘也從其徒惠廣再傳圓法三傳明贊四傳海洪之請欲顯示宋以狀魔妄作壽塔于所居之後山之南以爲入定之宅爲

之銘曰吾無死易復有生弗知生易復知死不
不生見性忘情有生有死性隨身已數千年後天
有終山或頽吾其在茲後大萬化山可追識吾心
者匪銘其誰

墓表 三首

明故適安元生華公墓表

國史法非涉事通名于朝者不書故孝友獨行博
雅之士未及麗旌典受召聘者其平無聞焉福竊
崔離彙卷五 五 空 沈氏梅居

病之凡所過輒求其人造其廬聆其議論讀其書
思欲錄其姓名以表見于世于無錫得李綱庵者
每爲余稱其老友吳藻庵華適安之賢而惜乎未
及之見也余就華光祿汝德檢古典汝德自言其
學之所從來曰吾得之吾族父適安先生云有頃
則先生之子勛勤奉其族人湖廣參議仁父所狀
事行來謁曰吾父之卒綱庵先生銘諸幽惟先生
樂道人之善願有以表諸隧敢介光祿兄以請余

曰吾志也按狀先生諱獻字以正別號適安姓華
氏南齊有諱寶者以孝顯于晉陵歷三遷而至侯
陽諱璠者常州路判官璠生晟晟生儼遷梅林生
德乾德乾生岳岳乃生先生生三年而孤母孺人
喻夙負賢稱誓貞守鞠訓之極有法先生少不好
弄長習舉子業授書經於蘇州奚進士亢啟甚見
稱許五試鄉闈不舉益肆力于經傳子史百家之
書充長于詩曰吾以詩鳴足矣一時英傑之士皆

崔離彙卷五

空 沈氏梅居

從之游亦多所成就每恨早失怙聞諸鄉族長談
及先世輒泫然流涕不自勝比母老乃嘆曰吾母
子爲命者也吾不待吾父而可復失之吾母哉遂
絕志用世買田于香涇之里構貞壽堂以奉母畢
力殫慮務求得其歡心疾則焚香籲天請以代及
卒哀毀踰礼鄉人咸以孝稱初事祖德乾仲父仲
南皆然仲南爲贅壻而婦樂與均產人尤義之晚
處其伯兄亦然有女兒歸錢氏寡無子迎養于家

卒葬之婦蔡氏者與夫同卒攜其遺孤男女二人
自齠髻育成而嫁娶之視若已子其天姓孝友如
此蓋末俗所難也會英宗憲廟修實錄遣使徵
郡邑上故實先生兩與秉筆皆見重於郡邑大夫
至有圖纂錄而慕其名託巡撫重臣而聘詣南都
者邑大夫舉鄉飲速主賓席所著有華莊詩文集
若干卷藏于家弘治己未五月七日終于正寢距
其生永樂壬寅十二月朔享年七十有八娶謝氏
霍灘彙卷五 三 沈氏梅居

其行足範乎頽俗皆確論哉表之以俟傳逸民
桂堂處士鄒公墓表
古者分封必數鉅姓而故家遺俗聖賢以之徵帝
王之盛衰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慕夫世之易姓
而宗愈昌產植百餘年而貲愈饒身歿三傳而裔
仍能舉其懿是亦豈可少哉無錫故家推鄒氏鄒
族盛甚而今之世以盛最者曰賢賢之言曰吾所
以有今日者皆吾上世之遺也吾家乘代有名文
霍灘彙卷五 四 沈氏梅居

先卒繼王氏丈夫子五人長卽助娶鄒氏次卽勤
娶呂氏次勉娶鄔氏次効娶蔡氏皆以詩書繼家
聲先生之教也女一適倪恕孫男一懷祖女八卒
之二年辛酉十月一日葬于梁涇光祿曰吾華氏
雖有世德中葉競事貴族以文學起家者吾及吾
弟戶部君十數輩皆自先生創教之也不可泯參
議曰先生長軀玉立風度凝遠望之知其爲故家
人物而意氣閒雅又有若遺世而獨立者衲庵稱

以紀載之故歷四百年事了了如昨日而宗法族
望賴以不墜家範壺則庶乎有所視焉獨吾高祖
桂堂處士之墓未有表之者蓋闕典也其責在我
乃奉李綱廬庶所爲狀見予曰是盖有待吾子予
曰君之家亦有待君者是則可表也已按狀處士
姓鄒氏諱璋字伯惟裔出唐都官郎中霖霖由錢
唐徙晉陵生廣濟軍錄事戡是爲常州人戡生更
部侍郎浩及元豐進士洞洞生櫟櫟徙華莊爲無

錫人樸五傳至仁榮是爲處士曾祖仁榮

德載生師道處士考也師道遭元繹騷家破及

國朝平定乃曰此億萬年太平基也吾得所矣遂

營居龍涇爲子孫長久計基構之勤處士實任焉

故至于今居龍涇者宗處士處士旣復上世園田

乃盡瘁畊稼日儲月侍拓基闢產與歲俱益鬱然

成一鉅室人忘其爲亂後家先是襲勝國縱弛之

餘澤艸武斷之風猶有存者故有司恒苦賦不時

宦雜彙卷五

奎 沈氏梅居

足或峻督之細民益困處士曰今日之得享此者

誰之力哉而敢後事歲先期共入之有司曰是足

辨此遂以其鄉賦委長焉處士遂與部民緩爲之

期而必以信且以大義撫諭之民免隸卒征科之

擾咸感奮曰豈可復累長故歲額以充上官蒞者

爭褒獎之郡守熊公觀建治解門邑令唐公泰安

起麗譙廢皆檄處士蒞事傾貲極力爲之不少吝

中歲遭註誤戍遐方者困頓百狀而能以理自遣

曰吾生亂離獲見天日幸矣兵戈固吾分也聞者

高其見旣代歸則不欲復與世事置別業游憩其

間特愛植桂因題曰桂堂人因稱之曰桂堂處士

云處士天性孝友事師道及妣錢皆曲盡誠敬而

于兄珪怡怡如也居家素儉約至于今莫之有改

者爲人強毅不詭隨而宅心大率過厚焚券貰貸

周貧恤孤多義事是以其所遺者遠也生元至正

庚子四月二十八日卒于 皇明宣德壬子二月

宦雜彙卷五

奎 沈氏梅居

八日爲壽七十又三配殷氏出鄉右族端慎明肅

理內務無少闕失自處士謫戍益以礼自防而擅

家蠱比處士歸不知其自遠至也生至正甲辰六

月一十八日卒永樂乙酉八月十二日爲壽四十

有二子三長洪昭次洪遠洪道女二錢惟安鄧文

遠其壻也孫曾以下係家乘者各有述而賢其曾

孫也墓在泰伯鄉思親隴而合葬云是爲表

省軒處士鮑公墓表

公諱程字汝章姓鮑氏齋出宋通奉大夫太古太
古生安德安德生貽周貽周生慎履宋紹興進士
以忠義聞此其望也慎履生克明克明生範範生
廉廉生伯靜伯靜生尚質世居建康鍾山徙家錫
之懷仁自尚質始尚質生繼難繼難生通義通義
生仲礼仲礼生思舜徙于揚名距故居二舍許家
始大是爲錫望思舜生文英是爲公祖文英生敏
常是爲公考奕世爲萬石長不仕而聲聞四方德

宦維彙卷五

宅

沈氏梅居

之積也妣頤氏泰伯鄉之望族公天性惻惻美丰
儀嚴毅自持充然其氣雄壯無阿媚態不妄言笑
望而知其爲有道之士也確守礼度足跡罕至城
府事父母共職弗少懈喪祭敬無愆儀率子弟
晨謁祠堂老且不廢與諸昆季同居曲盡友愛食
指日繁不得已而分或以其長且任疊多手拓宜
倍得公曰分豈吾之心哉頤何忍爲此鄉黨以義
讓歸之歲出賃廉于取息賑飢賑荒以爲常收佃

人租倣周徹法不泥定額姻族弗周於嫁娶者相
成之造梁濬河百凡義舉不勸而爲唯恐後其子
財利泊如也惟于權門要路必慎取與恒以不得
親就爲幸或有交布衣而晚顯陟者必俟其曲盡
故情而後德否則竟疎之曰吾以是矯吾鄉濁富
之囂俗也治恒居不事雕琢所衣衣不至甚弊不
苟弃斥去紃綺以爲非分構水南廳栽花秋竹爲
延師之所百玩一不挂眼不嗜酒惟騷人墨客至

宦維彙卷五

宅

沈氏梅居

欽洽不倦遇鄉黨子弟散樸可嘉者礼貌之浮浪
不根者弗與接加切責焉雅愛談古今尤喜老杜
詩長鄉稅事細民德之邑大夫賢之舉列鄉飲晚
年猶總家政治新第以遺諸子不尚侈靡夜漏下
十刻纔入私室曰令後世效吾儉勤會勸貸 詔
出粟授承事郎七品散官非其好也弘治戊午八
月晦卒正寢距生正統丙辰二月二日爲壽六十
又三配許開原鄉望族先卒繼過有賢行子男五

長嶽次璽次璫次仁次璵璵女五葉櫟陸英張
珪朱燮王燮其壻也燮生孫男十芝蘭憲莊荃
紫芹芸純衡女四二受聘皆名家葬以弘治癸亥
二月念二日地曰烏涇先是吾友廣文邵誥狀其
行介吾館人彭擇賢來徵表墓誥世文學爲公申
表兄弟言不妄公長頽却慮有取于曾子三省名
其軒曰省軒以爲號人曰稱唯我 國家救災備
邊無吝名器以假借人非得已也乃有冒之以恣
竄離豪卷五 完 沈氏梅居

行狀一首

明故思善沈翁行狀

蘇之屬邑曰嘉定以富庶稱去邑治百里許而隸
焉者曰清浦清浦以沈氏顯沈之先爲盱眙人諱
都遠者仕宋爲揚州守後改蘇元兵起不能歸寓

蘇城烏鵲橋因故人過清浦是足世吾家矣定宅
焉生子二仲諱元震元震生觀光讓厚產于從兄
以居墓廬故沈以義稱觀光生珪珪生璫璫克振
家業嘗爲萬石長受知于巡撫周文襄公沈遂鉅
娶張氏生子二長諱塤次諱麓字和仲別號思善
人以其所爲大率向善也因稱曰思善甫云甫力
家家蓋起嘗鞠二妹之寡者而爲婚嫁諸甥且給
之產女歸徐禎早寡甫教之守節而鞠其二姑松
桂各有立迎養其舅氏之獨者于家而終則爲之
葬其仗義率類此宣德間有里豪構飛語聞 朝
命錦衣千戶捕逮甫暨厥考咸與豪右疾當路陰
通所司中甫父子以重法甫知之密畫詞情于飯
具得達犴外家人獲擊登聞鼓移憲臺以白之海
上有曰寶山者盜出沒爲民患甫以計致之歸于
官居民快之繼以虎暴食人之可計者六十有五
甫白縣以聞于 朝詔善捕者優之民患遂息有

部使者括舉蕩入國計委于甫吳淞江東西徙不
常而畊者苦常稅 朝聞之命官領貲損益之亦
委甫或告甫曰此自古利源弊藪也甫悉得其實
曰于官一不利已其精悍開豁爲人所推又多類
此每疫痢則施藥施棺海溢則出粟賑溺者不責
償景泰甲戌甫奉巡撫鄒公勸文之令出粟七百
斛賑例得冠帶力辭弗受成化辛丑仲子輸粟大
同得七品散官劄以致甫蓋榮之也甫拜劄而終

崔謙彙卷五

七 沈氏梅居

弗服丁未 詔民年八十者冠帶之翁年及始就
章服其輕利成侈又多類此者蓋至是益望云甫
生于永樂乙酉正月十一日卒于弘治癸丑十二
月四日享年八十又九配黃氏先二十六年卒側
室黃氏楊氏趙氏黃楊俱先卒子男三長軌嗣理
鄉賦人以爲肖甫娶夏氏仲卽輔娶瞿氏嘗夫婦
偕病疾禱而愈葬母淫雨禱而霽邑士夫以雙
孝美之聞于 朝獲與旌門之典人以爲輔之居

五 崔謙父疾尤盡誠孝故獲報弘治辛丑
巡撫何公令輸粟千二百斛獲 旌門曰義族人
曰孝義門則沈之望于今者又匪獨以貲也季興
娶孫氏女三長卽守節者次適許鈺亦寡次適吳
椿先卒孫十曰棟娶高氏曰梁娶龔氏曰棠娶黃
氏曰棣娶黃氏曰櫟爲唐氏贅壻繼娶秦氏曰槐
娶郁氏曰樛娶陸氏曰槩娶楊氏曰楷聘周氏曰
格聘夏氏曾孫十八曰煒曰炤曰燿曰灼曰炫曰

崔謙彙卷五

七 沈氏梅居

煥曰勳曰煦曰燭曰煉曰煒曰燿曰烜曰然曰烈
曰赫曰燭曰默煦燿邑庠生灼炫燭亦業舉子女
十六長適張瓚次適侯軒次適邑庠生陳金次適
徐倬次受吳讓聘次受潘乾聘餘未行玄孫女四
俱幼甫卒軌輔卞以後二年乙卯三月十三日舉
厝于戴溪南與黃合輔任慎終大事遣其子棠請
予狀其事拜求當世大人先生銘諸幽以慰其終
天之思予之喪棠聘弔甚至義不忍却且接壤間

孰族望久矣故敢撫其平生行暨于獻以執事伏
惟垂銘而賜之憫則存歿不勝感戴之至謹狀

祭文 三首

祭唐御史中丞張公巡

嗚呼仗節死義之士多出于疎遠卑賤之間其初
落落難合若迂闊而無所於用其終則挽當時震
後世折賊鋒壯國勢禍止一身而于人則無往而
不爲 豈天亦顧頓寘于彼姑養其鋒鋌而以

崔離稟卷五

三 沈氏梅居

全節完畀之邪豈國家亦預窺見其養成于此故
挫折激勵之以鼓發其憤勇直前之氣以昭一代
養士之功邪豈其人亦預知天下大勢必至于辭
榮避進不屑苟試而大奮于所難邪是皆情與理
之所必無也夫天地之正氣鍾于人必有不但已
者苟使天祐國家羅若人而置之要地言必聽諫
必從自不至于有難之可死而若人亦因得以享
成功膺榮名固其所至願也而其所以卒罹此極

者良有萬萬不幸而不敢以言稱者于其間矣然
于其間與其奮口舌之力與虎狼抗而汶汶死于
其暗機羅織雖于其心無所媿又孰若櫻城摧陣
烈烈轟轟使自我而明其爲賊厲我氣據我吭以
俟我師之不爲徒死也嗚呼此公之死所以特來
福之奠而福亦未敢歿以獲奠于公也福弱多病
而僞是土公實尸之然公豈肯徒活我于世而我
亦豈肯徒活以聽公命哉尚圖所以見公于地下
而又有不忍以言稱者于其間矣嗚呼

崔離稟卷五

三 沈氏梅居

祭李太學徵伯文

卯角辱與金玉其相金未火煉玉尚璞藏石本他
山漸攻愈光燄取弱柳一煅斯剗豈惟文章實好
衷腸依依六載維弟與兄臨別涕泗勸我無行時
我心動曷顧友情孰謂此冠遽終此生我憂且病
宜尔廢置走書唁我有不平語寄我時文流商激
徵覩子翰墨龍躍鳳跂巫咸巫賢純佑所致一變

至道既驚且畏三試不利復疑而俟奈何方縣縣鄉錄之望而戚戚計竟之至耶烟樓之破子不負而翁十五年前之期宅相之徵我更痛類博翁研州無嗣之擬以子之才當何所不致而曾不得一試以子之交當垂耀永世而曾不及壯以而翁之智足以網羅海內之英俊片善必錄寸長不遺而獨于子乎弃以而翁之仁足以覆育天下之元元有冤必直無難不濟而獨不私庇其繼祿之祀豈

崔澁彙卷五

七五 沈氏梅居

固忍痛割愛以暴白其青天白日之心事耶不知彼青天白日者亦可以居然照臨視而翁吾子而無媿否也若然則劉隨州之天論當亦有自第恨吾報吾君者無託酬而翁者無地耳於戲已矣宿艸尚哭挂劍無期泉及世隔門外天涯緘詞千里知乎不知於戲痛哉

祭楊遂庵考妣

與左都御史彭禮同奠

維公節以完城而安人能以植產其以君臣父子

夫婦之間舉無媿矣是以令子懋著勛譽剔歷中外宜乎崇褒疊寵以酬盛德而奇遭峻擢室例未暇不足以滿令子及所知者之望茲者顯陟風紀遙鎮邊場計績數期誥贈將臨豈公之志之節必欲以捍禦顯而安人之教之期當不屑小就耶齋是而後階進於極碑勒載穹照耀林麓又非今日之墓矣禮辱與令子榜同于昔寮聯于今福則又令子所成而獲受育于安人久矣瞻拜之餘敬

崔澁彙卷五

六 沈氏梅居

仲薄奠伏惟歆享

後學曹遵何以率甫

陸慎修永叔全校

錢太史崔澁彙卷之五

錢太史崔澣豪卷之六 城南沈思及之輯梓

華亭錢福與謙著

策二通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氣靡所不統故又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繼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責甚大必養之有道教之有方舉天下之民無

崔澣豪卷六

一 沈氏梅居

一不得其所責斯盡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武皆克盡宗子之責號稱至治其後若漢若唐若宋英君誼辟宗子之責或盡或否而治亦有稱其績具載經史可考而論之歟夫自唐虞而下諸君宗子之責無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漸降然夷考其實亦尚有可言歟前賢論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

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於是宗子之責有相關歟朕膺

天命嗣守

祖宗鴻基宵旰孳孳思盡宗子之責比隆古之聖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歟子諸生飽經飫史以待問必有灼然之見其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弘治庚戌

臣對 聞人君盡代天之責以成配天之治

崔澣豪卷六

二 沈氏梅居

者皆一心之用也蓋心者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責我者也天不能自養乎民而責我以養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責我以教所以與我者與人同而所以責我者獨備故凡所以教養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乎心天下雖大一心運之而有餘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與我之心而徒務乎責我之責則爲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養民雖

勤而終非仁心實惠之寓教民雖悉而終非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物之各得其所亦難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則天之所以責我者不能盡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我身自我身尚得爲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得爲配天之治乎哉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易曰后以

崔離彙卷六

三 沈氏梅居

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與之全任天責之重必當盡是責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爲之者豈出于一心之外哉卽是而觀則唐虞堯舜夏禹商湯周武之底于盛治漢唐宋之僅爲小康與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蓋必有說矣洪惟皇帝陛下鍾天地之粹氣稟天地之全德以撫有普天率土之人民

臨御以來勵精圖治凡可以當天心慰人望者無所不用其極誠可謂大有爲之聖君可謂善繼述之宗子矣然乃不自滿足首進臣等于廷詢之以父母宗子之責且謂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爲極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見

陛下之心真知倫道之至重深圖君責之惟難直欲無一念之愧乎天無一事之愧乎古無一

崔離彙卷六

四 沈氏梅居

制度一政令之不得其宜無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澤而后已顧下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間得與胞與之列則名爲儒久荷教育竊有志乎聖賢之學其于參贊之功家相之事雖不敢與聞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爲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諉于不知矣敢不援經史爲

陛下陳之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爲之子云者此

漢儒班固之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張載之言也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嘗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則君爲之子對民物而言則君又爲天地之宗子獨不覩諸家乎一家之中凡繼其祖者均得稱爲宗凡繼其彌者均得稱爲子惟宗子則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獨得謂之宗子故冠婚必告之而莫敢專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貴必孫之而莫敢加豈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誠以父母所遺之體賴宗子以養父母所遺之業賴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卽父母之所在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象凡稟氣于天者均得父稱乎天凡賦形于地者均得母稱乎地惟大君則繼承天地統理民物而獨得爲天地之宗子故謂其所居之位曰天位謂其所享之祿曰天祿謂其所都之

邑曰天邑亦豈故以是而尊大君哉誠以天地所與之形賴大君以養天地所與之性賴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卽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地尊之也向使爲家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家而家之人有不得其所則一家得以充之而宗子何以迯其責于父母哉爲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養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則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何以辭其責于天地哉試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養民則敬授人時播時百穀六府孔修輯寧邦家大賚四海也其教民則協和萬邦慎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綏厥猷重民五教也其爲治效也則贊其如天或美其風動或稱其天迪或以爲格于皇天或以爲配天其澤也其于代天之功皆能大有所爲而宗子之責無不盡也以漢唐宋之君天下者

言之其養民則有籍田代田之詔有口分世業之法民籍以定經界以均其教民則石渠白虎之講說弘文廣文之招延博學宏詞之有試看詳學制之有議其爲治效則或雜伯或雜夷或偏安不振不盡民力者不能免向隅之泣與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勞寬厚待民者不能免閭里之怨嘆尊師重傳而徒事乎章句訓詁之文大召名儒而無以變風

崔澹稟卷六

七

沈氏梅居

雲月露之態崇尚禮學而無以革詞賦浮靡之習其于代天之功雖或有所爲而宗子之責則不能以皆盡也夫其爲宗子之責本同爲治之制度政令亦畧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懸絕者豈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嘗求其故矣曰欽明文思曰濬哲文明曰克勤克儉曰克寬克仁曰執競維烈此其心純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內所以立制度行政令而教

養乎天下者皆心之所爲用也或恭儉是尚而學宗黃老或儒術是尚而性多褊察欲行仁義者大倫或已虧仁厚有餘者剗斷或不足則其心爲私欲所雜而不知民胞物與之義雖有制度之立政令之行不過虛文美觀以爲教養之具惡能盡其心之用哉若夫位天地育萬物參天地贊化育云者此亦子思之言而亦張載之意也蓋人之一身與天地

崔澹稟卷六

八

沈氏梅居

並立而爲三分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氣之貫通者未嘗有間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而萬物育我能位天地育萬物則化育之大吾得而贊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參之儒者之道必極于此而后可以爲人尤必極于此而后可以爲君可以爲宗子也唐虞三代能盡宗子之責者此也漢唐宋有宗子之責

而未盡者則未極于此也然此豈可以矯偽
爲亦豈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惧而約之以
至于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有
以致我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自慎
獨而精之以至于應物之際無少差謬而無
適不然則有以致吾心之和而萬物之所由
以育也張載亦曰存心養性爲匪懈卽戒惧
之事也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卽慎獨之事也

崔離臺卷六

九 沈氏梅居

此欲盡宗子之責者所當知而

今日行之序所自始焉者也臣艸茅疎賤未嘗

入侍

帷幄親奉

旒扆以仰窺所謂戒惧慎獨之功然讀憫災儆變

之諭知

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親守成由舊之政知

陛下有畏

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進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
知

陛下有畏公議之心畏之一言戒惧慎獨之明驗
也而臣猶諄諄言之不置者誠以矜持于天
下耳目所共及者易爲力存省于一已耳目
所不及者難爲功伏願

陛下于萬幾方暇之際一念未萌之時雖不及明
堂聽政也而正衣冠尊瞻視儼乎如百官之

崔離臺卷六

十 沈氏梅居

臨雖不必宣室致齋也而定思慮絕嗜欲凜
乎如上帝之對使本源澄澈如明鏡止水照
之而無不見使方寸軒豁如空谷虛室納之
而無不容及夫卒然之頃一念之萌又必察
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
則毅然行之唯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
而天下民物所共惡乎則斷然去之惟恐其
不至愛憎之動則察其所愛而欲近之與所

憎而欲遠之者何人喜惧之發則察其所喜而樂爲與所惧而不敢爲者何事母曰九重之遂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視聽于是乎在焉母曰五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鑒于是乎存焉斯可謂之戒惧慎獨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慊矣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則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則政令之行此心也推是心以

崔澣彙卷六

士 沈氏梅居

養民自有以著保惠賜恤之實推是心以教民自有以爲轉移感動之機至于一法之廢興則曰吾爲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輕變也一錢之出納則曰吾爲天惜財非吾所得而妄費也一官之命則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專也一刑之用則曰此天之所以討有罪者吾不得而私也凡吾

祖宗之所貽謀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所垂法

者期之于必可行斯可謂之善教善養而天之所以責吾者爲無負矣如是而稱爲天地之宗子真所謂踐形惟肖者矣真所謂聖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烏有不盡配天之治烏有不成儒者之道烏有不極其至哉然又聞周公之告成王曰若生于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始之不可不謹也伊尹之告太甲曰始終惟一時乃日新言終之不可不謹

崔澣彙卷六

士 沈氏梅居

也凡臣之所以爲

陛下謀始者皆

陛下之所當自貽者也日新之功獨不當加之意乎夫難操而易舍者心也難成而易弛者治也

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試以質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異乎保守于盈成之間而儆戒于晏安之後持循于奮迅之餘而馴致乎久大之盛則

所以代乎天者有自疆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純亦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爲

大君所賴以爲 宗子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

不愧矣臣請以是爲終篇獻臣不勝懇切忠

愛之至臣謹對

雲間人物策李西涯命題

崧岳降神而周邦良翰肇生崑山鍾秀而宋室巨儒聿產蓋有一時之風氣必有一時之人物有一

崔澹臺卷六

三 沈氏梅居

時之人物必有一時之事功小則爲天下國家用大則用天下國家也崢嶸磊落光明正大豐功茂績大振一時美譽宏聲流芳百世垂名竹帛歷歷可考孰謂英雄豪傑生無所自出無所爲也哉執事以後先豪傑之名實下詢且以今之豪傑厚望諸生甚盛意也敢不述所聞以復明問之萬一乎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里之內豈無賢才故莘野老農而成商代之阿衡渭川漁父而建周家之

鼎鼐矧乎吾松爲南畿之首郡實天下之名邦九

峰盤據鍾扶輿之清淑三泖環圍通江漢之淵源

是以鍾英毓秀豪傑挺生後先相望綿綿不絕誠

足以步武先哲而遺範後人者然舉其尤者而論

之有薦志好學守潁川而致鳳皇甘露之瑞者陸

閑垂譽於當時有申明賞罰守廬江而成賊黨悉

降之功者陸康振聲於昔日登相位而終諡昭侯

者陸遜其人也史稱其意思深長才堪負重先擒

崔澹臺卷六

五 沈氏梅居

費宏次討關羽不有以見其摧鋒陷敵之功乎別駕忠州追贈尚書陸贄其人也史稱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既非竇參又非延齡不有以考其忠貞直節之事乎因羹葱而識其母之心者陸續之智也使者則深嘉之懷橘以供其母之嗜者陸續之孝也表術則大奇之衛涇歷仕三朝而賜諡文節然狀元及第而文章誇獨步之才憂國忘家而忠義奮匪躬之節究其履歷亦一時之翹楚也

朱諤尚書三部而卒諡忠靖然開閣延訪絕壘上
專已之私分使刺舉盡咨謀忠覈之實考其懿行
蓋當時之砥柱也羅璧之子乾覆陰載蔭四州也
其弟勉之應武舉者非朱祐歟王德章邑人立碑
頌盛德也而鄉人稱爲佛子者非費寮歟凡此皆
千人之英萬人之傑文章學問炳然朗然事業功
用巍然煥然掀揭宇宙照耀史籍誠足嘉尚者然
正已守道所以濟時枉道徇人徒爲失已故銜玉

崔譙彙卷六

圭 沈氏梅居

求售孔子所不爲枉尺直尋孟子所不屑陸遜失
身於孫權而大節已虧雖有盖世之功而君子之
所不取也嗚呼遜乃人傑中之表表者而其行如
此他尚可說哉求其正色立朝不希世以取寵舍
命不渝不阿附以爲榮精金美玉而一疵不留青
天白日而寸雲莫掩則陸贄一人而已他豈可以
並稱哉洪惟我 朝列聖繼作一德相傳超軼千
古山川增秀海岳效靈吾松地接 皇畿化露獨

厚故九峰之秀勃勃而並興三泖之風源源而不
絕官居鼎鼐功名無媿於前修名冠甲科文運益
昌於前代愚等生於斯地幸際明時荷 朝廷作
養之恩竊天地泰和之氣雖未敢以豪傑自居千
古之下固欲尚友一郡之傑豈不能知略陳梗槩
姑以復夫所詢得失是非未敢以爲確論惟執事
折衷之幸甚

論六首

崔譙彙卷六

圭 沈氏梅居

南北人才 西涯命題

人能以才名天下者顧自處何如而不可以地限
也蓋天之生才固未始有不同者自人性汙染積
習而不於其本然者求之於是其才始限於地而
莫之能一然特碌碌者耳非才之至也而才之至
者則凡具諸其身措諸其事以濟天下之用者一
出於流俗之表而在彼在此固無有不同者然則
人固有處耳而山川疆域亦安得而界限之哉程

子之言豈其本心有感於習俗之移人故爲不得已之言以激天下之士歟且人生兩間而謂之才者得無自哉蓋由其所具高出於天下之人爲能濟天下之用以成天下之治焉耳是故謂之才也然天下之才殆若有不同者何也慨昔先王疆理天下分州畫野山川所限風氣所殊言語不合嗜欲不同而人才或產於南或產於北則其才獨安得而不異乎况南方風氣柔弱北方風氣剛勁則人才或狃於風氣或移於習俗亦安得強而同之噫不然也天有九野地有九州是故聖人封山莫川以界限之此特方所而已至於人之所謂才者則賦之於天稟之於性而見之於行事性不二而才亦不二尚何南北之異哉其爲疆域之所拘與氣習之所移而異焉者人自爲之耳要非才之罪也是故有志於天下之才者亦顧自處何如而豈可限之南北而曰南北不同人才亦異隨墮其範

崔澁豪卷六

七 沈氏梅居

園之中而不能大乎蓋嘗觀之於古矣在唐虞時則有若皋夔稷契而其才足以奮熙乎帝載在三代時則有若伊傅周召而其才足以恢宏乎王業在漢唐宋時則有若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與夫韓范富歐者而其文足以演義武足以戡亂嗚呼是果南方之才歟北方之才歟而乃能取重於當時流芳於千古而凡論人才者必以之爲首稱是果何爲而然哉蓋其所以自處者或以種德或以召和或樂堯舜之道或成文武之德或畫一而遵約束或寬厚而識大體或應變以成天下之務或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或勵盡力事君之節或負先憂後樂之志是固不拘於地域不移於習俗而能稱天下之才以濟天下之用如此而况人才之處世固非若百物散見於天下而各囿於一方者也則亦何嘗南北之限而謂其不係於自處邪誠使天下之人而其身心性情之檢束綱常倫理之修明

崔澁豪卷六

八 沈氏梅居

與夫詩書禮樂之磨礪者無不各有以極其至如長偉氣槩多出北方固然矣吾惟求力量足以任天下之重者則南亦可以北矣南方之士率多文學固然矣吾惟求文學足以該天下之理者則北亦可以南矣北方之士薦實可取而南方之士疏通可用固然矣吾惟求忠信以爲主而隨宜以應事又何南北之能拘也夫然則天下之才必會于一而疆域之異風氣之殊蓋不惟不能限而亦不

崔維稟卷六

九 沈氏梅居

容爲之限矣吾見九卿之列如皋陶稷契之人才者可得也輔相之任如伊傅周召之人才者可得也至如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與夫宋之韓范富歐者皆奮起於時矣而何難之有哉然則人才之在天下亦顧其自處何如耳而地真不足以限之也而爲之限者則是自溺于世生與世人同歸歟與艸木同腐而亦何足以稱人才于天下哉嗚呼此人之所以貴自勉也抑程子斯言誠有

感于習俗之移八而云然也何以知之蓋東夷之人如舜西夷之人如文王而其地之相去不啻千里孟軻氏以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如曰舜文之生雖相遠而其自處者則東西不能限之云爾東西不能限舜文南北獨能限天下之人才乎若孔子爲東西南北之人才又孰從而限之乎程子之言非不及此也而顧爲是言其真有所慨也夫其真有所慨也夫

崔維稟卷六

十 沈氏梅居

醫米

治其末而不究其源非明王之任賢之道也何則聖賢之心一天地之心也居廟廊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思其君愛君澤民慨然以天下爲已任者而忍坐視元元之塗炭而不爲之瘳疾首耶古之人由此其選者戰國一人而已奈何當時徒以知術相尚而用賢圖治之方往往視爲末務雖以齊宣天資樸實而不免爲風聲氣習之移故其所以待

孟氏者有不出于誠則雖有愛民之心憂國之志
康濟兆民之長策終不得大試于天下矣嗚呼醫
師雖來疾其可得而瘳乎吾嘗卽古昔而觀之昔
者舜病于歷山尹病于莘野說病于傅岩太公病
于渭川堯文商湯知其病之有在也于是乎明楊
側陋而升于廟堂之上歌南風而民愠解攻牧官
而時雨降作霖雨而枯槁澤奮鷹揚幽穢濁除卒
使太平民物相忘于無事之天熙熙乎若痒疴之

崔澹臺卷六

主 沈氏梅居

去體而陶唐商周之盛至今不忘此非古先哲王
善于用藥之明驗乎吾孟子之在戰國續舜尹傅
說太公之墜緒傳舜尹傅說太公之良術而四方
咸感無所容足旣以瞑眩之藥進文公而文公不
嘗復以三年之艾告諸侯而諸侯不嗜幸而宣王
足用爲善遂欲割一雞以試牛刀而王病在好貨
則以公劉藥之王病在好色則以古公藥之王病
在好勇則以文武藥之欲安其體則曰明堂欲壽

其業則曰故國欲制其外則曰巨室欲養其內則
曰君子遠庖厨隨事箴規莫非因其病而用其藥
也而何良藥苦口而不利于病忠言逆耳而不利
于行而一暴十寒卒生采薪之憂豈非吾道之不
幸哉蓋其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萬物爲一
體一夫不得其所爲已疾而悲哀痛切之情有非
藥餌之所能治者齊王慮不及此而碩以醫來鳴
呼舛矣殊不知離明而曠聰孟子之耳目無恙也

崔澹臺卷六

主 沈氏梅居

手舞而足蹈孟子之手足無恙也飢食而渴飲孟
子之口腹無恙也居仁而由義孟子之心志無恙
也醫來何爲哉雖使前越人後扁鵲左右和緩而
神農黃帝上窮下際以環視而調護之且不足以
已其病况一醫乎然則何爲而可蓋孟子之疾一
舜尹傅說太公之疾也與其醫之以醫孰若醫之
以不醫之醫與其藥之以藥孰若藥之以不藥之
藥虛心以待之屈已以求之尊賢樂道斂容以禮

貌之若魏文之擁篲若武王之下車若昭王之築室若漢高之解衣若文帝之前席若楚元之設醴若穆王之臨軒若昭烈之枉顧若文皇之剪髮若藝祖之雪夜訪普推心置腹中而客星犯帝坐有所不疑正言碎朕衣有所不惜傳檄斬弄臣有所不憾奏事死佳鵠有所不嫌犯顏折毀檻有所不顧脛血汗車輪有所不諱汲汲然開公孫之閣倒中郎之屐下陳蕃之榻而吐周公之哺則孟子之

霍維彙卷六

重 沈氏梅居

言聽而計從則志意舒轉矣上恬而下熙則和氣流行矣志同而道合則不豫之色無有矣經綸而參贊則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間矣由是天下咸寧中國無虞群臣聽命社稷安堵滿堂宴笑而無向隅之泣疾其有不瘳乎此固非醫者之所能而亦非醫者之所知也齊宣徒欲試以無妄之藥不亦繆乎又況當是之時如病大瘡一脛之大幾于腰一指之大幾乎股矣今不治必爲痼疾而非孟

霍維彙卷六

重 沈氏梅居

之忍乎且聞之醫有四望而知之謂神聞而知之謂聖問而知之謂功竊而知之謂巧齊之醫聚神乎聖乎功乎巧乎噫撫悲來而孔子疾江南下而曹彬愈此可以意會不可以術拘也使齊醫信此四者尚不可得而測其端倪而况據之以天下之庸醫不及爲孟子累耶旣而天下之民疾首感額以相告未必不自齊宣致之也雖然亦有其故矣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後世之庸

崔維彙卷六

五 沈氏梅居

君亦嘗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故君臣上下不啻冰炭之不相授方圓枘鑿之不相合有如是者故衡門栖遲考槃寢寐回視鹿鳴天保之歌是驚旣醉之雅雍雍乎家人父子之氣象爲何如耶然齊醫之來也孟氏之不遇也一天也于人乎何與

周孔垂名教

嘗觀生人之類所以相安于宇內而循循焉不敢踰大閒者何也曰此聖人之功也聖人旣已往矣

而何以使民之若是也曰公輸不世出而巧不廢者規矩誠具也蒙羿不世出而射不廢者彀率誠具也聖人之於人蓋亦有所防之之具耳防之之具何如哉曰名教是也愚讀書歷觀隆古以迄於今蓋未嘗一日而不賴乎此也范魯公曰周孔垂名教其知本之論歟夫謂之名者因其類而稱謂之若君與臣父與子夫婦長幼朋友之類是也其原出於上天所降之衷其實具於蒸民所秉之彝

崔維彙卷六

五 沈氏梅居

而其用散見於天蓋天理之自然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而何獨以爲周公孔子之所垂耶吾嘗因是而求之鴻荒之初民所宜有而不能自達者有矣有聖人出然後因其欲而爲之制利其用而厚其生而民始得以自遂蓋生人之資無不有待於聖人者而何獨於名教而疑之也昔者民之初生其不遠於禽獸者幾希矣吁吁而群于才而游父不知有慈子不知有孝君與臣不知所以臨而夫

婦長幼朋友亦皆紊亂而無統名與教隱然於太朴渾淪之中而天下潰然無知所歸向聖人憂之亂也由是親其父子屬其君臣列其兄弟而別其夫婦合其朋友上自朝廷下及閭巷而內入於閨門莫不爲之制度爲之品節使爲父者盡其慈爲子者盡其孝君行其所謂仁臣竭其所謂義夫婦以有別長幼以有序朋友以有信布之天下斯民灼然知非此不能自立而民始有所持循

崔維彙卷六

三 沈氏梅居

而不大至於亂蓋自義農至於周孔而法始大備天下後世之言名教者必祖焉而非以私於聖人也且周公以元聖而居家宰正邦國典禮樂以君道而臨天下周公一身所行者皆教也孔子則有德無位循墜典振遺文以師道而覺天下凡孔子之一身所行者皆教也觀夫八行之首不孝東山之討不忠而父子君臣之道明歌伐木作棠棣管絃二南而夫婦朋友長幼之倫著周公所以垂於

教者何詳也憂君臣之失序則修春秋以寓王法憂父子之不親則教之使得以相隱詩首關雎禮謹大昏憂夫婦之無別也三益之訓賊恩之誠憂兄弟朋友之無倫也孔子之所以垂於教者何詳也夫其所以師所以主張此名教也播爲訓詞著之簡策所以維持此名教也故其理隱於禮樂刑政之間其文獻於六經而其澤布於萬世語其分則如冠履堂陛截然不可亂語其用則如菽粟水火一日不可無語其勢則如龍泉太阿之鋒厲不可犯天下由之者治棄之者亂由之者安棄之者危朝廷以是而尊嚴封疆以之而鞏固仁人義士持之而無怨亂臣賊子畏此而不爲今夫八尺之夫狼如狼虎然而其父杖之則必受其兄被人毆則被髮往救曹操之艱難猶終身不敢移漢祚若是者何哉此周孔子之教也故周孔者生民之軌範百世之宗師一日違其訓一日之亂也一時

崔維彙卷六

三 沈氏梅居

違其訓一時之亂也天子違之亾天下諸侯違之亾其國大夫違之亾其身而晉之末是已彼其祖述老莊輕蔑周孔散髮裸裎終日沈醉自爲高致放達而笑古人不知而爲彼拘拘也而不知所賴以自立者已亾矣寇起中原衣冠掃地降劉曜社稷爲虐君子觀之寧不三復聖訓而重戒歟

心卽夷齊叩馬之心

聖賢之心同於正天下之大經也而不以迹間焉

崔離彙卷六

无 沈氏梅居

蓋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經也惟不可一日而無經則於事變之來或處其難而正之於微或處其急而正之於顯其事雖若不相爲謀而其心未始不相合也人徒見其事勢之難易行藏之顯微遂以爲聖賢之心不可以槩爲者而不知欲正大經於天下後世則不以迹而間其心也故仲尼於泰伯以至德稱之而朱子謂其心卽夷齊叩馬之心庶幾泰伯之心無愧而夷齊之心亦有光矣請原其

說聖賢之道出於天下之大經不得已而後濟之以大樞出於經者合之天理而正卽之人心而安濟以樞者則雖順乎天而應乎人卑或可拂賤或可抗樞不得以廢其正也若夫泰伯之於夷齊其同一守經者耶自今觀之太王有翦商之志魯頌之所不誣也武王有伐商之舉太誓之所不諱也然皆可樞而不可經可變而不可常君子未嘗不悲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不幸而有是焉泰伯夷齊之心終不忍幸其所不幸也彼用乎樞吾守乎經彼通乎變吾體其常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經常之道不可一日泯沒也然泰伯之迹微而夷齊之行顯故周邦卻盛孤竹僻榮人皆知其心同於讓也荆蠻采藥首陽茹薇人皆知其心同於清也孰知其爲商守正之心果若是其同乎在夷齊叩馬之諫凜凜其有生氣而泰伯之迹泯然若無與於斯事者其心誠何心哉蓋泰伯之於太王處家人父

崔離彙卷六

无 沈氏梅居

予之際而其事不容於彰明夷齊之於武王有不共戴天之義而其事不容於隱忍况夫祖甲之亂未稔而紂之暴虐已滋太王之志既萌而武王之戎衣隨著則其所處之難易緩急又不可以一律齊者故一則安於逝以晦其迹可也一則安於諫以犯其死可也逝者非避禍諫者非沽名同此心則同此經同此經則同此正雖太王之尊不能以之而復辟武王之威不能以之而釁鼓矣誠以一

崔澣彙卷六

主 沈氏梅居

時之亂可輯而萬世之亂誠不可長一時之治可興而萬世之治尤不可廢一時之無君可憂而萬世之無君尤不可不慮也則聖賢之心之所以同者夫豈有求而然哉使太王之左右有夷齊焉則泰伯可以無逝矣武王之懿親有泰伯焉則夷齊可以無諫矣使商室之有君而太王武王無所用權焉則逝者諫者舉泯其迹於無何有之鄉矣惟其不能以如是也而後聖賢各隨其所處而處一

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舉莫能非之而皆有以是之憤商而不激於亂從周而不貳其頑果孰挽而化之也實始而厥勲未集象成而其善未盡又孰轉而移之也益可見其天理之在人心者至愚所不能泯至聖所不能加而泰伯夷齊之心若植於先而發於後者愈得以暴白千載之下矣雖然此固泰伯夷齊之心也文王之心亦泰伯夷齊之心也姜里之囚不晦其明有二之歸不失其順宜王而不王者也宜王而不王則其無所逝而迹自化無所言而心自安又有純於太伯夷齊者矣噫文王也泰伯也夷齊也同正乎大經而大經我正而其所不能者天也於吾心焉何尤

崔澣彙卷六

主 沈氏梅居

子儀單騎降虜

論曰應敵非難而料敵為難料敵非難而制敵為難夫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兵家之常法歷萬世而莫之能改者也卒然之頃兩軍相遇彼勢方張

我力未敵於此將何以應之戰則不克守則不固捲甲而遯彼將傾國而來躡踵而至非唯三軍之死生而社稷之安危反覆掌耳身任其責者能無料乎烏合之衆嫌隙既生外援之黨羽翼新剪悔心內萌而慙於自弛及是時乘機投隙示之以忠信之誠曉之以順逆之理破其先迷而開其後悔離其奸黨而入我宏綱正中陰陽消息之巧會明順逆離合之大勢是之所謂能料敵而德義足以制之爲將之上策兵家之常經歷萬世而卒莫之能改者也鄙子儀卑騎見虜正有得於是法而論者皆異而奇之亦獨何哉或美其忠信足以服人或譏其輕身試敵而不知社稷之所繫二者皆異乎吾所聞也於乎作文固難而論文爲尤難將兵固難而論兵爲尤難精於作文而能論文者吾聞之矣目不見兵書心不知時勢身不經戰陣襲老生之常談而訛英雄之妙筭藉乳臭之黃口而訾

崔澹臺卷六

三

沈氏梅居

練達之遠謀鄙令公不嘻笑於地下幾希使若人而叅謀帷幄從事弓矢獻忠信服人之頌令公將斥之曰宋襄仁義之師也不足以知我納輕身試敵之諫令公將罵之曰陳后主吾自有計之見也豎儒敢敗乃公事英雄練達之見豈可以管窺蠡測哉原其始終考其事勢度其德義審其機會察其用心而後可以立言之耳相如碎首完璧論者皆議其輕生而不知其自能料秦之不敢殺以激六國智士之忿也漢高分美拒項論者皆譏其忘親而不知其自能料項之不取烹以速其烏江之刎也唐室雖衰猶爲天下共主令公雖遭中讒而麾下偏裨徧列諸鎮若田承嗣李霧曜之輩忍於叛君而不忍於負公觀其自河中入朝對代宗懷恩之言非矜誇挾持之談也其實有自信矣初起鎮河東而僕固父子將士聞之則離散是一試矣涇陽之圍遣李光瓚得其郛公固在此乎之謀是

崔澹臺卷六

三

沈氏梅居

再試矣此其所以自料也京師戒嚴諸將請戰而公不之許而夜出陣吐蕃請盟分兵戍覘於是役嚴設守備此其所以自固也夫如是而後徃料之懷恩既歿二賊爭長分營而居吾有以知其離心離德悔逆效順之機方萌而待素服我者解之此其所以料敵也料之既審備之既固而以順臨逆以明破昏以忠信壓矯詐以一德抗離心挺身趨之彼方轅門莫禦介冑失色智不及施勇不敢肆

崔澹臺卷六

重 沈氏梅居

而徒以酋長注矢執弓立於陣前料其無能爲也若從冑擊將爲關雲長斬顏良於百萬之中非其勢也免冑釋甲投鎗而進諸酋獨無人心哉執手相讓不忘其前功而深破其後備數懷恩罵吐蕃已足以折其心腹之病矣且曰殺我將士當致死於汝戰非虛赫也彼雖至愚亦烏得不去逆從順忿叛感忠舍小附大悔過報恩此公之料所以卒致其心而竟成其功者也夫豈僥倖於倉卒哉故

曰英雄之妙筭練達之遠謀不可以輕議也噫令公之功在唐室不待贅言而於此亦其常事而人方議之抑孰知兵猶醫也哉常變不泥主於生人而已耳知斯旨者變亦常也何異之有顧我夙昔之望應變之才遂遠之見何如耳孔子不云乎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子儀之有備臨事而懼單騎見而虜服好謀而成也此聖人之所與而吾尚何議哉請以是爲行師之法

崔澹臺卷六

重 沈氏梅居

聖學以正心爲要

論曰聖人之學有要焉求之至近而有以該乎遠操之至約而有以該乎博不出乎方寸之微而有以放諸四海垂諸萬世仰稽乎千載之上而不可易者是豈可以多言爲哉爲學而以多言則敝精神靡歲月支離汗漫馳其志於多岐而望洋隘其見於槁植而索途喪其氣於浮華纖縵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賊其德自蠱其道而其弊又將率天

下於流瀉而決裂是尚得爲聖人之學乎而況得爲聖學之要乎論聖學而以正心爲要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爲斯言者其知道乎何則有天下之大道理必有天下之大根本有天下之大根本必有天下之大學術學也者所以窮乎理以益乎身而致之用者也是道之在天下雖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而欲以一人盡之自夫專門皓首亦以爲難而況於萬幾叢委四海仰望者耶此實有要焉蓋

崔繼彙卷六
三
沈氏梅居

天下之治本於國國之治本於家家之治本於身而治諸身者亦惟本諸一心心之爲物測之不過方寸斂之不盈一掬而四海之廣事物之博千古之既往萬世之將來莫不於此乎且焉是則所謂天下之大根本而大道理所歸宿之地也是道之出於天而具於人本一而無二故三代之上治出於一而學亦出於一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而天下萬民亦莫不一於正以近而禦遠以

約而該博是誠可謂至要而不難矣自夫刑名功利之學興而有以惑其心自夫神仙釋佛之學興而有以惑其心自夫黃老清淨之學興而有以蒙其心又有畧知數者之叛於聖人也而畱心經史躬親筆硯以爲學者矣然不過抽等對白與估筆之徒競一字之能雖房中之樂匏子之歌日御經筵以至夜分者亦何益於心何補於治哉若是不惟不學學而不得其要者也學其學而非聖人之

崔繼彙卷六
三
沈氏梅居

所謂學也是皆爲學之多言有以亂之也故凡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必先正心以立其體而其要斯得矣然心果何如而正耶存養於尸居淵默之時省察於暗室漏之地體驗於火然泉達之時本之易學以求此心之時本之書學以求此心之中本之詩學以求此心之無邪考之史學以驗此心邪正之迹博之謀議以求此心應變之用觀之天地萬物以盡此廣大之量則爲學之功雖博何者不

爲正心而設哉夫然後刑誅征伐必以其道而心之忿懣者得其正敬天事神必以其道而心之恐懼者得其正憫窮恤孤必以其道而心之憂患者得其正游觀田獵必以其道而心之好樂者得其正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別禮樂法度心之施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心之推也是爲學之用極乎遠者而亦孰非正心之所致哉夫爲學之用極乎遠而

崔濂臺卷六

庚 沈氏梅居

本如其全其用本如其大其固有之理本如其正但爲氣稟拘焉物欲蔽焉而聖人則獨盡此理而爲吾之先覺焉吾惟學乎彼亦復吾之固有而已然自漢而下非惟人主不知之而號爲儒者亦罔克知之雖董子韓子間亦及之而其間又不知格物致知之大義使君子不聞大道之要小人不蒙至治之澤良可慨也武夷胡氏有取於程子之論而蔽之以正心之一言朱子之告君又拳拳

崔濂臺卷六

甲 沈氏梅居

於大學之道不可以老生常談而少輟也若夫正心之要又豈在於多言哉亦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愚敢以是爲今日 聖天子進學之一助云

議一首

旌表趙氏女婦議

趙氏女受華亭張昱聘有吉日而昱卒女喪之三年告諸父往候昱之父母事之終身不改志郡太

守以爲節聞諸 朝旌之吾友顧子士蕙以爲稱婦則無所麗於其夫稱女則既遠於家無所干當且爲詩哀之若旌之者之過然太守惑焉乃獻議曰禮由情立政由俗更先王之治弗能外也儀禮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男女各主于其家長而爲男女者不與聞焉非若冠笄告廟拜賓躬引而詔之也迨親迎之夕壻之主人醮之曰往迎爾相女之主人醮之曰往之爾家于是男始知所

崔離稟卷六

聖 沈氏梅居

配女始知所歸是以志不蕩而從有專也唯有所謂女子許嫁笄而字者然字繫于笄猶男子之冠而字不繫于許嫁也朱子引以釋易十年乃字爲許嫁則傷于巧矣當以程子字育之義爲正然所謂字亦不過別其男女以序兄弟之行初未嘗卽所許嫁而寓之稱也又先嫁三月教之公宮若諭之矣其所謂教汎語之以婦德婦功婦容而已未嘗指言事舅其夫某也故未親迎不敢稱婚姻示

未可必父母尚得改而議之也今之世則不然納采醴饋男之家壻已侍筵女之家外言已入保姆或戲之曰某家婦某郎妻矣甚或爲若之父母者亦調之曰汝舅若何汝姑若何郎若何夫女子方抱專靜混濛之德而有以鑿其竅啟其情萌觸其性天 能忘乎於是乎知所主適一而不一固執確守不隨歲月長少情景之變而失其初心此其稟賦之剛毅烈女貞婦忠臣義士皆從此出

崔離稟卷六

聖 沈氏梅居

雖事有難易關有大小繫乎所遭而其志一也乃聖人之所深取者而孰得而少訾乎是故今乃有未婚而壻外女聞其父改議則自盡夫死生亦大矣所聞者孰一而心有所主自不知生之爲樂也君子不暇責其室取而外慕昧於從父之禮而寧過與焉曰烈女豈不傷末俗之移而婦咎其父母不慎於內外無防微杜漸之慮而重悼女子之遭不幸乎善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足以爲千古斷獄者之成案若以爲未識其夫之面而槩之理以爲不當死則魯女憂君得爲罪乎國當易姓有處士奮于畎畝舉義兵誓殉故主與夫太學生舉義旗報國以死者皆以爲未沾其祿未識其君而不得爲義乎以此例之其當旌也固宜然未有能舉而旌之者獨趙氏賴壻之父母得不死而受旌焉故人或異之抑孰知太守遠見獨斷樹此義舉以愧歿夫伉儷半

宦灘橐卷六

盟

沈氏梅居

生衾枕几席富貴共享而朝哭其夫莫檢其篋神窺他人之室者故知有關於風教甚大非淺見薄識可輕訾也凡言凶之爲禮雖有私於其子入其門必先告諸其父示尊無二上也唯婚禮則自醮其子之後合卺醴從皆不與於其父厥明始見舅姑三月始見廟以成婦示有所主也故未有主而婦何謂乎婦未廟見而歿不得附於其姑婦葬於其家蓋未成婦而以女處之也而況於未親迎者

得爲婦乎然豈之父母姑憐其情不能深究於禮固不可以非禮之禮臨其子若據禮雖昏三月而未廟見子不得而婦之則昏雖重所主而以尊臨之亦莫敢以情奪豈不得而婦趙氏其父母則婦畜之矣以其父母之命而臨豈雖曰非禮之禮豈亦宜姑受焉旣曰當旌旌必於門門當隨其所止趙女旣遠其家而守張之節不於張氏之門而誰歸乎旌於張而謂之張女可乎史稱韓亡張良少

宦灘橐卷六

盟

沈氏梅居

未仕宦後說項梁立韓後姑授韓司徒韓司徒項所授也君子弗與也其卒則漢留侯也陶潛宋彭澤令也朱子特表之曰韓司徒張良卒晉處士陶潛卒君子以爲不泥其迹而原其心微顯闡幽以扶植人道之大闢充斯義也則趙氏不得已而原其志以繫之張姑稱曰張節婦則亦未可深恥也獨恨夫世之拘曲文持小節以忘其大端卒之頽綱墜紀宏禮大樂俾人莫敢齒及焉者罪當何如

也是以敢犯不韙而爲之言也伏惟禮官采擇焉
謹議

說一首

壽何大夫四十說

涇川何大夫邦治治吾郡者四越月爲其生四十
初度辰是爲弘治己未冬十月二十日也某持酒
殺往壽之或難之曰古者年五十曰耆故五十爲
下壽之稱自五十始何大夫四十而予壽之不已

崔維彙卷六

置 沈氏梅居

早乎某曰惟何大夫宜壽記曰五十命爲大夫服
官政故大夫者五十之限也是以問大夫之年者
長曰予能執御矣少曰未能也不問其年而問其
子者以年不必問也上大夫之入聘擯者曰寡君
之老茲以守視族而守之亞其諸莫得而加焉者
非上大夫乎豈有可以老稱于國而不可以受國
人之壽者乎且踰等者尚不敢問其年而况君事
之者乎禮三十而娶孔子十九而娶曰孤當事也

國君十五而生子曰尊者重其後也故知尊當事
者不可以齒論曰然則凡爲大夫者皆可以壽而
奚必以四十爲限而奚惟何大夫之爲宜也曰不
可必能舉其官德稱其年而後可耳能舉其官猶
五十也德稱其年而惟四十爲難孔子自敘其進
德自四十不惑之後功雖密若無所容其心焉論
人之有聞亦必斷自四十而孟子當大任而不動
心亦惟曰四十故釋之者曰道明德立之時也道

崔維彙卷六

置 沈氏梅居

明則於天下之事無所惧是隨所任而無不可者
而何有於大夫哉某差少何大夫一歲而同舉進
士於朝居常聽其議論若縲絲炙轂縣河決堤援
古證今必歸之於當而參其親所履歷而後已時
已能知言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矣及一命爲大
夫出守徐州當南北之要衝剽鷺悍之煩劇且丁
頽弊殘缺之餘往來之毀譽出於愛憎所居之兵
民互爲強弱撫按之交承或人各爲心其勢若呂

梁之水衝撞決齧奔騰湧沸日夕無寧時萬斛之舟順流而下聞其聲已不敢近而况欲靡之以歲月乎大夫操舵慎率砥柱屹立坦若安流見之者始而駭中而畏終而心服心譽之不置雖百折撓之而竟不得動是非所謂善養氣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惧者能之乎曰然則大夫之宜壽也久矣而奚必今日之爲限也曰是非爾所知也前日之任境之順也今日之任境之逆也境之順也才有力

崔維彙卷六

聖 沈氏梅居

以觀其才投之間散以觀其量故大夫者當自今日始大夫之言曰吾嘗當局應事恒惧心與事往而憧糾焚莫知定止也退而靜思惕省始有所獲此吾之所以喚省其心而不動也吾今乃得旁觀焉慮事後當成敗試吾之見中與否此正吾進德修業之地也吾何以官資爲哉又曰吾不欲以無禮加諸人而亦不能受人之無禮吾長宜春劉侯以禮遇我吾安焉吾不能設城府立町畦而亦不能以是防人吾長以誠待我吾安焉吾不樂爲侈靡無益之事而或牽於流俗不能剗削吾嘗以勤儉眎我吾安焉且吾長發軔是邦熟民之風執法南臺習國之典諳練惕歷仕途者二十餘祀其見聞辯博卓卓有據是吾師也吾獲從容計謀於一堂之上而奔走効法於晨夕之間此正吾進德修業之地也又何以官資爲哉甫下車值屬邑凋弊特甚劉侯一見則握手謂曰此非大夫不可敢以

崔維彙卷六

聖 沈氏梅居

相累無小視是邑大夫慨然領篆政牘填塞迎刃而解凡利害所關聲勢所倚盤錯紛結不可解紆者力任而口辯之莫不得其情而退不三月囹圄幾虛上下交譽曰願大夫久此以終厥惠大夫曰是重吾過也吾仰受吾之成筭而已吾何能遂固辭而理其所職核兵籍得當遣者則爲之惻然終日曰吾豈賊人以要功哉圖金人於屏曰學謹言也圖周公待旦曰法憂勤也此其志豈在小哉易

崔維橐卷六

沈氏梅居

不云乎含章自默無成有終此地道也臣道也書不云乎爾有嘉謀嘉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千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大臣事君之道也其視沾沾之智矜功衒能而以小小進退毀譽動其心者遠矣夫知所以事長則知所以事君知所以處逆則知所以處順焉知今日之抑不爲他日之揚乎其資階自奉議而上拯之於榮祿光祿皆所固有也亦有所動其心否乎有是志量必有

是福分必有是官階計歲序進壽不待祝而可期矣故曰壽惟何大夫爲宜而必自今日始或者不能難遂其說以獻若福則歲幾及矣而福無所立不職大夫何以教我幸無爲獨立也哉時信其說而徵之者爲按察過曹許三公云

引四首

聽崔亭敘別詩引

弘治癸丑四月既望太史東萊毛惟之先生得

崔維橐卷六

沈氏梅居

賜歸省其二親過別予於聽崔亭遂循故事爲設筵以祖招而至者喬考功希大沈貢士弘濟于時義馭淪虞太白導宿尊俎陳臺榭亭露坐蓋有待月之意焉而東按蔽虧清輝遲疑欲前而卻若有所俟於是命燭繼輝下簾蔽風輝射簾隙自亭達臺若篩金碾珀遙連緯芒雖雜蒔未鬱而蔽陰扶疎與人影錯小崔睨蹄引領未喚鼓翼漫舞若和而荅乃遞起入簾拈毫發思得聯句一首先生和

之客繼和之復若干首而景物離懷大約盡之矣
嗚呼良辰嘉會有偶然之數哉事不盡出於天而
人不知其然乃委之於天而不知天亦不自知其
然而然矣文章勛業垂休命世在我者惜陰悼時
不敢自後而究其所成有幸不幸存焉則亦何以
異此彼以有盡之年而區區徇不朽之名者殆不
知偶然之數哉且出處去就離合反覆相尋而吾
生以終亦人所不免或嬰情感懷以為大故然不
知偶然者也若先生撫景放歌開口酌別蓋得之
矣

崔澹臺卷六

圭 沈氏梅居

隔簾燈彩爛於星

沈薄

坐對離筵愧獨醒

喬宇

小雀歷階如逐客

錢福

故人連席自忘形

喬

榻縣有待真堪下

錢

詩到無聲似不經

沈

只恐平分風月去

喬

紫微寥落史官廳

錢

竹爐新詠引

無錫盛舜臣氏奇而好古慕其鄉聞人倪雲林所

為畫輒倣之攻其秋亭圖一幅遂以自標則其他
可知也用是予游錫獨與之契最深見其所製竹
茶爐而愛之因諗之曰是必有如端友齋為學士
大夫所奇賞者舜臣呈是編皆極一時有聲於
詩家者所作也大要奇古為詩家共癡鑪為火牀
昔之煮茶者嘗以竹稱而不得其遺規若舜臣者
亦慕其鄉聞人王中舍所製倣之而攻其技者也
中舍以詩畫名一時而舜臣繼之興則夫諸詩家
崔澹臺卷六

圭 沈氏梅居

之作豈為無從也哉稽鉞阮屐易攸取義而彼適
之而世傳之存乎人焉耳矣矧錫以泉顯綠茶得
品第近古佳士惟茶是珍而竹之所重於世宜無
古今賢否之間者也夫人珍是物與味必重其所
籍而飾之者則夫舜臣之製是以暨諸詩家之作
又豈為無從也哉予奇而好古與諸詩家共癖而
又不能詩也嘗其爐所煮讀諸作不能無槩於衷
乃為之引若詩之所自起倡於吾院長鉤庵吳吏

侍公而和於其伯父永堅都憲公者次第可考無
俟余言而舜臣所以見重於大方家者良亦不為
無從也

南坡詩引 四世孫金
永章藏

吾淞之形勝西北倚山東南枕海山之外則為渚
其地類卑海之涯則多嶼其地類高故東南查山
之側有前岡後岡之稱其居後岡以世德稱者為
金氏其尤賢而好文則文節君也吾友王西園過
崔澹臺卷六

三 沈氏梅居

而愛之題其堂曰南坡書屋遠號之曰南坡而為
之圖文節之子師古將乞諸其所知各能詩者歌
詠之適予過而宿焉乃出以阮且曰頌一言以引
之師古為吾友張東山倩又受學于予門生馮朝
用予嘗得見其所為進士業往往出人意表已心
期之今復識文節君其何能辭余惟坡乃山之下
麓近水之地也西園之意豈亦以其所居為淞之
南後岡之附水者乎又聞古有金鑾殿之下為鑾

坡後人襲稱為翰林故事蓋其地近于是也文節
君姓名適符殿名坡之說當亦有取此乎予供職
史館每退朝裴回鑾坡以上頗得其趣今老矣回
首玉堂如在天上觀南坡之說不能無感焉師古
敦厚穎敏此地予嘗讓子之榮必推及其父文節
君亦不虛此名此號也南為離火文明之象萬物
茂盛之地也坡其山水之間乎昔人有言溪翁長
在溪山翁不出山不如野翁來往溪山間文節以

崔澹臺卷六

五 沈氏梅居

文學教子而又茂於殖財享此溪山之樂以為百
年期其何負於南坡哉此則諸詩家所為詠也書
以為引 弘治甲子春
三月七日作

一山詩卷引

顧君汝亨數世來松人皆識之至汝亨尤受知於
縉紳大夫士一日持詩數篇來謂予曰吾近以一
山自號知吾者咸賞鑒乃得詩將盈卷願君為吾
序其事予休致逾十年大為隱樂地汝亨來適予

召工累石作山思夫松之地其勝曰九峰而松之
或有品題者曾不得舉足徧登涉或居近山者又
不知山之趣爲多誠何故哉以是古之人悉隱於
山其樵有所其侶有樹其憩息也有林其枕有石
其洗心也有泉夷齊得之爲清巢由得之爲廉謝
安得之爲曠達近代養高卽樂者舍此無可聞汝
亨其知所趣向者哉九峰外松無山故松爲澤國
不以山名則汝亨之趣向固有自也予以汝亨志

崔澹臺卷六

畫 沈氏梅居

又適同卽當治酒爲汝亨賞第以予久誓不入城
府姑爲汝亨發其志後之縉紳士更有爲汝亨題
品者無以予言爲狂

弘治甲子
夏四月作

題詞 四首

題墨梅卷

吾郡大夫何公邦治政成之暇偶過鄆西超果寺
見僧舍屏回墨梅而愛之問所画者則寺僧玉庵
也越宿玉庭攜此盛進謁公受之攜過眎余評焉

余聞梅之見於經者取其實不以其花至漢李陸
凱始偶及之而南北諸子陰鏗何遜蘇子卿輩始
咏其香而杜子美咏其先春王介甫咏其晚節至
歐陽文忠公有取於林和靖疎影橫斜暗香浮動
之句而蘇王以下爭以韻格相高其花始居於百
卉之上矣故范石湖譜梅甚稱古梅之勝而画評
亦然噫實之味花之香而其時其操画不可見也
其可見者韻格耳玉庭所画鍊骨崢嶸虬枝盤錯

崔澹臺卷六

畫 沈氏梅居

花蕊柔柔各具生意若嗅之而馨然其縱橫疎密
又若水涯竹枝之掩映有不勝其閒曠疎逸之趣
者韻格當何如哉自韻格而推其晚節先春而詭
其香諦其香以與其實則亦奚遠哉公萬物無所
愛而於此獨愛之予亦有以識之韻格矣

題聽雪王先生詩卷

三代以還文之致備于宋而亦弊于宋至元復渾
合其殆爲我 明啟之歟其顯稱衆錄如虞揭輩

無俟余贅次若列職寄宦往往能詩若文細讀之
當有不下古大家者胡可少哉無錫多世家游其
間毋能寶先世手墨以重家乘者益獲見元季之
多文而世遺弗錄者亦眾矣聽雪王先生其一也
先生六世孫宥與予爲文字交延過其第出所裝
潢先生手彙讀之詞莊理析非苟作者噫昔人有
藏書石室俟百世之下必有知子雲者又有一句
之工而世爭傳誦者其所遇何如也先生仕元止
宦淮臺卷六

五七 沈氏梅居

臨江同知所著述未列於史範而其子敬德孫仲
禮俱以顯宦傳世以及于今宥復以文振而子克
見而揚之惟未足爲知子雲者而先生陰藏其能
以佑其子孫傳寶之抑亦異夫人之所存與遇歟
重有感于世變文人之殊而題其卷首

題敬德先生詩卷

國初之彥舉勝代之遺也敬德王先生洪武間爲
刑部員外郎子仲禮僉事四川憲臺皆卓卓有聲

續後百二十餘年鄉晚進華亭錢某過其五代孫
宥慶壽獲讀其手彙噫富哉貞盛世之傑也其彙
俱至正年間事中有尋雲子傳可考見其艱苦心
蹟而其與李居敬讀先人詩之語又知其不忘其
先手澤也如此宥因出其六世祖聽雪公彙則先
生父也先生不忘先人之手澤而其子孫世守家
法至于五六傳尚不忍違先生亦自食其報也夫
宥且以文踵武則吾 藝祖之遺種而今日之食
崔淮臺卷六

五八 沈氏梅居

報耳勝代育才而遺諸我 明不克自食其報良
可慨哉噫古之爲國者往往如是耳承人家國之
後者亦可鑒哉

題墨莊先生画

墨莊先生詩画盖一時爲其替纓孝義所掩故弗
以名厥子進士昇舊屬余題画弗及成及序其詩
以傳茲復獲見其画于寓第且爲絕筆不寫又爲
孫謀不允愈于他画哉誌其上庶乎兩無慊矣替

纓孝義以慊先生于九原者昇尚圖之

跋三首

跋夏忠靖公遺事

右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
太師諡忠靖長沙夏公遺事一通其郡人寧鄉袁
侍御公大倫得諸其孫通政公廷章而刻公集後
者也其獲讀而歎曰公其社稷臣哉我太宗嘗
謂以房玄齡處公而某觀公諫太宗親征北虜

崔維棠卷六

辛 沈氏梅居

處有以兼魏徵沮高麗之直楊文貞公謂比公於
王子明韓稚圭之度而某觀公勸宣宗親討漢
庶人之叛有以兼寇準伐檀淵之毅解大紳公稱
其有德有量而不及其口應手判之敏才黃忠宣
公贊其雍容揖遜而不及其弘濟艱難之卓見若
是者有一足以命世而公兼之豈非社稷臣哉何
司寇公謂天實生之不誣矣其有難者在太宗
朝輔導皇太孫居守北京而北奏南啟之皆得

其心迎召皇太子皇太孫于南京而綏速對

復之曲當其義在仁宗初親臨繫所而敷奏切

中在宣宗初南京入繼而禮儀皆具三朝始

終於是乎正矣豈非社稷臣哉若今所行於朝廷

者尚仍公條進批荅之舊曰某部知道榜於郡縣

者尚遵公禁約擅差掌印官之儀在當時不以爲

奇而今則始悟其見之遠也其爲多陞不如重賞

禁差徵辦官尤若預知今日者然至於管敕諫官

崔維棠卷六

辛 沈氏梅居

之議選都不拜西域法王諍李時勉之歿辯郎敢
之譖斷罪必依於律者皆足以立一代之治體其
贊仁宗省刑薄賦與夫戶部出納之條約卽
位詔赦之蠲除至今莫之能改皆百姓由之而不
知者噫公豈非社稷臣哉某少讀郡志訪父老知
公與周文襄公爲惠於吾土者甚大已思欲一發
闡之今天子命二公合祠于蘇某嘗記周公之
祠于松者而獨於公爲欠事又嘗讀宋石介慶曆

聖德詩序謂天下所望爲宰相諫官者無不舉用
以爲盛茲集序之者爲大學士茶陵李西涯公內
相如西涯臺諫如大倫亦天丁之望乎二公於其
鄉先正國名臣不忘其遠如此而今有復得如忠
靖公者出其官掩之耶長沙社稷之臣又於二公
乎望矣乃敢附名於其末

弘治十四年辛酉
春三月朔拜書

書同門友科舉題名卷後

右同門友科舉題名記我遂庵先生命門下士喬

崔澁橐卷六

空 沈氏梅居

勳部希大所述也比先生嘗以命某某未能就又
越二科而希大成之某始獲而讀之噫盛哉自有
科舉以來凡國家之所需以爲用者胥此焉出故
師之教弟子之所學皆是業也然殊經異方輻
輳于一人之門口授受披彙拔于各科之選其科
之進有先後而及門之時不皆同然一面傾腑終
始固淪及分曹列署中外殊勢崇卑殊階冷要殊
地而稱爲先生門則皆混焉以忘而道誼是勵若

是者竊敢直謂未之見也某自丁酉冬受先生
丙午始獲預名是記庚戌乃借爲科舉者先故於
先生門爲獨久於科舉之責爲尤重茲且七載然
道不加於時行不拔於人其獲咎於先生負於同
門者尤不可追乃敢倚蓬林仰山斗私慶所遭圖
諸他日其預名於是及後之績而登者當有以敵
古風而勵行誼不則衆亦得以聲先生之命而攻
之曰非吾徒也若所謂寓勸戒以考其成者則希
大備之畧不著云

崔澁橐卷六

空 沈氏梅居

慕椿詩跋

王君旣遷秀水學諭當別去視予此冊蓋積二三
十年久能詩家言也非勤昌克致是中間大半出
吾吳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大抵具俗多能詩
又好致詩惟其能是以好致而亦樂爲之道焉王
君其一也使世之能者好致者樂爲道者皆若是
冊詠慕相孝出於心而不浮其情詩亦何厭其爲

多哉詩中多用八千歲之說悼君之父之壽予以
爲托以壽八千歲者尚在茲哉君亦可慰所慕矣
雜文

上梁文

伏以福以與謙素佩父師之訓慶餘積善每懷宗
祖之貽春服既成夏屋方起天人巧會地日偶逢
列元氣而遇四時生值北辰之降登泰山而小天
下誕先東岳之期况一萬八千歲天王之再生正

崔維豪卷六

奎 沈氏樹居

是三萬六千日吉祥之共集堂名錫嘏國與衆休

茲蓋伏遇 高皇帝五百年昌運之鍾幸掇

聖天子第一科進士之首執編史館窺千古之祕
書較秬禮闈閱四方之賢士賜歸林下志出人間
采芝術以延齡弄詩酒而娛日太之未厭斯文也
吾亦何爲不豫哉吞雲夢於胸中置毀譽於度外
信于今而傳于後耿耿乎其不磨用則行而舍則
藏綽綽乎其有裕不由乎己更由何誰軒題正已

之額莫爲之先孰爲之後中穿繼志之堂寶賜
前一飯敢忘君寵俟敕樓後九泉如見親心吟爾
彞倫不知富貴但存方寸留與子孫再訪蓬萊貝
闕定應失去曾游天竺靈鷲元是飛來聊述蕪詞
用伸祈祝 東元精耿耿貫當中斂福錫民皇極
主作民父母壽如嵩 西難道更無山與齊官府
清寧邀檄靜四方禾黍熟高低 南君恩祖澤正
潭潭老親日抱曾玄坐春風堂北看宜男 北夜

崔維豪卷六

奎 沈氏樹居

酒一壺晨盥粥五十年外更無余高臥北窗鼓虛
腹 上矗矗九峰峴相向閭閻門外聽雞鳴願頌
太平奈無象 下戲弄詩章騰酒價羹牆無處寄
心思獨見唐堯抵天大 中願子大賢天育從冑
堂有構塗丹雘三槐銘刻托蘇公 伏願上梁之
後門祚與國祚而俱休文運與治運而並盛無凶
不卻有福必臻歌斯笑斯子姓之書香不歇是也
非也朝廷之公論常明

弘治十七年
甲子春作

書簡

寄李西涯先生

某比來邨莊收穫不敢接見朝士與聞黜陟事雖有故舊音耗皆貯篋越月始檢故於今器徵伯哀計十月初旬始聞號慟幾絕乃悟天道已不可信人情世態宜乎不足深計也惟執事能以理自遣內養有素當持人定勝天之說爲國爲道爲宗祠自愛戚戚兒女子情若某輩中人之私憂者自當置之某哭已更檢一柬迺袁侍御大綸薦童及科中所叅駁者益用驚怛不知何謂譽則過情毀實箴病某嘗執先儒論曾子三省之說以有則改之可以待毀無則加勉聊以酬譽到此恰用得着是以不亂惟執事不以爲意便中更示教戒以增益其所不能幸甚舍弟祚許謁教未感尤感外奉挽童奠詞悲極不能次序伏冀電囑而擲之不具

崔維彙卷六

奎 沈氏梅居

與友人

伏自奉常同朝獲奉清誨繼聞榮擢顯拜佩裁凜凜奈雲泥迴隔不敢致賀茲當維揚要區大闢威德不勝忻羨惜乎屯蹇離索未能揚帆渡江一拜下風而賞璫花之勝也奈何奈何因家人有事干貴治謹此布忱心月萬萬

與郡侯

日來山莊課魚得時物敢效獺祭報本之教先獻後嘗禮也考本艸鰻能澤膚殺蟲蟹能疎滯清膈且于仁人君子惠下驅姦決壅理弊之德有類焉擇而獻之鑒置幸甚

贊八首

司馬溫公贊

李西涯命題

連茹拔茅維公在朝青苗保馬維公在野公之再入旋乾轉坤重觀慶曆公之云亾陰凝永堅馴致靖康嗚呼悲哉誠錫于已命屬于天天若祚宋曷

崔維彙卷六

奎 沈氏梅居

爲其然

汀州守李素庵像贊

瑩瑤玉樹皎若冰壺龍鳳之標豚魚是孚二州遺愛兩府叅謀策勛謝政真傑丈夫本其厥初稱名臣之賢胤徵諸遺範瑞聖世之德符憶其斯爲吾鄉之望我國之英先輩風流後生楷模也歟

照大千尚人像贊

呵呵色相本空畎爲此容頭顱證六根之斷耳竅

崔維豪卷六

宅

沈氏梅居

收萬賴之聰誰見釋伽視此袈裟豎起拂子爾我一家胡爲庫局形於四大放猿於河沙咄爾能合掌一念我且化身千億六祖衣鉢無恙要識本來面目看飛錫兮無錫

味泉濮先生像贊

畎命之服國家大典畎賜之祿海內名泉誦墳虎之詩鼓南風之絃憶其始山中宰相平地神仙者耶宜其襟懷洒洒步履翩翩也

北野施先生像贊

皤髯濺雪玉臉烘霞衣冠散步自是一家家本大儒假醫以行儒以飾醫事名晚熟其情心契神驚而覩此不知者謂画史得其似知音謂予言得其真而有併予不知者默乎造化陰助皇仁殆徵之于天而發諸其後人也耶

鄒君像贊

章服榮華存國恩不存其志聲聞西達出衆口

崔維豪卷六

宅

沈氏梅居

不出其心不知者謂其義輕千金知之者謂其樂善賞音而不知別義利于毫髮鑒是非之精深也宣尼戒得武侯靜修吾又知畎名畎情畎古畎今也耶

芝岩葛元兆像贊

屹立無爲微笑以嬉被隣邑以河潤飽一腔之春熙閣含景以哺我隣鄰咨而無畦胡不作相乃託于醫博施雖聖焉得人人而濟之吾竭吾力餘非

我知外贊君化內遺家兒合四海以無天斯吾祖
之是師誰儒誰醫而亂我思請檢樂案而哦乎詩
是或不恃其容而永遺也哉

顯之鄒君贊

豐而腴仁膏義敷廼德之符偉而立金聲玉質乃
德之溢憩林酌泉履地戴天尚有裕乎後人期無
愧乎前賢是宜其服楚楚而行翩翩也若夫顛乾
倒坤坎離爲門展也大成其殆攀月窟而躡天根
霍淮彙卷六 充 沈氏梅居

者耶此則畫史之所不能見予之所不可言公且
祕之而不欲聞矣

菜贊

不願賣三萬錢但願民無此色歌豐年不願種三
十品但願民有此味足高枕噫翠霞而襟玉頰而
髯似瘠而肥似淡而甘蓋青州從事非爾則不能
添永壺先生非爾則不能兼者歟

銘 六首

上劉郡侯

飢蔽我目飢塞我胸拓而開之廊然太公八荒我
聞而况千里往來奔走皆我赤子爾行無邪新法
如矢爾趨無倚我道如砥嗚呼休哉明德新民緝
熙敬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俳優侏儒孰其作俑
盡驅耨農四野震聳不有絃歌曷宣八風於論鼓
鍾於樂辟雍萬世之宗登祀夫子青青子衿邪言
無止嗚呼休哉百年而興此其時也我 侯其陞

霍淮彙卷六

辛 沈氏梅居

屏銘

屏之外賈人言利屏之內士人言義別內與外唯
屏是蔽分義與利唯屏是係入吾屏者道吾善無
吾譽出吾屏者揚吾過無吾詈吾出吾屏觀天地
之秀於山水吾入吾屏抽聖賢之蘊於經史門之
有屏如此而已矣

又

屏之外坦乎亭衢我反而觀匪義曷趨屏之內肅

乎無譁我靜而存再思無邪屏之未設直而無際
露臺洞啟訖交訖蔽屏之既設有儼在前明命顧
瞻必順必虔屏乎屏乎朝斯夕斯爾得是資我學
是師豈徒以爲儀

扇銘

卷舒在已用舍隨時進非趨炎可行行之退非畏
衆可止止之噫其有類有道之君子也歟

燈銘

崔維彙卷六

主 沈氏梅居

夜燈夜燈我愛爾明爾弗我憎長繩不繫西日征
賴爾破我宵冥冥寒夜無孫雪暑夜無車螢嗟彼
二子叨虛名惟我與爾真良朋君不見西家少年
臥青綾終夜鼾鼾今白丁

案銘

書案書案我爲爾伴爾弗我翫晨雞初鳴夫欲旦
與爾相依直至肝盞粥不及餐家書不及看青春
忽消綠髮換我不釋爾爾不怨君不見東隣讀書

破萬卷文章已爲天下冠

後學曹遵何

陸慎修

曹元亮全校

沈思編次

崔維彙卷六終

主 沈氏梅居

附錄

城南沈思及之輯并書

翰林院修撰與謙錢君墓誌銘

弘治甲子八月二日吾友華亭錢與謙卒於家其子元具鄉人沈惟忻所著行狀走書告予曰先君病革時不肖元問後事曰平生知己無踰喬白巖白巖銘我無憾矣敢泣血以請予方慟與謙之沒不忍援筆者數年比君弟鄉貢進士祚至金陵謁予曰先兄已葬華陽橋之原猶未有銘願執事

崔維彙附錄

一

終惠之子聞而愕然乃誌曰君諱福與謙字也高祖諱實曾祖諱復以中庸學稱於鄉祖諱昌隱弗仕考諱中雲南蘭州同知君始生穎異不凡蘭州公夢神語曰汝兒即蘇州吳寬也善撫之甫七歲能屬文既而吳文定公連得大魁蘭州公喜曰吾兒其有徵乎成化戊戌蘭州公挈君至京師聞邃庵楊先生善教遣受業焉先生曰此子數年後當有文名在郡庠與今翰林院學士顧士廉並價丙

午舉應天鄉薦隨蘭州公試禮闈俱落第蘭州公隨就選君抵家別二親復上京師曰兒名不成弗敢歸乃從學于西涯李公先生先生每器賞君所作曰此吾館閣中人兩試太學皆置首列弘治庚戌為孝廟龍飛第一科君試禮闈第一廷試又第一于是君之名赫然滿天下淞江自唐宋來未有狀元狀元實自君始蘭州公在滇南喜曰吾願畢矣因以公務至京遂乞歸老君既入翰林又

崔維彙附錄

二

從西涯李公先生益肆力於文章闕衍浩瀚闊視一世而才高乞奇揮毫對客往往數千言可立就詞鋒所向莫之與撓然性坦夷不解立厓岸每飲輒至醉頽然自放若不可繩以法度用是頗不合於時而眾望猶有所未滿者大抵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故愛君者雖多而忌君者亦不可謂少也癸丑同考禮闈所取多知名士三載考最封蘭州公官階儒林郎母陸氏為安人君恒念二親

克迎養乃具疏以疾歸道得蘭州公訃奔喪踰踊
哀毀幾不能生日夕廬墓側間往來省母丁巳考
京朝官列以疾致仕君畧無芥蒂鄉人諗君者君
謝曰吾始圖薄祿為親也今疾弗免亦以親故也
盡力於親而不得竭職於君事固不能兩全尔
乃拓舊居治田圃用供甘旨費暇則教授生徒四
方士來乞文者踵相接又喜延賓友雖劇談終日
不少懈人或勸以怡心神節精力君不謂然竟以

霍難彙附錄

三

是勞瘁成疾捐館之旦起步於庭復瞑目移時而
卒年纔四十有而已嗚呼惜哉予與謙同游
二先生之門為道義交者幾三十年與謙知予獨
深而予與謙愧莫能有所助恒記與謙言作文須
昌其氣先使一篇機軸定於胸中然後下筆當沛
然莫禦矣又言詞必根據理道雖恒言近事亦不
可略此皆得之師傳加之體識正同類所弗如者
也平生文字多不起艸坐上時為人持去故彙不

盡存存者雜文總若干篇詩賦騷詞若干首經義
若干道使天假之以年則所成者殆不止是然即
是以傳其卓然為大家文亦何疑哉君天性孝友
自蘭州公沒奉母安人罔不備至愛弟祚終身無
異詞尤樂施與宗族故舊有貧乏者動給以衣食
不忍逆詐有非禮相加者未嘗與較居常行事不
局細小中無贏餘弗恤也其天資蒙邁類如此家
近霍灘因以自號學者稱為霍灘先生云配顧氏

霍難彙附錄

四

封安人子二長即元國子生次愷孫男一名萬選
孫女一銘曰惟古名家出弗偶德慚化涵鍾所受
短修通塞殊竟究偉哉與謙吳淞秀筆挽千鈞若
揮帚江湖決奔龍蛇走森羅萬象無不有逸洞理
窟矧師授上窺馬班下韓柳代言宜置帝左右
名高忌深騰眾口訾病江鄉樂田畝世途競進君
則否寧人負我我無負胡哲而賢殄厥壽天實為
之又誰咎華陽新閣屋上厚刻銘納幽昭弗朽

鶴灘集六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錢福撰福字與謙松江華亭人宏治庚戌進士
第一官翰林院修撰家近鶴灘因以自號福少而
穎悟詩文以敏捷見長故委巷鄙俚之詞率以歸
之今觀是集實少俳諧之作知小說多附會也末
爲鶴灘紀事一卷蓋後人綴緝遺聞又多溢美亦
不盡可憑

勉齋先生遺稿三卷

〔明〕鄭滿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勉齋遺稿

三卷》提要

序

年來憂患餘生竊修先世宗譜以脩遺志更欲彙錄列世詩文爲家集以卷帙繁多未遑也友人鄭禹梅覽吾譜謂與余竊有全心因跋譜歸美於予嗟乎余之得爲此蓋亦有說予自分放廢於世無求且余家自始祖至先君閱年四百傳世十二列世系者僅二十人不煩考索而屈指可盡獨此外別立款目以爲世守之規以脩世德之徵者合世系而爲十九故遲之二年而後定也方走西郊稱謝於禹梅而禹梅出其手錄勉齋公集授余曰吾家代有詩文將次第書之而徐以及譜也茲集先成子盍弁以一言乎予向讀記南凡遺事而嘆禹梅之於先世勤矣至此更肅然曰此余欲繼譜爲之而未遑及者也禹梅先我爲之益有感于余心矣鄭爲慈甲族文章科第炳彪志乘鶴浦之側聚族而居者數百家予嘗往來姚江舟中矧足眺之氣象龐鬱知必有英才出於其中而恨未之識也前四年獲交禹梅驚其不凡知其必有所自今年正月余兄弟自姚江歸便道訪禹梅獲拜其

勉齋集萬序

一

尊公平于先生衣冠整肅氣宇沉毅知爲有道君子
于是嘆禹梅所受之厚也今又獲讀公之集於戲禹
梅家學之淵源固如此哉公生弘治時由鄉進士職
教於臨清已而陞知道州丁內艱服闋復任濮州三
年而致仕其教士也兼文行其治民也先慈惠其詩
文和平雅飾多自得之致而無矯激凌厲之態以公
之人與公之文宜及身知名無俟表章於後人也乃
曾未二百年而名聲不著如余之愚不交禹梅幾不
知有公之人與其文也予又以嘆公之有後也禹梅

勉齋集序

二

精時藝授徒之暇肆力于古文詞復能以其餘及於
先世俾塵煤敗篋蠹鼠穿穴之餘煥然復章於世此
其才力有過人者嗟乎脫令禹梅專攻制舉佔畢窮
年以博取青紫亦不失爲世俗之佳子弟然于公文
亦又何益卽令禹梅知重公文徒爾抱匱守殘珍秘
不露視覆瓿糊籠匣者懸殊矣然于公文亦又何益
以是知禹梅發揚先世之心固未有艾而余亦將徐
俟其次第之成以觀其脩也已舒文靖公遺稿其家
藏幾五百年去歲予再四求之其遠孫某抄以相授

予謂若舒氏者知寶原本而又不逆余之求其亦賢
矣矧禹梅之不俟于求而公爲世好者乎米葵山有
集需其孫滿始見知於宋景濂而爲之序予不敏言
何足以重公第因讀公之集感禹梅之勤有動於家
集之思故爲之致其區區之意如此他日彙錄旣成
將乞言於名公大人禹梅其許我乎公諱滿字守謙
勉齋其號也蓋禹梅之八世祖云康熙戊申七月二
十有五日鄧後學萬斯大謹序

勉齋集序

三

勉齋先生遺稿目錄

卷一

三官廟記

重修漏澤園記

臨清州夫廳記

送山東叅政邵公致政南歸序

賀張州守榮膺獎勸序

送司訓張君九載考績序

送吳挺之南還序

勉齋遺稿目一

修葺璋字序

賀李景五十得子序

再賀臨清張州守榮膺獎勸序

賀州守馮公獎勞序

壽王公進之八十詩序

宗譜序

掌大名府事山東右叅政李侯德政碑

明故朝列大夫知德州事王公墓誌銘

故嘉議大夫浙江右叅政王公墓表

祭三伯父伯母文

祭同寅劉先生母文

祭義塚文

卷二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論

養士莫大乎太學論

伯夷太公出處不同論

諸葛孔明可謂大丈夫論

風俗策

勉齋遺稿目二

禦戎策

元明策

邊餉策

臨清地方便宜事上山東徐巡撫

清源課士策題

興崇教化榜

卷三

題李揮使憩園

次馮韻歎劉先主關雲長張翼德事二首

和沈石田畫萱草詩

名園八景爲李揮使作

送孔千兵

和馮州守賀狄揮使推掌軍政韻

和韓同寅詠雪

次馮州守遊崇興寺韻

送周克敬司諫調遷廣東叅議

元日郊行次丁松韻

前韻奉馮州守

勉齋遺稿目三

次三原王冢宰韻奉都憲王公儼

送范邦憲竄滇南二首

李岡仰事

晚楊文卿先生

送陳憲副考滿

輓張太守父

輓鄭司直父

送同年蔡仁甫掌建寧教

蓮湖終慕爲趙郎中

輓趙上舍母

赭山寺落成同祝枝山年兄訪洞無上人

永樂寺同王伯安許半珪夜話二首

早秋卽事二首次王伯安年兄韻

春暮宴王君延璧秀林亭和程張二先生韻十

二首

春行

題扇圖呈對山二首

題二仙傳道圖二首

勉齋遺稿目四

夏夜次韓韻

送張太守三載考滿詞

再送張太守詞

送相節判致仕詞

送張先生九載考滿詞

送王武守六年考滿詞

勉齋先生遺稿卷一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仍孫梁敬輯

三官廟記

庠生楊彥誠率道士某者以告曰州治南距運河三里河之南屋有廟曰三官弘治某春道士之師曰鹿道寧者度地始事繚以周垣植以宜木構殿凡三間設三官之像于中後爲神厨一前爲鐘鼓樓二左右爲翼室數楹道士居焉藻櫨檜拱金碧輝映揆厥始則義宰王廷璧捐地數畝揮白金數斤爲好施者倡

勉齋遺稿卷一

一

廟門未闢延壁又以獨力伐石斲木以收厥成功自是州之旱疾疫及舟經河下者有禱輒應延壁之功不可泯滿曰嘻予聞三官之說矣曰耳官曰官心官未聞別有所謂三官也考漢熹平間漢中有張魯者號有道術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于蜀之鶴鳴山今有疾者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天著山其一龍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蓋助於此夫五行乃天地之用水特五行之一並列爲三疑有與義先正朱景濂謂文安公

嘗爲三官祠記而議不及此至其自爲又開其端而不竟其說得非其理有不可輕語人者乎彥誠曰先生曰講明正道顧使是有不得聞耶願終以教我滿其精英上浮爲天其泥滓下凝爲地而水固無不在也萬物之生何者不本於水故易曰天一生水洪範一曰水而水固可與天地並然高厚難繪溟濶難測安得而類斯人之貌像歟又安得而爲斯人之服色歟無是貌像無是服色而亦無用是廟也彥誠曰然

勉齋遺稿卷一

二

則人欲致敬者奚所依而從事焉滿曰爲壇而不屋古之道也然惟天子得祭之而不與蓋凡合形肖象者既均受天地水之功而其欲效區區于天地水者亦均是心也然天地爲萬物主天子爲天地山川主禮制有限惟天子擅焉譬之祖禰雖羣姓兄弟得以宗之而主祭則宗子也廟僞不且僭乎彥誠曰世俗相沿爲是廟何也滿曰予固謂欲效區區者此民庶之心也子生于父母有疾病必且呼而告焉爲父母者其忍沮之是罔民庶之心也民之性愚必視爾

是廟貌瞻爾是像設然後棟然凜然而誠敬萃焉其
賢而能敬者不類也是則廟像之設爲愚庶也是廟
既立有禱必靈亦精誠感通之理君子是以不啻其
妄而抑嘉延璧之有德於愚庶乎彥誠曰此則延璧
之所爲也彥誠以告延璧延璧拜稽曰是誠吾心彥
誠廷璧臨清人

重修漏澤園記

予一日講暇居退省堂有父老十餘輩進揖而言曰
臨清兩京要衝居民稠密四方商旅輻輳之地其有
傷刑辟決忿恨遺癘疫凡死于非命而無主者較他
處爲獨多予輩且老往見屍骸暴露道側或付諸水
火蕩然漂化或舉而委之渠壑身膏狗彘之腹齧出
齒腐蠅蚋爭集城南雖舊有漏澤園鞠爲荒壤曾無
有軫念而瘞其所者自吾兵備陳公來始命飭治遺
址固以垣墉樹以榆柳檄諭有司凡如前所陳者悉

收瘞其中廂屋數楹召僧守之且立坊以表其地六
七年來佳木陰翳蔚然成林溝無捐瘠夜無野哭之
鬼皆公之賜也予輩重感公哀傷吾類伐石待刻誠
願得吾師記以昭不朽予惟先王之于民也生有養
死有藏既定爲畫一之制不幸而有不得其養者則
惠鮮之政行焉有不得其藏者則掩埋之令行焉不
徒恤其生而又恤其死宋崇寧間詔諸州縣擇高曠
不毛之地以待無主之瘞置漏澤園著之令甲我聖
祖于洪武初年慮窮民多以水火葬傷風敗化下禮

部議有義塚之設是皆先王及我祖宗之良法美意
比來日就廢弛澤壅不流間有一二奉行者又不過
崇虛觀而無實德陳公鎮茲上繕城練兵明罰勅法
凡爲民保衛防範計者已無餘策其於鰥寡顛連無
告者又時費給予以厚其養是能慮其生者矣既又
垂盼於遺骸枯朽之鄉施澤于幽冥不報之地俾死
而藏藏而無所者有歸焉是可謂奉承德意而不怠
仁哉公之用心也予因思天下之政皆出于先王遺
意有不容廢者我祖宗垂統建極洞視今古凡創一

勉齋遺稿卷一

五

制立一法周思曲慮皆有至義存于其間誠使夫後
之爲臣者體之以悉行之以公持之以久時清明而
緝熙之則庶務畢舉國家之精神命脉垂萬萬世矣
噫安得天下每事皆若此事之振舉耶又安得皆如
陳公者置之藩臬間耶公爲此念于衛河東西及城
之北創寘義塚者三有程篁墩莊定山二先生爲之
記漏澤則因舊而復耳茲因父老請并拾此爲記云
時弘治庚申夏四月

臨清州夫廳記

臨清爲治領朝命吏茲上者無慮十餘使其公解第
宅需州以完者不下百餘所自非精勤明敏幹濟有
餘裕者其何以曲全而周應之州守張侯始至蚤作
而夜思勤力而勞心東葺西補已壞者重修無者創
建而當時節制相侯又相與輔翼成之故一時大小
官解皆截然整飭先是掌徒役者每候伺於河之滸
無憩息地相侯乃謀之張侯請於當道而作是廳焉
時弘治戊戌秋也相侯曰臨清當江浙閩廣諸道之

勉齋遺稿卷一

六

要衝自京而達諸路自諸路而達之京重臣大官往
來無時使者相望於道故途役迭迎視他治爲極繁
風晨雨夕酬應無虛日且河距州治又四五里有索
夫者舍卒弗能達使無廳治以會集而分遣之點閱
而時省之更番而休息之則事雜無序而或無以應
其求車阻於途舟塞於河其爲不便多端矣張侯曰
君言是也乃圖攸厥址得河南涯之地後枕長流前
襟闢闢不煩民財不旬日而告成中爲廳旁爲寢室
前爲門凡若干楹廚竈什物皆具且以爲徒役朝饔

暮參之所遇雨潦霜雪勞頓困傲率有所依附往來者覓夫役則應答如響雖清晨暮夜無一稽遲則是廳之建所以尊使命隆客禮便徒役爲永久之規也侯之用心遠矣哉夫一廳非大故也君子於此可以觀政焉蓋必大綱既張聲教條令奔馳四達民易使而財用足然後可及於其細不然庶務叢脞毛委山積欲暇顧此得乎君子之經世安民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張侯名崧河陰人相侯名輔則朝邑人也

送山東參政邵公致政南歸序

古之大臣既以身任其勞而不敢負其上及功成之日則奉身求退不俟終日而脫然無所顧戀若召公之請二疏之去可謂明哲保身履盛滿而知止者也山東參政邵公一旦以年老辭位詔俯從之吾以公爲此去無乃亦有見焉夫士大夫平居常談未嘗不以歸休爲高致然食昧時榮苦不知止爲邵則望遷藩爲藩則望登部迫于不得已而後退退猶眷眷不舍至怨悔形于言而卒不能如其平居之所言何哉

迷而不知故也公以明經第進士由某部主事進員外郎遷某府知府其俗鄰夷而蔑禮義公至布以恩信與民立條約懸賞罰以勸誘之日漸月染俗乃丕變民愛而懷之公於此時已有歸志顧以朝廷倚賴民心懷仰方深未能乞身耳及陞今官尤老練知大體教民去浮華以崇儉約屏異端以敦正道課種藝廣儲畜厚本擲未救災恤患其規模大槩皆昔爲郡時所常施行者昔年而教行公至是乃曰荷蒙國恩雖死莫報顧筋力愈衰于時無補遂乞老于朝及得

請乃忻然喜勛于色如釋重負自以爲得償夙願公于此時其心如冰如雪於勢利榮寵略無係累其視老而不知退退而猶眷眷者賢不肖何如哉吾謂雖古之大臣其進退無係當不異此矣予與公爲同年友知公之清德有素今又爲同省官相契益厚吾恐公之去混于人之去也故爲述其志而推明之且使在位貪冒者知所警又欲後之人以公爲法也於是乎書

賀張州守榮膺獎勸序

勤勞臣子分內事也故司民牧者竭才能殫思慮雖鞠躬盡瘁亦以爲吾常如是何敢自伐其勞且能哉然上之人以是而視下憐然不知別白而優獎之則情者無以懲勤者無以勸何以感激人心而使之趨奮事功哉臨清州守張君抱明敏卓犖之才蚤領鄉薦前尹新樂以治行超異爲當道所旌拔僭守是州尤奮勵有爲大小事雖紛至沓來君決斷如流迎刃而解殊無焦勞急遽之狀人情誠僞微瞭瞭然如見秋毫一令之發吏民皆淬厲奮發爭趨赴之不服故事無不集而功可立成涖小民煦煦如家人父子馭豪猾則霆擊風摧不少假貸以衣食必先農桑則均役使時勸課而野無荒蕪之田以教化必先學校則勤考校厚廩餼而士占魁名之選警飭嚴備盜賊屏息而商旅慶于途奇巧不興造作有常而工藝安于肆五六年來令行禁止吏畏而民懷之巡撫王公乃特降禮勞臨清衛揮使李君某等屬予文以爲賀予惟是州當天下會要之衝民雜而事冗非有大器局

大才力者將茫然無所措手加之縉紳士宦遊往來者日絡繹于其間使微有可嘗則遠近騰沸而上或不見信張君守是州而有是嘉績其過人遠矣累見表著罔其宜也歎美其事而爲之賀者亦宜也雖然實在已知不知在人君子固不以是爲輕重然實積而聞彰若今臨清士夫頌之閭閻赤子歌謠之僚友與遊者又相與樂談之自是而名徹帝廷則其所以獲乎上者將不止褒賞而已其爲可賀者猶未涯也予當作頌以俟

免齋遺稿卷一

七

送司訓張君九載考績序

予自癸丑歲授臨清州學學正既至時同寅古修張君廸吉分教已三載矣張君姿稟清介魁然厚重處休友間和易而誠慤不立町畦相守幾六載終始如一曰今既考績去爲同寅與諸生者慨惜其別相率徵言爲贈嗟乎今之百司庶府要其成功最難者莫如校官蓋教人之法在於涵育薰陶磨揉遷革俟其自化於善非若羣有司但肅其政嚴其令整齊其外使人有所畏而已不然安定子弟散在四方皆循循

免齋遺稿卷一

七

雅飭人亦胡爲以是而稱胡公之善教耶張君家素業儒其祖知泰安州事嘗謂繼張氏家聲者必君也乃命補州庠弟子員果籍籍馳駿聲以經學授其姪明旣而其姪領鄉薦而君累試不偶遂充貢於春官適有詔選貢士中文學行藝可爲師表者補校官君曰窮經以待用也吾學傳于姪今姪幸成名他日能以其學濟時用則吾志亦少伸矣况陶冶人材以爲國家用者校官職也豈必身居顯要而後得行其志耶遂應詔試闕下中高等得授今職至則汲汲以教

人爲務規範端肅諸生翕然嚮從九載內學之見舉者七人而出張氏之門者四人其如王崧爲壬子省元鄭端爲癸丑進士雖臨清科目素不乏人而前此未有若是之盛者也人皆曰張先生之教信不誣也又聞其姪尹濰邑卓有治行歲已未當進職於天子而君適九載考績吾知銓曹磨勘之餘書君曰教有成材書其姪曰治有嘉績登之簡冊後先輝映是君之學不獨行于臨清之士子而且行於濰邑之民不徒其姪用之而效而其門生他日用之者亦豈有弗效者乎予以是喜君之志其有償也雖然君年未衰而君之志亦不可以既償而少怠考最而陞遷授他職以其教之既效者而教之則他郡諸生又將不忍其去如今日之諸生者矣張君其尚勉之

送吳挺之南還序

臨清號天下重鎮路當南北之衝輪蹄舟楫川湧雲集蓋凡有事聲利者無不游於斯焉雖然游亦不一也有事聲利者有求盡大觀以助吾氣者事聲利而游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儀秦是也求盡大觀以助吾氣而游者古之人有行之者司馬子長李太白是也儀秦之游君子陋之故不足齒及昔子長之遊足跡半天下南歷江漢上會稽探禹穴北涉汝涸講學齊魯故其文奔放而浩漫停蓄而淵深李白乘舟一日

千里或遇勝地終年不移故其逸才橫發或如山聳海振巍巍浩浩不可窮極或如龍飛鳳翥飄飄然有凌雲之想之二子者得於目而意爲之會會於意而氣爲之助助其氣而詞爲之發吐奇攄異泄胸中之實有故能文妙天下使當時慕其輝光後世仰其末照是深得益於游者也延陵吳挺之來游臨清未幾言旋其友嚴某輩求余言送之余與挺之未面晤而其來游之意爲何爲乎吾不得而知也余聞挺之父曰東礪先生以文鳴于吳挺之素領庭訓也必矣豈

東礪先生之意以爲臨清乃齊魯之故都爲今時之
盛地遊必有助耶故使之來遊以求助耶吾亦不得
而知也子其歸矣請以吾言而質諸東礪先生

修君璋字序

予讀詩有曰左右奉璋曰載弄之璋曰如圭如璋蓋
璋之爲物精潔而溫潤天下之至純也古之先王以
禮四方以肆宗廟以裸賓客以類以聘皆用是物得
無取其純潔可以表吾心之純一者乎修氏子璋謙
虛晦默言溫而氣和純哉崑山一片玉也自其童時
父兄已命之名矣茲來清源其姻丈夫馮公命爲
之字以勉之予謹字之曰伯純予惟天之生人最秀
且靈其始本純也以人僞汨之斯雜矣譬之始也玉
其質而終易之砂礫也修君天姿純雅已爲可重又
因而磨光刮垢善自砥礪以純其德去人僞之瑕類
復天理之純全由是而其言純正其貌溫純其德純
粹其行純潔不失爲純全之士則爲無負純雅之資
而名斯稱矣君也勉旃毋玉其質而砂礫之也

賀李某五十得子序

嘗謂郭汾陽有子七人因盛德之後鄧伯道篤昆弟之愛而嗣卒不延吾始歸之數既而一日因讀書暇偶思及伯道事以爲伯道不忍於其弟而亦忍于其子夫當流離之際勢果不能兩全則存弟子而棄其子可也其子能隨行則亦自能求食或可延殘喘於他日何至縛其兒而不顧乎故吾以爲伯道之事亦係於其忍而不由於數然也然則人惟不修德耳苟有溫良忠恕好善之士則天必福之使厚其生而綿

其嗣天豈果無知哉吾嘗執是以爲衡度而亦嘗以諭諸生一日講暇有生從容乘間振衣而前執前言而問曰臨清居南北要衝商賈之所走集聲色珍玩之所萃聚流俗之壞薄忠信而黷貨者居多吾黨李氏諱某者慕我文物之教好賢樂善與物無競慈愛而誠信寡利欲之謀年踰五十獨居筑筑無應門五尺之童先生昔日之議無乃有不驗者歟予應之曰天網疎而不漏人定勝天第徐觀之言未及非前生以爲告者果生一子至是生偕鄉人問某輩以其事

自且忻然曰善果獲報先生之不我誣也如此敢請一言以爲賀予亦爲其人喜也遂捉筆應之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李氏既得子克間足慶也跨寵足賀也小學可入而大學可由也肯構肯堂而克家之事足幼學壯行而光前之事足春祠秋嘗而繼後之事足汾陽之七子可基而伯道之憂足釋矣凡若是者皆李氏一念之善所致爲李者繼是而後亦惟益修厥德益裕爾後益昌大其門閥云

再賀臨清張州守榮膺獎勸序

治道多端矣審其要則惟勸懲二者而已勸懲者所以鼓舞奔走天下之人心新天下之耳目振國家之精神者也然懲勸有道曰公而已勸出于私恩得於諂諛非公也懲發于私忿生于讒間非公也傳曰公則說公則善者興惡者阻天下其可理乎是故爲天子者公勸懲則內外大小之臣皆稱職矣爲守令者公勸懲則民之良善者安豪猾者斂矣爲監司者公勸懲則一方之守令及百庶僚皆砥礪濯磨矣舍是

勉齋遺稿卷一

七

以爲治雖堯舜吾未見其能也若臨清州守張公其可勸而來勸者歟公自少英敏銳于學薦秀于鄉朝廷始以新樂尹勸之旣而政聲著聞未六載復陞今職以勸之下車以來蚤作夜思因無停獄訟無停牒其勤可勸也州當要衝而公奔走往來應答無寧日其勞可勸也是非情僞如燭照數計而剖決不留其明且斷可勸也苞苴請謁無門而吏卒莫敢竊弄漁獵于下其廉且威可勸也廟學有壞輒加修葺庖廩資給每爲經心其有功于學校可勸也自其蒞是州

而凡百廢弛皆煥然修舉其可勸者多也故當道往來亟見稱許前此巡撫王公及今鎮守李公皆禮勞而獎勸之其勸之者豈徒爲一張公耶舉張公以勸東藩之爲守若令者也東藩之爲守若令者風聞之則將奮勵而起以張公勸矣由東藩以至鄰封越境者聞之則亦將奮勵而起以東藩勸矣勸一人而千萬人悅治道豈越是耶雖然吾聞之君子者無所勸而自爲善無所懲而自不爲惡張公君子人也晦沉不外見闡然知自修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勸而亦不急乎人之勸者也不急人勸則亦不受人賀者然自同僚及吾輩皆目擊其盛而心慕其美亦因以知勸者也其容已于賀乎是爲序

勉齋遺稿卷一

辛

賀州守馮公獎勞序

士君子懷抱利器而欲有爲於時則患不得其位得其位固足以行吾之志其或上之人挾其私昏其鑑而弗知之焉則亦無以自見於時故復以人不知爲患然公道在入久而乃彰君子固求爲可知而已人不知弗爲患也涿州馮公秀夫學博才富識優量弘一舉而連躡科第始令諸城綽有嘉績然公爲政大率以吾實心施吾實惠惻惻無華未嘗爲赫赫之聲不爲當道見知者六年然雀鳴子和聞譽日揚已而

勉齋遺稿卷一

圭

當道諸公交章旌異之幾七年而始被召較之不三四年遽蒙顯擢者雖已爲遲然未爲不獲知於人也今例縣尹被召者擢補臺諫其次補外天官卿乃陞公知臨清州事以公才公德而不使其列職於朝人以爲知公者淺然臨清咽喉重地密邇帝城民雜四聚求其可以居此者而難其人以公當選其深知公者也且是州內宦鎮守於茲臬司職兵備於茲部使四五員領朝命者各有事於茲士大夫內出而外入者日旁午於茲而惟公爲是責人異其見物殊其好

苟其施爲舉動無以厭當其心則夫議而咻之罪而斥之者交至矣故見知於人則速而欲人爲悅之則難公旣至其莅政也廉慎以律已公明以持法平易仁恕以御人不怙威刑不動聲色而其善政嘉惠自以及於人譬猶春風和氣行於地中曾莫見其朕兆而物爲之敷榮也不朞年遠近知而譽之者如出一口乃今巡撫熊公巡按王公特加獎勞益收衆論之公而最知之者也雖然豈徒知之而已哉將舉而薦之於朝使朝廷知其有是人也朝廷知之將用之以參大政使天下知其有是人也吾於是知公議久而自定實行久而自章馮公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然則君子固未嘗以人不知爲患也余知公最深者自其初下車已先衆人而知之矣今獎勞事至喜其善之章於人也適同僚諸公屬余爲文以賀故不辭而爲之序

勉齋遺稿卷一

圭

壽王公進之八十詩序

王公遷字進之其出處之詳予嘗聞之於其子矣景泰七年公以明經舉於鄉天順改元會試春官中乙榜擢授司訓任歷河南之鄭州及武陟及山東之商河所至士皆嚮服凡拔於科目者數人九載考最陞山東萊蕪縣尹甫五載時公年猶強壯乃力求引退遂歸休焉予與公竊同氣味嘗私慕其爲人而以不得一見爲恨然觀其子佐貳臨清州事溫厚坦易飲人以和無纖毫崎嶇險側意民以不擾而親士大夫

勉齋遺稿卷一

三

以忠信而附同僚以無猜忌而和誠無忝賢科而知得於涵濡家訓者素也故見其子猶見其父矣公今年壽八十與其宜人偕老一堂佐以拘於職守不獲奉觴膝下乃求縉紳士詩歌歸以爲壽而以序屬於予予惟命之修短實懸於天故壽雖人之所同欲而非人之所可必得者也雖然修之短之亦由我致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五福一曰壽必繼以攸好德傳曰仁者壽蓋謂是也是故重厚寬裕者必壽恬退廉靜者必壽世未有浮薄競進之徒而台背黃耆者

王公起自儒職而登有司當仕進方開之日急流勇退於勢利紛華澹然已謝絕矣及觀其子之性度器識則又知公爲寬裕重厚人也以寬裕重厚之人而有恬退廉靜之節殆易書所謂積善好德傳所謂仁者歟然則今日壽躋臺耄夫婦齊眉以樂子孫之盛亦福善自然之理也雖然予又聞仁者必有後而壽又爲享福之本以公之氣節滋培培植源遠益長豈獨自厚其身庇其子而已其孫枝之秀將必有賴焉者今其子貳守君仕進未艾而其孫某又聰敏俊拔問學將有成他日推恩褒封之典可立待而目擊而公之福壽詎有涯哉詩曰如山如阜如川之方至予請頌之以爲壽筵祝

勉齋遺稿卷一

三

宗譜序

譜之作尚矣國有史郡縣有志家有譜一也自遠古以來上自帝王下及氓庶凡著姓顯氏雖歷千萬年其世次族屬可得而考者以載籍之傳也况譜之作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知宗系之所自支派之所別愛敬親長之念敦睦嫻卹之風自不可已者皆譜之助也吾族之來遠矣卽今族屬五百餘人皆淳厚以耕讀爲業不知其他永樂初年變於鬱攸因失故譜蓋自明字行以下悉能知之而忘其始祖之行諱

勉齋遺稿卷一

五

與其所由來故譜不敢妄作也善淳二世兄弟子姓既多且家勢饒足人亦奇偉特達拱廷伯祖始以儒業顯其後奕葉相繼子弟斌斌雅飭遠近莫不稱慕先從伯父廉十提舉府君屢嘗竊歎失譜然未暇作也寧陽尹廷用兄寧德尹仁卿兄豐城尹廷器兄長沙郡守姪本弘屢欲修譜皆以源流未明輒不敢舉世傳始祖出自鄭侍郎之裔分居灌江欲往求其源予深思之武襄不祖梁公後世以爲有見載籍所記凡諸姓氏皆自古侯王之裔其後子孫式微或傳或

絕忘其祖之所自者多矣故修德累行代有其人則其宗系愈遠而愈顯倘子孫不修厥德則湮微衰颯至有以譜嚮諸人者然則吾族之顯不顯傳不傳奚必遠引某祖爲哉思祖先之開創世世修德行道以永吾族之傳可也譜成願吾宗人思之曰本本水源同出一派毋胡越其心篤恩愛崇禮讓相任卹以厚善之族族豈有不昌者有明正德丙寅歲明二府君來孫奉直大夫知湖廣道州事滿拜撰

勉齋遺稿卷一

五

掌大名府事山東右叅政李侯德政碑

古之爲政者其惠澤及人皆自其得於心者推之至誠懇惻一念流通故雖無赫赫皎皎之譽而民自愛之至有已去而不能忘者苟其中無所本徒恃權勢法制以爲刦人之具則一時令行禁止若可矜夸然欲其懷來親附出於中心則必不可得孔子曰爲政以德張子又爲之說曰爲政不以德則民不附且勞此吾儒論治家法也第以是言施於今日縱不以爲不識時幾焉知不目以爲罷軟而黜之耶其有自信

勉齋遺稿卷一

毛

而終始行之者其亦難矣吾友李侯自讀書時便以利民濟物爲念旣而擢高第立諫垣其有獻納卽其一念之所積者以弘治某歲出守大名朞月而頌聲作數年而一致父老十餘輩自大名來踵門而告予曰吾郡李侯惠吾民公亦知之者請言吾侯之爲政比因河朔饑饉盜賊竊發侯下車來勞來流移勸課農桑立約束謹巡邏而盜自銷沮比年郡無儲蓄荒歲告飢侯乃曲爲區處糧積鉅萬而民賴不流郡城臨河水多決溢侯修隄防凡六七十里而河不爲患

小難艾家口及濬縣橋梁傾圯侯各經畫以濟之而民不病涉他如懲別奸頑不少假貸養視鰥寡時加矜恤尤能急所先務時造學宮幾垣壙造禮器督課程厚庖餼數年來吏民鄉於教化興於行誼和氣所召至於穀麥有二岐之秀野蠶有成繭之祥馬生二駒鳩哺廳梁蝗不入境此皆鑿鑿不可誣者幸而朝廷以治水功擢山東右叅政仍掌吾郡事今又不幸而促吾侯往叅大藩今將終去矣將刻石以永吾民之思且知公亦嘉其善辭必不靳政跡其實以請予

勉齋遺稿卷一

文

惟百年之譽不可以非道干且民愚而神率難轉移前乎侯者有矣後乎侯者未必不尤賢於侯也而獨德於侯者何哉民猶可也蟲鳥異類蠢無情識尤不可以術而動也縱使侯有是政而不根諸德則亦矯飾外貌不過幹濟能吏而已奚足以及茲予聞侯在大名其老老長恤孤之政皆躬身率之忠誠慈愛之念積久於中而感孚於外故驩欣交通物且動之矣庸疑於民乎民不忍忘則碑之樹良可書而可頌也世有居其位而詬民不已知者民非不知也無德

以爲政耳政不自德猶尚不感況爲酷政虐政者邪
李侯名贊字廷玉登戊戌進士世家臨汾予嘉其自
信而樂其有徵也故爲之書

明故朝列大夫知德州事王公墓誌銘

弘治十有三年四月廿日致仕德州知州王公卒年
六十九以翼月某日葬附臨清某里厥考之塋次前
期其壻劉師賢手公行狀乞銘于予曰知州公將以
某月日葬宜有銘其嗣子維翰方在苫次不得跣以
請予曰公行宜銘矧子以義請予奚容辭按狀公諱
縉字朝用號集義軒其先世居順德之邢臺曾大父
利貞經歷鳳翔生大父遜遜生勉是爲公考正統間
爲臨清知縣城池公廨多所建立公自幼卽知抑畏

稍長好學年十三隨知縣公于官日親庠生醇謹有
學者肆力講求脫去凡近十八歲厥考卽世遂葬于
臨清因居焉服闋歸順德補郡庠弟子員時山東歲
飢詔下郡縣生有願輸粟者聽入國子監讀書公起
應例踰數年授廬江知縣能周思民隱任甫二年積
穀數萬斛值明年歲歉發倉廩賑貸民不知飢其無
力耕種者爲給牛具或資以穀種民藉是得盡力于
農歲乃大熟時荒頓之餘男女嫁娶尚多愆期公微
示鄉閭革僭侈從簡質有弗聽者治以法因而婚媾

者百餘家在縣數年凡爲民生養安全計者類若此
故民樂歸附戶口增倍都憲滕公課其能爲直隸守
令最上疏旌異又欲薦爲揚州守章已具而公丁內
艱去服除復遷孟津縣悉以治廬江者治焉聲聞益
著爲當道禮勞者數四凡六年陞德州知州州當水
陸要衝羽檄交馳政務膠轕公從容應酬百爲悉理
宦遊往來者咸德之州民畏威服義無弗率者遇司
府有疑獄冗務咸推心諉任焉事集且辦時有蝗爲
災田野涸涸公引咎自責曰爲政不職罪宜丁我躬

小地齊通稿卷一

三

民何爲也乃沐浴更衣禱祀于壇明日烏集徧野相
率食旣乃獲有秋至今民猶爲頌九載秩將滿州民
恐公他擢相與保于都臺鳴于吏曹乞留于朝廷遂
陞公四品俸仍掌德州事公初志益篤不少更轍時
巡按山東陳公暨都憲王公交檄褒其賢重加優獎
又四年公以年老致仕還寓臨清又八年乃卒距生
日實宣德壬子六月十二日也公配胡氏高唐故族
藹之女也子男一曰維翰國子生女四長適義官胡
鼎次適王府教授薛澄次適劉師賢又次適胡尚仁

俱臨清州庠弟子員孫二長蕃聘段氏次蘭尚在襁
褓公性敏達體貌奇偉愛賢好客凡所接士夫雖素
無識者亦厚禮之事母孺人孝迎養于官左右順適
其意處鄉邦怡愉遜順雖對妻子童稚亦未或傲然
自大也仕宦三十餘年歸之日囊無厚積至其沒也
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王氏之先世多令賢公嗣其芳領州作縣勞來不倦
公遺其康愛人盡已謙冲以處公德之光休矣嘉跡
勒之珉石公後其昌

小地齊通稿卷一

三

故嘉議大夫浙江右叅政王公墓表

弘治己酉十二月三十日浙江右叅政王公以疾卒于家後七年葬於城西南祖塋之次是歲配宜人沈氏卒將合葬其子民皞懼後之人無聞知謁余泣且拜曰先人嘗獲私于先生今卒而不得先生文猶不葬也願賜一言以發其幽潛予辭弗獲按狀公諱勤字而勉其先浙之會稽世家始祖仕知某府自淮西廬州遷居於越五代孫克謙以宋室懿親賜爵開國伯高祖敬祖曾祖士貞俱有潛德祖文彬第進士初

邑縣志卷二

墓

仕濟陽縣令坐事請戍被召再仕至武邑學教諭卒於官因家焉父德遵以經明行修舉仕司訓陞教諭封兵部員外郎母呂氏封宜人公生而聰慧甫六歲嘗居舟中縱觀曰川流不息矣夫又嘗經燒地見萌蘖卽誦古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旣而讀書強記穎悟過人年十六游鄉校問學湧進日肆力于文其辭醇正光明又善吟咏士林宗之正統丁未領鄉薦明年戊申登進士第選翰林院庶吉士又明年已巳授南京夏官某司主事志尚廉介俸祿之餘一

介不取景泰丙子陞駕部員外郎天順庚辰陞揚州府知府清節益勵食飽衣惡終無厭數語及營產業輒斥拒之同年或故舊當道者絕不私謁郡有蕭姓巨富輸粟授揮使侵漁害民莫敢誰何公具奏論以法由是豪猾斂跡其爲政務在擊強植弱類率若此公篤于孝迎侍二親于揚會上推恩褒贈命下之日扶父出迎步履以從揚民聚觀稱歎後以事改寧國其律已治人不少變更巡撫巡按交章旌異成化庚寅丁父艱至家囊橐蕭然歷官二十餘載而無宅于

邑縣志卷二

墓

都無田于野鄉人訝之壬辰暫厝父柩於邑城之東里癸巳起復之部會宣州綺貢弗精時公已去任竟以例降懷慶同知中途復丁母艱丁未合葬父母于邑城之南三里許丙申服闋丁酉復任蘇州并年陞徽州太守徽地僻民煩出而逐末者衆出引受金動以千計謂之堂食錢公悉罷之惟收鈔貫入公帑吏民皆曰此當受者然况其餘乎人莫敢以私謁坡市夜火公起而衣冠叩首祝天頃刻雷雨大作火尋以滅辛丑陞浙江右叅政治尚寬簡惟日夜孜孜以宣

上德恤民隱爲事甲辰以老致政于家吟咏嬉遊笑
傲山水間竟日不倦平居未嘗疾言遽色行于鄉不
爲崖岸而人自敬服享年七十而卒所著詩文甚富
集而未刊目曰蜚響配宜人沈氏諱遜其先處州沈
五村鉅族自先朝已籍武邑之趙橋會祖忠仁祖德
真俱業醫與農不樂仕進父以信補邑庠弟子員以
鄉貢歷任環桐城汾西翼城四邑令所至有政聲宜
人自幼警悟動止有則端重寡言笑父母甚鍾愛之
訓以孝經女教諸書輒成誦識其大義習女紅不待

卷一

七

教詔而自極精緻及笄時父已卒維母在堂暨兄諱
雯字濟民者與之相攸知公才器不凡遂歸焉旣歸
事舅姑克隆孝敬公在配君子無違德公歿訓子女
甚得母道卒之日享年六十七子男一人卽民俾也
女六人允潔允秀允靜允莊允端皆適宦族孫男一
人女四人惟公以剛介廉直之資出而歷官中外終
始一節宜人克相君子以正厥家以成令名而皆以
壽考終斯皆卓然可書以示後世矧其賢嗣能道述
先志不泯于後是宜撫其實表諸墓道以爲將

勸焉

祭三二伯父伯母文

在昔曾祖有子五人枝分派演子孫繩繩念我先君
與我伯父裔出一源實同會祖會祖及今已垂五世
子孫雖多同居一處朝夕歡會出入相隨門戶徭役
伯父支持歲時伏臘杯酒爲壽笑語喧呼兄弟後
數十年來家門禍災諸伯叔父相繼而摧獨有伯父
老而猶健姪忝登科喜盈於面時維伯母病臥于牀
自我北上天各一方後官臨清每有書至謂我伯母
病久乃逝繼聞伯父亦以疾終百歲光陰迅如飄風

嗚呼老成輩行皆已凋謝小子後生于何倚賴事有
紛糾誰爲主張時有危急誰與商量嗚呼異日歸來
無復相見回首故鄉此情戀戀因兄南返薄具一觴
緘辭千里表我寸腸嗚呼哀哉尚享

祭同寅劉先生母文

人情有所大欲天顧拂之徒使人悵快於其中嗟令似之赴任以去年之仲冬夫人在堂年已垂白既而促使迎養適雪阻之弗通期以今春而來會僉謂得一拜其儀容會日月之幾何乃計音之忽聞嗚呼相厥夫子榮授花封而二子方向仕進吾知夫人其無遺悵第不滿者親之望子期一見其顯榮而子之深願亦欲以祿養其終今此望兩辜矣茲蓼莪之誦徒苦而風木之恨無窮予輩辱令似爲僚友而諸生皆

勉齋遺稿卷一

七

與坐乎春風慙慙一奠爰告其衷神無遠而有間庶來格而來宗尚享

祭義塚文

生而可哀曰鰥寡之無訴死而可哀曰客亡于道路爲民司牧此宜垂顧夫生養死藏人孰不欲不幸而身死異鄉則父母弗及臨妻子弗及哭力不能載柩而歸乃附殯于荒寺之寂寞至經年而暴露或斧棺而棄骸骨日曝風飄雨漬水宿蟻萃于頭蠅穴其肉嗚呼乃致精靈薄鬱魂魄弗寧或悲號于月夜或哀嘯于風晨傷天地之和氣召水旱之薦臻倘一念之及茲宜如何其痛心臨清治南有廟自先道路死者

勉齋遺稿卷一

美

往往寄焉積愴成丘滿目淒然適憲副之節鉞鎮是州之明年當惠鮮之政暇立義塚于平阡會軒車之過廟覩屍柩之相聯乃徬徨而回顧憐中心之惘然命遷葬于義塚督浮屠以守看俾無依之寒鬼咸瞑目于九泉嗚呼澤及枯骨今有西伯魂其來栖其究安宅尚享

勉齋先生遺稿卷二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孫梁敬輯

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論

德極天下之實則驗於外者盛矣何也誠則久偽則息誠則著偽則泯此常物之大情也苟其德之在我者襲取強爲而徒欲竊是名焉吾見作而易輟成而易僨雖或可以誇耀一時亦將日銷月削而終於泯沒矣聖人也者純乎天理而無少私僞以雜之常久不息光輝日著有默之而不能藏遏之而不可禦者

勉齋遺稿卷二

一

其德澤之流至於浸灌一世而功業之顯至於丕冒海隅一至誠爲之也故鄭氏曰至誠之德著於四方夫豈無謂而言之歟予因是而廣其說夫天下之事物未有不本于誠也有不誠則不能久無不誠則其久也安得而自泯滅耶是故本實有本也則自拱把之小而至於參天翳日否則朝榮夕枯矣水實有源也則自涓涓之細而至於懷山襄陵否則朝盈夕涸矣而况於人之德也乎蓋嘗觀乎霸者矣五霸者流夫豈全無是德而可以爭雄取威哉顧其德雖有一

二可齒然未免雜之以私意參之以詐力或有慕而然或有激而然或迫之而不能不然皆其中之不誠也惟其中有不誠故以服人而人不信以感人而人易忘赫赫之譽雖足以聳動鄰敵未幾而迹已敗矣煦煦之恩雖足以驩虞百姓旋踵而怨已生矣是故其氣促迫其事暗昧其規模狹隘其功淺薄而終歸於湮沒焉彼五霸莫盛於桓文桓文主盟中夏雄長諸侯功若著矣然桓公薨天下不復知有齊文公沒天下不復知有晉能幾何時而向之事業若波流灰

勉齋遺稿卷二

二

燼蕩滅而無餘亦以無誠爲之本耳噫觀五霸而後知聖人之誠焉有聖人之誠而後可言事功之著焉夫聖人之生清明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其德之實與天地而無間以言其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言其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禮爲實禮無貌恭而心違也知爲實知無以察而爲明也靜如是動如是深宮如是大廷如是幽獨靜暇之中如是政務紛錯之際亦如是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

無一毫之不滿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惟誠則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彌中炳外而功業之著有至盛極大而不可言者焉是以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自其有仁義之德則仁以育萬民義以正萬民而仁義之功著矣自其有禮智之德則禮以齊萬民智以察萬民而禮智之功著矣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深恩厚澤浸灌百世之人心而不可磨豐功茂烈掀揭宇宙之間而不可掩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何

勉齋遺稿卷二

三

修而然哉曰誠而已矣古之人若堯之允恭克讓舜之溫恭允塞禹之祗台德先湯之聖敬日躋文之純亦不已武之建其有極皆有得乎至誠也故其功業之著有曰黎民於變時雍焉有曰四方風動焉有曰聲教四訖焉有曰兆民允殖焉有曰光於四方焉有曰永清四海焉此著於四方之明效大驗也借有不誠而其表裏隱顯未免有二致則所謂的然日亡暗焉而已耳塞焉而已耳著於一家且不可况著於一國乎著於一國且不可况著於四方乎彼五伯之徒

正坐此病焉耳焉可與語誠哉雖然豈獨五伯也後世若漢若唐若宋其治效雖若可觀然用計用數與聖賢所作天地懸隔故先儒有曰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宋亦未純乎王也則其事業又安有正大光明如二帝三王者哉以至誠而御天下者端有望於聖天子矣

勉齋遺稿卷二

四

養士莫大乎太學論

人君欲人造天下之士則於首善之地不可不加之意焉夫首善之地教化之所由出也賢才之所由成也人君欲舍此而求造士之效則道德不一風俗不同而士氣乖士氣一乖其害吾治有不可勝言者是故人君欲大造天下之士將取之以爲他日用焉則于先務不可不急也急先務者則必于首善之所飭其地擇其人正其法羣天下之俊髦而涵育薰陶焉及其成也道德以一風俗以同而賢才衆多天下化

勉齋遺稿卷二

五

成之效可以必如吾志求其端則惟在於首善之地而已首善之地謂何曰太學是也養士莫大乎太學仲舒以爲武帝告其深識治體者歟今夫人君之有天下其富貴可以獨享其威柄可以獨持至於分其體以圖其治焉則不能不有求於天下之士也是故大而位台鼎秉鈞軸小而領州縣釐衆務凡百司庶府之在天下者必須士以克焉須士而用之則不可不預有以養之養之于其先而後可取之于其後此士之所以不可不養也是故氣節不養則或流於諂

諛或流于慘刻或流于邪僻固陋而士習不正矣學術不養則或雜于縱橫或雜于黃老或雜于刑名術數而士尚不端矣士可以不養乎養之其可以不正乎譬之木焉梗楠杞梓其材非不美也然必培植之灌溉之以待其成也而後可以克梁棟驪駟駟其質非不良也然必調習之鞿控之以俟其熟也而後可以服駕馭士而不養吾恐無良材無善俗其國空虛而緩急無以取辦矣然養之有道焉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而已太學者天下觀望之所先焉風化

勉齋遺稿卷二

六

之所出焉英雄豪傑之所萃焉是故拔凡民之俊秀而羣之于鄉學則鄉學者凡民之師表也拔天下鄉學之俊秀而羣之于太學則太學者又天下之師表也太學不立則師異其教士異其習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牆而道德不一道德不一則風俗不同風俗不同則所謂人才者非諂諛刻薄之流則邪僻固陋之輩非縱橫黃老之術則刑名數術之儔而善治不興矣噫春秋戰國吾道分裂而士氣日卑者職由此也是故善治天下者百司庶府之未立不慮也紀綱

法度之未備不慮也太平熙皞之未見不慮也干戈
倥偬之餘汗馬間關之後而必首建夫太學焉太學
一建則職焉修焉有其處息焉遊焉有所若是足
矣曰此養士之地也庖廩以給其饗殮寬賁以復其
膏調若是足矣曰此養士之身也詩書禮樂以養其
性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養其倫理格物致
知以養其知誠意正心以養其德齊家治國平天下
以養其事業若是足矣然又必擇其人以養之天下
有道義德行孝弟博聞之士延聘敦遣萃于京師使

士之俊乂者朝夕與之遊而從事焉師必以大學之
法而爲教無異教也弟子亦必以大學之法而爲學
無異學也漸摩成就日改月移擇其中有德成行高
者俾爲太學之師以養天下之士是固太學之所養
也又擇其有純良敦厚者俾爲鄉學之師以分養天
下之士是亦太學之所養也必若是而後養士之道
備矣養士于大學則道德一而風俗同所講者皆正
道所守者皆正法所行者皆正行熏蒸醞釀之久激
勵刮磨之餘吾見濟濟乎彬彬乎端人正士良材碩

德雲集霧滂于其間蓄之富而收之多若鄧林之木
天廐之馬以之使明堂可也而爲桷爲榱亦可也以
之駕乘興可也而以戰以攻亦可也布列百僚克滿
庶位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由是而朝廷正由是
而百官正由是而四方遠近莫敢不一于正諸福之
物可致之祥由是而畢致矣其何以得此哉亦曰養
士于太學而致然耳是則爲治有要教化有本得其
要與本則惟所欲爲而無不如意不然則亦徒做精
神而已此仲舒之言所以爲深識治體也雖然仲舒

豈無爲而言哉蓋自漢高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
文景之世雖稱富庶于稽古禮文之事則謙讓未遑
是時漢興已百年而太學之立猶未聞也故仲舒因
直言之詔而首舉以對焉厥後武帝興太學修制度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則仲舒之
言有以啓之也歷唐及宋皆待繼世而後立惟我神
祖得國之初首詔京師建立太學屢勸詔諭戒飭諸
生可謂深達治化之本原而高出千古矣百餘年來
賢才輩出教化休明仲舒所言之明效大驗愚何幸

身親見之

勉齋遺稿卷二

九

伯夷太公出處不同論

觀聖賢出處之迹雖若不同究聖賢出處之道則未始有異何也蓋事不同而理同理同則易地皆能爲之矣夫臣之於君天冠地履義不容易此萬世之綱常也民之於君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此隨時之理勢也伯夷於商則君臣之義重太公於商則君臣之義輕然則一臣周而一不臣周其義較然矣區區出處之跡奚宜拘耶在昔伯夷太公皆商之賢人也想其義概凜凜豪邁不羈以獨醒之目而視皆醉之世睥睨乾坤何等時也以獨清之操而處皆濁之時笑傲軒冕何等物也一避紂而居北海之濱一避紂而居東海之濱掩目淵潛盪耳山棲若將終身焉者此其始之同也及其後也太公則釋渭濱之竿乘後車之載旣而亮武王陳牧野鷹揚功著而勒名太常其視商君不啻若敵讎矣伯夷則潦倒海濱之隱廢勒叩馬之諫旣而歌采薇絕周粟餓死首陽而列名逸士其終始爲商若有不能解於心者此其終之不同必有大義者在而經生學上不可以不講明者也愚亦

勉齋遺稿卷二

十

嘗究之矣禹稷救民而顏子修己蓋以同室鄉隣
不同也曾子遠害而子思死難蓋以臣與賓師位不
同也舜則封象周公則誅管蔡隨事而順理因時而
處宜其可以差殊觀也哉假是而觀伯夷太公之事
則理有不難辨者矣何則伯夷統嗣孤竹受商之爵
土爲商之諸侯於商則臣矣太公投竿渭水身不維
商之服口不食商之祿於商則民也臣於其君有死
無二而不可不守萬世之經民於其君無道而誅之
不害其爲救時之義使伯夷而爲太公之佐周則君

勉齋遺稿卷二

七

臣之倫廢視其君如寇讎視其國如傳舍如五代馮
道之爲豈非萬世之罪人乎使太公而如伯夷之拒
周則君國之道亡避人而絕物遯世而離群如晨門
荷蕢之爲得非鳥獸同群者乎是故伯夷之死不忍
商祀之滅亡太公之出不忍生民之塗炭伯夷爲萬
世之綱常謀太公爲一時之民命謀其出其處理各
有當而易地則皆能爲之奚可以其出處之異而伯
仲其間哉或者又曰微子歸周而子陵辭漢則於伯
夷太公之事又若有不同者微子何以爲仁人子陵

何以稱先生哉蓋微子作賓于周未嘗爲之臣也光
武欲以官爵屈光不能待以賓師之禮也賢者伸縮
變化與時卷舒執一而觀則爲子莫之中矣

勉齋遺稿卷二

七

諸葛孔明可謂大丈夫論

舉外物而無以動其心則其所成就者偉矣夫天下之事功未有不出於吾心也誠使生於覆載間而爲一世之偉人人豈不欲哉顧以一念之間不能忘乎外物則權勢富貴舉足以搖吾之志是以頽墮萎薺幸淪於汙下而不知惟夫君子之志壁立萬仞舉天下物欲不足以動之是非義利判然於中知所以爲國謀爲天下謀而不知爲吾身計故其智慮日益精明威望日益隆重而所成就者至於光昭宇宙輝映

勉齋遺稿卷二

十三

古今要自其寡慾養心中來也知乎此則諸葛武侯之爲丈夫可得而論矣請申文定公之言夫均是人也而有謂之大丈夫者誠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定天下之大議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其直節勁氣足以立天下之大閑德業聞望可以冠天下而名後世然後可以稱是名名之所在人孰不慕之自非其病心喪志皆願其身爲大丈夫而不願爲小人也然爵祿權寵足以奪人聲色貨利足以淫人良田廣廈子女玉帛凡勢利之在外者皆足以溺人之情

勉齋遺稿卷二

十四

性惟其於此有不能擺脫焉則營營役役日夜之所圖謀者但知爲身而不思天下之安危但知爲家而不念生民之休戚故志趨日卑功業日廢墮坑落堙而不知其爲么麼鄙小不足齒之志也奚大丈夫之足云哉故有人於此出而建不世之功負不世之望光明雄偉有非尋常人物可擬者必其於勢利紛華澹然無所好者然後能爲之是故志不在溫飽者然後能正色立朝先天下之憂者然後能爲太平事業親扶日轂逆虜授首必無地樓臺之士麻拜中庭縉紳相賀者必田園貧宰相也誠以吾之志不苟於利誘則義利之大分吾能辨之禍福之大機吾能識之國家之大任吾能負荷之士君子立身之大節吾能執守之人見其志慮之大威望之大德業之大而爲大丈夫者要非其慕富貴者然後能爲之也萊根可咬則百事可爲豈虛語哉三代而下有得於此者吾於漢之武侯見之矣當奸雄割據之秋正天下雲擾之際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其出處之大節固已大過人矣侯以漢賊不兩

直杖鉞西南聲討賊之義于天下而三綱九疇賴之以不墜其建立之大計又非大過人者不能也其治國也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也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爲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此大丈夫之事業與日月同其光與秋霜同其烈與古今同其悠久人皆曰此大丈夫也而不知其爲大丈夫者誠以武侯本原之地清明冲澹而物欲不足以汨之耳方其初也蕭然草廬之中資衣食於耒耜之業擁膝長嘯不求聞達顧豈有一毫富貴之念迫

之而起哉孟子所謂祿之以天下繫馬千駟弗顧者也及其膺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亦何所顧而不遂然終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果如平昔之所言卽是而觀之雖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事業之所以宏偉者亦以其清心寡欲不溺於富貴而然耳惟不溺於富貴也故忠誠一念惟在社稷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不以成敗利鈍易其志但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則其爲大丈夫者顧豈無本而至此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文定以侯爲大丈夫其有見於此乎然苛於責備者則曰義利之大分侯其知之至於細微之際則恐侯亦未能察也取劉璋一事豈盡善者乎嗟乎聖賢之學固求正於其大而亦致謹於其細觀侯讀書之時不務爲精熟而獨觀其大旨則所學固不能無駁者在然三代而後光岳氣缺士無全節久矣如侯之無心富貴君子方喜其磊磊落落能獨立於塵俗之表固未暇以是少之也責人斯無難學者其無以春秋之法責備武侯

云

風俗策

玩道德齊禮之言則知聖人以正風俗爲本觀聽訟無訟之說則知聖人以正風俗爲貴何則風俗既美則天下之事可理倉卒之變可禦而治道行矣不知出此而惟末是圖則雖敝精神竭智力而其忠有不勝言者此先賢有云護風俗如護元氣也至於得其道而端其本以爲省方設教之術則舍吾夫子德禮之言將何以哉知乎此則執事發策之意或可得其槩矣夫俗吏之徒事之在目前者則知以爲圖而千

。勉齋遺稿卷二

七

百年之計則慮有所不及禍患之顯著者則知以爲禦而其爲無形之害則智有所不周風俗之壞無形之害也風俗之當厲千百年之計也俗人慮不及遠而笑以爲迂濶又奚怪其然耶獨不觀之一家之內弟攘其兄子背其父奴侮其主則乖爭忿戾雖有千金之產吾見其喪無日矣况流離貧賤而能相守乎天下猶一家也誠使上無教化而下無風俗則利欲之爭不息詐僞之風日熾刑罰雖峻訟不可得而清矣欺隱者衆而民數不可詳逋負者多而田賦不可

。勉齋遺稿卷二

大

覈賦斂雖巧財不可得而足矣胥賊膏虐不知路不拾遺之教盜賊何自而斂相離相叛不知尊君親上之義軍伍何自而強又况水旱交作而邊防有警則素無信義以孚其心一旦委而去之如土崩而瓦解如鳥散而魚驚所謂沉寃產蛙死而弗去者必不可得矣凡此皆風俗不美之故也誠使風俗既美則民知供上而財賦足民知遜讓而爭鬪簡廉耻之風興而盜賊息義理之勇振而軍士強以和召和不惟無水旱之變干戈之禍也即使有之民心維繫固結而不忍背國家亦賴以爲安矣夫金穀今藩司之所職也刑獄盜賊今臬司之所職也兵馬今閫帥之所職也天下之事無有重於此者而不知風俗爲尤重焉第其效遲而大其害隱而深以故人不知之耳然欲振風俗又顧其權位之如何誠得其位而操其權則令之使必爲禁之使不爲賞之使勸罰之使懲惟吾操縱而已驗其俗之厚薄爲吾教之重輕其俗淫則教之以耻其俗侈則教之以儉其俗嗇則教之以禮其俗好爭也則教之以讓其俗尚鬼也則教之以先

王之典所謂省方觀民亦不過如是而已山東濱海一隅生未嘗徧歷而知其詳也然風聲氣習大抵相似姑卽可見者而言之市沽羣飲終日嬉醉車馬服飾僭越華侈其奢可知也樂戶倡優環市徧野招引寇盜之來陷溺子弟之性其淫可知也供佛飯僧相爲崇高而不務衣食棺槨之資焚香拜廟相爲誘引而不顧四時祭祀之禮塵市有濫惡相欺之物問里有漁獵害民之人所以傷風化壞人心起爭訟致流移者悉由於此今欲爲救之之道亦惟黜其所尚而

。勉齋遺稿卷三

九

示之以禮教耳羣飲有禁服飾器玩違式者有禁設祠祭崇淫祀者有禁娼妓不得以客吾之地漁獵不得以擾吾之民濫惡不得以鬻吾之市而一以禮教先焉冠婚喪祭文公著爲家禮最爲簡易至當而可行者宜使家習此書而勸罰加焉而復以誠道民之信以讓道民之敬以親親道民之愛以敬長道民之弟如是而積之以久則民知趨向庶幾風俗可清而庶事可理矣雖然究其本則又在上之人有以倡率之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大學曰一家仁讓則一

國仁讓孟子曰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端本澄源之論也苟或令民如是而所好又如是責人如是而自責不如是不復任其所尚而且復以所尚先之則亦淪胥而陷於浮薄耳草野之士不識治要姑撫其所聞如是然芻蕘之見聖人擇焉倘垂取錄庶幾觀民風者爲一動心

。勉齋遺稿卷三

十

禦戎策

談禦戎之策必本末具舉而後其說爲無弊司禦戎之寄必緩急有備而後其道爲始得夫修其本則有以銷禍於未形而平居可以無憂治其末則有以遏亂於已至而倉卒可以無患何謂本德業綱紀是已何謂末兵食攻守是已苟爲務末而遺其本則吾中國腹心之患固未可以勝言至於末不之究則彼外夷手足之患抑亦無以爲備矣愚生從事章句過闕大計何足以知之然明問之及有不容默者古之聖

勉齋遺稿卷二

主

王周思遠慮其於禦戎之道固兼本末而舉之舜之時在內則命官去凶以爲強固之術在外則奮揚武衛以爲備禦之方故卒之無怠無荒而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故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其後中微宣王承之內修政事外懷夷狄而周道粲然復興先儒朱子之言蓋有見乎此其意正謂邊境固在所禦而其備則在朝廷非謂邊境不足慮也兵食固在所急而其具則在紀綱非謂兵食不必務也威強固在所恃而其本則在德業

勉齋遺稿卷二

主

非謂威強不必用也竊嘗觀之外夷猖獗擬我邊庭軍勢搶攘危機告急及此時而欲以德業紀綱制之固亦晚矣然徒事乎邊境而於此則漫不加省焉吾恐諫諍之途日壅佞倖之勢日張爵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其害將至於兵愁民怨盜賊繁滋所謂枝葉未害而本實先撥秦隋之禍可以鑒矣本顧可緩哉然則今日之務本固在於修德行政用賢去奸立紀綱厲風俗汲汲而不可一日已者也若夫兵食之資戰守之計則必先知其弊而後可言其利夫三軍之衆所倚以爲輕重者將帥而已其次則士卒器械軍儲馬政有皆不可緩者焉然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今日總邊計者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惟務剗剗以爲交通求進之資素無韜略以爲決敵制勝之具此其爲將帥者如此也殷步諸司皆市井浮浪之輩諸路禁旅盡田中脆弱之夫占留者多而素無教閱私役者濫而縱意誘求此其爲士卒者如此也以至器械之不精軍儲之不給馬政之敝陋皆未可以

悉舉然則欲定北虜以靖疆場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可也將帥之選必也精神以感召之氣類以招徠之如高祖之齋壇一拜以收無雙之信如光武之岸幘一迎以屈善兵之援必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而授之則將帥無不賢矣練習民兵以益其備削奪占留以歸其伍而又恤之以恩威之以法制之以整肅感之以信義如曹公瑋之在陝西如种世衡之在青澗則士卒無不强矣講明中國之技如鼂錯之言則可以精軍器開廣屯田之利如充國之謀則可

以益軍儲申明監牧之制如毛仲之能則可以增馬匹夫士馬強兵食足而又統之以智勇之將隨機應變出沒如神吾知以守則堅以攻則破而膽寒之謠出稱藩之禮見矣愚也履歷未深識見未的固不敢僭言經略之要然圍碁破敵長嘯卻胡亦書生事也惟執事幸勿以爲狂

元明策

稽諸往古則成敗之由固爲可推鑒諸近代則得失之迹尤爲可見夫自天地以來而有史書之作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瞭然如指諸掌然鑒諸遠則其事猶茫昧而無以爲戒鑒諸近則往轍覆亡之餘人心懲創之後陳踪故迹昭然猶在其所以警人心而垂鑒戒尤不能不惕然者此陸賈之喻秦賈山之借秦所以有感於高文也愚也載觀史籍感歎興亡亦有憤於中而欲吐者明問下及烏能以默默耶夫生人之

勉誠遺稿卷二

五

道有君臣父子焉有夫婦長幼朋友焉此五者扶植宇宙之棟榦奠安民生之柱石由此則興悖此則亡由此則治悖此則亂由此則爲中國悖此則爲夷狄古今得失之故雖亦多端而其大要則不越此愚請孰是以論元之失我朝之所以得天下可乎且中國者帝王自有之中國非夷狄之中國也元以胡人之種入主中國已爲古今之大變况自有國以來三綱不正九疇不敘弟收兄嫂以爲常子烝父妾而不怪當是時也譬猶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而環宇宙之間

皆腥膻淫穢之氣加以順帝悅天魔之舞行運氣之
 術荒淫敗度國正不經凡刑罰號令之在天下者一
 切寬縱廢弛大壞而不可收於是強藩拒命盜賊嘯
 聚太祖高皇帝以兵定北而順帝遁矣元之所以失
 天下者其不在此乎太祖以中國帝王之資紹中國
 帝王之統已出尋常萬萬矣况其舉事之初特以憫
 夷狄之亂華拯生民之塗炭招徠豪俊芟刈羣兇徐
 達常遇春輩以武功進伯溫景濂輩以文學進推布
 誠信敦尚朴儉陳氏之鏤金牀則命破之司天之水
 晶宮漏則命碎之重亂常之誅興太學之教使君臣
 父子之道燦然大明於天下仁義禮樂之化翻然昭
 晰於人心重整一世之乾坤再新千古之日月直欲
 追堯舜而匹三王我朝之所以得天下者其不在此
 乎夫元之所以失天下者如此我朝之所以得天下
 者如此然則繼自今爲繼體者當何如守成耶亦曰
 鑒其得則欣然而景慕焉恐今未如其得也鑒其失
 則悚然而警省焉恐我亦蹈其失也遠法近觀毋
 自逸則我神祖之洪基大業可以垂萬萬世而不墜

矣倘執事與進之則如賈之新書山之至言亦欲於
 丹陛下陳焉

邊餉策

任天下之責者必有先天下之憂成天下之治者必有豫天下之備蓋憂于前斯可始安於其後備於始斯可保治於其終苟其不憂不備與時俯仰而漫不加之意焉則倉卒事變之來悔無及矣此邊餉之乏所以不能不厯宵肝之憂與執事之慮也雖然廟堂自有長策顧愚草野何足以語此然千慮一得智者亦或有取焉夫兵之不可一日缺者芻與粟也其儲於邊方者歲固有常數其自近郡而輸者亦必有常

勉齋遺稿卷二

七

所蓋必有數年之積如古人所謂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而後可也今也邊報方聞而有司卽有乏食之請司國計者奏發帑藏以濟之朝廷又遣大臣以督之邇者又欲鬻爵以紓其急夫帑藏之積有限也邊警之變無窮也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變殆古人所謂割股以充腹也帑藏可以常出乎至於鬻一人之爵則必除一人之賦夫粟之輸者有盡而賦之耗者日甚殆古人所謂抱甕以止燎也鬻爵可以常行乎夫邊餉之缺其弊之所積必有自

來欲詰其故則事之已往者已不可追矣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臨政願治不如退而更化然則已往者既不可追矣將來者獨不可以更化乎又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必至於死亡夫三年之艾已不可得矣然蓄之不可自今始乎蓋嘗思之足食之道必先去其害食而後可以言足食之方今日糜費之弊亦執事所親見也錙銖於吾民之賦而泥沙於異端之奉漏卮於科斂之來而尾閭於權倖之賜兵不簡而冗食者多官不汰而僥

勉齋遺稿卷二

八

倖者衆今日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奈何亦曰朝廷躬儉素以爲天下先簡疲卒汰冗官賞賚有節費用有經如此則財可節矣而又勅在廷之臣歷考古今之迹條其可行之宜如克國之屯田可行也如耿壽昌之常平可行也如劉晏之權鹽利可行也得其人以主其事則必有成效可稽可以省輪輓之勞可以紓百姓之急可以禦戎狄之變士飽而嬉馬勝於槽如執事所言必可得矣管見如斯惟執事勿以爲狂

臨清地方便宜事上山東徐巡撫

東昌府臨清州儒學爲地方事奉本州帖文云云帖仰本學當該官吏照依案劄牒帖內事理各將地方應議事件益於政體便於君民不係現行事例該載者俱要明白開具揭帖限本年四月中差人徑自資送欽差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以憑採擇施行等因奉此切照卑職竊祿儒官茫無補報之益究心世故徒懷迂拙之謀茲益伏遇節鉞撫臨芻蕘詢及高叩廣納葑菲無遺慨觀當日之民輒陳

卷之二

元

一得之見自知無益於政體敢以塞責於文移恐懼冒言遂巡待罪謹將地方事宜四條開列於後須至呈者

一輕徭役以甦民困照得民供徭役在南方則十年一差蓋因丁多力衆民得輪流而間歇在北方則頻年不息蓋因差多戶少民須合併以膺當是故力合則差輕力分則役重今山東州縣於均徭數撥之外將空閑富實之戶收聽差銀兩者比之見役殆且大半是分其力也夫累歲差征已與南方之民十年始

一差者異矣所猶可藉者正在合力支持衆輕易舉耳而今復分其力是以役頻且重民不堪命貧者固已狼顧脅息間有富者兩遇館夫等役一轉盼之間而房屋地產已屬他人矣乞請今後編派差役每州縣通計戶則所出銀兩以十分爲率將八分均派各項軍重等役量留二分聽差以備逃亡事故之變庶幾衆力併而差役輕民有息肩之望矣一清夫役以杜姦濫照得沿河設立夫廠蓋止護送進貢進鮮等船除有關文者方許應付今沿河一帶勢要往來並

卷之二

三

憑手本索要人夫或凌虐而恐嚇或轉輾而請干船本下水而仍求上水之數夫已足用而猶覓添撥之多往往銳意索取隨手賣放中間雖係縉紳士大夫亦公然爲之覲不知恥有司畏勢奉承奔走恐後少不順旨則或明加叱辱或暗被中傷是故力疲於迎送而財盡於需求斯民創懸惟遺殘喘波流風靡積漸成俗朝廷雖屢下條約論以極刑峻罰而不能禁夫自古聖王愛重民力民力不節怨讟並興以故干天地之和召水旱之變况索取夫錢卽係不守名節奸

貪無耻較之恐嚇取財盜倉庫者事異而義同若不深爲懲戒竊恐爲害日滋乞請奏題今後士夫但係手本覓取人夫者許令管夫官將撥過夫數密切遞送巡撫巡按處月加查究憑此考注賢否候朝覲考察之年明列其罪貶降不宥其勢要家人子弟求索者責歸其主罪與惟鈞庶幾士夫知所顧忌亦且約束其家人子弟不敢復踵前風沿河夫役得以更休代息而無涸轍之患矣一興禮俗以革淫靡照得臨清地方爲南北之襟喉姦宄之走集市沽羣飲終日

兗齊遺稿卷二

三

嬉醉車馬服飾鬬靡爭妍而僭侈之風盛婦女娼優環市徧野招引寇盜之來陷溺子弟之性而淫毒之穢滋供佛餽僧相爲崇尚而不務衣食棺槨之資迎神拜廟相爲引誘而不顧四時祭祀之禮市廛有濫惡相欺之物閭巷有漁獵害民之人所以起爭訟致流亡壞人心傷風化者職皆由此嘗讀易有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其俗淫則教之以禮其俗侈則教之以儉又問禮者禁於未然之先刑者懲於已然之後是故淫靡不革禮俗不興而欲

致訟獄之簡不可得也究觀前弊惟禮可以爲防至於奉行而禁詰之者又在權重職專始可以有成耳乞請申行兵備提學二司明立條約痛加掃除督令儒學生員之家將文公家禮及家禮儀節講明服行首爲倡率又于每鄉每里各選聰慧曉事稍通儒書一人令其誦學抄寫呈式觀視詢問退而各諭其鄉之民務在略去繁文敦崇愛敬要於簡便而可行違者有罰遵者有賞自然禮義之俗作儉約之風行民可使富盜可使息而訟可使簡矣一汰冗官以靜地

兗齊遺稿卷二

三

方照得臨清爲咽喉重地故既有守備以扼其衝又有兵備以飭其武又有鎮守以總其權又各處糧餉於此儲峙以俟轉輸故既有內宦以督其事又有主事以監其收又磚版間座兩設其司故工部屬員分管其事竊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不治之事後世設官愈多而事愈亂民愈擾者何哉蓋自古官多兼攝後世官多剩員官少則民易供而獲其安官冗則弊日滋而遭其擾雖曰古今事有煩簡民有淳漓而設官因之

要之十羊而九牧民未有獲其安者也臨清里不盈百戶不滿萬而府司大府叢峙一方重臣要官薦食其地民何以堪哉且其間體統不正事多掣肘弊端既大奸穴亦多何以言之人命盜賊各司當與知之矣至於鬪毆等事既呈鎮守又歷守備而兵備不得以專其司是以彼此管撻身無完膚左右誅罰割膏入髓是體統之不正也倉庾糧斛各職當與收之矣至於出入操縱則既由西房又涉東監而主事不得以革其私是以官攢貪縱庇爲一家斗脚搜羅立名萬狀是好弊之多端也至於差使給役各相占據供張糜餼日費萬錢又有不勝言者然則設官之多本以治事反以害事本以安民反以虐民民何不幸而爲臨清之民哉竊謂臨清既有軍衛而以操練軍馬保障城池專責兵備之一司又有巡撫大臣以總鎮於上則地方亦可無事矣鎮守守備似不必設也不然睢陽亦要害地也而何獨賴一張巡哉糧儲既有官攢而以會計出入懲革奸濫專責主事之一官况以縉紳士人而鈐轄其間則倉場亦可無弊矣東房

西房似不必置也不然趙高亦心腹臣也而何亦收乃泰事哉至於管磚管閘務不爲冗一官總攝最爲便宜如愚言可採乞爲奏聞會集衆議倘蒙裁省前職則庶幾責任以專事體以正弊端以塞民易奉承而地方獲安靖矣

清源課士策題

問孔孟既沒之後寥寥千載絕學不繼至於有宋而周程張氏相與唱和吾道復顯其淵源所自如出一轍然考其議論問答之際則往往有可疑者通書以和言中以擬議言誠似非中庸之意圖於太極而加以無極於四象而配以五行似非大易之旨則周子於洙泗之論有未合以公字論仁既非德愛曰仁之言以動處論復又非利正誠復之謂則程子於濂溪之說亦相牴牾窮理則盡性知命矣橫渠何以曰盡

勉齋遺稿卷二

三

性至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橫渠何以曰以心知天則張與程又若劍佩相笑者夫理學不明則異說得乘間以亂真而君子或至於受誣矣諸生讀書稽古宜皆有志孔孟者探流溯源之餘豈無析其異而會其同者乎請爲我辨之

問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而已然天下之務至殷也而欲總之則其聰明必有所遺而威福必有所寄無乃爲弄權之漸歟以天下之責而委大臣則自古鞠躬盡瘁者少而專擅威寵者多無乃爲生患之原

歟以天下之論而付臺諫則懷私挾讎之流徒爲大臣搏擊之具無乃爲斂怨之端歟廟堂不可委臺諫不可託則其權或在官闈或在戚畹或在貂璫或在權臣而分散四出矣然先儒有言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闈官則亡似矣據前所言則其疑又有不能釋然者請明以示我而專以古今權柄之所在與其治亂興亡之迹毋讓毋略

勉齋遺稿卷二

三

問國家所恃以安者莫大於兵力之強財用之富兵強財富則戰勝攻取天下雖有桀鰲陸梁者可得而制矣然高祖起於豐沛光武起於南陽神堯起於一旅其初兵力無恃也財用無可資也而卒以取天下秦隋之富強古今莫敵者也然一夫作難而七廟墮盜賊一起而國步殄是共盛衰強弱之分果係於兵與財歟抑別有其說歟以爲不係於此也則孔子有曰足食足兵以爲必係於此也則孟子有曰善戰者服上刑辟草萊者次之是不能不啓孫吳之談迂儒俗士之論也請明以教我

問先賢謂讀史者設以身當其時而身遇是事當求

其所以處之之則然竊觀事機之來有不可以尋常正理應之者反而叅諸聖賢之言則彼此牴牾不能釋然姑撫一二言之賈誼論封建謂宜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漢高於項氏未滅割數千里之地以與韓彭故卒肇誅夷之禍然垓下之役與信越期而不至使終靳惜則大事終不可就其後封三庶孽半天下故卒致七國之變然韓彭諸人封域既大親王子弟不爲強藩以處之則恐彼此無以相制也若此而以常理繩之吾未見其合孟子謂舜竊負而逃終身訢然

勉齋遺稿卷二

毛

樂而忘天下項羽制太公於軍中漢高乃有分我杯羹之語然與其出太公而棄天下則恐父子俱就戮矣如終身欣然何程子謂不宜背鴻溝之約高祖既與羽約中分天下而退後乃又追之然與其全大義而失是舉則恐賊終脫亡矣如顧盟約何若此而以正理較之吾亦未見其可諸生俯仰遺編探蹟索隱必有能辨之者

問風俗儒者之常談而刀筆吏常笑以爲迂濶也然常思之天下之事其重且大者金穀刑獄盜賊兵馬

而已吾能使財賦足刑獄清盜賊戢士馬強則能事畢矣風俗於事何損益歟一旦水旱交作而財用匱邊防有警而軍伍闕以至獄訟積滯盜賊竊發而曰吾有事於風俗是猶好冠已在門牆而吾與子弟方止飾衣冠習禮讓曰吾將以是化之也能免於俗吏之非笑歟諸士子平居則曰吾得志吾將以勵風俗也借得其位而操其權則所謂省方觀民設教者將何以爲施設歟山東古齊魯地也其風俗所當革者抑有可言歟伊欲俗尚敦而教化行其道孰爲切而

勉齋遺稿卷二

美

其本果安在歟請悉所懷以對問自有書契以來禮樂法度至於周而大備及秦興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民生不復得遇至治後之人君出而欲追復三代者蓋必有天下之志又必有天下之才而後可載觀史籍在漢有武帝在唐有太宗在宋有神宗收召英賢更制立法長駕遠馭追跡往古宜若有其志而又有其才者然而卒不得與先王並稱者其故何歟將在其臣而不可獨責之君歟我朝稽古定制聖祖神宗前作後述民復覩先王之治

猶歟盛哉然其間或猶有創而未備或猶有敝而不修者可得言歟諸生明經學古蓋將敷陳禮樂以爲世用也宜勿多讓

問人臣報國薦賢爲大然則薦舉者誠以報國爲念如古之人不以親爲疑不以讎爲嫌不敢謝恩私門不待有求後舉誠可矣苟或所舉之人有外潔而中貪者有始正而終邪者則將連坐其舉主耶將獨罪其人耶如獨罪其人也則恐人爲謬妄恬不知懼如連坐其舉主也則人之難知堯舜且病之彼亦安知

勉齋遺稿卷二

堯

其終而加以罪耶今日薦舉之路非不開也然顯職大僚率甲科耳而薦舉之人終不聞朝廷有所陞擢則亦修舉故事而已果何如而後爲不虛舉耶唐宋有舉官自代之制今亦可行也誠如是則凡見舉者將何如以爲銓授耶願聞其要將錄之以爲朝廷獻問國家創制立法其始非不善也然政弊於久俗弊於怠所貴於爲政者支陋補偏通變於未窮耳姑以今日州郡之兵言之國初立衛所以障郡縣軍伍克實兵農相安及乎承平既久奸弊日滋或改易姓名

或變亂版籍轉相蒙隱不可究查藏匿竄亡幾且大半雖歲遣御史分部勾清其空缺之伍不減在昔然則必建何策必設何議而後可以復其舊乎夫戎者國之大務失今不爲之慮倉卒有變悔無及矣不得已而有一策團結民兵前代已有明效然保甲之弊至於方耕而輟方耘而罷羈縻鞭笞之苦民有不堪必欲得其方而釐其弊又將何施而可曹公瑋之在陝西种世衡之在青澗富弼之在京東蘇軾之在定州其建議立法皆有可取也亦可斟酌而用之歟請

勉齋遺稿卷二

卑

悉於篇毋隱

興崇教化榜

曉諭本鄉村內子弟不拘貧富送入社學讀書習禮
富室重受束修貧者不許逼送仍仰里老將學生姓
名一一呈報以憑考校其各寺廟原有田土卽行撥
與教讀收租供贍修理社學其無有者每年清明端
午重陽年除四節各里老勸諭本鄉各家隨意饋送
節儀務使教讀之家不至缺乏爲教讀者務要體悉
上意用心訓誨固守廉耻爲一鄉之表率如有行止
不端生事擾害者或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出卽行問
發黜退如此庶幾教化通行人人知學此之信奉異
端功倍萬矣所有榜文須至出給者

勉齋遺稿卷二

三

勉齋先生遺稿卷三

明慈谿鄭 滿守謙父著 仍孫梁敬輯

題李揮使憩園

使君耽靜境芳園結茅屋地僻人跡稀樹密鳥來宿
怪異數盆花滿洒千竿竹幽草生遶砌更植蘭與菊
徑曲通遠香牕小涵淨綠橫几琴一張插架書萬軸
公餘造其中俯仰吟且讀有時邀月飲半酣起擊筑
有時枕石眠睡味清而熟雖亦在城市恍然如幽谷
故人時或來試將新酒漉展筵羅刻間園蔬雜野蔬

勉齋遺稿卷三

談兵極雄辨夷情如在目雅歌且投壺聲烈讓君獨

次馮韻數劉先主關雲長張翼德事二首

三義乘時奮乾坤正氣橫忍看曹賊縱誓掃漢氣清
高誼當時重芳踪後代嗚呼嗟稱管鮑翻覆雨雲情
炎精方失色奸僞任縱橫三義要同死中原誓欲清
舊巢憐覆沒鸞鳥苦飛鳴瞻拜荒祠下英雄獨怡情
和沈石田書荳蔻詩

北堂春正好懷佩莫能忘雨露沾來足千春采不妨
名園八景爲李揮使作

東城隙地有名園綠樹陰陰絕市喧與野不嫌慳五
畝味真贏得似孤邨花開憑酒來邀月客至呼童爲
掃門幾度相攜經涉處應憐展齒破苔痕五畝園
矮矮茅齋只數椽來青挹秀別成天短牆過竹陰含
雨小檻依花暖和烟諸葛南陽追自昔子雲西蜀憶
當年祇今塞北無烽燧好向閒中理舊編數椽屋
芳園正在角樓西海月穿樓桂影低隨讀不須勞上
屋求觀何必事升梯春宵花下陪歌飲秋夜詩中入
品題更有一般堪樂處廣寒相照兩清淒角樓月

免齋遺稿卷三

二

舊圃何年得此泉一泓清凍出天然移書多被韓公
澤拜祝還思耿將虔就石坐來忘暑氣和烟啜罷釋
煩煎幾迴投轄留連飲風細花香月正圓古井泉
烏弄花陰晝寂時北窗睡起坐觀池金鱗游泳萍拖
綠錦尾翻翔浪皺絳靜映碧天沉琬琰動浮明月碎
琉璃乘風仔細觀欄久清味無窮只自知金鱗池
連日名園花草芳玉欄干畔蝶游揚海棠霧暖春情
足芍藥叢深夜夢香逐絮翩然來舞席隨風忽爾過
鄰牆靜觀物我俱忘跡何處蒼茫是帝鄉玉蘭蝶

蘭亭往事幾經年此景依稀在目前翠竹陰森花茂
處惠風和暢日遲天白雲爲幕人環坐綠水流觴酒
遞傳晉代衣冠今已矣令人感慨一悽然曲水觴
秋深老圃衆芳休惟有黃花獨耐秋一派隨風香甚
遠數枝傍竹事多幽好將美酒酬佳節莫待殘年惜
白頭陶令芳踪今去遠願爲知己肯還否黃花徑

送孔千兵

漕寄惟艱屬老成江山千里最關情才侔鄧賈班行
服詩逼蘇黃座客驚三渚衝風朝發棹蓬窓聽雨夜

免齋遺稿卷三

三

談兵賢勞未許多辭讓還擬雲臺紀姓名

和馮州守賀狄揮使推掌軍政韻

昔總神機屬煖卿旌旗麾指六蕃迎稔聞白壁連城
價新握清源一路兵醉裏賦詩橫短架生來有志請
長纓麒麟位次端相待雲翻扶搖九萬程

和韓同寅詠雪

雲暗長空雪亂飛茅齋無事只觀書目迷吳嶺家音
少舟阻關河人跡疎壓樹暮鴉形影寡爾窺門寒雀語
咽如西鄰幸有同襟友便欲攜錢一會疎

次馮州守遊崇興寺韻

艤舟避暑入崇興水樹風林晚欲冰似有仙踪來憩
息更無俗子肆憑陵升堂靜見三千界坐榻空傳不
盡燈一自使君題咏後令人千載仰風稜

送周克敬司諫調遷廣東叅議

日近天顏出等曹清塗得意振華鑣恩光初被螭頭
詔霖雨行翻馬上瓢召伯南遷終入相望之外補竟
歸朝多情願付瀟湘雁莫問玄都舊種桃

元日郊行次丁松韻

小車乘輿適東野紫陌和風拂面來山靄網緼林際
合柴門寂寞水邊開鳥經淑氣聲猶澀蘋轉晴光綠
未回誰念新春有佳節應無屐齒到蒼苔

前韻奉馮州守

君行皂蓋行春日一脈陽和就地來草木根荄生意
動問問窮困笑顏開陽眠沙渚天機靜鶴唳棠陰午
夢回最是幽崖寥寂處也需時雨長蒼苔

次三原王冢宰韻奉都憲王公儼

扶輿間氣出羣材移鎮東藩福曜來望重岳山看似

握量弘滄海小於杯邇蒙秋霽浮雲斂青野春融花
日開自是廟堂調鼎手斯民懽慶賴無災

送范邦憲竄滇南

萬里雲山入望深夕陽古道馬駸駸王焚未許真如
石土貴何疑價似金野渡帆收漁火出江村月落雁
聲沉此身去住原非我調絕誰人識古心

其二

匹馬經行花木深韶光欲暮已駸駸朝陽有待孤鳴
鳳烈火無如百鍊金自是聖恩多浩蕩祗今公道豈

勉齋遺稿卷三

五

幽沉莫辭一弔湘江跡爲寫書生愛國心

李園卽事

每恨塵囂入市塵特於幽靜創佳園扶疎遶屋千竿
竹清冷綠塋一脈泉賞月醉來攜鶴舞看花歸倦枕
書眠使君雖是方尋樂只恐微移降日邊

輓楊文卿先生

一代儒宗表縉紳兩楹俄夢斷東垠霜飛柏府風猶
在秋老松哇迹未陳何處文星捐黼座當年神劍化
延津半生清白憑誰寄文在遺編墨尚新

送陳憲副考滿

功著清源六載餘，崇碑汗簡不能書。覆盆有日民冤洗，深谷驚雷鬼魅除。久已聖心多眷注，無如父老苦歔歔。相期借寇情尤切，佇聽回音遠迓車。

輓張太守父

世際文明六十秋，芳名早歲冠中州。五車書作傳家計，一寸心爲裕後籌。星殞南箕人已去，鶴歸華表月空浮。春風百里臨潼治，民到于今受賜不。

輓鄭司直父

義方訓子續斯文，秋榜春闈兩捷聞。注水龍生方毓瑞，遼東鶴去已乘雲。孤燈夜雨兩行淚，芳草斜陽數尺墳。他日褒封推盛德，名垂千載有餘芬。

送同年進仁甫堂建寧教

霜蹄一蹶莫心灰，眼底羸輪且自裁。兩浙成誇公輔器，一官暫繫狀元才。論交義厚詩聯軸，話別情濃酒滿杯。此日都門分手後，春闈專待六年來。

蓮湖終慕爲趙郎中

終慕休風不可追，先生獨與古人期。室廬丘塚青山

老淚酒晨昏，古柏哀天賜賢郎。居粉署帝頒恩詔出，丹墀一門忠孝誰能似。清譽多應竹帛垂。

輓趙上舍母

夢入瑤池不復醒，閨門從此失儀刑。和丸訓子心偏苦，戩髮延賓德可銘。夜靜半窗明月白，春深新塚野蒿青。聲聲悲咽號天泣，恐是猿聞亦淚零。

靖山寺落成同祝枝山年兄訪洞無上人

夾雙江又夾雙峯，五百年來少舊踪。曉徑雨收溪過鹿，春巖雲起樹橫龍。畏人禪子初飛錫，蓋世詞豪共

策筇肯許淵明來入社，清宵擬聽滿山松。

永樂寺同王伯安許半珪夜話二首

曲曲江流小小山，禪房掩映茂林間。早潮晚汐舟來去，坐得清時不省還。

黃葉滿山秋後雨，青燈一夜樹聲中。連牀話到忘言處，寥廓長天陣陣風。

早秋卽事二首次王伯安年兄韻

香銷畫永悶遺經，日轉松陰影半庭。雨後碧天渾似洗，南窗遙見數峯青。

晝靜閒觀山水經白雲晴日照空庭半生寂寞憑誰
語惟有好山來送青

春暮宴王君廷璧秀林亭和程張二先生韻十

二首

艤舟三日厭塵煩步屐王家百畝園無限風光生眼
底欲裁詩句不成言
底事頻來不厭煩詩家清興在名園鳥聲閑弄雲閑
度妙處何容更有言

雞犬深深曲徑通意行何必問西東林亭楊柳交加

鮑參知卷三

處木僅初開一樹紅

河流環帶舳舻通翼爾園亭枕水東我適來遊春已

暮草茵叢裏路殘紅

雨後平沙不受塵偶來忘却宦遊身過江三月昏昏

醉忽見新篁似故人

翠蘿碧蘚隔紅塵誰是逍遙物外身手植槐陰寬十

里箇中茅屋有高人

穀苗深秀葉根肥露氣涼生白苧衣珍重主人留客

晚隔牆燈火映船扉

雨後紅稀嫩綠肥無端香氣襲人衣兀然坐對臨青
霽几杖琴書半掩扉

南來瞥見此亭幽竹樹團團翠欲流亭外行塵千萬
斛一塵曾到竹中否

主人結屋竹林幽雅致清源第一流欲約明朝又來
訪柴扉深鎖肯開否

氤氳尊酒賽烏程酌向南窗春晝晴滿地落花閒不
掃白雲遲日照空明

二彥能寬一日程繞亭隨意踏冬晴主人更有春千

鮑參知卷三

盞老眼如何不再明

春行

滿川春色樹高下一路晴光亭短長半睡半醒鞍子
上風來時覺有花香

題扇圖呈對山二首

高下人家遠近山江亭落日數歸帆何如脫却樊籠
裏長嘯蒼苔雲水間

雲樹參差山外山五湖烟水渺征帆坐中舒卷無多
事收拾乾坤一望間

題二仙傳道扇圖二首

二仙相語欲忘情雲水匆匆幾萬程底事謬傳留此
迹要知人世有蓬瀛

溪雲山月最移情坐度年華不幾程天下蒼生多屬
望好施霖雨沛環瀛

夏夜次韓韻

新月如鈎上水東小齋邀會一尊同相逢自覺鄉情
好欲別其如話未終

送張太守三載考滿詞 調寄滿庭芳

徹底清官出人豪傑從教據展何難牛刀小試絃誦
滿人寰好箇天曹有眼擢首選再轉清源典百廢綱
張目舉淳化頓時還 聲威馳遠近冤伸無告膽碎
奸頑看衢童壤老謳誦騰歡此去九重獻最龍顏喜
價重瑯玕紫薇垣三台位行見可躋攀

再送張太守詞

刺史賢能學問飽經綸喜遭聖明功高新樂改授專
城三載玉潤水清禮樂絃歌盛四境內布滿棠陰訟
詞平晝閒無事鳥下公庭 單魯當年善政未許掄

佳聲歌頌喧騰譽聞當道名書御屏勲業不負平生
西風催入覲特異績敷奏大庭擬超陞玉階金鼎專
望調停

送相節判改仕詞 調寄滿江紅

歸去來今歎人生苦不滿百髮垂白好還尋我故廬
舊宅浴以朝霞紅寶錦排雲晚岫青如碧更翠竹與
籬下黃花依怪石 休休亭早已策琴一張鶴一隻
看侯門稚子歡笑拍拍自今榮辱兩無繫且作烟霞
逍散客算到處最喜是親闈無恙如昔

送張先生九載考滿詞 調寄踏莎行

撒却青氍收回絳帳九年考績朝天上文星一點吐
清輝蓬萊五色雲霞燦 綠帳華筵金樽佳釀新詞
一闋低低唱此行端的沐恩光喬遷美職來春望

送王貳守六年考滿詞 調寄歸朝歡

贊理黃堂多異蹟聲價不減連城壁和風甘雨徧郊
原幾多祥瑞呈岐麥捲簾庭月白朱絲彈罷花陰寂
看階前鶴鳴鸞舞真箇好消息 飄飄皂蓋飛如翼
報道封君行已的輪蹄輾破雪痕深棹舷扣動歌聲

激朋僚情更適紅亭設寫真珠液最堪誇彤庭覲罷
天上雙龍勅

鮑齊公詩集跋

鮑齊公詩集跋

先大夫勉齋公發跡於弘正間於書無所不窺於文
無所不習卒業制舉藝既淳深渾樸無忝先正之風
他若論說序記諸體莫不上追古人循循然卓有矩
矱而宦遊齊楚多所咏歌雖不揣以詩道自鳴顧其
選聲雅馴遺意清越能遠出乎塵氛復洗除夫雕刻
則固正始遺音也昔之人奉祖宗手澤至於片言隻
字珍之如球璧而兄美製華篇可聽其湮沒焉乎漆
生百二十年後弗獲攬祖全編幸於斷簡中得所爲
詩四十餘首錄而傳之亦以見先人著作之一班而
後裔不可替厥家聲也歲在壬辰孟夏穀旦昂孫中
順大夫按察司副使濂敬跋於書帶草堂

詩跋

勉齋府君家傳

府君諱滿字守謙祖子弼與同邑陳敬宗以學行相
劇切永樂間舉賢良不應父孔明亦力學不仕府君
負奇質承家學於書無所不窺慨然以斯道爲已任
爲詩文喜談經濟闢浮屠老子之說淳古淡泊得宋
元作者遺意其舉弘治壬子鄉試也布政司使劉大
夏首拔入闕文行與餘姚孫燧王守仁等齊名歷仕
臨清學正道州知州濮州知州所至士民畏愛年四
十六卽乞致仕府君爲政好行其所學在臨清朔望

課士經史之外并及六曹時務在道州首復濂溪書
院序刻其遺文在濮州條示文公家禮以爲四民式
立鄉學延師儒籍各寺廟田祖供贍之所著有詩經
講義三禮合參勉齋詩稿謙齋文稿共若干卷先輩
嘗稱其文似竄墩詩類白沙然要之宗主西涯不漸
信陽北地之濶故先民矩矱猶未墜地也六代孫啓
謹識

贈鄭君守謙之任道州序

姚 鏌

凡師儒之考績於銓曹者例必有試試之以議其去
留又試之以定其品級之高下其區別也甚精而任
用之也不苟區別之也精則不賢者不得以倖進任
用之也不苟則懷奇而負異者有自奮之階國家之
所以網羅人才不已至乎吾鄉鄭君守謙故衣冠冑
也曩以鹿鳴之秀主教事於山東之臨清旣滿秩績
用書最銓曹如故事凡再試之試則皆君首選乃聞
之上命君知湖之道州示異擢也夫師徒以俎豆雍

容爲職未若州太守簿書案牘之煩勞一旦去此業
彼難易較然矣雖然君讀書明道諄語古今成敗事
歷歷若指諸掌爲文章有器局視其狀貌偉如也君
非所謂賢豪者哉夫賢豪者之於事功居之庠序而
教化興與之州郡則四境之人享其治若黃鐘在縣
扣之斯應若珠玉在室取之斯攜若錦繡綺縠出于
匠氏之手惟所織而無不就寧有計於彼此也吾聞
道州界在一隅民生凋瘵已極得君爲守其必有簡
其徭役蠲其賦稅平其獄訟絕其請托求謁以從事

於清約之化稱賢父母也決矣一州豈足以病君乎
吾爲君有所卜於方來也君嘗校文南畿所取士共
二十有奇今之登進士而授職中外已十之八其藻
鑑之精焯焯不可掩談者又莫不以是多君也君行
矣故凡交游之衆與君門下士皆奉豆觴爲別而俾
予敘其槩焉

序

二

明故奉直大夫知山東濮州致仕鄭君墓誌銘

李堂

吾郡鶴浦鄭慈谿右族知濮州致仕守謙君其尤表
表者卒於客歲乙亥三月四日卜今年十一月廿五
日葬李家輿側其孤淙捧狀詣予泣血請銘嗚呼以
君之賢行壽其施斬其壽尚忍銘其墓哉按狀君諱
滿守謙其字別號勉齋其先系自嶧縣始祖諱毓宋
南渡時徙寓鶴浦遂家焉曾祖諱仲機祖諱子弼考
諱孔明俱隱弗仕孔明府君生二子長鑿君其次也

墓誌銘

幼負奇質獨承庭訓之傳長益抱富以克爲文章每
攻轍出人右以詩經中弘治壬子鄉薦上春官不售
就乙榜授山東臨清州學正迎母孺人余氏養于官
其教人匡違引殆畧贊修捐俸入以助諸生昏喪不
及者務以皇王之學啓迪後人故弟子及門登第倍
於往時膺聘同考應天府鄉試以嚴持精鑒著聞薦
士二十六人登進士一十四人與兵備陳憲副瑞卿
師查論道爲文墨交人兩賢之秩滿陟知湖廣道州
人以陽城爲儼入境卽謁濂溪書院視其敝陋一撤

而新之刻序遺文以端政本惠四方痛革兵隸胥徒
詰捕需索之擾閭里晏然大興農利招徠流移民歸
安集者如市癸亥遭內艱俯就道民悲號遮挽不
忍釋至於賻贈絲毫受雖王府問遺亦堅謝却之
居喪讀禮杜門恭戚丙寅服闋復任濮州值流賊猖
獗奔命甚疲乃繕垣募守躬冒矢石以禦之民賴全
活又以濮雖鄒魯近邦而風俗未淳乃輯文公家禮
條示四民以爲冠婚喪祭者式波及旁郡咸取則焉
屢承旌獎受知當路而雅志林壑年四十六卽上章

墓誌銘

得請致仕竟以疾卒於家距所生咸化乙酉壽五十
一嗚呼君以偉器汪度正學古心上窺道雅下薄詞
章蘊充而後試試於師官於牧而弗竟其遠且大者
勇退於強年方將了著述表師淑而鄉子弟又頓失
其所從天何意哉君配趙氏一子淙娶鄞鏡川楊女
二長慕貞適王次慕潔適姚俱同邑人予曩與君同
處聞美甚詳懷悼固不能已者乃忘其荒落而爲之
銘銘曰

鄭維公族惠國者僑派繁鸛浦冑匪遙遙科聯宦踵

君曩聯鑣清源司校士革衝囂薦更州治魯達令昭
濂祠赫赫濮蕩自消令成朞月兩邦誦謠監司軾境
剡薦旌招瑞麟斐角威鳳展翹勇退莫挽巖壑久要
胡然遭疾泣洒冠袍封塋李舉吉協山椒壁沉彩滅
韜角解昭遺孤清秀蘭茁其苗晚髦後覺于何仰喬
孰呈德義曷藉薰陶誌哀於石庸俟續騷

同郡張 琦書丹

勉齋遺稿三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鄭滿撰滿字守謙慈谿人宏治壬子舉人官至

山東濮州知州是集爲其仍孫梁敬所編凡文二

卷詩一卷大旨不詭於正而頗乏修詞之功

三江遺稿二卷

〔明〕毛澄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文簡集

二卷》提要

三江遺稿舊序

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既卒嗣子中舍希原子婿王憲副與收拾其遺文久之始克成帙適憲副之官道便携以過予山居屬為校正而序之以傳中舍書來亦惓惓以是為請始予獲廁名先生榜末遂同官翰林及佐銓復相先後契分至為深密雖老且病兼拙于文詞然于義不容不勉遂詳閱一再過為正其誤訂其疑而稍比其倫類即先生別號而題之曰三江文集乃從而序之曰六經文字之祖也天有是理而羣聖人代之言著而為典章演而為謨訓所以立萬世之人極而經緯乎天地者也孔門授受相繼有作皆以發明乎此精粗本末無所不盡

舊序

故孔子嘗有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明乎斯義斯可以言文矣自孟子沒而知言之學不誦斯文日以晦缺能言之士各以其所見為文以馳騁于當世醇疵得失莫之辨也爰及有宋程朱數君子出乃能有以別其繆而折其衷聖人之道於是乎復明于天下其說亦既詳矣有志于斯文者學固欲其博要當以聖賢之訓為主優游涵泳久而決洽乎其中則其英華之發必將有以感人心而扶世教不徒然也是雖不期于傳世世亦急得而泯之哉先生之文雍容典則事理曲盡而意味常若有餘詩雅尚清新然必歸于所止蓋嘗窺窺先生之學術大槩博而不雜故其文粹然一出于正如此良金玉見者皆知其為

寶寧待予稱說耶然區區推重之意有不能自己者愧學力之弗逮思作者之難得也用書此于卷首庶以見其淵源之有自焉若夫性情之懿官守之貞建白之懇則固有春秋之筆在予老且病其亦可以忘言矣時

嘉靖十二年歲次癸巳秋九月甲子賜進士及第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前經筵官國史副總裁泰和羅欽順序

舊序

二

毛文簡公遺稿序

雲杜李維楨撰

世廟初載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謝病歸卒於興濟道中既十許年而公之子思州守集公所為詩文請序於羅文莊公而名之曰三江集三江者公別號也公久宦無長物以遺其子不能授剗剗而無何思州致其政歸子姓繁衍家益落集亡失太甚公之從曾孫侍御公菟拾九合之積有歲年會按兩河事且竣出以視左丞孫文秉氏及積骸別句柳版之省中而更名之曰遺稿蓋公詩已無一存其文存者僅僅耳非公之全也積早歲官史局與脩世廟實錄見公佐家半時忤閣璉使左右判公陰事不得一日入朝有端前揖公曰他吏部門畫闥而夜啓獨公夜

序

三

闕而畫啓耳寧濠欲令撫按臣以朝服見又脅守臣上其孝行公時為宗伯尼之已而世廟繼統日行三百里迎至鄆以功當任子世世為金吾力辭而大禮之議起公五疏執不可會廷推公太宰復力辭尋以病乞骸骨疏凡四上得請公去而諸議禮者附上意驟資至台輔其慷慨激烈者坐廷下詔獄遠竄四夷大臣往往見法被三木自此始矣如公引大體耻曲學阿世而外不盡言以招人過正直忠厚無矜節而噉名是寧可多得也明興鴻昌龐茂之運無如敬皇帝朝率循天下在宥天下一切新進喜事悉格不用薦紳大夫重去國國多白首魁壘之臣人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文章醇厚爾雅稱盛時風公丁其時所

漸染為多乃其文詞抑何與人相肖也其持論根極理道通政術而匹夫匹婦可喻曉其氣舒徐不迫充然而若未免其意澹然若無深思而醞藉有餘味其于人不為虛美而蟬緩有情按其編而知其為敬皇帝時人也殆所謂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者哉今去公垂八十年作者如林大都刻劃以見法馳騁以見學卓詭以見才藻艷以見情至封事彈奏之文果于指擊若數訟罵坐識者竊病其為東晉六朝之浮薄而更憂其有後漢南宋之流弊矣彼其之子而讀公文當掩口而咲是金華殿中語耳以若所長公豈其欲之而不能哉所不為也積故識其端以寓夫先進君子之思焉

序

四

毛文簡公遺稿序

臨沮周夢陽啓明甫謨

予讀崑山毛文簡公遺稿而嘆文章之闕世運豈細故哉中古不得已而有文故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周末文勝駸駸驚于辭夫子曰辭達而已矣蓋傷之也明興滌勝國之陋權輿大雅醞釀及于成弘間鴻龐沕穆鬱為文章毋論應制陳言無敢鈞棘即贈送擬撰與所為銘表誌記之語皆一稟于正冲然和平公稿中所載策序諸文可概見已意行乎所當行即累百千言不為多意所當止短章寥寥亦足明志大都味腴筆芳變醕養瘠無一字空設夫安有矯揉于其間求與時論諧哉假令極公之才恭其辭以徇時豈不能整嚴而法如左氏豈不能闢肆而

序

五

辨如戰國策豈不能出神入鬼軋芴林離如莊生列禦寇模而擬之鑿而刺畫之是優孟之效孫叔敖滿乎意者也公有羞而不為耳以故當其時送瑾擅權陵轅中外文武諸大臣望風披靡而公獨挺然不為屈瑾無所發怒因以文指摘公謂公弘治中脩大明會典壞祖宗旧制雜以新例悉毀之而貶公官不得守左庶子無何論既定長沙執政重公文以公有先進之遺薦陟通顯甲戌會試天下士公司文柄乃舉霍韜輩四百人多一時名士國家賴其力已晉大宗伯會肅皇帝入繼大統議論紛紛莫所適從而公獨堅持古禮不為變即其言不盡用乎然侃侃之論自可鼎立天地以行吾意不求其辭之合也嗟嗟以此

六

萬曆庚寅歲夏五之吉

萬曆庚寅歲夏五之吉

—

律將所即種已卜皇祖之訓曰凡祀天地精誠則感格忘懷則禍生今有
選驛旋新無日萬一冰雪阻遠途梗塞元正上日又及躬親至常於上海前陞
下何以自安且此地荒寒隆冬尤甚臣等慮重城食厚祿仰思聖鑒謹願
本堂虛運望清塵憂心以碎伏祈趣駕還廷躬親禋享宋社臣民幸甚
報四年二月駕南還京即漸礼部保督軍務威武大將軍保兵安太師
鎮國公朱壽遠往兩畿瞻主歲奉安聖像祈禱安民際等駭愕復
偕廷臣上言陛下以天地之子承祖宗主重九州四海但知陛下有皇帝之號
今曰張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者臣等莫知所指夫以首者陛下
下也以此號者陛下也又知愛此號者何人耶以皇儲示建欲遍告名山大川用祈
則遣使走魯足將敬矣何必躬奉神像獻名乎以佛者所為或因歷臨孟不

亦不報宸懷及江西帝南征未成武駐驛留都者斯豈漢唐清四國及高麗通
州用仁形之將即賜宸懷死暨撫漢唐人故事清廷京師帝缺俸行
戰不從中反王奎鎮浙江清廷生祠西番開化王使者乞額外賜茶九萬
斤皆力爭不許王璽欲陷彭澤僅獲白其無罪武宗崩潘督大學士果備
壽寧侯許鵬齡駙馬崔元太監曹霖等以母宗於喪既至時瑞見有
用太子札者璽曰今即如此後何以加璽勸退辭讓之札事遂廢手宗宗缺
甫三日有旨議立獻王主祀及尊稱五月七日戊午璽大舍文武羣臣議曰
考漢成帝立定陶王為皇太子立楚孝王璽早為定陶王奉其王祀共
王者皇太子未生父也時大司馬師丹以為恩義備至今陛下入承大統
宜為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始繼立王後其王主祀事

傳

二

又考宋濮安懿王之子入建仁宗後是為英宗司馬光謂濮王宜
并以高太后稱王伯而不名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若復以濮王為
考於義未當乃立濮王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
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伯叔父母此古人主大倫也然所生之
人後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所生
亦尊崇極矣今六獻王於孝宗為弟於陛下為本生父與濮安懿
王事正相等陛下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六獻王為皇叔父六獻
大王妃為皇叔母六獻王妃及祭告六獻王及上賓於祀俱自稱姪皇
帝某則正統私親恩禮兼盡可以為萬世法議上帝怒曰父母可更
易若是耶命再議其月二十四日乙亥璽復金廷臣上議曰禮為人後者

為之子自天子至庶人也六獻王子惟陛下二人既入繼大統奉祀宗廟是
以是等前議欲令崇仁王厚始主六獻王祀至於稱濮王宜稱為皇叔
父六獻大王自稱姪皇帝名以宗程頤之說為可據也本朝之制皇
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叔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稱六獻王為
皇叔父大王又自稱名尊榮之典已至臣等不敢復有所議因錄程
頤介彭思永議濮王祀疏進覽帝不從命博考前代典禮禮再議
以聞璽乃復金廷臣上議曰臣等今議者再請改稱六獻王為
叔父者明大統之尊無二也然加皇字於叔父之上則凡為陛下伯
叔諸父皆莫能與之者矣加太字於王之上則天下諸王皆莫
得而效之矣六獻王稱王既定則王祀稱王亦隨之天下王祀

傳

三

亦無以同其尊矣況陛下養以天下所以樂其心不違其志
豈一家一國之義可同日語哉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其
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為非禮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
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宋程頤之議至孝之禮要不出於
此并錄上魏明帝詔書當日足時帝親意欲推崇所生而
遜士叶璽復抗疏極言禮文之謂帝心動持璽等疏久不
下至八月庚辰朔再命集議璽等乃復上議曰先王制禮本
乎人情武宗既無子嗣又鮮兄弟援立陛下於憲廟諸孫之
中是武宗以陛下為同堂兄弟孝宗母慈壽無可疑矣可
復稱私親哉疏入帝不憚復留中令治事申郭震請議憲

廟皇妃印氏歲號澄上言王妃誕生獻王案陛下所自也但
既承大統則宜孝孝宗而母慈壽太后矣孝宗於憲廟皇妃
宜稱皇太后則死陛下宜稱太皇太后如少則與倫既正思義
亦篤疏入振聞其月帝以妃將至下禮反議其儀澄等請
由崇文門入東安門帝不可乃議由正陽左門入大明門帝
又不肯澄等執議以初帝乃自立其儀悉由中門入時尊崇
禮猶未定惟復進大禮或問帝益驚之至九月未乃下澄等
前疏更令博採輿論以開澄等知勢不可已謀於內閣加稱崇
王為帝妃為后而以皇太后懿旨行之乃敢言臣等一得之愚已
盡於前議茲欲仰慰聖心使宜於今而不戾乎情合平古而無

傳

四

悖乎義則有密勿股肱在臣等敢擅任帝還於十
月二日庚辰以慈壽皇太后旨加崇王為王曰崇獻帝妃曰崇
國太后皇妃印氏為尊為皇太后宣示中外顧帝雖勉從廷
議意猶懷之十二月十一日已又復傳諭加稱皇帝內閣楊廷和等
封還御批澄抗疏力爭又偕九卿拜等合諫帝皆不允明年
嘉靖改元正月尊清宮後三小宮災澄復以為言金朝臣
亦多諫者事獲止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帝欲推尊
所也皆遣中及諭意至長跪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
曰上意也上言人孰愛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
因為憂金昇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老不能廢典與禮獨有一云

不與議已耳抗疏引疾至五六上帝輒慰留不允二年二
月疾甚復力請乃許之舟至興濟而卒先是帝定策功加澄
太子太傅應錦衣並指揮同知力辭不受帝雅敬憐澄雖數
忤旨而恩禮不衰既得疾遣醫診視為物之賜時至其卒
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

傳

五

明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三江毛公墓誌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國史副總裁致仕弋陽汪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侍經筵官奉勅提督園營軍務致仕關中彭澤書丹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侍經筵官太原喬宇篆蓋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世居蘇之太倉州曾祖伯振妣張氏祖弼父昇俱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祖妣王氏妣范氏俱贈夫人公生而穎異七歲善屬對間為詩歌皆成章嘗與諸兄謁姻戚

墓誌銘

一

長老或贈以金錢歸而棄之曰吾不欲違其意耳陳武選懷聞而奇之許妻以甥年十六克太倉衛學生成化丙午中應天鄉試尋丁父憂服闋卒業監學大成弘治癸丑舉進士第一人授翰林脩撰丙辰同考會試公抱秀不露同事者未之知及見公勤考閱精去取粹經義以傳乃服三載考績進階儒林郎贈考如公官封母太安人妻徐氏安人庚申八月請告送太安人還鄉時大父壽百歲中朝縉紳為賦咏以彰世德有司為建人瑞坊癸亥纂脩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脩撰預脩通鑑纂要甲子充東宮講讀官進講稱旨武宗入言于孝廟孝廟喜方中秋設宴遂徹以賜乙丑充經筵講官武宗登極進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賜金帛束帶及上兩宮徽號遂加贈考如官加封母太宜人妻宜人正德丁卯聞太宜人疾請歸省不許訃至旬旬歸哀動里閭既墓避居北郊未嘗入城府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于公弗許既而邂逅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却之曰吾安能以賄為事耶已已遂瑾奪諸翰林會典陞秩公落庶子止餘兼職是秋服闋官侍讀庚午陞侍講學士主順天鄉試署國子監事明年陞學士充日講官奉命教庶吉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尋陞吏部右侍郎乙亥轉左侍郎丁丑考績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考皆如公官祖妣及妣妻皆淑人庶子希原為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遂諡

墓誌銘

二

嘗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又后母喪偽為孝行脅鎮巡諸旌表公援例據經尼之事皆得罷濫與其党怨之公如弗知也已卯春賜蟒衣玉帶明年考尚書績贈祖考皆如公官祖妣以下皆夫人逆濫既獲武宗駐蹕通州辟姦黨兩人自危公義不少沮隱然為朝廷重明年三月武宗崩后遣往迎今上入繼大統公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者公難之曰後何如焉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布下及僕從皆有資駕行前後扈從備竭勤誠上每加慰勞既即位復賜白金綵段若干尋奉旨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公會文武諸大臣議漢成帝立是陶共王子為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

奉祀共王謂今皇上既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請
立益王第二子崇仁王襲封興王以後獻王尊獻王長為一國
太祖萬世不毀又據大儒程頤謂興獻王於孝宗為弟子皇
上為本生父亦猶宋漢安懿王之子仁宗英宗皇上既入嗣大
宗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
妃皇上俱自稱姪皇上名隆崇正統尊崇本至無所不用其至
可以為萬世法奏上令再議公請興獻王宜令崇仁王暫以本
爵奉祀兼理府事詔仍詳議公曰臣等前所引程頤漢議乃孔
子所謂事之以禮此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似乎孟子所謂非
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其親忠臣豈忍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

墓誌銘

三

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于頤之議願議及明帝詔文
前後錄上凡五議執愈堅內閣亦奏如公言繼奉皇太后懿旨
稱號遂定主祀事寢有奏于安陸立祠祭署設丞二員以戚里
子孫為之者以復據前議執奏吏部尚書缺廷推首屈公公固
辭聞者嘉其退讓山陵事畢再疏乞休溫詔慰留明年春纂脩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錄迎立功加太子太傅廕子一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四辭不允公竟不敢受主選大婚有故宦官族
人女與選中人主之公具奏獲止公清癯素不任勞及迎駕議
禮又兼史事重以家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疏乞骸骨不允道
醫及中使存問相繼明年三上疏請內閣擬俞旨以進上覽之

愀然曰老成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
乃許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道屬官護送還鄉命有司時存問
月給米數給祿有加瀕行又遣中使致書里費公感激
泣下上表謝有餘忠焉行至興濟卒于舟中上聞之震悼輟視
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營奠事贈少保謚文簡仍以迎
扈功廕子一人為中書舍人配夫人徐氏有賢德足堪公子男
一人即希原娶李氏繼聘進士吳應祥之女女一適南京禮部
主事王岳芳孫男三人與幾娶監察御史唐信伯之女與立聘
知縣李起元之女與恭尚幼孫女一許嫁金允若曾孫女一公
卒以嘉靖癸未四月九日距生天順庚辰享年六十有四希原

墓誌銘

四

將以又明年正月一日葬公于藍鉄塘之原公理性深至超然
獨詣而津質不伐儕輩鮮知之者及當事任毅然而不可奪
之藥大禮奏議一卷公之用于此可樂見惜未究也性喜吟傲
醉後輒索紙筆往往有高致然隨手散失存者無幾皆可傳俊
舉公檣同官最久自謂知公公蓋未許也俊務員愧然後嘗戲
公曰吾後死當銘公公領之公既病曰子嘗許我銘其母食言
嗚呼俊竟銘公耶其烏可辭欽曰 惟聖有作皆原于天我性
我席洪洪淵淵公守所學佐天子禮來諸人心曰天之理國之
有是不在君子公斯幾何異說嘉起起滅萬狀一日之間公謄
在冊百卷不刊辱后持柩議出文定公陸龜科有光先正曰余

弗敏敢性于承正統有嚴惟天子明揭欽此官用共厥職

附勅命一道

皇帝勅諭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卿以端重之資該博之學自我孝朝射策為天下第一遂入翰林陟春坊事我皇兄武宗于青宮左右執經朝夕啓沃尋遷學士進貳銓部遂正位宗伯典故諳習持守不渝前奉聖母懿旨迎朕于藩邸儲闕誠懼遠朕嗣統以來凡有議論稽經考古一惟主于大義裨益良多朕心嘉悅委任方隆而乃屢貢封章懇以疾辭朕重惜老成之去而憫芳職務之煩特命所請以遂雅志仍加太子太傅銜驛還鄉道本部屬官一員護送令有司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

墓誌銘附勅命制誥

五

四人且時加存問以示寵異卿歸其調攝起居時親藥物朝苟康復某即起用庶稱朕優賢懷舊之義卿其念哉故諭

嘉靖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附制誥一道

奉天承運皇帝制曰崇德報功制不殊于今古贈友賜誥義安篤于昭隆苟非其人亦不輕畀故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毛澄卿字國保才華雋異爰蜚英于甲第早儲俊于詞林累陟宮坊載陞翰長文場投藝數收多得夫名流史局編摩褒貶不乘于公論佐銓卿而百僚咸服晉宗伯而三礼克脩謀議老成持清慎方將柄用乃以病歸顧雅尚之未酬忽訃音遽至追惟往勩

宜錫殊恩茲特贈少保謚文簡嗚呼穹秩榮名蓋一時之盛典英聲茂實庶百世以長存冀示明靈歆茲異渥

嘉靖二年閏四月二十二日

附諭祭文二道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七月庚申朔越十三日辛巳皇帝遣礼部署員外郎事主事鄭佐諭祭于致仕太子太傅礼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澄曰卿以誠篤之資純正之學名高甲第望重詞林累陟官僚載遷輪長資歷既久勞勩定多晉貳銓部正位宗伯遠煩遽從方切倚毗偶以微疴辭章屢上重違雅志暫許投閒官傳特加用示養渥宜膺壽祉克報長終為輟視朝賜

附諭祭文題語

六

贈謚文簡延後商賁飾鑒封感曰懷朕心何極卿靈如在尚克歆承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八月戊戌朔越十八日乙卯皇帝遣直隸苏州府知府胡俊宗諭祭于致仕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澄曰惟卿士井宿望臺耆重且歷事有年恭勤匪懈英聲茂著簡在朕心方聽歸休遽聞哀訃老成凋謝朝野共嗟日月易流倏忽首七載頃諭祭用篤始終九原有知服之無戮

先文簡公立朝三十年正直忠厚無有二心末以議礼忤旨然世庙仁聖畢竟諒其無他榮生即死思數優異為子若孫

者所當立立叩感永矢勿援者也故累朝恩命不具錄而錄
予告加友勅諭及贈及賜溢前祭制文以見君臣始終全美

日
在頤首謹識

跋語

七

三江遺稿卷之上

太倉毛澄著

廷對策

皇帝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論守成之君必以漢文帝為首史稱
其時海內殷富興於礼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朕嘗慕之不知
文帝何脩而能得此考之當時或賜民田租之半或蠲除之殷
富之效蓋出於此然文助微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況於漢
乎使除田租則當時宗廟之祭祀百官之俸饒四夷之征伐皆
不可已者將何以治用度乎仰惟皇祖肇造區夏圖不臣服百
二十餘年以來生齒益繁疆域益廣非前代所及今歲即縣上

版籍于戶部其數具存可謂庶矣休養生息之餘宜其富而可
教也然聞閭巷田野之間不免凍餒嗷嗷之嘆且頃因水旱河
決之患尤多流移失業之人安在其為富也是以勸諭雖切而
循理者尚少救宥雖頻而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為可教也夫
衣食不足則礼義不興而民輕犯乎刑辟亦勢之所必至者其
將何以處之蓋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術既富必有
教之之方特患不能奉行之耳朕承祖宗鴻業圖維治道每有
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_但文帝而已爾諸生抱道而來將見于
用其於庶富教三者先後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務悉
心以陳朕將親覽焉

毛澄謹對臣聞有天下者思有以安天下必思所以安天下
蓋天下之民固人君之所當安而民之所以安非人君以一身
為天下先不可也故必在我者無所厲乎民乃可以富民于既
庶之餘又必在我者有足法於民乃可以教民于既富之後庶
且富焉則立之者固而民無不獲其所富且教焉則道之者至
而民固或于於正此古之帝王所以躋一世于阜康作百王之
模範而三代以下若漢之文帝其亦可謂庶幾乎此焉者矣欽
惟皇帝陛下撫盈成之運當景盛之年聰睿有臨渴之天從日
月所以悉归版圖所謂能致之端畢足以仰禪德業之隆而
命等一介草茅未諳治術近疎之論皇足以仰禪德業之隆而

明命下臨天章煥爛詢及乎庶富教之事真誠懇惻曾無一毫
自大自滿之心臣伏而讀之有以見陛下克謹如康堯好生如
虞舜足以荷天眷之休足以承祖業之重足以為億兆之居師
而無歎也三復敬嘆之餘敢不竭其愚衷而對揚萬一乎臣惟
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曰富曰教而已庶而不
富則難以厚民生富而不教則難以正民德斯誠治道之不可
闕者人君於此有失得而治敗之隆替隨之故自昔守成之
君夏有啟商有高宗固有成康降是而下則僅有漢文帝誠如
聖策之所云者然較諸古之帝王則其德之醇疵治之大小不
能無所異也然聖心嘗慕之者所謂開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

若决江河而況善之在文帝其可取者尤非止于一端也觀其
帝高祖新造之難啓西京近古之治家無不仿人而不足而殷
富之效然吏安其反民樂其業而醇厚之風作兵革廢乎不試
刑辟幾于不用所以然者蓋不惟其時為守令于郡縣者尚寬
平而崇德化亦以其踰于身而設施諸天下凡治本之所存治
其之所出咸繫焉之故其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稍有不便輒弛
以利民欲作露臺召匠計直一閭百金之費則惜而不為衣則
弋絺也履則草屨也集靈為帷也偏滿為席也所幸夫人衣不
曳地也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鐵為飾也欲厚風俗則
止畜犬之拜除排謗之法欲恤民隱則今年議賑貸明年減田

租詔擇賢良而求直言之士躬耕藉田以先務本之民時有獻
千里馬者輒下詔却而不受陳武建征伐之議則曰念不如此
也曹生陳改正朔易服色定友民之請則曰未遑也即此類而
推之則其時宗廟非無祭祀之禮也百反罪無傳治之需也四
夷非無征伐之費也上有節儉之君下無侈靡之習儲蓄于公
私者取之不窮應辦夫優急者度其可隨田租雖除用度自給
豈可疑者不然何支助徹之法雖三代亦所嘗行而漢乃有蠲
賦之年哉我太祖高皇帝備自古帝王之德膺上天曆數之归
汎掃胡元輯宇中夏尺地莫非其一民莫非其臣列聖相承
仁恩四洽百二十餘年生靈之繁疆域之廣益加于前漢唐方

亨之際晉宋未遷之先莫有盛于今日者仰惟陛下蒞祚之初
履雖以之明奮乾綱之斷威福作于惟辟政事脩以及時刑獄
不煩而法吏無私名器不濫而士風以正罷黜名之征敵傳不
惠之造作華奢僭之陋習放淫哇之邪教利無不興弊無不去
蓋於聖祖之良法遵用之也無遺而於聖祖之美意奉承之也
無間是以萬方之大兆民之衆衣食足而懽然於仰事俯育之
天礼義興而勃然于改過遷善之地四序調于上萬物和于下
俊賢熙職戎夷嚮風此無自而然哉良由陛下之所以富教斯
民者不徒崇富教之具而又端一身以為富教之本故也然天
下之大人君不能以獨治必有分其任者適年以來為陛下

富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催科弗急加意于民情之休
戚者其人鮮矣為陛下分教民之任者非無其人也而求其化
導不倦究心乎民俗之淳漓者其人亦鮮矣夫為陛下富民者
既非其人則雖身承旱河決之患而民之流離失業者猶或有
之況復罹此患耶然則何怪乎閭巷之間不能無凍餒田野之
內未免于無聊哉夫為陛下教民者既非其人則雖身承餓殍
聊之用而民之作姦犯科者猶或有之況復值茲困耶然則何
怪乎勸諭切而循理者少教養煩而犯法者甚哉蓋飢寒切身
則行甘禽獸利欲汨志則命同螻蟻凡民之情大抵然也衣食
不足則礼義之不興也固宜礼義不興則其刑辟之輕犯也亦

宜矣為今之計慮之不可不早而慮之不可不盡慮之早則無
以病于方來慮之善則有以補手既往若不求其弊端所以軫
淵衷之念於將來者安知不有甚于今日者耶然所以贖天下
之患者人也而所以布天下之利者亦人也故不患民之不富
而患在官者不富富民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剛士勸耕之
張墾也皆植桑訓蠶之范氏仁也則於是衣食也何有衣食足
而礼義不興者未之有也不患民之無教而患在官者無教民
之人使天下之為有司者皆閉門思過之韓延壽也皆化民以
德之仇香也則于兴礼義也何有禮義兴而刑辟輕犯者亦未
之有也雖然民之不富固有司之責也而有司之不能富其民

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與民之無教固有司之責也
而有司之不能教其民獨非擇有司與勸懲有司者之責與民
有司之將用其才與否秉銓衡者得擇之而有司之既用其才
與否司考課者得勸懲之斯二者朝廷之重而有所恃者也
必二者得人而後可以望有司之賢必有司皆賢而後可以求
天下之治茲固勢之必然者而陛下以一人主天下民物于上
則凡責之大臣責之有司者又孰非陛下之所宜自責耶何者
表之端者其彰直源之潔者其流清陛下念民之未盡富而所
以自奉者誠能節則儉用以示朴于天下則内外遠近無不体
聖心之崇素而一化于儉嗇財者皆不為而民可富矣况所謂

大臣有司者能節用必能愛人孰忍孤陛下富民之說哉陛下
念民之未盡教而所以自治者誠能克己慎動以立之于天下
則賢愚貴賤無不仰聖德之罔愆而同归于正踰于者皆不作
而民可教矣況所謂大臣有司者能成己必能成物孰忍孤陛
下教民之託哉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曰君子之守
脩其身而天下平豈待所以有其儀不惑正是四國之詠漢董
子之告居亦曰探其本必自貴者始蓋確乎不可易漢文守成
之善今日區處之宜見於聖賢之所先反者臣既述其事論其
理以此竊窺聖策至終篇見陛下遠想古之帝王富天下有術
而教天下有方思舉行之以繼其治功之盛且于庶富教之三

事責且等悉心以陳其詳臣之所欲言者上之所陳已盡惻惻
敢復伸其說于清問之下陛下幸垂察焉蓋古之御天下者既
庶必思所以富之而制田里薄賦歛則其富之之術也既富必
思所以教之而設學校明礼義則其教之之方也富之之術教
之之方布在方策而後世之所以法不古者豈獨富之者無術
而教之者無方之過哉顧為治不能無法而用法不可無人苟
非有文武之君文武之臣決不能舉文武政且故儲言今日之
患凡于陛下承富教之託者責任其赴而不量淺深矣勸陛下
下以其責且下者反之以自責也至若庶民矣而富富矣而教此
孔子所以為冉有者見于論語其說甚明而蓋勸齊梁之君

行王者之政亦不過欲其乘地辟民聚之勢而養以農桑繼以
庠序和樂異于孔氏之說然得道者多助而政刑之效終不若
德礼之深德教之行必始于巨室之慕而孔孟之遺論也故以
先後言之則庶先乎富先乎教而居身尤其所先以未未言
之則教本于富富本于庶而居身為本之大身也者萬事之根
抵萬化之權輿古之聖賢出處異時窮達異地未嘗不懷重于
斯而治之汲汲也故庶人微矣為庶人者且不可以不脩身而
況履帝位之尊一家近矣正一家者且不可以不脩身而況治
天下之大苟所求于入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則君子病之陛
下以至德崇養德之基以至仁立脩道之動靜存誠早夜居敬

其于正身以為天下倡者蓋不可以有加矣而且臣所以效忠陛
下者於此猶淳淳焉此固且望居已之心也且不暇曉說清
舉已然之跡徵之粵稽諸古教民稼穡則稷為之敬敷五教則
契為之夏之籲俊尊帝商之敷求哲人文王用五人而有夏脩
和武王且十人而萬姓悅服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恃乎己而
必資乎人蓋以此然堯則俊德之克明舜則重華之協帝禹也
皆臣而拜昌言湯踐聖教以懋厥德商玉顯之漢者素恭保民
著玉承之列者聰明作后帝王之富教天下不獨資乎人而必
本諸身又以此我太祖高皇帝肇造鴻業久享天位所以立法
貽謀為億萬載垂疆之休者不異古帝王所以富教天下之道

而○密過之陛下嗣守玉圖于茲六載憂民軫切降詔丁寧
之○期必欲追隆古帝王之盛而不滿乎漢文帝之為大哉皇
言偉哉聖志且知陛下必能踐斯言于無負酬此志于不違而
有以弘莫大之業也然不致力于本之所者先而徒盡心于末
之所可後亦何由滿陛下之願哉故今日之務固多不可已者
而在陛下所安則自脩身之外皆可優游而徐圖之必也精擇
善利勇決取舍超然遠覽深惟至計信達擇之為恭思儆戒之
可樂兢○如堯業業如舜克艱如禹待旦如湯亦臨亦保如文
不泄不忘如武屏我躬而親任史遷邪佞而通端直畏天之命
惠下之情審時之宜定國之是凡聖祖之所以作于前而傳于

後者諱求其意之宏深推其利之廣博志為思慮事為思慮
準由舊章之詩不忘乎心盡于成憲之書常在掌目操持○握
不一時而少從不一事而少差如陛下微祚之祚而愈益勤勵
愈益儉約愈益謹恭則一念慮無非正心一云為無非善道將
見推委不舉動無不化公卿勸其職于朝守令勵其職于郡縣
四海之內如風行草偃莫不順從凡陛下之所憂于天下者不
治而自治矣古人有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臣既以
古人之成敗可以為法于後世者畧陳于前又言堯舜之知而
不偏物急先務也臣又以今日之急務在于陛下之一身者懇
陳于後惓惓愚衷不外乎此惟在陛下俯聽而用之耳蓋人主

聞求言之終必將有聽言之宋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
之誠昔之愛君者其言若此臣常誦之以自警今幸遇其秋于
用言之朝而不獻其誠于聽言之主是負所志于平日也故雖
言無可采不敢不盡然睿覽之下倘以其得千慮之一而不思
亦焉則豈特愚臣之慶幸哉臣干冒天威無任戰慄頓越之至
臣謹對

送王清美序

王清美將行翰林庶吉士傳冠卿草三十人咸賦詩以贈之予
清美外甥也能盡言乎王蓋吾蘇舊族清美生而青穎少失怙
賴厥祖工部公暨從祖副使公教年甫十八領鄉薦初試禮闈

置下第人皆曰王清美豈終見遺意者時未利耳然予之望清
美也厚望之厚者愛之深也韓文公荅李翺書曰根之茂者其
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而蘇文忠公作
稼說以送張琥亦曰信于久居之中而用于至足之後流于既
溢之餘而養于持滿之末此古之君子所以大過人二公之意
皆言士不可以不養而所養者非他蓋謂立德立功立言天壤
間不朽物也養之無素而欲動無弗利其可得乎清美固特選
之材間臨岐之言將必有惕於中者志一而氣從精義以致用
處哉我于韓蘇之所云者無愧焉是惟古人為己之學亦美必
以高科美友奉耀于閭里為哉予自顧淺陋不幸叨一第不能

自勉乃欲勉清美寧不知愧然清美自今益求養之方而用力焉又何至若子哉子是以不能忘言于清美也

送長史仲先生之趙國序

吾蘇去京師四千里其人仕京師者識不識年居相見無不懽然談笑若忘其身之為客者蓋自然之情而天下之所同也然仕各有職同仕京師而或帶馬或供焉由其職有繁簡也蘇太倉之為州在淮海上州之士科目仕京師者不乏若今長史仲先生真夫先是嘗為國子五經博士而子則待罪翰林文字外無餘事皆所謂簡而佚者子自癸丑筮仕至己未而先生由重慶教授陞國子西人者舍無時而爾汝相忘身處仕途而樂

以非下蘇州人守他處者多不及杯盃間每相告曰吾等昔同里閭今同仕京師而所職又皆文字謂非明天子之賜耶愧未有以報之耳今春秋起府古長史員缺天友鄉求士之有文行者以充其任蓋久而得先生命既下蘇人咸曰先生此行不可以無贈則使予執筆予昔與先生處今當遠離亦何能為情哉雖然人情以離合為喜愠居友以敬忘為得失並行而不悖也博士諸生師也若長史則所以輔導王者其任之重豈一博士可倫哉正序明本書三四上修身之戒當貴有箴皆古人之可法者此先生所優為而王國之所賴也予是以畢言之良辰美景嘯詠遨遊以談然為事至使士人謂之方外司馬豈邦人

所望于先進者哉先生作而書曰是固老夫今日所願聞也遂書以為贈

送太守楊君之常州序

刑部郎中進賢楊君恭甫之遷常州守也其同友與居大猷輩微子文送之君弱冠登第今其年俸三年餘一旦承天子命出守天邦或者因以為朝廷之用君也驟然子竊聞之惜仲間矣方常州守缺寧公曰是鎮南名郡自非員才具足以有為者弗克勝其可輕授哉既而以君名上命既下常之士大夫相與賀子朝咸曰得人而司冠閭公若有不豫然者有問之曰是吾屬之吏素何不少留以需大用而徒以一郡委之耶然則彼

目君年少以為用之驟者謂之不知君可也雖然君之才天子知之大臣知之常之士大夫知之而常之民猶未之知也今夫政之有郡守非為民而設耶民生之厚薄民性之淳澆一繫其守之良否而國家考績之典大抵間其名必察其實賄其貽必要其終吾職在理民而民不我知復何績之可考哉且大臣所以器重君者何蓋君之為刑部屬也法不死而民不克斯其所以取之乃今特薦之天子而授之千里生民之寄是即成例所謂八命作牧董子所謂承流而宣化者其責任之重豈但刑辟之一端哉君往蒞之賦役其均田野其闢墾其備風俗其盛必使常之民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賣刀劍如棄遺敗腹

少參照無拂有矜之誤作聰明賢智之類或苟如是斯無負于天子擢舉員于大且之薦而居也百未一為也於是時雖強之使交口道居之賢其可得乎為之而民不失望焉于是時雖不強之使交口道居之賢而居之名將無往而不著其寒施于夫獲在上者之知則以致身于高位獲民之知則足以匹休于古人蓋軻氏曰諸大夫皆曰與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王是故古之人欲郡而得民心焉往往使知于天子入而為三公宰相若此者可謂聲實相告而懷德如彼者也居有守有為益得之居尊人大光祿奉兩公家學為多一郡之事業亦姑以觀其施用之漸而非其極也居尚益固可以成

其名懷其終哉

贈歐安守黃居鵬序

安之重者居子必先知其所繫之重則居其位也不敢忽而政績克底于成苟一有輕視其友之心則欲求其職之稱也難矣郡之有守姑于秦加崇于漢觀當時之詔一則曰方守吏民之本二則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故或自三公出為郡守或自郡守入為九卿其友之重可知而得人之盛亦罕及矣歐朝稽古為治郡守之設上承藩司下統列邑上有責成下有視則於守焉存蓋必以身率人惟教化是務俾民有所觀感而兴起刑罰者僅役乎贖才興風俗美其任之重于是乎塞焉臨安為

南詔甲郡比缺守冢宰楊公擇郡署之良者以往得黃居鵬鵬為蜀巫山舊族歷自有進士科以承數年至鵬聲望第信廉傑士也歷友而宋戶曹初授主事督鳳陽倉儲善祛宿弊及北遷員外郎中宣奉憲書贊理河道糧運所至有聲居外貌簡重而才識使連事皆立辦前大司徒中都顧公而安劉公咸器重之每劇司缺正即輒擢署其政分冢宰公先蒞大司徒事知之尤深乃茲簡鵬食以為宜乎亦止知居之治郡必克有濟然觀今之臺諫部署出補郡者往往自以為屈為此則輕視其友而或忘于其政故郡多凋弊而民不蒙澤其有勤勞簿書者鮮知以教化為務則又昧乎其本居茲佳也專城千里為民師

帥天子之所付託者既重而生靈之所仰賴者亦重其乃職以立政端乃身以作則將見政成化行與漢之循吏並垂永譽而臨安得人又孤冢宰公之所屬意顧不偉與同年秋友正即能居尚友與鵬有鄉曲之雅微言以贈其行予素重鵬遂不辭而書之

送太守何居考績還任序

或問治郡難乎予曰明則民畏矣公則民悅矣夫難然則治郡易乎予曰苟無以使民畏且悅而徒籍太守之尊勢以利姦回以病善良若是而望一郡之安其可得乎難易因乎其人凡天下之事皆然豈惟治郡哉弘治癸亥歲末何君子敬以才御史

出守畿郡寬簡靜重無所更時畿人始謂捕夫人也久之刑政
清教化立其人至京師往有歛民之明者試求其一二咸曰
我太守無不明也其養奸搆伏人或能之若府治則久闔之門
吉祥至止人始知不利正友之說荒民居嚴版築之令以患哀
息人又知重承前漢之職隨此豈異人事哉陰陽者之所能及
我亦往有歛民之公者試求其一二咸曰我太守無不公也
其平徭薄歛人或能之若商旅授符悉仰之縣秋毫無所取凶
豪竄訟必真之法權貴不能奪此豈拘貨利務姑息者之所能
及哉予聞而喜以告同志相與誦幸崖榜中得人之語以自慶
今年秋民以其三載所樹績獻于朝獲書上考起遷蓋有日遂

詔選任以俟長史王君慎簡輩屬予贈以言且曰予輩同登第
以來舍而之而舍其跡靡常乃若斷金之有心如蘭之有言
善則勸過則規者今猶昔也遠猶通也可以今而令而令哉
予應之曰諸君子之言是也歛民之為守也邦人頌美吏部書
其最斯豈無以取之而予又說焉強聒于其側曰明無疑也
公于已者公于人也既濟乎惟厥聲有聞位當益進二德之
用千里為狹其所未既將使一方賴之天下賴之則君自養
何以耳

贈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許公之任序
天下之理出于天者皆善也有不善者非天也人也故古之從

事正心之學者必為善以去惡其推之以治人也必彰善而
惡正心本也治人末也人之待我以治也有近有遠有小有大
而吾以一身臨之其勢不可以一日而能也是故有輕重之倫
有先後之序至要其所以治之之道寧有二乎哉蓋所謂好善
而惡之順則逆通則達者遠猶近也大猶小也故曰正心者治
人之本也今士之奔進士者率使試縣令有異政則擢監察御
史一年乃授而所謂遠者大者基焉自吾身而觀今治人者也
御史亦治人者也人有恒言為令尚恩為御史尚威斯蓋就
所重言而孰知今之不可以無威與御史之不可以無恩者其
道同乎是道也惟當為正心之學者得之得其道則凡德我者

必善人其仇我者必不善人也此今之良御史之有風裁者也
所謂能好人能惡人者也使不善人德之而善人仇之則是奸
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豈君子之所貴哉崑山許公伯基以治
邑聲聞寧遠府南臺之選或謂公易令之寬以為御史之嚴而
公之聽之似不以為然也蓋聞公之令海豐也未嘗不嚴亦未
嘗不寬嚴其嚴也惟不善人畏之而其寬也惟善人悅之畏其
嚴者其人少悅其寬者其人多是故人直以一端目之海豐一
邑也公兼恩威以治之既效矣御史之職提振紀綱端肅內外
討姦猾治大獄由漢而宋趙岐莫比而澄歷觀前史千數百年
間其人未易悉數最著者若王季之獨擊鵠張昇之稱得人

薛堂執法于殿中江淹獨步於近世其素貌風望能使後人瞻仰嗟嘆以為不可及果與尚威哉亦唯其好惡之公不吐剛不茹柔忠亮清直舉措時多無諸己者非諸人求諸人者有諸己不愧聖賢之所存是以表是其盛也公為令克寬克嚴可懷可畏於是乎足以規其好惡之不偏而於善惡之公其有擇矣憲府之升亟厚厥責濁思激焉清思揚焉明大休守直道不患不古人若也遂書以為贈

贈王大尹之任新昌序

百里之地萬家之民其善惡之勸罰風化之導揚獄訟之理稅賦之存以所以正德而厚生者皆令之職業也厚之正之矣平

且理矣導揚而勸罰之矣斯能奉令之職業否則為曠廢然則居令之位也誠難而上之擇令也其可苟哉自有郡縣以來明君良相之朝縣令多得人在漢若董宣治潁陽卓茂治密魯恭治中牟在唐若延英防民疾苦宣政問治人策擢其高第在宋若河清筆民歌詠王允規十青已未尼比萊公柏于甘棠載諸信史傳諸後世其人至今有耿光而當時若拙主宜教治之美亦從可識焉叔季之世循良罕聞甚者其人雖覲不能始往焉縣令迭求利削環連萬狀天下之邑率皆不治而亂從此茲矣我國家為民選士惟公惟慎縣令大槩非舉人進士不得補行之既久積弊益劇而中尤傑然可觀者必進士也声名上達仕

路彌通往往進陟臺者公卿以佐一人而福海內鮮不由此邑惟此其故何也今兩浙十三省主人才所謂舉人者率三歲千人其選之必於數萬人之中所謂進士者率三歲百人其選之必於數千人之中蓋其精於此何怪其所立之選人遠也正德壬申冬進士崑山毛君畏之拜浙之新昌令將行過予別且請曰震甫叨一第遽出而長此數十里之人民大惧弗稱先生豈有以教我乎蓋予初與君同邑而君處邑學予處邑未嘗食學君早有名其取進士稍後予而其中之可養則固淵淵深矣新昌之試所謂學而後入政者非以政學者也漢董宣之徒或搏擊豪強或視人如子或專以德惠為治不尚刑罰唐之興急民

虞而詢治要采之盛詠十奇而思雙柏凡此皆君之所向慕而願學焉者亦君之所克健而優為者也隨車之雨有鄆之春新昌之人日望焉居其亟往哉勸善罰惡導揚風化理獄訟平稅賦以厚民生正民德使人目為今之進士傑然者而不使昔人專美于前非君其誰哉君事業名位方日昌以大失然泉達不足以喻之矣予何容喙哉因君之請姑識吾私應用徵諸來者

贈大尹須君考最還齊序

凡今之從仕者鮮不以治邑為難也蓋天下之友其大者若郡守方伯在外又其大者若三公九卿在朝其志易行其債易成而不見其難者何也愿友久而獲乎上下者深也今之縣令古

之男也士之仕大率從此始位不高而責我者甚重也事欲行而沮我者甚多也蒞吾上者趨吾下者其人非素相聞也安能遽信而遽服哉是故雖賢者猶難之以予觀治邑之難其然則然久之固易矣惟始之慎而終不克如若此者幾惡乎其難也孔子相魯尼諍之三月而後誦王子產之從政也與人誦之在三年之後然則為政者亦求之而已矣又奚患人之不知也吾友須君居坤寧齋未三年志克康寧克濟其上友聞之嘆曰是可謂能助我者矣其獲乎上如此小民之言曰吾邑自頃侯秉政平訟理吾民之欲為善者始有所恃而不恐其得民又如此今年春令以振政上京師吏部取其芳而薦之天子不日

將登用焉而猶俾此還任以俟予與君同舉鄉貢其志尚又同是行也其所以而相諛也相親如室游一朝立好哉予所欲言于君者無他亦曰慎厥終如君之始焉耳蓋為令之難居既嘗之已往所謂易者實始自今顧其易也未必不可以為難則亦有今之所宜慮者其必曰向也何為而獲乎上也其所以獲乎上者居心所安而不可渝也何為而得民也其所以得民者亦居心所安而不可渝也而不可渝則不可不恒其德而一其志誠如是惟見令之易焉知令之難哉今之守衛要津往往由治邑而後至居勉乎哉不難于為令而難于其易者未之有也凡居之才且賢何有于我而予也叨國家之祿日厚祿之厚德之尊

也居誠愛我者願聞一言以自勵也

送錦衣千戶彭濟永還鄉展墓詩序

正德乙亥冬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章庵彭公以疾乞致仕疏入上降詔勉留有賢學素著之褒公拜命感激疾已出視事如故先是有詔廷臣二品以上未滿三載誥命得先授于是公加封光祿大夫柱國由厥考而上三世皆贈如公友毗皆一品夫人公既未克歸明年春復疏請令其弟錦衣千戶濟永暫解任歸身南代之展墓遂行燦燦禮近歲錦衣友例不得固其私上重公請特俞礼部言許之夫推恩極一品而授之三載之先攝事以同胞而予之常例之外是皆優渥之寵士非所希睹

者猶歎盛哉濟永行有日諸同朝卿大夫相率賦詩以贈公謂澄宜序諸首簡乃為之言曰人臣猶天也人臣猶萬物也大臣蓋物之異于眾者譬則山之有嵩華水之有江河也夫嵩華江河其儲精蘊奇出雲作雨屋才賢興宏藏有功于宇內也大故其為亟所尊崇也至大臣竭忠于國家而受報于居上也何以異此公自少力学慕古矢志孝庭登進士科歷及中外垂三十年于茲御繁劇理盤錯冒山與危直前為之無所顧慮是故所至建偉績蜚英敷通年數被璽書嚴督諸將帥受夷群盜卻逆強狄奉宣德意寧一四民于時河南北川陝甘肅之境西夷朝貢之國援旌豺虎之亂殘傷凋敝枯槁憔悴之極其重公之

未德之茫已真若仰萬華而潤江河也然則上之報公與公之
受上之報以彼其厚也皆可謂無負矣而公則曰吾叨國恩已
已甚其將何以報四牡之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君子曰懷
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豈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
昔東漢吳子願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不覺解嚴之日其
篤公義如此子願自建武世常居上公之位伐蜀歸詔令過家
上塚其為先武倚愛以此今觀公之所自立也與其所蒙于國
之殊也實之四牡之詩方之子願之事夫何遠之有清永謙書
其吟咏風精武事嘗從公擊寇有功祇以公履綬錦衣百戶又
自以其功進今秩為人慷慨好義憂人之憂有古俠士風是行

也上以承君命內以慰公孝思豈徒誇衣錦之榮哉蓋凡公之
所欲為于家而弗獲者皆清永今日之所為也微清永莫致
公之誠微公莫彰清永之賢兄愛而友弟敬而順亦猶上之厚
公公之忠于上吾知劉氏之美將不可勝書矣此諸公贈人以
言之意而亦公所願于其弟者子安可不為清永告哉

贈右食衛指揮使時公裂職南歸序

贈人以言古之道也人情大抵惡直而好便故頌則喜規則怒
長誥之風消乎之氣其勢將俾古道或幾乎息然而亦有不
終默者其言豈非出于中心之至愛而弗容已哉故右食衛指
揮使矩庵時侯德昭有子軒字公榮矩庵既逝公榮福選兵部

拜命已卜日戒行士大夫當與矩庵善者咸曰時侯吾故人也
侯之子猶吾子也顧公榮生甫十八一旦竟登三品固可謂
亦可謂是不可不告之以善言俾知所戒中書舍人陸君子引
以予方職文字則授簡焉子惟今日將臣之子孫必思無負國
家之爵貴處乎其可其祖先有勲勞而能識之不忘則志向堅
而多福可求其父母有訓戒而能守之不背則聲譽立而可行
可成勲勞者所以登之訓戒者所以承之斯二者公榮蓋兼而
有之者也子又何書哉時之先永平濠州人有韓英者洪武初
從我積功至燕山左衛衛副千戶設戰陣無嗣其弟忠遂拜羽
林指揮同知又積功至指揮使改鎮海是為公榮之高祖父至

忠孫則又遇太食公榮之祖父也以百戰之身易全家之福創
土者勞而守土者逸惟康唯慎可以寡過公榮尚念之哉公榮
有嫡母曰淑人陸氏故泰政武肅先生之子今鄉進士安甫之
兄也惠而知書勸守內則矩庵年少掌衛事鄉人皆曰時氏
有令妻其將若古之人因論射而賜金至三鎰者乎已而果然
今公榮既喪年亦少鄉人又皆曰時氏有賢母其將若古之人
治家嚴而子為宰相如福祿者乎望之也厚則副之也難自有
志者視之特易耳耳父兮生我而養不逮舍罔極之悲焉母兮
鞠我而教可承有莫大之幸焉公榮尚念之哉夫君親大倫也
忠孝大節也事君必忠事親必孝所以銘先烈而酬世貴者在

我之介以是而止故此而充盡家可保身可安否則所謂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止者吾不知其可也公瑩嘗就學衣冠言動循々雅飭蓋可與言者予是以樂告之雖然予言則直予德不足使人聽公瑩歸而贊諸墨氏不以予之言為過稽而聽之必矣

贈長陵衛百戶馬大德序

太祖高皇帝因元之亂遂起義定天下而我太宗文皇帝又以兵靖內難安宗社皆萬世功也惟時彌成大業固非人豪凡在戎行一心一力而我祖宗之報之也隨其大小賞之爵位世反之恩將與國家相為悠久猗歟盛哉馬個大德者故長陵衛百

戶王之子先世世懷寧人其高大父受孫在太祖時從軍以功陞小旗而在太宗時陞從旗至其曾大父志始授百戶亦受孫功也夫臣既表其指揮余事蕭君英使告子尚志鄉孝居廷儀曰個為人孝友好文事篤交道蓋馬氏之良者稱其善俾益奮勵用期不負朝廷恭先世英蓋有意而弗能言也子蓋為我國之子是高宗君以其意告子未識大德然余為將臣之子孫賢以大德是固可與言者矣而不與之言可乎雖然使子與大德言亦豈能舍其先世之所為以為勸哉凡為人臣者不可以不忠而況為將臣者乎凡為人子孫者不可以不孝而況為將臣之子孫者乎將臣以之何而為忠赴敵則捐其生居安則

謹其職所遭之時不同而其心一也將臣之子孫以之何而為孝其赴敵亦捐其生其居安亦謹其職蓋父祖之賢子孫能則而象之是乃孝之大者也彼計私以避害苟祿而曠友者既非可以事君亦豈所以從前人哉然則願為馬氏之才子孫者宜知所務矣夫百戶今亦品友也以今視之若甚易自昔致之則甚難自始即戎進而為小旗其披堅執銳不知幾幾戰陣而後得自小旗進而為從旗又不知幾幾戰陣而後得百戶既進于從旗矣視即戎之始相去遙遠顧可以易而得哉是故其人非有赴敵捐生之志者不能而為氏自陞百戶百年之間海內晏然父子祖孫克保厥位則其居安而能謹其職者亦不可繼也

繼今以往其恒念之忠敬之道守而弗失則何難朝廷恭先世之有以此皆大德耳目之所及有不待告而知者乎故余是而言他願大德所宜務豈復有先于此者乎且大德之以孝聞也意其仍能修弟子之職人是以稱之而今則非復為弟子之時矣予故勸之以其大者此亦蕭君致愛其友屬之情也

贈鎮海衛指揮使武世誠之任序

昔唐房梁公謂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置則難魏鄭公謂自古帝王昌之艱難失之安速守成則難其言皆是也願茲二者之難豈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哉誠即一家論之其始也未嘗貴也未嘗富也其終也有高爵厚祿而操厥阿由

又未嘗不以其道其為力豈易乎哉富貴身教之身享之聖其子孫復享之而亦必以其道其為力豈易乎哉故不知創守之難則家尚不可保而況天下乎吾太倉舊設二戎衛近時復割三邑增建州治為兵民計城內外雜文武士庶不下數萬家而所謂貴者富者或累世相承或一人而止是可樂以為命之不同哉亦由乎知其難與不知其難耳武世誠者鎮海衛指揮使致仕故失庵惟德之孫今芝庵公功表之子世誠之兄世元代職者十又五年而終于是世誠以父命來教人皆樂王武之先蓋徐州蕭縣人洪武中有諱者自燕山右衛騎兵恩及清陽衛指揮使諱今職是為世誠之高祖傳子及至于曾玄四世

百年富貴光顯為時所多作于前者有汗馬之勞健于後者無青梁之習蓋當文皇帝靖內難征胡虜攻城先登陷陣却敵前前蒙矢石不避湯火出百死得一生夫然後刻友三品身長萬與國咸休澤及苗裔其難如此不有殊勳曷膺介福乎生也晚弗獲睹狀貌揖讓論比見其子孫俛々方寸未艾輒為之感嘆若失庵之慶勤風夜芝庵之仁懷士卒詩書能好賢俊與游其心誠不敢以昔人所遺者為安而以為愧不欲以時俗所務者為高而以為戒也世誠嘗游鄉校醞藉慈祥有祖父風矧夫恭儉之修礼法之慎又家庭平日之海而厥躬所自蹈者引前人之緒俾大以昌俾隆以長豈必求諸遠且難哉是固世家守成

之道也而臣許國之忠報君之德不又由是而可全乎言甫既世誠慷慨然起拜曰亦也幸乃今獲聞先生教而知所自儆且將競辰以學也

賀錦衣千戶劉公陞秩序

弘治乙丑春二月錦衣百戶安成劉公陞連以功陞正千戶其鄉姻黨左長史王公慎極贊將往賀徵文于予予聞公昔未仕嘗治後為儒生頗屢試不售意其以是故聞見日廣知學日增是以其蒞官也持廉秉公卓有忠向披堅執銳多立戰功秩之進非偶然而累之陞非倖教也惟夫所以進斯秩而蒙上恩者既曰無私則其受長史諸人之賀也奚愧哉美嘆未已嘗有睹

公伸于今日之為將而因以惜其困于前日之為儒者為之慨然良久予曰不然屈伸者相感而利生焉者也文武者事殊而道一焉者也公學春秋者始於左氏之言評之蓋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將之難異也所謂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是將之紀律也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將之神速也稟書伐楚楚晨壓晉軍而陣范句曰楚師輕佻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是將之持重也顧考叔取鄭伯之旗發張以先登瑕叔盈又以發張登乃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是將之帥先也似此數條非儒者不能知此而不知其何以為將哉然則公之利于戰陣固自其困于場屋者得之而前之居正可以為後王伸之

地也遊遊二帝者嘗受者待咫尺尤沙者涉獵徑傳公蓋聞其
風而起焉者不然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豈嬰何取于權蓋而
爲之哉然嶠南之平蓋冀以爲賀而伏波自慚其資厚其言曰
方今匈奴與桓南樓北建欲自請擊之其征五溪時年六十有
二矣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而定遠西域三十年然後還今日長
史公諸人之賀公公之心所以汲汲于善言之聞者安知其不
伏波若而思效傳介子張蒼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又安知其不
立遠若我其聞見必益廣知慮必益增而荷國之賞當益崇凡
所學于佛者于軍旅乎悉用之而其道大先人將不十贊而已
也于其王拜時時本耳公其自視以爲何如

送過德聲還太倉序

予同學友人馬君善徵偕其門下生太倉衛百戶過德聲
來言于予曰子嘗器過先生今生以代職還盍贈一言予曰德蓋
君與予家食時旦暮數相往還時德輒方授書居側年最少而
性敏予誠愛之謂其將來必有可觀者及予遊太學友翰非歷
八寒暑乃復與德聲會馬君則偉然一大夫追記其少時狀
貌僅得彷彿予大以爲是真將家子又聞其嘗冠儒冠游歌衛
序者數載文辭騎射他武職子弟多不及而聽其言論是之而
非之慨然思自振于古名將也起克國羊祜靖郭子儀烏重
胤曹彬諸人悉能道其時之先後與其事之本末大畧非心乎

文武忠孝而能然哉在旅寓蒞賓惟取杜甫詩吟咏竟日不輟
去家既遠時停雲而懷親友亦時一捧低毫賦之以寓情長歌
短吟斐然成章其於作華盛麗之事一無所好予於是自慕昔
之所許不徒且其年力方富強爲知來者不又过于今哉夫富
貴福澤人不皆有唯當值艱險者乃知其難而懷敬慎其有得
之偶然者必以爲易而忘保守此兩者禍福之卜而賢不肖之
可以殊也過比本和州人德聲之高大夫洪武中以勞授府軍
右衛百戶未幾改太倉衛一傳而進千兵得之勦寇再傳而進
指揮得之武舉至德聲父天瑞居創製田職才勇兼具爲時所
稱百餘年間厥家日大以昌予恨其後人履盛滿而不戒將有

斯後自放之習德聲無是也乃能以弓馬餘力讀求文事以自
別于人而又能守身唯謹不妄造作其見碩不遠哉方今海內

晏然鬬爭全革之聲不聞于四方正明天子思患豫防之日古
人奮自卑位而成大名于天下者有矣德聲而益勵志圖遠大
使予他日復自棄今日之言不誣則可以若國家貴延于世之
仁而全父祖澤流後裔之美不患其不能矣遂書以贈

送盛斯徵序

予友盛斯徵爲工部都水主事一年滴宦滇南士類咸惜之斯
徵既自咎其所爲時于時而又自以爲無愧于心對案慨然談
人情言其能自介然于懷也而斯徵自處如是豈不偉哉斯徵

間以其情告予曰吾不幸登甲科早聞見政憲知憲誠遠直道而行不復顧慮是以有今日之禍而使吾脂韋泯滅以媚于世將無適而不可然此豈吾之心哉故夫營利中不立異以爲高則舍行而不耻二者皆非可以論我也謂吾學不至才不充而量不廣處天下之難事以易而無深長悠遠之思譬如馳峻坂之車鼓風濤之楫若處之平地安流而不知戒故及斯言也誠愛我深而責我備也吾謹識之予曰然則子今而後毋乃少變其志思與時俯仰乎斯微曰不然古之君子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而見善以不及吾身方在塞中只觀于目聞于耳皆足以感吾心而興起行己立身吾將以賢士大夫爲矜式其暇

則以誦詩讀書又將尚友古之人論其世焉夫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而言寡尤行寡悔必自多聞多見得之吾友則貶吾學獨不可進哉予于是喟然嘆曰有是哉斯微之賢也其知處憂患之道矣故江南而有騷騷之作屬則傷子怨謫長沙而有吊湘之賦誼則痛于悲其於中庸之道皆未至焉程伊川之貶涪州也不責公孫不疑而怨謫道自以無異乎日此其學道之至知德之深而起然得喪之外者乎斯微無屈之怨無道之悲觀其志豈以伊川爲難學也志士固窮斯微有焉斯微與予皆吳人又同舉進士予故獲與之交于其別不能盡言然凡予所欲言盡出斯微之言者遂述以贈且書以自警而相與弗

其成云

贈小倉徐世醫授醫學典科序

人有恒言皆曰醫與將同道也豈直執方用灸有同于兵家奇正之謂哉亦以有家世云爾夫將有世將王用出征非世將不與蓋以世將精于用兵也惟臣亦然醫非世家何傳難門專業擅思其受之身術得之身自一或輕以試之是猶弟子之師師也哉何不至于凶耶禮曰臣不三世不服其藥殆以此也吾國家非世臣不輕交其人士君子非世醫不敢嘗其藥豈非有見於斯與吾州徐士曰庭字以寧者爲人良矣爲儒仲所重少嘗讀佛書及其長也以儒克任乃爲醫業乃爲橋軒爲陶巨源之

孫婿巨源乃許原字之門人而許又王安道所傳者也皆一鄉之名臣橋軒盡陶許王之術而大鳴于前大范其人也以寧盡寡人之術而大鳴于後非小范其人與大范小范世將之家也而橋軒以寧謂非世臣之家乎是故吾鄉諸仲不特重以寧之爲人而又重其精于醫術不忝世醫之名也往時太倉立州考精于醫者充醫學生而以寧得首補今年下例以精于醫者授典科而州人僉曰以寧可遂由州薦于天曹後中大夫選今布以歸全忝姻姻弗容無言以爲贈余惟以寧既以世臣見重于鄉里之諸仲見崇于國家之冠冕茲其往也豈肯自足而已乎他日有聲如大范老子不如此小范老子者吾必謂以寧其人

也是為序

都門別意序以下四首原本並脫去幾字今仍之

古人論友道曰其義重其聚樂者其莫重于道德相益而聚莫樂于意氣相孚也下此則趨勢利而忘義行小慧以群居此不足重亦不足樂也故周子有云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夫聚與散對樂與悲對其聚既樂其散必悲亦人之至情也若山人魏良玉者得玄默脩養之道不求聞達于時今年春治裝遠遊都下士君子樂其道者咸以相見之晚為恨凡有所啓則以清心寡欲為持噫心虛則善入欲寡則理明審之又審以至于無則靜虛動

此序缺二字

直而聖可樂矣豈但可以養身益壽已哉蓋子曰養心莫善于寡欲王昭素曰養身莫若寡欲吾儒之論亦不外乎是也所謂道德相益意氣相孚兼有之矣其義之重其聚之樂樂可想見今而將去諸君子重別之情豈容已乎故命工佺圖以寫其意相與賦詩以道其情載必書以相送于都門外汪京厚友時汝言請予為文以奉諸首子重遠涉言意而嘉良玉之為人惟以友道義重聚樂者為言冀良玉與諸君子均有感于斯云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皇明一天下以承聖相承往古大道與廢為治洪休偉偉輝映無極雖夫求才路最要之得人無科目以隆其養之豫選

此序缺二字

之精用之至創建同一心先後守一遵而不交者則使之然騎歟盛哉乃正德五年秋八月天下士悉自貢于其鄉以升此故事足推成因考德行道藝興廢能之意于是學士臣珪侍讀學士臣澄並受詔為考宗府試臣澄明不至亦惟風夜與共事之臣慎擇其文理之化者而取之其限于制額而不能盡取者狀使需後試者是蓋莫可致力者嗚呼所貴乎士者獨文章乎哉今茲所取百三十五人將采毒發吾君為忠為良必自今日始所以戒飭而期于克終臣烏可以默人之言曰儒者之學明体而適用其列之士德行道藝萃于厥躬惟上所任使是故投萬物交動而不官儒者何以能然也學之至也惟我

此序缺二字

重望動而之真能無負

之盛有古進士進士

之風而待之重者也諸生以帝畿之秀一日繫其名于賢能之書而登于天府天下之士莫先焉道之難知也名之難成也尚益懋于學先其美質以成大器斯亦庶乎其可哉且友之人學而仕之而學蓋終始是事而無窮已臣已仕者其敢廢學第愧其友碌碌徒以斯言為未仕者勗也

升父安公競詩序

賢天下之同情也夫賢者言動師古人進退由礼義者行拔乎等差名安加于上下其生也人莫不事其沒也人莫不思章之色其思之永嘆非有所迫而自不能已於此見人心惟德之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此行缺二字

好智術不可操勢力不可奪君子所以必為善而不惡也故南
京兵部尚書母師泉山公起成化丙戌進士積善八座歷事三
朝終四十年正德初去使家居沒跡一化而沒福壽康寧好德
考終之福一身兼之矣乃若忠孝大節口
志故其始也蜚聲藝苑落陟官
清其也樂育成均
咸歸其德也
留都公于點陟斷于機務百寮仰
方其在位謹言正論屢獻
于朝迨其
于已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其是之謂乎故上自廟堂下至韋布頌公之德同然一詞澄瑯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五字
此行缺五字

嘗以為公之多譽得之者誠也非偽也人々而謂之入々而求
之是豈公之所能哉論者謂公坦然和易之中有確乎不可易
之介焉蓋公之和人々所常見也臨利害遇事變夫然後其介
乃可得而見焉澄故曰公之多譽得之者誠也非偽也公沒後
諸紳庶慕相率為歌詩以饒之累數百篇而未已世云為是者
亦多矣言或過情不免為有識者所訾歟公而以是施之則
天下之公言也傳之將來孰必有感慕而兴起者難制作之休
視古不傳在今日亦
命屬澄為
弗克受公教年且老道藝無成願瞻門
得于見聞者若此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此行上缺八字

字庭壁存耕其所自予也前沒傳
詩統之厥猷錫日詩若至公敬萃
送葬有佛誕後世輓詩其源蓋
行有可稱詩以表之
散安居鄉
其弟相好沒身不衰錫萃明佐
有一節可嘉君子猶樂道之矧前之善若是多也可使泥沒乎
此作詩者之意也為生平履歷載他文既詳然觀前于所厚者
若此則凡其沒而可哀者人孰大于此哉

石城雪樵詩卷序 原缺

三江遺稿卷之下

序

太倉毛澄著



序

壽少傅西涯先生六十序

先皇帝臨萬方求天下之望置諸左右既得其人以其成正大光明之業復以遺今日若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西涯先生其一人也是安孝夏九日先生六十初度凡在門下士相率登堂獻壽或圖蓬壺或頌壽域或祝椿年或歌麟趾然其為天下賀一也非獨以寓其私也昔者昌黎韓愈以六經之文倡于唐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廬陵歐陽脩以孔樂

仁義之言倡于宋士無賢不肖皆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先生生二公之後海內之士爭趨下風快觀眉宇其推尊之殆無異二公之在當時是豈徒以其文章之妙哉先生易其外休其內譬如深江巨浸不可澄清而其大者人固不難識也夫居今而好古不厭猶二公也立朝而薦士不遺猶二公也善政思舉弊政思去其強進直救之忠聖老一夷險猶二公也顧昌黎未始相天下廬陵之參不獨升政事堂也三公論道之席承天子腹心之寄如先生在今日此韓歐所無是故天下之望之也厚乃若先生之心則孰得而盡知哉故以先皇帝之德盛德為今上之重明克底底政由舊百司効職先生置而不言讀

而常有書所謂嘉議美獻入告于內爾乃順之于外者其是之謂乎人之所竊窺者端居而憂端深肉食而貌如瘠其設心以為匹夫匹婦無不於我手皇皇然顧推而納之溝中是誰之過與此大臣宰相之心而祇之雲長生民之康清或有賴焉天祐聖明佑之賢輔匪直生之抑亦相之相之又相之俾屹然為世考老貽福無窮此諸生所冀于將來者又其志一也又我從乎國詩既成澄因推其意以序於斯蓋亦為天下道也

封監察御史顧居七十壽序

吾蘇由郡城以東至海濱連百數十里皆平壤中間水道交錯不可殫述其地所貴者山顧獨崑山之境嶧秀為望之如畫

登其巔可見百里外故其地人物清雅工書詞擅藝科踴躍仕累不絕而自近更觀之則莫盛于顧氏一門顧氏之盛始自故脩撰公惟誠其用志勤主家嚴子孫之才者制之否先後相望若今春坊諭德九和前監察御史孔昭卿貢進士孔安蓀奎太學生儒斯有自用世者乃若余章蓋壽有以自老于山非而無所慕乎崇貴吾復於今自以封居有取焉居脩撰公之仲子諭德之兄御史之父其孝悌長厚溫恭之德脩于家而推于鄉士君子稱不啻口初脩撰公與其配吳安人並享壽康寧之福吳中僅一二見人皆曰是以封居為之子養之儀也及御史成進士諭德狀元及弟而御史之伯子年十七領鄉薦人皆

曰是以封居為之兄為之義祖教之素也居當婚嫁畢日偕邑士大夫擇勝鵬詠世情家事澹不徑心有向子予之高致今年年登七十起居便利容顏豐澤類五十許人蓋居性度優裕美子攝生且所見才子孫有克家清美之休而無康季憂公所謂言行不厲受非其類之惠若之何弗樂哉然則居方果之壽慶則如岡如陵其殆未可量也仲秋二十有二日值居在度渝澆在京師將遣其僮奴金幣于家以為居壽而其情猶有歎然者則告予曰吾兄居常閱史傳及唐宋詩碑察于古興衰邪正得失之鑒嘗著五七言詩醇雅有理致今茲謀所以悅其志者得輸非諸同友歌詩若干首將併獻焉先生其為我序之予以為

居之有渝德亦猶荀氏之叔慈馬氏之白眉也乃不自執筆而屬之子將其意以予亦崑尾必知居也哉夫所以啟家之盛得壽之原是又皆存乎其人而山川之靈秀有不盡繫焉者於顧氏足徵也予是以樂道之不置云

壽天方曜先生六十國詩序

吾友崑山天方曜先生居柳校尉有方名當成化弘治間登解南者廷會兩試並居高第試為祁州守祁近北方民有剛氣先生治之寬猛遠宜政教兼著越三載厥績告成甫還任俄以內難去服闋當復獨選銓曹家人請東裝笑曰吾從是隱矣吾非欲避案牘之勞顧吾性直且疎若是而使之與時順從

俯仰以幸免于過咎庶幾不能且吾而所以求仕為吾親也今吾又復誰為哉遂引疾乞休致特恩加四品服色士林譽美以為異數是時年俸四十餘兩居以來自課子弟之餘晨晨暮暮時從二三故旧登臨高隱深放情詩酒間以相娛樂人間事搖手不答或者謂其有吾徽士隱未真予至風焉今年壽踰六衰冬十有一月七日適當在度從弟汝翰友大理自以幼被先生之教以成也馳情四千里引領南望不勝悵悵之則使獻一圖以致其祝願之私有朝士大夫詩數篇汝翰以求予叙夫陶潛不慕榮利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王績著書北山志草酸酒自供傳五柳記醉鄉韓昌黎以為是皆有托而處焉者先生之達亮

舜時非吾隋而蹈滿明身功之迹其心術之微誠有未易以窺測者雖然我知之矣先生之才若不可羈以州縣意者用小而小之以盡其大乎昔王渙比佐香于鸞鳳曰枳棘非所棲虎兕守未陽魯爾言於先主曰士元非百里才處之治中別駕宛當展其驥足先生豈乃今之意驥乎方今聖明求賢是急簡用未或不遺巖穴先生詎非其人哉俾之垂老而拜相卓哉以德而封侯先生勿謂人終莫予知也汝翰之仕而有聲也先生之教也厥子允清亦既以進士貢于鄉矣又先生之教也豈惟是哉先生從父有符庵公為二先生者文章之美行業之成至于今鄉邦有定論焉符庵仕至提學浙江副使加肅終參政家建之

夢聞見多義理精矣又肯以長往為高哉吾故曰先生之蹈陶
似也亦王似也而非先生之志也是固也先生見之如見汝輔
其志將念之曰學與政世守不失吾何為不樂之則古為蒼麟
浮白期在必醉陳太丘之言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意謂
仲氏近之先生別號天方汝勉其字云

輟前鄭文七十壽序

福善者天之道也安老者古之訓也今夫居穹壤間其身既壽
者而康寧其子復讀書自樹懿然為國之良是父足子蓋難乎
其相值也世有壽父而或遭懷德子年既高而體猶勤雖身處
好爵家積萬金居常靜憂敗覆之憂日慮禍患之將至人惟

見其老之辱彼烏知壽之可樂哉其必有以取之而或
以為偶然者吾不信也蓋觀天之子善人乎既與之壽又
使生才子孫以服其勞而致其樂福之降于是為多若令京師
輟前鄭文其子即鄭本吾茲著此洪武中翁高祖某占籍京
師因家焉前言行方不伍于俗故自號輟前壯歲客湖海倦
游而歸居積屢年然其性獨喜隱也其臥泉不其情性慕此貞
之兩廬而人莫之識也晚年見其子景輝既成立則喜而嘆曰
吾今可息肩矣乃即都城東偏故地築室數椽以脩竹庭中
畜白雀一偃仰怡然若不知身之將老也今年壽登七十仲冬
十有二日當為其慶景輝將率諸子稱觴膝下先期圖所以為

獻者乃過予告曰吾父靜者也其得壽固宜瑛也每自愧未能
以一第使之光榮而亦不敢不自勵先生幸以一言告之昔唐
子西為右師欲得研之壽以世計由其以靜為用也翁之靜誠
養生之要務今七十矣而起居食飲如少壯者有由然哉過此
而八十而九十而上壽期順皆其所宜得景輝之所以願其親
者信可必也夫靜則安不動則無所勞使翁家無能子性雖喜
靜其勢蓋有不容不動者焉乎能靜且安知其旦暮不悄然以
憂而惕然以懼其心常惺惺而不寧耶景輝既孝謹守古之訓
子知翁之心康日不寧夫何憂何懼而景輝又嘗領鄉薦有聲
士亦益篤問學務造高遠者甲第鳴天下翁將身見而大悅矣

顯而愈光其福之在他日所謂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又不於
今日可占乎夫序翁之壽而并及其子者子之賢父之教也
翁之善不止于教子天之報之豈直福其身於其子也必如之
意而子之貴獨非親之榮乎子是以敬為前祝之此亦景輝之
志也

封戶郎主事直庵史公七十壽序

人生而久曰壽夫人皆欲之載于莊子之書者曰人上壽百歲
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且曰天與地無窮祿有為之具而託于無
窮之間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道德者也夫常情所
貴則壽而已矣君子唯德之為貴其壽矣而不修則國之生

也其德懋矣而兼乎壽福之歸也執尚齒之一端置賢于弗
論不幾乎率天下之人而病仁義耶故洪範五福其四曰攸好
德而不豫無述之原漢仲尼深責之甚哉德之貴也手友戶部
員外郎溧陽史君文鑑以其尊人封戶部主事直庵公今年七
十及母沈安人偕老無恙自慶因書計之行將以便道過家稱
觴膝下謂予宜有言以溧陽舊族為人是之而非之鄉人敬之
尤好義遇姻族邑里之窮乏者皆有恩惠嘗曰吾家以義相表
者累世何事封殖常以知歛不克陳先人舊書為恨命諸子治
徒力田各事之無怠已而皆見成立晚年悉謝家事日與二三
耆舊徜徉山水間談笑盡觴謳吟松菊有古人知止知足之風

以之則其休哉人徒見公布衣而封一品越下壽而望八齡其
身康寧厥後昌大謂其福為世所希有而加歎美予以其為尤
不易者則存乎德福非德不稱為世者老無德而稱今之愧公
者不既多乎文鑑往哉請以是為公壽雖然公之賢聞于一鄉
而已予觀文鑑慎而才有聲民部他日位高功滿取重國家則
公名聞天下一鄉不足言矣孝子之心既欲永其親之壽又欲
顯其親之名壽在天名在人公之情乎天者已獲于令其待乎
人者何必于後予知文鑑決不肯以今日所至為足而遽已也
遂書以為序

西溪王先生壽序

吾友王寅伯之尊人西溪先生廷慎信履沙溪之上賦詩數
以自樂年八十餘矣事其兄甚恭州守東陽李公敬致為鄉飲
賓今春春寅伯應貢上春友吉入太學慨然曰吾乃今得以薄
祿養吾親矣遂援例乞訓導積陽所之麗永學將行手一軸過
予曰吾父老矣賓不肖不能致世之才子弟擢高科登顯仕以
為父榮而所就僅此然吾父安鍾愛賓幸有三子吾父之愛
之也如愛賓之如是國蓋將及其祿之辰連吾三子者獻焉
庶幾父見之而喜子盡為我叙之又曰邇者吾父書云方春祖
墓產芝一莖不知何祥吾德不足以動天地詎宜睹此願與若
等共脩省毋喜而於毋玩以慢賓謹受教竊念吾父為人忠厚

慈祥天是以永其壽而康其身斯祥也殆有非偶然者子以為
何自致之予告之曰天道福善人之恒言也然知而信者鮮矣
若子之家既足以駭天道不誣而一時失得真是論哉吾嘗怪
世之為不善者其窮而廉恥不立固習俗然也身既達矣家亦
肥矣至此可為善矣而為不善顧有甚焉何則有所恃無忌憚
故也若是而尊者弗戒卑者弗諫同惡相濟以為當然人日其
家若虎狼斯豈天所耶哉故不旋踵而敗今子之家所不足者
擢高科登顯仕孟軻氏所謂有命焉非人所能為也居沙溪之
上者數千家蓋嘗訪之謂王氏有放辟邪侈之行若未之聞
也謂氏父子賊恩害義而不足于慈孝者未之聞也謂王氏兄

弟倪子墻子孫有逆理亂常者未之聞也慈孝友恭之道不虧而放辟邪侈之行不作此先生所以居窮而見重于時也此寅伯所以重其親而榮之也此和氣所以臻而休祥所以集也天之福善不既彰乎易不云乎吉事有祥王氏之子孫他日有擢高科登顯仕以光大其門戶者安知其不已先于今乎寅伯起拜曰子之言實所不敢必而笑吾父所樂聞也其書于圖之上方遂書之

正德為寅伯之父寅伯時適有二字

慶醫師盛前六十壽序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此莊周言也而家記則曰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有九曰期頤然則

人生五十固可慶矣況六十而上乎凡慶壽者必有祝頌之辭夫壽定於天非以祝而增也然而且之於君子之於父卑幼之於尊長無不以是祝之愛之至也天壤間有萬福為大者曰貴曰富貴則尊榮富則溫飽而又加之壽則尊榮者溫飽者有常彼先雪如蒲柳不待秋者豈人所欲哉故貴矣富矣而後祝之壽謂必如是而後為福之倫也吳士盛德彰挈其從子瑞來游京師其人長厚又知醫偕仲愛之一日告子曰吾盛氏宗文肅公後也入國朝登進士第者三人特擢御醫者二人為郡縣醫安者五人而名皆著于時其在亦下率勉自脩不忝世德者吾從兄師者前其一也前社有志舉子既失怙遂專攻醫家書

竟精其業積而能散宗族鄉黨從之賴之者從子瑞就學匡者三年以訓育之如所生人以為難前今年壽登六十九月二十二日安維不度之辰曙等弗獲稱觴供弟子職南望不能為情前雅聞先生名晚先生之文必大悅幸為執筆且先生每與吾從子庶期為同年是以敬請子聽其言為之喟然嘆曰匡仁術也而或者以不仁行之君子所不道也如前所謂善用其術失德彰之甚厚蓋有所孔法于家而無待于外也且盛氏之先所賴以顯被國恩而垂裕于後昆者亦惟其行檢之立有足稱者是以前不能舍爾豈直術之工哉前今既富矣使仁則榮信以孟軻氏之所云不忠其不貴也使仁者壽信以孔子之所云則

莊周所謂中壽上壽字記所謂耄耋期頤亦何患其不至哉此壽儒之論也聞古之時有真人者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徹天地無有終時有至人者去世離俗積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以盡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蓋載于素問者以此不談素問不可以為醫捕不通上經之道不可以為儒也然則前之志安可測哉夫苟慕古之至人真人而願學焉其視世之富貴百輩蓋忽然焉其驥驟之馳過隙也而豈其所樂聞哉德彰願謂覽子文必大悅非予文之悅也孔蓋之道萬世無弊彼真人至人能衛其生以及人之生而不足以正天下之德與孔蓋異矣前蓋醫而儒者也

子故誦儒者之言以告前名睦字用陽師者其別張云

汪母太淑人唐氏八哀壽序

有二車馬客踵余門登堂而拜立而言且出所謂端委圖者視余虛其上下曰咸有待蓋一時中朝諸老將詩之而序焉則余屬故其礼余也有加焉二客者太常卿汪君用之錦衣千戶陳君廷言也太常有母曰太淑人唐氏是喪壽躋茲仲冬之月日南至前一日是維太淑人設帳之辰太常將及其時偕其兄工部員外郎許之率諸婦子稱觴膝下錦衣綠親戚之好佐園徵文助壽北堂余於此有不能言者強言之以太淑人之為也詩之頌曰壽保燕喜令妻壽母臣祝君之祥也子之於母亦猶臣

之於君願其壽而祝之祥是故斯礼也天下尚之今夫母氏之敏勞一也終身而慕跼步而不敢忘若是者惟孝子能之孝子深知慈母之心所以愛之者有無所不至故其念敏勞而圖報也其心亦無所不至慈母之愛其子不可一言而盡也生三年而後免於其懷及壯齡而願為之有室懼其才之方也擇所以居之至於屢遷為定冀其名之成也幸身見之雖有離憂而樂家逢庚辛之賓則截髮而待客多平反之獄乃舍笑而含盡可

履順秀出中閭事姑諸淑人極敬無違六親稱孝相安軒公克儉克勤同其心而輔其義生工部太常暨湖廣按察副使崇之三丈夫子少皆命之學之優而仕志行相師後先爭奮表方之教雖由公授而太淑人助勸獎贍封還蛇鮒之功亦安可少哉夫事親者以守身為本以尊親為至口體之養輕而顯揚之孝大如而懷隆儀之橘老而戲葉子之保窮而德芳容之饒達而導潘郎之與皆可以樂其親而非其至也即祀移以崇壽考而天子識憂國之情多錫手詔福壽見褒而勲業底平章之盛是其忠于國者即其孝于家者也由太常伯仲之賢求太淑人樂之至直不在于獻壽之辰意其中之無憾也素而所樂乎其子

者豈徒謹溫清極滋味已哉是日也革短簪于一堂憐珠玉其盈壁先生問里歡動士林太淑人將無樂于此乎曰樂之所致之者有道也登之者子卿也寅軒公安薦之自釋褐登朝游公父子間今三十年松間太淑人之德足以榮福以今日密而猶未已也故書之以復二君苟以為然請以覽諸圖之上

壽孝母太安人尤氏八十詩序

欲壽者人之同情也人之生必本于父母故孝子無不敬其親之壽者人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皆可以言壽然不能皆壽也故六十而康寧人則美之其七十而康寧人則尤美之矣况所謂八十九十以至百年者耶夫世之

歸此壽者誠難矣苟其心或未免不足之憂亦何美乎其壽也
所貴者既壽而又無憾於其心也予同年李君敬敷拜泣秋重
其母太安人尤氏居玉山居之兄文某善養而安焉今幸壽躋
八十季冬十有八日定惟復悅之辰君自以不獲奉觴膝下慙
然予中先半歲固所以樂其志于所知者于是諸同年聞之重
君之念其母也作為歌詩自其鄉以及他郡次第而成君得之
喜遂更集為一冊歸為壽筵之獻卷成君手編太安人平生
懿行之詳示予使序焉蓋太安人於是瞻居三十餘年矣以君
之賢則太安人所以成立其子者信非他之為母者若而餘善
固可推也其福也宜哉夫所謂子賢能致其親之樂者謂其

有以養之有以榮之也今太安人樂其子之養于家則必無不
足之憂成其子之名于時則當受褒封之典養與榮兼有之
視彼徒壽而不能無憾于心者夫豈同哉此足以見敬敷昆季
之賢矣然子復有以告敬敷者世謂忠孝不兩全夫就其事論
之則然耳理不如是也且委質為臣而返之于其私者既不足
以為忠亦豈可以為孝哉古之人處則求其志出則行其道雖
位卑祿薄亦不敢苟圖忠於其君也卒之其親王名亦由是而
顯則孝豈出乎忠之外哉今夫子有壽母者亦多矣養其母不
若敬敷則見敬敷之為賢也若君自處則豈以是為足而不益
勉其所未至以供厥職君為人謹慎而務政脩而外若不敢有

所當其要序於予似以予言為可以光榮其母而惟恐弗獲子
故以是告之夫使敬敷所以自立果若予言則足以增太安人
之光榮於無窮而其美非予言之能也

賀僧錄司右議經密庵諒師八十序

僧錄司右議經密庵信中諒師字方外字也師徐州人李姓年
十一年俗入都城西壽安禪寺師事復深廣公授曹洞宗既得
度遂躡跡出遊吳越間歷抵諸方踰一紀復歸壽安未幾寧晉
伯劉公請主弘慈成化庚寅以薦授僧錄司右覺義擅有清修
開山降教賜勅護持說法妙應學徒雲集弘治辛酉返于興隆
宴坐一軒若將終身春秋今八十數歲黃龍寺施主穀且園祝

頌于是駒馬都尉蔡公來徵文師之道雖不子同而其履行誠
實不事浮飾則予所喜見師軒前植竹數株離立翠叶敷茂春
而雨夏而風秋而月冬而雪無弗宜者予一日造焉因指而問
曰師之於道其猶是竹乎師曰自壽安得師勸求印可究竟大事
穿透虛空既而幡幢所迷徧素以因聞入見皆大懼是亦
竹之春夏也乃今予提正印生鎮名山澈影退藏了心為務其
將日用泯然真机獨露常以常寂無作無為是亦竹之秋冬也
師撫掌大笑答曰我且忘我矣而況于竹乎況于竹之四時乎
當知世間無物非幻無色非假惟無量法遍滿大千三千界皆
自無明翳盡未未際於其中間無能壞者是名清淨境是名神

通藏是名垂漏果一切世相起滅無常如空中花如水中漚沫
仆翔舞多聚五散倏見忽滅出彼沒此是為得與無上妙道第
一義比方我內翰猶以掛之齒牙何也言已復大笑予亦大笑
乃別及茲重年事不遇轉七十夏以一日諸公景向尊宿報忘
其勢之重相率往賀因將取凡物之壽者為師禱焉亦若予取
喻軒前之竹於而風雪月冬春夏秋無常也人亦有言靜者
壽動者夭弟自夫國明妙性觀焉則彼皆妄間物有成壞有無
相師其肯以自況哉故舍其說姑書予往日所問答以為序

而露同榮壽序

南京刑部尚書并益鐵柯劉公致政八載矣今歲壽登八袞與

願配李夫人並鄉人自南來者道公年邁而貌不衰精采充溢
筋力強健少壯有不逮者余聞之嘆嘆異天壤間有此全福
大者既宮諭徐居子容謁余文若公壽余謂今之善頌公者孰
逾君而以讓余哉子容巽謝請不置余唯壽三重盼子書壽之
祝者於詩洪範陳天之福人大均有五莫先于壽則諸福可
以畢集否則備用無地餘何足多哉詩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遐不作壽詩人
子居子之壽祝之至再至之而不已者豈過情哉要其陳之可
樂耳公進士釋褐出知縣事入為御史擢太僕少卿陞都御史
轉大理卿遷兵部侍郎南京刑部尚書致仕鍾鳴昇食樂善好

賢優游桑榆委化俟命可謂享盡人間福者非壽何以將之洪
範傳有徵矣公凡七命半為法吏精敏強果素稱奸伏所不能
猾飲跡而一念惻隱然可掬筆武陵時長粟者以粟若干石
郡守並欲擬監守自盜公執不從竟傳其獄監司足之御史按
問時因有被証坐謀殺公具獄公視其案疑之曰家非無主而
事發由人且詞尾帳子云云是必有隱案在亟索得匿名帖即
解梁問主時傳致成獄者公因密訊得某乙所為論以法而因
得釋其按廣也安整小兒將腐刑進者幾千人公曰彼無深而
造其立不可況全者幾幾耶悉縱遣之家人感恩皆以公明脫
之公之為政明而不苛直而不激而徑去之務康國之謀又有

出於刑章以牒之外者此其德之可樂也累朝著注八座崇階
卒於天壽固其所矣夫公以南山之德享洪範之福李夫人後
傳髮並壽八月同生壽豈高堂而露汪濊巖然仰邦之冠天下
僅見自非德音之茂晚美並賢何以得此百歲期願瑞有望哉
余固樂為天下道以附詩人美德祝壽之旨

双壽圖序

浙江右叅政致仕守齋周先生今年壽六十其配陳宜人壽五
十有九皆康強無有孳於是二老人居海上其子二郎主事烟
方以公事赴浙江得過家捧觴乃繪双壽圖以獻以澄鄙人未
請序澄孔今人為父母具慶而製圖者亦多矣蓋以祝其壽非

從其名也雖然使吾身徒久生而安無補于世亦烏足貴哉故
必名與壽兼得入與國並美而後觀者悅聞者慕國之名亦藉
以傳不朽而人之願益彰故曰仁者壽君子侯沒而名不稱
焉漢之凌閣雲臺唐之凌烟雲圖畫功臣以示昭崇人間之事
莫盛焉而其上焉者尤莫盛于高傅岩之求功名道德志各有
在而人品之高下繫之國九老圖范蠡國老子出關或以其
真而自廢或以其避位而祈年自有丹青以采未易悉數要其
秉節文章公忠廉退亦往往可稱述國已朽而人若存天下之
俗事多而良工少其精入神者若可以傳矣然終必壞焉國絕
書使良工為之不能也天地以自然之數示人成變化行鬼神

歷萬古而常新是故聖人以之畫卦敘時而冒天下之道建斯
人之極昔者吾夫子好易陳之韋編三絕其言曰何吾數年矣
是我子易則斯之矣至其序書也箕子之時安在焉秦漢而未
學孔子之道者莫善於宋即程朱數君子故太極有圖徑在
有書易有傳至晦翁而著述彌盛易範之旨以日斯明而學
者讀之尚茫然也先生蓋今之學孔子者不求功名而求道德
不沿同章而沿心性在公忘私好學忘老此然特立而不懼確
然自信而不疑上以望三代下以望宗儒此蓋先生之志而天
地之圖書聖人之易範凡士之欲通天地人者必玩而不舍也
澄故序傳說義文而冀孔子之事而進之以因即程朱蓋將質

可疑而冀少聞知先生者有以教哉哉先生有二子三孫澄惟
識工部宜人相夫宜家而工部事親克孝先生道行于妻子又
可徵也名壽兼得人國並美天下後世不又慕双壽而後因氏
我是豈為正德而寅七月十二日是為設弧之早十一月十二
日則設悅之旦云

東鹿全劉君道愛記

弘治庚申劉君以進士出宰東鹿有年甲子調雄縣尋召入時
西京欽監察御史方求其人于縣令之才者人皆為君喜已而
復為知寧州廉憲焉有知君者曰是必有陰沮之者蓋聞君治
邑盡心務去害六利如不及人皆病其太嚴惟其好惡公中復

誠一久而人莫不信豈惟人哉鬼神亦從而相之東鹿南境安
臨漳浚河車西夏河暴漲水入城民皆驚惶君望見泣下為文
祭告少焉水勢漸退凡者異之壬戌春不雨禱之而夏雨大
水民飢亟以告上官發不待報多所全活冬無雪祭焉夏又不
雨皆隨禱而應出江居嘗言令以牧民不獲安蓋俗吏擾之
而然全民在安者赴縣各以其期若群長月二至以朔望甲首
十人以五人為班月一更暨諸政令率簡易類此手足人戶九
則高下以均賦役一如前盛尹時亦安易不苦增價以悅豪右
民有訟即令持牒往召所以者皆偕來枉直立為之辨非犯徒
以上不繫獄不申上凡此數條行主累待之堅懷利者莫售其

民具稱便最善教導生徒五日令一至縣廳為講解意不倦
職師儒者或恥不若甲子秋賈氏兄弟並領鄉薦歸功于居城
南北地數連水民不常厥居築堤既堅居乃定澤沈遂特為
作舟以渡又使民以隙地植桑棗比去日皆成林與東鹿皆
保生屬邑當居之調也其舊民思復見顏色而往者踵相接因
子生孝事予友也乙丑夏謁選上京師一日持縣人進教諭讓
所述居政績視余曰吾東鹿令今已去其遺愛在民者則不可
以不記子其執筆居幾何李生除秦州判官去縣學生戴文信
輩能以為請子辭以未暇久之軍州命下東鹿人聞之咸太息
相顧曰向屬居以一邑今復使為一州大小不相遠吾信小人

徒念之弗置而獨不能效溫公刻石記惠俾名與劉晏者其何
藉以自慰哉於是于宣范輝陳完朱永美盛諸人相率請予記
益多嗟夫居之政播在人口則固堅于石而信于文矣方今竟
僻在上黜陟大由外之臣若位未稱德行將舉而進之不使
久淹考古治郡者當賜車馬拜三公居里有志將來亦必似之
願其序不能不始自今日胡遽以為居哉然此非居之言感居
之德者則云而居所以宰東鹿者可即是而徵其良矣故為記
土以與居名英字宗哲山東東萊人

重建玉延亭記

魏庵先生之安邸有小園在廳事東偏故有事曰玉延亭化年丑

孟夏始作之署蒞一名玉延蓋園中物也亭是以名澄昔居海
上時則聞其名思一登焉覽園之勝而賦之願無因而至弘
治癸丑筮仕京師獲饗先生門一日從請益先生命登亭吸茗
時方春夏交風日清美木陰覆地花亦萎人禽鳴聲上下笙
移時心融以樂若不知身之在塵境也迨明日亭忽仆蓋昨
終十年其尤異者遠是日園錦草或造其下以相值事居先知
園別有巷曰海月起居是遠玉延蓋所以縱目醒心之地也
之輔焉者什而後六有弗獲已之勢遂即其故址營之制制四
極乃增翼四極俾壯固可久既成謂澄盡記之書以為居子玉
志在天下家居而有臺榭之美凡遊之樂則舍之去及其久也

未嘗不以於下為念豈非自然之情哉且仕各有職苟不棄
於政事雖仕猶處焉此所謂吏隱者也先生家在吳自號仕
文字且久一佐天安鄉未幾復入文淵去山水之鄉而即市朝
之間領清華之署而謝案牘之勞葺園作亭以游以息豈惟情
之不能忘亦其吏隱之餘力足以辦之而然也昔司馬文正公
創獨樂園于西京蓋當未入政府之年才每所施其樂故不得
與眾同公豈以獨樂為心者哉先生德行文學傾海內苟使賤
大政股肱天子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端居而深念之危胡
以安戚胡以休垂夜夜孜孜不暇食與沐其暇謀晏安之地焉
獨樂之人哉天下咸望其陶冶萬物展為朝臣之手乃為二三

實案新數尺之亭于目前豈足以孔其大哉然則澄主獲償所
願於茲亭也一人之私慶其小者也顧玉延之在今亦若獨樂
之在昔不可以無記先生諒見屬遂不辭已去冬十二月記

重脩桐城堰記

太宗文皇帝肇建北都去南貢賦不皆浮海而至其後用清寧
州同知潘叔正言謂脩濬元故渠堰羅海運於是濬途治安而
汶泗沂沭諸水之利具興矣堰之設凡以為渠蓄水且使民不
病涉厥築用上壤率易壞成化中工部都水主事時盛倡議修
桐城易土以石是僞崇濬衝決之患厥績孔良矣久漸就頽敝
安司雖有意脩治憚工力重大事竟已堰跡沒河上地皆秦安

寧陽之交為未藩要道守堰之民摘草橋四五於上以通往來
值水驟至橋輒壞則重構勞費滋甚正德丙子吾輩來寅時
元以工部主事往徐泉源之政圖救其弊患財力無所取盡夜
以思蓋久而後得之慨然曰天下之事阻於貳而成于果茲堰
夫今不脩吾恐遂盡廢前人之功是誠可惜乃集諸在役之民
而告之曰吾將脩堰令堅完可久俟爾躬富爾財其各以戶等
出費力為例皆懼然亦曰唯復告之曰凡若等先是濬渠之役
吾嘗籍記其不用命者若干人其自今教以茲役補過勿復怠
皆叩頭曰敢不盡力於是十日旋告飭材召工命某發業者老
某分理其細而身從其綱經始於正德丁丑春二月某日記於

是歲冬十月某日堰故有水門七置版啟閉本以遏汶水入沭
注清寧至是沭已塞清寧所恃者泗水而南旺之淺惟汶是賴
故今不復置版增水門為九蓋廣之門兩端故四直致水勢激
而壞堰今皆辟為雁翅水由是安行無阻徑達清寧南旺清寧
皆利焉堰長十有二丈高丈有一尺而廣丈有七尺底二丈有
五尺水門之上橫巨石或三或四以便行者悉如舊而所以計
其永久務為壯固蓋有加于前者究即守羅侯子仁以書抵大
理右少卿美公于時請子記其成昔者魯人為長府閼子鑿
欲仍舊貫孔子善之其贊易至是日說以先民尼忘其勞夫長
府之改作傷財厲民故因其舊而脩之可也時元之後斯堰也

止唯念將來之難仍舊貫以從事且其財力之用不一煩
於公而民樂從是又說道使民之事非所謂作無益害有益而
衆怨者也使孔聞見之寧不有取于時元哉蓋嘗嘆人之才
力心志各不同而事功之高下隨之是堰也由永樂以來百二
十年間凡再壞再脩皆存乎其人耳後之繼而至者尚慮其早
為之豫毋俾大壞以遺後之艱哉時元有志識識事精敏登正
德辛未進士第由江西吉水知縣擢今及其在吉水歲歲所加
吏民皆仰縣舊未有城隍築土上安方怪其輕率未几報成事
與今脩桐城通類故附書之

永鏡堂記

史部左箱之末故有屋數楹為家宰公退食之所每夏月居之
輒共煩熱故也正德乙未冬主選司火祿重建焉既訖有
餘材家宰長洲陸公收採安屬議改作之置地于部之東南隅
規畫深廣下酌殿中而要諸永久爰命文選郎中劉志道員
外郎蘇民董其事工且半其用坐竭公以已賢相于成中為堂
三楹南向徙置故屋左右偏為兩廂僚以圉垣而門於西便為
入也收事而于七月九日開八旬而畢是役也志道坐司務繁
第優其大而始於躬其勞者民也於是少宰南陽王公階登入
賀慶路平引中庭廊為堂以之設古枕獨存登堂而望則他曹
之茂樹森列牕中切雲之飛鳥翱翔天際可以通燕閒而醒心

目者皆不期而集地之勝使人而成耶方坐啜茗公顧澄等
曰吾欲揭法語一二捐閒時以自考之公何以示我王公曰鴻
儒間之知人則哲能安人史稱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
公目為水鏡請以水鏡名堂公曰善屬澄記之粵稽古唐虞之
際垂既泰和野無遺囑而當時君臣猶以知人為難豈非警戒
無虞之心所不敢忽乎三代而下數千百年間人才治政隆替
相因後先若一誠以天下之事天下之人為之非其人也遠懷
厥事是故安人者不可以不慎為國圖得人而思盡知人之哲
斯掌邦治者所宜用心也居是堂也苟專務獨樂而不以天下
為憂豈吾居付託之意哉夫以天下為憂則必于天下之人求

可以安吾民者擇多其足以備事者去焉推其所自庇者以大
庇天下而所謂知人者其本也水鏡云云自公視之其猶在贊
御之箴師工王誦子以防情慢而取憂勤者乎今夫水之不污
也澄之益清鏡之無垢也刮之益瑩心也者吾身之水鏡也智
慮增于多學而設施繫于所養斤華偽者素貞公方之望抑文
雅者世以寡陋為些矧夫自公退食之地正君子以札制心之
時仲尼之徒所謂仕優而學必慎其獨誠其意者也是德之所
由以日新也而其明有不以哉公之明亦莫不足之愚而必有
待於章強之警哉正以澄不汙之水刮無垢之鏡使之益清益
瑩而急大臣以人事居之先務者也故因王公之說推其意以

此思盛際泰和三主數人中水鏡之雅斯文也蓋有不盡言者
矣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臬憲彭公像贊

乃玉乃知乃麟乃鳳定於中者有必為之志而利害莫之或奪
於外者有克清之志而文武惟其所用位高臺處其去也身
如一而之輕道值明則其來也望協傾朝之重噫斯人也不知
於古豪傑之士何如由今日觀之蓋真不忝乎賞校三游科目
之收孔子之誦者也

葉贊

葉之為味吾生不能廢一食者故為之傳神又作贊天茲此徒

多取而吾處不儻士知此味多食而吾慾不肅藏至真于淡齋
要貧賤於久長後吐社而南園未朝盤一箸盡類生知先生
飽矣其樂洋洋

大司冠見素亦公像贊

氣之和春風晴旭節之勁寒松瘦竹言端激九重折東雲漢殿
之權取與嚴一仰留時苗壽春之體小范而西賊恨蜀相壯
而南人脈殆左宜而右有胡暫出而遽復每越趙乎畏途惟噴
傲于中節遭重華之協鼎烟慶雲以相逐在上者明在下者
穆也昔也公所謂井深不食為我心惻而今也將不可謂之王
明並受其福哉

進字箴

予年垂老而無閒靜言思之苦人目曰狂為甚為害甚矣矧
予質弱多病嗜必弗戒其卒墜此宜哉而原善飲飽之累予
耻不原若也作進字箴以自勵爾質至柔而飲弗戒爾性至愚
而味是愛匪快之愛疾斯多胡不節飲順偏天和爾不自強
人惟柔爾勿待來年於今日始爾目若童爾髮半長朝為聞進
夕死其寧

聽潮說

凡有聲天壤內人之力所不得為而其鳴為天機者君子聽之
樂與宮角比豈誠耽于聲耶聲在物其聲之者人得而知之苟

知之必將取之以自廣其志而成其德及其至也物之與我天
之與人可以貫而一之斯理之固然者崑山許伯基先生諱宇
間曠不事外華嘗築室葑江之北岸讀書其中江東與海通潮
至有聲聆耳順心謂若有契因以自号夫潮者陰陽之消息其
顯而易知者也自天地以來潮之極漲月必於朔望必於春
秋之中此大較也其聲則以捧蹴厚地奔騰乎兩崖之間其一
時氣勢使然者如風雨如雷霆如車馬之震鼓擊之震詩人有
恨寄和未之詠而佛氏以方之梵音皆是也安之溺于名利
以移其視聽者是聲在耳既漠然不一動其心從之為溺也
者而過之先生於潮而與聽焉意者以其與時消息而不與世

之汲者同是之取爾蓋既之聽之也將取以為法而勉焉中
之聽之也益有味而悅之而終之聽之也勉強者安而悅懌者
深吾一身之出處語默不可違也焉知潮之不為我之之不為
潮也耶然而今日之聽之者寔為然也是故先生必取之以其
為志之助也或曰古今之言海潮者必越之錢塘也吳之廣陵
也未聞以在葑江者為大也曷為又聽於彼而徒規之焉必聽
於此也予應之曰子之所欲聽者潮之聲今之所欲聽者非潮之
聲也聽其所以為聲者也未明乎此則莫以知潮之在錢塘廣
陵者不為大而在葑江者果不為小耶

王大學宗堯字說

邵貢進士王維翰奉其尊人易軒前命將筮日戒履冠其長子
大章其友中書舍人顧明善為請字焉予字之曰宗堯為之說
大章堯聖也宗堯之所以字也惟古帝王為之其甚詳其所
以防民情而養正性者莫善於樂故有虞夏子之教成因三物
之教必用之為其於直寬剛簡六德六行之成皆有助焉耳自
秦而下古樂不存而所謂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其名雖存而其器之為鍾鼓羽籥干戚之為屈伸俯仰綴舞
舒疾孰得而識哉大章之也載於樂記者則然而大章之為
大章其音聲雖亦孰從而考哉然則居今之世而欲存古之
道亦探其本而已矣今夫名父兄朝夕以呼我者今夫字朋友

朝夕以呼我者堯之與吾不得而聞之矣吾名大章吾字宗堯
而我朝夕聞之能無感乎予于虞舜聖人也為則見堯于牆食
則睹堯于羹其仰慕之至若此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堯之德苟
弗思弗求則是弗顧吾名若字於父祖責之成人意悖矣而可
乎書之贊堯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茲非幼學所敢望然
自堯之既往叙四代之書者先焉作中庸者祖焉道性善者稱
焉蓋譬則規矩為方員之至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不法聖人
焉能盡人道哉是故其仁以大不可名也而仁固吾性中物也
孔子所謂能近取譬仁之方者豈可以不知所務乎其知以神
不可測也而知又吾性中物也蓋予所謂勉強學問者吾可以

不盡心于其勤也日行其道故也也其謙也舍己從人稽于眾
也其儉也錦繡文綺弗衣也滋味重累弗食也德為聖人而如
此吾之志其可滿貴為天子而以此吾之欲其可縱乎于數千
載之下而仰止數千載之前處於庸眾人之中而超乎庸眾入
之上服其服誦其言行其行如孟軻氏所以勸曾文者而居之
以垂俸行之以不欺誠如是人將目之曰宗堯王氏之賢子孫
也亦休哉蓋聞之行遠自邇此高自卑志至為氣次焉夫苟
不自勉雖日使有道者以樂德樂語樂舞教之若弗聞也弗見
也況肯教思於名字之呼乎宗堯故而嗜學自其為童子已然
茲既冠矣子安可不責之以遠者大者俾奮而前也哉

王氏之孫字說

臨清王前廷璧甫有二孫長曰進字進揚少曰汶字進堯王本
名族傳至前而家業益盛子錦舉鄉貢有名而二孫者又皆
疑不與凡子處天所以昌王氏之後者其未艾哉爰辛亥余自
吳北遊道臨清嘗容前而于時進九歲汶四歲至是鄉貢是
以前意未請余為字說又書屬余年黃源潔登時景宣沈宗茂
二茂才來致意余是以弗讓按進汶皆水名進之源為豫州之
境禹嘗自桐柏導之其流至揚徐之間始大汶為徐州魯郡之
原山西南入濟而揚堯之云非指九州之二耶進汶進揚清河
進堯載諸禹貢者也進字揚汶字堯蓋用其語余則以為是獨

有合于孔孟之意者夫子並稱于水曰水哉水哉孟子曰源泉
混混不畜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
而集諸陰皆盈其潤也可立而待也以是而孔天下之水安有
不趨于海者哉其不能者水之無本者也惟為豫其入海也在
揚州之境波出徐其入海也在兗州之境波清既合至青州而
後入海余故以淮字楊汶字充為合孔孟之意惟乎孟亦思所
以字惟揚者其意何居而反之于身汶乎必求無愧 惟充之
稱而後可也道之在穹壤也雖內外無終始于合而長于
萬古若不可以擬議而幾及然而進之有階入之有門聖賢論
之成法其在人苟自暴自棄弗思弗求焉亂色以為碎碎

飽鮮以為樂富貴得樂以為憂生而後為神沒而後為鬼聞
其視諸流也亦猶進汶之水其出有源而終必達諸海智孔義仁吾
之性分詩書禮樂吾之文章伊傳周書王事業其必本之忠
信求之問學養之莊敬察之踐履為子必孝為臣必忠必後
世可傳行必天下為法挺然自振于流俗而要其終身之所就
決不與草木俱腐其斯謂惟揚之淮惟充之汶而非但發源于
徐豫者之謂也也不亦偉哉不亦偉哉雖然余猶未忘言于淮
汶也凡人之學多由于父兄師友而成今淮汶既內得家庭之
訓而資諸外者復不失可親之人其于闡大道而答父祖之深

期也何有因併書之

明故直隸蘇州府知府儒學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

右侍郎贈公神道碑

正德庚辰冬贈公神儒學訓導羅公以其家孫吏部左侍郎先
前任南京吏部右侍郎滿三載考績贈通議大夫南京吏
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賜諡命時公與淑人塋已久故大學
士尹文和公侍讀曹公定欽其墓至是公伯子東齋先生謀立
碑神道以今制乃錄二墓文寓書都下屬澄為之銘澄誠不文
顧昔春與先外聯名甲科非一日之好也茲安可辭哉按公諱
鐸字東訓世家秦和其先有諱叔大別字大孔自邑東城徙居

今上樸之西岡里世脩仁厚曾祖元亨祖子直庭富而好禮鄉
柏長者父存道邑庠生母曾氏公生眉目殊秀性敦敏存謙公
早安曾失節育孤公即知感舊恒語諸弟曰見人臨終時惟慮
吾兄弟幼弗知學時慕于先業也吾時雖幼尚能記憶今敢忽
忘蓋自是立志益篤從從師習諸子業日有造詣里中子弟爭
事以為師而學益遂大有成景泰庚午以書經中江西鄉選
明年會試得乙榜授縣學訓導雖山邑士紳務學公至則立
教條以勸懲日坐講堂與諸生辨析疑義極其情勤于是士習
為之少變痛父不祿一其孝于母繼月康以備供奉不求美餘
其誨諸子每隨事諭之一衣一食必使知所自之難嘗曰吾不

為汝生以忘汝之能力學何患乎貧況學之益有大于此哉
及卒于家其爾然野人地曠無威嗟悼傷曰寧復有斯人
以教吾邑乎淑人時王氏泰和抗漢宦族祖宗祥父彥中俱有
隱德母毛氏初公之少也父母為求婦之可與者得淑人焉
入門不及笄舅獨眈在堂奉養唯謹從公子黥者六載多所裨
益歸泰和孺居教子如公不亡東齋陸鄉科教諭青田由青田
遷安慶教授淑人皆就其子養久之思歸其鄉歲丁酉東齋考
福建鄉試畢道豫章淑人之志迎以歸是時諸孫以次婚嫁
成而東齋又以教授積滿陞南京國子學正淑人樂之若不知
其子之去側也居一年而卒公生永樂丁酉卒于景泰丙子八

月二十日享年四十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葬于本里后山之
原淑人生永樂戊戌卒于成化壬寅三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五
墓以卒之年十二月八日附公墓在子男三長用俊即東齋先
生以國子助教致仕社封翰林編脩文林郎今加封通議大夫
南來吏部右侍郎次用佐又次用愷先卒女三長遠蕭津次殤
次遠郭善仁孫男六敘順即允升敘佩敘德浙江按察司副使
敘信敘忠通政使司通政使敘任女三曾孫男十二女六惟羅
氏允升三兄弟得家學以顯為四方所欽慕者三十年于茲矣
允升在翰林澄嘗獲拜東齋于家即考孔德堂既知允升學行
之自乃今復益知東齋之所自來天理人事之相符居仁任義

之文盡感通之神如響斯答蓋必委于久而後定矣徒據目前
得喪至厚诬彼者以為不足徵而忽于善者非惑與獨不見羅
氏之昌大乎著之銘以詠來者銘曰后山之陽君子攸藏木之
拱矣潛德彌光君子有毅者文有行君子有勤以梁以益造士
於黠沒不思教益厥躬而豐所遺有子有孫有赫其門茂葉長
流有根有源思及九泉自天有命其來不窮上仁下敬天有甄
道愚者悖焉我銘羅公以勸賢

明故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戶部郎中魏君墓表

弘治癸丑予同進者三百人始末盡識也既久益知其中蓋有
賡才學敦行誼可畏可親不可以常儔目之者予每有反以慚

若戶部郎中錢君是予所謂其人也居當正德己巳以其母太
宜人老願乞終養三疏乃許歸九年疽發左股卒予心哀之集
其子仁輔使以塋期未共遂乞授居所以為人之大俾利子墓
石表焉君諱榮字世思號錢氏系出吳越武肅王鐸其遷無錫
在宋祥符間事具家乘君曾祖公達白湖頭遷棲慶鄉主磚橋
皆無錫地也祖惟義父孟厚以君貴贈奉直大夫工部員外郎
母王氏初封太安人進太宜人君生穎敏群居寡默凝重員外
公尤愛之而教之嚴期以遠到使拜于震澤守溪王公門考德
問業學成舉弘治壬子庶天鄉貢及登進士傷員外公不及見
矣之曰苟可以不忝吾先人其敢不勉哉聞弟捨亡念太宜人

在堂亟求归省踰年授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陞工部屯田員外郎轉都水郎中改戶部福建司前漢歲次十五年歲勤多警中間三奉勅使外其一為礼部主客事其二皆工部都水事而都水之勞弥著礼部初自潞河至德州而止制出新定後仍舊至清寧事當興革悉白諸朝行三略不為權要沮識者謂君有綜理才見之亦政百不一二試归當復起宜業有待不意其竟止於斯也君之归作愛日樓以奉太宜人壽八十復取諸中語願其堂曰殊恩晚福一時士大夫相敬美為詩歌富有篇帙而君朝夕太宜人側甘之脩愛敬之誠真足以樂方宜人之心其與世之虛文自眩者亦異矣遇族堂礼意仍至吉凶患難有

資居常不厭粗糲不飲酒或勸之則曰吾敢縱恣忘祖宗之德少攻毛氏詩比長他任子史靡不記覽為詩文力慕古作有伯川集若干卷藏于家伯川蓋居所自号云生天順丁丑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正德戊寅三月五日享年六十有一配鄭氏宗忠公裔孫林泉處士歟之女累封宜人德興居合先卒子男一即仁輔太學生孫男二女二孫男二女二孫男二女二孫男二女二其婿也察太學生其二子適范某華某餘切曾孫女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塋居于錢氏世墓之西山曰軍帳塢曰長寧昔君在京師與子相見無一言非義偶一夕夢子書精好可愛繼而音以昔嗚呼書一藝也棄而好猶為子喜既進子書者以此尤

足以見君崇善好義之誠而今已矣惜子不文徒追慕君之賢而莫之助也雖然君亦豈待予而名哉稱哉

明故南京光祿寺卿致仕進階通議大夫楊公墓誌銘弘治癸亥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七十上疏乞致仕上許之特假給驛歸鄉里一時士大夫多惜公弗究其用以去既又從而高其志崇其節相與謠歌美者不可及至是以疾卒於閭賜祭葬如例有日厥族前提學四川按察司副使蔡甫寓書于澄曰先君自雅入宦積勞中外垂四十年蛇蚺無玷比間居不肖微恨屢晚薪承之供僅及二載而大故至仰惟執事昔辱與故同年相好敢以鄉酒金事守萬君孝崇狀乞銘

子山用固其不朽書累百餘言情極哀誼不可辭按公諱峻字惟高別号玉峰楊之先自閩西隋末散處江上公七世祖孟頫仕元令南豐因家進賢曾祖崇壽祖仲父某以公貴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母陳氏封孀人公於兄弟行三幼穎拔日誦書數百千言從南補邑庠生御史韓公雍按部小試甚奇之召某轉公俾易今名景泰癸酉以書徑領鄉薦卒業北雍執經門下者多出為顯宦其未達者亦率以經學名成化而戊戌進士授丹徒令寬嚴並用惟其所為既踰年百歲其子進江船登驛路及水陸便之士辰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奉勅清理湖湘軍政摘養奸隱雖數十年莫能隨戍成擢廣東按察司參事甫

蒞任強賊為梗巡撫時委軍前開功碑贊為多有微文生銓
之賜巡徽南有千戶溫毅冒功事露逃匿有司繫其後于獄具
二十餘事其即量支集番積皆言死亡公鞠其妻無敢疑之
密遣人跡跡所在得之廣城竟伏事人稱快為癸卯丁卯報服
剛改福建按察司杭汀盜起鎮巡以公有風力薦為兵備撫捕
有方民恃強恐了未攬浙江按察司副使辛亥進按察司使脩
崇憲度先其大者不屠之投細微時王公某在吏部屬意公癸
丑入觀攬浙江左布政使浙為大藩公夙夜盡心規畫剔蠹堂
滯軍民利病以身任之而辰丁外艱服闋仍補浙江浙之人士
聞公復來則大喜於是部使交刻旌旌而銓曹亦有巡撫鄖陽

山東之薦竟弗果辛酉進南京光祿寺卿凡供具賦額悉減于
舊寺歲進酒十萬瓶軍民轉運稽程屬吏往往以酒敗獲罪公
聞于上命巡倉者監之乃無宿累遂著為令上章言廣聖恩
以恤宗族數事及冒謝歸躬督諸孫治經暇日不釋手篇詠時
出壯氣不衰乙丑以登極恩陞階通議大夫正德丁卯冬恭甫
以常州守勘事忤瑾逮繫獄公亟走家丁以守法候命為
戒壬申公割其田產均畀族姻之貧者其卒為甲戌上月二十
七日距生宣德癸丑月日春秋八十有一公為人方嚴有遠識
而才優于太平居儉然終日與人情至不悅以舞色淫紳士以
是重之然愠于中者多其不及柘用卒坐此性孝友親終廬墓

至孝平日不為飲宴處兄弟終無間言篤于故舊盛衰如一
樂成後學雖疏且微必有海匡休以來各感時事有不如意者
輒噫吁不已若身在其位云配饒氏贈孺人健吳氏和封孺人
恭甫為刑部主事滿三載以公階加封夫人子男二曰一和邑
學生先卒曰二和即恭甫學行克肖女二長適隆陽訓術葉仕
次適冠帶知印文伯富驍男二曰浩邑學生曰瀚女四長適吏
部考功郎中萬鍾次許遠龍光祿某之孫輯餘在室曾孫男一
重光女二亦在室以卒之明年乙亥月日葬公於市東其壽塋
之原遵治命也為之銘曰 南州之秀並於山川如彼雲霧其
出滿然有偉楊公賢科早著望仕親民觸邪禁閑動援衡岳軍

政清明外臺登用閩廣秋生野無幸遠民則皆仰易地浙未以
貳以長簡于節日秩我紀綱再為方伯留愛甘棠正色寒暑足
恭所恥高才見疑方進而止徒聞我知為國廣駁乳曰有命蓋
亦稱天優老故都俾卿光祿曰哉曰哉詎迷止是修途悵翼惟
帝念之賜暇佐俸以勸百司公曰何為一徑有教惟孝惟忠惟
德是導得止而薨廷有卹恩矧伊健志有子及孫壽域之藏公
所自擇後千百年過者其式
明故四川布政司右叅議進階中順大夫盧公墓誌敘
公諱臣字元凱姓盧氏其先宋丞相雍國公允文有破虜功立
廟賜曰於吳子孫因自蜀徙吳至公十世吳曾祖茂贈通政司

左參議祖祥兵部右侍郎父震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兵部郎中
母周氏健母陳氏贈封皆宜人公童子時善屬文補邑諸生先
達葉文莊公一見即加器賞許事以女嫁葉禮記後以書經領
成化辛卯鄉薦戊戌登進士第授兵部車駕主事奉命安置采
降夷人于廣西所過安司不擾遷員外郎又遷職方郎中弘治
戊申告歸養病起除武庫郎中以父憂去安服闋復除職方又
調車駕丁巳遷四川布政司右參議公在郎署幾二十年遇事
守法執正不受私謁鎮上安貴近意有所忤弗顧也以是謫合
于世然人益重之在蜀二年即上章乞致仕一時蒞蜀諸公自
撫按而下高其志節皆出郊以送撫按又贈長夫人名以示優

待公固辭不受於是益稱善歸橐蕭然凡途中故舊有以土物
餽者一切拒之比至家當道命有司建祠堂于其邑里士大
夫後為詩歌吳中傳播以為美談公仕雖留資家事落然憂
懣憂愠意日惟讀書賦詩以自娛歸田二十年足不至公門至
貳而下有不識其面者鄉飲孔席僅一再赴不復從憲使行部
至冀慕公名欲一訪者輒辭謝之治與鄉士夫結舍後亦謝不
預惟時從親戚故舊相知厚者為醵黍食以致歡通笑談每至
夜必必半醺叩几高歌若不復知有人間事者正德改元以恩
進階中順大夫庚辰十月十八日卒距其生正統壬戌正月二
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命戒其子以後事皆法古礼而斥異

端卒之先夕猶誦孟子仲尼亞稱于永章詞旨甚悉蓋其素以
義理養心能不亂于死生之際固以此堅叶氏文莊公女有內
行封宜人先公十一年卒子男二人長某早卒次某女二人長
適臨安府通判某次未行而夭孫男四人女四人曾孫男五人
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金澤所祖塋穆弗居為人器度溫雅言
溫而氣充孝友敦朴澹于滋味平生手不釋卷喜評論古今人
詩文娓娓不絕其教後生務欲黜深奇而尚渾厚以古之作者
為法所著有而反奏草而卷竹而序稿若干卷述古錄漫錄四
文效體詩各一編藏于家藏之先期其孤某等其狀以銘請公
之諸介絕俗為子天性淳古慕以為當于古人中求之者也

嗚呼是可書以傳矣欽曰 仕非不久而用未究歸亦非後
受社耳厚清不求知真不徇物非時俗之滯隘執古人之能匹
百世之下曰此鄉先生之墓予尚追想其高風于萬一

明故駙馬都尉柏岡林公墓誌銘

正德戊寅九月二十二日駙都尉林公卒訃聞上震悼輟視朝
一日賜朱百石布百疋金銀賜得命工部治塋遣安祭者十有
三諸親王皆祭如例蓋優典云云公弟錦衣千戶嵩十有二
月某日塋公于某之原前奠率公子鹿等奉因大僕子康狀請
予銘予與公生相知不可辭為叙而銘之公外甥濟縣字邦鎮
別號柏岡其先浙江寧海人洪武征徙京師隸永軍左衛曹

祖普貴祖業父芳在天府學生以公貴授兵馬副指揮贈承事
郎母汪氏封太孺人公生而秀穎方數歲輒知向學稍長通尚
書大義習為舉子業文明暢可讀卿先生以遠器目之年十七
選尚憲唐德清大長公主授駙馬都尉賜婚命及玉帶蟒衣蓋
自貽被選連賜入觀兩宮賜養已優厚皆異數也弘治壬戌天
子有事于南郊命公分守長安右門迄今上命乘肩輿出入時
鄭若帝后忌辰遣祀山陵正德丁丑益春享太廟孔益嚴公
安承祀攝行將事祇慎公立朝雖久國家任使當益重者願方
隆夫何不能待其得事傳三十有八而已惜哉公為人溫雅不
欲以富貴驕人與士大夫處敬恭不怠暇日閉戶焚香讀書不

輕出事親孝承事公沒哀毀骨立差卧病久而後能起太孺人
少有不豫晝夜躬視湯藥及已病篤值太孺人亦有疾懼其聞
而傷也戒勿以告家人不得已告之以臨視哀感憤亂絕而後
我戒其子鹿曰吾母若母若若當務孝養勵志讀書勉自成立
毋徒恃寵祿為與錦衣相好耳凡宴集游衍必偕視季父茂猶
父供奉殷勤每先其意念從兄在天府學生山遠在南都使逆
至求即相見甚懼留數月不忍別至侍諸族黨率從厚云公二
子長即鹿次鷹女亦二長許遠即家德皆遵鎮遠侯之子次
高切子女皆德清主也觀公之外而知德之克合于內矣銘
曰相古高岡言樹立柏瞻以朝陽沃以天澤雲嘉聚茂望之

鬱然厥材孔良有待而全如何中肯風而驟至本壤罔存過者
興嗟匪木之惜我懷若人感曉之榮公侯其倫富貴非樂臨
為慮孝友謙恭美矣多譽未見其止孰詰復貧思之渥矣終始
輝光顯于沒處揚于身後已乎柏岡是謂不朽

前記善先生墓誌銘

先生俞晚諱弼字良臣別號節庵世籍崑山居太倉城南後分
隸通州曾祖盛祖亮父寧俱有隱德母陸氏先生少聰敏長游
太倉衛庫銳意舉子業成化丁酉中應天府鄉試戊戌成試礼部
不偶辛丑再試中乙榜為親就祿除保定府安州學正日風化
督諸生學貧者稍資之焉其進九載弗績滿湖廣成寧縣訓導

教益加嚴市二載舉鄉貢者三人以外艱去服闋渴鹽鉅曹方
選擇老成人侍中王請諒先生被薦以翰林待詔充殿任王賴
悟不凡先生退而撮徑傳要義別錄以獻時見嘉納比開府政
長史司記善時母陸氏年彌高亟園日者既得請而補至終喪
遂不復為教仕家居者久之正德己卯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
距生正統壬戌十二月二十日春秋七十有八配陳氏先卒子
二長曰復娶通元次曰泰娶曹氏其側室呼氏養子曰益復之
子曰應碩娶陳氏卒繼孫氏泰之子曰應長高切女孫二長適
典膳朱應復所出也次贅翰林陸靜逸先生之孫壽德泰所出
也益之子曰應宗先生為人性剛有直氣常面折人過所至賓

台為待時以輔導勞賜勅命大祀祀成方慶成宴位次在臺
上自以宏秩未顯封不及親恥令父與者民盜則為援例輸
適獲鷹冠帶之榮蓋自其諫書治生凡諸外內佃大事役營計
慮日夕忘疲用克一己志晚年預營壽藏于州西境成法之
原且自著行狀一通擬復善曰吾死必毛尚書銘我至是復泰
抵余書請如治命嗚呼澄昔未冠嘗受業於先生門茲何敢辭
謹誌而銘之葬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銘曰 易貴
自強書稱無遠吾人匪勤終也何述有標節慶奮自明佐惟日
致之靡荒以事仕學名收俯仰心是誰諛誰欺抗顏忠告其藏
在斯勒我銘詩言斯有物必面吾師

立庵李翁墓誌銘

前諱璠字廷玉姓李氏別號立庵其先美之嘉定人洪武初曾
祖普明冒馬氏軍號太倉衛自是遂為大倉人祖某父貞母
郝氏前四歲喪父已知悲痛徧拜送喪客座上眾皆感泣父撫
所遺稍長能自立于衣食以養其母敬愛曲盡母用浮屠氏教
常飢食前即止食肉不御或勸之則曰吾母不食肉我獨可厚
自奉耶善治生屋中安家用饒益而性安質素為家長躬率以
勤儉僕其散憚情然富之素有意思使忘其勞也翁有穢慮見
人卑之揖讓論事利害不可成有據聞者悚然鄰里有爭賈
而多聽其言而止和翁故太常陸靜遠先生居相鄰其後遷

徙後為鄰如和翁相見靜遠懷前舊事首稱其孝家食時數與
翁仲子昂之游稔知前世家之難擇師教子期以遠大昂之有
聲場屋數方其取高第以為前懼而翁不能待矣以弘治甲
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卒邇其生宣德戊申十一月九日享年七
十有七明年乙丑二月二十八日葬大倉城北賈園門之原和
娶謝氏健王氏戴氏子男二長昇次昂昂之皆謝出女三長
適許璣次適方正亦皆謝出次出側室孫氏許通梅某孫女五
葉某錢惠毛希原李鵬隆等親其婿也希原家吾子翁之墓昂
之以書求同銘澄方悲翁之不可作尚莫忍銘雖然亦莫忍終
不銘我銘曰 無父何恃之我身其身語苦若母飲甘甘曰稱孝

誰哉鄰有良史既於于家亦界之盛必恭敬止孰病其修嗣我
者才其共未已我懷伊人詩以載美

盛士厯公墓誌銘

前諱玉字朝獻號虎氏其先為山西大同人翁曾祖福忠始徙
北平已而籍我太倉遂家焉祖景仁父仲礼娶顧氏生四子伯
瑾仲瑾率天順己卯鄉貢仕終朝列大夫宗人府經歷叔璧翁
其季也為人詳雅厚重弱冠偕朝列公入衛庫為生員未幾失
怙奪於家事而奔去業南游往來江淮間久之家益裕事親孝
親沒盡思兄弟相好無違言與朝列公性行適合每談論輒忘
倦翁嘗語人曰我幸不為君子之弃嬰吾仲兄有刀焉伯兄與

汚陽不返一幼女留所前撫育以已出進長擇婿嫁之于鄒
里若四方之人無少長皆遇以誠信未嘗矯偽常有待前以橫
逆者衆考孔為怒于色而笑而受之人多其誠量正德庚午有
祝賜氏八十以行義聞者冠帶或年數未及輒拜賜前恥為之
所親贈書勸為前固辭曰王既不德且年未踰七去八十而遠
而服足服吾將誰欺其在家或寓遠外終日意思閒靜溫言和
柔未嘗作叱咤聲凡處事務從寬大人不見其屑之校錄兩為
重輕有來告急者隨所厚薄應之僅僕有過立刊劄而已不輕
楚撻蓋其天性然也前僕孔脩整美觀步履安順年六十有
九以哭長孫致疾自知必不起戒家人預大墓地竟卒于正德

辛未五月二十日臨卒口已不能言猶執其子手不釋者數告
戒然者蓋中不亂之配前氏子男一最義女二長通子弟淵
先卒次通潘坦豫男二長雲亦先卒次霖聘時氏州庠生士英
之仲女二長聘毛希微子弟津之仲子次聘王恩鎮海衛百戶
振之子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太倉城南應園門
之原祖塋之西少北泉以從兄州學弟子員睦而為狀之予銘
惟翁與吾毛氏交姻之好再茲矣予固宜銘曰 外溫以恭其
中有容惟德之宗斯以言終一鄉之思長者主風

怡清陸前墓碣銘

前陸姓諱廣字用寬判字怡清其先有仕宋為衡州府判者因

家衡州歷勝國至五岳祖德華徙吳崑山惠安鄉只隆里後割
崑山置太倉州陸氏今為太倉人曾祖大亨祖興祖父景明
耕樂母朱氏前自少謹飭鄉閭沈穀庵公見而愛之請于耕樂
翁內為婿娶後厚饒南游燕齊間多識四方儒紳士出言作事
務遵理道鄉邦稱重與二弟同居相好穀庵卒贈異居常追
慕先志歲時設祭必豐潔嘗誨其子曰吾愚夫厚自養而讓于
孝先者晚年悉以家事授二子每賓客過從相與飲酒為懽竟
日見白首營財利不知止者輒笑之居于是以義其能戒得云
正德改元朝廷降恩詔前以高年與有冠帶之榮越二年乃卒
戊辰六月六日也邇其生宣德庚辰三月二十一日春秋七十

有七配沈氏生二男三女而卒其繼亦沈氏長男曰奇次曰贊
婿曰渭教茲漫載是豫男一人曰壽山女四人嫁者一聘者二
婿曰周世英沈氏前葛潘其一尚幼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州
城北陳涇之原沈氏人耐奇等奉其姻江西玉山訓導潘居狀
請銘墓上之碣惟陸氏在吾鄉五有隱德為之後者能自樹立
如翁無忝矣故為之銘其詞曰 為布衣適有道勤于莊侯于
者以言終安宅非石有文德可考

封宜人王母方氏墓誌銘

山西右叅政王居蓋喪其母方宜人其莫有日謂予其知已也
爰以墓銘見屬予許諾乃按舊尚書志其狀叙而銘之宜人姓

方氏河南新安人聘在室其父春以刑書縣學教諭考績吏部
錄奏政家恭政之父封戶部郎中時失怙獨與母共氏居教
諭公祭而賢主遂以宜人妻焉宜人奉事姑謹郎中代父戒
役值家中落公役之暇並事貿易宜人辛苦倍約充相于中家
寢起子女生于其甫有知報訓戒不專鞠育長而海引益至故
恭政兄弟並成成立諸女亦習知古人孝義事實比嫁不夫婦
道由所以養之者豫也恭政卒進士授戶部歷主事至郎中
督遼儲遠左既得代俄中奇相居園扉久之法外四神錄至未二
千餘石宜人勸郎中公帶產共費曰兒與產孰重兒幸存產破
矣惜郎中公從之于是恭政坐陪名遇朝廷更政起廢還日職

尋擢陝西右恭議命下而郎中公卒宜人居喪守礼年七十湘
虎欲往賀以時俗礼力謝弗納恭政服闋復除湖廣陞今友以
才賢被薦者數宜人聞之喜謂家人曰作好家有聲不愈于多
財而無聞者乎宜人之美由恭政初封安人後進令封國恩之
加方未已而宜人又侍矣宜人聰慧知書性嚴重動止有常
不苟語笑雖卑幼非冠裳不見身親女事白首忘勞不事佛不
喜音樂巫尼莫敢造門至聞親戚鄰里有禮之周郵如不及嘗
出見貨陶器人休而哭敬悲号子道卑之直而道之里有寡婦
垂死念子幼悉以金珠首飾託宜人入莫知者他日其子壯時
出授之其子感泣曰吾母固不止也生正統壬戌四月二日卒

次達順天府學生女四長適任成次范寓皆籍錦衣衛次侯是
彭城衛正千戶次盧佑義安孫男二長似習斧子業次襲子孫
女亦四長適通州衛指揮哈克溫餘在室其二許適潘餘慶楊
中適餘慶為少卿南屏先生之孫守謙為副都御史志學之子
以卒之明年月日葬都城南東昇村之原令其夫兆銘曰家
人之道利子女貞惟女順正厥家乃成誰與若茲宜人似之溫
溫宜人室家攸宜姑曰暇歸夫曰良配子以母暇母以子貴是
夫是婦是子是母惟石有銘也二不朽

盛朝美妻周丘婦人墓誌銘

人叶舜斧狀乞子錄子順婦人而許之且執筆與德值國哀政
輟越月其酒劉志生女信言在壁归有日願得銘乃為叙而銘
之按盛與周丘二氏同縣盛宗文肅公後周丘宗黃州守孝終
後也黃州掛冠归後人因名其所居里曰周丘坊有字叔莊者
子婦人為高大父婦人父諱某字賓用早母徐氏守節無玷
費用無男子卒時婦人已等其夫父廷端為擇葬得朝美家
故殷厚然婦人未嘗換此以傲其夫而慳其財姑謂為女婦相
家之道必由勤儉否則家必壞茲儉仿儀剪髮縫衣寒暑不懈
身無靡麗口無肥甘人情所難而獨安焉至子久而弗少變易
居常訓戒其家人言甚切而皆其所身踐家人聽從故為婦人

之子女暨其婦並和順孝敬無斷情風婦人生正統戊辰二月十五日弘治甲子六月十四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七子男二長在奎先十年而夭次即應璧娶李氏女二長適前乾次出側室某氏未行嫁女二其葬以明年乙丑月日墓在縣五都魏班山下予聞朝美讀書向義鄉稱長者婦人其有助乎銘曰 值女有訓曰恭以畏中饋是不而不言外懿之婦人閨門之良身履安富忘無忘荒節儉勤勞終身一日慎尔威儀宜其室室嗟彼富駟遊游懈情莫助其夫極益其過淳風既重有識斯憂庶幾風夜取法罔丘

陳太宜人王氏墓誌銘

太宜人王氏常之無錫人故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同邑陳公德潤之配今戶部郎中嘉言之母也父是母薛氏太宜人少聰慧及笄父母為擇婿得奉直公遂歸陳氏孝敬勤儉甚得歸道其舅姑喜而相謂曰此吾家者必此婦也奉直公懷慨好義周卹族党不計家有無蓋太宜人之前足以相之弘治癸丑嘉言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時奉直公沒十有六年矣獨太宜人與諸子家居嘉言三使迎養以道遠不果行乃援例分俸數因奉使歸者輒戒曰其是勉職業毋貽爾父辱嘉言自為主事進員外郎即中守安惟謹朝廷為推恩所生者再太宜人初封太安人後進今封嘉言感激益思奮勵以報則其父母能教子有足

徵者至是聞太宜人訃將奔喪以子同年素厚則持其而自為狀未請銘予安可辭哉太宜人生正統戊午正月二十六日卒正德丙寅八月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五長榮先卒次策即嘉言次富次貴次表卒孫男十女五曾孫男二女二卜以己巳年正月三日葬邑之楊名鄉漆塘新所銘曰 家之盛衰于婦乎定利在女貞言聞往聖陳娶于王於唯右惟昭歷多艱終則有慶賢乎宜人儉勤戒性况也平生克孝克敬務悅舅姑相夫以正仲子在皮數嚴教令封恩渥加榮此帝命光顯令終惟德之應

俞母陸孺人墓誌銘

弘治庚申秋令申府記善俞先生請于王得歸視其母陸孺人子家凡五閨月而別顧念之不置語澄曰吾母家居雖安吾兒養弟其年益高吾宜早乞歸疏且具俄訃至先生痛甚固所以不朽者乃自為狀授澄俾為銘銘澄嘗從先生游孺人之暇益知主銘何敢辭初先生弟人故太安翁既婚即喪厥考獨其母支氏在堂以家益未裕貿易遠方久始一歸以為常孺人為婦克勤侍姑惟謹姑安之若其子在側嘗染疴重危躬自扶持進湯為退則禱于神竟獲瘳後數年以他疾不起孺人悲哀成疾久而微愈蓋既歿而翁自徐州無憾焉於是所藏既厚夫婦共議新其居第且求吉地以安其父母舅姑之喪情事始

仲而先生復自衛學生領成化丁未鄉薦以親老就學職進翰
林待詔改今安由是俞氏在太倉門戶遂光顯人無弗識者然
太安前所以能進其家而先生之名其內家相之又以翁生育
未滿屋為置妻仍遇之甚孝陳氏死哀其慧而無子厚衣棺葬
之女淑愛未出也為擇名家配焉其待閨里親戚咸有恩有
弗之振置而不言成化中從太安前就養安州府先归以書報
曰吾病亟命治裝道寬山塘值大風覆其舟少焉風止舟覆仰
眾視婦人無恙怪問之曰方覆時若有人掖之使坐得不溺嗟
乎豈所謂天道助順者不誣耶婦人諱妙真姓陸氏父曰忠母
曰沈氏陸與俞其先皆崑山人後分隸太倉州故今為太倉人

子男女各一男曰彌即先生女即淑愛適善汝脩福建太倉政
恒順從弟遂男二長曰復次曰泰州學正女亦二長曰善明通
鎮海衛百戶趙漢先卒次曰善智適陸光寅山東昌府通判
汝說子曾孫男女數以子男曰應垣女曰桂蘭俱幼生永樂戊
戌三月五日卒弘治癸亥四月二日春秋八十有六以卒之年
某月某日葬太倉城西盛涇之原合其夫兆銘曰 胡彌危而
獲免彼蒼其我知也有祿以為養亦子職之宜也死後良人暨
望九其時也謂多福之匪由乎人蓋觀其孝且慈也

吳母錢安人墓誌銘

吳江陸陽訓術吳君汝文以少子游為鴻臚寺丞封如其父錢

氏受安人之封者則汝文之配浩之母也安人近以疾卒計周
京師浩服喪將归持其淵吳黃門瞻之所為汝請子銘其墓按
狀安人諱貞字以貞父宗朝母王氏宗朝所生惟二女為擇婿
于邑中得汝文妻以長女以家委之及長女死遺二齡子淑仰
恃無所宗朝又以家非汝文不可支也乃復以次女妻焉是為
安人自少柔慧端靜不妄言笑日閑女仁習聞孝悌大義比長
事父母左右周至務得其情心凡汝文事之于外安人應之于
內固不倍而父母益懼及父老以死母跣年亦死汝文為之買
地營墓備送終之礼亦安人有以為之也已而謂汝文曰君能
終吾父母之養吾不能一日養吾舅姑奈何汝文因與偕归時

汝文父封兵部員外郎一肅先生及母孝宜人皆老矣安人一
以事父母者事之人謂其振汝文者遠足以相當汝文之業於
亦未起以安人而日昌中以所有施諸隣里不少靳而德之者
益廣家亦內足茲振教二女慈而有法業以有成長即淑太
學生為伯父武庫郎中後先卒娶丁氏次誼以易學領順天
薦娶陳氏都憲王汝先生女繼娶王氏都憲思德先生女也次
即若娶庠生莫汝松之女繼娶則通判毛元成之女也孫男二
邦樂邦家而幼女七俱在室安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
日年五十有五正德辛巳某月某日其葬期也墓在某之原
安人淑卒呼誼訓以力學母自足于一舉以浩在鴻臚不得見

則呼其婦歸之使戒勞盡忠于所事無為苟祿凡此則其所以
成其子者遠矣諸所自為固宜不朽銘曰 夫之賢婦賢成之
子之才亦母之為起家之儀著于平時裕後之訓施諸漸危女
而丈夫非安人其誰

湯文儀健室章婦人墓誌銘

婦人章氏之卒于京師也訃聞吳中而鴻臚湯君文儀收抱失
偶之戚矣乃抵書于其子才偉俾持殯歸葬于齊河俾婦人行
狀諸銘于予遂按狀而叙之曰婦人為京師章廷傑之女母范
氏文儀始為鴻臚序班而前室何氏早逝求其繼而弗得聞婦
人賢欲聘之時文定吳公原已周公與少宗伯之諧汪公相友

善廷傑則少宗伯內兄也文儀托三公以請遂諧婚焉婦人柔
順貞靜不妄笑語與文儀居京師克相敬禮文儀有所為必從
中商之而後為故居安多憂而理生無失費婦人之暇由是益
勤及文儀解官相與歸吳中而文儀父遠晚蒞母徐氏皆春秋
高矣文儀能極力奉養而婦人之事之也則進衣于未寒備
膳于方徹掖之以僮僕候之以几座而迎之以意料恒恐弗及
與文儀咸獲能孝之名焉文儀家素饒婦人時語之曰人愛
私藏者多見小而忘大惟昆季一心重義而輕利斯為保家永
久之道耳文儀從之家以益睦人以婦人有丈夫之見云而生
一子曰儼早夭一女嫁太學生汪師葵即少宗伯之孫今太常

卿汪用之之子也先卒文儀側室時氏生女一適仰龍高氏
生子一即士偉娶沈前德良德之女孫女一尚幼文儀既家居
士偉少年供事內閣婦人實携之而來蓋京師其父母之邦而
汪氏女又居京師婦人懷之不置故益不以跋涉為勞皇意記
氏女死遠晚蒞京師而婦人益悲竟以成疾雖士偉及鴻臚
序班孝養盡力而終不足以舒其懷遂至于疾劇而卒之三日
為正德庚辰十二月二日其生天順甲申七月二十又一日也
享年五十有七葬以卒之某年某月某日墓在吳縣某鄉某地
晚前之地銘曰 於維婦人克父克母生子京師死復其所振
歸吳中式從夫子賢以銘傳死而不死

封儒人楊氏墓誌銘

婦人姓楊氏諱某常之武進人父頃登弘治己未科進士母陳
氏生婦人二十二年嫁大理寺副徐居文燦封儒人大理為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忠公之
繼封中書省人雲谷第五子大理和良元配也前為擇婦可與
齊者聞婦人善事父母乃禮遣媒約教詞求婚居曰諾婦人入
門即移所以事父母者于舅姑而盡其礼有加焉正德戊辰丈
理以忤權奸被逐家居者五載復起將挈婦人偕行婦人曰吾
待舅姑頗久吾不忍一旦去左右即去必求可以贖吾舅姑者
乃行耳為留其子增于家一日聞舅姑坐舟中舟出橋下將半

析忍脂舟設於水二老人者幸而得免泣謂大理曰居不歸者不可以為子及亡歸倒不許行不果婦人請獨往公道警亦不果用是居常快之復聞增死曰貽吾舅姑之戚也奈何益不樂至歲寢食安已如大理當奉命使廣喜相謂曰明年公年六十得便還還家上壽此行良不虛矣及期大理猶以公事在外婦人設酒餞之賓客雖釜鬲凡席之屬亦親自拂滌備極誠敬無幾疾作不欲令舅姑知之選柳言動以平時後舅姑詢知其病也為之禱祀懇為婦人曰死生壽夭命也況豈數財匱行之何為及大理歸與其親樹碑毒域婦人復手自治具以醵匠氏越二日遂以不起安厝辰之國八月三日也婦人秉性既嘉而又

能通書史大義蓋不獨相夫事其舅姑可凡下至妻媵亦能以忠休其心以恕掩其過以篤悅其悍垂至病革諸言遺念亦有足稱於子賢哉生子男二人增先卒坤聘新文侯公之女二人長字欽遠侯顧公子某次則鴻臚子主簿夏元敬子某也大以嘉靖壬午奉簡之欽曰子某自初分教惠德狀貌之不已以求余欽勉為之欽曰婦人自初分教惠德反子有行兮免曉相門相夫以孝兮遠下以仁家第命書兮羅敷方新命之不淑兮乃隕厥身歸魄歸此兮魂游清晏勒石墓間兮以替休聲

徐節歸陳氏墓誌銘

澄士少吾先子愛之甚長而謙既娶其女又娶其女之父母昆弟與其父母之父母昆弟一帛可報己方吾妻徐在室早喪其父鄉人皆稱其母陳氏曰節歸徐故名家節歸之舅橋軒前初贊子陶之妻業醫術傳其學為一時所稱而節歸弟兵部郎中愷既舉鄉貢有先子是以命澄委禽焉去之十年而先子遽捐軀又十餘年橋軒兵部相繼逝今年春澄在京師俄又得節歸休橋軒之仲子履將葬節歸先期以墓銘見屬嗚呼節歸所以守義而竟不娶者豈要身名哉然其志不可泯也其忍以不文辭乃哭而為之執筆徐與陸同家太倉節歸父憊以子貴累贈武選郎中母龔氏累贈宜人節歸年二十而嫁夫曰依

陶也也亦知醫生子女二人而卒子曰欽五歲矣女即五妻甫二歲或誤以改適節歸泣曰吾聞婦人夫死不嫁奈何以一身從二姓辱吾舅姑父母耶佩者慚無復敢言欽既長兄再娶皆未有子亦卒節歸自喪其夫老子居止常依父母時節歸舅姑舅姑待之如賓其後兵部與澄舉進士仕于朝節歸嘗逐五妻上京師處于兵部及卿者七年兵部既沒歸葬已猶立其家是時澄亦以告歸弘治壬戌北上拜節歸而別之一年而疾作疾亟語其叔曰吾徐氏婦也其以吾歸竟卒于夫家甲子正月十二日也年六十有五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州城北陳注之原合其夫兆節歸之葬也兵部之妻許某相報飲居子於是盡其能

厚乎夫之兄誼于存沒有終始云欽曰夫死子死其生孔悲以
主如璧其行不虧家有孝子固有此且百世而下令聞俱新

大父府君墓誌銘

成化丁未詔有司察民八十以上有行義為鄉里所敬服者給
冠帶榮身而我大父府君以其人與焉後十四年為弘治辛酉
大父年滿百有言於巡撫都御史彭公以瑞為立坊以表
之尚高年處上恩也是歲十一月大父俄見背蓋自屬後以
前絕粒者凡十餘月然無他疾苦諸孫泣請訓詞惟戒以勿爭
言不再嗚呼痛哉吾毛氏世為蘇之太倉人太倉曰隸崑邑在
近歲輒割為州吾曾大父伯振府君娶于張生三子其仲即大

父也大宗宣宗時曾大父游北京大父在側故嘗獲親二聖親
及聞其賞刑之大晚多教以語諸孫正統中三子異爰大父所
以治生者視兄與弟皆不以竟以貧故至鬻其屋而僦屋于人
惟吾父修撰府君長而克家故能使志不勞而身佚飲酒以樂
憂何求如是者幾四十年而吾父沒僅以吾兄弟之養大父安
之若吾父尚存優游桑榆復踰一紀人謂其享人間之福焉
大父生而質美未嘗問學而容欲慎身壯老一教其宅志遠以
暖其處立寬以柔平生無偽言詭行鄉人愛之居窮能以所愛
先人田讓兄丁未年八十至九十賜肉常有羞或勸以偽增
年冀多得大父正色曰朝廷錫優老恩吾等既無以報願為歎

園耶嘗畫獨居有鄰婦奔為此之其婦愧而去事後三十年
祖母王妣以語澄而外人莫之知也生子惟吾父一人女三人
皆先大父終夫家後男五人曾孫男七人女六人王祖母為同
里名族有順德卒成化癸卯葬乙巳墓在城北起徑之原于時
吾父嘗為大父立壽藏墓左至是吾伯兄洪以卒之後一月庚
申奉柩安厝而澄適以告家居與殯葬事因念澄以諸生叨甲
科備員侍從斯豈徒以詞章得哉吾父不及見幸大父見之今
皆已矣悲哉食其德而不言使來世無聞澄心懼焉謹誌哀而
志之大父諱弼字惟忠吾父諱昇蓋不敢改諱云

伯兄北林翁墓誌

嗚呼伯兄胡遽至于斯耶吾同產兄弟五人伯兄北林翁于兄
弟中性誠明達事無難易可利可害判于數言諸少感賴之而
今已矣痛哉伯兄諱洪字序懷晚自稱北林翁毛舊無諱居
太倉者不知幾世其可知者自五世祖仲明伯明公蓋元人
暨子孫在國朝皆以良善稱于鄉大父吾父俱以澄貴贈資政
大夫礼部尚書大父為人寡欲慎身忠信無偽年百歲而終吾
父聰敏和易遠家不遠克自樹立伯兄年甫長去里塾佐之南
游兄事陳達以老成人之莫敢欺吾父中歲疲遠步乃命伯兄
仲兄代之行往返北南恆數千里道人以有子為吾父喜而澄
惟是勉學業家事一不任心故得廁名薦書以有報稱弘治癸

丑第仕翰井是時吾父已謝安獨幸大父外大父母及吾母范夫人在堂澄便迎吾母來諸子欲留之伯兄曰母雖去家其志樂也乃躬送歸東歸率諸弟分養三老人能使皆安樂終天年少庚申吾母思家澄便迎之則見懷且悅蓋趣澄北上而身止於家不復出予迎養每至伯兄所留數月乃他適其沒惟四子視舍飲而澄願以歸人用是憾且愧蓋將十五年于今矣伯兄居適市廛自謂不逞以慨其業買田北郭築室居既久益北徙辛勤三十年田廬器物僅有加于舊而志不自滿衣履飲食率從質素承吾父之志立祠堂銘墓刻祭田延師教子莫不失宗子職蓋尤所盡心焉者而交姻有急力苟

可為罔有顧慮被其德者安多伯兄天資穎異若陰陽運命匠卜之建偶一習之輒知其要而便專力徑史為儒而就可量耶惜其終老布衣僅試之于家而不及為立用也生天順成寅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德己卯六月二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葬娶范氏健陸氏再健亦陸氏子男二長希茂次希東國子生俱前陸氏出女三長遠孝子側室許氏出次亦前陸氏出治生而喪其母未幾徐氏撫為己子適王第次側室陸氏出許洪吳孫男二與中興時女三長許氏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廿七日葬于大谷城北藍鐵塢東原祖塋之次范氏之卒也瘞骨于藍鐵塢西原祖塋陸氏葬亦原祖塋至是與伯兄合希茂等先期

以書來告嗚呼澄自畢吾母喪再上京師十年之間交移屢遷于國何補謂宜亟見黜還歸故鄉庶几得與吾兄弟聚首田園以相娛樂而孰意伯兄之不我待手痛哉銘墓之文誠有不能執筆者然其思終報華手返而誌之使刻于石以昭來世

亡妻封宜人徐氏墓誌銘

正德乙亥四月十八日吾妻徐宜人卒于京師是歲十月兒子希原奉其喪歸以明年四月二十日葬于大谷城北藍鐵塢之東原前期希原以書來問銘乃誌而銘之俾勒諸山宜人姓徐氏其先台之黃山人七世祖安祥仕元為平江儒學教授因徙大谷安祥生崑山州儒學教諭元起元起生訥之生壽人字

稱之曰大同先生壽生矣立皆以學行藝術有聞其詳載家乘祖諱先子橋軒精于匠數起奇疾父諱依聰敏受父學母陳氏夫死不嫁人稱為節婦兵部武選郎中愷之兄也宜人生甫三歲而失怙隨節婦居外家節婦自矢無二志既終喪或猶遺媒此往議婚宜人年數歲輒悲泣不食外祖父母察知其意為謝絕媒乃復食如故于是其內外族咸嗟異之此長節婦從武選以妻予之方游鄉校家故儉宜人安之事吾祖父母暨吾父母祖順無違礼社吾父奉政公為予配加慎至是喜謂吾母太宜人范曰毛氏其興乎吾同產兄弟五人吾母性嚴明宜人左諸婦中志識似母之最愛之平居正色寡言身任勞事不少

懈弘治癸丑子擢第宏翰林迎養吾母初下時吾祖母王暨吾父皆已沒四兄弟分處東西宅祖父間為耄年康健陸朱兩孫婦事之宜人獨得侍吾母側歸時相悅如母子豈幸而祖父壽登期頤吾母曰省予得侍行如例宜人矣從祖父終天年未幾吾母方逝而予亦病彌厚慚且憾宜人所以相予者益倍其憂勤之志一如韋布時予事多所勸沮予嘗飲友人第為所強大醉後每赴他公必援以諫曰君惟斷諸已而已孰得而強哉予愧其言教其子女若孫皆以正志慮居難垂死屬教呼其子曰作好人吾死不憾已而復安送女喪薄人或笑之宜人聞而嘆曰吾財苟有餘豈於一女新哉且此視吾曠時固已厚矣使其

父今日猶為書生有是乎其聰明類此予方歎之不意竟止于斯也子男一即希原太倉州學生娶季氏女一適仰貢進士王岳若孫男二長與幾聘唐氏行人曰行人符之女次與立孫女一尚幼生天順癸未九月二十一日卒時年五十有三子修撰滿一考封安人為左春坊左庶子以兩宮教子思知封宜人其及見子擢三品僅餘一歲云銘曰 辰之良兮藥之鄉子雖茲古岡兮永澤之兮玉草蒼兮然其千百霜兮尚虛左兮方吾以此藏兮

毛介婦阮氏墓誌銘

吾弟淵葵妻阮氏先期以阮從兄暄狀寓書抵予乞銘嗚呼

自阮之歿吾母傷之甚居常慙：予日夕憂之無以已也弗銘吾母自京師歸伯嫂復得躬奉甘旨者幾四年蓋終其身孝敬不衰其卒為弘治甲子五月十五日朔其生成化乙酉三月十三日享年四十有二長曰耕聘鄆貢進士陸仲女次曰森女二長出側室某許嫁季某以明年某月某日葬州城北毛氏祖塋之次伯兄某娶阮氏卒無子伯嫂其姪也古儀婚先考修撰公命小甲曰凶夫姑將不克偕老乙曰吉克相其夫宜子竟從乙言迨今皆驗嗟乎人之大壽禍福不有命也夫銘曰 貴如片玉榮如蘭畹姑曰孝夫曰順進家有子耕有田吁嗟不享歲及泉有前知者命在天歿之移次古祀歿載德有銘其永傳

太孺人俞氏行狀

太孺人諱如瓊姓俞氏蘇之常熟人也以子貴封太孺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景明母陳氏陳為吳之著姓家達科塗松在常熟縣東北七十里又其南二十里鄉曰双凤邑之顧氏居焉景明贅于陳太孺人之生也晚順凝重外大父原錫甚愛之於其長擇配名族以归于顧今中書舍人守元其子也守元之曾大父有終大父希增與原錫景明皆祿書好礼有聲鄉邦太孺人入門敬事舅姑朝夕親治饌進舅姑食之甘乃喜否則憐之終日居二年其夫文安俄遽疾以沒時太孺人眠守元甫四月文安嘗囑太孺人曰我死矣生男善為我謀以慰吾父母之心太

孫人飲泣許諾生守元質弱多疾困憊時其母過哀所致一日疾劇幾不救太孺人方寸亂欲自徑以殉因仰天大慟曰我所以見故不即死見死吾尚思生耶聞者皆為流涕已而病瘥未久復病之則太孺人忘寢食或至累日其後竟以憂勞成疾陳氏母來視因挈之歸留二年曲為慰解而疾以故也太孺人乃泣言其情曰吾既為人婦當侍養舅姑于家夫臨沒之言謂何而吾母子顧久于斯哉陳不敢強自是其疾日減守元長大朴而溫太孺人喜而愛之彌篤大父命入里塾早夜誦習不憚勤勞諸同族子女衣食並豐腆守元以大父治家嚴自奉為范太孺人以訪績助之曰吾兒既無父幸無百死以生吾誠不忍

復令其清苦守元每得一衣一食念其母教之孔艰未嘗不墮淚及為縣學生屢試于鄉不偶太孺人訓之曰爾能取一官為爾祖榮慰爾父子地下余爾祖哀甚恐不及見汝後日成立也言訖母子相對泣無何希增夫婦皆下世太孺人哀毀甚衣衾俱出手製守元有從父大父沒析產虛小惟從父意蓋太孺人命也守元以嫡孫承重服闋遇例入南雍家之庶務太孺人悉自綜理舉家安之嘗被棧逆務為言答曰吾豈以小忿為吾兒累哉以是克完其家守元得專志舉子業日益有進壬子秋遂領鄉薦癸丑登進士第既獲秩即迎養太孺人及下邳年守元一子五歲夭死太孺人日夜悲傷又五個月而守元之少女

病憂益甚因夜起視遂感寒疾凡十二日而卒臨卒尚屢呼其孫之名不置弘治己未二月六日也蓋自昨封太孺人至是纔一月其生為正統戊午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二有兩女孫其長內以朱淵為贅婿次即病者許嫁起弘元太孺人二十三而終居守志餘四十年撫育遺孤殫厥心力大義靡虧為世貞婦刻其孝子畢結獨至豈非扶樹教道者之所予哉守元扶襯歸葬其鄉有期且將告衣于當安文章鉅公為將來不朽計澄家與守元同里用舉進士為同年友即在京師東西相去不數步其聞太孺人之暇為詳述從守元請擬其大者為狀歲于孝子之事有助焉

祭盛封居文思高父

斯居之坐以玉在璞歟英華晦于岩谷匪善莫致惟德自著彼蒼者天界以多福予才登庸食天子祿爰錫恩封是酬教育崑岡之鯢妻永之泮笑樂壺觴謳吟松菊謂於將朞願可也大限俄窮逝川不復其等道念平生重感鄉曲名姓相聞廬井相屬何以寫哀莫此醺醺

祭外姑徐孺人陳氏文

壻主澄南向再拜遣兒子曰員以牲醴時羞三奠致祭于外姑徐孺人陳氏之靈曰庶矣吾邦高門雲緝徐自克其業已舊嗟福軒喪名以匡傳妻陶之如生子亦暇里有陳希仲英其家

選

代五弟告其妻龐氏文

嗚呼自子归我十有七年安樂何有辛勤百千從我于邑從我于由既還復往有定俄遷風芳而遠露冷霜嚴風共夜歸戒履防顛蠹爾家也厥愛無偏惟勤與情德勸加焉我躬常佚所願

毛文簡公遺集題後 乾隆戊申後學璜汪鴻偉仲憲甫書

聖文公之江遠禮三衣履屐中公之後在栢中時所刺至子伯中二年予得一侍御者路意公惠令爲表章字乃羅英孫公大洪人爲之序
大洪人之言曰此興陽昌胤氏遺先我歌聖孝朝一切於道查事志不用措仲大夫幸去國多故有能聖之臣人有君子長乞之行而父則學不稱稱感以風分之所願染烏身竟乞持論振通理直固幽嶺而出夫匹獨可謂氣舒齊不逆先生若未竟乞意淡然先生思而臨階有餘味乞於人不爲寒美而喉僅有情物乞偏而知爲敬皇帝時人才今去公年十年作也以此林大都制判見法地驚乞負無亭卓視以見才藻點乞見情至封事輝奏果在格勢手蓋取公寫坐隱乞病乞爲必選之席樊矣鳥乎以左所飛長公受乞欲之而不能飲所不爲乞傳讀而歎曰誌哉大洪人之言乎臺嘗謂明乞哀貳不托于神終而托於宋公觀此序可以見一代文章之升降焉可以見一代士風之醇醜焉可以見一代忠君之忠邪焉可以見代國祚之興替焉可不謂知言乎嗟夫清虛宮非岸獄之櫻櫓住柅祀靡免之一媒師丹司馬光非龍比之亞大祀之湧赴至于收滿乞數千百人士類號乞同程一空不祥莫甚於吐仁爲慶某庶幾龍侃畷君出之更度古木之間焉何二孟春芳信合數百人伏闕問詩以奉輿勝乞乞會後大請祖宗陳門痛哭教于社云何乞陳爲蘇武使匈奴乞以車輿勝乞乞會後大請祖宗陳門痛哭教于社云之來既辱其善乞巧不却寶珠于清夜辭去年天脫殿不可在矣遂應召乞跪而乞石季榮元帝有假賜之分始德金馬雖乞乞李本及莊燭賊與州守乞躬食而不給印不職乞天下有幾人哉此可爲茂世事君者鵠也乎慨吟公又而述或于大洪人之言復乞論古者所謂如乞乞亦求其語而述乞乞公亮乞乞高洲子弟以賈乞道考奮起于田間乞哉丁丑十月邑後學步仰南謹錄

文簡公遺稿跋

余曾大父行五人而文簡公居三曾大父為季曾大父雖布衣讀書能詩時從文簡公游京師余大父為諸生從在渠先生讀書星溪究心時務不屑于佔俸之工文簡公尤鍾愛之不啻若子余未及見大父而見文簡公之子思州公思州公為余談及大父未嘗不流涕也嘉靖甲子楚侗耿先生校士吳中余曾蒙歲後次即余弟望文簡公曾孫也並得以儒士科舉余兩人友愛之篤不殊先立再更十年余僥倖一第而望亦困于諸生一日為其公父所遺文簡公著作一帙蓋輯而復佚文已不全而詩竟亡矣余踟躕而讀之直布帛菽粟之文絕無分毫飾論之

飾而論事必根于理稱人無過其意常錄子詞語不傷其氣什表獻之篋中時出披覽景仰先德每出必携以携之貴陽再携之音魯茲又携至中州偶出以示於諸孝居孝居亟賞之曰此先進之徽音不可少也余舊長孫君為忠烈公後人忠烈公亦以弘治癸丑登文簡公榜進士孫君遂請刻之以傳夫表揚先世之懿美俾不至與草木同腐者為人子若孫願幸也余又安能獨異哉謹識歲月于卷末時

嘉慶庚寅上元日又肖從曾孫在頤首謹跋

按公大獲依拙稿各呈陸宗台先生所藏見馮定海詩
卷中宋金之孫像畫鵲尚寶藏之時存孔氏中

毛文簡集二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毛澄撰澄號三江太倉人宏治癸丑進士第一官至禮部尚書嘉靖初議大禮不合致仕歸道卒事迹具明史本傳是集皆所作禠文前有李維楨序稱澄沒十餘年其子希原哀所作詩文為三江集未及剞劂而散佚後其從曾孫君明蒐拾鳩合屬維楨校刊更名曰遺稿詩已無一存文存者僅二卷耳云云此本題曰毛文簡集與序不合豈又經重刊歟

何燕泉詩集四卷

〔明〕何孟春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五年蔣文化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何燕泉詩

四卷》提要

何燕泉先生詩集

燕泉先生文集

之友人周益山氏所因携之韶陽欲為
鋟梓弗逮比余

邵祖臺山蔣公以廉能聞當踞委署郴

篆不浹旬而政通人和發墜盡舉暇乃

取先生文集讀之喟而嘆曰茲一方文

獻也何令湮沒若是遂輯集中所載古

選近體詩四卷捐俸屬先生子婿國子

生喻子晟刻之受簡於余俾為之序顧

余謏劣且病非知言者又何能論先生

詩哉惟念余自束髮即嚮慕先生如明

星在天不可及乃今歷三十年往矣始

得先生集又得臺山公新刻竟余未逮

之志豈非幸哉嘗竊窺先生文集錯綜
六藝揮霍百家抉異兔奇陞出幻化信
詞林之哲匠藝苑之宗工也惟楚有才
先生當之矣然徐讀先生詩則尤微而
婉精而暢麗藻揚菁血宗漢魏盛唐起
然上乘臺山公獨取刻之其意深遠矣
聞之詩人窮而後工乃先生祖君父皆
起家進士又弱冠登高第任養中未
嘗有一日窮愁之嘆而其所造獨精工
若是豈人力哉蓋先生夙賦異稟一目
輒數行俱下日誦數萬言即終身不能
遺失此其得於天厚矣且我明詩教之
咸自弘治間學士大夫始翕然丕變而
一時作者如西涯空同大彼諸公爭鳴

奮唱力追大雅而先生適當其時與之
師友互相攻錯即句字皆經斧鑿引純
墨必協古風人之義而後止則其觀詩
所發裒然名家是與之三君子齊驅並
軼不有自哉惜先生未及選訂遽捐館
舍以去而後嗣寢以微絕又不能為先
生表其遺言傳世豈不悲哉要之先生
剔歷中外所至委惠政人不能忘且位
致通顯赫然負天下之望而家居十餘
年日惟讀書燕泉山中吟詩酒自娛足
跡不窺城府風節凜凜為里人師法至
今有遺思焉則先生所以浩然而獨存
者寧獨繫於詩文之傳不傳耶雖然先
生所以傳世者誠不在是然使海內人

士景仰先生不可見見是刻而讀之亦
足以少慰願慕庸非臺山公力哉臺山
名姓籍里具跋中其先世某先生為同
榜進士第仕吾衡清操善政大為衡人
所誦觀其刻集之意而其中之所存者
槩可觀識矣後之繼公來者倘聞是而
興焉或庶幾刻先生全集成一家言以

伯衡文集卷八

四

傳其以是為權輿也哉

隆慶丁卯孟春朔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廣東按察司副使
前南京駕部郎中鄉後學龍鴈山病樵
仁山劉穩垣首序

何燕泉詩集目錄

卷之一

占風

棲碧樓

陳亮之席上分韻蕭海鈞得元字

次陳宗之別其弟廣平守亮之仰蘇堂韻

送王伯安南都審刑席上分得二十韻

邊庭宴席上分韻得有字送王演之節推

望江驛 夜飲調坐客 感雨

集卷之八

琴軒為某題 丙寅年元日 過洞庭湖

關河阻 二首 責公然

李獻吉過余新居席上限韻作

却郡呂翁祠 渭南戾圯

河州長寧驛題壁

王念慈席上常番誦句 陽關

題許御史完四友亭卷 占隱君祠

巢父片 高高山

又得先字送楊承嘉秀才

岳陽樓劉太守相餞

武昌阻雪次沈提學和蘇集韻 三首

采石 洛陽道

潼關次陳廷言郎中韻 華州分司

銅狄原 龍首山 宮人斜

河西竹 莊浪道中

雙林醉歸圖為胡進士題 送崔內翰子鍾

商山圖 畫竹夜窓風雨為王景易題

憶昔行為張國持大參作

蘇東坡集目錄

送劉東萊南京尚書卿侍其父友桂先生

登封道中 壽陳侍御乃翁涇州知州

中閑居十歌 溫永 咸陽道

具慶入夢圖為涇州范御史題

積萑草 曉峒山 寧夏二梁謠

寧延道中 臨淮縣登莊生塚作

隔歲春 雜言

送朱御史按張中雜言 首 後春光好曲

故鄉歌 送中歲白頭

題汴州宋氏子岡迤邐卷 養正學堂

卷之二

七言律詩

何醫官竹逸春次西莊老先生韻 二首

送高世資任臨安幕 馬和府綸綽頌恩卷

人日邊報至有貴家丁乞報効者

送唐訓導

祁州魏太守廷相迎母于任索余詩為母壽

王太守即大參同中會文潞公韻

蘇東坡集目錄

飲陳長官園亭

送楊遵慶南京太常 二首

黃士中雙壽卷 挽陳武選全元

壽李壽官九十 華處士挽詞

王尚書挽詞 和答姜慶遠 四首

卜築何公山 四首 言別

丙寅元日

風舟雨顛夜不成寐曉行春岸積雪滿山

阻風 鄧都司回靖州 寄劉知府

公卿火餘舟中韻答之

又答 二首

答歐陽上書

施兵備席上觀雜樂次錢郎中韻

又次前人北樓韻

解嘲次韻

因原行臺奉次總制楊都憲遂庵先生韻

閔武堂奉次遂庵韻

汎州行臺用王副憲應詔韻 張鈞臺

甘州察院元日題壁

奉次巡撫曹都憲見惠韻

高臺察院

嘉峪關

蘭州知州姜國同年病中以詩

送朱御史歸壽其親

四

朱呈有乞歸意用韻勉之

魚鱗山

山中述懷四首 述懷四首

題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韻

送朱御史歸壽其親

朱御史嘉會冊董孺人挽詞

送友

送朱御史知廣信

張禮部繼孟陸翰林孫約遊亦水莊席上限韻

次劉都憲祀河有歲詩

淮甯城面與白

洲縣白次韻

春日書懷

送王君錫房

陸侍御母龍孺人壽七十

杜古狂為余作墓廬圖對之慘然感題其後

白璧灰飛于醇正郎韻

送李尚書歸彰德

沈沈道政

送西涯宗人李浩歸茶陵

寄園丁

寄兒仲方

對食有感

送黃進士

雙桂堂詩

馬上

和晏叔官秋懷

留別曾二丈

次依縣陳太守韻

客語大司馬舉山先生消息有感二首

送朱書來

五

聖天子起留東山先生乞歸有感一首

晚泊河西營錢郎中席上用汪綸備韻

挽張光世

送李都儒歸茶陵

挽外舅歐公

挽鄧都司

哭孟旦第

挽白司務

和劉都憲祀河有歲詩

卷之二

許壽堂詩為張低甫作

和曾太守韻

雪中友人見約

挽程同年時叔父方伯

宰撫是為前入題

送周秀才南歸

浣溪人傑母 送庭實府上送羅卿父

何太守任福州席上限韻

送林利瞻南都省親

贈李獻吉

郊齋夜坐 大德觀書為蔡彤韻

送潘時雨之任南京禮部

寄涯翁太師

寄涯翁代題都憲一首

少師朱夫人生日

送李生川甫知河陽

六

乙亥元日次李獻吉見懷之作兼東還更寓

出巡壽域得太僕少卿之報述懷一首

太僕命至再述一首 離汴漫紀一首

次于家店作 滁州日午風作不果行次日復

雨雨書懷 京師雜聞

送仇知縣赴興寧

送李嘉之判寧海

任丘會房廷獻

流河驛登舟

題訪遊公司壁

席上次和同年大參韻 胡主事聯封並寄

涯翁席上會別衍聖公限韻

馮光祿子佩會同年于涯翁宅酒間限韻

中秋日奉次涯翁韻 重和中秋韻

中秋後二日答盧御史

盧侍御携酒見用韻

送菊涯翁藉 送菊後留韻

周御史伯明擇燕大理便道過家迎母

綠野堂圖寄壽楊閣老

送陸鴻臚之南都

東溪

題穎都憲山水小景 送楚都憲弟錦

衣千戶冲亭 詔歸秦中往更祖墓

送人之任施南陸監

送清州楊先生

余黃門乃尊受封

王少參

再題前韻

題詩

戊寅春子家再赴同中會席上學前韻

廖惟脩陸延平知府學前韻而贈二首

宋御史雙節卷 送孫文煥赴南都

送周驛丞之呂城 送張同知之任全州

養病園寄題一律

卷之三

歐何仲默中舍九日見懷韻

太卿子佩許送菊花酒詩以述之

次同年夏朱伯質聖節韻 四皓墓

蘇東詩集目錄

八

壽周錦衣歷入八十

宜陽八景和六司徒蜀先生韻得四首

出柳江口奉次東溪野先生舟中題壁韻 二首

題林下承恩卷 武陵書院次楊太卿韻

夜陽道中值雨用陳憲使馬底驛韻

興隆道中 觀故書有感示兒子仲方 二首

送張舍舉人和王宣漢韻

太華寺次人韻

五言律詩

孝宗皇帝挽辭 四首 挽臨川劉臥庵先生 二首

劉賢士墓 曾御史大有乃翁挽詞

仙居舊觀 鳳凰臺 岷嶺道中

西寧道中 山丹歲暮感懷 凡三首

鎮夷道中 肅州察院次壁間韻

鎮番道中 古浪城

與李副憲閱西行地圖見崑崙山

送友 嵩高山 二首 端午次人韻

送人教授代人作 送許縣丞

蘇東詩集目錄

九

西平值雨 宮怨 無題 二首

臨河驛送客得金字 安肅和馮子佩韻

西寧作 甘肅正月二十七日六風

鍾舜臣席上和李魯玄韻

鄭家驛次毛侍御韻 送莫千戶

月下和前韻

七言絕句

洗兒 三首 洗兒 四首 洗兒 一首

丙寅元日 入日齋居 二首

送陳秀才歸臥席上限韻十首	春遊圖	潼關河伯墓	礪伯城	甘陵山洞	平涼典遠庵再會為次待隱園韻二十絕	蕭關題壁	無題	贈星士沈暉	定州石帶	晉釋事後出京口占四絕寄范使致謝諸公	風穴山	有所思	喜山僧供花	端午見秋千戲	赤墜	春閨詞	郊行遇雨
全存四	畫竹工部司復閣	太液池	入日	入金城關	揚柳枝詞	扇寄兒仲方	西涯園亭次韻	韓信書友人歸次來芳卷	夢醒	四絕寄范使致謝諸公	思家	春恨四首	便面為李宗易題	織女怨	扇畫三首	閒書	便面
	昆明池	狀沽山				贈僧	凡四首			九日	閏三月			鐵女怨	長沙阻風	山莊三亭	又和便面

觀輿此圖	觀刻象	贈金相士	杜鵑	燕	鴈	鳩	巡比畿道中有感	遊盤山	上元夜	題味藻卷	題故友邦器鏡像	二子	題墨菊	韓信	丁巳歲有盛	遠舊贈
觀廟塑	自題小像	翎毛小畫	烏	黃雀	雄	鷓鴣	靜海舟中	黃河有感	不夕涯翁席上賞燈看花	梨松	戲題友人尋樂處手卷	鵲噪簡西鄰	蕭何	曹參	荒尊	冰史
觀騎象	畫牛	鴨鵝	鵲	白鷗	啄木	鷺鷥	三首	髮鬚數	賞燈看花	蘭	戲題友人尋樂處手卷	九月飲船杯	張子房	陳平	步蟾園	野畔

蘇軾詩

四首

卓文君

蔡文姬

康頤

陳搏

鄭恭瀾橋風雪圖二首

過桃源二首

桃源洞

見榆柳有感
遊後園

六言

夢中作

卷之四

五言絕句

雜畫四首

美人看花
扇畫

雜述四首

秋雨敗牆
盧侍御携酒過飲
五首

五言排律

體園堂卷為遂庵題
涼州察院題壁

六司馬馬公生辰

七言排律

閔武堂聯句并二十韻

雪夜聯句于家凡三首

蘇軾詩集目錄

何燕泉詩集卷之一

林陽燕泉何孟嘉書

同郡樓學愚書

全湘樓學籍文化輯

古風
凡六十三首

樓君樓

像人好樓居此語諫非妄
臨覽者方瞳何年此

樓上湖山螺黛橫
湖水鏡光盪曉通
赤城霞春

連石門浪子登
利金篋千里都無障
西泛與東

遊風流欲誰讓
行宮三十六不用還
慕枝去馬

更來千軍速覺
堪望忘言坐終日
身世謝塵鞅

陳亮之席上分韻
壽蕭海鈞得元字

夫子我師行平生
心所尊朝端舊風采
塞謬傳

諫垣南黃萬里
讀不受蛟鱗吞抗節
返初服芳

聲集蘭蓀從容
盡曳尾勇決帛脫蹯
避竄非我

讓爭隈尚誰喧
欠伸枕富貴昨戲
臺乾坤詩壇

將李杜赤熾見
若奔字畫一妙雖沙
似脚屋漏痕

冠袂走四海
秦嶺翰墨頌一
角載後學許許崑

崑源手巾一寸膠附救九曲渾我生後夫子飽
繫三家村所媿辨香敬未登曾氏門山南海北
處慨想園春園篇章被草木臭味或可救千里
此明月無由問寒暄夫子今何似亮之曾我言
雙顛孺子色五內扶桑暎斯文有壽脉歸若靈
光存靈根豈須灌自可窮化元春缸玉餅香欲
泛五石搏鵬筋和鳳首古調方新翻何時拜床
下慰我夢寐魂

次陳宗之別其弟廣平守亮之仰蕪堂韻

蘇東坡集卷之一

二

四

我吟長公詩花發憶兩京誰入長公夢南山秋

菊榮坡有云曾夢子由詩來悅觀而咫尺千里

程逍遙何處堂聽雨中宵情載揮清穎淚重作

齊安迎功名各不免離別歲屢更燈下數鬚鬢

一樽歡及明淹留杉竹陰豈為戀此城文采映

中朝鳳麟非易名天倫有阿同子由小字同叔吾弟佳

友生何知百世後手足仍相成請看萊生藕結

因陳弟兄

送王伯安南都審刑帶上分得二十韻

秋雨彌天來秋風動地發秋官方用權暑氣掃

七月四日復何之時當米太罰登紙下青冥欽

哉惟帝曰罪母脫秦照法勿加楚刑三覆五覆

問務使事情核宸衷一寸丹戴拜書之芻年未

民俗濟官長其告訐年米吏吏冗官聽其唐突

持此直如絃何人行請謁持此平如衡何人倚

乾沒莫將五德鳳擬以獨擊鵲筆端有造化還

鮮肉克骨山川幾經歷歲月去飄忽簿書盈几

席肯作塵勞咄夜分燈火孤清興諒難留檢點

蘇東坡集卷之一

三

紀行篇浮踪適吳越歸朝擬何時欲及衆芳

歇民物哀矜餘轉覺心如斲好為萬言書伏奏

蒼龍閣

逸廷寶席上今輟得有字送王誼之即推

古人不可作天下吾誰友常嘆一瓣香見拒千

金帚年來百一收敢恥居王後區區文字間固

已心期久吾徒道誼交肯使町畦有平生未大

家不假藩籬剖東頭足被滌衣裏謝塵垢牛腰

富著作壁必許下以京國公寒腹棒名相左右

今古入岷黃居然得城否由東漢嫉惡世味若
為誘舉世態嘖嘖謂常時唱咽感時獨掩膚論
事善掣肘有氣吐虹霓無光託牛斗丈夫自樹
立一世夫豈苟不有澤及民吾其業第約當運
酌賢才孰可繁劇受坐惟主盡誼此職非君取
小却江之南名邦借監糾發勅此功名已尊桂
墨綬行當著懷悌真負民父母小民愚而神道
上傳碑口誦召自有期毋為悲難偶河山滯形
迹老我甕鵲守招手滄洲雲晴光重應騰黃

東坡詩集卷之一

四

望江驛

浙東九江水炊飯蒸藟飯熟不及飯已達望
江驛嘶此風水便迅於飛人翻舟人意不極更
掛前簾席前當到安慶此日猶未夕如此日後
日弱水何能隔長風萬里浪令人愛為客留書

小孤山刻作紀竹石

夜飲調坐客

明月掃不去清風呼得來吾儕三三子邂逅城
南隈良夜此奈何幽懷共徘徊春殘更堪惜指
點盆花開一咲青燈前頭君乾此杯

感雨

天時喜常暘民命墮焦釜田如龜在灼皮卜何
時雨吾聞春秋書四月已愁魯况茲五月來野
外皆赤土老弱轉拮据力盡還喫林吾柳太守

東坡詩集卷之一

五

始下車實吾一郡民之主民憂其責憂在我出
郭對之躬勞耨方今旱勢劇焚如我欲救焚誰
我輔孔矣相與跪請天烈日炙背不移武一誠
所至剗若葦河伯山靈來旁午魃鬼磔為段網
死商羊起作隨車舞解香無事謁菴祠星檄下
召片雲箕足誰風伯更雨師雷公電父今謂誰
豐隆奮擊雲中鼓列缺頻搖天外旗陰官趁命
律令走天龍八部相迫隨明朝闔境告沾足生
意戴戕錄罔改登減一斥謝天地倪髦正爾歌

在塘枯鱗久矣失濡沐倘塊何年含草滋山
在眼青可掬草有收葉初欣枝平疇麥苗
浪別爲花叢錦作惟嵐九十里滴芳潤江水
萬添綠勝今年醉能可樂歲民曰太守非吾私
一雨三日勝珠玉公當有亭吾記之水虫不用
訴冤苦雲漢豈須傷子遺甕行邪入林望衆
祝已遂浮于辭勝蹄壺酒細事耳安得黃堂生
置祠君不見三吳去年民之食兩泔菜色多流
離高黍下稻地不許以焚疋病天不知安得彼

吳東詩集卷之一

琴軒爲某題

今人不古樂隨聽堂須琴君北嶧陽祠獨撫太
古音古音知者誰千載少前席黃鍾燕射逢春
秋已唱吳歌競朝夕俗物夢笛耳也情冰炭腸
子期已矣不復作山空我我水洋洋

丙寅年元日

人生幾百年年去不可追一年一元日以此元
半期東風醒草木紅綠有前安今我幸陽春安
能與酒醉一醉入新御極前賜理則至一酌定
天降四海漸瘡痍元氣復太和春臺共熙熙我
諒非私私高歡勿復疑

過洞庭湖

往年過洞庭天水連四極眼中君山外盡是魚
龍國高秋八九月千里我憐思雖有波濤駭長
風不容抑今來過洞庭湖港界封城新春水未

吳東詩集卷之一

七

生涯淡近可識舟人復苦之三宿在湖側遙迤
沙草路動借牽挽力憶昔行集間前後幾南北
兼已忘風波今當候天色行速當用謬通行不
須憚前程尚遠而此地獨糾纏平流與高浪於
計孰爲得保此千金難幸免妨不測吾舟已出
湖買酒寧論直再拜辭湖君平安荷君德明發
理篙楫行何偏久區區遲與速雨不置胸臆

開河阻二首

江湖波浪隔無生風和逆浪河得便風尺水無

六河浮家非久居兩柑本竹具坡陀楊柳灣如
聞幾朝暮有聞室留版有斗不成耳情知此
微何不政他驚達人傷窮途君子慎末路中流
自在時吾豈終無遇夢踏步虛聲竹影遠遊賦
會看天漢間縹緲橫樑度

春雨不可期河源欲中斷一舟閣淺沙力困百
大脫吾行素遲頓屈指程何算客囊日坐食所
慮乏薪藥側聞鄰舟言重作倚棹數東南阻供
饋何以紓宵旰在舟既憂涸在野合憂旱綠

德東詩集卷之一

八

秋猶未種赤地誰當灌居人何所資魚市滿隄
岸河內獨無憂波臣落塗炭向北近

帝居思政想盈漫閭閻倘可聞君當挽銀漢
責亡奴

爾賤爲人奴吾於爾何負家貧食指單恃爾同
斯拙長日無力作使令才左右胡爲一旦間決
策背吾先爾寧有高志衣食即父母曾聞懶惰
者亦得衣食否我無膏粱剩糲飯自充口我無
紉繡餘縑布不露用奴亦免饑寒理不論好醜

去我何所爲他人爾何有亡奴前敘辭公青
不受奴心竊有懷不識所歸咎奴以農爲主且
當力田故奴以漁爲主且當持網筍置身其
行亦自知秤斗轉易得數錢自無虛井白所
日營營不容停脚手不如官人奴安坐得肉酒
因思事主公堂意一舉取饑寒僅能排往事俱
落後主公性多防日夕在監糾率勤自立名奴
輩知誰某嗟奴言若此所望亦良厚爾當初來
時是聽何人誘奴職各有司性減獲爲偶在田

德東詩集卷之一

九

漁市井事事不容苟昔日王大夫買僮楊寡婦
聽教千百端受笞十八九民間轉顧備未免遭
擊括何如仕宦家屋下好遮青一身得安閑已
脫諸躑躅非分豈可希欲居豐殖數豪強力不
兼况爾族塵垢而敢生責望常懷乞漿百不聞
李氏僕忠信自能久不聞黃家役廉謹常相守
官聲沐蘭芳思或漸之瞻家人務溫飽此事難
於奴奴今有二心我杖可勝扣狗不厭家貧人
心不如狗

李獻吉過余新居席上限韻作

旅食又京華不知春已暮上林非一枝棲我當
何樹借宅長安街圖書且安寓出門見 宮牆
凡五朝 天路輪蹄趁往來風雨今幾度郎曹
十年中人物半新故君胡不少留濁酒中平素
知己自昔稀于今可常聚君才日老成欲作廟
廊具何以語故人免免常世務井中無沉轄反
外有停履情深各惆悵為我成長句

邯鄲呂翁祠

旅集詩集卷之一

十一

和塵翳邯鄲其下行者誰剖符分節鉞競逐亡
羊岐我今已三過載謁儒翁祠翁往不復作誰
當撥昏惟榮華五十年不辯秦一炊功名入枕
寐夢幻豈足持區區處世夢正與盧生期敢分
鄭鹿妄重訂周蝶疑逆旅紛過客何時非夢時
洗眼祠前水勿為醒眼嗤

渭南戍地

世傳秦始
皇使書處

至理淺文字微言歸簡編管轄一天地主張千
聖賢如何贏地虛六籍隨飛煙人心豈無書秦

非自絕天河海不發流日星長懸芳草渭
地寒灰何足憐

河州長寧驛題壁

昨者由孟縣輕舟渡黃河津吏遠相候中流揚
棹歌朝來次河州河上水嵯峨客子特為橋
臨更先水積之凍先厚已先冰跡過我命賦奔
而可行之人謂之冰橋
去四方當奈何時節感行路該行方遠近河源
在西極計程應更多歸當是何日酒水揚旌波

王僉憲席上嘗番蒲詞

旅集詩集卷之一

十二

番果味多甘中州類難比番瓜與番茄入口皆
蜜水蒲萄隨漢節取類今誰似遺種豈不蕃肉
蔕仍多子何如紫水晶皮肉兩無滓瑣瑣最知
名針頭特珍美漢使西去歸無功漢皇枉築蒲
萄宮吾欲吾親甘旨供恐能食此情忡忡

陽關

出關復入關壯老隔歲身不辭邊徼路往復迎
煙塵欲折出關柳枯枝無幾春何當聽羌笛悲
絕離頭人

題許御史完西友亭卷

春風易爲樹處處紛濃綠春樹易爲花枝枝紅
紫簇朝遊礙錦茵夜賞耗銀燭舉世競稱華誰
共媚幽獨歲寒良不易三友情方睦維時數四
之有後凋族勁枝上擎雲直幹森立玉生香
遶水雪老氣壓巖谷江南四君子雅志寔追迹
伯仲君友于藥物歲天屬暨同春樹花遇眼無
非憐神明與栽培造化此深蓄許氏世有人公
侯始應復鼎實調商羹選釣我漢軸蕭聲協屬
鳴笙色經鸞宿願保歲寒心晚節振頽俗

古隱居

汝州有許由廟唐楊植所爲頌文者今
同祀策父樊仲父而廟額不改其舊余
按部過焉并言賢者之名非宜乃爲易
之且留詩於壁云

天運昔當午唐堯際其盛詩書載功德萬古歸
神聖孰不願此生當時托飛泳而況明揚餘華
軒枉珍時山也是何人獨汀聖居政一聞九州

長生作幽憂病傾耳而清冷棲身益深憂有
道不同不謂歌當廢舉凡者誰子於物本無競
寧辭絕其友終世帶容詞異哉樊仲父孤潔已
成性忽見洗耳人驅牛遠相屏嗟茲誰傳傳欲
究不可竟要之出好事戰國議多橫嗣帝爲重
華誰當焚釐行憐士每自鳴吾今可無正先生
惡聲稱胡二五名姓願使後世誇無端在談柄
繫人故有志出處誠難并香火汝城陰高風自
堪敬

策父并

乾坤幻滄桑歲月翻陵谷城郭諒已非茲桑尚
誰屬堯氏耕鑿餘地脈實停蓄鬼神謹護呵造
物寄幽獨悠悠入間世弗省亦弗瀝一泓浸新
甍百丈依喬木我來九月秋汝水吹寒綠訪古
懷高風臨餘嘉親掬昔聞汝耳翁猶目羞黃犢
戶區末路人罪垢何由贖有足不敢濯有髮不
敢沐冠纓乃外物實懼神明憤何時歸去來南
園舊茅屋猗猗深幾重瀟湘清幾曲盤井有餘

地龍翠得滿眼林尚可希鶴鵲一技又

嵩高山

雄嶽山獨中維中高獨名夏興祚融降因盛中
甫生祠官傳漢呼郡丈表宋頑時事千載公
祀四方均帝紘天門敞虛碧石室刻元指仙真
此能督蹤跡何呼嚦我來松檜寒野眺風塵清
朱霞九光連端日五色明浮丘許接袂王子方
吹笙敢以句宣職荒為遊詠情

又得先字送楊承嘉秀才

蘇東坡集卷之一

十四

中朝屈極推家世奕燁久矣開西楊我生幸竊
遜教教并識其喬仍文章瓊林玉樹要可愛龍
獨鳳雛真異常傾蓋情深膠漆投接隣氣合芝
蘭芳有時分題校我藝仲紙落筆風雲忙我氣
為沮手莫惜繁君之才疇敢當博學宏詞今有
科原軒蓋以呈天問少年自是青雲具赤手
真富當聯手南遊簪笏暫江鄉劍氣依約拂斗
光之人不是塵埃者待時大用難龜藏埔桃種
貞期居寄七世名德來其方

重陽樓劉太守和錢

此樓自是洞庭主樓上賓客來應多今古賢名
托詩版我與佳句如樓何寸丹曾刻范公記先
憂後樂失不磨何意登樓得重讀古碑凍指三
摩挲岳陽太守希文志才力豈啻今人過江湖
有日歸廊廟事業要須平不煩吾君吾民可
竟葬責在我輩難嗟跼威公置酒此相饒意重
不容忘切磴天下今未見可樂尊前肯付閒吟
哦洞庭風景底須道惆悵東流空逝波

蘇東坡集卷之一

五

武昌阻雪次沈提學和蘇集韻二首

恒河世界埋銀沙袖被官府忘朝衙客子東行
獨何意道眼不眩空中花刻溪風景此為勝居
人豈無安道家寥余亦是子猷輩一舸正須鳴
軋鴉白映中流石妨棹香來兩岸梅藏葩娉婷
曾教素娥舞脚手已厭蟾蜍爬清虛誰拈坡老
韻冷淡自煮陶生茶休齋詩壇在何許後進未
敢高門槐案頭安對和蘇集讀罷惟應三歎嗟
此興可能無着處雪晴看展晴天霞

憶昔使節巡龍砂，狐擁雪排竿，衝軍衝社。天山路雪片，認是胡天，花機晚計，程常萬里。匈奴未滅，何為家馬，肥弓勁，備冬處，白項往往連。燕鴉胡地有草，草俱白，春來敢問青紅，能獨憐。戰士久暴露，虎褐嫩，豈不可，能敵寒，豈無阿刺。古酒名，却睡不寐，溫桑茶，我馬騎來四蹄。先我手皸裂，無停撾，少年狂作頭顱計，老境行。生辭內，差中間，鄉國幾樂歲，暮雪未竟，隨朝霞。驛吏候客來，星沙官船坐，我如行衛，故人已隔。

蘇東坡集卷之一

十六

千山雪裏留得先春花，相逢驛使，堂堂語千。里江南，均我家王程有路，踏海晏客枕無夢。庭鴉夜來雪重，蓬塵席誰謂，六出非狂，施我無。衣被及寒士，羞見船丁，僵手爬吟兒，代掃而何。敵要煮易子，停我茶一洗，平生冰雪齒，清朝辛。免人敵，撾饑寒，天下今豈少流涕，太息還深嗟。敢通私語，天公座，早變雨雪為暝霞。

宋人

采石高樓題請僊，其人何在名堂懸，半來半能。

見明月，秋光碧，水浮珠，連綿袍角中，如昔年。杯自可相，延緣誰云，把月走入，而後騎。上天山，此意悠悠，真浪傳，問諸水濱，應不照至今。荒塚殘寒，煙柳却明月，長江邊。

洛陽道

洛陽道，寸多古塚，累累等是閒，五龍路人相傳。西晉前，此家已應千百，年人生非長，死何有杯。上還我子孫，寸今人幾時，河水清，古氣有日，印山平。

蘇東坡集卷之一

十七

潼關必陳延言郎中韻

雙門闕，闕青雲，表烏道，熱服著，秋草洪，流萬古。相春，握赤手，巨靈，僊未倒，時清，成辛，休鼓，華何。客不處，開關，遲試，觀金斗，險如此，函谷區區，何必奇。

華州分司

十年兩度行，長安華山，秀色近可，滾華州，道上。無停轍，通客看山，豈無面目，任被山靈，看雲。雲消息，斷不，上洗頭，盆古，歐快雨，天西，祇有，連。

華峯千尺夜頭在何許海漲天星怖韓愈誰哉
一笑昔人愚華陰以西多坦途

銅狄原

灞陵橋東仙客過銅狄原頭荒草多秋風秋雨
秋何處僂手不得重摩抄人間歲月豈須計恨
望急景隨奔波荒原自是昔年土僂客指點今
如何神僂長年會亦死物理變幻吾誰呵嗚呼
銅狄不可見荆棘又掩宮門曉

龍首山

蘇東坡集卷之十一

十八

龍山逶迤六十里南接樊川北渭水漢家宮闕
初營時土石盡是秋山移山中餘土今無幾草
木不生雲氣卑漢宮唐殿復何在遺址荒基付
農耒我來取道山之傍匹馬寒郊看夕陽嗚呼
龍首之山山在亡世間與處無滄桑

宮人斜

芳魂豔魄春不死歲歲東風勾柳李紅暎白慘
若為情雨如雪嬌正難理守宮痣臂無銷期天
兮思深合到誰昭君去作胡中鬼飛燕僂乎未

可知

河西行一

蘇東坡集卷之十一

十九

山南備番屯備胡河西古來多畏途朝候煙塵
夜觀火墩臺所在如囚拘封豕長蛇有餘智重
山煙谷舞良圖黃沙磧裏埋戰骨草木常隨軍
血枯我行曾至渾邪地險阻已歷坤三隅繫虜
塞煩賈生組出關肯顧終童嬌悲歌落日白羊
舖旌旗適野迎先驅王朝命使豈不重太平
無乃勞師徒傳言諸軍毋復爾隘已祇應防不
虞馬在惜力待追捕必令迎送日使瘡從官再
拜此公德奈事可憂責在吾近者羌胡出衝突
行人性命懸須臾將士十九臥川谷瘡痍未可
振臂呼監司巡邊覈失事刀筆簿對誰當辜嗚
呼此事倘有之吾不能贊汝不誅此行與汝同
性命獨敢身試豺象區湘江之水清可漁嶽麓
有口寬且腴平生頗記垂堂語先人遺體盡慎
諸君來商於此有與道上紛紛方情輸某城某
一丘乘馬星火入邊管軍需前車已覆後當此

往失不遠今誰俱也成訓發在沙華區區數戰
難獨誣有虫奮臂期當車有鳥迎歛知街廬今
誰辟兵當佩符行路難安堪重吁

莊浪道中

烏鼠同穴事非異烏當育雛鼠不忌雛鼠有穴
鳥居之各有確雄各為類昔人解書殊未然繼
者和疑理无蔽我行莊浪得其事尚貢何年更
詮次

袁林醉歸園為胡進士題

進士兄今大同知府也園并像

東風臨薄長安城醉墨淋漓塔名眼底宮花
雙嶺明白馬與誰連繼行五陵豪俊避先路觀
者如市問里傾君家兄弟何呼噪雙鳳河東方
並鳴玉書次第下梁清柳袍槐簡進士梁都
就對策已無敵侯喜能詩復有聲看君幾步到
蓬瀛去去青雲九萬程

送崔內翰子鍾

行馬門前集旌旗天邊昨日新歸客殿雲裁

出五色衣萊拜重為二親劇夜來鍾鼓開街陌
南斗流光下瑤席翰林文章名籍籍青詞觀製
第幾拍一年一首百年百首方看成一回會
將幾回留人間如岡如陵如南山

商山圖

商山四皓始考事而世之丹青及商山者不知為局戲以事之而作者又詩以實之

不為局戲以事之而作者又詩以實之我復手其可

山漠漠子谷遠遙有人逃秦歸採芝人失其鹿
人得之龍爭虎鬪兩不知漢庭衣冠名為誰貞
耶賈耶世所疑舉世盡圖圖矣某奕某之事殊
無稽厥顛項顛正此時智謀勇力當疇施贏輸
頃刻分雄雌過眼一局何欣悲未看相看獨倪
眉前星潯公岷不移圖意流傳或在斯予聞諸
吾亡足師

畫竹夜窻風雨為王景易題

疎枝冷葉何蕭蕭風雨攪夢來中宵道士一枕
臥窻寒故人窗外誰相招披衣啓戶猶初紫
徑雪迢迢聲遙吾耳已雪雲山歌鍾金鳳玉豈

此驕萬舞生聽鈞天都身世泮疑落九霄此君
與我生同條天許在世扶紆聊作還此君兮
微捷之隨處颶風雨連床復笑應風兮雨兮天
微曉恐渠為龍獨飛去

憶昔行為張爾持大索作

憶昔予子秋試期是我與兄同薦時鹿鳴宴上
人似兩衆目特識君琅亭春開媿我濫登第列
郡讓君先東麾陽帝鄉不易治竭去南陽多
設施屏除苛虐息盜賊蠲免逋負歸派移兩郡

蘇東坡集卷之一

三

至今傳德政紛紛口碑皆去思晉陽名藩要且
劇旬宣激揚當寄誰君才磊落世所推玉節朱
幡勞載馳文章法理稱高選臬司未久躋藩司
茲推行省古岳牧郡縣宴視為綱維云胡匹馬
徑商步一驅力與功名辭生年未老休堂宜回
省中條山為甲世若知君有賢子鳳毛已作虞
廷儀君心所樂自不疑其亦立遊且嬉清溪
碧嶂與險巖竹杖藜與隨所之二十三年成壯
非八十四人莫可追和此月舉君余則老矣今

何為官途祇受風塵欺求軒春膠不共持搔首
獨詠停雲詩陶詩辭謝靈運詩

送劉克柔南京尚寶迎侍其父友桂先生

劉君武都最有聲正郎一擢為正卿南都尚寶
貴且清江南重適佳麗情君言吾情不但爾去
歲瞻雲勞晤君奉使南有秉節瞻雲卷今年作宦家幸遇
絲衣已辨登堂喜堂前桂樹幾百秋堂上僊人
纔白頭竭來金陵非遠遊劉江板車咫尺煩青
牛青牛到不違官吏正是劉君稱壽地宦途此
愛誰能企我宜載歌歌錫類

登封道中

二室相望自古今地靈捧出當天心三十六峯
高復深中耶甫耶何處尋我來獨得登山款兩
足不困亦不臥人道天邊有鳳笙誰知地下無
龍穴

壽陳侍御乃翁涇州知州

引綬得專城春風動千里煦煦溫暖餘日見瘡
痍起公解壽蒼生豈資方寸之公還自有長生

談小試刀圭，如此退食黃堂，何委此山棚宴。
客酣瓊醑，騰騰成憶，遠曲房，寫出遊仙詞。
何處青驄，太行馬，吾親家舍，飛雲下，蓬臺綽綽。
心茫然，遙託海山，祝純熙萬戶家門，天與昌年。
來兩度車，天章錦標，玉軸芳泥，香島鈔白詩。
惟稱觴，惟稱觴，月之吉，綺筵况對同席人，花甲。
正逢初度，日播不計春秋，批應再花實，吁嗟世。
間何處更求仙，福祿如公，已自全七葉，漢貂當。
此，前兒孫不啻見，曾玄涇州之民，香火而復。

頌公千萬年

李同居士歌

陸多穿領牛，水多頓尾，魚煙濤風塵，聞名利魚。
牛如舉世，誰為靜者，徒長安，絕蓋塞九衢，春歸。
花落不自惜，漏盡夜行，何所圖，先生獨作牛閒。
士乘派，則遊坎，即止履金騎鶴，不子希虎視鷹。
揚豈堪，特龍丘，團圓在人世，中間信有閒，四他。
沛然乘舟，吾若遊，怡然脫屣，他何累，丹爐夜自。
燒瑤草，春常植，此外無一事，休休見顏色，三萬。

六千天賜日，一萬二千日，悲婦將夢，汝宿繼。
與鶴同食，海鷗相往還，塞馬忘失，附方曉，綠髮。
誰能識，年閒，要是人中，僑不用甲子，推堯年，北。
憲樂在，載，皇前。

溫泉

驪山下溫泉，水地實為之，此何理，非若不忘洗。
行者思一止，何處，華清尚有宮，玉環，合為君王。
死馬，鬼之被死，晚矣，溫泉，水首目，如湯，今尚爾。
居民相，與洗，瘡，病，不洗，阿瞞亡國，恥。

咸陽道

長安雪日好，訪古咸陽道，漢唐遺蹟，通馬蹄，踏。
通咸陽，原上草，原上古塚，高如城，此人昔日何。
八斯，萬戶，十門，開邸第，五侯七貴，羅天，拜貴富。
於人，可常守，寵光，未足驕，身後，君看陵谷，有變。
時，何況區區，但蒲柳，草臺，社下，舊繁華，王孫公。
子，金誰家，咸陽市上酒，一斗不如且，醉長安花。

長安道中

長安道中，北風吹，塵沙，飛，天，下，戰，堂中。

入宮瑞席借老詩
鵲髮僊長生酒
勸金莖液
江南何處乘聽客
夢入高堂是何夕
孝子貴樂
志離憂能不惜
費來龍首飛雲
隔何處功名感
行役

積萑草

積萑草河西道
才生色已瘁
未刈節先槁
苦寒
之天斥鹵地此
蕭蕭冰雪皓
吁嗟乎玉關人
帥能不老

崆峒山

蘇東詩集卷之一

三六

此地多形勝
南郡之佳麗
西遊得崆峒
仙境在
人世南北行
來東復西
粵人不數崆峒
奇我今
往遍秦胡域
塵土滿頭低
壓眉回斂
載經玄鶴
洞神明頓發
煙霞安羽衣
道士解入夢
芳草王
孫何所之
憶昔軒皇曾
駐驂遺丹至
今光射日
翠微深處芝
苗肥松刺藤
花互蒙密靈
跡闕要
荒禮極垂望
秋橋陵遙對
廣成宮千古
為誰傳
道術陞登陽
屋風日春清
泉白石澹相
親會心
魚鳥此非遠
得意山川今
始真山中黃
冠百餘

咸自言身是吾鄉人
永樂間開於襄陽山家
偶
近一笑問歸路
山下正停遠客輪

寧夏二渠謠

咸東漢延渠西有唐來渠
渠成既我田各得萬
頃餘秦家漢伯幾十里
支波所至開黃淤高黍
下穠隨所須旱乾水溢
雨不虞異哉境外土不
減江南腴嗚呼夏城二
渠利誠博遠慮到今曾
示紆年年脩渠時五衛
役萬夫沙碛與欄草急
若星火輪誰能人人食
其力筋骨半作豪家奴
不見渠成後公私同索
租嗚呼寧夏二渠之利
有如此此利之害何地
無此害江南何地無

寧延道中

浪臨無根蒂浮生托羽
翼王程不可留鉛槧記
時刻顛顛風塵中壯顏
成老色公家日擾擾吾
且焉止息西風西來我
面去已復行行遍西極
東顧東來我亦東河水
已開夸無賊前朝先零
地近代元昊國一統乾
坤皆
帝力疆陲衝要宿將存
亡馬精強遠人識我

何堪使臣職日月粘天不能河山縮地縮不
得此行爲誰圖絕域圖一有歌歌救勒

臨淮縣登莊生漆竹

平凡夢想道遙遊身世幾何鵬鷺驚風雪直出
寸心發塵上不知變質杜添園微史子莊子異
代襟期定誰似世間兩恨少患施莫謂高墳呼
不起胡蝶巷中濠上城山咽水西曉氣清南西
韻體煩寄聲與君一危方欲行嗚呼南華之論
今已矣萬類亦堪齊一指逍遙其遊若爲姑大
極明當渡淮水是日既雨而止

隔歲春

臘盡曆未終幾行新歲節歲功不我與四序當
誰設玉皇酌元氣斗柄仍東揭六龍載周天馭
柳燕歸櫺人情逢歲重欣悅我獨何爲更悽切
春風不捲胸次塵春日寧消鬢邊雪

雜言

長鑄太劔幾入封侯寸管尺牘終日書囚富貴
不如行樂文章祇益窮愁百年擾擾君何事肯

鼓蒼鍾同一樓醉鄉有田可種林初墮地堪
藏舟南面更誰誇觸醺生浮誇元休人間不
如意事卜八九何物男兒空白頭

送朱御史按廣中雜言一首

風吹秋兮天宇清霜拂晨兮河漢明八月之朔
君南征殿上有鵲方獨學道上有驄方獨行
搖蒼琤兮出貫城君何爲兮天涯之海濱獨得
暴公之盛名執三尺以爲法定六條而作程柏
府寄風采之重蘭臺推章奏之精君之謂何鄉

蘇東坡集卷之一

三九

有評萊服升堂及家慶蜀車負簪增鄉榮唱吾
鄉甚幾人快先睹而是爭豈不曰觸邪之獸匪
豺狼之可拜指佞之草肯蕭艾而同生君才既
軒羣君佐而嘖嘖尚好惡之間日審乎萬物之
情天宇清河漢明何日使君朝 玉京

後春亥好曲

鵲鵲聲中得春早梨園一曲春光好春光好柳
眉香頰方騰笑東風吹口長安道野鹿向誰纏
錦標舍在出宮花爲稿馬恩坡春不保回首東

風步如掃天公判斷李三郎今日翻成被花惱

故窰歎

山有木木而材斧之斤之水之災其不材窰而
炭之山為灰山有石石而美鍊之鑿之石之毀
其弗美窰而至之山為地吁嗟爾木石兮曷為
爾吁嗟此山兮曷為乎此吁嗟窰兮一里燒兮
十里悲兮何酷如是

途中感白鬚

道下行盡歸乎超凡相看皆畏途老將至已矣
夫四十行當成白鬚半生回首過隙駒今日極
知非故吾通也先人有敵盡由也何年追聖穆
盡歸乎已矣夫男兒素懷室鬱紆

題沅州宋氏子岡追遠卷

荒塚子岡頭世人薦沅芷誰知土中人尚有賢
陳子賢孫秀發七世孫幽光一旦生黃蘗吁嗟
乎岡頭百半孤兔經近來寒食誰家釘岡頭鬼
不餒土中人始慙吁嗟乎當時立骨不歸非不
歐陽亦是廬陵人

養正學堂

行身以德必驗於為心焉有養堂事乃思屠理
在鄰安處必移邪蒿盜亦食須避之仁義才第
惟日孜孜美大聖神孰云難期人可堯舜文王
我師仲尼之徒彼何人斯

燕泉詩集卷之一

燕泉詩集卷之一

三

河東集詩集卷之二

邯鄲燕泉何孟

同郡後學周

全明後學蔣文

七言律詩 凡一百八十八首

一何賢官竹逸卷以西泚老先出韻二首

逸上何年又此翁蕭家曾住組林巾枝歌處處從

人和桑酒時時與客同千故未須移醉日一溪長

自占清風誰能老作楚客計薄相從來不恨窮

法華集卷之二

綠坡自笑一髯翁性遠何由更此中太瘦未緣詩

思苦生疎寧復世情同誰家負郭依山徑幾處吹

花擘柳風料得此名吾善識不將與內咲吾窮

送高世貞任臨安幕

秋風江上渺雲濤楚客將歸賦有餘千里夢飛近

步暮百年情托故人袍遠來常擬吟虛勝當局誰

論下着高看取夜光天驥向休將鄰吏等功曹

馬知府給綉纈恩卷

青紙當年寵已頻又升鸞錦繡絲綸元重寔眷

河東守一命還沾地下親宸績未容淹歲考

恩先帝自與時新金章紫綬真何物莫負平生許

國身

八日邊報至有貴家子乞報効者

則書馳報又遠城有客當年效請纓人世閱波吞

欲老功名攬鏡爾何情三邊豈謂無征戍五鼎難

期足死生幕府上功前甘事羈縻猶作不平鳴

送唐訓導

芹水春風本風緣又携黃卷上青氍儒官剩有綱

法華集卷之二

常負師道能與教養權舊日棟梁曾自許他時衣

鉢是誰傳諸公衮衮尋常事惟待乘提訪木天

祁州魏太守廷相迎母丁任適得諸封之

命其弟舉人廷樞乞假太學而得拜家慶馬

索子詩為母壽

板輿已返祁州養太學人還得假來三釜可謀緣

捧檄二郎何幸共循陔

時書奕燁雲中下舞袖斑斕席上裁曲譜長生定

千首春風日日情深盃

王太守仰大參同中會文公韻

生同里間自悲憐何從同生更老年天運已周初
甲子他行拜見雨神僑從來龜叔能知我不羨洪
厓可拍肩繪像定留靈瑞院風流好難逢中傳

飲陳長官園亭

芳園城西得賞遲一樽相屬散衙時風狂耐可吹
花落春去誰知與老期金谷罰詩可贖玉山頽
覺酒難支眼前芝景能多少消盡公家萬種癡

送楊適庵南京太常

蘇東坡集卷之二

三

冠蓋龍門見太常一臺千尺集文昌中朝禮重夷
雙選公道天開日月光畦徑更誰窺翰墨垂魚於
我負鉛黃人間寶藏真何似採玉探珠久自量
碧落春源下絲軒琳宮芝闕鳳凰城斗山一代文
章伯尊祖何年禮樂卿鍾阜未銷胸魂屏練江重
放眼空明舞雩多少門牆樂此意春風我已傾

黃士中雙壽卷

誰擬浮生續有涯鬱儀長景自仙家東風鬢青回
春草壽酒顏能飲曉霞千歲秦簫猶彩鳳幾人沉

功共丹砂黃香苗裔遠世族孝德應從漢史誇

挽陳武選企元

十載郎曹未是深一時案牘已銷沉功名可付黃
梁熟歲月空留白髮侵壁記幾人登鼎錄簿書何
事載官箴想君未表平生行縱有丹青不易臨

壽李壽官九十

世塵銷盡一蒲團繞鼻香煙習內觀隱市自堪稱
處士得街誰復愛閒官松筠歲晚非無友龍虎強
交自有丹前路三山邈雲海看君鳩杖更踰邇

蘇東坡集卷之二

四

華處士挽詞

寄生歸死只逡巡誰為留燈待沈彬風雨年荒行
處踏鶯花全別向時春越中未可無狂客吳下何
由更散人眼殺丹爐才紫轉刀圭不用九原身

王尚書挽詞

箕尾何年入傳騎履綬復到台司碑沉漢水魚
龍誠劍掛徐山草木和風燭不供長夜秉燭丹靈
為粵川移兩朝宿德直先輩剝有丹青表舊儀

和答姜夔遠

十年江海多低徊
辭天南限一垂翰
作有方吏
可化憂時在念河
難開西牛久作意
難嘆和風誰
激有烏持專地春
回山更好微之想
賦追蓬萊

右和初到慶遠

翠微千疊盡遙關
問俗猶能到岵山
外府官尊那
恨遠南荒身在未
客閒威行未刻詩
循處春露回
歌縹緲間想得朱
輪舊風未兒童壯
手使君還

右和遊北山

繡憶秋深課刈蒿
丁年多少甲東袍
銅符遠拜靈

六集卷之二

五

魚龍刀筆兼收汗
馬勞入我不知唐
進士建牙誰
起魏功曹南弟此
日煩經畧行有知
旌下一寵哀

右和練民兵

記得藤門督戰時
明戈鐵鉞手親麾
風雲氣可三
軍助文武才應兩
鎮知南頓載紆
天子處中行
不忝文人師勸農
行反宣威發蠻地
從今重壯聲

右和敵敗蠻賊

卜築何公山 凡四首

山在郴州永豐鄉之伯冲春近始聞之訪

諸士入山名偶與姓符

何公山好世爭傳
着我茅齋得氣掃
業主敢從今
日定山名如結再
生緣天教避俗非
真隱人解離
羣是散僂勝蹟可
容成不朽戴生能
折券頭錢

白雲飛盡午風清
羸馬重過眼倍明
擬構雨掃龜
未卜纔開一徑鶻
先行此山乞我眞
天力何物看
人不世情泉上正
餘仙石在藥爐留
待事長生

破座欹斜瓦不勝
散材誰與更鉤繩
一區願守先
人舊三徑聊開此
地曾流水到門供
客飲謨山留

六集卷之二

六

路與樵登圖書向
我誇長日茶甌餘
煙不上燈
六月龜藏真似我
半生鳩拙未謀身
蟻封事急緣
天雨燕賀情多媿
主人使晏可誰同
靜閑都夢
我在比隣區區生
理何須問世業
從來不厭貧

言別

世路崎嶇又此行
客懷撐塞向誰傾
梅花索笑無
難色竹葉醺醺有
許情老步功名餘
命在從前位
偶疑天成故山猿
鶴非饒舌則爲山
人話不平

丙寅元日

元日東風便可信。船方付水蘭橈。携家待母還。
千里許。國留身已兩朝。天地此恩。客有報山稱。
初志未全消。故人相憶。今何處。聊對清樽。發楚歌。
風舟兩顛。夜不成寐。曉行春岸。積雪滿山。
吾能冰宿作春遊。何處人間。不繫舟風。攪江神勢。
穩夢雪欺山鬼。而深愁。巾箱底事。祿書累葉。累應
須與病謀行李。若教除此。載會從歸。客賦丹丘。

阻風

世路紆然。故廬多年。客思兩蹉跎。此生自愧虛。
成瘡何物相留。不是魔。明月載來。船共集。春風喚
到。酒須歌。江湖未擬入。長任南浦。新添水綠波。

鄧都司回靖州

家有勳名。世求度。兩能開府。請南陸。壽才信與孫。
吳合。明詔方深。煩牧思。軍旅事。嚴先選。將地方。
憂在欲。多誰取。雲窩好。後君去。
名取雲 猿鶴終
疑虎豹姿。

寄劉知府

世功名本自知。出塵心事欲誰歸。長風萬里采

元叔獨鶴千年語。令威鶴一算。木價近子。願拂衣真。
羨故人歸。遙知別後。多行樂。春水新添。舊釣磯。

公御史餘舟中韻

曾向龍門識舊遊。邇來未接李膺舟。聽殘風雨難
成別。行盡江湖未道愁。此地信知根本在高才。能
為國。竊謀皂囊草罷歸。朝去應憶寒燈苦。此丘。

又答二首

浮生一半好奇遊。浪跡無端寄客舟。風水可知身
外事。鶯花難替鬢邊愁。詩成落雨無佳句。酒至忘

不與集卷之二

八

然共放謀。賴得同行公。御史還從斗。此語當立。
湖海長年入宦遊。節旄重此望。儒台知公多少陽。
春力。對我東南草木悲。閒說可叔山水志。正言多
補廟堂謀。男兒俊傑。緣時務。况是胃中富九丘。

答歐陽主事萬鍾

畫船蕭鼓泊淮陽。燈火中流待省郎。五兩腰懷天
咫尺。一春空老路中央。澆愁散飲頻持盞。習懶世
堪起。在床風水夢魂不定。共看明月是瀟湘。
同鄉

開河阻

春盡官渠水尚慳
蓬蒿推枕聽潺湲
南風幾日當移棹
小雨浮沙始作灣
雨開幾如千里隔
漭波空羨白鷗閒
浮生蹤跡今多少
昨夢分明過九寰

施兵備席上觀雅樂次錢郎中韻

華堂樂動碧幢油
常醒何人恐臥休
文被武功今入頌
政關風教古同休
軍容舊識未干舞
法器新開丙舍收
千載閒韶在齊叟
未應時制盡從周

又次前人北樓韻

京輔南來第一樓
河山登眺此襟懷
帳前貔虎威常在
塞上旌旗勳已收
烽火百年無警夜
桑麻千里有秋雅
歌誰解曉尊如退食
清時許暫休

解嘲次韻

十年東省早為郎
官壘年年休未荒
生理故居仍四壁
宦遊何日不空囊
祗須甘旨供親費
無事贏餘為老防
身服牛衣吾幸矣
室中萊婦本精煉

固原行臺奉次總制楊都憲遂庵先生韻

當代文章有鉅公
一時經濟藉英雄
臺端著作

邊長筆下能收百戰功
唐室甘門頌遠議
漢家西域喜新通
璽書指日徵賢輔
多少人材鼓鑄中

聞武堂奉次遂庵韻

舊勛誰共勒燕然
常巡將軍奏凱旋
鞞上朱酒鷹
隼怒鞘閒猶帶犬
羊羶封侯志在忘生此報主
心堅未老年千里旌旗照沙漠
戰場應入畫圖傳

北州行臺用王副憲應韶韻

道傍旌節拜諸戎
何日歸期馬首東
八隅歲年垂舊雨
地連番漢少華風
陽關曉出魂堪斷
魏關

宵馳夢已通往事誰誇
素縞者老懷無意論邊功

靈鈞臺

在秦州

四望煙塵萬里開
壯懷何勇怯登臺思歸有客憐
胡草寄遠無人問
隴梅夢裏綠衣連
夕到客邊霜
馬幾時迴公家日負
癡兒債未擬餘歡放酒杯

甘肅察院元日題壁

東省郎臣亦近臣
兩年征袂帶邊塵
鴉聲不報天門曙
馬力惟誇塞草春
詩為故人聊寄遠
夢占遊子正思親
誰常問我西來路
應是窮猿跡未陳

奉次巡檢青嶺意見惠韻

羌南朔北識威名，
飽飲康強頌聲增。
犬已銷鈴閑靜處，
城不動柏臺清。
秦關連作中原鎮，
漢土重開絕域程。
行見丹青上圖畫，
涼州何用數三川。

高臺察院

一方形勝控風埃，
絕徼孤城亦壯哉。

金甌看從西域去，
玉關重為遠人開。
時續封旌旗

影外盤鵬落鼓角，
聲中峭馬回令使。
可應憐戍客

輞軒兩度宿高臺。

嘉峪關

嘉慶詩集卷之二

上

胡塵接塞莽何極，
漢月出關空自沉。
四山側立草木死，
一路中分冰雪深。
老懷別久重作惡，
病骨春寒仍不禁。
誰與遣兵定輪戍，
勞歌無限苦辛吟。

蘭州知州姜聞同年也，
病中以詩來呈，有乞

歸意用韻勉之

西來竹馬擁羣兒，
州牧重煩此量移。
誰擬蘭綈賢保障，
極知冰玉謝麟臺。
春郊雨霽停輿看，
午牖風清對酒娛。
遊宦正堪移勝地，
素心綸約欲何之。

魚峰山

鬼剎神剎出世家，
陽關陰關有世間。
風雷夜走磨前石，
虎豹晨嘯屋後山。
黃葉滿林人未掃，
蒼苔一徑客曾還。
題詩底用名昭隱，
萬季先生總不關。

山中述懷四首

王世貞月十一日在陝西書

我生多難那堪訴，
二十年来未死今。
旋剪草萊聊築室，
栽培松柏漸成林。
春山徧灑愁邊淚，
夜雨兼傷夢裏心。
他日得全歸此地，
斑駁須殮舊衣襟。

衣線回看淚滿襟，
百年哀怨此何任。
雪山浪有羣仙會，
何處今遺此尚存。

嘉慶詩集卷之二

上

難無德顯揚堂作，
未終心祭田十畝。
躬耆未敢負朝暉，
與夕陰

朝暉與夕陰

昔教蹤跡此幽棲，
廿載于今萬事迷。
春雨滿簷芳草爛，
暮山當戶濕雲低。
愁來不化莊生夢，
舞罷真成稚子啼。
肯向世人占計命，
欲將求藥了盤蔬。
夢裏飛雲入望頻，
長安回首隔迷津。
平生行節曾知己，
半世功名已後人。
及口有懷常恨晚，
問年與計可留春。
山出水平時況，
吟處哀調壯應動鬼神。

途中述懷四首

山一城北一道路州林水而味下陸而水村以紀之

應土風二十年陸妨車馬水憎船即曹不用論
先輩科第曾者起後賢乃有敝衣寒暑肘坐無安
榻後回壅塞鴻江鴈如相識在處相逢亦惘然
中原形勝昔曾遊匹馬重來事可憂旋起風塵何
日定已傷瘡痛幾時瘳荒城入夜燐相照野水連
春血共流廿載職方剛見此廟堂誰為攬羣謀
海山窮處托星槎枕上潺湲幾軋鴉半世此生長
是客百年何地可為家久知看鏡半吾顏誰法開

蘇東詩集卷之二

三

尋賞物華紅樹白蘋春萬里未禁離思遠天涯
行府新愁十日霖不堪堪局更嶽岑南風此日登
舟意北斗中宵戀關心底事近郊多闕教無端樂
歲有呻吟江山試數重遊地回首分明感慨深

題孟望之扇次何仲默韻

煙雨糝糊一葉舟水花開處見芳洲江湖滿地皆
南國漁釣何人獨上流醉後客心悲對酒病餘吟
骨健逢秋今宵正作瀟湘夢塞鴈驚飛莫過樓

送朱御史歸壽其親

五馬歸來祇一經教成馳馬正寧馨金泥載寵

宮露縷服承權難使星扶老未須藤作伴引年曾

是藥偏靈欲知家世真喬木多少槐陰滿舊庭

朱御史嘉會母董孺人挽詞

百年何恃未亡為咫尺風濤與死期董夫貴州司

喪舟歸次楊子思風作理人舉志願餘慶豈無

由善積素誠元自感天知賢孫甲第今方盛世族

衣冠昔未虧地下有靈應語語多幸苦是殘悲

送友

蘇東詩集卷之二

高

驛舍非無半日閒客懷何事一尊慙鍾聲暗度煙
中寺野色晴開雨後山西鴈入林催晚別東風折
柳趨春還情知馬首今宵夢猶在長安指顧間

送朱御史知廣信朱舊予職方員外也

御史郎官兩著聲憶曾青幕共談兵牛刀夢入三

刀還聽馬竹兼五馬榮唐院紀綱推獨坐漢庭符

竹借專城古椿亭上題名石正德年中第幾名

張禮部繼孟陸翰林深約遊赤水莊席上限韻

韻

連轡西郊十里陰客懷何處惜芳林與瑞世上閒
奔走消得等前我唱吟腐草雨多螢未出落葉風
定蝶還尋同遊述作今陶謝樂事堪堪副賞心

次劉都憲祀河有感詩

孤子誰歌萬福來宣房室有漢荒臺中流泡沫飛
成雨斷岸波濤吼作雷漕餉幾時南國至客槎今
日片帆開極知神貺非微致水府從前解愛才王
事

淮翁城西之約與白洲聯句時予在坐數次

其韻 凡四首

陸東詩集卷之二

五

杖屨曾陪勝日遊尋山直到水西頭幽棲此地成
真隱勇退何人更急流彥博共看今未老司空白
託繁宜休論文對酒多賓從綠野從來亦 帝州
城西數里即雲林誰信沙堤路可尋訪謝未拋興
幽寂和陶猶是有絃琴轆轤春水平田滿楊柳寒
煙笑樹禁天五天邊風日霽不須回首詠輕陰
帝城春畫錦衣遊元老歸來始白頭晚歲憂民仍
圖計當年薦士總名流人知道在爭先睹身為功

成澤早休儒李初條從古盛以全重陰滿中州
老來與夢不山林見說師交託夢尋千里我時重
命駕一丘何處有鳴琴揮毫對客人皆羨應 閣
隱林意未禁後夜月明還此地漫將離思紀晴陰

春日言懷二首

身是維藩一守臣以來重佳 帝城春經心圖計
空愁我滿眼民瘼可告人無酒更於無事飲在官
何似在家貧長憂舊雨惟蘇鄭莫厭過門訪問頻
旅食數逢三月節京塵再踏九年春頭顱已覺成

陸東詩集卷之二

五

今我事業何由到古人憂切敢忘民與國道存空
復病兼貧門牆幸有瞻依地懷麓堂前往返頻

送王君錫秀才

肝膽輪回對酒危別來須憶定盟時彈金璞玉君
何忝烈日秋霜我自知健欲判天終有翼看青卓
地豈無龍驤萬斛澄江上唯待飛燕借一吹

陸侍御母龐孺人壽七十

搜得新歌陟祀詩范家有母衆皆知燕雲在眼情
偏繁采彩驚心夢未期萱堂百年備壽山春暉我

日得歸時平反預恨慈顏喜已有人訪舊不疑

杜古狂為予自墓虛園對之慘然歎題其後

故園虛墓總依然山水清芬風緣雲外種松纔

數畝天涯歸骨定何年幽亭莫訝多來客一枕曾

期此夢隱予河山新作夢倚亭故云姑妃秦餘瞻望地惟將手

足託歸全

白髮次張子醇正郎韻

誰將德性更量心逆旅浮生老易侵病起數莖拋

水得愁來千丈不如深飲回佳節吹帽聊復清

尊為院謀饒事客頑定難鑄故予者已成今

送李尚書歸彰德

負名一代絕無端恩寵三朝豈易兼

天上履聲歸獨穩人間蔗味老方甜山林又紫蒼

生望霖雨翻動下土占故里韓公堂在否麟袍玉

帶梅嶺簪

挽沈通政

臨門甲第定誰超戚里恩私不自驕奏對每先青

瑣聞傳宣長近紫宸朝仙遊何處真遊仙物化他

身肯化邊好語鳳凰池上客此興不待楚人招

予中書乞北時

送西涯宗人李浩歸茶陵

秋風吹送楚江船回首天涯又一年命服乍裁梅

雨後歸期遙訂鴈霜前身從相府親論派人為名

家總說賢何處篆書光奪目龍溪堂上扁新懸

寄園丁

草中蘭菊須連畝蔬裏薑蒜好數畦采愛摘梅填

隙地樹宜杉桂連長蹊竹當放笋栽教開茶已生

芽採要齊舊樣小亭如可築不妨深處剪蒿蒸

寄兒仲方

手書封罷重題名徙倚藤床忽二更沐月啼烏梁

花迴湘天落鴈楚江清千金不抵平安字兩地偏

憐骨肉情好向古人先問我小車何處正相迎

對食有感

官位浸高祿漸增誤恩逾分敢當承羊支不解

供三餐日費猶應盡五升志在求後身有病愁多

難避酒無能魚羹見說尋常物用王安石事爭鱸

蜀李應

送黃進士

秋風匹馬此臨岐持節還家
諸許肯持里語看
黃檗客華堂喜見絲衣兒
一坐事業初開物幾處
江山半入詩交旅宵懷京國
東陵門下最相知

靈桂堂詩

桂花庭院月紛紛不似淮南賦
隱君滿地落陰紅
亂點兩京秋色夜平分
傳家種好栽應遍拂面香
來酒易醺移得一枝來上花
賸留閒地與青雲

馬上

康東諸集卷之五

十九

男兒墮地志桑蓬
遂肯向天涯惜腳踪
王命有程
當考牧使車隨處得
養風萬家堪耕秋聲亂千里
關山綠夢通擬慰門閭慈母望
平安無便托鱗鴻

和易教官秋懷

律囊無力辨雲山
安得偷生未老間
今雨少人憐
病骨好詩煩
客破愁顏一
官冷熱眞何物
千古飛
沉尺等閒惆悵
蕭瑟秋約晚柴門
留在不成關

留別曾二丈

莫道人生少百年人生休負百年前
文章我肯開
唐賦世事誰解脫
驕弓內白雲
鵬鴒鏡中春
小躍魚天鳥
臨唱曲花陪舞
詩酒唯系是歡懷
次依縣陳太守韻

門有懸車二十年
今吾讀我兩能賢
江胡是若同
漫說風月竟夫獨
樂天善政已收稱
吏得新詩世
付野人編日長
睡足無他事
讀盡南華第幾篇
客語大司馬東山先生消息有感二首

致身王道玄
維事業非正大
施三代達才生

康東諸集卷之二

三

近世幾人名
誰非當時頭
顯歲遊青春
改肝膽
天曰白日知會
際聖明非偶爾
願分堅
恭太平基
清時制作藉
振弘赤手能先圖
勢增常事直言多
請假去
朝新節峻峻
增向來執御謬
苟莫天下
承風慕李唐
一自不才叨屬吏
至今揚彩借朝昇
途中見士大夫
纖不識者言
報首曰東山先
生臥病乞歸
屢矣言訖輒惘然也
至雒陽士
夫以卿報示曰
聖天子勉留公
懇至至發
先帝簡賚之
公生可復辭乎
有感一首

華康誰復嗣遺書千載明良可重尋也必唐虞

帝志君能亮齊考匠心敢忘知遇同天地肯使好

歲異古今聖簡正貽當日在春臺吾道又山林

晚泊河西務錢郎中席上用汪編脩韻

幾年江海訪相逢與夕青燈一笑同曾記丑科連

甲榜每從墻燕望雲滿水曹地接个司近閭闔天

開咫尺通俯仰青樓撐塞久為君起步月明中

懷張光世

汗青誰誇少年錄三十名成過眼休悲哀病額能

卷之二

王

何老瘦來詩骨早逢秋高才枉惜庭桂墨題世作

清晏子來惆悵江湖舊遊處逝波無地可藏舟

送李習儒歸茶陵

江上秋風楚客歸片帆遙逐鴈南飛幾年書卷隨

行舊何處船塵染素衣仙李柯條從古盛賢門子

第似君稱九重新下求才詔未許山林老布韋

按外舅歐公

兩霏風浙此吾鄉華屋丘山出渺茫驚過秋眠當

開口猿堪一叫已無腸飛符自待殘年換竹簡誰

留遠世香知已尚求成骨肉獨悔門下老何郎

挽鄧都司

崖石臨江擬重磨功名老去更提戈才堪共濟人

皆設勢不俱生賊轉多戰骨有靈惟為華故山無

主是雲窩新舊隱處村氓慟哭行師地誰領衡風

卷白波

哭孟旦第二首以易體

春草他塘枉自誇蜀黍幾夢覺天涯鶴詩讀罷原

何在鵬賦看餘日已斜終制可能留爾室助哀當

卷之二

王

復問誰家前因未了來生世願結人間兩鬢華

歸然頭角向渠誇空復當年不可涯已讀乍拋云

葉亂未攀何在挂枝斜江風山月應與生果熟庭

鳥合有富血屬往來念羣匹是誰堪誦妙蓮華

卷之二

挽白司務

官方一命任三年兩都府僚總說賢行潦誰堪華

屋冥秋風遙迤總車旋兒看造化真成劇聖入膏

肅竟不瘥恨殺倚門頭白在故山何計陞重泉

和劉都憲祀河清感詩

葱嶺源役積石來憑誰九曲望高臺崩條色送霜
前鴈渺泝聲隨雨後雷天欲比平通尚貢亦緣人
使屬隋開神功不辜今何意靈府曾知濟世才

何燕泉詩集卷之二

漢東詩集卷之二

三

何燕泉詩集卷之二



同郡後學周南

全湘後學蔣文化輯

齊壽堂詩為張儀曹作

不語天家雨露深何人齊壽住山林丹爐永辦登
仙具書卷先償教子心花甲層頭春正好霜毛鏡
裏老難侵高堂此日萊衣在舞遍桑榆滿地陰

和曾太守嘉州韻

漢東詩集卷之二

三

不接凌虛地脉通不知神斧幾磨龍耳聞已鳴人
誰和心厭齊芋世自工巫峽夜喧消雪水錦城春
撲落花風百年漢史丹青在誰謂文翁傳可同

雪中友人見約二首

雪滿公庭人未開一尊誰為洗塵顏比來常負尋
梅地西望空疑種玉山熨斗火銷後處冷吟毫墨
凍醺來頑多才好謝深園客報乏瓊瑤堂是慙
殘冬薄領紙時閒對雪裁詩特強顏尊前坐中傾
此海多室朝後世所小郭陸曲和向爾寡歡禁題

分點與頑公宵主盟者不恨明朝誰敢更寒

揀程同年時昭父方伯

南國天高秋欲寥西風日夜撼山椒情傷不為難
門威魂斷室頑宋玉招前輩祇今亡大雅百年何
處想孤標僊遊另有遼陽鶴不肯歸飛豈路遙

宰樹恩光為前人題

尋思救水當年事父子情多難重陳幸有王槐成
世業堂無丁鶴返前身思章已編佗山石膏雨空
為古木春神道不留畧收跡待君高處表麒麟

送周秀才南歸

碧雲飛盡楚天低桑梓依依澧水西夏抄輕裝先
驅去客邊孤枕聽猿啼王程有限歸偏疾世路多
歧夢亦迷惆悵尋前幾知舊河橋草色此分携乃

懷潘人傑丹

板輿未就安仁養思報心誰寸草懸路斷仙遊無
鳥信地當神授有牛眠終天不沒劬勞德愛日難
忘喜懼年老眼青雲見賢子對恩曾及教生前

過延寶席上送雅卿史

尊前真慰渴心塵眼底南臺第一人丹筆幾千推
柱史皇囊今日到楓宸威名不日誇鵬鷺文采常
誰識鳳麟同恨別朝渭城雨難留驄馬去時春

何太守任福州席上限韻

幾日清風自海來一時聲教起閨中廟堂憂興江
湖共儒者才須吏事通熊軾向人催曉發鷁舟何
處泣春融唐家虎榜誰常袞他日猶應作上公

送林利瞻南都有觀

青年持節出人羣鵠駕班行此暫分我嫗倦遊仍
作客誰能榮養復如弟風濤不隔詩郵便雪樹應
憐世路紆回首春明兩京別一尊何地更微醺

贈李獻吉

詩囊新看別知篇剪紙臨書復惘然春及芳遊頻
幾日夜留清酌有同年落梅笛在聲初斷回鴈峯
高信少傳南土相望渺雲樹莫忘燈火此離筵

郊齋夜坐

御水泠泠拂弄青玉闌橋上馬曾經更衣幾促趨
胡鼓撲破今隨直院鈴五子散忘竹尚成

門夜未高

歲事交新

詩句為歡

頗妬花神

折脚鐺中

三過世事

物不塵埃

詩當有感

討使西州

誰念此生

六德觀

煙霞餘處

日白看花

塵露洗空

送潘時雨

杏花初發

獨對文章

獨對文章

新命東省

舍情

壽涯翁太師

威鳳祥麟

元老一代

鄭實同生

錦榮

黃閣歸來

文脈仁者

楚南多樹

甲辰

壽涯翁代

欲將堯曆

年故蚤向

砌嵐雲近

人生賦大

少師朱大

一西長生

常在原曆平分日正表嘉慶米身名雅靈歸落壽
安花姓雅聯席終芳甘州名在彰宣次益喜全誰
入後堂

送李生川南知河陽

雲路爭誇孤鳳凰羽毛何處是初翔中州人物後
來歲少日聲名有許長我愛唐賢勇捷字誰從漢
吏說循良平生義忝斯文契肯惜臨岐話此觴

乙亥元日次李獻吉見懷之作兼東邊庭實
病餘無力賦登樓信美誰教滯此州舊日李邊欣

卷之三

三八

再合一時陶謝入同遊風花已約先春賞筆和難
忘隔歲酬尺尺繁臺未能去欲於何處更乘涼
在汴城外李屢約遊不果而來詩有興發春山能
約性米開仙機乘隙之句故以此答之

出巡鄴城得大僕少卿之報述懷一首

隨分功名不問天鄴城消息是誰傳身如社燕無
安壘官似黃楊厄閏年參政三品少卿四品乙
寄極知須減祿得閒何必更求仙家山一別餘三
載盡賦歸耕禮墓田

左僕命至京述一首

風塵擾擾微名收路茫茫任此生製錦也知絲
可累種菱翻誤稻與成楚晴稻田種寸心如姑
終慎雨足宜南又北行首舊春深萬楊柳共誰
牧聽啼鶯

離汴之日三月三日百姓送者傾城老幼擁車道

不待行僕不自知其何以致此也歟歎之

餘漫紀一首

碧白紛紛擁路塵烟余無語附吾民綠楊繫馬煙
中景芳草停車雨後春杯酒酌時情極重汴民問

卷之三

三八

道傍云斗香焚處意還真民以大斗貯香焚
謝馬足舊俗有然者糧差不用重相問老淚留傾汴水濱

次子家店作

心切循良仰昔賢欲希鸞鳳謝鸞鵠中州分守曾
三道大梁河北左轄參知智四年壬申秋陞任那有
設施貽惠愛每樹攀取為留連多情父老期重見
祇益人言重我憊

涿州日午風作不果行次日復阻于雨小僕

請先入京卜居悵然遣之命酒寫懷

年來地險苦爭強老幼功名墮渺茫
值雨常因慨舍轉思鄉人謀已坐平步
客况誰教此際忙中外世途相遇眼不
妨閒詠引壺觴

京師旅閩

世路從前極苦辛若爲南北往來頻
有觴不解心結無寧可回腸內輪身
病抵應憐命薄歲豐豐復問家貧一
官尸素終何補又作長安索米人

送仇知縣赴興寧

衡山南向正崔嵬湘水中分紫洊洊
冬日此時應

張東齋集卷之三

三

共愛春風何處最先來烹鮮要識調羹
意補來終須製錦才行聽口碑傳父老
頌聲遙自楚雲臺

送李君之判寧海

麥壠迎秋喜可知君行猶是勸農期
東州舊屬曾遊地別駕新承再命時
海上樓臺應識舊山中刀劍總成犁
何人岸幘同高詠定勝當年紀德碑

任丘會芳廷獻舊寅長

揚柳依依汴水邊離杯曾記故人傳
東都舊望三司並太閭新街九寺臨
數馬尚須容我劣懸車與

合義居賢年未壯作仙舟夢相對燈前尚點然

流河驛登舟

半竹雞犬驛樓偏芳樹輕陰隱半船
林屋遙穿花下雨蓬窗人坐水中天
庭兒書簿還多事老子紅湖本風流
寒涼一軒堪醉古魂些佳句托吟箋

題靜海分司壁

却馬登舟興頗新風波何以異風塵
頭顱老去後今日體肉消來尚此身
蓬底乍語恨白晝水邊剛及對鮓春
雙旌又入江城路不足看衣載酒人

張東齋集卷之三

三

席上次抗同年大參韻

才華一代舊稱雄甲榜聯名幸有公
老任風塵還去住向來勞燕每西東
同年此約難長會別酒相看合再中
四海交游幾知己又從天外問飛鴻

胡主事聯封並壽卷

楚南靈樹三千歲榮子聯名七十年
靈樹有人還並壽斑衣與客不稱賢
龍將紫詔賜天寵鵲指丹爐詠地
仙家慶喜逢長至日長生新曲向誰傳
涯翁席上會別衍聖公限韻

秋來鳴玉正隨公又見中車馬青東關里廟猶千
載舊奎文閣為九朝隆杯緣別近頻傾綠燭耐吟
多再剪紅聖道如天恩同極衣冠何處不同風

馮光祿子佩會同年于滌翁宅酒間限韻奉

呈滌翁

蒼生當奈謝公何門下衣冠年已多閒處有園非
獨樂老來無地避酬歌聞詩客逐趨庭遜問字人
爭載酒過落木蕭蕭幾今昔秋風又起洞庭波

中秋月奉次滌翁韻

滌翁詩集卷之二

三

秋色平分又一年婆娑蟠桂向誰圓太湖波淨渾
如地衡嶽峯高別有天一作水晶宮遠涼於天吟罷
城烏飛遠樹醉來團鶴舞當庭人間離合知多少
此樂今宵得最偏

重和中秋韻

不用朝人賦昔年昆明空想夜珠圓仙遊直到清
虛府塵夢能通小有天露下好將蘭布席風前還
愛桂為筵秋來樂事從今始比似春來樂事已偏

中秋後二日答盧御史聯句原韻走筆

隔巷詩傳字字新登壇不速有三入劉尚書
巨紳約已來時定公瑾情非似後醇老去舊書攤
我拙開中燈火向誰親交期莫更論深淺醉語連
宵尚自真

中秋賞罷忽秋過屈指重陽日未多涼雨小簫沾
竹醉晚風高樹起抄哦錄覽合有麻姑送白紵寧
無子夜歌不用揚州重訪舊詩壇今夕有真何詩
有長安漫有梅兄與劉張仙郎也姓何之句時許舍仲默在盧宅以此見和故未句復之

盧侍御樽酒見過用前韻聯句因復次韻

滌翁詩集卷之二

三

自愛西軒月色新秋來文會總高人晞顏有客談
揚子貴沈終誰識伯醇方藥病餘勞共揀簿書閒
後懶重親巖廊莫詰山林夢此境人間恐未真
今雨憑誰載酒過長安車馬頓能多人情共惜三
秋別子當仙夢新傳紫字哦鸚鵡又逢才子賦家
鳥能言亦可觀珍瓏曾唱使君歌水曹元是在
家事休問參軍近署何水曹與馬曹長事聯地訓
不得夢也

送前滌翁將以三律

三徑曾陪九日遊，數枝還為一尊留。買從遠市聊供節，裁向名園合擅秋。漸老有人憐客瘦，乍寒無蝶替蜂愁。多情不用防吹帽，短髮猶禁插滿頭。

送菊後置酒又作

九日人傳久遠期，一尊薇菊菊開時。東坡欲賦南陽寄，楚客還陳下里詞。近侍新飲席間次聯句韻有歌逢楚里難為下之句江漢有清室，鴈影園林何處更花枝。年來實少登高會，今得登高醉可辭。

周御史伯明擢南大理便道過家迎母

葉集卷之二

南北相望兩一京，國往來常信一仙槎。遷官地近能將母拜，慶情多喜過家宮。錦書裁來子服庭，暉春駐北堂夜平。及有道師慈教不獨于門世已誇。

緡野堂圖寄壽楊開老

楊十二月八日生

復之剛及泰，當來歲臘曾占膏。城開中甫世非生，偶爾明良誰復和。康哉東都舊事成，新繪南斗流輝燭。上言待隱園中真隱處，不妨從容醉深杯。

書蕭氏世墓碑後

嘗碑誰與著新銘，世隱相傳自舊寧。蕭氏世隱有墓在寧州

青洲水丹砂，仙子宅江天。雲霧少微星，幽光定作重。忠雄高義應，知初骨蒼扣。國文章憲臺，華百年何負草堂靈。

送陸鴻臚之南都

秋曉都門擁去旌，官遊何處地能清。種德第宅窺三象，父子官曹占兩京。楚菊正浮陶令酒，吳萼重入士龍羹。看山日動詩人興，馬上長教幾看成。

東濱

幽居不受一塵侵，坐酌今誰復姓任。浮漢未酬飛

葉集卷之二

十五

閣志濟川室，作繫舟心門。前鴈鷺時同押，塞裏蛟龍夜獨吟。長規微消榆不盡，聖恩難報海波深。

題顏都憲山水小景

江空為難，回瀾船日午。始自尋村煙絕岸，一橋塵不到。連岡萬樹春，夢邊石田墾。兒堪食我丹鼎煉，客曾飛仙此景何年也。能縮衡山湘水啼鶯前。

送彭都憲弟錦衣千戶仲奉詔歸秦中焚

黃祖墓

明發軒車誅載脂，春來灞渭看揚嘶。風雲動色裴

此地桑梓舍昨衣錦時異數遠修三代錫新恩重
到九泉知鵲班要限鵲原意歸休鳴珂未許建

送人之任旌南經歷

聖化何年被遠汎春風此日動邊城極知佩劍皆
成憤誰謂操弓不反榮賓幕勝遊年總少將門名
種氣尤英南州非久淹才地卞玉從今合薦荆

送靖州楊先任廣藩司理

盛名曾向蚤年諳今雨誰能壯事談旅食問驢剛
到尾鄉心隨鴈正飛南春回薇省花初紫陰滿棠

李尚書致仕

三

庭樹總甘應憶昔人遊賞處不妨閒志續驚駭

李尚書致仕

中樞幾歲到文昌雙鳥親承出上方元氣仰司侯
古重清風歸化齒牙香移家好近玉官谷投綬重
開錦野堂未老正懸人望在漢廷何日傲青藜

余黃門乃尊受封

懶隨名牒到成均先拜 恩書向 紫宸酒熟鄰
家長作社蠅我庭院剗之近春極知經學堪遺子不
信儒冠解困身林壑優游君外老大誰多少宦遊

人

挽趙孟希同年趙其子中道今為按察副使
淡盡招魂些始成同年兼是楚鄉情山陽鄰笛誰
堪賦王氏庭槐合有銘舊跡未焚存諫草穹碑缺
樹紀官評交遊不隔通家在多少人傳世上名

王少參省親山東

腰玉橫金向十圍滯滯何處更吏輝宮恩備載黃
封酒使節遙分紫禁闌午夜德星占太史明朝家
慶拜萊衣周原總是驅馳地誰賦黃華四牡駢

李尚書致仕

三

同甲會和文潞公詩韻 有存

昔宋文潞公留守西都日與太中大夫輩為同
甲之會會得四人四人皆生丙午而講于元豐
壬戌皆年七十八矣吾鄉廖工部郎中紀汪戶
部主事必東邢一川科左給事中棠今年冬假集
余私第三君及今生皆甲午而三君均楚望也
因述講所謂同甲會者夫前輩之著德厚福位
隆而業盛儔老一而無聞今日事不同也而余與
三君講于潞公一二十有四年之前何也此人也

所疑於余也三君者當正強之年抱到遠之器
而日相與勉於將來之名位事業又有三十有
四年者待焉尚何前輩不可至耶春也實泰同
甲因異時路公之所不棄也然則於何疑詰會
也三君謂余生是年得日稍先屬余序因及路
公事兼和其詩用首結會於是三君序而和者
以次書之今年為正德丁丑會在長至節後一
日為十二月壬寅朔

昔誰同甲四人賢政會先渠卅四年全楚望高閣

內族盛唐才半飲中傑金閨先後曾通籍殊樹參
差敢並肩預想洛陽追往事詩成還藉路公傳

再疊前韻答謝會中三君子

社中訪會賴三賢眼底無煩復問年故國星辰連
翼軫清時官府似神僊休論謗譽同磨蝎且喜驅
馳並兩肩契託義深真世好賴公予付子孫傳
法華同誇可數賢我生還占闕逢年隱於金馬牛
為吏丹在伊川不借仙雲雨氣消翻覆手乾坤培
重往來肩相期道德初心在合遘芳馨百世傳

不擬新詩賦四賢抵緣同甲並承年社開唐阜也
容我升接龍門更比儋峽笑未妨頻捧腹往來誰
謂絕隨府長安車馬今能盛留伴鄉邦故事傳

同甲會再疊前韻得三首

同甲誰堪繼昔賢平生人復會今年等海北海門
多客詩妙東坡句有仙憐我不敢傷亞鼻賴公何
啻比翼有夜來燈下儀儀影惟恐丹青以弟傳

誰謂吾鄉不乏賢舊盟新約定年年賓蓮久識陳
驚坐斗酒何如李請僊經筵有時成饒腹玉樓猶

自聳寒肩須知交誼堅於石未讓西都紙上傳
論唐元是里中賢閣下過從記此年藜藿甘甘仍

故我山林志在可誰仙起窺簷雪愁雙鬢坐避憲
風怯兩肩明日交朋各相問新詩寧獨四家傳

戊寅春予家再起同甲會席上疊前韻

四人一百八十歲今歲人差老去年日月故應成
過島風雲誰更挾飛僊微才領續難為尾重任期
勝各在有鄉思宦情談不盡一詩纔遞一杯傳

廖維階陞延平知府疊前韻為贈二首

御府勞人信獨賢同庚離忽今年 御臨香蕊

天邊袖宮府春遊海上優閑俗不驚紅把香迎親

運送板輿肩海雲堂隔長安路合有行碑萬口傳

又

公車禮聘屬君賢科甲知名十四年萬里昨時春

逐駕三山何處訪真仙詔先民疾春停碑詩滿雲

囊早上肩須信循良還漢史遠將道愛後人傳

唐御史雙節表

向來彤史重編摩姑尋連書事可多瑣海一心同

一

宋詩集卷之二

四

三

仙石經天兩淚續成河旌恩自此歸雙節端怨運

誰擬素娥餘慶難忘是先德載看孫子薦親科

送孫文煥赴南都

孫文煥入九等尚書之選子

當代名宗幾象賢幸曾相識入京年郢中詞曲堪

誰和江左風流自昔傳雲路未應留健翮春郊元

不廢良田諸孫太盛言非苑會看天墀驚序聯

送周驛丞之呂城

朝拜除書出建章夜看斗氣拂干將江東路遠惟

峰碧天上接回一水長賓館向入隨去住世情知

故不炎涼金陵咫尺衣冠會誰倚高臺賦鳳凰

送張同知之任全州

京國交游近十霜江鄉來過徧三湘青袍已謝綬

麾采利器還教錯節當今日閭閻須撫字他時父

老誦循良新詩寫贈非長別獨為懷人意許長

養病園余家居時所築在何公山下山故有

會仙亭遺址尚存近得家報余弟為余作亭

園中余於此有終焉之志焉因以夢仙名之

寄題一律

宋詩集卷之二

四

煙隱相隨三四山道人不同世相關心惟二滿三

平足身在千巖萬壑間流水桃花春共遠白雲茅

屋畫長閒舊時猿鶴今誰伴留向丹爐守大還

何遜泉詩集卷之二

柳陽集卷之三

同鄉後學周南

全湘後學蔣文化

次何仲默中舍九日見懷韻

題鵲聲詎晚芳園林隨處醉重陽花應較我人

還度舊詞人比酒不知誰客更狂漢書次公酺而

唐制許追三令節舊唐書貞元初詔正月三日

逢三令節是也漢書能聚我同鄉

笑口開難再詩唐世難逢一口笑身世聊今

得暫忘白樂天詩身

仲默詩母客秋堂菊自芳寒城獨酌過重

陽登臺轉覺愁來懶吹帽誰傳老去狂海

內弟兄非異姓楚南賓客本同鄉十年曜

馬後君地風雨看花意不忘

太卿子佩許送菊花酒候已過期子佩日下

考績賀客當至豈有酒待遂不及耶區區

為賀客之者然決不以席間一吸準前

雜也詩以述之

秋香入簾疎初成誰共飲前味落吳光跡自應傳

內注步岳非是慈虛名一室正滿三年最十月偏

深九日情須記惺惺許人處如泉先送百壺清詩

醉中許物醒後全沒執事兩許非醉中

同年夏泰伯賀聖節入京拜舞之餘有詩

一梓示余蓋其母太夫人初度而是日也

春謹次其韻併以為祝

閭闔不朝岳牧臣金錄去作絲衣入漢皇禮備登

封日仙母謠傳晏會辰太室三呼傳萬歲蟠桃一

熟聞千春區區俯仰情何限朝拜一君王夕壽親

四時墓

不識安劉劉日歸南小四墓死相依人間世已疑

真偽地下誰能訪是非白髮衣冠差近古紫芝音

調未為希桃源鄰里多孫子比似先生更見我

壽周錦衣母淑人八十

誰知錦結拜恩餘正是華堂賀壽初子貴也

有鳴教角身安真附倚門問絳桃應然地邊實青

烏曾來海上書莫怵惠泉頻顧酒長筵開處遠清
粵

宜陽八景和大司寇鄧先生韻得四香

黃岑

五嶺平分第幾峯中州淑氣為離鍾地從今古臣
南比天與陰晴盡淡濃柳井春深垂蟬柳湖秋
淨浴芙蓉敢言帝座通呼吸閭閻小明對九重

白水

清子元是楚人歌濯我塵纓宜厭多織女有機成

蘇東詩集卷之三

三

素練蟠皇無石障銀河深宜置艇容垂釣曲解深
鵬合泛波抱甕倘酬歸老願殘年不死百塵香

蒙洞

禹穴曾探求足奇天劍一竅此何為春雲濕覆龍
祇處杜雨晴開燕到時勝境漫勞山鬼護遺踪項
問士人知年來香火非虛阜詞客休攢不飲眉

民巖

占井年來亦作閑老龍知向此中蟠風雷入夜千
關振塘堰先秋五月寒行止兼山曾卜民陰晴石

土若為乾兒童慣習存遊曲世路悠悠不信鄰

出柳江口奉次東溪鄧先生舟中題壁韻首

野鳥頻啼戀別魂提壺沽酒替誰言楚人自是甘
為客柳水何曾解抱村飛棹始辭龍勢險打蓬偏
聽雨聲繁微涓有地輪瀟海萬折難忘聖主恩

又

柳江何事去吾柳冰下瀟湘冰正深嫩柳看春金
百鍊閒鷗泛曉玉千尋韓公有思歸樂越客能
無返顧吟老矣思波待一報詩成休負鬢霜侵

蘇東詩集卷之三

四

題林下承恩卷次心耕計先生韻先生太守

衡州之父也

蕭徑從來耐晚霜陶公寧復恨晨光一經子擅名
家學自里身為應宿郎先生為批源今致代紫誥又看金作

軸斑衣還稱錦為裳宮壺滿載黃封酒多少思

波出帝鄉

武陵書院次楊太卿韻書院太卿昆季所築

者在龍坑

別墅依山絕世以時憲鼎筆得誰誇曾將姓字傳

知已合有文章動作家
生涯我聞餘林葉傍溪
處不挑花憑君坐我龍
坊上一笑春風岸情

辰陽道中值雨用陳憲使馬底驛韻

曲徑緣雲定義又平原
積水盡成窪夜來暮瀟
三更急明發溪流一倍
加泥滑不堪啼野鳥雷
鳴華復採山茶陰晴客
以諸曾熟遠使何愁聲
轉華

興隆道中

地迤山高山更稠千重
萬重盡頭平溪清浪入
鎮遠界以偏橋通貴州
往午曾過此側迢迢真

逢鬼見愁

此側迢迢見愁

惆悵西來此回首切雲

程路何悠悠

親故書有感示兒子仲方二首

平生辛苦為儲書此病
年來未除眼月也知行
缺晦神筆盜欺用無餘
傳家有行應須爾讀父
無能合問渠記取東堂
此分付晴恩時為掃蟬
魚一燕燕續收靈又生殘
苦然許更餘馨荀楊持
論無真見史漢儲辭莫
重評左顧漫得詩合什
農經室藏藥為名詩儒
誰續微言自行天意代明

送張舍人入和工宣漢類

風流文采故堂堂少小
齊名到老蒼白雪不辭
經下出臥龍曾與帛南
陽交遊魂我今三止付
託貞誼有二郎間闕夢
中飛歸路春來旋翻會
高翔

太華寺次人韻

萬里平津竟此遊此中
天氣暑如秋風荷覆水
香庭偏巖樹排空碧更
稠伊闕近有非石窟曾
城遙聯有羅浮海翁已
學揮歸定那得工夫玩
白鵝

五言律詩 凡三十八首

唐李詩集卷之三

二六

孝宗皇帝挽辭 元四首

穆穆承天命洋洋啓聖
謨百王推金主三代想
齊驅化典春風洽恩滿
斥鹵腹白雲歸紫極建
德滿

宸區

征苗千載舞

是年平苗

策士榜初收

延平

運極熙

怡日功成制作秋

大明會典

詎當人世厭仍至帝鄉

近四海悲天垂聲應
徹見林

直夢歸思治辭 肩不
良遠比天憂墜後離日
解明

問難書海應時升廣罪又問小臣降淚血千古記

別

家本遠多難天胡不少延結傷如以作詩論書在

維事理理今古承傳總重賢宸近應永遠播揚

斯年

擬臨川劉臥廬先生二首

夢寐華廬賢先生臥正堅舊曾傳華雪誰解聽牙

絲科甲收名日林泉養病年神妙難索番今古費

朱鉛

宋永清集卷之三 七

教授成人衆竹藏信已堅立言應不朽聞道重

先雖接西江近者留一瓣度兩情青未往低首學

宮偏學宮之偏近

劉醫士卷

何人有陰德制氏後宜昌三聖傳德寶千金財禁

方養生資服食求病到膏肓我老還醫國無煩問

痛倉

曾御史大有乃有無詞

鄉樹依村木千枝聚異風此來難問斯文世共

尊前爐無客過華屋更誰存令子今駟馬光榮
貴九原

仙居舊觀

小兒水上泡老者風中燭盛壯孰能持金剛青

銷縮惟應學道人名注長生錄千載今何歸此

出主丹屋

鳳凰臺

萬里風濤壯長江特地來片帆能到海雙目為

登臺鳳鳥何年瑞詩人不世才金陵無限酒吾

唐吳詩集卷之三

欲涉君杯

那岷道中

景色來西微蕭條信遠方水分美都落商即帶

地山絕渡封疆與羅納鄉諸鄉幾處青稞熟稞

類大寒地不生五穀深憂白雨傷夏秋恒雨

荒城誰為守十室九逃亡

西寧道中

孤館愁難想窮途慘不行情冰寒心裂斜日遠

小橫鏡鼓來番風塵後虜營使才須絕域

處不王

山丹歲暮感懷

飄泊殊中上周旋此使車
家書阿婆懷應切兩難
走欲何如

偶然呼酒在城東
見春風塵俗無
動話苦生

揚鞭愁短
夢晨殞宵

誤程倦甚
下世詔知已勞

公問死生
連者

鎖匙道
平曠場廣地重成

不謂來少
與多尚蹟誰情
奈合黎何

肅州察院次壁間韻

解肉消來久玉程不解被河山隨處險風日四
時寒獨鳴書何向來依次卡乾平生歎行路今

日始知難

鎖番道中

漢使重巡邊河西此地偏萬山千里域一日四
時天早暮乍見暮秋夜亭午風還厲深春雪正
翻麥膠堪解上人以安為酒非是暴陶然

古浪城

去去天西北天低近可攀路迂綠哉業城狹俯
游漫成馬周旋處等魚咫尺間古浪何所似重
見一潼關

與李副憲同西行地圖見崑崙山

神仙非所慕吾志到此為地雖西應極天容午

尚昏雪知何代積山是此方尊漢使勢相問黃

河定有源

送友

遠官非謫地吾道有亨時心李琴雪在身名隱
霧遙一山從我買三徑欲誰資想見滄浪上塵

襟好濯濯

嵩高山 二首

壯歲三三月晴開六
天闊吳楚飛雲外
處鵝飛還

昔年懷太少今日
有巢煙雲千頃浩
山久獻朝

端午次入韻

吾生幾端午今日
列席饋鄰餘角黍

應咏寺微

送入教授代人作

惡懷不可道迢遞
後掃一尊當暮別
場看指揮

送許縣丞

鄂州人步久家世
負丞春容開野綠
解萬口騰

西平伯

客裏風偏冷愁邊
催程行李苦別去
雨竹雞鳴

宮怨

向晚倦薰香蛾眉
春耗夢破鳥啼樹
盡白霓裳

無題二首

清源來往他何處
未溫千金非易買
人不諱孫

翠袖勝藏輪金釵
寫牆誰信園中柳
轉夢他鄉

送河野送客得金字

滿心寒初破東風
誰教使轍傳先路
思書出禁林便家蘇李元

不羨多金

安肅和馮子佩韻

春明門外路回首隔歲遊遠客心如醉黃花蝶
也愁佳晨常自負好句為誰留眼底金臺近登
高尚有丘

西寧作

旅店全依堡官衙盡借山路經金瑣峽身入玉
門關掩有閒猿溪庭為看鵲顏胡沙剛歷過使
節兩年還

蘇軾詩集卷之三

甘肅正月二十七日大風

春風特放顛茅屋不留綠黑水吹成地黃沙捲
上天莊鵬堪一舉求鵬敢孤奮何日南熏轉冷
冷入舜絃

耳州有
黑水河

鍾舜臣席上和孝獻告額

百年看眼底今雨我知惜別人千里論交酒
一危臘殘知煖近宵永得歸遲龍政江南使梅
花爛我思

鄭家驛次七侍御韻

三過桃川渡桃花水正漲留入夢為語報客有
錄吟踏著月離華四飲歲守心仙海如許開地
日會重臨

送莫子戶

萬里誇燕市三霜地楚辭壯心歇未關別意酒
方深鴈陣秋橫塞靖寧斗轉金愛卿重見日應
笑二毛侵

一月下和前韻作五言

蘇軾詩集卷之三

古

今秋非去年皓月幾回圓影入千江水光同萬
里天花間頻徙生亭外更張楚此興中宵劇惟
愁斗柄偏

七言絕句 凡一百零八首

沈兒二首

爾祖陰功種積餘百年懸待愛充開眼前舊物
惟書史切莫他時作蠹魚
功名老大歎居諸忠孝平生已過余敢謂添丁
能助爾祭田三畝要人知

沈兒四首

渠兄十歲始知書禮固重漢又謂渠人小生
為檢舊時閒著作意中分付更躊躇

老矣無心弄掌珠祇應留種為詩書前人好學
兒須學我已人間百不如

聰明休要更强吾休要生還似我愚墮地功名
已天定只教傍養白頭烏

前人擬待高車文武齊榮四代餘傳世何如
保分穩額將忠孝誓終初

洗兒一首

蘇東坡集卷之三

主

聰明休要更强吾休要生還似我愚老子頂門
與具眼秀才三耳不如無米南宮樂自跋其詩
者不足以識幽怪錄天上有九
頭鳥地上有三耳秀才賞其聰

丙寅元日

楚俗由來酒放椒胸中磊砢吐春澆吾詩不用
誇元日只道元年此一朝

人日齋居二首

不謂郎曹得自便官身暫歇即神仙案前還檢
何文字一恭黃庭了草煙

比來宣代未休兵南去徐淮久廢耕私檢占書
還自喜新正七日步都晴

送陳秀才歸攸江席上限韻十首今存一
燈火樓邊二十年靈魚零落舊生趨都堂未了

重來事兩鬢秋風敢問天
莫將心事羨浮雲消得山爐一炷薰文屋尺床

元不惡年來夏課有新文
莫道殘花曉出城一尊珍重送君行南州豪傑

知誰健惟兩陳家我弟兄

蘇東坡集卷之三

主

楚江船穩隔年還舊稿依然手日剛天要窮愁
持詩舉一囊容易許人間

春遊圖

醵酒招朋不負春北山丘隴栽番新青山只好
詩人看莫道青山屬死人

畫竹

秋月多才影自真墨卿何用更傳神此君合在
清寒地稱我平生玉立身

工部少司觀開花凡四首

先春選將滿花神紅紫紛紛入陣新誰擬江小
開錦繡玉皇今日正東巡

東風掠盡上林枝多少鉛華角盛衰三令五申

兒戲耳未容孫武將吳姬

內家娘子號能軍何處風塵許策助從理舊粧

愁墮馬胭脂山在與誰分

芳心喜競暗藏兵玉貌含嗔每發賴不用爪牙

誇戰勛當時一顧已傾城

潼鄉河伯墓

蘇東詩集卷之三

七

青龍臂上一帆開楚客身從水府來當日不駭

關外馬詎知河伯此山隈

太液池

池有蓮
錢苒

秦漢遺宮總故丘繁華斷送水邊秋憑誰拾取

連錢符買酒同澆萬古愁

昆明池

池今廢
為民田

大堤能消幾劫灰昆明池上重徘徊龍舟鳳擢

非無地變作桑田萬頃開

砥伯城

多塊番鬼樓中原砥伯蕭條何處利雙陸馬兒
堪一擲弱腰臺上已黃昏

人日

何處春風管送迎越禽胡馬各含情底言亦有

思歸句品恐人嘲薛道衡

訪涪山

井州城
西山

塵鞅復過快活山馬蹄重踏世途艱山靈未是

辭遊客誰肯茅庵老一閑

井陵山洞

二首

蘇東詩集卷之三

十八

甘凌洞裏古頭陀銅狄能消手重摩今日月氏

非舊土不知遺像此誰何

秦女猶能走華山以君身在水雲間如何漢將

成功後假合紛紛却世顏

入金城關

春來塞上石逢人踞臨惟驚虜騎塵行到蘭州

更回首畏逐千里隔河津

楊柳枝詞

羌笛春來怨不紫河隄楊柳尚蕭森柔條去策

人馬肯繫行人別後心

平涼與遠庵再會為次符隱園

圖山數畝是幽深花竹年來養作林

仍有待生能忘是清時

鑿池綠土漫成臺臺上春風花正開詩頗可安

留客處柴門自斷俗人來

春寒不道是花時春色惟堪酒盡知花信有風

今日姑為誰留意最南枝

閒愛聽鶯樹底來臨當欲去首重回曉來一雨

蘇東詩集卷之三

十九

春狼藉多少花香紫苑肥

携酒深春席屢移向來蹤跡頗幽奇草茵踏坐

詩成處未許江雲野鶴知

雲淨煙消十里山蒼疑翠滴雨初乾莓苔徑滑

行人少合得先生生坐上看

沂水綠山路幾人難尋不似武陵花我來欲共

仙家語只恐人間失歲華

徑狹何堪草木侵翳風礙日坐繁陰夕叢不食

園東笋留待秋來竹滿林

竹不嫌多討更多新詩刻罷重摩挲竹枝元是

江南曲分付兒童檢客歌

洋川谷裏萬篋篋少日後我實還堂竹石欲求

相倚處金華山上猶仙事

隔歲松秧箇箇青新稍已有蛻龍形役今合放

三千尺肯屈盆中作小屏

小小池塘遍着欄遊魚水面耐人看此中自有

漁梁樂未擬閒情入釣竿

眼前時物競芳菲看盡朝陽又夕暉六六好窩

蘇東詩集卷之三

二十

春似海不知誰我得先歸

身外浮榮不顧餘腰間猶有未焚魚紅蘭製芝

知何日蕭散江湖得自如

記得村居水木清馬蹄常作小山行而今亦日

黃塵裏回首江南最有情

秋風吹老故鄉尊接鶴情多更憶人早晚功成

歸有日山靈會悉此心真

細雨江城菊正芳雄蜂雌蝶為誰狂百年陶令

世知已肯混春風一例忙

昔時風月想林泉
初志年來頗默然
傳語園丁好收拾
排衣端的幾何年

制使有名知草木
散人無號拜江湖
洞庭波湧君山秀
為問扁舟有意無

景當奇處句難搜
詩到成時思轉幽
斷棄此心無繫外
清朝有用在嘉猷

蕭關題壁

馬蹄新自賀蘭歸
平野晴看雪打圍
千里不留狐兔窟
肯教胡地一塵飛

扇寄兒仲方

賦就蘭臺出楚宮
手中曾握一襟雄
吾兒擬作他時用
須是文章有父風

贈僧

林下相逢不用疑
半生行脚我篇詩
有毛蓋膽句何用
無髮遮頭貌亦奇

無題

馬蹄花影隔溪來
月夜是誰春未回
知有佳人更春怨
若排窓下等閒開

西涯園亭次韻元四首

天上歸來歲月長
獨憂及事是農桑
屋基閒地能多少
欲把并州當楚鄉

尺寸粵心較短長
卜居何日返耕桑
身曾受業先生館
合共先生主一鄉

諸葛聲名萬古長
成都自有田桑我公獨少
田桑地盡錦從容老
帝鄉

把酒論文日正長
坐來塵世幾滄桑
帝城官地纔三畝
天許先生作醉鄉

贈星士沈暉二首

流年推步理須憑
十二宮星語我曾
我有文章非上考
君知我命是誰憎

星辰掌上應天儀
福禍年年定不移
嗟我微生欲何問
問君誰繫國安危

幹信

走狗與功兒已置
河山帶礪總成誇
王孫不自留三族
塚地教誰守萬家

請友人歸去來兮卷

不常歸矣尚須催我出修歸不用猜世上羽毛
何似者却能知去定知來鳥有各誰歸若子規
是此歌名終歸見誰

定州石帶

正德年間列八座者即得腰王恩賜
既多大都保定石耳定州山中石產白
石有絕類王者感而賦之

鳴玉仍仍寵近臣一時獲賜本非真若為燕石
重巾襲未許用人說宋人

夢醒

青山入夢有餘歡別墅逢春正肯此夢此歡
俄去眼官衙難教做陳情

督糧事竣出京之日通州朱秀才衣簪朱
生永鵬延飯于新路口致范進士永鑾
蕭具知先一日戶部諸公與范有事通
州者俱出治具候春于此至晚始大雷
進士聽且有詩送別感其意口占四句
寄范使為代謝之甲戌歲七月壬子

同列蓋動人羣何處故停隴上雪不恤今求
後公等見公公定悔前聞

寄寶誰能託路塵夜光投暗不言珍先生意許
行人識識我差賢按劍人

百年長塊是虛名知己惟應會兩生今日朱君
致君語却緣君語塊吾情

兩馬能來一日程一尊相送見平生區區逆旅
多陳迹幾處偏勤去國情

風穴山

山在汝州上有風穴風將
發其穴必先有聲故名

誰信飛廉肯穴居夜間清籟滿郊墟批據一世
吾何故憑仗先聲為掃除

海南海北日蓬蓬聚散隨應此地通在處民謠
誰省錄頌君吹入帝絃中

紅塵劫鬱路陟陀宦海徑行歲月多常塊觀風
每一補試搜巖穴定如何

深城一穴自緘滕風伯今誰汝訟曾致早元非
盡問汝人間老將正憑陵

思家

此身於世總蘆葦
獨湖南舊所居鴈字入秋
望眼天涯誰寄一行書

九月凡三首

天涯何處是吾家
夢逐秋歸路不賒
有酒明朝還一醉
莫因為客負黃家

曉寒何事夢先知
官舍蕭條睡起遲
重九節來無幾日
滿城風雨索吾詩

雨聲滴瀝向空階
明滅殘燈旅夢回
瘦骨不堪秋被薄
西風先送曉寒來

有所思

門外今非南國士
眼中誰是東鄰子
相尋有夢不辭勞
楚水燕雲常萬里

秦恨凡四首

關雎乳燕解瘦人
花落閒庭恨有因
二八只今成老大
大可堪又送一年春

腰細不勝紅茜裳
雲眉月樣作宮粧
倚欄客動顰然笑
何處多情客斷腸

翠被年來半未溫
青春斷送幾黃昏
同心慣作

天涯客不惜寒燈伴旅魂

郎書本意慰相思
書到翻成悵別離
兩句寒暄情似割
忍能重看斷腸詞

閏三月

九十春光還閏月
綠楊芳草落花時
如何行李無佳思
不向東風更賦詩

喜山僧供花

膠復山僧好花野
盤隨手翻蒸霞
請居未是東坡叟
一笑相看處士家

便面為李宗易題

幾日春遊未得歸
歸鞍蹉我漫東西
吳奴惟詩囊重山水
從今盡入題

端午見秋千戲

牢簪雲髻緊穿鞋
斜倚東風去後回
飛燕體輕聊復爾
不應傍倩侍兒推

織女怨

一夜心情不盡論
百年相見是新婚
相逢何似相離久
水入天津恨未吞

赤壁

詩人曾此嘆波波何怪英雄着戰場
非義戰東風私意便用郎

扇畫 二首

向晚江樓獨上時倚闌與語正尋詩多情好鳥
來何處又去東風第一枝

楊柳霜多難着乘水蘋風急欲飛花魚舟來往
無拘繫滿眼江湖便是家

長沙阻風

淺淺沙灣曲曲波舟行三日莫嫌遲天公照管

修吾輩會有乘風破浪時

春閨詞

花態春深如困何柔余不記換新羅強搯曉妝

觀郎面又是幾番風雨過

閒書

周周翳羽鴈啣蘆不為千金愛此軀角豹南山
猶霧隱百年奔走是詐愚

山莊二亭

更好看花發處詩云發處更妙又史淵亭

梁鳥鳴時宋王籍詩鳥鳴山更幽又連前更靜

亭前月秋詩月出更靜送客山初又水酒出在

郊行遇雨圖

問水尋山始此回無詩可著片雲催何當雨止
風還定還我青春白日來

便回

內家元自曉寬家仙語誰能泝渺茫玉宇瓊樓
便是幻詩人休作上天狂

又和便回

蜀山天險古盤盤千里噴噴勢入室中有子雲

亭子在離離草樹起秋風

觀粵地圖

古今王業起中丞南北誰憑文之鑄銅柱玉關

何足限皇明一紙自乾山

觀廟塑 三首

朱飾金塗觀象古與真身合是此却塵與福又送

歸華屋黃土誰以誇富貴人風俗通女禍禍黃土

泥中樂以爲人始一信貴者
黃土人也貧賤者始一信人地

土木形骸七尺身東園西岸若爲神當時偶語
無人會歲早空勞乞西人

五七生人必異哉妍媸誰與照點雷區區桃梗
君休笑大有人扛檣雨來

觀鑄象 二首

天地爐中造化機踐形惟有古來稀孔門撲範
些遺巧猶恨額淵具體微

地水火風皆假合全身丈六此何爲年來飽氣

聖金鑄誰復人間鑄子期

觀刻像 二首

皇天有意極栽培匠石憑誰物色求千載聖門
謬速有宰予何似仲由封

橋木死灰吾喪我姓名聊復記莊生鷄皮鶴髮
非兒輩誰更牽來傀儡棚

白題小像

不煩點畫徒仍窺堪笑頭顱我已知他日丹青

真貌取問渠應是白鬚翁

畫牛 凡六首

牧豎騎牛橫如舟跨谷騰岡復度流老我犁
手曾執耒知此畫是真牛

春到西窗日尚寒公家地力幾時殫一生辛苦
依農樂肯作豪家墨牡丹

抖擻荷蓑夢始醒老健何事關林垌中竹石
雖無主留取相依歲晚青

煙篆兩竿出山隈白水收犁薄暮還耕解忘
耕伴苦盡從牛背唱歌回

耻將刀鋸誤園田歸夏耕牛不論錢昔日我聞
華比德而今郡吏更誰賢

雪壓春郊積雨餘菜未堪透未能除牛饑臥甌
田邊草誰復來翻角上書

扣角曾傳甌戚歌南山白石正嵯峨躬耕而有
南陽客梁甫吟成索爾何

日耕百畝肯言功不吝今看歲又豐但得主人
有康實不難與得風

贈金相士 二首

贈金相士 二首

能似錢年幸可圖青門有地合誰留自知身欠

封侯骨猶勝封侯漢強天

黃榜名徒弱別題青門封不老年迷頭顱四十

成今我何必煩君相杖屨

耐老小書

去陳誇俗費精神識字應無快活人飛鳥何須

乃言語金籠不得自由身

右鸚鵡

春來口血有新盟歸去無如曼力耕不識今誰

勸農使幾人耕陌耕循行

右杜鵑

叢桂堂前好樹枝擇棲焉他最相宜家人慈孝

由天性八九皆為反哺兒

右烏

啞啞聲裏眾皆聞喜事誰能與衆分此日吾皇

在關外一時歸凱賀三軍

右鵲

出門西笑足能輕九十有頭百里程休道老人

行不得路當行處也須行

右鸛鳩

牛背偷騎出遠村蒲觴飲罷學人言一作識界

盡學人言山中舊侶應相笑有舌如何不自捫

右鸚鵡

誰將鼓吹偕行春老去詩腸不恨貧一曲試從

花外聽只知幽谷有佳人

右鶯

社雨和泥貼畫梁泥乾猶帶百花香今年眾比

常年開合向誰家產鳳凰

右燕

世上人多妬婦情憑誰一鵲代鴉羹首首不向

當時免顰眉猶堪萬里行曹子建賦頭如顰眉

右黃雀

雙壁誰將置兩雛羽毛一渾是雪花鋪儂家命服

裁宮錦十五年前作大六

右白鵲

滿川西上是吾家衡嶽峰高去路縣雨字平安

計許致莫從小道落平沙

右鵬

小羽親係帝家兒名聲曾滿五文章年未卜其
思無色應向周家獻越裳

右雄

求露林間日幾回啄長三尺怒如雷漢家有靈
君知否司隸當年被拉來

右啄木

明目陰晴未易明晴呼雨迷什麼聲平生不暫

唐東詩集卷之三

三

輕離別却是驚鶯最有情

右鳩

一種胎生不作仙却名烏鬼赴漁船江頭斜日
腥風起多少成羣聊翅眠

右鷓鴣

漫天盡與信天緣較量身心果孰賢性命從來
須物養閒忙休更議尋常

秋水萬神玉骨清此難死不姓徐卿素衣肯受
泥塵泥常在涼波伴濯纓

右俱鷓鴣

四比鐵通中自感二首

莽原赤日羅耕民敗屋頽垣少佳入日日靡靈
朝復暮亦應重歎官遊身

原草情知不更春田苗枯盡委風塵朝來何處
河邊柳獨幸衰頽比故人

前海舟中二首

碧修如鏡浮移船光影變搖落枕邊雲臥天行
在今日漢人何處羨登樓

唐東詩集卷之三

三

雲山咫尺盡東溟煙樹微茫耕遠汀歌枕船寬
不成寐為誰重扁臥遊亭

臥遊亭在職方府亭名

自薊間途平谷張御史來會談及盤山之
勝因便遊焉留題中盤寺壁二絕

石磴躋攀草樹深中盤殿閣千雲陰時人莫作
羊腸看勝景從來不易尋

旌騎行行入遠山丹崖翠壁幾回環人云此是
登天路不信登天路更難

黃河有感

蘇蕙亭下日喧揚柳灣頭象淚待渡定與
十歲客誰曾見爾一清來

髮鬢數

無髮之頭驕處招髮鬢之口厭壯年嗟我髮鬢
不與豪怒衝奮張空爾曹

上元夜

帝城春動軟江香車馬頻過夜未央誰觀看燈
兼看月人問天上雨

元夕涯翁席上賞燈看花

德惠詩集卷之三

五

四座香風不斷吹一年明月始圓時梅花不
燈花落猶在窗第幾枝

題味蓀卷一首

口腹常能不厭食秋來惟憶故鄉尊區區肉食
誰謀國曾念民間菜色人

菜根滋味本來長春韭秋菰已過嘗百可亭中
如坐我還從一飯話家常

梨花

韓詩西郭成千樹蘇句東欄僅一株吟罷何須

兩惆悵亦清春雪在頭顱

蘭二首

貞操知非衆卉羣秋風在處有奇芳誰知幽谷
粵人到鼻孔先曾十里聞

憶得江頭採佩時為染珍重賦猗猗化工移植
今何處長有香風繞筆吹

題故友邦器鏡像

絃絕知音復為誰人琴一代有餘思圓圓鏡裏
看君懷疑是黃金鑄子期

德惠詩集卷之三

五

戲題友人琴樂手卷

今年也說琴樂處明年也說琴樂處問君樂處
若為尋真樂不來年少去

二子

劉伶嗜酒先成頌陸羽耽茶續著經二子笑時
優劣定到頭誰醉是誰醒

鵲噪隋西軒二首

索居無一事可喜怪爾查查日幾回聞道鄰家
酒熟熟定應雙槓過牆來

坐對秋山有夢思一盃還為故人持
非前定離畔分明有鴈知

九日飲船杯

千斛誰能辦一舟翰林吏部不同遊
寬如許綠蟻黃花兩拍浮

菊節後曾侍御公館之會有畫堂菊者奉

題二首

莫道秋容獨古黃筆端元自有奇芳
應如許何處寒飛萬里霜

蘇東坡集卷之三

五十五

眼底夢長更著黃一枝天要殿羣芳何人為倒
金盞計畫出清秋青角霜

蕭河一旨

野戰松煩尺寸爭誰陰功竟為誰成
君不識誰真狗他日誰教走狗烹

田宅所從勸買時上林今欲更行誰關中隔守
非與利說與君上不用愁

張子房

沙中隱姓欲成謀天下紛紛重可憂
復道偶逢

當日見誰言心願是留侯

韓信

雲夢功成戰後車將兵將將求須誇王孫不自
留三族竭地教誰守萬家

曹參

七十鎡餘百戰身瘡痍誰復念吾民平陽不置
高陽俗只要人知漢德醇

陳平

炸降元非長者實平生誰報魏嬰知惟應奇計

蘇東坡集卷之三

五十六

成陳禍多在行金間楚時

丁丑歲有感

在塞今年四十四自憐要復報劉時獨餘微志
愚誠在宿辜 皇天后土知

堯尊

瓦盆盛酒自清華銀玉湛誰世眼誇身後無人
不黃土百年端合醉陶家

步蟾園

吳剛力邁斧已缺留取高枝待誰折不有人間

折桂人桂枝撐破蟾蜍窟

憶舊贈所知

別時車馬向邊疆歸日容顏變老蒼鐵面銅眉
君莫笑何郎不是舊何郎

詠史

極知狐媚解迷人假色迷人在一身何似虎威
相假日令渠弄假便成真

蟬

莫問蒼蟬與老情夏虫寧有隔年生人間猶得

燕巢詩集卷之三

七

捕蒼老只為蟬命更輕

詠離蓋凡四百

命世才真學聖資歸求未自有餘師慈親不廢
機前訓我輩能與感寸絲

右孟

新寡歸來竟失身望誰堪是一心人茂陵有女

如相問誰聘誰奔可細陳

右卓文君

中郎有女作胡姬琵琶聲中紫已羞何似晉朝

李氏母周官一學有傳家
後人得此生本乞教其家
文雅生焉其學遂隆示也

右蔡文姬

誰能力抗虎狼秦漢代
開義服古今頌東漢人

右唐順

青山入夢有餘歡
試去眼官衙不放有疎韓

右陳

鄭康肅楊風雪思

夜來風雪得歸遲
今作相此情真絕

詩人落調人休笑
詩人落調人休笑

臨子上有詩元不備
臨子上有詩元不備

遇桃源二首

桃源洞裏雨瀟瀟
桃源洞裏雨瀟瀟

肯輕出深山與處
肯輕出深山與處

桃花潭上即通津
桃花潭上即通津

桃花潭上即通津
桃花潭上即通津

今聖世不妨歸作太平民

桃源洞

黃鶴何曾解避秦
無端又作漢廷臣
桃源都下知名姓
却是當時避世人

見榆柳有感

柳絲垂處細堪紉
解買榆錢幾萬緡
綠世事儘教錢買換
不解買殘春

遊後園

公務從來沒定期
一尊倫賞後因時
好衣不忍

蘇東詩集卷之三

看還折花落何曾更折枝

六言一首

夢中作

十二峯頭如許朝
朝暮暮何處蘭臺自有雄風
吹散陽臺雲雨

何燕泉詩集卷之三

何燕泉詩集卷之四

柳陽燕泉何孟春春

國粹後學周南

全謝後學蔣文彬輯

五言絕句凡五首

雜畫四首

春波綠如夢
美人照春眼
一夜愁正深
春風萬
吹淺

莫道春風好
春風易白頭
君看花裏鳥
而有世

蘇東詩集卷之四

問愁

旭日弄晴輝
高枝雪正飛
東風莫吹墮
淚却錦

毛衣

盡好翻疑夢
花裏欲証人
洛陽花已甚
那得許

多春

美人看花

春至惜芳菲
看花曾出幃
不禁狂蝶蝶
眼底作

雙飛

扇畫

清泉漱澗石花竹遶吾廬只此投閒寺千般

未如

雜述

世情蝴蝶夢吾道鵲鵲聲今古無人會區區此

先生

雜述

馬婦乃男子子夫為婦人名與實多矣驢聞非

必真

治病要真藥吾嘗三折肱誰為獨參湯乃墨蘆

蘇東坡集卷之四

二

服根

文如樊宗師詩似李長吉堂不名名家終非大

規格

秋雨敗牆虛待御携酒從缺處過飲顧學

士宅詩用牆頭過濁醪韻要余同作顧虛

鄰余同年也

夜雨常侵曉秋枝耐着芳客居誰料理涿潯正

猶牆

有客秋能賦何人雨出遊不堪今甲子田父歎

不願

雨聲枕上寒鳥語簷前和韻知好奇客載酒惜

問過

惟春吟正長閑客飲非惡隔屋希可呼雙瓶不

辭酒

醉星秋雨足新詩秋興奈缺情猶未補能不質

鄰膠

五言排律

蘇東坡集卷之四

三

體國堂卷為遠庵題

遠庵系奉

國之語故以名亭

物有體

一勞期永逸臨事不辭難體應如此謀身肯

自安清朝雅妙選列館聲華觀利別平生器狂

回就倒欄風雲初志合日月心丹宸翰分

明在堂名取次川軍中執有茲道正總知桓戎

馬從茲感胡塵敢再請

琮州察院題壁

去家今萬里問俗已千端殘歲酒為客窮年故

計程節度晨度嶺刁月夜連營野曠長風急天
空落木驚機煙分遠炊成鼓雜寒更布帳圍沙
宿龍興樓雪竹課山稼馬耕東地少牛耕瘠有
傷還率腥羶譚王紙蕭連在邊之民丹心曾許
因白面重談兵羽檄傳諸道誰需更北征時有

大司馬馬公生春

氣定靈降嶽申甫定更生合代天工亮應逢帝
運亨四關須砥柱程物必鈞衡經濟淮家傑儀

蘇東坡集卷之四

由一

刑在考成四朝禪 聖政羣士聳官評道協風
雲會功依日月明廟謨何慷慨風采極嶢嶸多
服欣初稱麟袍羨晚榮詩人歌顯顯史氏表觥
觥鼎多平與陂葵心老更傾徑延深居沃章奏
積忠誠賢國三年艾防邊萬里城職隆宮保望
權德真官卿朔漢傳威令高班絕抗行朱顏霞
有暈華髮雪初盈金石盟將遍丹青記已成龍
章凡幾換花甲此回更終始名無玷肅宣福匪
輕微才叨部署蚤歲非旂旌短句非云誦聊申

屬吏清

七言排律 凡四首

閱武堂聯句得二十韻

邊城大閱萬貔貅揚動地西風鼓角秋令出愜
前威已振春聲先漠北敵塵愁旌旗曉拂寒雲
重揚劍戟晴揮宿霧收八陣妙傳圖義變五
兵利用技全優揚穿射奪由基步揚恆運機藏
漢傑籌投石十多趁距勇秦絕塵材為過都留
枚嶠鎮日軍容靜揚牙碼因時祀禮備校獵正
當農隙後春摧鋒真與戰時倖將軍怒激雷霆
開指銳揚子魂消窟穴搜指馬坐上指揮勞塵尾
春陣前叱咤落旄頭壇分什伍開繯系楊樹推
參差接道周瀚海天山歸咫尺春金城湯堊我
網繆由來政本緣圻父揚肯向功封悵徹侯遠
成已豐烽火警春窮策終絕犬羊仇腐儒志堂
間邊計揚老將勛湛出寒酬文事可容忘武備
春台宗未合獲民謀崇萬山積指膏肓揚氣浸

煙銷疾疾暮府收叨賓位列第郎曹威抱廟
堂憂中朝舊跡多經濟北而微新編待講北指
日 舜時看羽舞春氣旋隨處起歌謳

雲夜聯句予家

殘甲橫天勢未降 鍾文俊 若盟清夜倒春缸
金山陰陽與綠懷舊 遺貢 郢上新聲采換腔
金青 毛縮忽嘶門外馬 李夢陽 眼生應吠里中
死 鄭汝美 僅如燈火分何處 馮蘭光 照暗庭中
樹 菱 沈 清

建康詩集卷之四

竹塢園煖共傳危 陽雅會宗盟更屬誰 美醉境
壯年春宴處 蕭坐當子夜雪晴時 濟詩興門戶
偏為鑰 後道在經綸 堂前綠 金前輩風流今未
遠 頁不才深自愧襟期 本

坐深寒燭草堂幽 金款語中宵對擁裘 文酒
與君真漫會江湖壯我是同憂 春此生踏雪鴻
塵似 陽何處隨陽鶴有謀 春斗及參橫情不極
漏聲依約下宮樓 蘭

同郡後學舉人喻 景

同郡後學舉人曾 選

子婿國學 生 俞 成教刊

何燕泉詩集卷之四

建康詩集卷之四

何燕泉詩集跋

余家湘潭遠邇不千里方賢郎知有少宰燕泉何公至覽家藏存札餘冬序錄議禮諸說如公者匪特為一鄉文學之所關藉也已歲乙丑筮仕佐衡郡來署邨事始獲登公世讀堂計公捐館舍三十一載矣俛仰四顧慨然興思他日鄉

何燕泉詩集跋

士夫歐君明山劉君寒泉過會余清白堂談公遺事謂公二子亦相繼歿世所遺詩文稿若干卷尚未校刻以傳余聽之不能忘于懷無何春元喻仰山曾白村携公婿上舍喻子晟來請願少輸費梓行時余暫守篆聞代者將至因謀之周君蓋山輯其古風歌行五七言詩以

四卷先授之梓人相期宦茲土者罕是舉也我

明成化弘治間海內熙洽歲降名賢一時何李二君子即曹劉阮謝屈宋賈馬不能過也公卓異之才弘深之學與之遊上下其議論往往志相合而氣不相下姑蘇顧東橋譔國寶新編自崆峒大復以下在公且畧公并之哉意者公之著作未盡傳東橋雖知有公亦有待耶茲集出繼東橋而尚友者可以續公矣余不佞遂書此以俟

嘉靖丙寅冬十二月既望金湘後學蔣文化拜手書于理刑清署



何燕泉詩四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何孟春撰孟春有何文簡疏議已著錄孟春少
遊李東陽之門傳其詩派而才力不及其富瞻故
往往失之平衍是編乃嘉靖間_出郴州事蔣文化
選錄刊行亦非其全集也

東泉文集八卷

〔明〕姚鏌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清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姚東泉文

集八卷》提要

東泉文集叙

東泉先生姚公弘治正德中文書爲
一時所推而不以文士自命乙亥冬
岳侍公於閩藩講問之餘頗及文字
公曰文非專不工然學者所當爲事
尚多奚必專於其文哉語既又顧岳
曰子他日當別有所就亦不必滯心
於此岳懔然不敢卒請退而私記于

東泉文集叙

心者三十餘年矣中間踪跡淖泥無
由再侍公教而尺書臨示數勉每加
庚子秋叅政浙江公墓大邑世嗣子
學士惟東繼喪家遭回祿索遺稿於
仲氏汲散逸無完編蓋爲盡然賁陟
焉乃屬公壻吾同年湖廣憲副王君
時化收拾彙次越六年丙午寄至蒼
梧又閱督府故牘得其總制時奏疏

文移數篇合爲巨帙請戶部郎桂山
馮君世立讐校得可傳者一百五十
餘篇分爲八卷公雖不以是自命其
閎傑正大之氣練達綜覈之才鬱然
溢於筆墨間如洪鍾大呂噌吰震亮
徐而觀之其紆疾開闔抑揚俯仰又
莫不中乎節奏所謂實大而聲自宏
者歟非苟言也古之君子自丙魏姚

一東泉全集叙

二

宋至韓富諸公非無文章也功烈懋
盛故不以文章稱然其奏篇之流傳
至今者春容深切亦非一時能言
士所及公蚤負經濟大畧視古人
何如中歲頗偃蹇晚乃遭際由中
出握邊符屢奏膚功工堯之捷昆岑
關後僅一再見而媚嫉朋比震警聽
聞賴

天子明聖察孤忠於群誣之中始終保
全最後起臨三邊駸駸大用而鑿枘
鉏鋸竟不能盡合而歸功烈既不能
如古人之盛其文章可傳者又止此
此有志之士所以爲公感歎發憤而
不能自己也雖然中世卿大夫於其
去就之際能完粹無議者鮮矣不合
而去不足爲病所病或合不以道至

一東泉全集叙

三

無以潔其去爲可愧爾則公之用盡
與不盡亦安能爲公損益邪岳少以
文字受知於公而公所以知之又有
出文字之外者老大無似未能有以
副公拳拳期予之意往叨廣西提學
及今督撫皆繼公舊蹟於公條章約
束又未能一一有以推行俯仰深
恩大懼墜失惟有論次學術事業及

所遺文字以時傳布庶後之尚論公
者有以髣髴其閎傑正大練達綜覈
之實不肖於感慕之餘時取以自厲
則亦不爲無補焉爾嗚呼是亦可慨
也夫集後附桂林南寧生祠二記記
中已有者茲不復出云

嘉靖丁未春三月吉通議大夫兵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

八東泉文集叙 四

勅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門人張岳叙

東泉文集總目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記

卷之三

奏疏

卷之四

奏疏

八文集總目

卷之五

奏疏

卷之六

奏疏

卷之七

墓表

行狀

碑誌

書簡

文

祭文

傳

贊

說

跋

卷之八

學政

事宜

附錄

東泉文集總目

東泉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送從兄肅之丞肥城序

送掌教陳先生之任慈谿序

送李生廷臣歸河南序

送羅薦卿之任婺源大尹序

贈王君良臣之任東平同知序

送通判倪君汝和之任吉安序

送楊君天齡南還序

東泉文集

贈鄒君一純之任慈谿序

送王生道歸雲南序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送鄧君汝霖之任萬邑序

贈楊君仲實之官石埭邑庠序

送鄭守謙之任道州序

清都繹會詩序

送李子善之任曲阜縣學序

送雷大參之任浙省序

送方伯洪公之任四川序

東泉文集總目

廣西鄉試錄序

崇古文訣序

賀封太理寺評事吳齋王先生七十序

新刊四書或問序

桂江別意詩後序

朝元錄詩序

送豐君原學會試序

張榮忠節錄序

賀嫂氏馮太安人七十序

春秋早論序

全集目錄

贈法師祈雨有感序

福建鄉試錄序

卷之二 靖寇安邊錄序

休休菴集序

新修漳州府誌序

贈都憲王公巡撫南畿序

總制三邊詩序

贈憲使孫公之任貴州序

福建鄉試錄序

贈江右憲副許君汝登之任序

賀少師石翁生孫詩序

古愚目錄餘稿序

贈南京禮部尚書立齋沈公之任序

贈邵侯瓦屋高先生述職朝京序

贈南津胡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

巡視江浙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序

石岡蔣氏家譜序

旂山文集序

重修奉化縣誌序

歲考錄序

記

慈谿縣修造記

草亭記

重修梧州府門驛記

伯川記

養利州興造記

二陳公忠義祠記

泉山書院記

虛念記

浦城縣重修學舍記

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清心堂記

凝翠軒記

新修涇陽驛記

紹興府古小學記

鞏昌崇義書院記

櫟塘劉氏祠堂記

常山縣學記

卷之三

文集目錄

奏疏

廣西稿

建宣成書院疏

奏請薛瑄從祀孔廟疏

延綏稿

褒表韓范祠疏

乞獎勵忠節疏

糾劾將官疏

舉劾屬官賢否疏

延綏捷音疏

捷後謝恩疏

回話謝恩疏

乞休疏

乞黜倖進將官疏

廣舉將才疏

舉賢自代疏

特舉邊將疏

易州稿

便運官供應疏

兩廣稿

文集總目

乞討岑猛第一疏

乞討岑猛第二疏

乞討岑猛第三疏

卷之四

奏疏

兩廣稿

早除元惡岑猛捷音疏

乞厚賞以勵土官疏

覆岑猛詐降疏

捷音疏

辭免陞官蔭子疏

處置兵後地方疏

條陳處置兵後地方疏

復請 天兵除反目盧蘇王受疏

卷之五

奏疏

兩廣稿

處置叛逆子孫疏

惡目通謀作反疏

乞正軍門體統疏

一八文集總目

六

糾各官沮兵養亂疏

平惠州歸善縣桃子園賊疏

卷之六

奏疏

兩廣稿

平肇慶府流賊疏

平韶州府翁源縣流賊疏

旌舉兩廣方面官員疏

舉劾兩廣府州縣官員疏

起用稿

三邊疏

一遺稿

稟官疏

條陳邊務疏

卷之七

墓表

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松崖方公墓表

公墓表

張典簿墓表

行狀

一八文集目錄

七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君君樂軒居士行狀

碑誌

明故祁州判官封山陽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明故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廣州府知府袁公墓誌銘

明故承事郎夏君墓誌銘

明故承事郎夏君墓誌銘

明故承事郎夏君墓誌銘

鄭家婦楊氏墓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江西左叅政張公墓誌銘

明故朝列大夫江西左叅政張公墓誌銘

誥封刑部員外郎王公東溪墓誌銘

明故孫孺人墓誌銘

明故江都尹一山馮公墓誌銘

明故掖縣簿判翁郭公并孺人毛氏合葬墓誌銘

誌銘

書簡

上東白張先生書

東方伯胡公

文

宣成書院上梁文

一全集目錄

除妖告城隍文

延綏祈雨文

延綏發丘告神文

回兵謝神文

兩廣祭旗纛文

祭文

祭傅文穆公文

祭封君東溪王公文

祭憲副貢公文

祭封大學士呂公夫人文

祭大理卿夏公文

祭光祿卿楊公文

祭憲副黃公文

祭宣成文

祭楊閣老尊翁文

祭憲副陸公文

祭尚書鄭公文

祭宋端明殿學士忠惠公墓文

祭唐福建觀察使常公并國朝提學副使

游公文

一全集目錄

祭繼室汪夫人文

祭順菴先生用之兄文

祭南京兵科給事清之兄文

轉工部侍郎告祖文

祭迂齋親家王公文

祭二十六姪文

改葬張汪二夫人祭文

祭林見素尚書公文

祭瓊州太守姪文

祭南京刑部郎中姪文

傳

扶風侯傳

張方洲先生小傳

贊

王抑齋司空贊

王母瑶池贊

說

龍說

跋

跋孝婦詩卷

八
全集錄

卷之八

廣西學政

巡撫事宜

督撫事宜

附錄

南寧東泉書院記

桂林姚公祠堂記

廣泉遺馨

閩督學生祠記

延綏像贊

易州頌

書岑猛

岑璋傳

思祝篇

泉書院記

姚公墓誌銘

全集錄

十一

序

送從兄肅之丞肥城序

吾從兄肅之既拜

命爲肥城二尹。邑之士大夫。相與致都門之餞。飲未幾。有執觥而告曰。肅之平生磊落。有丈夫節。其強幹可與立也。聰明練達。習聞家國事。雖繁且劇。處有餘力也。重然諾。與物不貳。其於民必真有以相愛也。如吾肅之。堪一邑之寄。而事有專司。不亦隘吾肅之矣乎。又曰。雖肅之不常以

東泉文集卷之一

一職限者。特馬政之弊已極。

朝廷牧畜有常法。征收有常息。與之地而設官以總之。意亦至矣。然敗耗相聞。駑而駑者恒半。又安望其能如古之雲錦千里而爛然成群也。則肅之於其職。固亦有不易言者哉。既又顧謂予曰。君昆季恩意且篤。能爲是默乎。予乃進而言曰。鎮宗人請舉先世以告。吾族自宋元來。稱神童家舊矣。其區區科目。未暇悉數。有若澤州刺史公者。猛虎渡河之德政也。國子學錄公者。館閣名世之文章也。廣東大參公者。端溪之清節也。

建昌郡博辛卯亞魁公者。瓊瑤玉珮之奇才也。今吾弟兄子姓。雖幸官業相屬。列職中外。然揆之前脩遠矣。門戶之念。其得不懼而思奮乎。夫有感乎其家。必有立乎其國。固移孝爲忠之道也。盍相與勗之哉。於是諸公復歡然笑曰。可以告矣。遂並是用和驪歌之章。抗手而別。

送學教陳先生之任慈谿序

我國家造士之法。遠視成周。始養之鄉。名曰社學。次養之郡。與邑。名曰府縣學。又其後群天下之英才而養之國都。名曰太學。其道父子君

東泉文集卷之一

二

臣。其文六經子史。其行禮義廉恥之節。其器尊爵俎豆金石絲竹之具。其動息降登揖讓拜俛跪興進退趨蹌之容。執其事而臨之者。曰行術道藝之人。所與周旋乎此者。皆士之秀。公卿大夫之儲也。夫教之立。有如是者。其於人才。宜無所不造就也。然鄉之教雖興。而官師之規。未具國之制雖具。而勢隆道尊之地。師生之義。不必於盡通。獨所謂郡與邑者。則法制固已加於其鄉。而情意切密。又不若群居而泛授者之大略也。得其人付之。所係豈淺淺耶。顧今之司是職

者方有諉於公。官卑秩而不求以自力。則非矣。常孰陳君。東吳衣冠胄也。抱負才藝。三上於春官。弗利。衆謂君宜少俟以圖後舉。未晚也。君曰。士各有志。遂抗疏自陳。願一官爲祿仕地者。上可其奏。乃命君領邑教事。夫世之人。汲汲富貴之圖。少壯立朝。老而忘倦。自昧於鍾鳴漏盡之戒者。何限。君獨爲此。其將有感於百物之備。不足易五儋石之奉。賓客之輟。不足償吾師弟子之樂。而錢穀兵甲之煩勞。不若吾之托身庠序。而獨得其委蛇者之爲適乎。君可謂有道矣。雖

東泉集卷一

三

然君之官爲師師之責。人才實賴之。蓋亦有不。易言者。君其勉哉。夫吾邑多聰俊奇特之士。譬之馬然。則皆冀產也。其隨地而走。日千里者。大率出於其性。雖無庸乎鞭策可也。然方混處槽櫪之間。勢不能以無待通之使。鳴躍之使。奮拔其尤。使毋留於群。預爲之值。使不失千金之重。此伯樂所以坐收其良。而相得於箠楚之外者也。君亦有意於此否乎。考功楊君名父笑曰。吾素知君吾邑之馬。當有俟君而日至於燕都者矣。子何以過慮爲哉。因相與錢之崇文門之郊。

捉筆以贈。

送李生廷臣歸河南序

國朝懸科設士。純用經術。諸不在六經之限者。悉從禁絕。以故百餘年來。士無異言。談經講道。洋洋滿天下。以一家而專一經者。爲戴氏之禮記。以一邑而專一經者。爲燕韓趙之詩。自元臣太僚暨石司庶府。大率拔自科第。而我

朝治化。追古昔者。實賴之。明經之盛。於是爲極。然經豈易言哉。有經之講說。有經之制作。有經之功用。積之以歲月之勞。合之以師友之辯。旁通

東泉集卷二

四

於百家子史之異同。從而裁之以吾心之尺寸。貫穿上下。二有直見。夫然後可謂講說之精。談理趣。不爲拘儒之瑣屑。騁才華。不爲恠說之猖狂。命詞屬意。常使濯然以新。徐而檢之。則義理之準繩固在。夫然後可謂制作之妙。及其蘊之心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家。又皆光明俊偉磊磊落落。前諸葛而後孔明。始仲淹而終文正。功業必期於蓋世。卓爲天下第一流人物。夫然後可謂功用之全。其或鑽刺剔括。以自號爲通儒。幸而取青拾紫。遂曰此明經之大驗。則甚非。

國家崇尚之意抑豈爲士者以自效哉上蔡李

君廷臣素志於明經者

夫令尹公之教司

然舊之有司輒未如僕屬者始以貢士游成

均友天下士嚴澤之益爲多君復不自足往歲

之十月偕其友鄉進士雷君煥章輩用以就講

於予觀其頓挫雖久意氣彌壯固已卜其不

凡及與之議論又時能舉其博者以爲說發其

精者以爲文則君之未遇者信矣是以病君也

第恐其好研窮而或幾於固故每正之以平通

東泉集卷一

五

慕科第而或隳於成故復堅之以遠大於其束

書而南也又告以經之大者使知經之爲學以

時文名而實爲聖賢之要以舉業名而治天下

之大經大法悉不出此能用是以堯舜其君庶

其所謂明經之學亦今日相講意也若夫着驂

駟之一鞭搏鵬鵬於九萬則君將轉盼可得要

無以贅爲者君友雷君煥章因進曰先生之言

至矣遂請書用爲廷臣千里之贈

送羅薦卿之任婺源大尹序

昔宋王公始功大弗錄乃手植三槐於庭而取必

於其子且其後且果秉鉤軸若執契券以責償

無毫髮負者夫天道遠不可測而公獨能與之

爲信何哉其理有足恃焉耳吾鄉羅公邦彥宋

仲舒先生後也以文章望一時鎮重不浮有貴

人體人皆愛而敬之然官僅郎署不及大用以

歿公子薦卿後公三十餘年乃復舉進士父子

甲科遂爲吾慈一邑首倡而薦卿以是秋九月即

事婺源公所未及爲薦卿行當踵爲之如吾薦卿

者謂公三槐之徵豈不可也夫黃河之水發源崑

崙九曲而後達故其流瀾漫中國千里萬里而不

東泉集卷一

二

能休南山之木根盤百折爲同故其鬱然而獨茂

者卒以成合抱之材而勢必參天乃已然則吾薦

卿之於今日獨可量也哉抑薦卿以進士補外雖

格例則然然釋褐六月而後授之官亦制也屬

朝廷有內臺之選凡先時進士治邑有聲者皆以

次被徵擢便近爲耳目名都大邑往往闕人爲

理以故

聖天子下從言官之請破常格不用一切以君輩當

之固將求化理於庸衆人之外豈曰姑試之而

已耶夫

朝廷以不次用而君能仰副

德意飭庶隅以自潔運精神風采以自異收功磊落而流聲實之美以播之

天朝則他日所以登用君者亦安能獨限于常也哉

夫繼先之謂孝不負其君之謂忠忠孝立身之大節人臣自致勲業之地也薦卿之才之識其必有知於此矣故因君之行而特申其說以告

贈王君良臣之任東平同知序

世常言奇特之士可與立事功而忠信謹厚僅足爲約束之守以故危言激論善自表著者則

東泉文集卷一

七

往往爲之動心駭目其有繩趣尺步若愚若訥言不能出諸口者則人之情亦輒與非笑之弗恤也然一旦臨事故則在彼者或不免於僨輶而覆轍而在此者乃能與知爲謀與勇爲敵運精神於聲色之外而成事功於不可測之地優與劣較然則論人者信將奚從乎石首王君良臣以是夏由曹監拜

命爲東平同知東平統邑惟五而同知秩與長埒一旦而得之蓋異數也既戒行有期余同年來君本厚雅與君爲莫逆乃屬言以贈予雖未接君

竊因吾本厚之言而聞君者穆然安能已於言哉君固湖南之秀者積學能文洞古今上下

然扣之無辯也人情物態可以燭照而數計然視之若弗能也君無以自詭於人而世或易君有矣亦安知君之耀鉉騁足者畜而未振雖不立貌之小而顧將獨奮於功名之會也耶

君之行吾固有以卜之矣雖然破觚爲圓斷鋼爲機乃吏治之宜有司者必以異爲能則術奇而效薄欲如古之所爲烝烝焉焉可得也況東平爲齊魯故地禮義之化存焉民風之淳美獨

東泉文集卷一

八

甲天下吾惟順而撫之則牧民御衆之道斯得雖由是以收名定譽晉膺顯擢可也君亦安可盡用其能哉吾又爲君有所戒矣本厚曰唯唯乃併書之以紀別

送通判倪君汝和之任吉安序

錢穀者國之大儲也百司取給而隸籍尺伍者皆由是以待哺故其爲法獨詳先事有戒後令有罰應期而辦者有勞能蓄以其素者加之官事有專司而刑不嚴懼其於職也不已重乎况今

天子四征不庭所在屯百萬之衆飛芻輓粟尸屋
廟謨轉江東之漕發析山之運紛乎其未能已也
然則

朝廷之所以望於有司與吾有司之所仰副

君上者又如之何哉雖然財者民之心可使不足在
國不可使不足在民苟徇目前之急一切併而
取之則重歛之下民用空虛豈所以先國本而
培植愛養之也以故昔陽城爲道州刺史獨惟
撫字爲勞至凡催科之政則自取於拙而不爲
嫌城之爲於國法未便也然當時高正議後世

東泉文集卷一 九

傳誦之不衰豈無自而然哉誠所謂有道者矣
徽進士倪君孔和侍御公秉中子也以是年夏
拜

命爲吉安通判九邑錢穀悉係之夫江西大藩吉安

大郡通判古別駕之職而錢穀又重寄也君讀

書明道固將推尋所有以事親而致之民今既

服有官守矣獨無一試其平生者乎夫君所司

國之計也亦民之命也必使緩不至於廢事而

急不至於病民則始庶幾矣君知已王君仲明

進曰是固素明於繭絲保障之義者其於政必

有濟也自此而後君尚有圖況區區一職乎予
用是欣然謂曰觀人必於其類君之不欺吾得
之矣

送楊君天齡南還序

世稱馬者必曰伯樂之廐稱材者必曰奚斯
之寶其馬與材豈必盡同也牝牡驪黃皆冀之
良梗楠杞梓皆材之美然則所謂故家大族稱
子弟賢且秀者寧獨異是哉夫以一姓而望於
鄉望於邑且望於郡其文章事業必有萃焉然
亦不必盡同也以故晉王氏用其族以望於天

東泉文集卷一 十

下由今觀之則導之功勲祥覽之幸義獻之
筆法皆王之秀其光前而照後一也亦孰能置
彼此於其間乎吾鄴之楊與吾慈之楊俱出大
隱先生後自大隱以醇儒爲鄉邦倡用是兩地
衣冠之盛相望而起憲節之擢教鐸之著名循
吏而號文章家者悉具也顧猶未有用其術以
顯者乃今得吾楊君天齡獨留意山水之筆從
其師呂錦衣廷振來游京師久之遂得丹青妙
法錦衣亟稱之又念君之尊翁夙有師弟子契
欲言於

上俾之同升君方以老母為念謝弗敢當促裝戒行以圖歸養錦衣力誘之不得夫錦衣為

天子寵臣一引手君可立致美秩而君惟同其和不

同其進錦衣隆授師之義天齡高自退之節可謂兩難也矣嗚呼如吾天齡者不得為楊氏義

獻猶將為鄭虔戴嵩之流稱佳子弟豈不可也

又何必專以富貴顯赫為乎雖然華名者之於朝皓首不能忘輕千里而介赴者其情也况有

間之授孰不抵目依乘龍萬採錄以為旁門捷徑之杓君術足以進勢足以遠而獨有是吾

於是重君之歸矣古云一節之士可愧三公其在君也夫其在君也夫

贈鄒君一純之任慈谿縣序

是年春

朝廷既明黜陟之典今以缺告者凡二百有奇

上念致理之要特

命吏部妙柬才俊以充於是吾慈得大夫鄒君一純

蓋拔之又其尤也眾曰是不可不為一邑賀因

屬予以辭予惟治民大法聖賢具載之書而

國家所以風勵有司又著在令甲若是者予皆可

不贅然入邑問古之道也請舉吾明告之可

乎夫吾慈在兩浙舊稱文獻士勤於學而縉紳

之家崔盧相望其為君子者易與也民尚本質

不事淫巧恒惴惴焉犯公府為憂其為小人者

易治也地濱於海無通都大徑賓客輻輳之交

厥貢惟稻麥厥利惟海錯無銅鐵金錫犀象玳

瑁奇淮之珍其政易足也以故唐丞相房公次

律用吾邑政最超至大拜嗣房而興由是以階

榮顯者至

國朝猶班班也吾慈之為邑庸非諸名公事業問

津之地也耶屬者十餘年來今在吾邑或不能

如前人之用心用是或間歲一易三歲再易頻

年屢易往往不及代以去而旁之人亦指吾慈

為口實若幾於不可為者嗚呼是不厚誣也哉

夫膠錯之難辦才者因之以示能黑白之易淆

廉者因之以示潔使信難也壯夫猶斷以自見

況所謂易易者乎夫地理不足以重人亦不能

以輕人而人之賢而能者固有出其聲名聞望

之隆以資飭一方而與之為鎮多矣不干其入

而惟地之故可乎哉吾觀鄒大夫之學之懿

之鄉。忠信廉介之德。稱之朋黨。語及政事。皆言
出而意解。且井井有素。書因其人以推其賢。雖
舉重任繁苛也。獨吾慈乎。然則大夫之往也。其
必有以利吾一邑之人。爲之刷人言於天下。躡
丹梯而步霄漢。吾將求大夫於昔之諸公也矣。
送王生道歸雲南序

歲丙辰。予授職爲禮部主事。禮部禮樂之司。政
清而暇。以故縉紳士夫。間有遺其子弟從予游
者。予自念菲薄。輒用拒之。而卒亦未能也。往歲
之八月。戶部正郎夏公某。亦用其婿王生道來

東泉文集卷一

五

從予游。既卒業。束書告歸。諸同事若張生瀾。華
咸用繪圖賦重君以別致情好也。詩成乞言爲
序。予惟天下之事。非用力於始之爲難。必有所
謂極致之地。譬諸道路。然趨而向之。似也。旋以
舉足而廢半途而盡。千里百里而息肩焉者。皆
苟道也。試言君之履歷可乎。君固滇產也。方君
生於滇也。平日見其山川。馬金馬碧雞之雄。昆
明羅錦之秀。物產焉。鹽鐵糧殖。石綠紫木之奇。
且惟固溢乎其有餘矣。既而出貴道。踰襄陽。
躡唐鄧。涉龍門。出津之險。歷韓魏。則山川亦

且移步而異狀。間連崇岡以設。數瀾百川以
爲池者。何啻十倍。疇昔四方百物之珍。煥珠耀
璧錯錦列繡。所以炫采而奪目者。亦安得以盡
識之。及晉遊乎。師而天下之大觀。益奇以勝
且於此乎。盡之。六視漠不瞠乎其後乎。君自是
可無遐思。而世爲司馬子長之遊者。必以上
國爲快焉。此也。公亦何以異於是。故凡君之
所已能。可喜而愕者。皆滇也。其擬議而未明
探求而未獲。囁而阻却。方憂乎勢之弗前。力之
未舉者。皆出乎滇之外也。君將安乎。滇之已足

東泉文集卷一

五

送顧君順中之任萬載序

萬載令顧君順中將行。邑之士大夫相與餞之。
復要予以言。曰。順中與君父最。父是宜贈。落以
臨民。寔惟其始。則又宜贈。君但可爲是默然。
予曰。諾。遂偕一言爲順中告者。夫爲政之道。猶

爲學然勉之而已矣。富順中幼時曾爲經義論策。既長。攻諸古文詞。其體不一而足也。順中不予鄙。恒出以示。故其平生述作。予皆得寓目焉。奇者屹特簡者寂寥。汪洋者肆發而無涯。奧馬者從容諷之而有餘味。予未嘗不用是自慙。而有訝於君之日新也。順中之所爲學。不已工乎。故順中亦率用其長。以魁一鄉而登名進士。獲重譽於縉紳間。其功效顯白。有不可掩者如此。夫環萬家而爲邑。其人殊也。人之不同而各以其私爲好惡。其情又殊也。今焉者爲之司平。欲

東泉文集卷一

五

尺寸而銖兩之。其道又豈一焉而足乎。故必有煦濡之爲仁。乎舍之爲信。示之潔白之操。爲廉察其隱伏。解其糾結。而爲明爲斷。順中亦能悉力於此否乎。信能如向之日新也。則順中之收名一邑。而自致雲霄者。獨不在茲矣。夫順中蓄其志已久。行將發之身矣。况學與政本無二致哉。夫昔之人。有以蠙珠爲業者。人曰。此爲南商而非北賈也。既而客於燕都之市。則楚之璧。允之弓。肅慎氏之矢。森然列於其肆。一日而耐其萬鎰者三。其人始喟然曰。吾今而後知深藏者

之不易於測也。然則順中之寶。固當兼南北而有之。

聖天子之厚其直以待之者。又方汲汲也。順中尚盡出其有。毋徒爲蠙珠之利也哉。

送鄧君汝霖之任嵩邑序

環地數十里而爲邑。有群吏以分吾治。有諸執事以供吾役。丞以下奉職而聽命焉。其祿足以仁三族。其號令足以奔走一邑之人民。其嘖笑又足以喜懼之。其所猷爲。大者得請而小者得決。令之任不重矣哉。雖然。民之命懸乎令。民之

東泉文集卷一

六

視令亦猶子之視其父母也。求則扣。欲則言。民與子無不然者。顧父母之於子。力盡而愛亦窮。其所欲者。不必使之皆遂也。惟夫令之於民。體之固以其情。操縱而伸縮之者。又有權與位焉。以故饑可使食。寒可使衣。勞可使息。困可使舒。顛連者可使之有告。凡祈求而願望。呻呼而踴躍。皆得庇覆成全之也。士大夫之志易行而澤易究。又安有如令哉。昔先正草廬吳文正公。謂天下大法。可試於一邑。以地雖易而勢則同。禹臯稷契之志。是因是得以槩見也。然則令之賢

與不。邑生靈休戚之係。豈小乎哉。鄉進士鄧君汝霖。以是年夏。謁選天曹。拜官爲高邑令。君學淳而行懿。識深而慮長。氣象老成。刊落時態。其往而邑之也。宜必宜。豈弟之風。著循良之績。以待。

國家他日之超拔。所以處此者有餘地矣。區區百里。何有哉。第蒿之爲邑。地僻民淳。有司者或忽其易而樂之以優游。則廢厥簡而欲搜之以紛更。則病樂其可以專決也。而不復俯順乎民情。旁稽乎土俗。則亦有泥而不通。用是又不能。

東泉集卷一

七

不爲君告者。雖然。嵩固二程夫子之闕里也。二程之所以語民牧者。不亦至乎。君登堂再拜之餘。其必有慨然於中者矣。

贈楊君仲實之官石埭邑庠序

寧海楊君仲實既拜

命分石埭邑教事。造予拜別。而相屬以言。予因謂曰。師儒之責。君知之乎。策勵之以文章。規勸之以道義。此其要之大者。今學校之士。談經而講道。慕科甲而事進取者。所在林立。偏陋下邑。什百成。群信哉。人才之盛也。然文不根於理。而或性。

誕以爲玉。學不本諸心。而或剽竊以爲能。其於所謂文章。吾未知其盡合聖賢軌度否也。況夫耳目漸染。一倡百和。矯詐之習。勝而忠厚之俗。微輒美之風熾。而正直之氣象。奔走請謁之計。行而恬淡寡默之道廢。今之士習。又不能不困之以日卑矣。然則任師模之職。而有人才之寄者。其能恣然於此否耶。夫居其位而無其術。則曠知所謂美惡之端。而不知所謂變通之機。則江端本澄源之功。皆於學校乎在。仲實其勉乎哉。雖然。仲實與予爲十年之好。其經術之富。多。

東泉集卷一

六

所自造。其議論時有激發。固不能爲此沾沾者。而又習聞鄉先正學。先生文章節義之詳。每言及公事。輒爲咨嗟。意不自勝。直欲爲千古夷齊之甲。君此念。又有可推者矣。夫方公我。

朝第一流人物。讀公之文章。則可以祛淺陋之末習。誦公之行義。則可以激異懦之頹風。公雖台座。蓋天下師也。六經子史之外。君信能舉之以示風勵。則典刑具有。而師道可立。諸君子之景行先哲。亦必有曠世相感者矣。學校人才之助。豈少乎哉。其舍此不圖。而他有計焉。以爲躍躍。

之喜戚戚之憂則古之人與方公皆愧之予不敢以語仲實要亦非仲實之所以自勵者

送鄭守謙之任道州序

凡師儒之於銓曹者例必有試試之以定其去留又試之以定其品級之高下其區別之也精而任用之也不苟區別之也精則非才者不得遂進庸之也不苟則懷才而負異者有自奮之階

國家之所以網羅人才不已至乎吾鄉鄭君守謙

曩以鹿鳴之秀主敘事於山東之

東泉文集卷一

九

臨清既滿秩績用書最銓曹如故事凡再試之試則君皆首選乃聞之

上命君知湖藩之道州示異擢也夫師儒以俎豆雍

容為職未若州太守簿書案牘之煩勞一旦去

此業彼難易較然矣守謙能無動心者乎雖然

守謙博學多聞貫穿經史語古今成敗事歷歷

若指諸掌為文章有骨氣觀其狀貌偉如也君

非所謂賢豪也哉夫賢豪者之於事功若洪鐘

在懸扣之斯應若珠玉在室取之斯携若錦繡

在匣匠氏之手惟所織而無不就夫寧限於

彼此也然則吾守謙於此居之庠序而教化興

與之州郡則四境之人享其治其所必至也果

能為之難易乎吾聞道州界在一隅民生凋瘵

已極得君為守其必有以蠲其徭役簡其賦稅

平其獄訟絕其請托求謁之私以從事於清約

之化稱賢使君於湖南也決矣一州豈足以病

君乎吾為君有所卜於方來也君嘗較文南畿

所取士共二十有奇今之登進士而列職中外

者已十八其藻鑑之精焯焯有可談者又莫不

以是多君也君行矣故凡君交游之眾與君門

東泉文集卷一

十

下士皆豆觴為別而俾予叙其槩焉

清都繹會詩序

是年春天下諸司復當迷職之期自京兆暨藩

臬之長與貳與死僕二寺之卿佐童公世奇而

下凡二十有六人皆率其屬以趨於

闕下如期而集矣如也于時

上方總六師討治江右逆藩之變駐蹕南都以故朝

謁之禮稍變於舊初至雖方岳不陞見詣左順

門行再拜禮不押內班日晨候於外庭并輟再

拜禮止一稽顙為敬朝正畢猶未即事銓曹再

疏以

上後有十五日始得請乃議黜陟繼放部猶日候

朔如初亦以俟

上命也然禮雖殺而心益虔無敢怠者廣東左方伯
湯公謂故事宜有會會有詩衆皆曰諾遂舉
燕於錦衣陳君廷言之第往復唱酬屬鏤以序
惟會晤之難久矣古者幸而有會必特志之重
契合也然夷考其實亦不過旦夕之好與道途
邂逅之遭或耽昵於燕狎之私雖無志可也孰
與吾儕今日之會多出於平生故舊之歡否則

東泉集卷一

五

聲迹相慕有夙契焉散處天下幸相聚首已再
閱月其爲日獨久得以從容

帝都仰瞻宮闕之壯麗與王帛衣冠之會獲聞黜陟
幽明之說禮親於周詔聞於舜不必求之下國
而盡得平生之所慕哉其尤有足幸者

國家既已例舉常典乃復超立異格欲求賢能之
尤者於吾儕中而禮獎之擢之不次以警動群
工此於

國家爲四見於

皇上爲再見者也況翠華已戒三嚴有期穆穆之

行觀咫尺

上之英武執奸與逆將誅鋤之以正

國法而新朝政於

國家爲三見於

皇上亦又再見者也屬者慶雲繞日五色相映都人
聳觀謂爲太平之符遠方群僚亦及覩之真希
瑞矣此於

國朝爲再見於

皇上則一見者也夫朝會常也不必有值即有值焉
不必如今日之衆且盛然則與斯會者是可以

東泉集卷一

五

不自慶哉夫感事者奮銳也乘時者立業也吾
儕以忠義相勉久矣其必有益樹聲迹以追古
名臣之烈而自致於

明天子者乎若名氏官爵則已別具帙中故畧

送李子善之任曲阜縣學序

古之有志於四方者嘗以一鄉一邑自隘於是
乎壯遊天下窮宇宙之變化極山川之形勝弔
哀治亂興亡之跡不至於牢籠萬籟恢廓懷抱
不已也故具季子歷聘上國而司馬子長旁求
遠跡半海內彼其預聞詩樂之盛而發爲

文章獨用遠駕者其助亦豈少哉雖然此皆用意求之也若夫宦途所向南北相適江山異觀坐入几案而詩書道德之府又得以一旦揖讓進退於其間若有天假其會者此其遭逢之易豈古人之能及而可慶可幸者何如哉吾鄉李君子善早以國學之俊拜官訓於鎮江鎮江當南北要會其足以供佳況者則大江之吞吐金陵之蔥蔚與夫枕流亦奇若推若對者有金焦二山之秀也居九載而績既成天曹申增秩之典是年六月復用君以知曲阜敘事曲阜乃聖

東泉集卷一

三

賢毓秀之鄉講道授業具有往迹登堂聞絲竹之音即席觀俎豆之器秉禮之邦未有爲之先者君前後所值何如是之奇也耶然則借君之遊覽發君之文章而博君以文獻之盛其固皆有賴矣雖然君非獨恃此爲助蓋又有所謂瞻望而感惕者君從祖太守公嘗作郡東昌今其遺愛所及尚傳口碑東昌與曲阜皆齊魯地封疆界咫尺君於是所宜慨想前烈期以自勉使他有舉君以屬之先人舉先人以推之於君而曰此李氏之盛其功業鉅細皆可得而紀也

則君之名位自此且日大矣其得而限量哉君不可不加之意也嗟夫君固聰明而秀發忠信而老成師道之立既效於昔則曲阜特君輕車之所又何難者遂書以贈之

送雷大參之任浙省序

國家疆理天下盡取海內而藩省之而復取吾浙以爲之冠蓋以吾浙橫地千里統郡十有一山川風物之美衣冠禮樂之盛其雄且秀也往往足以稱重於天下焉耳則世之宦達者指此以爲地望之最也固宜大參雷先生元芳

東泉集卷一

四

始由戶曹補外即得吾浙未幾憲副於粵今復自粵還浙前後三更仕轍而領吾浙者再若是者固吾浙人之有遭也而天曹之所以優隆先生者不因是而可知哉且先生之去粵也粵之人愛先生特甚擁馬絕韜爭爲攀留既不可得則人相與詠歌之縉紳有誦里巷有譏而田夫野老無不瞻望嘆息以致情於先生者夫仕以代去地易而勢離其於人心之向否要不可以名位驅也而人之於先生乃獨於此眷眷焉者何哉蓋其廉潔之在人有不涅之操忠

信之及物有不欺之德而剛毅公平之施諸民
也。有不屈不撓之政以故先生之留也人德之
而其去也人思之信哉太史公之所謂桃李不
言而下自成蹊者矣。雖然當先生初憲吾浙時
之人所以愛先生已不減於粵。繼雖轉官來
粵而其翹首跂足以望先生之復至者於情蓋
懸懸也。今日之去粵之人固以為望而浙之人
不有歡呼踴躍填道爭趨以俯伏迎謁於車塵
馬足之前者乎。故觀先生之去留而其賢益可
知矣。然則參藩有命雖稱尊官要在先生不過
為功名託宿之地而一歲九遷以處先生於不
次者。

東泉文集卷一

重一

國家亦未能限以定格也。一浙豈足為先生賀乎。
吾知其去浙而復將有為於天下也必矣。竊浙
人仰先生為舊近官於粵幸備僚末故益得以
有窺於先生而於其行也志企戀之私以贈。

送方伯洪公之任四川序

蜀號天府之國而其人多變其亂也常有以先
天下其治也亦常後於天下以故有國者於所
謂牧守之任尤加之意焉。以蜀為天下治亂之

候也。宋淳化間蜀人徂於亂太宗命張公詠往
撫之蜀遂無事。至和間蜀人復喧言欲為亂仁
宗命張公方平往撫之蜀亦卒以無事。詠定蜀
於已亂之日而方平平蜀於將亂未亂之秋其
設施不同然夷考其事要皆不以盜賊視盜賊
而以吾民視盜賊故其收功易易也。比者蜀亦
倡亂嘯聚滿山谷。

朝廷命將出師若將一鼓平之而綏懷招徠之策
終未可廢。是年夏四月會川藩缺右轄之任遂
以屬我憲長洪公公寬洪有雅量凝重有丰采

東泉文集卷一

三

老成練達而習於體要布恩信必將如誅務簡
靜必將如方平而蜀人之亂將息是足為一方
賀矣。雖然公家故欽之望族唐時有若觀察公
諱某者以議罷方鎮兵謫官宋時有若禮部尚
書公諱某者以諫止伐遼兵落職致仕皆卓為
名臣。至公尊甫鄧陽太守公循良之政猶傳誦
八公於此固有不能不自力焉者。公初以進
士為蒲陽縣丞河三大邑未幾入南臺
御史不數年山憲公折再憲於湖南於
而公

曾不自以爲得也。其充足難者。公爲御史時。會孝廟優獎言官。諸上書言事者。或頗涉細碎。公獨持大體。嘗言戚畹不法事。

孝廟留其章不下。而心識其忠。最後言一二大臣和柔迎合。恐不足以常任使。

上爲罷遣大臣。天下聞而誦之。數年來。士風漸易。乘會投便。以貨相贖。至冒清議而爲之者。未少也。公素履如常。而冰蘖之操愈矚然。有以自見。卒亦三遷其官。而無及於禍。其不爲世變所撓。有如此。是豈尋常所易及哉。然則如公者。是爲蜀

東泉文集卷一

五

人賀而未可爲蜀人私也。矧我

明天子方懲蜂蠆之毒。思與天下更化。掃煩苛而歸之仁恕。收召英俊。如恐不及。顧公之賢而能使之久淹於外乎。公自是當羽儀於

天朝矣。昔公在浙。子嘗謁公行臺。近子再領督學西廣之命。遂獲參侍於公。然公將赴蜀。而子亦有聞中之行。子未得以卒公教也。其於情豈不悵甚。故因同僚之請。特舉公大節以贈。且以識其區區慕戀之私。

廣西鄉試錄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天下例當大比。廣西藩臣舉令典

以請于巡按監察御史陳某。既先期禮聘儒紳以司考較。取科場條貫而次第興舉之。視舊加飭焉。于時會總督兩廣軍務無理巡撫右都御史林某甫及下車。一新百度。首以興學育才爲務。而總鎮兩廣太監潘某。總兵焦某。鎮守廣西太監蔡某。副總兵張某。皆雅重斯文。優加獎勸。刑科給事中林某。巡按監察御史江某。郁某。仇某。巡按廣西監察御史陸某。各以事至。每進諸生於堂下。諄諄焉交相勉勵。而御史某寔監臨

東泉文集卷一

五

焉。至期乃合提學僉事姚某所取列郡之士而三試之。考試則教諭某同考試則訓導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參議某。監試則副使某。僉事某。下及百執事皆慎選以充。惟嚴慎慎。惟勤惟公。冀必得真才以貢於

上。罔敢有自逸者。閱十有五日而錄成。某當序諸首簡。惟科舉法雖沿於前代。然出我

太祖高皇帝之所裁定。

淵謀睿畫。寔有非往昔之所能及者。以故罷詩賦不用。純以經術造士。尊正學也。爲文詞有成式。

俱盡一頒示者抑浮詭也義經取正於宋儒然必兼用古註疏者欲求其會也初試之經復試之詔誥表若判若論及策者貴通才也以文取人尤嚴素履之考非其人悉不以與者重行誼也必糊名必易書必遠親與舊者別嫌疑公去取也其法之周且備如是也以故百餘年來道德同而風俗一而人才之盛亦相望於前後其在諸州者班班可考也唐右自昔僻居嶺表去京師特遠雖其設科則同冠紱亦代有興者而文風所漸猶未能媲美內地豈天之降才獨殊乎

東泉文集卷一

元

然今即其所謂文者觀之有典有則一本諸理其於經書之學率有粹焉者矣上下古今旁入泛出其於子史之學率有通焉者矣英英而能言臺臺而不可竟其於雄偉奇特之氣率有見焉者矣是蓋

聖化造就之深故在諸士子亦爭自洗濯月異而歲不同要未可以偏方下邑之士病之也然則其蓄也固將以為通其未發也固將為他日之經綸焜耀乎夫禾稼之蓄於田勢不能以皆秋也及夫芡芡而秀翼翼而豐穰穰焉而告登則以

之備王食充廟薦將無施而不可者木之長於深山大谷為工師者初亦未甚當目也及夫栽植也既久培養也既深飽渥於風霜之餘則枝連抱茂鬱而為林所謂棟樑榱桷有可以一爻具者矣廣右之人才得無亦類是乎況天地之氣化每循環而未已山川之秘靈未有久而不泄者也孰謂窮邊絕徼而果不足以興鄒魯之化乎用是有卜於諸士子矣雖然諸士子之售於鄉易也其進此而復有售焉亦易也然昔人謂科舉外尚有學豈不以性命道德之精微

東泉文集卷一

辛

誠不可語言形似求乎堯舜君民之事業誠不可一日之力而致乎士君子用其區區之身欲以望於天下望於後世榮一鄉誇一時者皆未可以自溢乎然則諸士子於此宜有勉焉以終身矣其於諸士子有相知之誼復冀夫有以相成也故敢申其說告焉

崇古文訣序

昔鄉先生迂齋樓公昉嘗取諸史漢以來所謂古文辭者揀擇為書名曰崇古文訣若干卷而評品標抹視東萊關鍵等集加詳焉信亦類書

之奇也。以故世爭誦之。顧其板舊刻。閱中歲久。磨滅已不可辨。予至桂之四年。乃爲嗣刻於桂林學宮。書成。諸生同揖而請曰。願一言爲序。夫文莫先於六經語孟。六經語孟之於文。豈必有意而爲之。蓋言出道。從而片言隻詞。爲世大訓。邈乎不可及矣。然先秦西漢之作。其簡而深。雄而不肆。絕去斧鑿。有渾厚碩大之風。故獨號爲近古。東京以降。則其體漸俳。其氣亦日益衰弱。而不振。而文之弊極矣。唐貞元元和間。韓昌黎諸君子始出。而相與力挽之。而文始古。又再變。

東泉文集卷一

主一

而弊益甚。宋嘉祐治平間。歐廬陵諸君子又出而相與挽之。而文亦始再古。方其弊也。更千餘年。或數百年。而後有以復其復也。卒亦各備一代之體格。宋之文。不必盡同於唐。唐之文。不必盡同於秦與漢。雖秦與漢。亦豈敢遽爲三代之望哉。夫其不同而均。稱爲古何也。蓋洞庭之秦。窈眇希聲。而清廟之瑟。乃一唱而三嘆。土階之儉。曾不踰尺。而明堂之建。至爲九堂十二室之規。山壘與犧象而並陳於廟簾。弘璧琬琰。非兕戈和弓垂竹矢類也。而中國皆世寶焉。則所謂

古亦豈必期於盡同哉。故觀公此書。其既可得而識。而世之稱故物者。亦略具是矣。或不察此。乃曰文章必屈曲不可句讀。如峒如嶺之刻之爲者。而後爲古。非也。抑斯錄也。其詞誠已古。要不能皆純於道。至夫正言竑議。時有以語治亂興衰之故。得失可否之原。炳焉與詩書相出入者。則亦忠臣智士所宜孰讀反覆而不能遽已也。豈曰操觚者之利而已乎。雖然。世變之降也。往往徇耳目以爲好。文失而弊。禮失而僞。樂失而乖。風俗失而卑下。有志于世者。皆知憂之矣。

東泉文集卷一

主一

然在此者。既嘗衰而幸其或復。而在彼者。乃河濫隄決而莫知所底止。嗚呼。其亦有出而相與力挽之。以共登於古。以爲憂世者之一快否乎。賀封大理寺評事巽齋王先生七十序

是歲秋七月。予以廣西之

命。歸自京師。邑中父老。無不相過。道故舊情。好然者。而艾者。輩相接。予用是知吾邑之俗之仁。而所謂壽者。獨衆也。又八月十八日。予封大理寺評事巽齋先生。值稀年之慶。壽筵載設。賓客畢集。錦衣烏紗。觀者有耀。予用是知先生之壽。又未

可樂論也。雖然公。子江西僉事。君希文。是與予
爲。卅角交。平生心事。誠亦有契焉。當希文官南
都。而予官北部。時希文嘗抵予以書曰。老父劬
勞。最所關心。第祿薄不能他有所養。吾惟早夜
淬礪勤職業以圖不負教育之恩。則庶幾哉。人
子義耳。予聞之悚然。而希文果能以壯年奇節
起赫赫聲譽。角爲一邑之光。暨予歸。慈先生每
訪於敝廬。復相謂曰。自吾子之官。雖時致俸金
之餽。予不甚樂也。惟某也爲吾道其能。某也爲
吾道其薦。大臣或有剡薦之馳。則吾爲之欣然。

東泉文集卷一

重

喜油然而樂以適。而不知所謂養之有餘不足也。
夫世所謂父子榮者。大率以滋味爲先。而先生
與希文相娛。適於千里之外。乃獨有是以故爲
先生者。恒有聞於子。而得以順乎其養。爲希文
者。恒有聞於親。而得以安於其官。是不謂之孝
乎。况先生之長子。世誠以儒自業。科名有期。而
爲仲爲季。皆能自致色養。然則先生之壽。繼此
固未艾也。獨今日之賀云乎。予不佞。謹用書之。
以致私慕於先生父子。而因以爲引觴者助焉。

新刊四書或問序

四書之有作舊矣。其名爲四書。則古未有也。蓋
大學中庸二書。雖之戴記中。而孟子一書。世有
議焉。固無甚異之者。獨論語在漢儒已知所尊
信。然時舉以爲對。不過孝經焉耳。至宋子程子
者出。始爲之表章論定。謂天下典籍。率未有先
於此者。而四書並行於世。厥後子朱子者出。又
爲之章句集註焉。自是四書之義。燦然以著。而
學者益有所據以爲用力之地矣。特朱子之於
訓釋也。惟在於聖賢立言之本旨。故其說多精
切簡要。不敢加以一剩語焉。其欲言而未竟者。

東泉文集卷一

重

則又別爲或問以附其後。蓋凡性命之淵微。事
理之輻輳。諸儒言論之異同。與夫觸類而長以
極天下古今之變者。莫不備載而無遺。於章句
集註。定亦表裏之說。非有異致也。顧學者於所
傳庸學或問。以其板刻素具。數知誦之。而語孟
或問。則未能板而行者。故非惟不解其義。亦或
不知其書之爲書矣。嗚呼。是豈子朱子所以立
言垂訓之意哉。桂藩有孟子或問刻本。蓋近時
方伯舒公本直所錄。提學憲副周公時可所嘗
序焉者。亦庶幾矣。尚恨其不能無遺。且傳之未

廣也。屬者巡按廣右侍御孝感楊公廷宣又出所謂論語或問以屬左方伯鄧公宗周。右方伯徐公時中曰：四書或問，子朱子手筆也。向因力求之，卒未能合。今既能合矣，盡使之爲完書可乎？二方伯曰：唯唯。遂併刻以傳。而侍御公復以序見屬，鎮惟四書吾道正脉也。子朱子之訓釋而辨論者，皆所以羽翼夫道也。讀四書不可不讀章句集註。讀章句集註而不讀或問，又何以收貫通浹洽之功哉？然則或問也者，信宇宙不可缺之書，而湮鬱散亂乃二百年于茲。至今日

東泉文集卷一

書一

始復洋洋流布，其真書林之快也哉？後之讀四書者，誠能參合考驗，一於子朱子之言求焉，則其大義自當了了。彼有好援引以相糾結，務穿鑿以相破碎，紛爲淆亂，以自詭於聖賢之言者，可以盡黜弗用。其爲學者助何如也？侍御公有功是書，顧不爲甚大歟？雖然，侍御公以風裁之峻，彈壓一方，令行弊絕。既以誦之軍民之口，乃復用其餘力以加意斯文，此豈獨遂於簿書法律間者可例論乎？鎮故原子朱子作書意而併舉其弊以序。

桂江別意詩後序

國家設部臺以總治於內，名曰大臣。大臣者，贊天子可否以理天下事者也。設藩臬以分治於外，名曰重臣。重臣者，舉一面而寄之安危者也。其勢之相承也，故凡部臺之職，例取諸藩臬之長爲之進，以其漸也。凡爲藩臬長，必精一時之選，而後授之職，拔以其尤也。其由是而爲部臺也，惟所缺則用之，不復限以歲月矣。如其素也，然則藩臬皆重臣，而爲之長焉者，非謂尤重者哉？比者東廣之藩司虛左，轄下有按

東泉文集卷一

書一

上命吾憲長仁和沈公往踐之。夫公自筮仕以來，其銳於進者久矣。諸當道嘗督能公以關於前後，不知凡幾。疏也，而卒未大用。用自近日始。故往年春，拜公爲廣之西臬。是年夏，即拜公爲廣之東藩。此公道之伸。諸寮案所指以爲公贊者也。公行，因各爲詩以別。夫東廣內總十郡，外控諸夷海陸之珍，甲他省。故昔賢有宦於其地者，往往以廉爲名。其人雖民夷，不盡繩以法制。故於臨民之政，亦惟所謂簡節而疎目者爲得其體要。然予竊聞之，昔之東廣人稱其富，今之東

廣或病其貧昔之盜多出於夷而今之盜民且安爲之其故不可不考也公平生以廉介自立飲食泉而愈勵固無嫌乎其富也特其富也而日就於貧謂宜思有以肥之可矣夫其鳥言而獸面以夷畜之未過也顧廬舍而居衣冠而處姓名籍於官府而言語文字通於中國其於齊民未有異也乃得以負戈執戟操弓矢爲吾民患往往連村落以撼州郡其根株有未易盡斷者若是亦

朝廷憂也公方以體國爲心其尚得不畢謀於

東泉文集卷一

三

於此以爲所謂寬假乎公嘗憲於東廣廣舊迹也繼而憲於江右憲於桂所至皆持風裁有赫赫聲直翹然一時之望也夫驛驢駟之足王良造父之御過都歷險固無適而不可者况所謂輕車熟路之便也哉然則東廣之利與弊也公必能次第興革之而公之才鉅而識弘則有非東廣所能盡矣

朝元錄詩序

是年春爲

聖天子龍飛初元天下諸司函表入

賀無敢後先者而宣谿王先生適參藩於桂亦以例行桂去京師特遠山川涉歷爲多先生既皆賦詩以紀之及

陛見仰觀玄默恭承燕勞與凡退而即故舊之歡懷今昔之感於所問道而贈答者一切於詩焉發之竣事之日共得詩若干首名曰朝元錄夫先生之豪於詩舊矣其大篇短章固穰穰滿篋要不必鍛詞鍊句爲工而興寄高遠賈然於流俗之外者皆所謂治世之音人得而誦之也獨是云乎况先生自童時資稟穎絕從其尊甫大司

東泉文集卷一

三

寇恭毅公業於京師讀書過目成誦每落筆輒有驚人句已負重譽於公卿間年僅十五舉進士入官翰林收名發譽之早近代所未有也然先生自是益得盡觀中秘書而文章亦日益煥發揮翰濡紙頃刻可待約者數百語豐者萬餘言莫不俊邁雄深意隨筆到出之而愈新也故遂用其長以擅一代之制作而稱海內大家至其志存經濟則上自

朝廷下及邊鄙皆有以知其領要而得其設施投之無不宜者鉛槧之士未易以語此也然則先

生之所謂長者又豈獨詩焉而已乎

孝廟知先生於經惓惓意每嚮之駸駸柄用而先生名

崑跡奇其耿特英拔之標又於時有所不便

以故受忌罹謗而先生遂不能安於

朝矣然投杼之譖世未嘗不察其仁意茲之疑世

未嘗不憐其介若是者亦何足為先生病乎顧

以瓊瑤玉珮之詞不得盡其長以為帝猷之黼

黻徒使窮巖絕壑與夫一草一木被之以為華

經國濟時之具宜授大任重可也方輾轉於滇

南嶺表之遙而獨用其區區者以從事於一方

東泉文集卷一

无

則於此有不能不為先生惜者矣雖然昔戴石

屏以詩窮西山真公愛之嘗以不能邀入殿廡

使一見天子為愧先生之詩真與石屏爭衡而

石屏於一技之外皆不敢以望先生也今之君

子必必有動西山之念以還先生

廬之直者乎

送豐君原學會試序

之具而或謂造化專之夫

英雄之選擬為台輔之階

分謂非造化為之不可然嘗

觀之巖穴之下學校之中負奇才逸氣飫經史

百家之學挺然能自立者往往用其意氣之軒

騰進而取功名之奇大者魁天下次者不失冠

一鄉其始也人有期待心其後也士論亦翕然

以附似皆取必於學力之到豈造化者固有不

可盡專也與四明豐原學宋清敏公之裔今方

伯公之孫湖江司訓體勤先生仲子也孩提知

講禮習亂能屬文日就父兄以為師友而家學

之懿固已溯其源委往歲復謬有慕於余不遠

數千里執經以請益者又凡一年予每得其為

東泉文集卷一

甲

文運新奇於簡易發穠郁於清醇筆勢翩翩已

絕流輩況重之以目誦手披不間寒暑而氣象

老成了無世俗紛華之態予固謂區區科場當

一鼓而捷非月牖雪案中所能久稽者未幾今

侍御馬公良玉憲副吳公原明相與試士郡庠

皆置原學優等特與擊節共為獎成原學遂以

妙年領薦行將戰藝春闈登對

大廷與天下士奪魁選若是者果造化為之乎抑

亦於其抱負者而取必也然則原學之捷其信

有足質者哉雖然科目僅以發身等而上之其

顯榮之隆。不知凡幾倍於今。事業之當為。不知凡幾倍於今。名節之不可不砥礪者。又不知凡幾倍於今。今之捷原。學既能乎於人人矣。獨不能使後之如今乎。夫窮則南陽臥龍。達則漢丞相之器局。少則布衣公輔。長則宋參知政事之規模。古之人。初年之預立。後日之足徵。其大有如此。君祖清敏公。精忠粹節。取信今古。卓為元祐名臣。蓋亦二公等輩人物。斯舉也。君可侈然自盈乎。君泛觀宇宙之豪傑。而近考之家。庶則君之宜努力者。未已也。君其勉哉。庠友秦君伯徵。文以贈。予故序而暢之。

褒榮忠節錄序

梅雪徐公公正。世為浙之壽昌。故族坐祖父謫戍於貴。遂係籍貴之戎衛。然貴奇士也。正統間。貴邊事告急。為分閫者。羅致幕下。問公軍旅進退。公曰。是有設伏。不可遽犯。督帥忽其言。弗用。卒犯之。而公亦卒死之。可謂有臨難仗節之義。故君子稱之曰忠。公既死。而公之配陳氏。即指心自誓。屏置膏沐。曰。惟撫視其孤。拮据抱哺。誨

言諄諄。而仲子方伯公時中。卒賴是以有立。其制行之皎然者。終其身不易也。可謂有貞。自守之操。故君子稱之曰節。然公歿三十年。而方伯已貴。孺人歿二十年。而方伯公益用其才。歆聞望。更陞華要。以故

朝廷賙恩者。則而梅雪公之所以為忠。與孺人之所以為節者。

制辭亦再褒及之。嗚呼。榮矣。方伯公念是為

君恩親恩之攸繫也。不可不為不朽計。乃合諸士大夫哀挽之作。各曰褒榮忠節錄。而敬錄諸梓。屬

東泉文集卷一

聖

予序之。惟歐陽公作五代史。求之上下數十年間。而死事之臣。僅得十有五人。及觀其於婦人之賢者。則寥寥一無所值。而李氏斷臂事姑於他傳附著焉。則所謂忠與節之難。有如此者。孰與梅雪公之夫婦。為忠為節。獨出仇讎。而萃美於一門者乎。抑當時之死事與守身者。姓名不達於朝廷。聲實無徵於天下。易代以後。始得博古君子。為之網羅揆拾。其人與事。幸而亦暴白於世。又孰與公夫婦。有方伯公以為之子。身死未幾。事即顯著。至有以微

晁旒之聽而屢華來之贈。

恩光下流。實及幽隱。一時名公鉅筆。又相與詠歌頌。述以寄無窮之哀者乎。然則公夫婦所遭。雖若不幸焉。而其有得於上下亦多矣。於是亦足為忠臣節婦之慰也。夫雖然。

國家以禮義廉恥。養育群下。垂百四十年。而蹈仁仗義之士。固已往往於縉紳焉。見之。顧乃窮遠絕徼。乃復有如公夫婦之為者。則教化風俗之懿。信所謂遠過前代。追三五而上之者矣。故既用是為公夫婦賀。而併以為世之觀風者告焉。

東泉文集卷一 聖

賀嫂氏馮太安人七十序

吾姚自宋以來。世以文顯入

國朝。最號奇穎者。為吾兄節之。兄髫髯時。已落筆

有驚人句。吾伯父廣東大叅公。每擁置膝下。指

之曰。此兒非凡士。宜必求賢女以配。乃選於名

門。得太安人。武昌二守馮公某女也。既幼有淑

德。及歸。吾姚即以婦道自持。雍睦之風。溢于閭

內。于時。吾兄方蚤夜淬礪經史。冀以收名天下

太安人每勤紡績。以左右之。歲辛卯。吾兄始就

試於浙闈。主司得其文。即異之。曰。此麟膠鳳毛

也。競欲置首選。會有謂儒生不可先學校者。竟

抑為第七人。輿論譁然。稱屈。然名亦自是傳四

方矣。至辰上春官。不利。時吳文定以文章宿望

魁天下。適贈之詩。有瀛洲三萬里。虛席待飛仙

之句。固亦深器之也。一時英俊。未有不折節相

下者。以故。吾兄雖未即登第。而盛有甲科之期

若是者。固吾兄資稟之異。學力之優。而太安人

雞鳴警戒。亦安可誣哉。居無何。吾兄即蚤世。太

安人方年二十有七。號斃于居。二子長許。次即

潛。皆甫笄。未有識。惟吾伯母楊太恭人在堂上

東泉文集卷一 聖

有垂白之姑。下無旁侍之妾。其於形影甚孤也

太安人復誓心栢舟。拮据勤家。上不失養於太

恭人。下撫其子。務期於有立。潛既長。果舉戊辰

進士。仕於南都之刑曹。居二年。會

朝廷崇號

兩。皇恩臣下。太安人始被

貤封之典。又二年。有司以貞節聞

朝廷。復下旌閭之詔。今太安人年且七十。益康

強無恙。為邑壽母。是月某日。值太安人衣楊之

辰。潛將興致京邸。以為稱觴歡。太安人亦可謂

榮且壽矣宗之人咸致賀焉因以序屬予
時有守一郡者與其幕皆戲綵以養親爲娯史
家至書其事以誇後世彼固一郡耳南都備四
方甘旨之味同曹諸縉紳以老母養於官者豈
直吾濬也然則太安人之至京邸將不有大可
樂者乎濬之壽其母將不有與之先後稱觴者
乎其真可賀矣雖然太安人先時以濬請嘗一
至京邸每以吾伯父清白勵濬濬居官幾六載
亦力自砥飭求不愧其家聲太安人有孫曰宋
曰槩曰榮曰秀曰乘者亦皆知績學自奮欲世
其祖父之科名然則爲太安人之榮與壽者正
未可涯也又豈今日而已乎宗長幼咸曰諾固
占之矣廼書以爲序

春秋卑論序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公論。公論。世道之大防。所以扶三綱而立五常者。以故世之人。幸而逃於朝廷之賞罰。猶畏乎鄉國之議。其後幸而逃於鄉國之毀譽。猶畏乎天下後世之終得其情。而爲惡之心。自是咀矣。此其以朱筆罰之功。當不在華袞斧鉞之下。有志於世者。其可以少之哉。春

秋公論一大明之曰自是而後無復公論矣然尚幸憂時閔俗者之未絕於世故掉魯連三寸舌而知帝秦之非爲許劭月旦評而知老瞞之奸咏陶淵明之古史而辨夷貊之高節誦杜少陵之時事而具天寶之始終茲其功雖未敢上下聖經謂之無補於世則非也予鄉古愚林先生博學冷聞世號經筵史庫而性資耿介雅不喜浮沔故其歷儒官則公於勸懲司文衡則公於考校奏疏

於考校奏疏

朝廷則公於激揚退而居鄉黨則公於著述直行
一東泉集卷一 異

危言多所勸戒蓋慨然有世道之憂者君其和
坦菴馮公春秋早論之作則尤爲簡且要亦公
論一羽翼也扶世教正人心不將又於先生有
賴耶竊嘗熟誦而評之上下古今之殊英俊彙
興事業爛熳人物如此其多也賢不肖之辨雜
而互形莫知所底止議論如此其衆也必欲人
人覈其實事事核其真抑揚而予奪之以爲立
言者之權度如此其難也況夫限之以音韻
之間嚼羽令宮義形褒貶體裁如此其不易也
先生僅以五十日之光陰而成此數百年功

罪之斷案浩歌短句卒爲直筆呼亦奇矣哉
雖然先生之立心也恕故其持論也平近其奸
雄之誅固寧平不少假借而片善可錄一行可
取者則必汲汲以進之吾於是又知先生爲政
之梗槩矣若曰譏四皓之出以誇腐中之奇誚
子陵之隱以眩同中之異斯則詞人刻削之爲
耳而豈先生之用心哉故序諸首併以發之

贈法師祈雨有感序

屬者闕城內外旱魃爲虐彌月不雨禾稿而枯
疫癘大興總鎮內相崔公大巡侍御胡公憂之

東皋集卷一

五

相與偕潘阜及諸文武僚佐禱於城隍弗雨繼
命吏請水靈湫亦弗雨乃發悔言省躬布過理
究滯釋繫囚數十人刑苛剋遣夫卒之役於官
者既盡誠以格天矣會有言魏法師者嘗遊武
當龍虎之勝術善雨則復禮致之至則就山川
壇爲層臺三身坐其上而自爆於烈日中且呪
且祝呼召雷雨用童子二百人連袂而歌取白
雞五十隻鱉魚二隻之壇左右凡市井喧囂之
徒戒門者毋輒入其法雖不可盡解大率專以
修其誠素以致其潔取類以通其感也初法行

一日至明日之午則遣人告曰雨且至衆趨赴
之座灑微沾衣已而條靈修墜夜二鼓濃
雲四合震有聲雨遂淋漓不已翌旦始霽又
云云合大雨如注凡一晝夜自未巳四

歡動里閭郡縣吏將具綵帳迎師通衢未五
師已散童子釋所取雞不殺投鱉於江徒步而
歸矣有言其功輒曰此群公之力也言匹夫安
敢以言此餽之米無所私贈以金帛却不敢受
用是崔胡二公益相與賢之遂屬一言以贈夫

東皋集卷一

吳

世之喜自術其術不必甚奇急於一售鮮有不
掀髯以逞撫掌掉臂自雄者幸而有適然之會
則復揚眉宇負德色以矜於人不知其非真有
者皆是也師居福城已二年未嘗以其能告人
用之而驗乃復讓功弗居甚欲滅其跡而無所
見噫此豈術師之所能哉昔宋太宗時陳希夷
以方外士召宋琪輩問以修養之術而希夷以
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爲對君子捨其術而
重其言師於是將無亦有類此者乎是可貴也
已乃序而贈之

福建鄉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之三年即詔天下開科取士者其事爲良法美意傳之

列聖以迄於

皇上皆世守而遵行之是歲癸酉復維其期福建藩司舉行如先先是白于巡按監察御史李某走幣帛於四方聘得等以司考校而御史李某寔柄其事而監臨焉乃特悉意綜理謂作興宜隆固有緝其儀文者矣謂防範宜密固有嚴其科

東臬集卷一

哭

條者矣謂百執事必皆其人固有選擇而充者矣于時寇起鄰壤提督三省軍務右副都御史俞某巡撫汀漳諸郡右副都御史司以承命命在於饒武功既集文事適舉鎮是太監崔崇奏

從而提督市舶尚書督理糧餉南京工部主事胡某省有事茲土亦莫不崇獎斯文以二氣既入鎖陽土之就試者凡若干人提學副使姚某所取以應選者也御史某復謂去取之法宜公宜慎乃偕得等焚香誓戒而始事凡

三試之考試爲得與教諭某同考試爲學正某教諭某某訓導某某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右叅政某監試則按察使某僉事某贊襄防範於外則右布政使某左叅政某某左叅議某副使某僉事某某而署都指揮僉事某某亦相與協力焉事竣拔其尤得士九十人并集其文之純者爲錄以

東臬集卷一

手

獻得當序諸首簡惟閩士之於文盛矣嘗即而推之文章者治化之徵也故元和之世特號多才用其文與周漢軋嘉初治平之期其宗工鉅筆亦並時而起名之相埒至有見於翁仲伯季間者國家以人文化成天下自六十年于茲道久效臻固宜出而秉大制作以鳴太平者若是其班班而偏陬下邑之士皆知占一經自奮以求齒上國其勢然矣閩文獻大藩也有不日趨於盛哉且文章變化要亦山川者爲之昔司馬子長踪跡半天下其後始大肆於篇章柳子厚得西山之勝至自謂與萬化冥合閩東南際大海渺漫數千里不可涯涘延建上下奔流激湍使人錯愕不能自已至若武夷之環勝壺公之峭碧既

蜿蜒委伏若拱若揖而石鼓峨嵋諸峰亦復嶙峋高聳上插霄漢主生其間必將有鍾焉顧駭聞異觀坐致几席又豈無得之以爲胸中浩博環遠之奇而於筆下焉發之者哉况夫江左貴清綺之詞河朔重剛正之體文之成乎其習者皆是也閩故多名賢大儒今其講道之地遺踪相望學者登其堂入其室覽遺編而考其故焉則升降揖遜之容若將見之而性命道德之旨猶恍然有以自悟閩之學以義理勝者豈一朝之故哉然則今日之選固宜隨取隨獲有足饜

東泉文集卷一

五

主司之求者矣雖然科目本以取士而不能不假士爲重一代之科目得數人以顯必其所謂賢者也一榜之人物得一人以顯必其所謂尤賢者也唐科目凡幾舉其稱爲龍虎榜者爲最盛而歐陽詹預焉宋科目凡幾舉其以狀元甲科起而稱名宰相者亦最盛而梁文靖公克家預焉此所謂得數人以顯者也歐與梁皆閩產也紹興十八年榜此文公朱夫子所嘗登名焉者榜中之衆不必皆文公也世有慕於文公今其錄獨傳而二百三十者其姓名皆藉是以

自見此所謂得一人以顯者也文公亦閩產也夫閩諸先正之係於科目其重於天下如此况一鄉乎其重於後世又如此况一時乎諸士子固皆閩之俊也其亦有篤前脩之仰昂焉自奮以爲是科之光者乎春首諸先正求之其切深者文也最隆焉者慈孝也靖深者器局也盡心謀國者忠也洋洋乎布滿著述也汧伊洛以挾洙泗者道與德也爲彼爲此其可師法而其所以爲重者固不外是是在諸士子勉之而已矣

贈大尹薛侯改任九江序

東泉文集卷一

五

邑有令其職下大夫之秩也然其於民最親於膏澤最易下推其極禹皋稷契之志可得而行也以故名臣碩輔率多發軔於此即如吾慈本濱海而治然自昔稱爲浙中望邑其以宦業顯於前在唐如宰相房公瑋在宋如侍讀張公頴在

國朝如都憲賈公顥方伯陳公孜在近日常侍御胡公瓊王公德滋皆由此徵入內臺赫著聲望縷縷焉有可數也中或自犯清議力不勝任遂以債事至指以爲吾慈病嗚呼豈其然哉嘉靖

十四年如吾縣令以缺告。

上特以常州薛侯方山來蒞焉。侯至則惟淡泊自守。不以家累自隨。問民疾苦而首罷無名之稅。停不急之征。民不知欽里閭晏然。尤嚴飭吏胥。禁絕豪右有犯者輒置之法。不少貸。以故部內肅清。奸軌欽跡。庭無留獄。爭訟日省。時用其餘力以作興士類。而品題之下率多奇士。未數月聲稱四達。部使者言侯異政于

朝。有愷悌慈和牧愛足以育乎群庶。清修簡靜立心可以企乎古人之表。皆實錄也。然侯性度高

——東泉文集卷一

五

遠雅不欲塵鞅自勞。初得吾邑即

上奏欲求儒官以自適。

上不之可。近又言之。上亦未之可。乃連章不口。

上不能奪。竟從其請。有江西九江儒學之調。夫簿書

之冗沓。訟牒之喧囂。誠不若俎豆之委。與文章

禮樂之閑暇也。侯高才博學。舉禮部第二人。其

所獨得。嘗著顏子以自見。置之禁苑。乃固其宜。

而縣以有司。則掄材者之過也。雖然九江為瀛

溪過化之地。傍有白鹿洞。先賢敷教遺跡具在。

如侯之往。必將首謁瀛溪。寤寐前哲。求所謂風

月之光霽。以自快其胸襟。其樂可知也。其於

江必將立標幟。以正其規。嚴軌範。以端其教。推

明性源。以解其惑。祛俗學之固陋。以新其見聞。

當道或置之白鹿洞講席。又必將推是以廣一

方之文教。諸生聞之。當勃然有所興起。其於風

化人才又可知也。昔魏文靖由儒官起為大冢

宰。吳文恪由儒官起為太中丞。二公風烈世所

慨想。賢者不擇地而施功業。豈問官之要與散

乎。以侯之才識。固無施不可者。予獨念侯之去

吾縣。吾縣之民不能忍於侯耕者。停未織者。罷

——東泉文集卷一

五

機市者。停業父老。出山谷黃童走卒。奔走於車

轍之後。相與徘徊嘆息。欲侯之留而不得。或

時與驚曰。薛侯從來矣。則又空閭巷而往。侯於

西亭。自予之長以至今日。未見有得民心如侯

者。昔何武以去見思。書之循吏傳。侯之遺愛。豈

在何武下。予故特序之。以識吾民之去思。亦使

他日之傳循吏。有所據而為侯特書也。

東泉文集卷之一

寇安邊錄序

御之古臺官也。然職專螭頭之任。不常遣於下。間有遣焉者。或因事一舉。非定制也。至我高皇帝始著為令。自兩畿以至十三省。必歲遣一員。以分蒞之事。無大小。皆得制可否。諸司承令。惟謹。有聞於朝。

天子下其章。亦輒報可。無弗信納者。夫其得以為復。得以言也。以故一方之利害禍福。亦往往繫之。

東夷集卷之二

其為職。豈不雄且要哉。然中州之地。民習於法。色笑怒詈。皆足以奔走士衆。而呼吸事功。固易易耳。若邊陲。弛則玩。而急則且以召變。權力同而事勢異。有未能以槩論也。貴陽去京師特遠。

雜民夷而居。為古鬼方國。素號難治。歲甲戌。

上命侍御南海鄭公來按其地。公下車。即獎廉能。陪。

柔俊。疏雪冤滯。制昇蠻。以通道路。問民疾苦。而。

蘇息之。既已風行四遠。俄程番有土酋石璽者。

忽起為逆。攻劫府治。殺擄官吏。民大擾。弗寧。鎮。

守史公撫治陳公總戎奉公咸欲議討。以未及。

請

馬以告于

勃急發兵以擒其未備。此計之得也。用公策。遂進。果不旬日。獲石璽。囚之。俘獲幾千餘人。賊黨悉平。捷聞。

上深嘉嘆。賞有白金綺幣之。

賜未幾。都勻有土酋猛朔者。以世襲故。復相構。官軍討之。久不決。且入其伏。衆懼。計未有出。公。

復言於鎮撫諸公曰。朔非真欲為叛者。特爭官耳。此可說而下也。即單車赴之。召朔。反覆曉諭。

東夷集卷之三

示利害甚悉。朔唯唯投刃而降。麾其黨使皆退。

請約受盟而去。亦遠無事。史陳二公。因共言公之功於朝。

上復用嘉公。遂再膺金幣之。賜屬者公得代還。

就史公復與撫治內江蕭公各為詩以贈。和且盈。

蕭公因題曰靖寇安邊錄。命鎮序之。惟昔暴。

勝之持斧。以誅殺為功。王賀繡衣。遂捕以縱捨。

為德大。戮有罪而縱無罪。所以公勸懲也。必為。

勝之一切猛烈之政。固不能保斯民之無犯。願。

欲如賀之惠及姦輔徒以覬子孫之利而不知有國家之大法亦豈人臣之義哉公之職賀與勝之職也而或討或撫用惟其時卒能使強者讐服弱者思附邊陲晏然迄於無警所以播揚聖天子之威德甚大是不謂之賢乎公為人廉明果斷疑重寡言笑而意度豁如初以進士知江右龍泉金谿二邑皆有異政入居內臺彈劾不少避出按南畿者再復大著風采至是而聲績益彰以茂公真不負其職矣雖然公名位且日顯異時操大柄以伸縮天下事其亦將有持此而

東泉文集卷二

三

往者乎

休休菴集序

予憲長筭峰劉先生一日出其伯父提學公所謂休休菴集者示予曰此吾劉氏家藏舊物也吾將有以餽諸梓子其爲我序之予惟文詞固立言者之所恃以不朽然其文工其人賢傳也其文不必盡工其人賢亦傳也其人苟未賢其文雖工弗傳雖傳焉必不能使夫人人皆愛也若提學公者其將有傳焉公諱倫正字理叙別號休休菴世爲安成望族自其童時習聞尊甫

格齋先生之訓已號穎銓既長入遊邑庠遂抗一時豪雋巡撫都憲蘇郡韓公雍過其邑每深器之旋舉景泰甲戌榜進士拜南京刑科給事中中以極言時事嘗被逮公無懼容俄而

朝廷察其忠釋不問詔還其官公論事益褻謬如初未幾擢僉浙臬領括之銀冶課有溢額公奏免其什之三繼又改憲雲貴總學事邊郡子弟率徃於舊習公陋之乃盡滌以中州之化士風亦日起嘗有挾勢力以撓公者公不可于時年未五十遽投劾歸自是杜門謝賓客日惟書史

東泉文集卷二

四

自娛其出處峻潔有如此者况公平生於詩與文皆涉筆而成詩清而婉華而不縵長歌浩渺短詠沉寂而興寄高遠皆近世詩人所未到文則證據古今牢籠物態其爲類不同而未嘗不歸宿於仁義深醇渾厚成一家言公所謂賢者也工於文者也長不足傳矣乎憲長繼公起由一邑入爲御史以歷今官著有勁節坎軻顛蹶皆所備嘗而卒不少貶以徇時爲文章亦有氣骨無軟媚語爲時烈丈夫視公蓋有光也其冢子鄉進士抱負奇氣雖不幸不及一試以歿然

即其所論者將以追蹤古人意見超絕文彩煥爛已足自表於世視吾憲長又有光也夫文章天地之秀氣而節義又其正焉者自夫一人之身兼而有之已為不易之一家之衆二三世之內再見屢身乃有至是者其可謂難也矣昔伍舉以直諫名楚其後世皆為於所謂忠義愈切崔氏駟為漢文宗子孫相繼以習其業亦遂有世禪雕龍之號大都源之深者濬而導之冰遠而流益長光之蓄者噓其燭而吐之其輝耀必將聯屬而未能已然則讀斯集而劉之文獻有

東泉文集卷二 五

可得而世考者矣

新脩漳州府誌序

閩最南為漳漳本郡於漳浦之梁山前據漳水故名曰漳其後再徙而郡於龍谿而其治遂定仍以漳名者序其故也然其初固州耳繼為郡繼復為州蓋我

始州為郡總之惟六其地多崇岡絕壑負漠渤而控領嶺其俗喜健闘市而居相高其士君子敦書史而勵

顧州於唐垂拱之二年歷

四百餘年未有能誌之者以故漳文獻闕而無非但義娥見遺而星宿之撫亦鮮矣宋淳熙間始一儒之至嘉定淳祐間又再脩之而漳文獻始著自是而後復廢不舉者又二百餘年屬者陳郡守洪讓蒞政於此始以稽古善俗為事亟圖修之會龍谿尹史立誠甫至復相與協力焉遂走幣於前禮請方伯翠渠周公來任其事凡八閱月而書成守以序請惟國有史郡與邑有誌皆以記事也誌載其詳而史舉其略其體有不同及其會也史所未備或退而有求於誌

東泉文集卷二 六

誌所不及或進而得於史蓋亦相成之書耳胡可以偏廢哉然編纂之法必皆脩之以其時也而後日月歲時之繫始終本末之紀有以盡當時之見聞異夫所謂追求而泛撫者又必為之以其人也其文章足以垂遠其事跡亦托而有傳其去取不苟其是非可公天下而信後世否則將有疵而議之者矣史與誌果易言哉今觀翠渠公之為是書也取諸一郡之事會萃損益倣周官分為六紀而各以其類歸焉漳文獻始於是乎大備夫書成於曠缺之餘誠未免於

網羅然錄而存者。其可陳。然述一本於
正固不以奇僻爲然。時出其奇。以爲論著
者初亦不襲常人之耳目也。其言進。一郡
而設。因事達類。則天下之勢可。之變可
識。

朝廷之典章文物。可得而考也。獨此

謂一郡乎

哉。其真有足貴者矣。雖然。漳山川。名勝紀著
何限。惟北谿爲著。人物班班。今古惟安。鄉陳公
爲著。宦游於是。率多世之名流。亦惟紫陽朱子
治邵之跡爲著。地之重者。人爲之也。人之重者。

東泉文集卷三

七

德與學爲之也。亦功爲之也。顧夫發山川之秀
而使之有聞於天下。憂吾道之踴躍。起吾人而
與之爲朋徒。因大賢君子之化。以變其所未盡
之俗。其責不將有在乎。然則讀是書。固當有翻
然而興者矣。

贈都憲王公巡撫南畿序

南畿爲我

高皇帝肇基之所。襟帶江山。守險據會。名都鉅邑。左

控右引與今

京師並峙於天下。寔重地也。然以沃壤所在。財賦

半天下。轉移出納之際。曾不能以毫髮而利害
之相懸。至有十百與千萬者。其理之爲難也。况
其所爲俗尚焉者。自昔已稱爲豪侈。或至於踰
分。武或川之以斷鄉曲。今其餘風亦未盡戢也。
若是者。非得廉明公正。素有幹局者。以臨蒞之。
其孰與有濟哉。屬者南畿以撫臣缺告。

上命吾閩藩左方伯東莞王公文哲往踐焉。同寅右
方伯希白陳公。憲長劉公。時讓輩。重公之行。因
相與賦詩爲別。屬言以序。惟公始舉進士。即以
文辭名。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大爲少師西涯

東泉文集卷三

八

公所獎譽。拜

命給事兵科。歷禮工二科。爲都給事中。奏疏日數上。
得爭臣體。

先皇帝嘗擢公。不次。賞公之敢言也。今

天子改元。乃詔公參于山右。繼又改公參于滇南。歷
右轄。適復轉公左轄。以總政於閩。不數月。遂領

今

命。公前後歷三大藩。皆有惠政。視民利害。而張弛之。
其於事不假聲色而集。亦不以愛憎毀譽而動。
其心。其取予雖毫髮不自恕。以故所至。廉稱於

然則所謂廉明公正與素有幹局焉者公固其人也其往

而即事南畿也復何有哉予未能以裨公也雖

然公之前撫於南畿者亦班班可考也其顯而

著者上下百數十年間指亦未易多屈初則司

徒周公悅最後則太宰王公恕而已周公於一

切財賦特善於經制其法有無得以相通豐凶

得以相給民便之者歛之復有以與之也官便

之者其出也必視其所入之贏縮也推求講畫

之詳常有得之法外而卒未始廢吾法也故其

八東泉齋集卷三

九

為澤也普而周王公則嚴毅莊重恢廓有大體

其精神風采足以彈壓一方能使權豪不敢犯

貪暴不敢縱姦先屏伏而不敢竊發隱然古之

所謂殿邦者而田野小民每自得於湖山千里

之外其為功也遠而大公之於是為彼為此固

無不可其亦有悠然於中者乎予於公為同年

且辱知厚亦願公功業之月新庶吾榜之士得

借公自託也故敢僭一言以贈

總制三邊詩序

貴陽本夷羅地也我

國家列為藩省特設撫臣以彈壓之遂稱西南重

鎮然故事專制一省他未有兼也近歲

朝廷有事鎮守乃

命貴陽撫臣得兼制湖蜀二省之兵而事權始異兵

罷復已屬者

上命都憲內江蕭公來撫其地用侍御鄭君請復以

湖之常沅一帶并蜀之酉陽上下悉付公得便

宜處之而事權為愈重矣諸縉紳有辱愛於公

者皆以詩賀悉成同寅張君鳳鸞命鏤序之惟

天下之事皆成於同而敗於異而況於兵乎故

八東泉齋集卷三

十一

獨用其威者勝獨行其智者亦勝勢不足以相

屈則抗而持知不足以相能則背而戾矣唐蔡

淮之役諸將分師進討歷四年而猶未克其後

用裴度臨兵督戰遂成雪夜擒蔡之功宋康定

間元昊搆難於西仁宗以韓范皆天下名流並

用為帥然韓主進討而范主招徠議論未一而

倉卒舉兵亦竟以取好水川之敗皆前鑑也我

國家神謀獨運於凡邊陲之任設官獨不與內地

等以故起代北轉渭隴而西踰朔方以抵涼州

正表萬里皆以虜為防此邊也而其勢相屬也

爲之總制以臨之。起桂嶺。歷蒼梧。沿左右二江。以極於南海。東西數十郡。皆以蠻爲防。此邊也。而其勢亦相屬也。爲之總督以臨之。其進退得以專決。故用兵亦輒以取勝。貴本界於湖蜀二邊。其所謂苗者。每錯雜而居。少有變者。輒連州邑以動。其勢亦相屬也。勢之相屬而以三省分制之。則力散而難合。謀衆而寡成。吾未見其能濟也。然則今日舉三邊以屬之公者。是豈徒然也哉。公廉明而斷。嚴毅豁達。有文武才。初以進士再試。邑於霍丘。於絳。部使者交章表公異政。

一東集卷之二

十一

入補刑曹郎。出更藩臬。宦轍半天下。身浙而關右而汴而齊魯。所至皆有聲績。人得而頌之。歲庚午。寇起輦下。

上用廷薦。擢公都臺。出撫畿甸。諸郡控禦。荆以扼北。虜公設施有略。人賴以安。未幾。公以疾引歸。上念公不寬。會貴陽以撫臣缺。告遂遣使齎

詔即公家起而用之。公受命感激。即疾馳視事。至則獎勤能。戒驕惰。釐革宿弊。布宣威德。政未及甚。邊民爲之改觀。旗幟鮮明。人樂於戰。儲峙豐衍。土飽而歌。凡學舍城郭以及道途。罔不繕治。土

酋有久不入稅者。至是悉奉約束。輸負於富。二逆苗皆順受。牛犢耕田。畝自加盜賊屏息。行旅不持兵。貪官汙吏。往往解印綬以去。公事功烜赫。有若是。其真所謂長城也哉。雖然。昔公出守天雄。虜使以不入中書爲疑。而公獨以北門鎖鑰自詡。君子曰。自寇公言之。則可爲當時計。必入公中書可也。然則世之求吾都憲公者。固將得公於中書。而三邊之任。豈遽足以盡公才能哉。

贈憲使孫公之任貴州序

一東集卷之三

十二

銓選之法。由廷臣而外補。擢爲藩臬佐者。例也。由大參而轉憲使者。亦近格也。若夫一擢而即爲大參。擢未滿歲而即與之憲使之秩。則所謂望也。要非易得者矣。是年秋。貴州憲以按察使缺告。

上命吾閩潘右叅政姚江孫公德成往踐之。公之去刑曹而爲叅藩。甚適也。其復領今

命。信所謂破常調而旌異能者也。公卜日戒行。大方伯鄒公時鳴與公爲同年。因偕一二寮案繪圖賦詩爲別。謂予爲同年。且同鄉也。盍贈以言。予

惟監司之設名曰外臺外臺云者視內臺爲之也。官不必同而權有相等。故皆繫其署曰察其於風紀之任不巳重。惟其重也故內外臺之長必擇諸諳練刑章素有風裁者爲之。非其人則不以與其於選授之意不巳精乎。有吾孫公初以易魁浙省繼舉進士拜官爲刑部主事刑部獄有專司然恒選其賢而能者二人以理諸司之章奏重

上請也。每三年例當慮囚分遣其屬行天下亦必選其賢而能者一人以即事理繁刑也。公筮仕初

東泉文集卷三 五

即爲大司寇所器重特舉公以理章奏既爲郎朝廷復詔公慮囚江西。昔者有聲績傳誦縉紳間及公膏餉於闕。直下今爲制其出納使彼此得以相考。自是豪猾禁不敢肆而夙弊爲之一清。

王師既定武平功久未決當道檄公覈公悉求其實以

上諸凡以勢及有賄成者皆刻其名不錄公之於法今其署其所謂操持甚介也然則銓曹之有器於公也固宜雖然刑曹主於斷獄不必兼糾劾

之司督餉專於錢穀不必理刑名之政公之往爲監司則於事無間巨細皆得察之矣夫事皆得察則豺狼之當道豈無可按而問者乎準之在塘狐之晝見與燕雀之駢羅豈無所當擊而去之者乎公出其素力爲之無阻於憚無牽於狎無廢於其初肅清一道以樹風聲於四遠以

聖天子之休命則今之稱真按察者必在吾孫公也矣若曰貴邊資不足爲名譽則豈予所敢言哉

福建鄉試錄序

東泉文集卷三 六

聖天子御極之十有一年是爲丙子天下復當賓興之期福建藩司舉行如制巡按監察御史胡某寔柄其事而臨焉初藩司以禮聘考試官則既曰諸宜重幣以往繼又曰閩大藩也塲屋湫隘待士之制未稱乃檄所司斥公帑之餘新之凡一切條貫罔有不悉心綜理者于時鎮守福建太監崔某提督市舶太監尚某皆雅重儒術協規相成而總理閩浙鹽政左副都御史陳某巡撫汀漳諸郡右僉都御史文某清戎監察御史王某南京督稅戶部員外郎徐某各以事蒞

閩惟是作興士類爲務。士益爭自淬礪以躍以奮。既八月。曾等亦應聘而集。御史某遂偕入場屋。以曾與訓導某爲考試官。學正某某教諭某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左布政使伍某。右布政使姚某。監試則按察使王某。僉事胡某。贊襄防範於外。則左叅政陳某。右叅政艾某。左叅議彭某。右叅議鄭某。副使陳某。唐某。僉事蔡某。查某。胡某。趙某。署都指揮僉事楊某。李某。而下及內外百執事。皆選有司之良。無濫預者。如期乃合提學副使劉某所取列郡士而三試之。惟慎

東泉文集卷二

十五

惟公且加詳焉。遵

制額拔其尤者得九十八。并擇其文二十一篇爲錄以

獻。以傳。魯惟閩有場屋舊矣。初建於會城之南。旋病其陋。已再徙。今復病其未廣也。乃如闢馬門庭宏邃。棟宇壯傑。而丹雘炳燁。交輝新。規既振。舊構復華。觀者罔不動容。屬目以爲場屋之觀。其備於是乎。然則天下之事。恥凡近而嚮高明。厭卑小而慕遠大。蓋亦莫不有然者矣。即以閩士言之。秦漢以來。固未齒於上國。唐時歐陽詹以

文辭名林藹以忠義著。而閩士寔以有聞。然未徵於事功。而無考於道德。亦猶夫故耳。未也。歷唐至北宋。有楊文公之詞藻。有曾公亮之簡靜。有蔡君謨之惠政。有陳述古諸先生之講授。而閩之人物。所謂文學也。事功道德也。皆彬彬日趨於美矣。而猶未也。厥後李忠定者起。遂以相業偉一世。翹然負古大臣之望。龜山身遊程門。載道而南。一時倡和。率稱大儒。沿至考亭朱子。遂集諸儒之大成。用其功與夫子並。居名關里。俗號鄒魯。而武夷雲谷諸峰。攢翠聳碧。峨峨然

東泉文集卷二

十六

與龜蒙鳥繹相高。遊覽於建溪清源之勝者。亦直若浴沂水而挹春風也。事功德學之盛。皆所謂宏以遠。傑以壯者。而雄跨百代矣。世寧有不瞻而仰之者哉。閩人之觀。不至是始備哉。入我國朝。如張翠屏。楊文敏。林莊敏。彭惠安。諸名公相繼而起。是則所謂華舊構者也。流聲實於天下者也。其於閩。不重有光哉。諸士子登名斯錄。皆閩之俊而亦

國家所養育以待用者。其將何以爲謀哉。夫吾之筮仕。而至於爲大夫爲卿佐爲宰輔。位之不

同而皆有事業之期焉。必求以日新難也。自吾之家之一鄉。以至於一國天下。與後世地之不同。而皆有名稱之繫焉。必求以自立。又難。諸士子其得不益愼於所習。益勤於所事。以爲邦邑重。且以副上司望哉。昔孔融論東南之美。謂會稽竹箭。不足以當之。而歸諸季札虞翻。二子融言人材。爲山川應可也。謂其蓋於二子非矣。然則八閩之靈之秀。諸士子固當有繼起而乘之者。豈先正之所能專哉。蘇穎濱上韓太尉書。謂見歐陽子。固已爲慨。猶以未見太尉爲恨。此

一介東文集卷三

七

穎濱之書於求夫之大觀也。諸士子瞻昔所慕。必嘗動高山之仰。毋亦有舍歐陽而慕稚圭者乎。曾於諸士子。既以文字相知矣。然欲進諸士子於道。誠不能貢諛言爲悅也。故特用其所以忠告者而告焉。

贈江右憲副許君汝登之任序

近歲寇起京北。轉掠而東。所過州邑。望風奔潰。鮮有能禦之者。子特固始許君汝登。以進士尹於樂陵。寇且至。民譁然弗寧。君則令其衆曰。吾在汝無恐。脫有難。吾與汝共之。民戴君之義。始

有固志。繼復籍其少而壯者爲兵。訓練以法。民習於戰。皆超距思奮。未幾寇果大至。君爲開門延寇。寇不敢逼。對壘凡數日。君乘其懈。力戰破之。斬首數十級。賊遂解圍去。卒完其城。自是君名聲籍籍。會

朝廷方優立賞格。以勵士氣。君遂自一邑超授山東按察僉事。俾治兵於武定州。異數也。君既領武定。益展籌略。遣將士犄角。王師復屢敗賊。却走之。賊遂率其餘黨。趨徐揚。已而賊盡平。乃去。君自武定而移鎮遼陽。武定之民爲立碑頌焉。

一介東文集卷三

八

及君抵遼陽。風采愈益大振。時與權貴爲敵。部使者交章於

朝。薦無虛日。今家宰水村陸公。嘗督兵討賊。素知君。遂擢君憲副江右。獨出歲月之外。亦異數也。夫君年方三十五。第進士。僅踰十年。凡三轉而爲今官。所立卓卓如此。是豈易得哉。雖然。士當壯年。秉方銳之氣。以立一時之雋功。信奇矣。然凌勵之際。而有堅忍之操。盈滿之初。而持退讓之節。則君子尤以爲難。昔漢鄧禹與宋寇平。仲其功名。皆起於壯年。然禹爲人淳厚。善處成敗。

當其初名震關西。禹安之不聞其有矜容。及後
焉。惜叛去。而帝遣馮異爲代。禹亦安之。無毫髮
怨尤。意史冊所書。寂若無事。禹器量有如此。故
卒以長者自立。而爲東京元功。若平仲之決策
澶淵。計安社稷。才大而功鉅。夫亦孰能過之。然
上驕其主。下狎其衆。恒有自負之意。而不勝其
好進之心。始也發奸賊以取直名。終也挾天書
以求再相。則盡用其銳。而亦因是以取議於世。
母乃識度有未優乎。今許君汝登之往也。其才
猷聞望。聲先江右者久矣。江右雖號煩劇。是何

東泉文集卷三

九

有於汝登哉。然予所致賀於汝登者。蓋久固精
敏。亮有雅致。間嘗與汝登款曲。問以戰功。君
默不答。再問之。益遜避不敢當。客有羨君者曰。
如君之銳。旦夕且卿相。君復曰。驂騑一日而九
坂。何如緩轡。皇衢之爲適也。予矍然起而拊曰。
君之速達也。乃有是哉。是所以爲汝登。自是真
當九坂矣。君姻家同僚少參陳君有請。予爲序
其說而贈之。

賀少師石翁生孫詩序

今海內稱仕族之冠。必曰西蜀楊氏。蓋自留耕

先生總學政於湖湘。既著有令聞。再傳爲少師
石翁遂以

天子舊學入掌機務。正色立朝。屢靖國難。用其身以
佩天下安危者。已十餘年。于茲仲氏少司馬公
相望而起。並流聲實。駿駁柄用。又再傳翁之子
修撰君。以文章魁天下於少年。偉然有公輔之
期。中書君趾美鳳池。及諸子姓群從。亦復聯翩
於科第。簪紱之盛。今且三世矣。是不可謂難哉。
予竊聞之。石翁所生凡四子。每孕時。輒夢其園
圃之瓜。綈綿綿焉。翁嘗私卜之曰。是何祥也。其

東泉文集卷三

十

將謂子乎。已而果然。中書君之配王氏。今德藩
長史王君女也。以往歲之某月。嘗有孕。子懷翁
夢如初。翁復謂中書君曰。是何祥也。其將謂孫
乎。信也。當以綿綿名之。已而亦果然。翁喜甚。因
名其孫曰綿。特爲詩以識其事。且以遺之。長史
君縉紳聞而相和。詩遂成帙。子惟德閱之。興必
本於賢哲之生。而賢哲之生。率有徵於夢寐。月
墮于衣。鶴降于軒。皆是也。而其生也。皆爲名宰
輔。而卒大其門閭。是固有不偶然者。然皆瑞止
一人。未及於世也。唯瓜之爲物。其始也恒少。不

過盈數尺之畦。及根連蔓引。然可以百畝千畝。而莫之絕。蓋有愈遠而愈大者也。周人以瓜瓞喻其室家之漸。而周獨爲千年之國。翁之夢及此。固矣。乃屢有徵焉。翁雖止以名其孫。然推其類也。是豈獨一人之瑞與一世之應哉。其必有光奕葉而垂無疆者矣。蜀固多文獻家。昔時如閬州陳氏之父子昆弟。並耀于時。亦信史傳以爲榮者也。文章之盛。與翁之門相等。功業則不逮翁遠矣。而竟咨之賈勇於由基之藝。雖其慈訓諄諄。要於忠孝以輔其主者有歟也。今修

東泉文集卷三

主一

撰君以盛年功名。會乃獨請告于家。日唯書史爲業。將以遠游於高明之域。足跡不一至城府。其所養視陳之子弟何如哉。若是者。亦可以卜楊之世矣。雖然。世族之美。多產於有道之世。於國運有占焉。有西漢之盛。而後有萬石君一門之忠厚。有東漢之盛。而後有楊伯起四世明公之鉅族。有北宋之治平。而後有四韓三呂與范氏父子之名相出焉。蓋微故國。則不能有世臣。微世臣。亦不能壯有國。其勢則然也。然則我國家百餘年道化之洽且久。固宜有如楊氏者起

而應文明之瑞也耶。唯楊之子孫嗣是而興。知皆守其忠義。則天下之人。將益有慕於聲名。固匪特簪紱之華。而楊氏之世濟其美也。亦將益有光於

國。匪特門庭之盛。與山川之勝而已也。其質於翁者。是不亦遠且大哉。

古愚目錄餘彙序

詩自三百篇之後。古風不歸。而妖詞艷曲相沿於世者幾二千年矣。以故肖風月之真。則謂之奪造化。極煙雲之狀。則謂之絕古今。甚而爭奇

東泉文集卷三

主一

巧於一花一木之間。一韻有值。亦必拍手按歌。指而誦之曰。此破鬼膽。媼皇墳者也。以此而爲詩家盛事。吾不知於關雎麟趾之意。果有所相發明乎否也。噫。詩之弊也。一至此哉。間惟陶淵明彭澤數詩。杜子美夔州等作。爲有得於風人之旨。然而蜩螗沸鳳鳴絕。無在其倡。寡和也。吾邑古愚林先生。高才與學。素以詩鳴於時。日積月累。動盈細帙。至若目錄餘彙。則優游晚年之所得也。問嘗誦之。歡笑有吟。追陪有吟。倡和有吟。予古而傍今。有吟長篇短章。古書獨標。挽陶

杜而上之。真是爲世勸戒。若所謂妖詭之餘。先生一掃而空之矣。顧屬詞以平易爲。叙事以簡直爲妙。無詩家近日之風味。故巧於斧斤者。輒病其跡拘於囊括者。或議其放。而縈於錦綺者。又不能無太朴之譏。孰知夫至味固有存乎山穀野簍之外。彼其龍紋漫滅。雕琢未具者。正所以爲商彝周鼎也。雖然。世有詩人。則陶淵明之壯。杜子美之雅。終當好之矣。顧愚何足以評之。

贈南京禮部尚書立齋沈公之任序

東泉文集卷二 五

予讀唐史。觀馬周上便宜二十事。受知唐文皇。周非素宦於朝者。遂用此以成君臣之契。議者謂擬跡岩濤。韓休相玄宗。遇事輒諫。爲宋璟所嘆服。休素號恬易。及其居政府。以峭直取名。如此。乃知容貌若愚。深藏不售。其鋒穎待時而露。此真豪傑也。彼徒予子以爲能。悻悻以自好。如房次律之雅。肩時望。言論慷慨。偶一用之。卒以取陳濤斜之敗。魏元忠初若耿介。及其晚節。不競。至爲嬰兒婦女涕泣之態者。則亦何所貴哉。工部亞卿立齋沈公。天性坦夷。質直不設。邊幅

非有矜厲詭激之行。駭世耳目。語言常訥訥。若不能出諸口。非有高談雄辯馳騁上下以屈座人。自壯年舉進士爲中書直

內閣。後爲太常卿。提督四夷館。凡數轉。皆優游翰墨。非有簿書刑名與甲兵之勞。勤入固未有以窺公也。及一旦被知薦拜

命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公臨之。綽有餘力。若素宦於其地。然爬梳以剔其奸蠹。節縮以省其浮冗。振作以肅其玩愒。因俗好惡而張弛之。以利其民。人。中州咸宜之。稱公爲能。豈有待於州郡

東泉文集卷二 五

與潘泉之歷試哉。方其時。歸德衛有石姓者。以貴豪一鄉。復挾巨璫爲助。聲勢烜赫。有司知之而莫敢詰也。公爲舉其過惡。并巨璫劾於朝。

武廟未之察

詔加詰責。詞旨甚峻。公力辨無懼色。今

天子更化。奸黨始盡。伏法。公聲稱亦自是震。公之轉官柴廠也。承積弊之後。至不可究詰。復爲洗滌而新之。雖然。且說有所不恤。先是嘗舉公帑以贖貨京師。數十年相安以爲常。公曰。取

民膏而以媚權貴法乎。吾無所事此。自是山厥絕京師之交。錢貨有惟正之籍。若是者。皆公嘉落大節也。又豈可以平日聲色求哉。公於往歲之八月。既以三品滿九年考。

上特詔加公俸仍

勅吏部記其名於八座。登之。不二月。南京禮部以尚書缺告。

上即命公踐焉。蓋公之收士論而簡

帝心。固已有日。又所謂稔其望而後用之者。也是不

可重賀哉。雖然。公今所掌為邦禮。世之議禮者。

一東泉文集卷三 三

未能有以相一也。為王肅之持服。雖三年亦謂

可過。逮杜預之短喪。至。誣古人亦已。然類此者

必皆有以正之可也。公之往也。其獨肯為默然乎。夫金陵我

國家之漢京也。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在焉。名儒故

老所以講論乎。六藝者。遺言可考。而公同寅少

宗伯為西蜀劉公。又好古君子也。公與朝夕當

必有共相推究。用其說以告于

明天子。凡制禮之行。必求其中者而用之矣。公瀕行

朝之公卿。若太宰白岩喬公。司空西峰趙公。輩

皆相率以餞。於是各舉酒以觴之。申詞以祝之。謂予有交承之誼。復屬言以序之。

贈郡侯瓦屋高先生述職朝京序

明年春。為天下述職之期。吾郡侯。高亭高公公。次以例如京師。戒行。且有曰。吾邑大尹何君某。輩。膏雨於公久矣。因相率徵言以贈。予方老卧林。豈能復贅於言。然熟吾高公之賢。是不能遽默。惟郡守古諸侯職。自漢已致隆焉。我

國家特加之意。凡守以缺。告例。取諸郎官御史為之。重其任也。名都大郡。則必求夫望重也。稱者

一東泉文集卷二

三

而後授之官。精其選也。其述職京師。則復課殿。最以昭勸懲。黜其不肖。而登進其賢。而能者賢。而能矣。而又迥出乎儕輩。則盡用漢人之法。或徵黃霸於京兆。或遷望之於少府。往往待以不。拔其尤。其時出異恩。則又為之具輿。歌蓼蕭。命公卿主席而宴之。禮部則出在筭之積。舉幣帛。兼以牢醴。就官而勞之。示寵光焉。崇獎之。又如此其至也。夫如是。則郡國安得不沾得人之。安得不如漢世之所謂班班乎。吾明雖濱海。為治。然控引。旁接日本諸夷。而本意文。

物之盛自唐末已望於東南浙之要地也以故
領吾地者皆時之名流非其人則有所不與其
由吾郡而流聲績躋膺仕以位廟堂者遠未暇
論近且聯翩於時吾嘗私切自慰以幸吾民之
獨有此遭也是豈他郡之所能肩哉若吾高公
起自西蜀文章行誼素重乎其鄉初以進士出
宰于吳再陟為郎官更南北二曹皆籍有聲譽
而能乎其官公之初拜吾郡也輜車未至郡人
耳其名固已宜之及公既視事賢能益彰徹比
及二年治理日進廉潔不私門無通謁嚴明仁

東吳集卷二

三

恕法不貸於權右而恩復浹於小民每聽斷必
身自裁決吏抱成案踟躕堂下無敢吐一詞者
尤敬禮君子未嘗有私昵之交儼然詞色望而
知其為正人端士也部使者交章表公異政公
非今之循吏哉視昔之守吾郡者豈不愈益行
光哉今茲述職而往豈無所謂殊命之拜與寵
光之錫乎吾士民雖甚戀戀若不能以一朝釋
公或猶幸公之復來得速瞻瞻惟為快然為世
道計者不能後天下而先一郡公不可私矣雖
然猶有異焉公是行寔面

天子重瞳屢因親事已畢吾

天子必將咨諏訪問以求悉民間之利病公輾轉天
下都予不得而知也即在吾明豈無蚶蛤之貢
如昔之困擾吾民者乎今征需百出民力已告
竭又豈無大於蚶蛤之貢者乎民不能言代之
言苟土之責公為疏其一二以報于

天子

天子幸有採鳥則所以終惠吾民者其或在是也夫
贈南津胡公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命巡
視江浙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序

東吳集卷二

六

天下之勢若循環然物之阜也氣之盈也道及其
常也事弛而習於玩或操之而太急情之阻鬱而
不及伸也是皆足以召變方其未變也能默運
其機預為之所處以燕勞閒暇坐收不言之功
上也變之方形也通其塞也補其偏抑其太過
亟圖消之以復於無變此窟蟻穴而截江河橫
流之勢亦所謂善也微斯二者豈能有濟哉屬
者淫雨為災吾浙之水甚或破崖裂谷漂泊民
居歲弗秋列郡皆以饑告其變異可謂大矣况
前此明州有雩雩之變永嘉有戍卒之變俱迭

起於三數年間用是

朝廷憂之特遣大臣巡視兩浙聽便宜從事并
建沿海一帶之防焉示撫綏且用以彈壓也初
得山東巡撫王公伯奇旋謝事乃即以吾浙左
方伯南津胡公基為代進秩都臺俾臨蒞焉
命既下大叅黃君輩咸喜而言曰是足為地方賀矣
謂予於公為相知徵言以贈予惟公奉
天子爾書以節制二省之宜伸縮操縱皆得專
即驛奏

天子亦報報可呼吸事功可指日興唯吾所以

東泉文集卷三

五

無不如意此重寄也公由江西總憲轉浙右
未抵任復轉左轄又不一月遂領今

命又殊懼也公於此豈無慰浙人之思者乎夫兩浙
本易治之區雖地廣而民繁君子尚禮小人則
刑弄潢池之兵者卒不多見也東南際

甌閩而遠引日本諸夷然海波不揚亦

年於此邊關烽燧之警卒亦不多見也以故他
省皆有撫臣之設浙獨缺而不置惟遇警則不
能不煩大臣之遣然必取才望之最著者當之
卒為地方之保障固不輕遣也往在正統景泰

間括蒼兵起時始以少司馬孫公原貞鎮守公
廣設方畧戮其渠魁撫脅從而宥之且議建支
縣以散其衆括之民迄今猶按堵如故沿至弘
治間嘉禾兵起時復以少司寇彭公鳳憲視
公嚴立賞罰之科擒捕逆黨悉按法而誅之
釐正鹺法盡洗宿弊邊海居民得以免於流徙
者公賜也二公風烈如此今南津公所握固二
公之權也視民利害而興革之節繁先以寬
加理冤滯以通幽隱公勸懲黜陟以飭吏治
豪右以安田里之小民固疆圉以禦暴寇脩

東泉文集卷三

五

軍政以作士卒之銳公於德與威必有兼舉而
並行者夫惠澤旁流起疲困而蘇息之雨澤枯
稿之潤也風聲號令之所驅破奸黨之膽而消
阻之者秋霜烈日之為嚴也公之為孫彭二公
亦在是矣如此而變有不消者乎公襟度開廓
器局嚴整清操凜凜復靜重而有謀經濟才畧
公素具也方筮仕南曹已見推流輩繼以僉憲
治兵汀漳會南靖寇作矢及城郭公建議卒一
鼓平之繼又以憲副巡海東廣廣利於通番
啓豐公力加禁阻海道為清及叅藩也有

總憲江右紀綱復大樞所在卓卓如此者已試之効也公於此信何有哉公且不日奉

召入佐

天子以忤陳天下矣豈吾閩浙能久稽乎雖然公經

略於南公子復以六察出按中州激揚甚有聲

固亦將大受者也風望之美相映南北

國家得人之盛乃有如公橋梓並時而宣力者乎

是尤可賀也矣爰并書以贈

石岡蔣氏家譜序

知惠州府蔣君源潔入

東東文集卷二

主

謁既畢事便道過泐謂予為相知謁予東泉書舍予

時適有事於譜君因請曰譜法若何予曰國有

史家有譜其義均也而皆傳信之為難史未暇

論姑以世之所譜言之往往不得其真故有奮

自草萊輒遠託神明之胃用以自欺者或以新

貴自嫌攀附名族及妄拜他人之墓者又或本

出王公之後遭時值變如五胡之亂譜散逸而

難於復合者是皆不可以言譜譜也者譜其可

據也若曰然吾州故零陵郡郡姓多蔣蔣亦號

仕族吾求其本源而未得是固不敢以強合也

吾石岡之蔣先時亦祖三國蔣琬君先君作譜以其世數遼邈乃削而不書惟斷自先瑞府君琬雖號為鉅公是不敢以強附也先君譜未就遂厭世自府君下迄今凡九世皆錄自湮生死必書婚葬必書大宗小宗之分合必書有行誼為名公所誌必書凡

制勅為國恩所頒及者必書今幸已成編湮自謂一

家之信史也予得而觀焉譜所載蔣氏上下三

百年之顛末具是矣其詞核而真其流派的而

明其世代詳而不齟雖其會未有顯者然忠厚

東東文集卷二

主

相承蓄久未發世德遠矣富而好施有如仕寶

君者貞節相砥礪有如唐氏陶氏兩孺人者禮

教修矣自宣德年以來已有舉於鄉者自是繩

繩不絕為魁選為州佐為文學為邑大夫者不

一而足簪纓繼矣近日汝潔復登甲科以即官

連守二大郡著有聲績蔚然公卿之望其文獻

益彰彰矣而曾無一語附會於其間斯譜也其

信有足貴者乎雖然汝潔復有言曰今不譜則

往者日遠而本益忘來者日繁而清益不屬確

矣哉其為論也夫歐陽公名儒也歐陽天下之

望宗無他族也。公自爲歐譜將以取信後來。且爲世法也。顧自陶生通而下踰三百年。僅得五世琮生萬而下僅一百十五年。乃爲十六世。豈非遠者多略。而近者得詳。而確者易述。而渺茫者難明。譜不世緝。雖賢者亦不免於疵議。如此嗚呼。即是以爲訓。汝潔之後。其必有留心於譜者乎。

旂山文集序

旂山者閩之最奇絕處也。旂山翁者。前方伯黃公澤敷仲終老於此。取以自號也。其詩與文皆

良泉文集卷三

三

曰旂山集者。從公號而名之也。公沒六十餘年。其孫宗器舉嘉靖乙未進士。爲南京戶部主事。恒以闡揚先德爲念。近日督稅於浙。浙又公甘棠遺愛之地也。君歷覽遺跡。益慨然有慕於中。乃取公遺文。鏤梓以廣其傳。爲公不朽圖也。謂予有閩中之舊。遣使徵予言序之。予自童時已聞公名舊矣。公初舉永樂壬辰進士。即以才器超絕。授汴梁太叅。繼復叅於湖廣。繼又擢浙江左轉。未幾以憂去。復奪情於浙。前後在浙三十餘年。公在汴時。民有事遠役者。公奏減其半。幾

數千人。在湖廣時。值歲饑。公多方區處。賴以全活者數千萬命。及居浙。以興賢去奸。恤財愛民。爲務瑣瑣者不暇論。除民逋負。及無徵糧。百有三十六萬餘石。免課銀八萬七千兩。民有陷於無辜者。公皆爲直之。幸而得不死者甚衆。其在浙獨久。故其事業尤著。然公本剛方峭直。率多自信。以是得罪于權貴。竟爲所中而歸。然其聲光之耿耿。則固久而不磨也。公天姓酷好書史。雖筆牘之勞。倥偬不暇。而卷帙不能一日去手。其於詩文。當適意時。輒佔筆伸紙。揮灑淋漓。盈

東泉文集卷二

二

滿几案。或以應人之求。或記一時之感慨。大篇短章。問見層發。歸田已後。尤一意著述。時與文人韻士頡頏。不自知爲達官貴人也。公之於學。可謂勤且專矣。今跡其爲文。充乎其氣。諒乎其詞。沛乎其有餘思。贈送之牘。不作佞語。其間如記閩中益原與贈薛尚書等作。可以考見時事之得失。侃侃直筆也。其爲詩亦清而暢。微婉而成章。冲淡蕭散。無艷冶之態。亦未嘗叫號爲狂。而自得風人之體。要如孔明等作。備極感慨之詞。景泰間。拜官一絕。尤所謂詩中之史。讀之可

以掩卷長嘆也。夫公以經濟自致而詩文乃獨有此。昔人謂善於經制者無見於文章。工於述作者無聞於事業。文章政事之難兼尚矣。若公者豈其然哉。然則使公而遇歐陽公當必劇談於政事。使公而對蔡君謨當必極論於文章。置之兩公間皆可以無愧色。公信所謂人家也矣。公平生詩文甚多。戶部君猶謂散逸之餘得此為恨。予曰豐城之劍埋於地下已久一旦得其寸金尺鐵其光焰亦將騰耀於上下已足為人間至寶顧又何以多求為哉。戶部君曰先生之

東泉集卷三

五

言是矣遂用子言以冠諸篇端

重修奉化縣志序

奉化縣舊有誌未備也曠而不修又若干歲矣至是邑侯錢君璫力加蒐輯質之父老詢之學校博謀於田野事以類聚既班班有緒乃屬筆於鄞士倪君復編纂而修之又屬教諭翁君桂貢士謝澍相與訂正采輯數月誌成余惟郡邑有誌古也其書皆流布四方而垂之久遠雖誌也而史法寓焉任亦重矣故世之為是書者必博物強記盡一郡一邑見聞之真而後可以

與此必操詞簡要持論謹嚴會衆說而折其衷而後可以與此必胸中具是非之鑑抑揚予奪一取裁於古之良史美不虛褒惡必痛絕而後可以與此否則為蕪穢為脫略為褊詞為曲筆未有不見誚於名公巨目者倪君輩好古博學君子侃侃自信者也豈難於此哉夫奉化界於明台之間地大物繁屹為東南望邑昔以州名槩可見矣其於記載誠亦不可苟焉者今即斯誌觀之記山川則形勝表矣記地里則封域辨矣記風俗則隆污著矣記戶口則登耗具矣

東泉集卷三

五

記學校公署則興墜見矣自是而物產而壇壝而橋梁而祠廟而宮觀自是而藝文而儒釋而碑誌而吟咏之屬凡有繫於一邑者必采擇而悉誌之示有微也而尤謹於人物之登載撫星宿必先於義和拾明珠不使維於魚目其間以道學名世有若舒公文靖以自得之學為陸門高弟忠義之士既代有其人入國朝有若戴公德馨死難於

文廟渡江時大節尤皎皎與侯公華名於宇宙間立言之士有若戴公表元在前元時著述滿四

友號爲文章大家。山川孕靈鍾此英傑。既皆大書特書。用爲一邑之光。夫誰曰不然者。此外著名卿賢士大夫。凡以功績顯著者。必書以風節。表見者。必書以廉潔。著聞者。必書有一州一邑之惠政者。必書力行古道。養高巖穴者。必書皆以記賢也。表能也。尚操行。敦風化也。其沉潛義理。酣飲經史者。必書詞藻卓絕。追踪古作之域者。必書又皆以重儒術。與文學也。下至匹夫匹婦。以孝行節義稱者。必書波瀾風靡之餘。亦又幸其有此特立錄以爲世防也。大抵所載人物。

一東泉文集卷三

三

率視輿論以爲進退。其人苟賢矣。雖流離困頓。必表章之。不敢使之汨沒而無聞。示公也。其人苟不肖矣。雖富貴赫奕。必顯斥之。不敢使之附名於賢者之籍。亦以示公也。至若以子弟之故。輒竄入其父兄以朋友交譽之私。輒除予其所厚。皆世之所易犯者。而是誌皆無之。其事確其詞核。簡而不遺。詳而有體。一展卷間。而數百年之文獻具於是矣。信今傳後。當無疑者。斯其所謂誌乎。斯錢侯之所以有功於一邑乎。侯東吳世家。其爲政一本於清約。而民自化。部使者。

旌之政事之暇。乃能及此。亦可謂知所先務者。歲考錄序。科試之文。我。

高皇帝著有定式。非經畫不以命題。非傳註不以解經。爲文章必典則而敷暢。其詞理俱優者。則錄以示間。多造道之言。藹然治世之文。百數十年來。風俗同而學術正。未之有改也。逮自正德以來。一二好奇之士。出於其間。始挾負才智。倡爲新說。逞獨見而自謂直傳。卑前人而私相賢重。儼然孫叔敖之談笑。而不知身之爲優孟也。以

一東泉文集卷三

三

此黃鼓後學。後學亦靡然嚮之。作爲文章。往往棄傳註爲長物。其詞支離背。恍惚汗漫。而無所於歸。至有讀之終篇而不知其爲何題者。其爲經中之姦。文中之惡。弊也甚矣。我文宗憲。陳公以純雅博太之學。清介。落落之操。奉。上命視學。手浙。迺有憂。甫下車。上。異說立標幟以麾之。復推崇正學以爲之的。所以講明性道者。一以程朱爲宗。學者既以改觀。易聽矣。群試之。乃復取其制作之優異者。萃其文名。爲歲考錄。錄之梓以廣其傳。用以釐正。

士習予得而讀焉。公鑒別其精詳品其當義而
其發揮明白本傳註而成章論取其參據經史
雄渾峻拔而有斷策取其上下古今區處世務
皆鑒鑒有見非苟焉者力破新格以還舊觀其
於詭道之評駕虛鑿空之說繆妄不切之論一
黜而不興名是錄者皆吾浙之英錄其所
以示其餘自是文體當一變矣自有識者誦之
其有不快然於心乎夫頽波日注必有屹砥柱
於中流者其勢始折而東方淫哇之鼎沸非得
黃鍾大呂之奏以破瓦缶之鳴正音誠亦未有
一

東泉集卷二

記

記

慈谿縣修造記

吾慈谿治於浮鷺山浮鷺山者諸山水之所附

也以故吾邑人負而邑之以下蔽閭閻而旁
四郊其規模建置自唐以來未之有改也特官
將之在今或朽或腐或傾或側與漫漶而浸以
弗彰或僅營其緒因循自息膏之久而弗具也
亦或闕而未葺如所謂吏者冠無寧宇至使之
朝公府暮閭巷而相襲以爲常則非典矣正德
二年夏邑侯宛平倪公璋來令茲邑既視民利
害而興革之乃復以興廢舉墜爲任於是度廢
舉之宜舉公帑之贏以請於巡按監察御史楊
公爲之徵工僦匠具材石與瓦甍而始事事閱

東泉集卷三

記

一月堂成修其故也又三月廳事成廳已葺增
飾而爲之者也揭廳之坐隅曰公廉者示警也
又五月吏舍成舍成於治之西南復宇連楹創
自今始所以嚴禁防也又三月亭成爲有邑之
觀故已圯而復新之者也亭名麗澤今更曰通
和者取其有係於民也餘凡若牧愛堂若庫與
倉與土地祠與繫囚之獄莫不以次就役而至
是復煥然以具經始於往年之殫落成於是年
之冬侯於是可謂勤矣予惟邑有治皆所必飭
慈以文獻望于東南而自苛宦遊於是者亦多

廟堂公輔之器。雖有國者亦常重之。則其所謂
邑治焉者。豈不與他邑等。况可以弗甚焉乎。侯
之致力於是也。固宜。雖然興作重事。世之人多
苟且之政。雖所當為而不為。每自諉於魯人長
府之戒。若有靳於小費然者。而其後也。卒至於
大費以勞衆。不然則為之而非其費。往往斧斤
之聲未息。已不免於上雨傍風之告。其又不然
則竭民膏血而塗墓之。以為土木之華。甚或假
是以肆其漁獵。丹碧滿目。而生民亦隨以。若
是都其不葺非也。其葺之亦非也。侯之從政未

東泉文集卷二

里

幾即以是為務。汲汲於公可知矣。然侯以平易
近民而行路之人皆誦其仁。其未勞也。民已信
之。暨役之興。又能損官以益民。量宜而舉事。徐
而圖之。以求夫堅且久也。故雖日有經費而下
之人一不知歛版築相聞。固亦未嘗勞民以役
而卒以集事功於治邑之外。此侯之為廉與所
謂才與識之遠大也。較之世俗何如哉。侯為政
大率有古循吏風。牛刀之試。特自吾一邑始。而
是役其始之能有成者。固不可無述以告後人。
同時若邑簿廬陵周君必復亦協謀贊襄與功。

皆可玩而適也。平因復問曰。樂其一至此乎。先
生曰。未也。夫入牡丹之室者。有富貴心。涉桃李
之蹊者。易為老嫗。其所感然也。吾之必於草亭
者。豈徒然哉。夫草一物也。而其為德五。雖潔而
不雜者。隱居之操也。芬芳而獨茂者。君子之德
也。有遠志而可託平生者。敦信尚義之行也。出
寸心以答春暉者。岷岷孝子之思也。疾風不回
歷四時而常青者。板蕩忠臣之列也。悉類而取
為益多矣。吾安得不與之為游息。而托此以終
身乎。故世之人知樂其樂。而不知吾草亭之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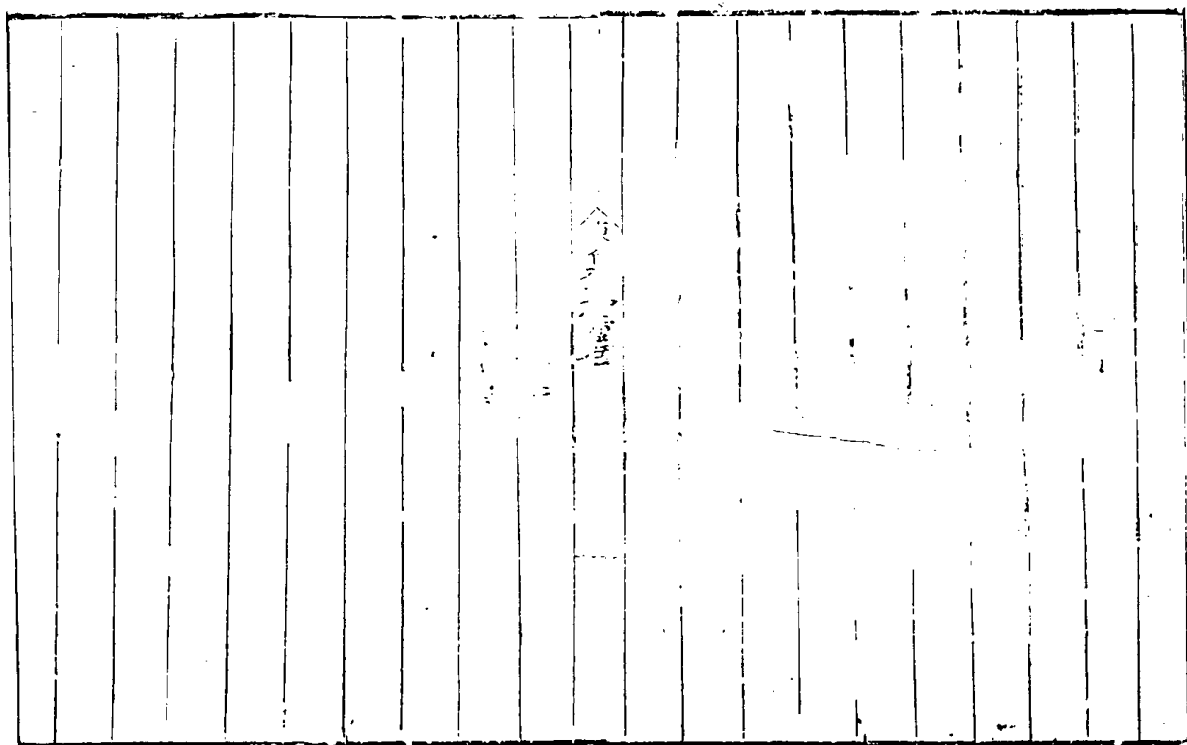
東泉文集卷二

里

與吾草亭之樂。所謂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子於
是始領先生為亭之意。乃不復問。因誦杜子美
之詩曰。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其為亭則同。
何其意感而詞悲也。然則斯亭之樂。先生宜專
之矣。遂提筆亭中。書以為記。

重修梧州府門驛記

自嶺而西。俗尚儉朴。於其所謂居者。樸桷不雕。
短楹不斲。被藿為門。環堵成室。故雖官衙公署。
亦往往僅具名額。無敢弗治。即治焉。無崇大鉅
麗之觀也。梧州舊有府門驛。蓋亦因其俗而為。



之者自總督韓公某開府於此始斥地以新其制既足起陋一方矣顧歲久門燬於燬諸存者亦皆朽腐撓折今總督潘公至梧之四年復與總鎮常公總戎毛公謀嗣葺之乃命左參議詹君某僉事翁君某以董其事仍命知府黃某同知黃某通判李某推官曾某以相其役於是垣牖堦闔之制梁棟瓦甍之具丹堊塗墍之飾皆以次告完矣者正早者登隘者闢淺且陋者渠渠焉以廣大漫漶而弗飾者煥焉以相輝真有以度前規而侈後觀矣工既訖僉事翁君因屬

東泉文集卷三

三四

鏤以記惟驛傳之設所以通使輶之往來故其制常周天下况梧當東南水陸之會而重以三府之臨蒞乎庶穀蕪勞是誠不可得而缺者特我總督潘公方用其文謀武畧統理東西廣其大者則清奸剔穢以約群吏於法垂膏濡潤以撫摩其人民其又大焉者則宣布國家威德以控數萬里之羈屬其又大焉者則誅叛討逆捷書歲奏以紓

九重南顧之憂惟是瑣瑣若不足以煩公而公復修廢舉墜日無停役凡城堡學校下及倉廩之屬

皆一切綜理老公之身總衆務有如此者况公
於公帑之儲素嚴節制拳拳焉足國裕民爲務
固未始有毫髮假借也至於諸役之興則沛然
舉以畀之而無靳色此其規爲智慮何如哉
蓋古者大臣之於職業先於其所謂大未嘗不
盡心於其小而財貨之在天下有所入者亦必
有所出要亦不可以一律拘也以故諸葛孔明
之治蜀日以輔劉伐曹爲計然其遺力之所及
則橋梁道路井竈園囿亦無一而不繕治焉者
范文正入登政府一時所興革大率欲節浮去
冗以爲當時之利及

星

朝廷罷諸州公用錢則毅然爭之謂不可惜小費而妨大體夫二公相業之盛其赫赫於世者固不專在是而器局之公平設施之詳密蓋因之有可徵者矣然則公之於是役也獨非古昔大臣之爲心者乎驛左偏有亭翼翼等碑竝立者前總督吳公紀韓公之功德也今之構亭樹碑於右者所以記公又以明公之與韓爲匹也公昔自筮仕迨今日出入中外垂四十年平生大節清介峻擢其聲實固已流天下而縉紳士爭嚮

吳

慕之若是者不以鑲言而後知然亦豈鑲之所
能盡究也故敬公之槩以示人其詳則以俟
後之特書與大書曰者謹記

常之南邑曰無錫。無錫之南爲太伯鄉。鄉之北有水綿亘數十里。首接運河。而尾分鰲湖者。爲伯川。以伯名。借德爲重也。予嘗過焉。數里一曲。若往而復。極目所之。若奔而趨。或隘而若縮。或廣而若舒。或湛爲澄霽。而涵爲偉濶。或沉爲淵淪。而縱爲漣漪。或驚風怒雨。激之而成聲。或飛花墜柳。與之以爲色。其或玉虹參差。亂影斜飛。爲長橋之卧波。永輪倒影。流光若浮。爲明月之在天。亦地回春。平原起綠。爲桔槔之借潤。又或煙衰雨笠。朝疊而暮網。爲漁人之往來。蘭舟桂槳。雜鼓吹而喧闐。爲騷人逸士之遊詠。泛藻而依蒲。羣若而仰處。爲鷗鳥之忘機。大率吳中一佳致也。然時之人。知不必遊。遊不必好。好不必篤。獨吾同年錢君世恩。家於其上。輒取以自號。予內扣之。丈夫當效鯨吸。玄川雖悠然較之他渺。漫僅滿一滴。子於此屬壓焉。豈固有肯也耶。世恩強然笑曰。子豈知予哉。子豈知予。

吳

哉于嘗泛大江浮長淮按圖經以窮五湖四海之勝非不曠觀駭矚也然舉目之際興亡具焉當使人有英雄千古之乎不能不爲之慨然遐思鬱乎有不平者孰與吾伯川之水不經戰爭避跡一方清入戶庭界我咫尺時一玩焉名利俱釋淡兮無求者之爲愈乎然則茲水也求之百川中蓋亦獨立爲潔者以故景雖略具而功名之士往往遺之然不見慕於達官貴人而獨得附籍古聖賢則茲川亦未爲不遭也又況夫引而觸之可以澡心可以浴德可以洗耳可以

東泉集卷二

聖

濯舊見而祛垢習可以洒筆下之波瀾求源頭活水之磅礴吾方隨取而得至樂無極斯時也吾又安知一滴之爲小萬頃之爲大乎子因應之曰子所謂處已讓利居官讓名取物太廉而能以類求者也他日清風揚世其在子也耶於是乎記以俟

養利州興造記

自太平而北爲養利州州土守也宣德初以僭逆誅

朝廷虛其官弗用設流官同知判官吏民以理州

事都已五十餘年成化間知府韓或言其非便於是再爲更定去同知與判官弗用設流官知州一與吏目以理之者又二十餘年然其俗本夷而流官至此者亦復夷之故官與民恒相詬而不能以相適况欲有所改於其俗乎今守羅侯爵既得

命來視州事始以惠愛擾民民用帖柔三年益浹悅乃告其衆曰吾

命吏若州固王土而儀觀二不備豈我

國家所以設州分治意也吾與若更新之可乎則

東泉集卷二

興

皆曰然於是官出其贏民輸其有乃即其土之高爽者爲廳廳之後爲堂廳左右爲庫爲室廳之前爲樓爲門臨蒞有所燕休有次儲蓄有藏而晝夜出入有禁凜乎公府之規矣繼又即其便近者爲申明亭以飭里閭爲社學以教子弟爲公館以屬四方之賓客取其幽曠靜潔者爲城隍廟爲山川社稷壇二壇戶而祝之以嚴祠宇州無城爲之垣其四周而復穴垣爲門所以備保障也城之外有水三皆悍急不可渡爲之杠梁其上而或構亭爲望所以利濟涉也夫荒墟

黃物...時...伏...
參知

政事知興化軍陳公文...
丁攝興化軍

陳公璿皆出丞相正獻公後...
而璿為叔文龍

姪元人之難文龍首以不屈死...
璿繼之文龍死

謚忠肅贈太師廟號昭忠...
璿死謚忠武贈兵部

侍郎事載信史傳誦人...
不素而祀事迄今未

及闕典也屬者公鄉人...
大理寺右評事徐

君元稔始具二公死事以請...
上覽奏嘉嘆即詔興化前守家惠同知率大紀莆田

尹同任以正德五年秋八月...
度地於城隍之左

偏建祠肖像祀之其祭品儀式...
一闕余公規例

巡按監察御史王君注體...
國意而為之者也

是年夏予觀風至莆得瞻拜祠...
下今郡守張瑞莆田尹歐陽嵩率其嗣孫之秀

者因以記請予...
音忠臣義士固以死為烈

然其死也小者係一邑之存亡...
而大足以

繫天下要皆有不然而初忠肅...
公文龍以度宗

咸淳四年登第坐直言忤...
賈似道擯於家元兵

感臨安謝太后起公參知政事...
公建議守江及

欲決戰以死自棄不用卒議降...
公垂乞歸養益

王... 漳州軍叛命公
為閩... 興化有手軍亂又以公
為知軍平之元兵復趨閩益熾建寧閩之門
戶也則已破南劍州閩之咽喉也則又破福興
泉於興化本唇齒也則又皆破公獨發民兵數
百開閩興化激以忠義守其城不下元人日遣
使諭降公皆駁以徇無免者會公部將林華陳
淵通判曹澄孫等賣降公與母夫人始被執元
將阿刺罕欲降公且脅之公指其腹以節義文
章為示拒甚力元人不能屈乃械公送杭卒不

東泉文集卷三

至一

食死母夫人留福州亦不食以死其從叔忠武
公瓚與忠肅素懷忠義方忠肅開閩時公即率
家財五百萬緡航海以助張世傑軍繼聞忠肅
執遂舉兵誅林華等復其城端宗因命公以通
判攝興化軍公既枕戈厲卒涕泗感激以衛其
鄉郡復分遣家兵五百犄角張世傑以復邵武
義聲振一時上下指公為賀已而城卒破公猶
率其家兵巷戰力屈被執元將唆都復欲降公
公叱罵不絕口唆都怒遂車裂公屠其民血流
有聲公死而興化不可守矣夫宋自臨安告

天下之勢已盡折而入於北庶幾為後圖者
賴閩與廣也閩介於浙與廣之間閩苟全則進
足恢復浙左右呼吸兩淮控引江鄂上下以興
夏少康之業退猶足屏蔽東廣以少延漢入西
蜀之祖故守閩所以守天下也閩諸郡雖降興
化能固守則形連勢屬猶足為之聲聞而綴之
幸或起而應焉則亦顏魯公守平原以動河北
列郡之幾將復有同盟而共事者故守興化所
以守閩也忠肅死忠武復死則興化破而閩盡
矣彼區區東廣復何恃而能久哉故二公之死

東泉文集卷三

至一

非獨以其郡與邑而繫於國勢如是也昔宋仁
宗當策士時嘗以忠孝狀元為祝自是而策士
屢矣至忠肅公始以孤忠大節矯然自奮卒與
文信國齊名收有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公真是
表厲天下者也官如聞金狄犯中原詔草澤舉
兵迄未有能應者忠武於此以獨布衣倡義
抗魯仲連不帝秦之節橫屍殉國死有餘憤公
亦真所謂國士哉世道之賴豈少也其祀之也
則宜雖然二公死節備矣元人既盡侵有我中
夏詔訪其子孫錄用之皆自晦閩里不一奉詔

因未肯西向而坐也。其視留夢炎輩。身為宋臣。以廣廷富貴自慰。忘其君。亦遂忘中國。嗚呼。彼不愧二公。獨無愧其子孫乎。然則公。子孫亦信所謂世其家聲者矣。子用是既錄公大節。以告世。乃併其後人牽連書之。

泉山書院記

大司馬泉山林公致政之二年。歲在庚午。適子友楊君名公。董學于閩。謂公願德重望。海內元老。不可不崇異之也。乃即公居之左偏。曰河西社學者。特扁曰泉山書院。奉公居焉。致景慕以

東泉文集卷三

書三

示風勵也。屋凡數十楹。前為講堂。後為

御書樓。左右為書齋。為庖湑。用其隙地為園圃。事方舉。楊君即以轉官而謫。寔為之代。四學生王經沈繼輩。復言於鏐。謂泉山書院之設。信美矣。然無給於官。未徵於記。願先生終之。鏐曰。然。遂檄知府余祐。知縣李顯。經理其事。復得侵地若干。文併載其詳於公牒。付公子孫。俾世守之。而鏐亦隨有貴陽之除。獨於記猶未暇也。未幾。鏐以右轄。再至閩。諸生復請曰。記泉山書院者。先生舊諾也。願急償之。鏐曰。然。予何敢以不文辭也。

惟公初以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第一人。為編修。兼經筵講官。官國子祭酒。擢禮部右侍郎。仍理國學事。繼遷吏部左侍郎。後轉南京吏部大冢宰。俄又轉京兵部大司馬。公素負經濟才。事三朝。所歷皆清階要地。在翰林時。預修宋元續綱目及

憲綱。筆削之功居多。同考禮闈者四。主北畿試者一。所拔多知名士。在國學垂十年。嚴而有恩。諸生相慶。每及更南北。京三部。秉公持正。風節益峻。每必條悉利害以上。皆天下大

東泉

卷三

書一

言也。其

其

其

其

薦乃復公舊銜聽致仕旋用侍御汪君請

詔加公祿米一夫且明示有司以

朝廷優老尚賢之意異恩也又四年公仲子雲南

參政君廷楫以公年老請于

朝願得侍養

上欣然從之謂公名節在天下復

詔有司歲時存問仍明示以

朝廷優待舊臣之意此

國家數十年所未有者尤曠典也其致禮於公何

如哉故嘗謂公之大用於朝也值

東泉文集卷三

奎

孝宗皇帝在御爲我

朝極盛之時有慶曆韓范之遇其在家也家政輯

睦有萬石君淳厚之風處鄉里也風動郡國有

陽城晉鄙之化及老而致政也木冠整肅鬚眉

皓白邦人聳觀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

子弟從之則孝

進退世道風俗

致者哉公於是

愛其人愛其人則思尊之親之故有室以居者

館以授者寓以待者盛德如公

天子且拳拳焉而況於下可無所致敬哉即以

閩故事言宋時有署時號爲賢適直公

德秀知福州爲創於郡學居之楊名德

未能擬公真公尚禮之如此使真公預及見公

則所以表章之者又當何如哉然則書院之設

信有不能緩於公矣抑斯舉也弘治間巡接待

御已爲公興議及此名父蓋踵爲之秉彝好德

人所同也地舊爲廢尼寺後改曰社學扁稱泉

山云者公世家瀟江之濱有山名甘泉泉出石

東泉文集卷三

奎

碑清冽異常公因自號焉稱之者從公號也公

在國學時鑒定爲諸生嘗受公知愛今幸來閩

復領公教益爲多故特記公大略以見書院建

置本末出於公論之不容已如此若公勲業德

學之詳他日國史自有書之者固非錄之所敢

知也

虛窓記

郡節推陳公達嘗即其室之左偏爲燕居之所

繚以曲檻橫以疎櫺其前後左右皆窓也窓之

制敞而明傍通而四達君處其中書簾開如其

內與外又皆虛也。君因命之曰：虛空乎？惟虛之爲義大矣。不自滿之謂虛，無所入之謂虛，忘已與物之謂虛。故虛則通，而實則礙。虛則固，而實則擾。虛則公而實則私，實則未免於有繫。君之朝夕於是也，其將有所感矣。夫其空洞而無蔽也，則有以坐入湖山千里之勝。極臺臺死園遠近之觀，與凡名都鉅邑之壯麗。吾欲一寄足而有未能也。而吾之俛俛於仁義之途者，亦猶是矣。其無歉然於懷者乎？夫其靜深而不雜也，則有以斥琬琰奇巧之御，却西風之行塵，與凡俗士連客之妄戀。吾

八東泉集卷一

七

皆欲謝而邊而不欲其汚我也。而吾之兢兢焉以爲是心非僻之防者，亦猶是矣。又無疑然以定者乎？夫其清寧而平夷也，則一室之內有以自廣。遠雲入目，吾不知其何心也。明月在懷，吾不知其何際也。以至禽鳥上下而鳴，而夏蛩秋蛩之嘈唧入耳而不同音者，吾亦不知其何情也。浩浩焉與游，浮浮焉與休。吾之平吾心以觀世故者，亦猶是矣。斯不亦曠然以適乎？雖然，實求之矣。神之聞過則喜，蓋庶幾於憮然者。及聞夫子衣敝緼袍之美，而不自負於

終身誦之之曰：又何其隘也。程伯子平生以士敬爲學，所謂疑定者，宜何如？然好獵之心，制之十餘年而不能忘。卒然遇之，宛爾復發，則猶有間之可乘乎？司馬文正公之無我，真以天下國家爲度者也。顧於役法之定，亦不免主其一偏之說。喜蔡京之同己，而惡蘇軾之異議，謂其盡無滯繫不可也。虛豈易言乎哉？然則君之於是其必有虛之又虛，以極於至虛之域者矣。君閩之簪纓家，以壯年舉進士，出佐吾郡，聰明而好古，庶愼而能於官。五邑之人頌之，而君不自以

八東泉集卷一

五

爲異。其亦所謂習於虛者也。故爲記之，俾置吾言於壁。

浦城縣重修學舍記

初子領

上命視學于閩，周行郡國，因學政以考吏治。未有不得其弊者。凡學之興，皆賢也。亦必其所謂才也。否則怠且玩也。瘠民以自肥者也。反乎此者亦鮮矣。浦城之有學，建子

國初，然制多因舊，未備也。其年夏，會吾邑孫君德夫以名進士宰茲邑，首蒞學，則園視而嘆曰：學

之湫隘也。乃至是乎。不一新焉。子則何以與。二
三子從事以仰稱。

國家崇儒右文之意。於是斲石斷材。徵匠僦工。舉
公帑之贏。以爲役費。時往程督之。凡殿堂以及
廊廡而齋舍。而門墻。瓦甍之參差。階序之傾仄。
梁棟之撓折。雕飾粉繪之漫漶不鮮者。莫不以
次經。既已煥然改觀。迺復爲綽楔。二左曰興
賢。右曰育才。習於道與德者。賢也。興以致其用
也。負藝能以自見者。才也。育以俟其成也。學宮
之左有祠。曰鄉賢。皆夫俎豆於此。無愧者。必祀

東泉集卷三

堯

之致景仰也。學宮之右有祠。曰名宦。一邑甘棠
之愛在焉。必祀之。繫民之思也。構堂於後曰會
饌。懼學問之荒也。有堂所以專其業也。立亭於
隙地曰觀德。懼禮容之廢也。有序所以序其賢
也。經始於某年之某月某日。落成某年之某月
某日。工既訖。其師生其輩。因相率以記諸。予惟
學校風化人才之所係。三代不可尚已。降及後
世。若范文正興學于吳。韓文公興學于南。東南
文翁興學于蜀。蜀自是號文翁之廟。武明
章相繼興學于東都。一仁一義。一乃獨

爲後世冠。隨其力之大小。而皆効焉。載之史冊
可考也。然君之於學校。固宜其有是哉。浦城
地廣而民富。士多秀雅。而教未著。則所以振勵
而鼓動之者。亦固有俟乎上之人也。矧其邑爲
直文忠公總秀之鄉。公之德學事業。卓然爲宋
名賢發軔。感於千百年之下者。固在也。君
復爲之倡焉。三子豈無慕西山之遺風。而興
起者乎。又何難於區區之科第乎。是邑風化人
才之盛。他日殆有徵於君矣。君爲政慈而能斷
儉而有禮。廉而不訥。治行爲八閩最。而斯舉也。

東泉集卷三

本

有山東之命。道過浦城。師生請之不已。其意不
可虛。而君之賢。不可以無書也。乃爲叙而記之。
延綏都察院題名記

延綏在秦時爲上郡。歷代以來。皆爲邊塞地。而
黃河以南。則時亦有沒於虜者。我

高帝再造區夏。驅逐胡元。盡復秦漢之故。河南地
皆我中國有。時議者不能因河爲限。乃就近地
設榆林庄等十八寨。屯兵戍之。遺虜以穴。正統
初虜遂渡河。

朝廷始遣都指揮同知一員。監察御史一員。議控

制馬於是展築榆林城立石爲界增立屯堡
墩臺以偵虜其備亦漸以飭矣旋又去御史不
設以陝西副使之正統三年又去副使不設
以鎮守陝西右副都御史陳公某往來提督之
繼者爲右僉都御史王公某大臣之行邊者自
二公爲始矣已而更革復不常正統十二年復
擢馬公某爲右僉都御史繼擢爲右副都御史
以參贊軍務公先此亦以御史治邊者公爲都
御史始專制延慶二府軍民事矣馬公前後凡
七年以老疾去或復議御史爲代俄置不遺乃

東吳集卷三

奎

以右僉都御史陸公某蒞馬俄又以大理寺左
少卿曹公某更爲之皆駐紱德以控邊陲亦未
有定設也天順初虜入據河套勢益張乃就榆
林建都察院命徐公某爲右副都御史身臨邊
制之改參贊爲巡撫去綬德而駐節榆城於內
地則間一歷焉自是專以都御史爲之矣兼以
武臣有都督之設鎮守有內臣之設榆林亦始
以鎮名矣歷成化未有改者至余公某復陞前
規乃建議于

朝大爲增畫再拓榆林城添置公署相度形勢東

震懼豈無談韓范二公之姓字誦骨寒膽破之
語而亦欲屈元昊之膝者乎夫見麟鳳而知其
為祥見龍虎而知其為威人未有不屬目焉者
凡毛常趾則人固亦易之矣名之所繫有如是
故官雖尊惟其能職雖同惟其人有賢否而
名之輕重繫焉可不慎哉是碑所記共二十有
七人其聲績卓然名世者未少也孔子曰三人
行必有我師觀者當自得其為人取以為勸戒
焉予未敢以強議也顧予之不敏而亦濫竽此
官是不重可愧哉榆城舊有都察院已敗陋不

東泉文集卷三

堂一

可居士視事之二月始為稍改作以新其規於
是質之父老考之冊籍因誌其沿革自陳公基
而下其姓名則以勒之碑陰使後此者可續而
書也亦俾世有徵焉

清心堂記

國家以煙爨之用設山廠于易州之西北傍列藩
府而下為行部以工部侍郎一人主之部有堂
其制高明弘敞朝夕蒞焉所以總柴政而擇廢
縮以濟

國用者也先時官此者頗其堂三清心然未有記

其詳也予得而言之夫心之為物湛然內瑩止
水不波者固其本體也初何嘗有所謂好慕哉
惟夫物有惑惑則惑矣物之珍巧瑰奇者惑焉
則愈惑矣惑則易動故美惡妍媸之形於外日
至而無窮而愛憎取舍之念亦維然交戰于中
有不能以自決是何以求此心之靜一哉昔者
子夏聖門高弟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見夫
子之道則亦又悅以子夏而尚未能脫然於此
况其他乎故君子居斯堂也必以道制欲不以
欲忘道澄淨久而性真固則亦子夏之所謂戰

東泉文集卷三

堂二

勝矣戰勝然後道德之味長而中有以自肥其
所悅者皆嚆嚆於夫子者也故世有可慕者而
不屑慕所謂利欲之埃垢皆不却而自退不屏
而自除不灑掃而潔以潔雖欲濁之其誰得而
撓之蓋榮之以結綢繆驕而車馬非喧也悅之
以絲竹幻眇之音而鉤天無夢也誘之以綉衣
桂裳靡曼之飾而不能為陽然之惑也投之以
黃金之璀璨而何有於擲地而徘徊也眩之以
珠璣犀象璫錯落之珎而不以飲水而易吾
之介也耳目之好吾皆捐之浩浩然以游於萬

物之外是安能置冰炭於吾腸哉而況於是堂之區區者哉夫如是心欲不清不可得矣即斯堂也雖時以財貨爲事然進無訟牒之勞退有書史之樂吾之逍遙乎仁義亦未始一日而廢所謂清者固自若也况兼之以山川之夷曠林木之蔭鬱靈物朝夕之變化與仙禽野鶴之上下翔舞而長鳴又往往與吾心相會皆足以釋滯累而空乏故登斯堂亦未有不爽然自適者然則以清心名堂夫豈過哉雖然此心虛明之境吾言之而未能至方負昔人之墮者也知德君子其必有獨超於此者乎

東泉文集卷三

本五

疑翠軒記

行部之西爲軒軒之前旁列松栢數株枝葉駢附交錯而成陰其色鬱然可愛家有過者因名曰疑翠軒予惟山原林麓之內多清雅幽絕之觀此隱居者之所事仕宦欲兼之而有未能也是軒固官署而松栢之翠乃獨有此其密如織其廣如帷其覆如蓋雨一過之其爭如洗夜既午明月娟娟映之其色益鮮明欲墮玄陰耽耽餘清入室山林之勝仕宦者值焉有不容以爲

難哉然予每挹翫之其在四時則亦有不同者方夫春和景明青綠滿目茲軒之翠與凡木等耳固莫之或異也其韓相國之剛方峭直方混迹於衆而未有識其鋒稜者乎夏之時炎火如爐草木皆翕翕以附於熱不因之而變者鮮矣是翠也乃獨能却煩囂祛溽暑憩息於是者亦真若游蓬圃以屬於冰壺也其管幼安之潔身浮海遠跡卿相特立風塵之表者乎既秋而冬則萬物漸零落至冰雪凜冽則復委地矣是翠也益孤秀而聳拔蒼然太古之色欲狎不可挺

東泉文集卷三

寒一

然歲寒之操雖摧折之不能變其並軻氏之以道自重抗禮王公使人望之而非意自消次則張睢陽之徒爲國禦難間關百戰雖瀕死而不懼不懾也昔柳子厚記永州新堂以物蓋類一州之政寓焉然則是軒也吾猶詳其間俯仰今古得於世變多矣亦所謂視其絀因知其大者也豈徒據清幽之境與區區山林者爭一日之快而已哉客曰可以記矣乃刻之石

新修涇陽驛記

國家置驛于天下以通賓客候館相望或四十里

或五十里不能七十里道均而役易達地近而力不勞人未有不便者若置驛稍遠則輒苦之慶都之北爲翟城南爲金臺三驛相距且百地在地輻輳乘傳而至者紛沓填委視外地爲劇而二驛獨最遠以故當其役者日能於道余嘗過而怪之二驛之間爲涇陽郵亭永樂初嘗置驛焉自正統已巳之變而驛始廢民病其遠垂八十年亦前人之闕政也嘉靖改元巡撫都憲周公基更議驛政以新中驛僻在河間欲裁之以置涇陽問之父老考之圖誌咸謂斯驛之設

東泉文集卷二

志一

爲宜既已得請于

朝矣適周公轉官留都群議猶梗都憲劉公繼至統理都郡以剔蠹補敗爲已任再申周公前議上復報可凡一時所損益者皆著之甲令吏無宿奸法有常守涇陽之役於是始興尚未就緒也會大司馬蔡溪金公童師西征息於其亭而隘之以是役之不可已也諭守土者使終其功劉公亦大舉公帑之贏下所司管之斥土之隙聚材之良庭無覩滯堂弘敞庖福廐庫咸適準度凡若干楹不五月而告成還百年之舊節兩路

之勞行旅有歸而遠近便之費不傷財工不妨農茲役所以爲善也保定太守屠君僑請余文以記夫涇陽一驛也成自今曰金公以本兵元老方事經略乃拳拳措意於此謀大者不遺於細也周公綜理爲詳而首規以基之圖終者不眩於始也劉公制節甚嚴而獨於是無吝計遠都不恤於小也大臣用心之不苟有如此大廢則修墜則舉政之經也諉而不爲則怠謀而不諧則撓涇陽之役不謀而同濟於事而利於民此固一方之幸而三公之規猷建置有關於政

東泉文集卷二

志一

體甚大所爲成功而爲賢者皆不可以無述屠君以待御出補大郡政令方新而於是役復繕治有程亦其善政之一也余故得而併記之

紹興府古小學記

國制社必有學古小學遺法也自司塾爲末務率曠而弗舉間舉焉句讀爲業則亦猶夫故耳屬者

明天子一新政令特申飭府州縣各立社學以端蒙養之教繼有

凡浮屠之居有設而濫者悉毀之歸于官惟有司

之所處甚盛典也。紹興郡守洪君某得廢寺於城南，因欲即其地以改建社學，謀于貳守私君某。通守洪君某節推李君某議以克合，乃止。白于大巡端君某，報曰可。乃漸次繕理，前作大門，扁曰古小學。本其初也，內設祠宇，肖和靖尹先生像，示表勸也。祠之左，扁曰禮門，右曰義路。祠後爲廳，扁曰養正，廣可容數百人。左右爲廊，各數十楹，以處俊秀之有業次者。廳後爲堂，扁曰游藝，琴瑟簡編具焉。予惟童蒙之學，士君子最初用力之地，譬之道路，所引之而南，則越引

東泉文集卷一

充

之而北，則燕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示人以重如此，故孟子命世大賢之資，有待於三遷之教而後定。矧世之後生小子乎？昔三代盛時，法制大備，遂有序堂庠，家有塾，擇民俊秀而肄習焉。教之灑掃應對進退，以敬其節，教之禮樂，教之射御書數，以養其中，和以正其容體，而開發其聰明，與凡事親從兄尊君敬長之說，必時舉而反覆告詔之，以沃其義理之良。至於蒙養甚至也，及既長，乃復進之大學，擴其所未至，增益其所不能，使之日從事於道德，馴且一

以歲月之久，而須其成，以故教化洽而人材興焉。少稱有造，長曰有德，家有完行，國號多士，而在位者皆羔羊之大夫，其起而履天下之任者，皆大聖大賢爲純德君子。本末該而終始具，故其事業亦皆光明修備，可以揭宇宙而照映方來。夫孰得而企焉？後世此學不講，士大夫無修身之素，少而狂悖，長方自悟，長或未悛，老始自艾，回視故步，有不勝愧怍者。亦或樹立在天下，文采表見於一時，然考之家庭鄉黨之間，則尚多貶議，如寇萊公力扶社稷，功非不茂也，而少

東泉文集卷一

丰

年或病於失檢，曾子固星斗文章，其述作炳炳可誦，顧質以行義，則未能無歉焉者，亦何以收圭璋之譽哉？此君子養素之爲貴，而小學之教誠不得而缺也。明矣。紹興爲古會稽郡，以文獻甲東南，登高科，稱賢宰輔者相望。今昔近且重，州之俊動以千計，可謂盛矣。然各教以塾師，有司漠然不之省也。洪雨下車，即以留意於此，慮其渙無統紀也，擇人以總之，慮其群爲遊狎也，取古小學之法，立條格以示之，又慮其紐於淺陋也，朔望則會講五禮，以登環堵之觀，時俸臨

蒞而誘獎之。翼翼濟濟。揖讓有容。渢渢乎絃誦之聲。其於文化也美矣。至是復建此學以爲統會之地。則作之愈勤。習之愈專。群子弟有不勃然興起者乎。自此而益有修焉。豈無三代之人材出於其間乎。雖然。蒙養固不可無教。然必捨其常。立異論以惑童子。其弊也將率而好恠。此歐陽子之有懼於石公操也。其尚慎之哉。洪君字玉方。閩莆田人。少有志操。嘗督學南閩時。得其文。復察其人。其器之未幾。果舉進士。歷郎署爲令官。其爲政公平廉潔。介直不阿。聲績可最列郡。是役也。舉官爲費。惟恐勞及於民。是亦惠政之一端。即此他可類推矣。乃爲記之。

東泉文集卷二
主
鞏昌崇義書院記

侍御君王子書氏。當嘉靖乙未。巡按西土。未逾年。成鞏昌崇義書院。余適至關中。聞其事。嘆曰。美哉曠世之典也。可以訓矣。先是鞏昌僻在隴右。鳥鼠盤紆。渭河經緯。地宏敞而雄壯。風氣平而人多秀。乃人才間出。數十年來。士益不振。全郡往往乏科第。侍御君病之。每登高博望。曰。是非山川之故而惟人。責閱其土。曰。惜也。未有

作之者。履其學宮。曰。或猶隘於此乎。謂宜有白鹿。嵩陽。岳麓之規可也。乃縱觀郊遂。果獲地于東園。面以南山。清流引之。惘然可宮。卜兆維吉。乃協謀守。巡參議劉某。僉事紀某。命郡守袁某督其役。郡西舊有橋。壞諸山水。不可復。取其餘材數千章。資贖金。役隙民。越兩月而事集。前門一二楹。翼以兩防。中爲崇義堂。五楹。後爲講堂。五楹。廂房畢具。亦各五楹。最後甃以浮橋。橋後爲尊經閣。八窗。各三楹。左右各爲號房三連。凡六連。連凡八楹。侍御君乃遴選臨鞏甘肅凡

東泉文集卷二
主

河西之才而秀者。群集其中。禮聘名儒師長之。謂伏羲生其地。題曰崇義書院。子惟曰。教化之于人深矣。古者教至備。化行而俗美。賢才濟濟乎其衆矣。在外郡者。猶其在王國也。夫臨鞏古雍州疆域。非不可以比勝于豐鎬。然而人才之衰落如此何也。教化弛而有司因循之過也。且其地孰與于蜀。昔蜀偏安不文。及後文翁爲之。教相如爲之師。遂爲名地。況此乃伏羲孕靈毓秀之所。人顧視之。若偏陬下邑。然豈天之降才爾殊乎。夫世之言五經者。必首於易。言易必首

於伏羲伏羲者乃萬世文章之祖道統淵源之所自出也諸生生其地尊其人重其道默而得之將不有勃然而興起如陳圖南邵康節之獨究先天之學者乎不然則潛心於群聖人之經出而取科第爲明時用樹勲績於當時流英聲於宇內將不有爲山川吐秀改前日之陋而躋之於豐鎬之盛者乎是則侍御君作興之意將以收他日聚徒養士之效者也侍御君按河西風采凜然方日以澄清所部爲事而用其暇以留意人材如此其有功於風化者甚大顧安其故不即乎新有所鼓舞於上而不能相感以淬勵奮發於下則將如之何諸生起而謝曰此則三子之咎也請以是爲規

東泉文集卷三
主
標塘劉氏祠堂記

廟有制古也然周漢已來其節太嚴爲士庶者無以自展其情唐制亦惟大臣得爲之王珪既以通貴而猶祭其祖於寢用是爲有司所劾宋時亦惟將相大臣得賜家廟自太師文彥博而下凡七八家然亦獨爲貴顯諱而所賜或非其人則亦非制之善也夫禮緣人情可以義起以

故祀高祖溫公倡爲之祀先祖伊川倡爲之至文公爲祠堂之制則爲人子者俱得盡霜露之情而禮制通于上下矣江西標塘之劉鉅族也世稱清江三劉亦其一也劉氏有祠肇於宋燬于兵

國初復脩之旋復圯壞嘉靖己丑其子孫載建於本宅之左規模深廣視昔有加鄞庠博士名曰亶者其裔孫也文而有行一日來慈乃以記請予按劉世系厥祖肇自長沙定王發唐憲宗時有曰異者尚安平公主避亂始居廬陵故鄉名

東泉文集卷三
七
品

安平歷六世曰旦者徙本縣儒林鄉又七世有曰霍者與清江太傅式爲叔季行霍再徙於標塘之劉始者霍六世孫有曰邦賢者生五子皆爲名宦迨時變故獨其太子秀仲之後不失其故業秀仲四傳而得樂慶處士諱貴倫者有充拓先業之功一子長諱弘載別號致遠次諱厚載各生五子長爲後五房次爲前五房是十房者相與協規同力共構今祠爲同堂異室之制設五龕以代室而按神中立霍爲始祖左中右中則附霍以下之餘七稍降

則樂慶之也。傍左則致遠之主。凡其後五房子孫之主。祔之。傍右則悠遠之主。凡其前五房子孫之主。祔之。位置不紊。如是。按禮。別子為祖。凡公子來自外國者。亦如別子之為始祖。故霍為櫟塘始祖之祖。禮也。夫族大姓蕃。不可無大宗。以統族人。禮曰。大宗。宗收族者也。

今制亦許一族之長。擬古大宗。霍為櫟塘始祖。能立大宗。以奉其祀乎。樂慶宜承大宗。而樂慶子。長子致遠繼之。為百世不遷之大宗。次子悠遠。自為小宗之祧。而其長子為繼祧之小

東泉文集卷二

三

宗。至其祭也。亦隨所宗而為之主。大宗主始祖。霍之祭。其後子孫特出樂慶以配者。蓋推其功配祖之義也。至其左右餘主之祔。亦推旁親祔食之義。各以序而相從。此皆禮以義起者也。若夫樂慶主之左右。各祔以致遠悠遠。乃前後五房子孫之主。亦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之正也。夫有大宗以明統。有小宗以別派。而左昭右穆。秩秩有倫。又如此。其已廢已絕而復有與祭焉者。亦祭統所謂心休而奉之以禮。心之所安。亦義之所起也。是祠也。可謂曲致其情。得禮制之

宜者矣。邑博士君長子。用以詩經。中江西辛卯經魁姪孫。奈亦書經。中同榜文科。接武駿驁。貴顯之增。然則增光是祠。其又在是也。夫子故為記之。復系以詞曰。

惟劉為姓。源遠流長。肇自長沙。轉遷櫟塘。派同清江。簪組頡頏。中也式微。舊業幾墜。有作其間。族望復著。建此新祠。於穆深遠。開先者崇。有功者配。群昭群穆。祔食于內。曰惟春秋。享祀不忒。笙鼓在序。俎豆在室。子孫駿奔。濟濟漆漆。其容既肅。其節亦備。於千百年。罔敢有替。

東泉文集卷二

三

常山縣學記

學校為

國家養育賢才之地。規制欲其整肅。稍敞焉。必葺環抱欲其明秀。不得其地則遷。以故文翁守蜀。汲汲然興學育才。為務。范文正相宅而得勝地。乃用之以為姑蘇郡縣。二公用心有此。夫豈徒然哉。衡常山舊有學。前逼高峰。無蜿蜒盤曲之秀。後臨通衢。人馬奔轆。多喧囂聲。有學以來。科第寂寥。曠世乃一舉。諸生病之。嘗私相謂曰。是宜遷。未之有告也。正德間。巡撫侍御胡公。其嘗

范學陋焉。亦曰是宜遷。已擇地於邑治之西。謀改築焉。會兵燹卒。亦未果。往年八月。舊學之僣人弗戒。火焚其廬。災及學宮。盡爲煨燼。郡守安福趙君某。聞而警惕。不自寧。即日單車赴縣。圖所以新之。環視故基。病其隘塞。乃亦曰是宜遷。周旋顧盼。得一區焉。諸生曰。是即胡公所嘗擬者。趙君喜甚。遂定計以遷學事。曰。于今延守侍御端公某。且曰。茲重事也。民不可驟歛。必得富而尚義者。相與成之。又曰。錢穀金帛。誘之媒也。宜委郡同知。總其役。若縣與學。宜使各得周知。

東泉文集卷二

志

其數庶事集而謗不興。待御公是之。乃騰檄以促其成。於是趙君首捐俸金爲倡。民之好義者。亦各出其贏以相補助。得若干緒。遂以是年月。即肇工。凡殿堂門廡。以次就役。金既有飭。丹雘有輝。閱數月。乃訖事。諸生得以目擊。咸躍躍自奮。自是文風十倍矣。于惟

國家設立學校。以六經四書。陶鎔上類。其說一以。應洛關閩爲宗。教有常法。士有定業。百數十年。來道德同而風俗。而世之。一濟於太平。永樂間。饒州士人。嘗有爲試戶。應洛關閩之說者。時

主盟有人。重譴之。且焚其書。天下稱快。弘治間。常州士人。亦復有爲此妄者。時亦主盟有人。以前日之法治之。天下復快焉。以此邪說屏熄。正論大明。近者乃有負恃聰明。弁挾虛名。恣爲高論。以自號於世者。詭曰。唱道。痛斥考亭。弁排關洛。以及於濂溪。雖才俊之士。亦或爲其所惑。相率而歸之。其師弟子間。自相賢聖。偃然以孔顏自處。至誦言於人。不以爲疑。夫孔子大聖。亘古今而一見。豈敢易言。即顏子之卓爾。彼亦何嘗夢涉其界。乃以區區淺僻之見。遽欲高自許與。

東泉文集卷三

志

不幾於舉拳石以躋太山。誇蝦蟇而禁神龍乎。其不自量亦甚矣。必以經傳非一家之書。義理非人之所能盡。儒者各得以異同自致。然不有至當歸一之論乎。其中正而無弊。真切而可從者。此古今聖賢相傳正法也。是惡得私心以求勝。縱小辯以破大道。盡毀儒先之見。而欲獨伸其說於天下。且假此以逕趨於洙泗。夫濂洛關閩之有論著。曰吾宗孔氏。世之爲異論者。亦曰吾宗孔氏。豈果無辯。譬之子孫之於宗祖。然濂洛關閩者。孔子之世嫡。雖狀貌不能盡肖。然

血脉則貫通而無礙。捨此而爲異端者。雖極力描畫。自謂得孔氏之真。然皆崇禱拜汾陽之墓之類。姓氏雖同。而氣味卒不相屬。此贗也。孔氏曰。播有不壓而斥之者哉。夫所貴於聖賢者。豈直以其言恒於其身心焉求之。今其所以告詔於人。未嘗不以傳心爲言。及考其平生。則亦不過富貴胸襟。詞賦技術。是何有於正心誠身之功。況功名之際。多舞智數。其或不歸功。

朝廷而專美本兵。此於常武之詩。猶有未講。而欲妄希聖賢。顧獨以虛名相煬。寔繁其徒。哭。

東泉集卷三

五

未春閣之式。策問嘗一及之。正論幾吐氣矣。其黨陰相。譏。提之力。及遷就。以屈於其說。遂使其說轉盛。道者慨焉。屬者幸逢。

天子明聖。獨覺其非。特下詔以正其罪。於是公論再明。學者視聽始出。皆知吾儒之有正學。此非世道一快哉。昔宋皇慶時。道學有禁。劉光祖記涪州學。特致慨焉。謂其以真爲僞。謂爲今之所爲。聖賢皆僞也。而世反以爲真。是非同一繆戾。使光祖當此時。記此學。甘言又不知當何如。引。衛守素有學術。向慕甚。聞予言其必有左。

袒而起。以共翼斯道者。若其爲政之廉。志澤之旁洽。則衛人有口碑。溢人且久矣。此不及盡書。

東泉集卷二

全一

東泉集卷二

奏疏

廣西稿

建宣成書院疏

奏為崇名儒以弘治化事。臣聞先哲者所以為後學梯範之資。故褒表於前。而自將感發於後。將銷伏於彼此。有禮者常隆於名賢。而治必右乎文教者也。臣竊惟桂林一府。雖為嶺右大郡。然地居遐僻。俗尚頑獷。自入中國以來。未見

東泉文集卷之三

達大儒假迹於其地者。而朝夕之所從事。惟矜矢甲冑而已。其人才之寥落。歷漢唐一無所見。豈無自哉。亦倡之未有其人焉耳。下又於宋廣漢張栻始持節其地。東萊呂祖謙又孤於用。是桂人始知文學。而衣冠文物。獨冠嶺右之。父老尚能道之。則其所以沾溉一力者。不已多乎。故在理宗景定間。嘗因經略使朱禔孫之請。已即其地而創為書院。又因其謚而榜曰宣成。桂人尊而祀之久矣。但以世遠而跡湮。未免名存而實廢。臣愚叨承

上命督學一方。惟是先賢名迹。實為風化攸係。展敬無所私切。慨之近嘗得其故址。已具呈提督兩廣兼理巡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潘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楊顏。行令桂林府知府戴恩。動支官銀。既葺而新之矣。然事必出於朝廷。而後表章之美著。禮必秩諸祀典。而後崇報之意隆。況此二儒者。道德文章之偉。言論風旨之懿。寔與建寧朱熹相為上下。海內士皆敬慕之。有不待臣言而後知也。顧茲烏履之餘。可無俎豆之奉。臣愚伏望

東泉文集卷之三

皇上念二儒名德之重。慰一方瞻仰之私。乞勅禮部著為典則。

賜與春秋二祭仍

勅翰林院撰給祭文。照依鶴山書院事例。使有司世

有遵承歲歲祀事以昭我

國家崇儒重道之盛。美於千萬年。則士敦於學。庶

幾開八桂之文風。民習於禮。亦且弭四時之兵

革而於

聖明治化。未必無所助焉。

奏請薛瑄從祀孔廟疏

奏爲追祀名儒以彰治化事。臣惟孔子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故歷代以來。皆祀之學校。自天子以
下。於春秋皆以時從事。致駿奔對越之誠。以脩
崇德報功之典。其禮獨爲最隆。先後脩食於傍
者。非當時速肖之賢。則後世名德之真儒也。其
選獨爲最嚴。顧其間去取之義。亦有不啻一槩。
論者。臣嘗竊以區區之愚。揆之孔門速肖之賢。
皆親炙杏壇之化。世守其道。輔翼孔子。以有立
於天下。固無以議爲也。然自秦以來。則坑焚之
餘。六經皆灰燼矣。賴漢晉諸儒。各以所聞。轉相

東泉集卷三

三

傳授。殘編脫簡。漸次收補。而後天下始有完經。
孔子之教。已廢而復興者。斯人之力也。故以賈
逵之忽。細行馬融之耽。女樂王弼之宗。老莊杜
預之建。短喪猶得。且立於其間。雖或庇之。未有
削而去者。意或以傳經爲功。不暇盡責其備。此
一義也。然經籍雖幸。而僅存諸儒。師說不一。其
於大義未明。所謂俗學。專學。復又從而汨之。其
患又有不可勝言者。有宋諸儒。濂溪之周。惇頤
伊洛之程。顥程頤。關中之張。載考亭之朱。真其
他如廣漢之張。栻東萊之呂。祖謙輩。數君子出。

爲究極性命之微。躬行道德之實。其於衆言之
淆亂。析諸聖以定其說。然後經書本旨。燦然
復明。遂使孔子之道。已絕而復續者。又斯人之
也。故皆並置於從祀之列。雖其時諸儒。彙興互
有倡和。然非深有所得於斯道。與大有功於經史。
如數君子。則多抑而未與。意亦拔其尤而尊之。
此又一義也。顧理學大明之後。則語言文字。有
可略而真知實踐之爲難。故元儒曾齊許衡。其
學本以孝爲師。始行之家。繼推之人。而終持其
說以導其君。語默進退。要不與朱子合。辭辭矣。

東泉集卷三

四

然懲宋末文盛之弊。而深有所憂於繁詞復說之
爲害。獨不以著述爲功。今其遺書。具存。寂寥數
帙而已。衡於此。尤所謂善學朱子者。故元人
亦持取之。以置於從祀之列。所以風勸後學。意
固有在。于其道。不于其言。此又一義也。
國家文教大興。純以經術選士。正欲得真儒而用
之。百數十年來。人才之以學術風節與事功名
世者。亦衆矣。然求夫舍口耳以專力於身心。輕
世味以沉潛於道德。則已故禮部侍郎蕪翰林
院學士河東薛瑄其人。未有能先之者也。蓋瑄

自少時已厭科舉之學。即以聖賢自勵。其玩道也。有優游厭飲之功。其立身也。有矜持檢點之實。其教人也。非正學復性。不以爲言。其事君也。非誠意正心。不以爲告。獨養剛大之氣。雖百折有不能移。兼勵廉靜之節。雖三公有不能屈。其發爲文字。亦多所謂布帛菽粟之文。皆性命倫理之攸繫。觀讀書錄及河汾集。與一時名臣如大學士李賢彭時。所以推隆其人。其風旨已可槩見。瑄真二代之真儒也。或方以造詣淺之。臣愚以爲瑄之學。潛思默識。寔於義理有深契焉。

一東東集卷五 五

其其切之味。高明之游。與其手舞足蹈之樂。瑄固有難以告人者。是未得遽淺之也。或又以著述少之。臣以爲瑄之智識才力。非不能務纂述。以爲穰穰之富。飾藻繪以誇談議之工。蓋其意亦許衡之意。方有所懲於彼。而不屑爲其於衡每亟亟焉。斷可識矣。瑄大槩以衡自立。可以並驅無愧。亦所謂善學朱子者也。又安得而遽少之哉。夫孔廟之祀。非其人固不得而輕預。一國家有臣如瑄而復置之。是何以表一代之文明。厭天下之公論。慰後學之瞻仰哉。瑄

之從祀。在昔時如國子監丞呂紳亦屢以爲言。未蒙俞允弘治間。以給事中楊廉之請。朝廷始聽建祠平陽府內。臣愚以爲瑄乃天下之士匪直爲一郡之光。瑄自宜從享孔廟。以次於諸賢之末。以鄉先生例待之。恐亦未爲至當也。如蒙伏望

皇上特勅禮部。將臣所言。會集廷臣詳議可否。請自上裁。萬一臣言不謬。有可舉行。各將薛瑄別賜封爵。使得預於孔廟從祀之列。則祀典所加。斯文增氣。既足以示學者之趨向。又以彰我昭代之有人。士習可敦。儒風漸古。而於治化之助。真不淺矣。

貴州稿

土官楊友議

議得結黨攪亂。固王者之所必征。釋怨解讐。亦聖人之所不拒。各官勘報事情。除楊友燒毀楊斌州治。殺死楊才人頭。楊弘頭。割已地。依俗陪補。及楊友楊斌等所奏殺傷人命。各有抵對。楊友所還張銳等重安等司名。寨主張銳馮經等

所還楊弘等處各寨土畫有定界并執留
重安容山二司印信給付該司各已明白已難
再議云云都天保川金良宣慰楊斌吏目陳瓊
等捏詞妄奏動係不實者應合究治外所據要
復楊弘衙門官職印信一節為照已死逆臣楊
友本必有罪人犯羈管一方却乃擅離配所敢
自稱兵卒為不道人受其毒雖云天速其亡彼
固死有餘戮其子楊弘初若預父之謀後復蹈
父之惡

朝廷以天兵臨之當使立滅亡其安能挾區區苗

一東東奎奎奎

七

人為梗乎但楊友當首禍之日楊弘寔童稚之
年其於姦謀豈末能與及楊友已死楊弘年漸
長成乃能稍知禮法依俗受罰束身謝罪既已
歸地還印亦曾遣兵効勞蓋皆改父之惡用以
自表於

朝廷見哀而已况楊弘寄跡凱離雖為各寨諸

夷所挾亦頗不失撫馭之方且與楊斌張銳等
官面講和好蓋亦各求自守之計推之人情有
足矜者及照凱離處所人雜諸夷勢聯四省若
得一官統之則各苗固無頑梗之梗而

朝廷寔亦得控制之宜開設衙門置立官吏亦固
其所但楊弘之善猶未足盡蓋楊友之惡而
國家大法亦有難於一切輕徇者合無斟酌事宜
將楊弘革去先年所授伊父楊友宣撫舊衙查
照各處土官長官司等衙門事例量為減降另
立名稱授一職降給印信仍聽凱離處所開設
衙門照舊設捕州宣撫司管轄使之統御前項
苗夷下辦有司之糧差上進

朝廷之箋表并兩首鎮巡等衙門遇有警急隨
宜調遣應期趨令夷衆有頑梗者務嚴約束以

一東東奎奎奎

八

靖地方其母田氏柳氏并家口人等俱給發完
聚使少遂其私則楊弘當感

德萬倍愈圖自新固未敢有毫之少縱也如楊

弘不上體

國恩仍懷變詐敢肆要求或縱苗為惡及他有違

越聽川貴兩省鎮巡等衙門上請於

朝合兵進討必盡其黨與以大彰殺伐更不復於

寬貸如此則

朝廷於楊友父子既有以示譴責之義亦不失弘
納之仁功罪之間似各有處再照宣慰楊斌長

中張說馬經等俱合各依今刻不契固守分地
撫輯民夷固不得重為苛刻致生弊端及再行
混占紛訴以致重煩

天聰自取創罰其白泥烏江印記亦合通依各官勘
報事理查明轉給及另行鑄發施行但欲復衙
門官職印信一節緣爵賞刑罰出有

朝廷非臣下所敢專決地方雖在貴州管轄實係
川省且事干邊夷計在局緣奉批仰委官勘
處回報事理未敢專擅擬合通行呈詳為此除
將各委官呈到原取旨尉湯斌土台楊弘并各

東惠集卷三 九

土目人等供詞結狀附卷外今將前項緣由理
合具呈伏乞

裁處施行

山東稿

招撫流民議

議得重紂最足以山民冗官最足以誤國故設
官而無損於民有益於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
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存之不可也查得
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
員天順二年年丞添丞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

五年九月以後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
五月以後奉

欽依存留三員近復添至十五員則前所未有也夫
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
收糧收鈔管開按察兵備等官並亦有事於此
於勢既不可缺其勢固已不少至於該倉既設
有監督太監一員與該部委官協同監守內外
兼臨足以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
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
而監督多設乃獨數倍於前此則可省而未省者

東惠集卷三 十

夫官多則承稟亦多有非一人之所能專其勢
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體其宜省一也官
多則供億是繁有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十
數州縣之力而猶缺於應用其宜省二也居處
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而守巡等官每無
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每相望
於途而驛遞等衙門目不暇於應給其宜省四
也斗級困於誅求應役一年費銀八九十兩或
一百餘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糧戶
疲索取索納米二千石用銀六七十兩或八九

十兩往往繫官而死獄其宜省六也其猶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京師南通江淮西直韓魏宜使其民日益富庶商賈日益轉運可也今時非特居民愁困十逾五六而富商大賈苦於和買亦皆棄業而他求資遷之所日見其稀落矣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宜省七也且

東泉集卷

十一

朝廷之設藩臬州府本以為民之利病不能救之亦當言之職等竊祿茲土目擊斯民之愁困而流離者二不能救又不能言是負吾

國也是負吾民也又安以設官為哉況山東連年災盜凋瘵所在臨清之民困已甚矣不得已而旁借數十州縣以助其數十州縣者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又將復求於他州縣皆復狼不支無可為謀者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大民之困也正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為盜不可得也為盜不已欲其不相挺而為亂亦不可得也是豈不深可念哉此職等所以日夜憂嘆而不能自己者也如蒙乞為轉聞於

朝憫小民之艱難思冗員之可去查照先年裁革故事將見在監督等官擇其老成謹厚者量留一二員或三四員聽於本倉督事餘皆取回別用如此庶既不失

朝廷設官之舊亦可少解斯民之困寔亦地方之幸今將會議過緣由理合具呈伏乞具奏施行等因具呈到臣會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徐議照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老稚流移動至千百近日以來礦賊既竊發於淄青等地

東泉集卷

十二

方哀馬之徒復馳騁於濱海等處所臣等濫受地方之責實懷不職之憂雖節經督同布按二司官員日夜籌畫藉公帑以助轉輸而國賦猶未能盡如期也布

恩詔以事招徠而流民猶未見盡復業也遣官發卒多方撫捕礦賊雖已暫定響馬強賊雖聞有擒斬而未能必保其後來也臣等以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安百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則去冗官以省浮費今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因止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於一日一時者

可言也。臨清廣積舊設有監督內臣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矣。而當時已有建議於

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二事。所臨不過二倉。乃增至十五員之多。而羣聚於一州之內。前日一州之困。今且遍遺於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於數千。而其他征求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其於可減可省。誠有如各官所議者。況德差銀兩。本以已盡一門。而取亦祇爲料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臣等雖暫徇其情。寔

金東集卷三

十三

亦一時補偏之術。即非後來可繼之道。前項監督官若不及今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之於民。而民無可取。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欲更無已之歛。寔恐別生不測之憂。且撫民之方。不必求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以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地方之至計。大發

乾斷特

初廷臣會議。將見在該倉監督內臣。擇其重厚老成者。合無查照先年建置舊例。量存留一二員。俟

仍照正德六年

聖斷。僅留三員。與本部委官協同管事。餘悉取回京。師別用。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鄉飲酒議

議得厚民風。莫先於敦齒德。正士俗。莫大於辯儀文。此古今之通義也。我國家稽古定制。設鄉飲酒禮。擇其老而賢者。賓諸于學。歲有常期。爲之主者。分進以示敬。登俎以接歡。其於禮隆矣。及律儀載於

金東集卷三

十四

大明官制內者。備開鄉飲主。府知府。州縣知州。知縣如無正官。以佐貳官代。位于東南。太賓以致仕爲之位。于東北。僎賓擇鄉里年高有德之人。位于西北。介以次長。位于西南。三賓以之次者。位于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爲之主。揚解以罰之。正名以定位。列等而序賢。其於儀文亦已辨矣。又考禮記鄉飲篇有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于西南以
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
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于東南而坐饌于
東北以輔主人也今知府高嶼所議鄉飲賓主
介饌坐位與官制所載同該府舊行鄉飲賓主
介饌坐位與禮記所載同禮記出於先儒官制
定於我
朝夫三王不同禮勢有所異也五帝不同樂義有
所殊也禮記雖有前說我
太祖高皇帝以

一東集卷三

十五

上聖之資居

制作之位斟酌古典特為更置是固有深意存焉
此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豈得據古典為可遵忽
時制而不守為禮本同行之各異是豈王者大
一統之義而亦何以占同文同軌之盛哉有此
舛訛理應整葺合無准行濟南等六府轉行所
屬州縣凡遇鄉飲悉遵
大明官制內律儀圖行之毋牽於古以犯背上之戒
毋徇於俗以失守政之宜如此庶幾大禮以正
而風化還淳矣

預處備恩議

議得山東本股肱重地最為切近

京師而連年忝麥無收災及重於他省顧今人情
殊切憂懼謹以古典為據與時宜之可行者
列為十事之目少罄一得之愚如蒙採擇可不
或徑付所司責以必行或急請于

朝以俟

成命庶於小民少有裨益而地方亦可安矣

計開

一清獄囚以伸冤抑照得各府州縣衛所

一東集卷三

十六

監獄囚犯或因上司拘提或是本衙門
剖斷其間多有泛濫拘繫或被告晏然
無事而原告受累者或正犯在外逸遊
而里隣被禁者或重囚乃得日便而輕
囚不釋者經年累月妨廢生理及聽憑
吏卒人等多方凌虐致有誤死牢獄者
言及於此殊可憐念見蒙撫按衙門巡
歷處所盡心清理及察行各司府等衙
門將見監囚犯次第釋放誠足以召和
致祥矣但人命強盜尤為重獄一夫之

衙門以俟理

奏如此則訟獄已平而天道亦將自順矣
一減買馬以蘇民困照得山東地方地瘠
山多素非產馬之處自正德六年以來
節被流賊為害將官民種兒騾馬劫奪
大半至今陪買不敷又有歲辦備用馬
及累民買解亦復追徵未及二三年來
又累蒙差官齎銀收買馬匹數多殆
無虛歲聞之民間實苦之如正德
十一年主事東魯齎銀五萬兩買馬

雖蒙兵部奏

三千三百三十三匹小民陪補幾及一
半正德十二年寺丞張葵齎銀一萬五
千兩買馬二千匹本司訪有前即獻皇
撫衙按門准於各府貯庫節年站錢
銀兩動支每馬一匹加添銀十兩共加
添銀一萬兩僅得完解然於公務之費
亦不少矣今正德十三年又該寺丞謝
瑞張葵共齎銀九千九百九十兩買馬
六百六十六匹該本司亦復照例議
呈撫按衙門准於各該庫貯先年幫
補買馬扣除餘銀及無碍贓罰銀內動
支每馬一匹加銀六兩共加銀三千九
百九十六兩亦僅少紓民力然所議幫
數不能復如舊者只今入帑漸虛無可
為處故也及查得每年分發下馬價俱
止萬兩上下一年一次已覺為難今查
各寺丞案內尚有未發銀兩約數萬計
雖蒙兵部奏
准陸續分領前來各該地方不必拘定限
期但恐取辦於二年間或止於三

五次內則其勢爲愈難其事爲實切於力有不可支矣何也山東所屬不過六府濟青登萊皆以災告而青登萊三府被災尤重其所謂民皆自救不暇者也安能出其以助官乎重爲買馬國家所急濟南府已不得已而分派青州府亦不得已而量派登萊二府已不能旬日以來其濟青二府所派州縣備述民艱紛爲伸訴而求免於派者至再且四而猶未已也拒之則情哀從

八東臺集卷三 十九

之則事廢事勢如此其不得如念乎及照東充二府雖云頗收然兗州如單縣城武等縣亦不可派其餘州縣亦已盡力而派固不能復有所加所餘者獨東昌二府耳然然高唐聊城在平博平清平恩縣六州縣近亦各以災告顧沿河供給之煩拽運之苦疏濬之勞東昌當其八九初亦未見其裕也即使盡力而派其復能幾何哉夫當此災荒廣大之時設若微解果非

惟馬匹有限抑且公私已竭其將何以爲應設憂及於此定是無策合無將前項未到馬價銀兩上請於

朝或俟豐收發下責以三五年之限以漸收買或改別省豐收地方代買以蘇山東小民十分之困如此庶幾民生稍安而地方亦可以無事矣

一借官粟以救窮困照得山東所屬六府共一百四十州縣濟南府濱州臨邑等二十六州縣兗州府平陰縣東昌府高

八東臺集卷三 二十

唐丘縣等十州縣青州府莒州臨淄等一十四州縣萊州府平度州高密二州縣登州府蓬萊黃縣二縣六府共五十四州縣俱各告災已可憐念但青登萊三府比之濟兗等府事體不同其於災傷亦更重大姑以去歲言之爲因三府告饑屢奉 部咨及撫按明文發銀不下三萬三千七百五十兩發粟不下二萬餘石民饑餓而死者猶枕藉於道流離而散者尚未能使之盡還集也乃今

復以旱告。夏麥無收。秋禾未佈。其事尤可慮者。三。礦徒海寇。時切憂防。一也。倉廩盡發。官無遺蓄。二也。舟楫不通。米粟難集。三也。所賴者。發司帑以助之。查得本司庫藏原積銀錢。大畧銀不過拾肆萬餘兩。近蒙戶部行取官銀五萬兩。已行解京。其餘見存銀兩。多係漕河備用夫價。及缺官空月柴薪馬夫及各衛所軍器料價。并預處馬匹以備急用。事例等項銀兩之數。固不敢輕易動支。及

八東身卷三

三

查贓罰香錢。原數雖有一千五百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四文。該本司節為救支軍裝草料俸月等糧。買馬脩城。祇老衣糧賑濟饑民公用等項。節經呈准撫按衙門已支訖七百一十九萬六千六百文。見在止有七百八十三萬二千八十四文。又查得本省每年災免存銀。涇府等府祿米應補未補之數。計該銀二萬一千二百九十餘兩。沿海靈山等衛軍糧應補未補之數。計該銀十萬八

千四百餘兩。大畧共用銀三十萬餘兩。其餘師生俸廩孤老月糧京邊告助各地方軍器馬匹等項。應買應置。待此以應者。未可盡計也。然則雖有一二餘溢之數。亦安暇於他及哉。今欲再行發賑。固宜首及於青登萊三府。濟東等府濱浦等州縣。亦未得而遽遺也。其將何以濟五十五州縣之饑民哉。又查得弘治五年。本省災傷。該巡撫都御史王。奏為預備賑濟事。准將濟南等六府所

東身卷三

三

屬州縣。該徵本年戶口食鹽。未經轉解。并存留司府見徵未完之數。俱留本處備賑。及將臨清鈔關收受該年船料除春夏三季解納外。其秋冬二季。已未收正餘鈔貫。俱准每鈔一貫。折米一升。裝運缺糧州縣備賑。弘治八年。亦因地方災傷。該戶部尚書呂。等題為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准將本省起運京糧。減起八千九十八石。以俟豐年。仍復舊數。及又節查嘉泰天順成化弘治

年間屢因本省災傷俱蒙

朝廷軫念特發內帑銀兩遣官撫賑當時

小民稱便地方獲安即今災傷廣闊非

惟夏麥無收抑恐秋成難望民心憂懼

惟思逃竄是安得不急為區處設及又

看得青登萊三府發銀不如發粟之便

其鈔關轉易之粟亦不如臨清該倉收

貯見粟之便合無比照前項各年事例

奏請於

朝將正德十年起至正德十三年止本省

東泉文集

三

戶口食鹽除轉解京庫上納外其各年

存留各府庫貯并大戶已收未解之數

及今正德十三年見徵京府二庫鹽鈔

共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三錠

八貫七百文共該折錢三千三百六十

三萬三千七百二十八文七分與臨清

倉見貯粟未准開領三萬五千石行令

沿途官司設法搬運先儘一萬石青州

府五千石萊州府五千石登州府濟東

等府共一萬五千石酌量交卸寄囤與

鹽鈔銅錢租儲以俟發賑兼備緩急

平安人心仍乞量將本年起運京邊糧

草如芝蔴等項特為減派數分以暫紓

民力候豐稔之年照舊分派如此則小

民獲濟而邦本亦可以固矣

一申事例以廣儲蓄照得舊積一事最為

緊急

國家著有明例至於攝此以為勸懲之典

其於生民大計可知也但有司官員賢

否不齊或徒託名目輒自封殖而好為

議論之人亦往往因之以併誣賢者遂

使有志之士亦復顧忌至一切斂手而

不敢為而於預備之計益疎矣合無仍

行各府州縣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及各

州知州州同州判各縣知縣及縣丞主

簿見署掌印信者查照先年事例凡遇

一應開理刑名徒罪以上照例申詳若

不係重大事情並聽量情發落從宜區

處責令納穀納鹽發各該府州縣預備

倉備賑每歲終各將區處過數呈繳自

東泉文集卷三

三十四

申呈守巡道及本司類查轉送撫按衙門查考以俟獎擢其有假公濟私該道官訪察的實仍嚴坐以罪不相輕貸如此則儲蓄廣而倉廩亦得以實矣

一減舊格以便官民查得先年告候都布按三司知印承差吏典及府州縣衛所大小衙門吏典事例俱是納銀納粟今皆停止緣前例定擬銀粟過多又兼山東連年不收以此告候前缺者都布按三司兩年以來不上三四人各州縣缺

東泉卷三

三五

吏書辦累累申討只得將隔別州縣略有二三數名餘剩者盡行改撥其間畏遠愁貧亦復不能供役徃徃自罪而逃以致有一縣止吏一名多或五六名一州止吏三四名多或七八名者法不能拘情則可念緣今青萊登三府軍民告多蓄積已空若不多方以處誠恐變生不測合無上請于

朝將先年措置銀兩接濟工程事例原銀若干量照本省弘治十六年奏

准事例照擬減半行令本省石人上納每銀一兩納穀四石分撥三府從便收貯以俟發賑如此庶吏承無缺而公帑亦得以充矣

一准舉首以清奸弊查得山東地方有等奸詐之徒將自己徵糧地土希圖輕省賦稅及減免徭役買串里書多方詭計或在逃亡拋荒數內混徵或掛下則貧民名下頂替甚或冒作無徵洒派代納者及又有等各年各項糧草馬匹站錢柴薪京班胖襖

東泉卷三

三六

柴夫料價等項大戶將錢收攬在手買串吏書假以花戶拖欠等項名色為由肆意與賄任情費用及雖已領批文多不赴官府投納該管官司或因受囑曲為坐視或畏刁潑伴若不知以致小民有應辦之苦官司無輸將之用似此奸弊未易悉舉除見發在官各依律例究治外但法貴自新人可理悟合無通行各府州縣出給告示曉諭自文書到日為始但有前項飛詭兜攬奸弊俱限一

月以裏各赴本管官司或守巡該道一
一明白舉首改正田地止於本等辦納
錢糧止於本等還官更不追究別罪若
有執迷如故限外不行舉首或被入告
發或上司查出各犯依律從重問擬官
吏連坐如此則錢糧易清而告訐亦可
以少息矣

一公勸借以助不給訪得各府州縣各境
內衛所軍民之家其貧者固常八九而
富者豈無二三况勸分出粟古荒政固

東泉集卷三

七

亦有之但行之非人則反開騙局亦甚
爲弊除無災州縣外其見災地方合無
行守巡道選委府佐官員各詣所屬州
縣督同掌印官查訪十分富實積穀
尚義之家及寺觀僧道素有義舉者各
以禮勸借或稍或粟或黍或豆少則三
十石多或五六十石明開數目估定價
值行令赴該州縣倉上納給與印信下
帖執照待正德十四年項廟收過香錢
內從該府差官赴領各照數給還衙所

有殷實者該衛掌印官一體照例舉行
俱限於十月終各將勸借過人戶并雜
糧數目造冊送撫按衙門并本司備照
如有聽憑下人顛倒貧富別生事端致
成擾害者其作弊人犯仍從守巡道訪
拿究治承委等官各以不職議罰如此
則勸借有方而民亦樂於聽從矣

一分府佐以協治理查得各州縣民窮財
盡衆心易搖若非廉能守令誠亦不易
支持除各州縣正官有缺處另行詢訪

東泉集卷三

三

別州縣操守有爲佐貳呈請署管外但
處常易而消變難豐稔之年一人獨蒞
之而亦有餘荒歉之歲雖亦衆力濟之
而猶未足此亦其勢然也除東交二府
外其濟南并青萊三府被災州縣合
無仍行守巡道將本府同知通判推官
等官量其才力分領地方行令往來巡
屬各不妨本等公務督同該州縣各掌
印官用心撫恤節省一切財用停止不
急工役苟可利衆多方區畫務在下民

得所不致流離事定之日各稽功教具呈撫按衙門以行賞罰如此則智謀並運而生民亦可以稍安矣

一處重差以節民力查得差徭俱有輕重而一年一替則民力易辦此天下之通情也本省如臨清倉斗級最號重差徭半每斗級一名該差銀一十二兩應役之費已稱為難近則費至百餘兩役及三四年充東二府所屬過編此差者往往至於破產而後已亦可憐念卷查正

東泉卷三

三

德八年間蒙巡撫都御史趙案驗為申明處置斗級受累事已經查照戶部題奉

欽依事理通行各倉將見年斗級逐名審實正身存留在倉供役不許包攬一年滿日疎放其歷年役滿斗級盡數放回聽當別差仍令將該年錢糧盤與經收官攢支遇有巡風苦蓋權斛收等項差使俱聽見役斗級內撥用等因已經會同巡按御史王案行三司轉行該

道守巡督同該府州各掌印官將臨廣二倉斗級一年一更不許指以守支拘留布政司備行管糧內外衙門知會查照相與共拯民艱祇承

德意施行外奈何日久弊生非徒無益而害又倍之即今斗級見役既當一年守支又當三年見役既編五十餘名舊役又留百十餘名不幸而應此差未有不至於蕩析者

東泉卷三

三

民間愁怨莫大於此況今地方災傷廣大正宜重加撫恤之時合無查照前案內事理仍行守巡道將臨清倉斗級再行區處今後務要一年一替不許指以守支為名過為拘留其拜見分例等項並加革削如此則民不告累而地方亦可少安矣

一處流移以靖地方照得盜賊生發起於貧窮勢之所必至者即今省

屬青萊登三府并濱州蒲臺霑化
利津等處與北直隸地方連年水
旱相仍糧差重大兼以有司撫恤
失宜以致小民無聊難以安業老
幼盈途而乞食於他方大小載運
而求生於他郡至相屬數十里而
猶不絕及其棲止之所或投於祠
廟之內或伏於道路之旁饑餓切
身而薰體瘠骨或僵而仆或倚而

今東泉集卷三

五

立或斃而委於溝壑夫棄其妻者
有之子捐其父者有之流離轉徙
其苦萬狀言之者寒心見之者失
色民之失所莫此爲甚若不亟有
以處之誠恐嘯聚爲非而奸雄之
人亦或伺變竊發此非地方之利
也合無通行所屬有司如有前項
流移到他處勿爲爾汝之分各分遣
素有智識義官等官務在從宜安

插加佐使之傭工田畝從事技藝
凡可以營食度日者各聽其便不
許逼逐致惹事變如民間富家鉅
族有能施粥等項興舉義事該州
縣即具名申報上司以俟獎勵但
各該兵備守備等衙門仍須多方
譏察着意防閑及振揚威武預絕
奸萌勿使輕有扇惑致貽地方大
患待候豐收之日從各該有司審

今東泉集卷三

五

取鄉貫量給粟糧着還故土各守
舊業如此庶使流移得所而地方
亦可以無事矣

延綏稿

褒表韓范祠疏

題爲褒表名臣以勵風化事

臣惟自古人臣有功

一方者率皆有廟祀以致去後之思或出於父
老之自爲或出於有司之公舉蓋亦以義而興
名教之不可無者然其間宜亦有特重其事必

假

朝命爲之而後於義爲適也。臣謹按延安府志載有所謂韓范祠者。韓爲宋宰相韓琦。范爲宋參知政事范仲淹也。當仁宗時。元昊構難於西。仁宗至爲之忤食。因愼選西師。以韓范二人禦之。韓琦駐延州。奏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甲械精堅。諸城有備。立鄜延渭三軍。視虜所不備。互出持之。謀取橫山以撓其國。夏人始大懼。不敢近。墨范仲淹知延州。墾營田。復廢寨。屬羌歸業者相踵不絕。又分州兵爲六將。日夕訓練之。夏人至相戒。謂其胸中有數萬甲兵。不復敢以延州爲意。二人者。並奮其忠義智略。期覆元昊。以故當時有一韓一范之稱。骨寒膽破之譏出。而元昊漸以屈服矣。西事迄於寧靖者。二人力也。初延人感仲淹之惠。已爲立祠於州。奉祀有年。至國朝弘治間。守土者謂韓范皆有功於延。其名德亦本相埒。未易軒輊。理難偏祀。已於該府東城外別立韓范祠。一體致祭。詎臣切思。人臣之人品功業。其賢否大小。不可得而皆同。故世主之所以報之者。亦嘗因其人而致隆焉。有不得而槩處者。此古今之通義也。昔唐時魏徵子孫

東泉文集卷三

三

會其以故第質錢於公平。盧節度使李師道用私財贖出之時。白居易草詔。即上奏。以爲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唐憲宗特允其請。詔以官錢贖還之。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蓋徵之諫諍。本爲三代遺直。故當時君相待之如此。此所謂因人而致隆者也。臣以韓范二人論之。在宋慶曆中。已皆號爲天下之選。即槩之於有宋一代之人才。亦皆所謂第一流人物也。其功業之在朝廷。名節之在天下。後世皆耀人耳目。炳炳可傳。

東泉文集卷三

三

固不俟臣之贊。即以其安邊一事言之。其規爲措畫。亦卓然有不可企及者。其爲民禦災。以勞定國。俎豆於此。固無不宜。臣獨以人品功業如二人者。其祀典宜出於

朝廷。庶幾可以激勸於天下。此亦所謂因人而致隆者也。較之魏徵故事。雖不同。而義頗相類。是豈區區父老與一二有司者所得而專其美哉。如蒙伏望

皇上特勅禮部查議。如果臣言不誣。乞行該府將所建韓范祠。再爲規度。稍宏其規。仍乞

賜與祠額并定與祭品給與祭文。

勅令該府掌印官於春秋以時享獻務在如儀永為

遵守如此則二人者有非常之功我

國家亦有非常之報祀典以彰而人心知勸矣

乞獎勵忠節疏

題為獎孤忠以勵臣節事臣惟人君之道莫先於納

諫人臣之道莫難於進諫然諫之難固也而其

尤難者則獨處

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其勢為尤難何者

跡孤者多危勢重者易折故也臣不暇遠舉姑

東泉集卷三

世

以

先朝言事官言之自

武宗皇帝臨御之始已有八黨以蔽於左右其手握

國權勢傾天下是逆臣劉瑾為之魁也瑾自尚

書韓文等伏

闕進諫之後斥逐諸老兇焰益熾一時群臣莫不

慄慄自危甘心避禍之不暇敢有少嬰其鋒者

乎于時給事中劉滄獨昌言之滄之後寂寂無

聞繼後大理寺評事羅僑獨又昌言之滄與僑

可謂獨奮其孤忠者也瑾敗繼之以逆臣錢寧

其狡猾殆甚於瑾而陰操賞罰予奪之柄以

挫天下固亦不減於瑾也于時亦鮮有身當其

毒者布政使方良未獨昌言之給事中張原獨

昌言之良未與原可謂獨奮其孤忠也此皆所

謂獨處

雷霆之下與首擊豺狼之橫者也數臣者亦幸而

未就誅戮劉滄以誑誤被黜方良未以乞休放

閑其羅僑張原皆緣是遂坐廢謫者數年今逢

聖明更化褒獎忠直凡

先朝以言事受禍生者復官賜祿死者贈官錫祭如

東泉集卷三

世

黃鞏張文明輩又皆施之以

殊恩甚盛典也至於前數臣者其忠烈特為表

其褒獎亦宜出常格今方良未以布政使陞都

御史猶可言也至於劉滄羅僑張原皆止復原

官劉滄今再為長沙府知府羅僑今擢為台州

府知府張原今再為給事中其所得者皆常調

也正使各官無前日之忠其官亦應得此大忠

節獨著於天下而甄拔猶混於衆人臣以為

國家褒獎之道未盡風勵之術未周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行查議將劉滄張原羅僑俱照依郎中黃

等事例權之不次用示風勵是古人所謂愛一官以增直言之氣者也仍乞

勅該部再行查訪其間有忠直如前數臣一時

恩典尚缺者通行一體具名奏

請以俟

上裁如此庶公道大昭於一時而人心知勸於後日治化之助當不少矣

糾劾將官疏

題為糾劾貪暴將官以安邊方事臣惟邊陲之地以選擇將帥為重而將帥之任以撫綏士卒為

東東文集卷三

五七

先蓋士卒者驅之應敵將貴以死力者也必為之將帥者著恩愛於平居之時而後為之士卒者盡死力於有事之日故孫武子之言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深谿此深達兵家之要者也臣嘗考之史籍昔李牧在邊以市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卒願一戰其後卒成大功狄青為將與士卒同饑寒勞苦故其出亦數有功之二人者世稱名將皆以得士而成功如此然則士卒不附豈可以言戰將帥非人亦安敢望士卒之附哉臣本非才濫受巡撫之寄叨居耳目

之司自到鎮以來臣於將官之賢否亦皆熟察之矣其間有好惡素著去之不可不亟者臣請先為

陛下言之臣謹按分守延綏東路地方右叅將署都指揮僉事李永定始自百戶遂竊今官往時因人成事蓋亦嘗著絲粟之勞不必真謂驍勇而今之剝軍害民則實負丘山之罪有不勝其貪忍者臣節據軍人李方民人賀明客商龐濟等及百戶項綱指揮同知文璽都指揮同知劉坤等知縣張汝淑等各將本官不法事情開訴到臣計其糾剋包攬等項得贓銀不下二萬餘兩其修造貨賣等項役軍旗不下千餘名私設總閘等官以羅網客商而行旅為之斷絕假託起邊事例以驅脅邊塞而百姓為之哀號獲功軍士賞之猶懼其不前也本官則每遇道級一顆必勒銀三十兩至有賣家產以償其欲者必若此何以作戰士之氣赴班官軍恤之猶恐其失所也本官則每遇班次一易必索銀三百兩至有鬻衣甲以遂其求者必若此何以解窮軍之愁其欺誑上下也以進

貢爲名則遺家人李大經盜達馬臺八十餘里而每多自私其濫受詞訟也以人命爲名則逼取民人李豁則等鉅物至二千餘兩而猶有未愜其他如出境釣豹軍人因而被執乃輒用軍器以遺虜人迎陣殺賊軍士幸而得功乃復奪首級以私子婿其又甚者淫伊姪李幹之婦致有冤死之人而醜聲爲之外聞姦餘丁小戴兒之妻蕩無禮義之防而穢行爲之大著百官等其腹心也一遇勾攝則敢於打奪而曲以爲便豈知

—東泉文集卷三

光一

國法之當遵生員薛添祿等其離家也一相誦告則曲爲禁錮而置人相安望幽情之可達類此尚多未易悉數此李永定之奸惡人人得而言之亦人人得而怨之者也以若所爲而欲倚之以收李牧狄青之功豈不難哉臣除將軍入李方等百戶項鸞指揮同知文璽都指揮同知劉坤知縣張汝淑等所開事情劄行僉事王進賢張宏會勘候問明之日另奏外但臣復訪得本官先爲小河參將時以剋扣軍士過刻之故軍人李興祖等百十成群開張旗號以赴訴於

省城永定俄而得調不經按究其在寧夏爲遊擊時亦欺打守備都指揮吳吉爲本官訐奏揭人抗拒不發其科歛銀兩數亦不少永定復俄而得調亦未按究永定以此敢於怙奸浸淫至今其惡遂甚是豈獨一日之漸亦豈獨一方之害哉況今所犯訪之多真若不亟去此官恐其兇焰轉熾爲害日深非但重軍門之困亦將貽邊方之憂況事內緊關人犯多爲本官破調不肯起解其已到人犯又畏本官兇虐望之不肯吐詞未免遷延負累深爲未便女蒙乞

—東泉文集卷三

四

勅該部計議上

請先將參將李永定革去管事令其回衛聽候參奏定奪另選謀勇相應官員前來充任前職庶使貪官知警軍士獲安而邊方亦有所賴矣

—舉劾官屬賢不肖

題爲公舉刺以明淑慝事惟政事之興廢係庶官之賢否官得其人則事皆修舉而民受其福官非其人則事皆墜弛而民罹其殃故必有激揚之道而後可以責吏治之修臣濫叨巡撫之責謬膺耳目之司本鎮三路官員臣皆熟察之

奏臣不敢不悉其賢否以為

陛下告臣訪得先任分巡延綏西路督理糧儲兼理邊備後丁憂陝西按察司僉事周文熙持身廉介蒞政公勤鋤奸惡而綽有能聲理兵糧而亦多成績本官雖已去任邊民尚多頌聲接管分巡本司僉事張宏天性峭直而不阿臨事明敏而有斷潔白杜請謁之私勤勞晝夙夜之力糧草空乏既歷艱虞而濟事虜寇充斥亦嘗助力以成功聲績懋著資望有積延綏中東二路督理糧儲兼理邊備本司僉事姚文清以英妙

東泉文集卷二

之資抱宏碩之志風裁峻拔使宿弊為之頓清剖斷若流在積獄亦無不理假以歲月愈當日新以上三人皆憲臣中之賢能可錄者也其他若延安府管糧同知閻禮才識老成篤修行誼任滿一考卓有可稱此則有司之良也臣又訪得先任延綏中東二路督理糧儲兼理邊備本司僉事今陞死馬寺少卿王為人苟且宅心貪汙遇出納多可宿之奸涉權勢無能決之獄商賈非所私不領蓋自納賄之謀甚或縱商婦之出入而不以為忌旗幟歷州縣皆受蓋惟

知得利為美甚或容倉庫之贈送而一無所嫌惟支吾以度日邊備為之枵然風紀大壞清議難容此憲臣中之貪汙當革者也其他若慶陽府管糧通判蘇佩性稟柔懦事事浮沆官居數年茫無可記此則有司之最不肖者也如蒙乞勅該部再加訪察如臣言不妄合無將周文熙張宏姚文清等量其年勞以次推權王等照例急為罷黜如此庶幾賢否知所勸懲而吏治可興矣

延綏捷音疏

東泉文集卷二

四

題為捷音事內閣高太監張總兵官武會照虜酋率領部落住牧河套勢甚猖獗自春及秋侵掠不常或分遣以犯各路或糾合以寇一方茲者各該將士果能奮勇對敵戮力成功遊擊彭模部下斬獲首級四十三顆陣亡一名中傷官軍三百七十九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參將周倫部下斬獲首級二十一顆陣亡一名中傷官軍八十七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總兵官武官軍斬獲首級一十九顆中傷官軍一百八十八員名及奪獲達馬夷器披槍男婦驢騾牛羊

各項數目切惟本鎮三數千之兵分禦虜酋
五萬之衆凡三戰兵無不克內一舉功似尤奇
此本鎮四十餘年所未有之功也蓋由慶在
一人威加四海文武布列於鉤軸

謨謀已定於

廟堂臣等仰遵

成算幸有此捷何敢言勞但豺虎梟獍之毒終未
可忽今將獲功官軍分別首從開坐奏奉

聖旨李姚各寫勅獎勵差來人各陞一級賞給

綠衣服各一套新鈔各一千貫有功官軍人等兵

東臺奏卷三

聖

部看了來說

捷後謝恩疏

奏爲謝

恩事查得先該臣等於嘉靖元年九月二十日奏爲

捷音事隨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據千戶李

欽齋到

聖恩捧

勅一道獎勵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併

賜臣等伏念臣本菲才謬領重鎮會虜入套拙於

防禦以致胡騎之縱橫深入內地之侵擾臣竊

憂之循無善策幸賴我

皇上之福之威與

廟謀之勝及三軍之勇遁於八月內禦虜於石澗

池等堡地方大挫賊鋒遂

奏前捷臣寔邂逅有何功能伏蒙

皇上過爲紀錄用勸邊功乃賜

勅一道以獎勵臣等

絲綸之下降真

華袞之見褒無以白金出

內帑之儲絲段發在筭之積豈徒沾一笑於希濶

東臺奏卷三

聖

蓋已被三錫而爲榮有此

異恩皆出非望臣竊自念任大而才小前既慮於弗

堪賞厚而能薄今愈難於仰副受

命之餘感與愧并臣敢不思竭力以圖邊報捐軀而

報國嚴號令以飭將士固疆場以靖胡塵冀

盡犬馬之微誠少答

乾坤之大造除將所頒

恩命臣已拜伏稽首欽遵祇領望

闕謝

恩外臣下情無任忻躍感戴之至

延綏回話謝恩疏

奏為謝

恩事查得近該臣准兵部咨為糾劾失機重情以彰國法以固邊防事該科道有言兵部叅臣失職緣

由伏蒙

皇上勅臣從實回話者已該臣具實回話節該欽奉聖旨姚既認罪回話及近又已有功了罷欽此欽

遵臣聞

命自天驚喜無集伏念臣本樗櫟下材謬領疆場重任自胡騎之縱橫深內地之剽掠將官弗戒臣

東泉文集卷三

甲五

督責之未嚴邊備不修臣規防之無術以致胡騎屢次得恣而我軍漫無功勞揆之於法臣罪宜誅繼而偶得一捷皆賴

朝廷威福所致臣有何功敢望自贖邇者該臣具本待罪伏蒙

皇上擴好生之大德宏宥過之深仁念臣前捷遂

曲赦臣俾臣得視事如舊罪重丘山乃得以微勞而自解分甘斧鉞乃得從寬法而不誅

雷霆既霽之後使螻蟻復保其微生

雨澤大霑之餘使草木復潤其枯槁臣雖萬死豈

能為

陛下報哉臣敢不益殫心力以冀自新益輸忠蓋以

圖後效下求邊鄙之稍寧上答

國恩於少補除臣稽首頓首已望

闕謝

恩外臣無任感

恩激切之至

延綏乞休疏

奏為自陳不職乞賜罷黜以回

天鑒事嘉靖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該陝西承差張

東泉文集卷三

四六

好齋捧

勅諭一道到臣內開

上天登戒災沴疊見今年七月內南京應天及蘇州

淮揚等府俱有大風暴雨之變

陵寢震驚江水湧溢漂流房屋不下數萬餘間沒溺

男婦無慮數萬餘人死者積屍暴露生者流離轉

徙而江西湖廣廣東廣西等處亦有非常水患

勅臣等同加修省以回

天意者臣等仰承

明諭不勝恐懼除將應行事理逐一欽遵奉行外臣

切惟災異之來必有其自消弭之術固非一端而其最要者則在於追賢能以退不肖其在於則尤所謂不肖之當去者也蓋臣所司乃風紀之重任所領乃要害之重地臣以非才當之撫治無術致使軍民多愁怨之聲攘却無功致使虜酋滋剽掠之患風裁不著奸豪猶病於未除幹理無方倉廩每憂於不實臣之負職亦已多矣及考臣素履前後幾三十年更歷已八九任因循之目為多非有建立以少益於時俛默之事為多非有奇節以自表於世臣之宜去亦

東集卷三

罷

已久矣况臣聰明頓減於前時齒髮益衰於往印顧犬馬之忠雖未敢遽忘而鼯鼠之技則已分有限臣即欲勉強求前祇見其弊已矣臣若貪戀祿位不急求去豈不重冒賢者之責深貽邊境之憂哉如蒙伏望

皇上將臣亟

賜罷黜別選賢能以代臣任則疆圉有可安之印軍民有樂業之期而變異之來端有可消者矣

乞黜倖進將官疏

題為乞黜倖進以清仕路事臣聞人君之用人必

取諸正而後可以勵風俗人臣之進身必亦以其正而後可以立事功故進賢退邪此有國者之第一事也臣伏觀

陛下自光紹大統以來太姦大惡首為誅鋤其餘黨孽以次放逐

朝廷為之一清士習為之一正矣天下臣民孰不鼓舞稱快以自幸於遭逢哉然尚有餘姦隱匿冒居將領得以自脫於法網之外此於國法所宜亟去者

陛下或未之知也臣請為

東集卷三

哭

陛下言之臣訪得原任榆林城把總今陞陽和叅將陝西都司都指揮同知鄭備性本姦邪家多淫穢欺

君害政其罪有五先年失事充軍本官素善奔競用銀千餘兩以重賂權官張銳等而遂還故職其罪一也兼以治家無法縱其子鄭榮以採取鵠鵝之故用磨石以壓死軍人許安而不知禁其罪二也

先皇帝初幸陽和即將伊次女投託太監許全等預為結納之計緣是遂有將官之推其後

駕幸榆林。胤乃陽為避匿之狀。以求掩鄉人之目。

已而其女竟

進。其官遂陞。胤非但求以顯榮其身。寔亦將以蓋覆其子。世謂胤不得已者。為胤所詐也。胤之無耻如此。其罪三也。許安妻李氏。持訟其子於官。持之不已。胤復計同太監蘇縉等。將李氏併以寡婦進。

御異。緘離家之口。以絕後日再訟之端。幸蒙

更化。李氏始得放回。其罪四也。得志之後。自稱皇親。即奪據都指揮陳鑑住宅。久假不歸。至今爭

〈東華集卷三 四九〉

訟未已。其罪五也。若胤者。禮義廉恥。俱已掃地矣。榆林人士。莫不醜之。今用之以表率三軍。欲其屏翰一。次多見其難矣。其子鄭榮。另行拏問外。但本官猶得竊祿於

堯舜之朝。甚有玷

清明之化

國法未行人情尚鬱如蒙伏望

皇上特勅該部查議上

請將鄭胤速

賜罷黜。仍加以削奪之罰。別選賢能將宦。以代其

佐庶特立者知所

邪媚者知所警懲

廣舉將才疏

題為廣舉將才以備任用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前事。內開合無本部行移兩京文職四品武職三品以上堂上官并科道在外巡撫巡按官各於武職四品以上官員內果有精通韜略曉暢戎務或沉機雄斷材足倚仗者在京限一月以裏南京并在外限文書到彼一月以裏各隨所知指名具奏本部收錄在部遇有各項員缺再行查訪斟酌酌材推用庶

八 泉文集卷三

辛

朝廷收得人之公在下免遺才之嘆而臣等亦得以遠療曠之罪矣等因其題奉

聖旨是廣求將材是朝廷先務看兩京文武衙門堂上并科道官員及在外撫按官依擬各舉所知以備任用欽此欽遵伏念臣才本凡庸濫叨巡撫志存報

國義先舉能諮諏詢訪臣敢不盡心於此除本鎮叅將遊擊俱係新任官員另行查訪奏薦外臣訪得榆林衛署指揮同知王效收名武舉有深長之慮本衛指揮僉事張鳳領兵禦敵有絕倫

之勇延安衛指揮同知沙金慣經戰陣曾獲奇功慶陽衛指揮僉事楊和奮自行伍熟諳邊務本衛指揮同知劉文知謀獨運其指顧可以集事綏德衛指揮僉事解鏞精神出眾其設施善於制軍以上各官人品不必盡同才略皆有可用之以任守備遊擊等官將來事業必有可冀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妄遇有各項員缺量為擢用庶使邊徼得人地方幸甚

舉賢自代疏

東泉文集卷三

五

題為舉賢自代以安邊境事臣謹延綏之地重鎮也巡撫都御史之職重任也若用得其人非但係三十四堡之安危而亦以為全陝之保障此古人所謂鎖鑰之司也竊念臣謬以菲才領之智淺而術疎功微而過大二年來悞事非少以致軍士多愁嘆之聲虜賊滋剽掠之患臣自知衰劣難於勝任即欲勉強支持必將愈致於貽屬因

天變臣亟已具疏上

請以俟罷黜外其可出臣為理者

國家英俊如林臣不能悉數舉臣所知則得四人焉臣伏見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孫脩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蔡天祐湖廣布政使司左叅政鄭毅陝西按察司副使徐文華之四臣者非特其文學優贍行義修整其知識皆深沉而有謀其風采皆凝峻而自拔其聞望皆足以破奸軌而懾豪頑俱今之所謂文武才也臣以其已試之效言之孫脩則久官陝西在平涼時已嘗有捍城之功其於沿邊之山川險要虜情緩急無不諳悉人有舉而問之者歷歷如指諸掌其措之

東泉文集卷三

五

於用不難也蔡天祐者素習兵事在山東時已再有平盜之功其於古人圖陣之法攻戰之宜無不洞曉復能用其意以自製弓弩其法極於精巧雖武官中亦有所未喻此二臣者其大略可得而知也至如叅政鄭毅者初為福建叅議時會寇大發根連三省據險為巢牢不可拔毅用雪夜入蔡之計潛兵以直衝其營壘而聞寇逐一蕩除時議者寔多其功副使徐文華者初為御史巡按貴州時會苗人變作驚動一時鎮撫缺人幾於不守文華亦以便宜發兵授甲自

授之方略以剪除其徒黨而頑苗亦遂以底定
在貴人迄今誦之此二臣者其大略又可得而
知也況其年力方在於壯時精神正足以自運
若及時而用之功業必卓有可觀其視臣輩何
童僂哉臣不敢不爲

陛下告也夫自其不能而推之以讓能者古之人臣
率藉此以伸報

國之義以收補過之功臣用是於臣之不肖既已
自陳而於此四臣者復列其賢以

聞於

東泉文集卷三

學三

陛下亦求以上報

國家補臣之缺敗而已如蒙伏望

皇上監臣之愚特

勅吏部於前四臣者再行訪察如果臣言不誣推選
一人以充臣任則邊陲之託庶幾得人而安攘
之功自此有望矣

特舉邊將疏

題爲乞用邊將以安邊境事臣惟延綏一鎮延袤
千里中有總兵副總兵蒞之以兼制東西二路
其東西二參將則各專一路者也然東西二路

雖皆稱要害之地而新安邊營一帶則尤爲鎖
鑰之所何者其地平曠而難守其路四達而易
通非得生長邊陲習知虜情者當之則機便或
失其可乘進退或無以自決非惟爲本境之憂
亦將貽內地之擾欲事之濟難矣臣訪得今新
任分守延綏西路地方左叅將都指揮僉事周
倫爲人廉潔亦知撫軍但地利既不甚知人情
亦未相習況今大虜在套勢聚於西警報常聞
時有奔突尤宜多方以備之時其於所係良不
爲小以倫當之似非所宜臣又訪得原任綏德

東泉文集卷三

學四

衛指揮舊於嚮水堡把總今陞左軍都督府僉
事魯綱原任綏德衛正千戶舊於清水管把總
今陞右軍都督府僉事張鳳俱各生長本邊亦
素著謀勇其於山川險要溝澗曲折及虜勢緩
急人心向背無不備知本鎮官軍咸所推服若
用之以控制此地則必有遏寇之功大爲地方
之利傍可以掎角寧夏內可以屏蔽固原臣言
非敢誣也臣聞之前宋時種世衡素得屬羌心
范仲淹因薦之以知環州其後果能降牛奴訛
以振武功岳飛熟知上流利害趙鼎因薦之以

經理襄陽其後亦能破李成以拓疆圉此皆因地用人著有明效史策所載昭然可考況今邊牆舊多淺薄雖嘗建議修葺工力卒難遽集長城之託亦正在人臣愚伏望

特

皇上軫念本路爲關西之重地參將係一方之安危

勅兵部計議上

請於魯綱張鳳二人內

簡命一人前來分守此地俟後立有功勳亦復超加顯擢其周倫另爲更調相應處所如此則邊將

《東泉文集卷三

五五

得人地方有託而人才亦各適其用而無遺矣

易州稿

便運官供應疏

題爲自効不職乞

賜罷黜俯憐運官以便供應事切照臣本菲才謬

蒙委用節該欽奉

勅諭易州龍灣等處山廠每年採辦柴炭供給國用實爲急務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聽爾從宜處置欽此欽遵外臣自受

命以來夙夜兢惕罔敢怠忽於力所能爲不敢不勉

而力不能爲必有俟於奏

請而後可以庶幾焉者則臣亦不敢不爲

陛下告也臣查得本廠起運例貢之州判縣丞主簿等官跡其可憐之狀殊是十分狼狽他州縣之所無者是未易以一言悉之也何也蓋各處解到夫頭上納本等銀兩即自掣批回家其赴京上納皆此等州判縣丞主簿等官獨當之各官雖繫衙於州縣寔僑寓於一廨往往用其子身與一二僮僕自爲應辦非有門隸之可驅非有胥吏之可託非有輿馬之借便每一月則初一

《東泉文集卷三

五六

日赴臣比併既不免於筆楚之苦不二三日即赴京催督守候批銷十一在廠十九在京又不免於馳逐之勞每一月亦分派一次多者領銀數百兩少者不下三百兩前批未絕後批復繼一身常有數千兩之累傍州縣缺官則亦無行帶管一官常有三四縣之累運官有限錢糧無窮欲其遽爾完潔絕無拖欠則亦難矣況在京錢糧大率假手於攬頭非攬頭則亦坐待而已卒無可託雖有才力其將何以自展兼以內府各衙門收受既無定期伺候亦非一處其遲

至不能歸如襄垣等縣主簿郭以明等三人其
抑困流離又有如此者是又何所聊生而安於
此乎以故有已承

朝命輒自棄去如高陽主簿張伊者有已赴部輒又
逃避如淄川主簿安守宗者又有連章懇奏願
乞休致如易州判官趙孔清等四十七員名者
臣切思之州縣之佐亦皆臨民之佐也各官用
其平生辛苦而得之亦將竊升斗之祿以為父
母妻子之養也况

聖明在上雖草木皆知向春禽鳥亦能應候有不忍

東泉文集卷三

五十一

於自棄彼亦何獨願為彼而不為此乎是其中
必有大不得已者也言及於此是不可為流涕
痛哭哉臣又竊謂

國家之設廠衛固委之以肘腋爪牙之寄其於事
固不可無詞者但

祖宗立法之意亦自有等差於其間其重而大者必
行之以發人間不可測之姦所以成嚴肅之治
也其輕而緩者則多置之以聽有司之自理所
以收安靜之功也豈必專以拏區區攬頭與一
二運官為急哉臣查得正德年間如逆藩宸濠

之差人偵事京師此首所宜緝者也當時用事張銳錢寧輩非惟付之不知反與之爲地焉顧特於一柴廠則緝訪至三十餘次是不顛倒已甚乎况其有事於柴廠也雖以清錢糧爲名實以誑銀兩爲計其有負於

朝廷亦甚矣政之極弊未有大於此者也二年來幸蒙

聖明更化百司歸正廠衛官校亦各安靜未嘗差人輕至柴廠人民得免於驚疑運官得安於應辦孰不以太平自賀者顧運官雖免於廠衛之擾

東泉集卷三

五九

然其子身應後與牽於攬頭及制於督新司與各監局者固在也適者於六月二十日該東廠官校訪拏攬頭李倫楊順又續該本廠差校尉三人不遠二百餘里前到柴廠查取數目及將運官孫佶崔廷輔王言周信陳謙白金等六員名以查對爲名輒於中途攔回柴廠後亦輒復驅迫赴京臣力阻之卒不爲止臣切惟今日

聖明在上群奸懾伏固無所謂宸濠與劉六輩東廠因得用其餘力以有事攬頭其意亦以清查錢糧爲名也但柴廠官民久已帖息近亦忽見有

此爲男婦者皆相率而避已不勝其憂惶各官之被迫而去亦復相顧而泣有不勝其慘怛者蓋悚惕於前日之餘威又恐其中一二官校踵襲故智陰倡此謀將復藉此以圖連營之利無以應之則禍且難測故也是烏得而不懼哉夫人之畏虎其性也况嘗傷於虎未有不談之而色變者又况夫所謂虎者且角而翼者哉人情至此亦可哀矣臣又查據本廠錢糧除遠年不計外自正德十四年起至十六年止原派運各衙門柴炭一萬四千五百九萬六千一百一十

東泉集卷三

六

三斤本廠已督完過柴炭一萬二千一百五十六萬二百五十三斤未完柴炭二千三百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斤是拖欠之數十中已完其九亦未爲甚負也及又查臣蒞事僅滿三月共催併過銀六萬一千有奇柴炭實收一千餘批使少假臣歲月得按時併之則累年宿昔之負亦自有完報之期即使攬頭不完如見監犯人姬綉之爲者臣亦當制之於法如運官日久不完如已叅主簿李鎧等之爲者亦當參置於法固不能與此攬頭與不才官員爲姑息也臣

恐區區運官之微一切以官校行之非惟臣之
在廠似爲虛設亦恐運官力弱勢微將後曲爲
迎合私費官銀以求免於禍再與黷貨之風復
蹈正德之轍致傷

清明之化重貽本廠之憂其害亦不爲細除臣已
嚴切戒諭并牌行總部官孟鉞等再三禁約不
得一毫科歛果有故犯臣另行查訪叅

奏外但臣又查得運官銀兩其不係攬頭收領尚
在各官名下亦自有因蓋攬頭頗有抵業稍恤
行此則雖多與之亦不至甚害攬頭素無行業

東泉集卷三 李一

不幸而誤入其手則所交官錢易於浪費必完
一二批後復與之以一二批庶幾轉付有漸可
免後累且運官本皆

命吏也若非望於轉任則亦冀於歸家非大無廉恥
與素不恤行檢者亦安敢自犯不韙以累其身
且以累其家耶是亦未得弊指拖欠擬贓私
也夫運官之情其憂苦有如此者臣若不可非

惟

陛下不得而知雖督廠者亦不得而知也使督廠者
知之則校尉之差亦自當免矣故臣區區之愚

以爲攬頭可掣而運官有不必以掣拘者况運
官見在州判等官止三十三員義官八十名若
必根連株繫舉一廠而空之則見到錢糧以何
官領運舊欠錢糧以何官催促將來運官愈益
增懼不肯赴任其於供應柴炭必致缺人應辦
是不大可慮哉臣又查得東廠勢雖重然必

奏有

明旨然後得以拘官州縣官雖卑然必奉有

明旨然後甘於赴理今該校尉所拘官八員名本無
明旨輒自脅迫上道又不早爲處分即今已經十有

東泉集卷三 李一

餘日尚爾羈留在京揆之事體寔亦非法使督
廠者知而爲此不可也使其不知而下人得以
竊威福之權尤不可也夫此五六官者之尚無
以自脫也在京運官聞之四散逃避間有一二
新任者臣與之價輒涕泣而不敢受臣亦躊躇
顧嘆而不能決人情惶惑甚是不寧是不爲重
可矜憐也哉臣職專總理義難坐視故敢昧死
爲

陛下言之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供應重託憐憫運官之苦乞

職亦已多矣。若復耽延日久，豈不重致荒廢？是使官校之差相尋而未已也。臣亦何顏面以復臨運官哉？亦願

陛下將臣早

賜罷黜，以戒不職。別選賢能以代臣任，則事體一

而人心自安。弊風息而國用亦濟矣。

兩廣稿

乞討岑猛第一疏

題為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照得臣本以非才，欽承

東泉文集卷三

上命提督兩廣軍務，遵依舊程前來行至江西地方，

隨准兵部咨為土官肆惡無狀，逆節甚著，乞預

處以正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謝題前事。本部看得御史謝參稱田州

府土官指揮同知岑猛十罪，及稱本以亡命行

賄得官，擅專威福，滅裂紀綱，背

命不行，繕兵自衛，搆亂之形已成，不軌之迹甚著。伊

男岑邦彥縱兵殺掠，世濟其兇。再照柳州府致

仕知縣王紳田州府監生車輪違例交通，撥置

生事，乞要密

勅緝事衙門。合無今後訪拏攬頭，止送臣處查對。明

白如是。攬頭有犯罪，坐攬頭。運官有犯罪，坐運

官。各叅送法司以正其罪。則人心自懼，錢糧易

完。如該廠必欲以查理為職，亦止得行文本部

轉行到臣一二日間，自可轉報。亦不得槩差校

尉遠下山廠，白手拘官，以驚疑遠近。其拘去運

官周信等，亦須早行放釋，以安眾運官之心。仍

乞

勅工部計議奏

請於內府各衙門，應收柴炭錢糧，俱照內官監等衙

東泉文集卷一

李西

門事例添設科道官二員及本部主事一員，會

同出納，以便下情。乞

勅吏部計議奏

請凡各運官三年滿日，准照在京倉管糧經歷事

例聽赴本部政除。是雖以三年為斷，豈能遽免

四五年之滯然？錢糧粘帶數少，終是易於完潔。

前項困苦流離之狀，或由是可免。如此則事體

稱便，運官少寧矣。再照臣才力綿薄，年貌已衰，

威望不著於平時，事功難責於一旦。雖奉總理

之命，寔無補報之勤。致勞官校，有用心焉。負

物總督都御史調度兵馬加調湖兵聲罪致討一節
為照岑猛搆亂事情先該兩廣鎮巡官連章奏
報節該本部議擬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搆亂事情已著盛會同鎮巡等官從
長計議上緊奏來定奪欽此已經通行各官欽遵
勘處自嘉靖二年四月起至今三年止是都御
史盛奏稱湖廣土兵不俟催調既已啓行前
來勢難中止應合進剿計其具奏之後又經半
年未見捷報今御史謝又奏前因則是彼中
事情尚未平息岑猛罪惡益肆猖獗若不再行

東泉集卷三

奎

催處誠恐互相推調延蔓難圖遺害非細合無
本部馬上差人齎文交與新任提督都御史姚
革會同兩廣總鎮總兵官再行審度時宜從長
計議如果有機可乘兵糧齊足岑猛等應該剿
捕即便查照先今事理督同副叅守備兵備及
該道守巡等官整搦土漢官兵剋期進剿務將
交通黨惡致仕知縣王紳及監生車輪等一併
擒滅盡絕以靖地方若是事體重大星馳差人
具奏定奪固不許畏懼征調任意遷延亦不許
輕率寡謀致生他患此外別有長策可以重全

及臨時事勢本部難以遙度者悉聽提督等官
從宜處置等因具題奉

聖旨岑猛等搆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你部裏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
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剿俱上緊
奏來定奪不許延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備各到
臣行間又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本部節該題
奉

東泉集卷三

奎

聖旨是岑猛黨惡事情還行與鎮巡等官上緊查勘
明白來說欽此欽遵備各前來卷查先為叛逆造
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
掠鄉村等事該總鎮太監鄭潤等已行會本具
題去後今准前因臣自蒞任以來即以岑猛為
心已節行騰文省諭及差遣指揮施震等前去
撫諭為岑猛者自宜悔過自新親赴軍門伏罪
猶未可遽議緩誅經今幾及二月並無一字回
報亦無一人前來投見近又訪得施震久寓該
府岑猛絕不相接止今一二頭目以支詞相調
及節據廣西三司掌印右布政使等官傳習等
并該道守巡兵備副使等官王顯高等前來各

稟稱岑 跋扈黨惡等事罪狀已明人人皆知
已經會呈軍門請兵誅討別難再議又據新任
淳梧參將張經稟稱岑猛即今見在於隣近富
州處所豐城結寨意在據險拒敵分巡左江僉
事楊鳳稟稱岑猛見在果州打船練兵要行順
流衝突等因據此臣參照土官岑猛本一土酋
耳乃以梟獍之姦敢肆虎狼之毒其初本孱弱
無知為思恩知府岑濬所逐致勞

朝廷興師數十萬討岑濬而誅之猛始得以自存
時降猛為福建千戶亦待之厚矣猛偵而知之

〈東征集卷三〉

李

即漸生姦智擁兵自固

朝廷重扶弱之義復以猛為該府同知然猛自是
已有玩

朝廷之意矣又其後江西賊大發調猛前去平賊
猛雖稍有殺賊功然剗財擄衆賣賊放路其罪
已不為小

朝廷重錄功之議復授猛為指揮同知獨捨其罪
不究自是益有玩於

朝廷且輕視

中國之兵馬矣猛奸雄日長漸不可制乃遂擅動

干戈甚或連兵而樹黨與攻剗州治率皆奪印
以破城池擄金帛何止百萬傷人命豈但數千
以土官言之初殺歸德州土官知州黃通次虜
龍州土官知州趙根二子趙保趙陳次又殺泗
城土舍岑接并其支族而戮之其慘及於同類
者固已如此即以流官有事於該州者言之初
藥死參將甘霖次藥死指揮方震近於六月內
通判龍追始一到郡輒亦復藥死之其害及於
流官者如此其他如閹割無禁敢自擬於

朝廷糧餉不供惟自充其帑藏驅逐知府招納叛

〈東征集卷三〉

李

亡陰助逆謀意將待變而動陽承遣調每多稱
病不行搆成亂階已餘十歲恣行威福自雄一
方猛之險狡狠毒得罪神人有未易以盡言也
先該御史汪 劾之續該都御史張 劾之是
時猛逆節已著宜即加戮矣顧

朝廷屢施寬假之恩而猛則愈肆不恭之罪猛之
誅於今已綏是尚可以言撫也耶以此巡按御
史謝 數罪以効於前隨該總鎮太監鄭 總
督都御史盛 總兵官撫寧侯朱 巡按御史
謝 又復會本以奏於後請兵行討皆詞真意

切無非欲爲

朝廷除暴誅殘以爲嶺表久安之計也臣在江西時

朝廷未覽前奏欽蒙

勅臣會議撫剿事宜及會勘黨惡事情緣臣未到鎮

時鎮巡官於前項事情各已具

奏明白及臣到鎮以來諸所聞見又率若此猛之

不軌益昭昭然矣臣固不敢輕爲附和以犯雷

同之戒然亦安敢不極言猛罪惡以取畏避之

譏哉臣竊惟廣南之僭僞非土官不可得而治

八集卷三

亮

土官之然非誅岑猛則亦不復可得而用蓋

近日之土官猛之威足以脅之皆視猛以爲進

退猛不誅則土官未有懲也故欲撫猛以圖目

前之安是猶養虎以貽他日之患臣不能爲此

以悞

國家也但猛所最忌者惟湖廣永順保靖土兵而

已土兵一到彼當瓦解土兵未到或機事先泄

或策調過期猛非束手就擒者一旦竊發必有

儼智高刼破州縣之擾驚動嶺表之憂臣不得

不汲汲爲

陛下言之臣又竊計先該鎮巡等官會奏至日

陛下必已渙發明斷

詔所司督兵赴征凡百錢糧等項皆有成畫臣得仰

伏廟謀坐制此賊矣但臣獨以後至屢奉

明命所以責臣者甚至雖鎮巡官先已有

奏臣慮此賊兇熾轉增變起旦夕臣不一言非忠

也故臣復以猛之決不可宥速宜致討以靖地

方者爲

陛下反覆言之除臣會同總鎮太監鄭總兵官撫

寧侯朱調發漢土官兵并雇募民兵打手委

八集卷三

年

官統領分投把守密備衝突外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鎮巡等官先

奏及臣所陳事理作速密切差官一員前往湖廣

等處着落鎮巡等官起調永順保靖宣慰司土

兵二萬員名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一

員督押前來以免地方騷擾之患仍如期而至

以示

王師從天而下之威并乞嚴

勅雲貴鎮巡等官各須密切防範於用兵之日遇有

奔逸即併力擒捕以收犄角之功猛進不敢前

退不及遁。猛之成擒必矣。臣又再照爲惡者止
猛與其子邦彥一二相助者。亦不過頭目陸綬
韋知縣王紳。監生車輪馮爵。并偽黨趙璋等
五六十人而已。仍乞降給黃榜一道。密切差人
付臣等收執明諭。

朝廷用兵之意。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
王紳等數人。其餘一應目兵及先年土官有爲
岑猛脅誘誤陷不義。一無所問。凡諸色人等有
生擒岑猛來獻者。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者亦
賞銀二千兩。仍從臣等斟酌奏。

一東事文集卷三

七

請量於該府分給地土。授以土官職事。以償其勞。則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不必甚假殺戮。猛亦即可
得矣。臣又照得鎮巡等官先

奏各項調兵積糧。與一應分官管哨等項事宜。其
於議處似亦頗悉。伏乞

陛下通准查照施行。如此則元惡可擒。賊黨易解。神
人之憤可泄。

朝廷之威可傳。而嶺南諸郡亦自是可以奠安而
無虞矣。

乞討岑猛第二疏

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案查先爲前事。該臣按
管行事。查得田州府土官岑猛累年悖逆不道
事情。該巡按御史汪總督都御史張先後
劾奏。又該巡按御史謝數罪以効於前。隨
該總鎮大監鄭總督都御史盛總兵官撫
寧侯朱巡按御史謝又復會本以

奏於後。及臣叅查歷年案卷。并據廣西三司掌印
守巡兵備叅將右布政使等官傳習等各稟稱
岑猛跋扈黨惡等事。罪狀已明。決不可宥。速宜

一東事文集卷三

七

致討以靖地方。已經具

題。續准兵部咨爲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
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
該總督都御史盛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
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
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
便嚴督各該副叅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斬首惡的。俱從重陞

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肅紀載以防奔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聽姚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該臣題前事本部查議復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姚朱嚴督副叅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進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雲

一東泉文集卷三 五

貴鎮巡官俱要整肅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還着姚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各備咨前來俱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督調軍兵聽候舉事去後今照前因臣會同總督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議照逆賊田州土官岑猛

最爾蠻酋謬膺世祿因岑濬構亂州已破亡猛於是時流離乞窮無所仰仗朝廷威力出之於拘囚之中置之於安全之地亦復曲垂

寬宥仍其土俗而官之所謂

天地父母之恩也猛雖粉骨碎身莫可報稱豈知犬豕之欲志得輒盈虎狼之性難馴易縱自後奸宄漸生圖謀日廣先既擁兵潯州已有不逞之意後乃結交逆濠將爲助亂之謀特以逆濠早敗幸而猛罪未彰律以春秋之法猛於是時已

一東泉文集卷三 五

可誅矣猛不自省悟繼後復與男岑邦彥世濟其惡私要黨與擅動干戈攻殺泗城龍州歸德都結思同以及萬承利州程縣上林等州縣地方廣右土官受害者過半

朝廷印信奪去者已七殺虜土官岑接黃通官舍岑保岑玉郎趙陳趙保黃文政等至三十餘名殺戮泗城龍州東蘭思同萬承武緣等州縣百姓男婦殆二萬餘衆侵據泗城歸德東蘭芝山合鳳等處地方七八百餘里剽掠泗城等州金銀財物二十三萬餘兩毒害叅將指揮通判執

虜判官吏目等官五節黨助劉召黃鏐黃廣陰
反叛興兵攻打思恩上思左州等府州誘執都
司復縱兵殺虜百姓一千餘名猛橫行一方所
所未有其在泗城尤爲慘酷本無

上命調兵至數十餘萬略不少怠攻圍累三四月雖
經差官禁諭猛乃敖然不顧本州人民半爲魚
肉至加岑接以炮烙之刑流血爲之盈野積骸
可以成丘兼復掘焚祖墓怨通九泉係累妻孥
毒流三族遂令本州上下離散邑里蕭條經今
數年尚難生復其孫岑施泊寓村墟有同羈旅

金東集卷三

五

聞之莫不動心言者爲之於邑猛猶不自已除
族叛目黃爭黃掌私立岑施之堂弟岑銑自據
一方計奪官職致使兩家構兵迄今尚未寧一
猛之兇虐如此用是土官衙門脅服於猛每遇
調兵率皆觀望以爲進止其妨政梗化非一日
矣况私設內寺僭擬無涯驅逐流官雄狠自恣
以韋好爲總兵輒敢加之以僞官當思恩而自
植輒復授之以僞印及查

大明官制原設田州府所屬上隆恩城等州原有土
官掌管後因滅絕岑猛輒將前項地方擅爲更

金東集卷三

李璋呈本年三月二十八等日節據守備思恩指揮門祖蔭等官稟報。反目王受王无趙珣等爲田賊利誘。據守南海舊城等堡。執留守堡千戶李廷茂。千長韋文明等等情。節經行仰各官督率見在軍兵團丁固守城池。及摘發鎮安那地目兵前去策應外。呈乞施行等因。本日又據本官同參將張經揭帖。稟據守都陽堡夫款章理受報稱。三月二十五日田州人馬五營欲要過江攻打都陽地方。捉去里長農慶良。人民半逃武緣。半走本府。聲言要將伊小男岑三來定。

東泉文集卷三

七

羅堡。劉管分作一哨打下橋利奪取思恩府印信。一哨隨大江下那果至南寧府。一哨隨舊城下水墟至利涉打出舊墟。一哨隨品峒下順山出馱沙隘。一哨歸德往沙村過來。限本月二十九日。四月初一日。齊到舊墟。一併打下武緣等因。本月初九日。又據參將張經等稟稱。田州人馬一哨岑邦彥隨歸德過。一哨岑猛隨大江過。一哨王受隨那海過。限四月初一日。要下南寧武緣思恩各處。又有田州官族岑關糾合思恩叛目梁締趙珣王受王无李賢等。帶領賊衆四

營已到馱沙江駐劄。欲等猛父子兵到齊。往武緣攻打城池。各職隨即會議。摘撥鎮安那地都康等處精兵。差委千戶馬驊。百戶秦繼二等督押前去膺墟等處賊劄所在。相機截殺。及嚴謹防守城池外。稟乞施行等因。本日又據兵備副使王顯高稟稱。節據思恩府守備等官指揮門祖蔭等稟報。賊情緊急。除一面差人瓜探一面發兵策應。相機援振外。稟乞裁處等因。又據都指揮沈希儀稟稱。差人瓜探得田州岑邦彥陸綬人馬四營。到於思恩府感桑堡。包圍捉獲管

東泉文集卷三

七

堡官千長二名。見今劄在感桑地面。相去那余堡二十里之地。陸綬立限四月初一初二日。要打那余堡。又聞思恩兵與田州糾合行事。有田兵四萬出思恩武緣地方。三萬出南寧緣那余相離南寧不遠。除見行劄橫州都指揮孫震。速統所部軍兵打手兼程前來南寧。一面併勢及行左右參將一體防範。互相應援。及將見存官軍打手。乘其督發武緣策應。盡數掣入關。聞屯伏一面挑選好漢。定委指揮王鉞管領爲正兵。遇警本職親身統督迎其前。又委指揮朱琪具昂

分領二哨爲奇兵俱於陸路左右衝殺擊其後
水路復委千戶杜廣督領順德縣打手擺船攔
其江新會縣憤水打手駕船裝載佛朗機大銃
以遏其順流之勢其餘次撥軍款及南寧府衛
舍餘排門夫款各分信地行委府衛掌印官監
統固守城垣門禁俱候臨敵申嚴號令鼓舞士
心奮勇向前相機截過外稟乞添撥軍兵前來
南寧併勢施行等因各呈稟前來臣等看得叛
賊岑猛久蓄異謀果於犯順乃敢執官陷堡遂
爾聚衆搆亂賊勢兇張人心惶懼除隨即會同

〈東泉文集卷三〉

五

挑選軍門聽調官軍打手三千員名委官統領
前去策應并行副使王顯高將見駐賓州軍兵
酌量存留防守本州地方其餘本官統領前赴
武緣南寧等處會同叅將李璋張經都指揮沈
希儀各原統人馬併勢截遏相機行事及行副
總兵王偉星夜統督所部官軍兼程前到賓州
提調防禦共相犄角應援外本月十一日隨據
原差催兵旗牌指揮劉瀚等稟稱督調湖廣永
順保靖二宣慰司先鋒土兵四千名見到廣西
省城其餘土兵隨後陸續前到等因臣等亦又

就經差官前去先督一支從柳州取路前到賓
州武緣思恩南寧併勢策應一支從府江前到
梧州由潯州前進截其順流其後到土兵行委
布按二司守巡等官陸續督押俱到賓州駐劄
聽候尅期行事仍照例約會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謝同行隨軍糾察紀驗功次已該本官陞
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去訖新差巡按御史一時
未能得到臣等爲照

欽差巡按監察御史劉奉

勅前來湖廣廣西等處查盤錢糧即今見在廣西省

〈東泉文集卷三〉

十

城駐劄俱係巡按官員一面會本具題

請降

勅印專委本官紀驗功次一面行按察司備行本官

查照知會外本月十九日又據整飭左江兵備

兼管分巡僉事吳天挺稟稱據狀演寨巡檢司

押到田州府頭目黃淮等齎執該府批文及背

黃袱二件到來會同都指揮沈希儀審得共二

十一人實係岑猛差來假以投降探聽消息職

等會議賊猛固未可測除將七人督押出境其

十四人差百戶宋希仁押赴軍門外理合稟報

等因。又據都指揮沈希儀稟稱：岑猛假以投降，在於馱亭嶺邊界高插黃旗，上寫悔罪投降四字，並無一人在彼守候。顯有詭詐情弊等因。又據兵備副使王顯高呈報：岑猛回稱要將原調各處軍兵掣散，差委方面官員坐鎮本府，方赴軍門聽諭等因。又於本月二十日，據參將張經差來齊文舍人張極稟稱：岑猛於四月初八日，掣回賊兵，是頭目韋好統領會合泗城叛目潘琪等，併力攻打泗城州路龍川等地方。及又分兵在於工堯地方築立排柵，開挖坑塹，埋插

一 東泉文集卷三

全一

箭鏃，整備銃炮，以待官兵拒敵等因。本月二十二日，又據守備思恩府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門祖蔭等稟稱：賊情已張，岑猛陰主惡目岑關領兵前來南海舊城等地方，招誘思恩叛目王受王无等隨從為亂。多札竹梯，計攻本府城。急辦鋒鏑，兵力實難支撐。況本府人心暗有景乞施行等因。各稟前來。臣等議策調南丹州土舍莫揚人馬五千名前去思恩，協守力阻。見鋒外復參看得逆賊岑猛詭詐百端，奸謀萬狀，既假稱悔罪投降，方且擁兵自固，稱降不

降。及據該府來文稱：要掣散軍兵，差官坐府，方肯聽諭。其設心奸逆，即此可知。況復今韋好興兵結泗城叛目潘琪等攻打路程，及併攻龍川以張羽翼。又今岑關出兵招思恩叛民王无等逼脅土民多札竹梯，欲計奪該府城池，以為藩籬。及又分兵見在工堯地方堅築排柵，整備銃炮，以俟拒敵。猛之陽設陰施，反覆不可測詰。如此真所謂鬼域之雄也。且其平日不道之狀，已該鎮巡累為騰奏。又節奉

明命在所必誅。其父子兇惡

一 東泉文集卷三

全一

天地鬼神皆得而共惡者也。雖磔裂於市，尚不為過。又何詞之可訴乎。其為此者，特欲假此以脅制人心，且以緩我兵旅耳。若或少墮其謀，不即決以大義，恐官兵為其所惑，各無決戰之心。致有潰散之慮。後雖噬臍，悔無及矣。臣等用是仰遵勅旨，決兵進討。除將解到探聽賊兵黃淮等俱牢固責令永保土兵頭目帶領前去，以作嚮導。及將所封奏詞當即會衆燒毀，以絕群疑。并搜出前後夾帶行賄金八百七十兩，銀二千七百二十八兩。當官秤封明白，發庫收貯，以備軍餉。臣等

各於本月二十七等日親統師旅自梧州起程
前赴南寧等處地方公同調度分哨督令副參
守巡兵備等官監統剋期進剿誓竭心力殄除
此賊蕩滌妖氛候獲功之日另行奏報

乞討岑猛第三疏

題為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案查先准兵部咨為叛
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馬攻州奪
印虜掠鄉村等事該總督都御史盛等題前
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人東東文集卷三

全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為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
過請罪自能交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
便嚴督各該副參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俱從重陞賞
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潰
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輕
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聽
姚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該臣題
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姚朱

嚴督副參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進
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選
調求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
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雲
貴鎮巡官俱要整搦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還
着姚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誅
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脅
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
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

人東東文集卷三

全

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等
俱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并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督調湖廣求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兵及整搦兩廣漢土達官軍兵人等聽候舉事
間續節據參將等官李璋等呈稱叛賊岑猛分
兵四出招納叛亡攻打營堡虜殺官民聲言欲
攻陷南寧等處城池奪取思恩府印信等因臣
等節經督調官軍土兵打手人等前去策應裁
捕間隨據原差催兵旗牌指揮劉瀚等報稱湖
廣求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陸續將到及查原

調兩廣漢土達官軍兵打手人等俱各齊集合用糧賞亦已齊備合當親臨調度行事照例約會

欽差巡按監察御史劉 前到軍前紀驗功次臣等各於本年四月二十七等日起程前赴南寧等處地方公同調度分哨督令副叅守巡兵備等官監統進剿又經會本具

題去後近該臣等已到南寧地方駐劄間五月十八日復據泗城州申稱岑猛久彰大惡奉

天誅剿計無逃生百端陰謀計屬鄰封并本州及目

一八東集卷三

金

潘琪黃爭黃掌等糾同安隆假官岑世華上林反族岑揚瑋結同心斬刀喫血為定見今岑世華岑揚并反目潘琪黃爭黃掌俱被岑猛通唆扇聚兵衆聲言務要拒敵官軍誠恐有悞軍情申乞早為施行等因又據思恩軍民府知府吳期英稟稱本職未任之先一月內被反賊劉召餘黨反目王受梁締趙珣等與同田州岑關等變亂虜提守堡千戶李廷茂張廷輔李春榮三員千長三名吏一名後止放出千長李廷茂并吏梁贊尚有千戶張廷輔李春榮并千長三名

拘留不放今本府地方十四里已被岑猛唆反六里其八里人民亦各內懷異心外相觀望稟乞施行等因又據僉事申惠呈據守備思恩府

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門祖蔭稟據羅倖里里長譚亨走報本年五月十一日三更時分被田州府官族岑關同思恩府反目梁締趙珣等三千餘衆前來攻劫本里地名皮大村殺死男子一人虜去男婦九名口牛馬禾把家財等件不知其數仍回定羅劄營等因又據指揮門祖蔭等稟稱五月十八日據守刁伐隘百

一八東集卷三

金

長黃羅差戶長韋從等報稱被捉千長王容走脫行至武邊伶村被本村擒拏送至定羅堡王无與岑關將王容遊墟斬首示衆田州與惡目人馬過地名喬儉武准退回俱要攻都陽古帶二里等因各呈稟前來又經通行副叅守巡兵備等官查議剿捕外隨審據田州府被拏土目岑忠執稱岑猛見今與韋好總管周俊領內甲外甲目兵約有一萬屯住本府岑猛又行指麾令岑邦彦帶領大頭目陸綬總州頭目林盛慶明鍾烏總管陳嫩楊召領內甲外甲目兵約有

二萬住劄工堯總州陸報岑理領兵屯住歸近
總州羅何領兵屯住芝山副總州頭目王升領
兵屯住合鳳總州盧蘇領兵屯住堅州王富領
兵屯住安定總州岑關戴得糾合思恩府反目
王受王死領兵屯住定羅舊城南海等堡各領
人馬多則一萬少則數千共相盟誓以俟官兵
到來迎敵等因據此臣等切照元惡岑猛搆難
一友已經數載罪惡滔天神人共憤義所當誅
法本不赦臣等猶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深慮崑火玉石之焚節經差人撫

東泉集卷三

七

諭令其悔罪出降亦謂首罪既得即於餘黨可
宥非不勤且切也夫何岑猛父子曾不自悟敢
於怙終雖詭詞以稱降實擁兵以自衛內用韋
好等以爲腹心外布岑關等以爲牙爪興師動
衆自速

天討既廣官以爲質復結黨以連兵既招納叛亡以

占據思恩之舊城復殺掠人民以侵犯南寧之
村落兇焰轉熾遠近震驚奸詭難測逆節愈著
聲罪致討勢難再緩況今原調湖廣永順保靖
二宣慰司上兵見該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

都司都指揮孫顯祖蔡洪督押前來俱已齊集
應合分哨進剿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
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
軍撫寧侯朱巡按監察御史劉議照田州
府地方廣瀾人馬最衆城寨險峻岐路數多合
將調到三廣漢達官軍土兵打手共十萬二千
三百七十七員名分爲五大哨一哨鎮守廣西
副總兵王偉公同鎮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
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一萬八千二百九十七員
名由思恩地方一哨左叅將張經僉事申惠監

東泉集卷三

八

統官軍土兵打手二萬一千七百六十員名一
哨右叅將李璫右叅政胡堯元監統官軍土兵
打手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四員名一哨都指揮
沈希儀僉事張邦信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一萬
九千二百六十三員名俱由賓州地方一哨指
揮施震知府葉嵩監統官軍土兵打手二萬三
千一百六十三員名由泗城地方各取路剋定
嘉靖五年六月初二日卯時五哨並進一齊抵
巢按圖撲剿及欽遵出給榜文張掛曉諭并委
廣西布政司左叅政胡忠左叅議汪必東督理

廣西糧餉右叅政黃芳總理犒賞廣東布政司
左叅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仍兼管犒賞
西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次廣東都指揮
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臣等又慮大兵抵巢
叛賊窮蹙奔遁備容雲南鎮巡衙門督屬起集
官軍加謹把截以防奔潰及委僉事李洪防守
梧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督理地方臣等在於
南寧等處駐劄居中調度巡按監察御史劉
回到軍前查督紀驗糾察奸弊及軍前應事
臣等公同議處候獲功之日另行奏報

東泉文集卷三

東泉文集卷之三

東泉文集卷之四

奏疏

兩廣稿

早除元惡岑猛捷音疏

題爲仗

天威以早除元惡事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
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
軍撫寧侯朱議照臣等本以非才謬蒙
朝廷委以嶺外之寄會同賊岑猛父子構難一方
伏蒙

東泉文集卷四

皇上特命臣等率兵討之臣等受

命以來晝夜憂皇輾轉籌畫恐不能剪除此賊或出
而爲亂則將爲州縣之擾或進討之不能遽克
則亦損軍士之威是皆未免有負

朝廷之付託臣等不能以一夕安也緣照此賊兵
馬素強姻黨素多其謀計素狡每自謂提兵
長驅則兩廣皆爲我有此無難者叅將張經都
指揮孫震指揮周胤宗皆嘗熟聞其言猛之無
忌如此其跋扈不恭要連兵衆爲提官奪印之
舉擅生殺廢置之權以妨

朝廷命令者已十餘年於此。飛揚之意。時欲自逞。觀其私置總州等項。名目占據定羅等隘地方。及廣用金銀。煽誘斷藤等峽賊徒。共相為亂。即此數端。足槩其餘。臣等已嘗備言於

朝。其氣勢洶洶。人人得而知之。亦人人得而憂之。非獨嶺表之人有此耿耿也。屬者幸蒙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特

勅兵部督調湖兵。各如期而集。臣等近於本年五月

二十五日。前赴賓州。會同巡按監察御史劉

將調集見在官兵打手。責令副總兵王偉等。分

東泉文集卷四

二

哨取道。各於六月初二日。決兵進討。數路並發。

共謀滅賊。猛亦合思恩叛目王元等。及遣其頭

目岑關等。據險自守。分兵相拒。各不下四五千。

而用其精銳二萬。以陣于工堯。工堯者。猛之崑

崙也。官兵奮勇而進。所在取載。賊眾所據關隘。

如定羅播量。鷓鴣安。定歸仁等巢。皆為我軍

所破。率有擒斬。不旬日間。盡失其險。六月初六

日。官兵進臨工堯。猛賊用其子邦彥。及偽總州

陸綬輩。率眾拒敵。官軍搏戰良久。自卯至未。歷

三時。官兵斬陸綬。俘獲數多。箭中邦彥。幾為官

軍所獲。易馬而遁。猛自將內甲數千。復陣于地名平馬。思欲復逞。官軍復覓之。勇氣百倍。賊不能支。眾遂崩潰。皆倒戈以遁。猛父子亦號哭。東西奔竄。猛急欲竄入交趾。為儂智高入大理之圖。臣等已預防此賊。有此。先於二月間。會行都指揮沈希儀。選差千戶趙相。齎執

賊以獻

闕下。岑璋者。猛婦翁也。璋嘗助惡於猛。亦復連姻

于猛。臣等諄諄戒之。令其圖猛自効。璋頗審利

東泉文集卷四

三

害。亦即有意於猛。猛之竄也。官軍寔又尾之。猛

勢益蹙。喙息不暇。猛不知岑璋之已有密計。遂

趨歸順。將以假道。璋不敢匿。乃割私愛。於六月

二十二日。謀生縛猛以

獻。繼而猛以中箭毒死。梟猛首。梟屍。同印信。於七月

十四日。俱各解送軍門。所以致此者。仰仗

朝廷威福。臣等得藉以收功。而求保二司之督發。

適際事會。其爭先赴鬪。踴躍奮戰。亦真是震懼

賊兵。屢戰而勝。所繫尤為重大。他日當論本

末具

奏以

請厚賞以酬其勞不敢負也。但猛雖已得猛之于邦
彥與諸姦。自韋好王紳車輪馮爵趙璋羅王岑
關盧蘇王富岑約岑理羅何王琳戴得鍾馬廖
明陸豹林盛陳嫩周俊楊召王受梁緒李賢尚
多據險。俟敵如標蘭等。皆以兵自固。中亦有
懸崖百尺。非旦夕可破者。其巢穴東西相望也。
若不及今乘此兵威之盛。以亟求剪除之功。恐
根株不拔。枝葉復萌。他日如思恩之劉召王。恐
者復相起為亂。是又重貽

—東泉集卷四—

四

朝廷之憂。非臣等之所安也。故不得不嚴督官兵
通為掃蕩。其有私助兵於猛者。亦當審而圖之。
必俟姦惡已盡。得妖氛已盡。清方。以捷
奏。若貪功濫殺。則非臣等本心。臣等亦已屢戒軍
士。凡零擒散捕者。紀功御史劉多抑而不錄。
所以重人命。釋無罪。仰體

陛下好生之德也。猛自雄嶺表。稔惡有年。

朝廷擬之久矣。雖全功未收。臣等未敢遽以捷
奏。然元惡之除。得之旬月。臣等敢不急馳以
奏。以少紓

陛下南顧之憂。至於諸將都指揮副使等官。有
密切獻策效謀。以制伏猛賊於前。及今進兵有
率先士卒。以共艱岑猛於後。或亦恐有懷奸退
縮。頻兵悞事。不能協力成功。或分黨相備者。臣
等於終事之日。捷

上之時。當通為稽查。一具實錄

奏以俟

朝廷之賞罰。其無功者。臣等固不敢有所私。其果
有勞蹟者。臣等亦安敢掩為已功。而不以

上聞乎。再照岑猛已被歸順。州日兵藥弩射傷身死。

—東泉集卷四—

五

該本州斬取首級連屍用油淹浸。同搜獲本賊
身帶該州印信。併解送前來。臣等會同巡按
監察御史劉委官相驗。是實緣猛賊犯該謀
叛及殺一家非死罪不止三人。法該凌遲處死。
但本賊已死。不得明正典刑。除將本賊仍如法
剉屍以示後警。及將首級照舊用油淹浸。連印
信責令南寧府收貯聽候。

乞厚賞以勵土官疏

題為廣

聖恩以勵有本事。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

申據本司冠帶通把舍目向晟田大有彭仕林等連名呈為乞恩照例早授官職以便統兵圖報以安夷情事照得本司宣慰使彭明輔屢因奉征各邊得患痼疾不能任事已經

奏令陰襲官舍彭宗漢承替節蒙本省三司委官守備鎮寧都指揮劉璋辰州府衛通判王經陳佺指揮彭飛傳銘親臨本司重覆保勘明白具結轉達復蒙撫按衙門起送問近奉兩廣軍門并本省撫按總鎮等衙門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仰本舍彭宗漢統兵於嘉靖五年三月

東泉文集卷四

六

十一日啓行前進外但緣本舍正在起送襲職間又奉調遣不免顧彼失此有悞襲替本司地方蠻民又遭荒旱無官撫理犬羊性情安變不常深為未便查得伊曾祖彭顯典天順六年征進開山桂嶺伊父彭明輔正德六年征進川陝河南彼時祖父替授之時俱因各邊地方有警彼蒙總制洪都御史等官行令就彼軍前冠帶領兵況今本舍屢經委官保勘明白見又領兵征進與前事體相同如蒙伏乞通行兩廣軍門轉達具

奏俯念地方有警早賜照例准令本舍就彼冠帶領兵以圖補報庶得彼地全功可收本境蠻民有望不勝萬便申包詳處早賜轉達授職施行又據該司致仕都指揮使彭世麒患疾宣慰使彭明輔下報效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勝彭慶寧呈為致仕土官奮忠報効大建奇功乞恩施獎以勵人心事內開蒙軍門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坐調本司土兵一萬員名征剿四州叛逆岑猛已行蔭襲官舍彭宗漢統領前進有致仕官彭世麒彭明輔父子恩受

東泉文集卷四

七

朝廷厚恩正當補報就選家丁土兵一千名自備糧餉軍裝責令勝等隨同赴征報効蒙分中哨協同官兵進剿自六月初二日開月初六日殺抵工堯賊首岑猛男岑邦彥大頭目陸綬等出陣拒敵就日卯時勝等目兵格死向前與賊對敵至未當陣本司官舍彭宗漢親自斬獲大頭目陸綬首級藥弩射中岑邦彥二箭賊勢大敗趕殺直衝田州府城除正調官舍目兵一萬員名斬獲功次不開外勝等原係致仕官彭世麒彭明輔父子報効家丁土兵牙巨等一千敘陸

續在陣共斬賊級一百九功開解本哨監統等
官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驗明轉解岑猛
父子走入歸順州粘跡追捕間有彭世麒慮恐
人心懈怠無以督責成功封刀一把至哨諭令
目兵不殺岑猛不戮一切黨惡不許回兵見我
勝等同彭宗漢委身殺獲岑猛等賊大建奇功
且致仕官彭世麒父子先聞舉動與師就選家
丁報效又行封刀督戰剿滅前賊如蒙准呈俯
念異省致仕土官奮忠効勞照例錄
奏旌獎進階一級使其父子感戴

東泉文集卷四 八

天恩遇警奮圖補報等因又據湖廣保靖軍民宣慰
使司統兵宣慰使彭九雷呈為乞恩憫念微勞
便益承襲祖職事據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翎
彭九皋張鳳結彭輔等呈切照本司宣慰彭九
雷先年節奉調征湖河川陝貴州爐山等處叛
賊屢建奇功奈因眼臥霜雪得沾暈風等證無
時舉發有蔭襲長男彭虎臣應該承襲父職已
經移關本司保勘起送間續奉兩廣軍門差官
齎執

令旗令牌起調本司土兵一萬員名征剿田州叛

賊彼有蔭襲官舍彭虎臣同弟彭良臣自備衣
糧鞍馬選帶家丁土兵五千名隨父同征以圖
補報行至廣西賓州呈蒙三府軍門暫給冠帶
統領分前哨殺賊遵於五月二十九日本舍
親督目兵首先攻克定羅堡擒斬首惡解報為
因衝冒炎熱染患傷寒潮熱等證扶病督兵襲
至田州管發兵攻打賊巢追捕元惡岑猛并
各該黨惡賊級解報詎不料彭虎臣前病不痊
於八月初九日辰時病故為照宣慰嫡次男彭
良臣屢蒙委官保勘彭虎臣於親供宗圖文冊
內開造明白今兄已故應該彭良臣承襲前職
理合具由呈乞轉達照議伏望一視同仁乞將
比照承順官舍彭宗漢事例與嫡次官舍彭良
臣一例具

東泉文集卷四 九

奏襲替庶得均沾

國典以勵將來圖報等因各呈到臣案查先准兵
部咨為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該總督
都御史盛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節該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為處置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會同鎮巡官即便嚴督各該副叅守
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分哨進剿諸色人等
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賞欽此欽遵又准兵
部咨該臣題爲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姚朱

嚴督副叅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
進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
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
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

△東泉文集卷四

十一

雲貴鎮巡官俱要整棚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
還着姚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
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
脅誘誘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
銀叁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
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
等已經通行欽遵會議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
兵前來用事隨據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都
司都指揮蔡顯祖蔡洪督押前到軍前分發各

哨殺賊間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地方兼贊
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黃等題前事該
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這調選過永保土兵便寫勅着原差人役齎
付湖廣鎮巡等官嚴督都按三司委官管押前去
兩廣鎮巡衙門聽候調用仍省諭各通把人事務
要嚴加約束不許騷擾地方事寧之日有功人員
一體查議陞賞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欽
遵外隨據永順宣慰司領征冠帶把總頭目彭
九齡彭勝彭鳴向英田大用等呈爲乞恩照例

△東泉文集卷四

十一

授職以圖補報事蒙本省并兩廣軍門明文各
差官員齎執

令旗令牌備行本司宣慰彭明輔調取土兵一萬
員名統領前赴兩廣聽用征剿叛逆岑猛等情
除遵奉轉行陰襲官舍彭宗漢統兵前來但緣
本舍已經奏

准承替節蒙委官重覆保勘明白具結轉達蒙本省
黃都御史具

奏聽候授任間今奉起調前來若不呈乞將本舍
比照伊父彭明輔先年奉征川陝該洪都御史

題

准事例就彼冠帶切慮衆兵無所瞻仰威令難於整肅况今本舍見奉調遣與前事體相同如蒙伏望俯念地方有警早賜一面照例具

題一面准令就此軍前冠帶統兵殺賊少圖補報等因及據保靖宣慰司領征冠帶把總舍目彭九臯張寫結等呈爲乞恩暫授冠帶以便統兵以效微勞事內開節奉兩廣軍門并本省明文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備行本司宣慰彭九臯起調土兵一萬

東泉文集卷四

主一

員名征剿廣西叛賊除遵奉隨令蔭葉官舍彭虎臣兼同領兵進剿少效微勞今蒙軍門行令官舍彭虎臣統兵前哨殺賊非敢不遵爲照本舍緣未給授冠帶但今兵衆無所瞻仰信令難以整齊切緣伊祖彭翰先以官舍隨征貴州都勻奉例賜與冠帶伊父彭九霄以官舍領兵征進湖河流賊在於湖廣軍門奉文給賜冠帶授職俱殺賊以收奇功理合比例具呈乞將官舍彭虎臣就彼暫授冠帶統兵進哨殺賊庶使將兵得心以圖成功補報萬便具呈施行等因各

前奉臣等議得伐罪除崇非兵力無以成功統兵馭衆非冠帶無以蒞衆永順官舍彭宗漢與保靖官舍彭虎臣一則親統萬兵間關赴敵一則隨同乃父添兵報效各能遵

朝廷之

明詔守軍門之嚴令申明紀律約束部伍土舍有此勤勞俱屬嘉况猛賊之兵力堅強非湖兵莫能摧蕩見今進剿之際正在用力之初若以土舍督兵非惟體統未嚴抑且威令不肅誠有如彭九齡彭九臯等所呈者俱經遵照欽奉

東泉文集卷四

主一

勅諭內便宜事理及查照本鎮軍門常年事體暫給與官舍彭宗漢彭虎臣各割付令其軍前冠帶就彼望

闕謝

恩用心殺賊以圖報稱仍候有功之日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巡按廣西監察御史劉議照田州叛賊岑猛父子與惡黨常好陸綬等負固犯順自雄諸酋稔惡構亂已踰一紀兇焰日

熾觀圖漸廣致厯

南顧之憂授臣等討賊之責伏蒙

皇上俯從臣等所請

特勅兵部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一宣慰司官兵各一

萬員名委官如期管押前來臣等就將永順宣

慰司官舍彭宗漢部領目兵一萬員名分發右

中二哨保靖宣慰司宣慰使彭九霄與伊男彭

虎臣所部目兵一萬員名分發左前二哨各協

同官軍剋期進剿彼時岑猛父子擁兵十萬分

布惡目據險拒敵定羅堡猛賊所恃以為田州

一東泉文集卷四

十四

之藩籬也則用族目岑關及思恩叛目韋趙向

等督兵占據於此彭虎臣之兵破之賊膽為之

已寒岑關敗走韋趙珣授首而前哨之兵以進

工堯砦猛賊所恃以遏水陸之要衝也則用于

邦彥及總州惡目陸綬等排管接戰於此彭宗

漢之兵擊之陸綬當陣就斬邦彥被箭奔遁而

兵糧之道以通猛賊復陣于平馬我兵蹙之勇

氣百倍猛不能支衆隨崩潰賊勢為之頓沮猛

之欲竄入交趾也彭九霄督兵又尾之而歸順

官男岑璋已有密計遂於六月二十二日生縛

猛以

獻猛以中箭毒死梟首梟屍同印信於七月十四日

俱各解送軍門已經會本具

題外臣等切照元惡岑猛兵馬驍勁獨雄嶺南誠

勍敵也議者每每憂之謂未可以歲月計今一

舉兵之間不一月而猛遂授首是豈人力所遽

致耶仰仗

朝廷威耀有以震懾之故爾但論其功初則永順

之兵首摧其鋒遂決交趾之窟繼則保靖之兵

急躡其尾復有歸順之奔在歸順亦能遵臣等

一東泉文集卷四

五

密諭因其來投而誘以執之猛賊於此遂正刑

戮臣嘗竊譬猛本虓虎又角而且翼者也咆哮

奮躍本未易制今永順破之保靖追之歸順擒

之是三臣者其效力雖異及其成功則一也緣

照節奉

明旨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

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

欽此伏詳

明命之下止為一人而言亦若止為本省土人而說

今彭宗漢彭九霄岑璋大功相須而成

恩賞似難偏授等看得永順官舍彭宗漢保靖宣慰使彭九霄各以軍兵之盛大收征戰之功非止猛賊一人而已走賊子岑邦彥而斃之者多其力也其在永順先既首斬陸綬繼復協捕韋好皆渠魁也其在保靖先既首斬韋趙繼復屢擒廖明周俊陸豹皆巨寇也計其勞績本所宜錄况軍門檄召之初

朝廷

勅猶未下各官舍不俟

勅諭之下乃能統領目兵即日就道其可尚一也其

東學集卷四

去

初遣人到臣軍門臣嘗諭其來人猛勢旦夕難測設或順流犯順宜得先鋒捍之各官舍即不俟大衆之集共發精兵四千兼程前驅以爲我軍先鋒其可尚二也當五月盛夏之時驅兵就千里之道盡心竭力不避艱難其可尚三也往時兵馬經過地方不無騷擾至有難於言者臣等仰體

朝廷至意先示嚴戒及該湖廣鎮巡官選委僉事鄭光琬肅之各官舍乃能曲折有防大異前日間有違徇即置之法地方因以無擾節該參議

鄒軫僉事張邦信州同張華縣丞沈注等稟在案其可尚四也况所部人馬遭時瘴疫病者過半而死者已十之四屍骸狼籍相枕于道觀者無不流涕兵衆幾欲潰散二官舍乃能周旋撫恤各得其宜卒之完事而歸其可尚五也內彭九霄時方在告力疾啓行即今蔭襲彭虎臣先領人馬來作先鋒所念本舍童子提兵從征遠役累有成功修爾遺疾而逝誠爲可憫然身本歿於

王事功實難於遂派再照永順致仕都指揮使彭

東學集卷四

去

世麒宣慰使彭明輔已爲林下之人尚懷地方之念乃能聚糧資報效之兵封刀成督戰之績俱有可取其歸順官男岑璋拾翁婿之誼忘孤兔之情割恩奉法以擒叛賊據忠效順以報朝廷其功良不爲細雖

朝賞未經舉行在軍門豈得一無慰勞臣等除將彭宗漢彭九霄岑璋每人先已各量賞銀五百兩外但罪人財產猛賊棄離之時不忍遺留盡成煨燼或已預埋山谷難於踪跡於今已無可給其諸田莊在永保固爲隔省在歸順亦非接

境於勢俱難分撥及照湖廣鎮巡等官題奉
明旨事寧之日有功之人一體查議陞賞則

朝廷於求保二司官舍固亦有以待之矣伏願

陛下俯念各該官舍官男殄滅劇惡之土酋而消此

大患削平難治之地而戍此大功較之尋常

誠為不類其先後功次已該巡按監察御史劉

覈實造冊

奏繳外如蒙乞

勅該部查照計議合無將彭宗漢彭九霄各人

各賞銀二千兩以示

東泉文集卷四 六

朝廷之異恩彭宗漢彭九霄仍照前有功人員一

體查議陞賞之

旨將彭宗漢准令冠帶襲替伊父彭明輔職事免其

赴京令其到任管事使得如先世故事皆以軍

前之功襲寵拜休以自耀於所部之民即於土

夷亦當有慰其致仕彭世顯彭明輔仍量與旌

獎以表忠勤及將彭九霄量加陞級准令致仕

仍乞憫念已死彭虎臣有功而歿身不享報量

為優恤贈以官職或移

彭良臣替襲職事准給冠帶亦免赴京死者有知

亦將瞋目其岑璋仍照前量授地方官職之

旨量行給與相應土地以彰

朝廷之大信候臣等查處停當另行奏

請定奪如此庶功賞昭明人心感奮將來地方用事

益圖後效矣

覆岑猛詐降疏

題為急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嘉靖五年十月二十九

日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力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於兵科抄出該臣會同太監鄭總兵官

東泉文集卷四 九

朱題前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於兵科抄出廣西田州府土

官同知功陞指揮同知岑猛奏為謹言嫁禍有

傷邦本泣血陳情乞

恩辯明以伸冤枉急救民命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該兵科參詳

夷酋叨茲世土不思上衛

帝德圖展報私敢爾擅動屬兵奸行悖逆接慘蒙

炮烙劉召陰與腹心金湯特若豈豎狼獾濟

父子之毒攻城掠邑屢撫不悛為節設官輒行

僭授忘難盡狀死有餘辜已經撫按參題該部擬覆必欲顯行

天討亟快人心爲猛者正宜俛首省愆延頸就縛尚以爲晚顧乃駕捏情詞遮飾已罪指誣誹謗聲動聽聞庸詎知極惡非騰口所能蠲衆目豈一人所可掩也法惟清時誅當赤族宜從抄戮照前催剿先將抱本人役拘執施行通抄送司案呈到部又該本部參照岑猛本以亡命夷酋先年荷蒙

朝廷剿除岑濬興復故地濫膺重職乃敢叛恩棄

東泉文集卷四

十一

德悖逆天常擅專征伐而奪印殺官謀爲不軌而連兵樹黨吞噬土地橫逆自恣殺掠人民慘酷日甚罪惡貫盈神人憤怒况節該鎮巡等官參奏本部議覆屢奉

明旨自合束身投出以俟

朝廷處分却乃虜官爲質擁兵自衛今復駕浮詞巧爲遮飾顯是因見大軍壓境進剿有期以故捏詞奏辯聳動聽聞沮撓軍機緩我師旅陰蓄異志即此可知該科所參誠爲有見及照提督等官姚已於本年六月初二日尅期分

征進迄今兩月有餘正在督兵進剿之際各官仰仗

天威必能相機攻討期奏膚功但岑猛父子素負奸雄構亂有年兇焰日熾聲氣頗大反覆無常變詐叵測必須謀慮周悉庶不墮彼奸計相應催剿議處合候

命下本部馬上差人齎文備行提督等官都御史姚等公同會議再行審度機宜酌量事勢若岑猛差人奏訴之後果能遵照前

旨悔過請罪携其男岑邦彥投赴軍門及將常好陸

東泉文集卷四

十一

緩王紳等一併解官聽理審驗真正查照先次事理監候星馳差人奏請定奪如或仍前執迷擁兵脅惡聲言欲討勢不容已即便嚴督各該副參守巡等官統領調集官兵各照原分哨道相機進剿期在同心協力慎重周詳務使首惡就擒地方安妥不許輕聽誑誘延緩急忽以致貽患責有所歸先將曾否獲擒及賊勢緩急緣由作急奏報再照岑猛抱參頭目盧玖林勝奏訴前來多係親信之人合無本部咨送都察院拘留監候待彼處事寧之日

奏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上是岑猛差人奏訴之後果能遵照前旨悔過請
罪同伊男岑邦彥投赴軍門及將韋好陸綬王紳
等一併解官聽理着鎮巡官審驗監候星馳奏來
定奪朝廷自能從寬處置盧玖等暫且拘留待事
寧之日來說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會同總鎮兩廣
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
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議照先因因州府
土官岑猛父子并惡目陸綬常好等悖逆不道

東泉文集卷四

三

負固犯順構難一方積有歲月該前後撫按及
臣等即將岑猛給惡罪狀具奏

請兵征討伏蒙

皇上俞允勅調湖廣永保二宣慰司土兵及兩廣漢
達官軍土官目兵人等聽候進剿間臣等復仰
體

皇上好生之德節差指揮羅明百戶余爵等齎文前
去撫諭岑猛令其悔罪束身出降待以不死夫
何岑猛公然拒傲不從臣等復又選差指揮蔡
璉健步軍人謝介孫等齎文前去再四開諭彼

復執迷如故方且恃兵力以自雄設機械以相

款雖樹旗稱降實則結砦以自固雖詭詞

奏訴實則招兵以啓變其逆謀之最著者通盟恩

恩叛目主今惡目岑關等合兵以占據定羅執

千戶張廷輔而戮之騰文告其境內主令惡目

王琳等欲順流以犯南寧并兩廣州縣而踐踏

焉亦復結約諸蠻謀與同日為亂事勢危急人

情洵懼所宜決兵以收進討之功臣不敢稽留

以取後事之悔臣等已將調到三廣漢達土官

軍兵分布哨道剋定日時行委副參三司守巡

東泉文集卷四

三

兵備等官陸續進剿及將進兵緣由具

題隨據歸順州官男岑璋擒斬元惡岑猛首級併

獲原帶該府印信解報前來又經具

題外續據各哨監統副總兵等官王偉等陸續

將擒斬惡黨韋好陸綬車輪岑關羅何戴得廖

明陸豹周俊王无韋趙珣李賢岑理王琳及首

從賊人賊級數目并猛賊第三子岑邦輔四子

岑邦相岑賊正妻黃氏長子嬌童并各惡目妻

妾子女解報前來及稱岑邦彥惡黨岑約馮爵

趙璋王紳各已竄死病故等因臣等查得各哨

通共攻破巢穴九十五處擄斬過元惡岑祥并
惡黨首從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八名顆
搜獲田州府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翠螺盔
一頂銷金黃龍帳一床金九百零七兩六錢五
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并銅鼓抹
金鍍銀環刀馬鞍橋及紅琴紵絲圍幔等物共
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賊屬男婦一千
七百四十八名口奪獲牛一千二百二十五隻
馬一百三十四匹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招
回夷民一萬八百餘戶男婦共約五萬八千餘

東泉文集卷四

書

丁口安插已定雖有惡目盧蘇等八九人未即
殄滅已行各府州土官各具甘結願認揆拏弁
量留漢達官軍土兵一萬員名行委參議汪必
東僉事申惠參將張經統領往彼駐劄防守臣
等於本年十月初十日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
制地方及會本於本月二十八日具
奏捷報去後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叛賊已遭顯戮
地方已就底寧

陛下南顧之憂即今可以少釋除臣等將該府夷民
加意撫恤以安人心外緣案該部咨行先將會

否獲捷及賊勢緩急緣由作急

奏報事理

捷音疏

題為捷音事據鎮守廣西副總兵等官王偉等呈
為督調軍兵征剿叛逆稔惡土官事職等先奉
軍門會劄行委監統湖廣永順保靖宣慰彭九
霄官舍彭宗漢等官目兵并三廣漢達馬步官
軍打手殺手及左右兩江官目土兵照依分定
哨道剋定日時俱於嘉靖五年六月初二日各
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剿賊亦分兵拒敵我兵鼓

東泉文集卷四

書

噪前驅五路並進首克定羅賊鋒頓挫大破工
堯首惡就擒晚更等隘打架等關所向克捷軍
威大振本月初十等日先後直擣田州府城極
賊計窮勢迫遽即棄城而遁官軍緊踪追襲本
賊遂奔歸順已該官男岑璋斬首併獲原帶印
信解報有名惡目陸綬韋好車輪羅何韋趙珣
王悉李賢廖明周俊陸豹戴得岑開岑理等首
從賊徒次第伏誅復又生擒惡目王琳賊子岑
邦輔岑邦相并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項俱經
呈解訖及賊子岑邦彥累被軍兵追擊窘迫

病民死者甚多。黨黨逃遁。富州亦被斬首。岑約
竄死。運村王紳趙璋亦各死。一眾証有據。此皆
仰仗成筭。進兵未幾。元惡授首。迄今四月。逆黨
漸除。其餘脅從之徒。與夫城郭鄉村居民。招撫
一萬八百餘戶。男婦共約五萬八千餘丁口。安
插已定。及泗城州叛目潘琪黃爭黃掌。上林長
官司官男岑揚安隆。長官司官男岑世華等。節
奉軍門。差官戒飭撫諭。各遣人具首。各稱原日
委無黨助逆賊情由。今情願共出兵六千名。前
赴軍門。聽調殺賊。以圖補報。各已陸續到官。該

東泉集卷四

五

州地方。似亦妥帖。及又訪得思恩叛夷。屢起屢
滅。即今人民各已厭禍。為照各該官軍。自兵入
等。先蒙軍門預調駐劄南寧思恩武緣賓州等
處。以防禦猛賊。比及前進之際。適當炎熱之時。
執銳披堅。勞苦尤甚。湖廣土兵。遠來省日。久
懷歸。助各軍士。雖無破斧缺斨之勞。亦有衝嵐
染瘴之疾。況今師久費多。事就緒。雖盧蘇等
八九人。未即殄滅。然釜魚宜免。量難久存。各該
府州土官。各具甘結。願認挨拏。即今土人亦有
自願效力擒賊以獻者。計日可以盡滅。况蒙軍

門委官撫鎮督兵。亦復有人應合會議。呈請班
師除逆。照舊撥新。留各府州縣土官目兵。并
近官軍。共一萬員名。相兼防。外其餘官軍。
壯人等。合盡行掣放。聽其休息。以節人力。緣係
征剿叛逆土官。請乞班師。事理具呈。照詳等因。
到臣。案查先准兵部咨。為土官肆惡無狀。逆節
甚著。乞預處以正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謝題。稱田州府土官岑猛。狡黠
如狐。狠同狼虎。人人共忿。條其十罪。以奏。該兵
部查議覆。題奉

東泉集卷四

五

聖旨。岑猛等搆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係部裏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
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剿。俱上
奏來。定奪。不許延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又准兵
部咨。為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不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總鎮太監。題
總督都御史盛。總兵官撫寧侯朱。題前事。
該廣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左右布政使等官。彭襲
等。會同鎮守太監副總兵等官。傳倫等。議會同
巡按御史謝。各覆查議。參照土官岑猛罪狀。

進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作急
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
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粉要責限如期啓行
雲貴鎮巡官俱要整飭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
還着姚 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
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
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
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
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備咨前來俱
經通行欽遵及會議停當一面差官齎執

東泉文集卷四 一十八

令旗令牌分投前去督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
司官目上兵一面整飭兩廣漢達馬步官軍土
官目兵人等各具堅甲利兵聽候舉事及行兩
廣都布按三司整備糧餉置造盔甲軍火器械
船隻收買馬匹等項應用臣等訪得猛賊久欲
揚兵以犯兩江又欲叛

本國以遞交山爲照歸順州交趾之咽喉也選差

千戶趙樞齎執

旗牌密諭歸順土官岑璋宜必取猛以獻於
朝璋即預報奉約又照得南寧宣化武緣賓州等

非狡詐日深強橫益肆搆亂之形已彰不軌
之心久著若不大彰

天討地方難保無虞等因該兵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爲區處不可姑息着
都御史姚 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
過請罪自能投出素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
便嚴督各該副叅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
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
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亂及

東泉文集卷四 十九

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
聽姚 等斟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爲急
請

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該臣又歷舉土官岑猛
先後拒逆事情議照本賊姦雄日長漸不可制
目今兇焰轉熾誠恐變起旦夕其罪決不可宥
願得急發湖兵以決進討等因又該本部查議
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 姚 朱
嚴督副叅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

處兩江之門戶也。臣等隨將調到潯州南寧縣象柳慶等衛所并湖廣上班官軍與東蘭都康南丹等州目兵及召募打手弩手殺手起倩武緣團丁分布南寧思恩武緣賓州各要害去處行委左右叅將張經李璋副使王顯高楊必選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分投統領以防其衝突并行雲貴鎮巡衙門集兵嚴加把截以遏其奔潰。隨又訪得猛賊兇勢益張陰與思恩叛目王杰王受李賢韋趙珣梁締通謀合兵以占據思恩之定羅執殺防守千戶張廷輔又公然揭示以

東泉文集卷四

三

明告其境內欲率兵順流首犯南寧之城郭且以踐踏兩廣州縣為詞。臣等顧此事勢緊急議欲進兵間隨據原差催兵指揮劉瀚等報稱湖兵將到及查兩廣軍兵亦各齊集合用糧賞等項亦已整辦應當躬親調度以便行事。照例約會巡按御史隨軍糾察紀驗功次。臣等各於本年四月二十七等日起程前到賓州等處地方公同親為調度隨該湖廣鎮巡官坐委按察司僉事鄭光琬都指揮孫顯祖蔡洪督押未順應襲官舍彭宗漢保靖宣慰彭九霄各統領原調

目兵前來臣等各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親至賓州將調到三廣漢達馬步官軍土兵打手殺手人等共十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各分為左右中前後五大哨。左哨右叅將李璋公同右叅政胡堯元右哨鎮守廣西副總兵王偉公同鎮守太監傅倫副使王顯高中哨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公同僉事張邦信前哨左叅將張經公同僉事申惠後哨指揮同知施震公同知府葉薌各監統官軍土兵打手取路前進。剋定本年六月初二日卯時各趨所指地方開刀進剿及至廣

東泉文集卷四

三

西布政司左叅政今調湖廣左叅政胡忠左叅議汪必東督理廣西糧餉右叅政黃芳總理犒賞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王俊民督理廣東糧餉仍兼管犒賞廣西按察司僉事吳天挺紀驗功次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綬中軍坐營管事及委僉事李傑防守梧州往來平樂府江一帶督理地方。臣等移鎮南寧居中調度巡按監察御史劉亦駐賓州紀驗各哨功次糾察奸弊又經會本具

題外續准兵部咨為叛逆造惡謀占上官枝苗田

莊家私人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巡撫
貴州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熊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者兩廣雲貴提督鎮巡等官出榜曉諭各該
土官衙門及頭目寨分若遇岑猛潛逃地方即便
擒獻照例重賞不許容隱窩藏亦不許借兵助逆
有故違的雖不係議征之數聽統兵官調兵誅剿
欽此欽遵備咨前來臣等備云出榜通行曉諭
及備行各該土官衙門欽遵去後六月初二日
隨據前哨監統僉事申惠左叅將張經稟報五

一東泉文集卷四

重一

月二十九日統兵進至定羅堡猛賊惡目岑關
帶領人馬兼思恩及目王无等共擁兵數千屯
聚險要阻截官軍及計謀攻打思恩府城令其
幼子邦輔管理府事人情憂疑我兵直前而進
賊人果出五更隘口裝伏職等當督領哨官員
并保靖官舍彭虎臣等官兵奮勇與賊對敵當
場斬獲首惡韋趙珣賊人敗走奔入定羅堡城
肩固據守隨就分投包圍申嚴號令鼓舞軍兵
設法攻打當時克破本堡擒斬首從賊徒首級
不一餘賊棄城敗潰定羅遂復為我有等因初

七日又據右哨監統副總兵王偉副使王顯高
稟報初一日統率官軍及永順舍目彭明倫向
永壽等兵直抵地名晚更隘遇賊眾數千逞兇
迎敵職等督率官兵奮勇攻戰追抵宣塊以寧
大峒連日斬獲賊級不一等因初十等日又據
中哨監統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稟報猛
賊預遣賊子岑邦彥惡目陸綬統領人馬十二
營屯劄工堯分據險要阻山帶河列陣以待及
先發驍悍三千餘徒伏於地名鷓鴣泉伺隙衝
突軍兵繼至果出迎鋒當督永順官舍彭宗漢

一東泉文集卷四

重一

等兵各奮勇追擊就陣斬獲數多乘勝進圍工
窺賊亦舉眾迎敵交鋒大戰自卯至未聲振山
谷當場斬獲惡目陸綬及賊徒三百餘級射傷
賊子岑邦彥猛賊親帶精兵數千到于地名平
馬屯營策應思欲復逞官軍復慶之勇氣百倍
賊不能支眾遂潰敗猛賊父子各東西奔竄等
因十一日又據左哨監統右叅將李璋右叅政
明堯元稟報統督保靖宣慰彭九霄等官兵進
克播量隘各賊分枝迎截各不下數千我兵奮
不顧身捨命敵殺斬關而前沿江進擊以援中

哨之兵形勢聯絡軍威益以大振斬獲首級不一等因十五日又據後哨監統知府葉勳指揮同知施震宣報督率官兵克破歸仁砦擒斬賊衆各於初十等日直擣田州府城猛早已棄城奔走該左哨已先尾之各哨官兵又相與共蹙之本賊遂由歸順欲遯交趾隨該歸順州官男岑璋已奉領軍門密計於六月二十二日伏兵截殺獻首級併獲原帶印信解報等因前來臣等已將攻殺猛賊情由會本具

題外看得各哨監統等官督兵奮勇首擒元惡勤

〈東泉文集卷四〉

雷

勞可嘉量備彰段花紅獎勵用責後效爲照賊子岑邦彥自工莩敗後與有名惡目韋好岑關戴得車輪羅何等或保據險峻砦峒或竄伏深密林莽朝東暮西蹤跡靡定尤恐老師費財難收全功當行騰文切責各哨監統官員督率軍兵跟蹤剿捕隨據各官呈稱訪得惡目韋好帶同妻子賊衆走藏地名李定山巢各哨官兵攻至隘口賊人預立排柵包占水道據險自固放射藥弩滾木礮石不能前進各兵尋襲偏僻小巡攀緣而進前後應援累次與賊對敵捨命砍

開排柵二層賊人拚死出敵殺死百戶王敢臣官兵憤激橫刀而前當斬從賊百餘韋好窘迫奔逃隨被官兵斬首及捕獲本惡正妻羅氏次妻得顏等一併解報而岑邦彥岑關等尚爾未獲等又於八月初十日起程親臨田州府駐劄申嚴號令封刀行仰各哨監統官員遵照等欽奉

〈東泉文集卷四〉

董

勅諭內事理敢有退縮懷奸失機誤事者以軍法從事仍懸示重賞激勵人心嚴併監統官員深入山巢窮搜極剿隨據各哨監統官呈稱即今地名隴戎有賊結巢據險不服招撫率兵進攻各賊據險阻敵射弩礮石官兵奮不顧身併力攻打自八月十九日攻至二十六日方將本巢克破斬獲惡目戴得從賊首級不一等因又據各哨監統官呈據招民報稱拔波嚴峒藏有首惡依險負固不服撫追拒敵官兵各職親抵嚴口自九月初九日攻至二十五日未下及設策爲毒烟烈人熏之巖石崩墜賊始驚懼自願投降當時搜出猛賊及各惡目鍾烏等男婦四十餘人并坊村大小男婦五百八十名口隨將特兇

總把張月羅潘羅六擒解斬首示衆詔鍾烏等男婦送官監繫其餘坊村男婦各從便安插賊險盡平等因續該左哨監督右叅政胡堯元患病不能監督等又經行委總理犒賞左叅議王俊民帶管該哨軍務督兵剿賊間續又據各哨監統官及署田州府事委官知州王熊兆等各將王琳父子生擒送官岑關羅何岑理陸續擒斬首級併獲岑猛第三子岑邦輔四子岑邦相及彥賊正妻黃氏長子嬌童并各惡目妻妾子女各到官并據原委巡哨江道廣西都司署

東夷集卷四

奏

都指揮僉事孫張各亦督兵斬獲賊級通行解報前來其脅從與夫漫散夷民等仰體皇上如天之仁一面給發旗榜信帖行令各哨招撫安插復業住種外查得各哨通共攻破巢穴九十五處除有名賊子岑邦彥爲官兵所逼竄死齊村惡黨岑約竄死巡村馮爵竄死富州已該本州斬首趙璋先被岑猛殺死王紳先已病死外擒斬過元惡岑猛并惡黨辜奸陸綬車輪岑關羅何戴得廖明陸豹周俊王无韋趙珣李賢岑理王琳及首從賊人賊級共四千八百三十

八名顆搜獲田州府印信一顆玉帶一條鳳翅翠螺盔一頂銷金黃龍帳一牀其餘金銀預埋山谷者卒難追取見盤獲金九百零七兩六錢五分銀五千七百七十一兩七錢九分銅鼓金事件環刀小解手抹金銀牙頭刀鍍銀象牙柄刀夾金相銀環刀銀牙頭刀鍍銀鏢鎗紅琴間金鍍銀馬鞍橋鍍銀馬鞍馬鍍銀絃絲圍幔等物共七十八件淨身男子四名俘獲賊屬男婦一千七百四十八名口奪獲牛一千二百一十五隻馬一百二十四匹器械四千三百四十五件

東夷集卷四

奏

大小首級供該巡按監察御史劉先委僉事吳天挺閱驗後親自審覈外獲功官軍目兵人等俱量行給賞陣亡傷故者給與銀兩以爲營葬湯藥之費生擒首從賊人監候另行賊級梟掛警衆印信給與署田州府事委官上思州知州王熊兆收掌用使器械賊物發庫收貯賊屬不堪大婦幼男女與牛馬俱獲賣銀入官公用幼男幼女揀選堪中者發仰有司收養聽候類進隨有生擒惡黨王琳在監病故斬首與元惡岑猛惡黨辜奸陸綬等首級并賊子岑手

輔岑邦相及各逆妻妾子姪俱收管聽候召回
夷民安插住種內有貧不能存及缺少牛具者
量為給發鹽米牛具以資其生即今墟市漸通
商販漸集各已樂業及行各哨副叅等官將調
到三廣漢達土官軍兵人等除摘留防守其餘
盡數放回休息農種臣等於十月初十日復自
田州班師回還梧州總府控制地方外臣會同
總鎮兩廣守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
廣地方總管征蠻將軍撫寧侯朱巡按廣
西監察御史劉議照叛賊岑猛父子與惡目

東泉集卷四

天

韋好陸綬初出敗亡本已無州幸蒙

國恩扶之再立略無懲創之念壹不感荷於心徒
以地廣兵強自矜百戰黨羽甚衆叱咤可集敢
為梟獍之效屢肆虎狼之毒執官奪印非但一
州獨罹其殃劫掠虜民蓋已十數餘年于此其
諸器服日用如帳銷金龍盔描彩鳳盡于非分
之嫌凡所經營謀為若私用火者偽立總州輒
犯不軌之戒專制一方生殺已不知有

朝廷之刑威自為諸酋首畏亦豈識有軍門之號
令在

皇上弘唐宗之量每垂撫諭之勤觀此苗非馮益其

人竟有來歸之望時或外為好語是則內藏禍
心連盟叛目既已據定羅而逼思恩明告有衆
直欲犯南寧以踐兩廣狎且授甲諸夷約與同
日為亂光焰日騰逆謀大著豈惟興智高遂起
之變甚公為尉佗虎踞之雄使賊計遂行此無
所備萬一破邕州以自逞則將重貽

國家之憂又或合交趾而興難則亦尤非邊境之
利所賴我軍早集湖兵適至先事而發有鬼神
不測之機五哨俱前轟雷電並擊之勢旌旗所

東泉集卷四

元

指重關無結草之防干戈所臨前從盡倒戈之
衆間雖挺身而鬪輒亦披靡不支

神相我兵雖草木皆能效靈鬼奪其魄於弓矢一
不及用不踰時而元首已擒僅四月而逆徒漸
盡威騰十萬之雄功近五千之數積年危難一
旦消除無以携二者傾心咸奉軍而聽命流離
者復業盡釋負以來歸在泗城已有復興之勢
於思恩當無再叛之民平一郡而并安三州清
兩江以無靖五嶺威震百蠻罔不股栗而戰懼
歡騰數省率多撫掌以歡呼嶺南之功於此為

烈非區區羣美與尋常寇盜者倫也是豈無自
而然哉寔皆仰仗我

皇上德全

聖哲運撫中興希

神武以震八荒垂

明見以照萬里

廟堂之上素有

成筭將士用命各思效勞故於大盜之除有此駿

功之易慶在

一人福延四海臣等仰贊不暇而已安敢言絲粟之

東泉集卷四 四

勞哉但照巡按監察御史劉同在軍前協謀

進剿親驗賊級公於覈實嚴於紀錄禁妄殺之

條革濫冒之弊其功實可嘉尚又照鎮守廣西

太監傅倫靖鎮一方恭勤在念督兵剿賊亦效

功勞副總兵王偉副使王顯高右叅將李璋右

叅政胡堯元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僉事張邦信

左叅將張經僉事申惠指揮同知施震知府葉

藹分哨督兵衝冒炎暑備嘗勞苦馳驅行陣互

有擒斬其功俱不爲小并查得猛賊未發之際

寔切旦夕之憂先該數內右叅將李璋建議扶

泗城以牽其勢繼該都指揮同知沈希儀建議
屬歸順以防其逸及先任廣西按察司今去任
副使楊必進首控南寧塞大灘以沮其鋒爲左
計以緩其謀臣等用之皆以取效其功尤所宜

獎臣願

陛下各垂優錄以示後勸及又查得左叅政胡忠右

叅政黃芳左叅議汪必東王俊民僉事吳天挺

錢糧慎於出納紀錄公於閱驗都指揮僉事鄭

綬督理中軍克勤供事內王俊民接管左哨與

叅將李璋計擒岑邦輔以漸絕禍根功難殫論

東泉集卷四 四

及又查得泗城久破已甚衰弱指揮施震以臣

等推委坐鎮其地其民初不滿百繼後歷數月

遂以漸而歸聚至一二萬之衆猛賊聞之不無

懼色叛目黃爭黃掌潘琪岑揚岑世華皆以形

跡自阻狐疑萬狀知府葉藹以臣等坐委力撫

其人其初尚未能信既而推誠開諭至再至三

不待干戈之施坐降其三數萬之衆竟以收

皇上不殺之仁此二官者其功亦難殫論也及又查

得前總督都御史張盛巡按廣西監察御

史汪謝先後騰

奏欲

陛下急除此賊是皆有切於地方之憂者湖廣鎮守

太監潘 巡撫右副都御史黃 鎮守總兵官

清平伯吳 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鄧 督發湖

兵如期而至統兵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光琬特

於紀律甚嚴都司都指揮僉事孫顯祖蔡洪兼

亦督陣多勞是深有濟於事會雲南鎮守太

監杜 巡撫右副都御史吳 鎮守總兵官征

南將軍黔國公沐 巡按雲南監察御史熊

貴州鎮守太監楊 巡撫右副都御史熊 鎮

守總兵官署都督僉事牛 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鍾 責委雲南布政司左叅議趙淵按察司

副使戴書都司都指揮同知胡章廣西府知府

楊美璜等貴州都指揮狄遠金章都勻府知府

王公大等各飭所部嚴兵把截賊不得越境而

逃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 留心地方共固藩

籬督委廣東按察司副使李傅徐冠范嵩分守

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董禎廣東備倭都指揮

同知歐儒各亦分兵把截賊不得航海而過是

皆能協力以相成者其功俱所宜錄及又查得

東泉集卷四 里

東泉文集卷四 四三

廣西都布按三司掌印右叅議鄒輅按察司盧宅仁僉事李傑署印湖廣都司僉事廣西署都指揮同知曹震廣東都布按三司掌印左布政使梁枋按察使周宣都指揮使昇澤雖無窮冒矢石之勞各有贊襄防範之力又查得南署都指揮僉事孫震承委巡哨江道亦頗有斬獲之功廣西都指揮同知楊恕等都指揮同知張親防守梧州達官都指揮僉事查卿防守潯州達官都指揮僉事卜玉防守德慶廣西署都指揮僉事朱承祖防守府江湖廣都司僉事廣西

都指揮僉事孟鉞防守省城亦俱有備禦之寄桂林府全州同知張華灌陽縣知縣周應祿各有審驗供事之勞均乞詔布

天恩俯垂優獎臣等又照田州雖稱已平人情豈必盡安除暫委廣西上思州知州王熊兆署管田州府事及委分守布江道左叅議汪必東分守潯梧等處地方左叅將張經并添委僉事申惠坐鎮田州府及量留漢達官軍土兵一萬員名在彼住劄防守以捕未盡之惡目以安甫定之人心待彼事竣略定即亦漸次掣放仍備行守

巡兵備等官行委能幹官員將岑猛與惡目韋
好陸綬等所遺田土踏勘明白沒官公用及查
岑猛韋好陸綬車輪馮爵趙璋王紳等如有未
遭官軍殺戮遺下族人父母祖孫兄弟不限籍
之同異於律皆應流二千里安置臣等除盡行
拘取到官照例發遣另具名奏

聞其有功歸順州官男岑璋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
舍彭宗漢宣慰彭九雷與防姦善後之謀保境
安民之策亦另行奏

請定奪獲功陣亡傷故被傷官軍目兵人等衛所府

東泉文集卷四 四十四

州縣職役姓名該巡按監察御史劉造冊

奏徵外再照元惡岑猛等首級例該解京帛首示

衆及見獲岑猛幼子岑邦輔岑邦相岑邦彦子

嬌童并各逆妻妾子女律應給付功臣之家爲

奴與淨身男子合無通解赴京奏

請施行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裁緣係捷音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專差承差

呂光弼齎捧謹題請

旨

辭免陞官蔭子疏

奏爲辭免陞官蔭子事嘉靖六年四月初七日准
兵部咨爲捷音事節該欽奉

聖旨是岑猛父子糾合惡目謀爲叛逆搆亂數年大
爲一方之害兩廣提督鎮巡等官督率官軍分哨
進剿甫及數月賊黨授首巢穴蕩平其功甚偉姚
等已賞了姚還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
少保蔭一子與做錦衣衛百戶欽此欽遵臣聞
命戰兢捫心慚愧蓋功微而報隆極知
主德之高厚力小而任大自揣臣分之僭踰况左都
御史乃風憲之長

東泉文集卷四 四十五

太子少保實輔導之官而錦衣百戶又有

侍衛爪牙之寄自非茂著勛烈何敢濫膺

寵榮伏念臣出自蓬蒿業專鉛黥軍旅之事實非所

長顧以猛賊竊據一方流毒四境深根固蒂黨

與甚難堅甲利兵效雄自負若非早處後患難

支是以檢覈舊案亟請

天誅仰荷

皇仁載申遠略示以撫綏之意啓其悔過之心使此

賊聞風警懼幡然改圖面縛就降俯首待

命臣當即爲奏

請寢兵息民以安養鎮靜為事不敢微幸萬一以

希意外之

恩是則臣之本心也夫何犬豕之性怙終弗悛我論

徒勤傲狠弗顧臣不得已肅將

天威移激遠近越兵討之而此賊兵力素雄談者色

動臣於是時夙夜兢惕寢不能寐自謂叨膺重

寄死生以之嚴督諸軍踴躍並進幸賴

朝廷威福將士效勞先鋒所至勢如破竹遂梟渠

惡以靖邊徼是皆我

皇上一德格天百神默相所致而

東泉文集卷四

巽

宗社億萬年靈長之慶於是乎占焉否則最爾微躬

當此勅寇曾不知置身何所又何功之可言哉

臣聞理當戒乎自盈福莫大乎知足臣位列正

卿榮已極矣歲俸所入養已厚矣先以京官三

品蔭子入監

恩已渥矣臣每自慚無由報稱今茲微績不啻毫芒

而田州思恩尚有遺孽未即清謐是又臣之餘

責況照臣先行自陳不職謹以日俟罷斥之

命豈敢復貪天功而冒

不寵哉伏望

陛下鑒臣愚悃收回

成命蔭子加官並

賜停免容臣止以舊銜致仕則臣之受

恩即此已多矣臣當何如其為感哉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處置兵後地方疏

題為處置兵後地方事據廣西布政司等衙門監

統右叅政等官胡堯元等呈抄奉臣等會詳前

事依奉各職會同副總兵王偉議照田州府叛

賊岑猛擁兵自縱搆難有年惡已貫盈罪在不

東泉文集卷四

宅

赦仰仗

天威明正刑戮當干戈甫定之餘正治化更新之始

欲一徇土俗恐損

朝廷正名討賊之威欲悉從華制又非先王因物

成務之意除各項處置兵後事宜另行會案具

呈照詳施行外所有改復流官係干首務合即

舉呈查得田州府先於弘治十八年正月內該

鎮巡衙門奏奉

以依建設流官知府一員通判一員經歷知事各一

員已有定制其流官知府亦已再設止因及賊

岑猛潛蓄異圖往復盤據興兵拒

命作孽迄今故流官不得其位王教格而未洽爲

今之計合無仍照本府并思恩初年事體特設

叅政掌府事一員同知通判量除一員推官一

員經歷知事照舊各一員分理地方凡設官俱

要得人而知府一員尤在選擇責成若但如思

恩往年任府官者以邊方自陷歸計是圖但知

盜發賊金科歛民財私收稅課刻削里甲沉酣

飲飽姑息偷安不恤民隱皆足以養禍致亂遂

使干戈相尋於無已此則深可罪也茲欲復設

東泉文集卷四

哭

知府必須京官及外任素有卓識定守者仍乞

請

勅一道以重其權務在用心經理興利除害賑貧恤

孤訓兵練卒禮賢育才動靜出入率由禮法操

縱鼓舞曲得夷情惠常先政恩不缺威如虞詡

之在朝歌張詠之在城都庶可以收人心安反

側樹聲教而漸夷爲華矣等因開呈到臣案查

先爲前事臣等照得田州黨逆漸次剿平此後

制馭事情必須預爲計處庶使民夷有賴地方

可安已經牌仰各哨監統官將田州府一應興

革事宜從長查議區處停當會案通呈叅議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除別項興革事宜臣等待各

官再行斟酌停當另擬具

奏外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監察御史劉議照田州府土官岑猛不

守臣節叛亂地方仰伏

天威已就誅滅脅從夷民俱各招安當地方平定之

初正得人經理之際寔頑者宜及時以制伏良

善者宜及時以緩懷賊遺田土宜清理以杜後

東泉文集卷四

哭

爭舊沿宿弊宜釐正以安反側若可因弗因是

固好謀者喜於生事如可革弗革亦恐更事者

限於後時但斟酌事宜馴習其民其大要全責

之知府一人先時田州府已改設流官以岑猛

梗逆之故旋置旋罷釀有今患即今人心事體

已定大非前日之比選授流官似亦無疑但政

土爲流係干重務臣等伏乞

陛下特

勅廷臣再行集議將本府應不改設流官從長奏

請定奪如是僉論已同衆無別議流官必在所設其

新任知府乃起家之始祖誠不可不慎擇其人
大抵土人所畏者貪與擾也往年官思恩者任
情自爲啓釁召禍具有明鑑今日之選必得操
持廉潔才識優長剛不過虐柔不病弛赤心幹
事及諳曉夷情者臨之積以歲月其效自臻緣
邊方萬里程途跋涉每遇除授官員非一年之
上不即前來到任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初平且在邊徼安危利害關係尤重
乞

勅吏部查議合無於在京相應官員內或近省知府

東泉文集卷四

辛

中素有才望者亟爲遴選二員具名上

請量加叅政品俸仍請

勅一道并給憑令其前來掌管田州府事持重事權

用新衆望如果數年之後功績顯著仍不次陞

擢以表異能庶幾人知自勵地方有託臣等又

查得田州地廣人稠即非一官所能幹理者必

須全設同知通判推官分理方克有濟臣等訪

得廣西南寧府上思州知州王熊兆年力精銳

操存謹飭有慈祥豈弟之風甘割劇理繁之勞

堪任同知柳州府儒學教授祝澍才識明敏署

州有聲堪任通判南寧府宣化縣縣丞沈法政
體練達遇事能斷堪任推官除已暫委知州王
熊兆在於該府權管諸務外乞

勅該部體訪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就將王熊兆陞任
田州府同知祝澍陞任該府通判沈注陞任該
府推官各給憑前來令其疾速到任管事共圖
經理之績以安新造之邦其各官員缺仍乞別
行推補非惟委任得人寔亦事體甚便

條陳處置兵後地方疏

題爲處置兵後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據廣西布

東泉文集卷四

至

政司等衙門監統右叅政等官胡堯元等呈抄
奉臣等會詳前事依奉各職會同副總兵王偉

議照田州猛賊已平干戈已定流官之設事在

不疑除已議擬具呈外但土夷陋習漸染既深

而犬羊野性馴制難驟其間阻筆事宜相應斟

酌議處期不失改土爲流之宜亦攸寓用夏變

夷之漸用制禍胎以弭兵端庶幾懷柔有方治

安可久所有處置兵後事宜條件合再會審具

照詳等因到臣案查先爲前事臣等議照田州府

叛賊岑猛父子悖逆

天道違犯 國法罪不容誅已經奏奉

欽依動調大勢軍兵行委副參三司等官監統剋期進剿節據各哨監統官陸續將擒斬過元惡首從賊級并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項各數目緣由解報前來緣該府黨逆雖已漸次剿平而地方撫安事情必須預為計處又經牌仰各哨監統官將一應興革事宜從長查議區處停當會案通呈參詳奏

請定奪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

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東泉集卷四 重

將軍撫寧侯朱巡按監察御史劉議照猛

賊父子叛逆不道既干典刑自覆宗祀即宜遂

正積豕之防不可重貽養虎之患合將田州府

照依思恩府事例改為流官衙門以杜夷孽除

已會本具

題外但撫夷之要貴在寬簡為先而兵慘之餘必

有矜恤之政臣等皆當究心經理復督同廣西

都布按三司掌印右叅議鄒輓副使廖紀都指

揮同知曹震并叅將守巡兵備等官右叅政黃

芳等各議到臣等將各官所議事面叅據眾

論酌以土俗更為刪潤備開條陳伏望

皇上俯念地方初平夷民始復乞

勅該部將臣等後開條件再行查議上

請特賜允行如此庶更張有漸而事體不乖夷民

樂從而

王化易浹矣緣係處置兵後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

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具本專差承差潘欽親

齎謹題請

旨

計開

東泉集卷四 重

一專設守備臣等叅酌眾議查得先年剿平

思恩府地方該前鎮巡等官題奉

欽依設有署都指揮一員領

勅守備該府地方今照田州府剿平與思恩府始平

之事體相同而其地行人眾民易為奸

難治倍之其守備官員尤當勢分隆重遴

選得人若但如先年守備思恩都指揮甘

霖等貪利酣酒與上官土目狎處酣呼甘

言卑詞媚取財物貪詭自張素寇殃民醜

成兵禍勞師費財積數十年而未已於

朝廷何賴焉。今之守將必得諳練戎務。顧惜廉恥。通曉文義。識達時務。實授都指揮一員。仍乞請。

勅一道。重其事權。專一駐劄田州。提調各州土兵。及官軍操備防守。仍協同該道分守兵備等官。用心撫理輯和。人民一有遺賊竊發。隨即相機撲滅。守備既久。積有功勞。撫按官具。

奏旌獎。或不次陞擢。其有貪殘不法。剋剥夷民。計取土人財物。致誤地方者。雖事故陞遷。仍

東泉文集卷

書一

行劾

奏追論其過。一以律例治罪。庶守將知所激勸。而地方守備得人。及查得廣西都司都指揮同知沈希儀。見在地方用兵。諳曉夷情。練達戎務。堪以防守。如蒙乞。

勅兵部查照計議。合無將都指揮沈希儀奏請充為參將。仍乞請。

勅一道。責付本官齎領。專在田州府駐劄。提調各該官軍土兵。操備防守。協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用心撫理輯和。人民其田州四城思。

恩安隆上林長官司及田州切近奉議同武那地歸順鎮安東蘭歸德果化上林等地方。俱聽本官節制。遇有盜賊竊發。及私相讎害。或撫諭開解。或調發軍兵。相機撲滅。以絕姦萌。如果事情重大。一面具呈軍門具。

奏別調官兵。會剿。候三年之上。地方寧靖。另議定。奪如本官貪殘廢職。仍聽臣等糾劾。照前重治。則實勸明而實效臻矣。

一存立城頭。臣等參酌衆議。切照田州府官。

東泉文集卷

書一

雖政流政宜從俗。查得本府舊有城頭土人以村落所聚名之也。共六州。除附郭人民編為二甲。每甲八城頭。共十六城頭。在外六州。一曰蕪州。二為上隆州。三為恩城州。四為武隆州。五為安德州。六為舊田州。每州編為八甲。每甲共四城頭。每甲編二大頭目。二副頭目。每人食二甲六城頭。或三甲八城頭。或食一甲半四城頭。食租五百石。或四百石。或三百石不等。小頭目止食一城頭。或七八十石。或五六十石不等。

共食租約一萬石以漢法齊之。大略歲可增租五千石。但臣等切思蠻夷之俗久已相承。必欲更之。亦有未易率革者。昔唐臣韓愈謂嶺南之民宜寬去繩勒。簡節疏。臣東漢武陵太守。謂蠻夷率服。可增租賦。於是實布增而蠻夷叛。虞翻謂所得不償所費。皆至言也。如前所欲增之說。以軍門雇兵事體繫之。僅足以供一歲一千兵行糧之費。其雇募之直。猶三四倍焉。與其增稅而省兵。孰若存兵而去稅。且廣西邊境外。

一東泉文集卷四

集

有交趾之防。內多蠻夷之擾。先年思恩之變。已去一府之兵。今田州之變。又復去一府之兵。則土兵微而外患衆矣。此不可不深思曲慮也。緣猛已逆誅。正名定罪。欲復用土官不可也。是必有流官之設。然純用漢法不可也。是必兼土俗之宜。特所謂大小頭目者。宜從流官衙門名色。以千百長易之。其原食租稅。各照舊分給。其太重者。稍為減節。使大小相承。臂指相隨。遇有調遣及防守城池等項。略如里甲輪更之意。

此外科徭一切停免。疎節濶。仍用其土俗治之。以效古昔寓兵於農。伏險於順之意。則兵民各有定守。而無尾大之患矣。臣等又查得思恩與田州大勢雖同。其間亦自稍異。思恩先年既誅岑濬。其惡目未除者。一從土俗寬處。所以夷民頑獷。正德七年內一二監生之言。開設里分。叛者數起。由處之無方。變之太驟故也。但一有反叛。隨即撲滅。人心已定。固不可復改爲土矣。今田州惡目俱已盡誅。自與思恩不同。

一東泉文集卷四

卷

合准思恩初年事體。權宜寬處。以仍其土俗。稍以漢法參之。此固百年無事之計。田州不得以思恩拘礙。思恩固亦不得以田州爲詞。至於人盡馴服。皆願爲華。或可別議。然於出兵一事。終係地方大計。變更之際。誠不可不慎也。

一興復學校。臣等參酌衆議。切惟風俗移於人才。人才養於學校。田州府先年已立有生徒。亦嘗應貢舉矣。後因猛賊漸生。逆謀恐爲清議所梗。趕逐教官。驅遣生徒。衣冠

盡毀學舍荒蕪民俗習成獷戾故猛賊遂得以相率而為亂茲欲變革夷風漸為善俗合無將原設學校重加脩理其所用廟學齋舍見有沒官逆犯陸綬章好等房屋皆制度僭擬幸未焚燬但用雇倩民夫搬移監造創成學宮仍乞

勅吏部照舊選除教授一員訓導量除一員以任教職其選充生員先儘本府民問俊秀子弟仍准於附近南寧賓州等處儒學生員內考驗頗有學行者改發二十餘名撥赴該

一東來文集卷四

堯一

學肄業仍不拘常例但係廣東廣西江西占籍田州商民俊秀子弟者亦聽一體選充生徒相與涵濡薰染以長文風亦仍照例科舉歲貢及酌量地方開設社學敦請師儒授以

大誥教民榜孝經小學等書訓誨各鄉村民間子弟庶衣冠揖遜之容民日改觀詩書絃誦之聲民日易聽夷俗之陋可望其變而為

一建置衙門臣等忝酌衆議查得田州府

係土官雖經弘治年間改設流官各衙門創造未備今止有田州府治謹樓前廳後堂少有毀壞再加脩葺可為治所其布政分司右江分巡道并添設督備司及廣儲預備倉廩俱未建置自今平定之後守巡兵備不免巡歷撫處守備都司又已坐委駐劄各該衙門俱合從便建置今查有逆犯馮爵盧蘇羅何陳嫩林盛王富陸豹王琳戴得車輪岑關鍾烏楊召岑理等房屋各亦僭侈高大亦止用雇倩夫匠搬移堅

一東來文集卷四

堯一

命下之日臣等備行查照脩繕其合用錢糧俱出自公帑於民一不得有擾庶官有定署而下亦稱便矣

一計處錢糧臣等忝酌衆議照得田州府政設流官通年合用自知府以下官吏師生俸糧柴薪皂隸馬夫齋膳等項銀兩又有祭祀鄉飲進

各項供用皆流官衙門之不可無者今查有本

府原額田地該糧四千餘石其餘包隱錢糧原無查徵之數雖經通年派運柳州逋欠已十餘年及查該府舊有河埠商民船稅羅段布稅驛馬牛稅食鹽杉板稅又有鐵器瓷器清油檳榔葉蘇木胡椒顏料雜貨等稅雖每年盈縮不同大約亦有三四千兩皆充岑猛陸綬等私家之囊橐又有逆猛等所遺莊田租糧今該府已經兵戈之後而猛賊又肆橫征之虐其稅銀租糧今不能復如舊數者過半矣然計其所入

一東泉文集卷四

卒

猶足以較前項官吏師生俸糧祭祀鄉飲進

表各項資給供應餘剩之數可備崇新門皂之需及一切脩理之用嚴覈收支禁革科派民不重擾官有實用矣仍乞

朝廷溥更新之化推曠蕩之恩合無將該府嘉靖四年以前十餘年未運之糧悉與蠲免嘉靖五年六年七年三年未徵之數亦許停徵以示優恤自嘉靖八年為始照前追徵則後業者得以從容治生而逃匿者日興

來蘇之望矣

一請給印記臣等參酌眾議照得田州府原係土官衙門不曾設有六房吏典及司獄倉庫陰陽醫學衙門今既改土為流必用吏典以資書辦司獄以繫囚犯倉庫以收錢糧陰陽以授民時醫學以寄民命與夫僧綱道紀司以禳災祈澤亦皆流官衙門之必有者也合無將田州府查照別府體制設立司獄倉庫陰陽僧道衙門選除司獄一員倉大使一員本布政司檢與公房吏典書辦其庫官照依別府事例帶管陰陽醫學僧道俱照事例保送赴部選除其司獄倉庫陰陽醫學僧道與議立儒學各衙門印記俱合

請鑄造發下收掌以全體制則官規漸立而觀望亦

新矣

一議處奉議臣等參酌眾議查得奉議州原係土官黃文顯其地與田州密邇岑賊之欲吞併久矣先於天順年間謀殺知州黃能其嗣遂絕久無相應繼立之人

朝廷止設該州判官一員亦控制羈縻之意自猛

賊弄兵構亂奉議目兵脅從者大半今日

大兵征討據跡原情多從寬貸是則奉議

之保全實由田州之平定今田州府既改

流官而奉議亦當改其土官久廢流官

久立而其百姓亦久安於流官之名但其

土俗亦不能遽爾變革相應改設流官比

照上思州事例選除知州一員吏目一員

將原選州判裁革照依舊俗管治仍將該

州直隸本布政司不與田州干涉以離携

〈東泉集卷四 奎

二之黨以正更革之始庶撥亂反正而永

絕禍亂之階用夏變夷而漸觀新美之化

矣

復請 天兵除反目盧蘇主受疏

題為急請

天兵以除反目事案照先為惡目通諷造妖作反事

該臣等議得廣西田州府脫捕惡目盧蘇偽造

假印一顆妖言惑眾口稱岑猛尚在及誑言糾

有交趾兵二十萬謀復土官致令夷民愚蠢無

知輒亦聽信復通合聽招目民邢相王允等隨

從為亂內外相應於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

日統領賊眾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倉

庫追留知州王熊兆詐言赴招復又陰令惡目

邢相與思恩脫逃惡目王受梁緯等糾聚一萬

餘徒又於嘉靖六年正月十五日用木梯一百

餘架攻入思恩府城將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

門祖隆經歷方學教官張塤拘執占據府治燒

燬衙門分兵把截各路勢甚洶湧臣等參照惡

目盧蘇等黨助惡逆偷生漏網近復挾姦舞智

畧無悔悟乃敢造妖假稱岑猛尚在妄言交趾

東泉文集卷四 奎

有兵惑亂夷眾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

錢糧其罪已不容誅而王受等本以岑濬餘孽

於正德八年嘉靖三年屢次糾合反目覃恩韋

林劉召謀復土官未加誅滅曾不自懲繼復幫

助猛賊為亂今又占據思恩府城拘執職官燒

毀衙門其求復城頭百姓不皆同心獨王受輩

脅而為之敢於肆逆如此其罪益不可宥今雖

陽為聽招其姦謀實不可測跡其形狀固非猛

賊之雄亦係一方之孽於

國法所甚惡此

天討所必加臣等已於嘉靖六年二月初十日會本具
題乞

勅兵部密切計議合無將湖廣永順保靖三宣慰司
土官土舍上年前後功績查照臣等所奏應陞
賞者陞賞應冠襲替者冠帶襲替應旌獎者
旌獎應優恤者優恤降

勅二道馬上差人齎付各土官齎捧每司先責令起
撥土兵三千名就令各土官親身管領仍乞密
勅湖廣鎮巡等官
命下之日即差官齎執

一東泉集卷四

齒一

旗牌催調選委謀勇參將及僉事一員統督從彼
取捷星夜兼程直抵廣西南寧賓州等處聽調
如果賊情重大兵力不敷仍聽臣等斟酌事勢
差官齎執

旗牌徑自移文湖廣鎮巡官處於永保二司每司
仍再調三千名共湊一萬二千名盡將前項反
目擒斬搜剿殄滅唯類弗遺殘黨已盡從臣等
將湖兵酌量暫留一二千名以示彈壓之威以
絕永久之患三數年後人情已定方行停止去
後未奉

明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
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議昭率猛不守臣節謀為叛逆先該御史汪
謝等深憂遠慮切切言之是在

七法所必誅亦天下公論所不容者臣等仰伏

天威聲罪正討逆猛父子皆已伏誅凡我民夷莫不
稱快而二三惡臣盧蘇王受等根蔓未除乃敢
造妖惑衆聚兵倡亂占據城池拘執職官敵殺
軍兵搶奪府庫再啓不逞之圖重貽地方之患
實皆監統等官不即殄滅之過而臣等所不能

一東泉集卷四

奎一

辭責者曰夕憂惶圖惟一剿以成功雖整飭
兵糧頗有次序及節次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枝坐調東瀾泗城南丹那地鎮安向
武等府州土兵或令其出奇兵以擣於內或令
其集兵以禦於外各已有前到地方願受束
約者但恐孤兔之情終是相關而盡欲仗爲心
腹遽難輕信惟湖廣永保三宣慰司土兵乃土
酋素所畏憚者必得急調前來方克濟事此臣
等預有前

勢非得已况即今賊勢愈張賊黨愈衆張打旗

號剗掠鄉社殺牛會聚要連蠻賊將肆出爲夷
義當剿除誠不容緩臣等又恐一時議者不同
或謂兵荒之後宜暫休息撫處不即調兵急剿
致留日月愈悞大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等
平日亦頗讀書豈不知休兵息民爲便爲逸
而好爲此窮黷爲

陛下生事於邊徼乎特以綱紀所係不可不正夷情
所關不得不舉盧蘇等以二三殘黨乃敢據城
池以張桀驁拘職官以肆狡黠要黨與以連兵
禍此正各上夷觀望之際而我一旦遽以用兵

東泉文集卷四

奎一

自畏怯懦退縮以施姑息招撫之計竊恐
國威重損事體益乖養虎遺患憂在他日非惟無
以正田賊猖獗之罪亦恐重以啓土夷笑侮之
端將來復有岑猛者出

朝廷其將置於不問乎或亦少加究詰乎威已伸
而復自削謀本正而或相阻終且上貽

九重南顧之憂下延兩廣莫測之患其欲將誰歸乎
臣等身寄邊陲志在靖亂誓當以死報

國豈敢輕爲雷同不盡言利害以爲

陛下告乎除臣等已差官齎執

旗牌徵兵湖廣及將見在本處人馬相機從事
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重計如果臣等所議不謬仍乞
勅兵部查照臣等先後所

奏事理作速密切差官一員前往湖廣等處查落

鎮巡等官起調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各三

千名就令土官親身管領選委謀勇及僉

事一員督押前來聽臣等分布哨道坐委副叅

三司等官統領協同本省官兵將及盧蘇王

受等剋日剿除以正討逆之名以威之黨

東泉文集卷四

奎一

其防守兵後事宜再行從長酌處

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可懲一戒百以收久遠平

定之功矣

奏疏

兩廣稿

處置叛逆子孫疏

題為處置叛逆子孫事據廣西布按二司司官左

江道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奉軍門會

批據右等哨監統等官副使王顯高等呈前事

奉批仰該道守巡官會同左江叅將官查議迴

繳奉此依奉會查得成化二年為處置地入經

久大計事該巡撫都御史韓 奏將田州府上

東泉文集卷五

隆州土官知州岑鐸改遷武靖州知州正德四

年岑鐸故其子岑玘授例納穀承襲正德九年

岑玘故絕岑猛以伊次子岑邦佐係堂姪孫庶

該承襲已經保勘立為官男一向同母張氏前

到武靖州居住護印管事離田州則有十餘日

之程別岑猛則有十餘年之久岑猛倡亂未聞

邦佐有陰助之誅我兵聲討已見邦佐屬軍門

之調及其目兵懷疑迴回之印邦佐亦誓在軍

門伏辜律以巨惡赤族之法固當連誅原其幼

歲出繼之情或可矜宥所患者但恐武靖新附



之狼戾或因此而勢貳其毒而邦佐孤立之孤
性或因此而自疑其後萬一誘惑旁生奸變橫
出未免重貽地方之患合無防微杜漸先將岑
邦佐監候奏

少原可矜之情薄示從寬之法或將邦佐改削別

御流配他所使邦佐得以自全而無防後之疑

狼民得以杜口而無勢貳之變遺孽不致滋蔓

而地方亦無他日之患矣緣事干黨逆關涉匪

輕中間應否生殺流配有非職等所敢輕議者

及係奉批會同查議通繳事理今將查議過緣

東泉文集卷五

由理合呈乞照詳施行等因到臣案查先准兵

部咨為土官肆惡無狀逆節甚著乞預處以正

紀綱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謝

題前事內開叅照廣西田州府土官指揮同

知岑猛本以失事亡命乘時行賄得官罔思改

圖輒復稔惡擅專威福滅裂紀綱背

命不行心已無上繕兵自衛意將何為標亂之形已

成不軌之迹甚著伊男岑邦佐縱兵殺掠世濟

其為再照柳州府致仕知縣王紳田州府監生

車輪違例交通撥置生事迹同翼虎法合併懲

伏望

陛下念紀綱國體關係之重。防患宜微。除惡不可不速。特下該部詳議。密

勅總督都御史調度兵馬加調湖兵。聲罪致討。明正典刑。并將伊男岑邦彥與先年資緣謀襲武靖州官職。次男岑邦佐。黨惡王紳車輪等。各正以法。等因。該本部查議合無本部馬上差人齎文交與新任提督都御史姚會同兩廣總鎮總兵官再行審度。時宜從長計議。如果有機可乘。兵糧齊足。岑猛等應該剿捕。即便查照先令事理。

東泉文集卷五

三

督同副叅守備兵備及該道守巡等官。整飭土漢官兵。刻期進剿。務將交通黨惡。致仕知縣王紳及監生車輪等。一併擒滅。盡絕以靖地方。若是事體重大。星馳差人具奏定奪。固不許畏懼征調。任意遷延。亦不許輕率寡謀。致生他患。此外別有長策。可以萬全。及臨時事勢。本部難以遠度者。悉聽提督等官從宜處置。事竣之日。巡按御史通將先令有功有罪人員。覈實明白。分別等第。一併具奏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岑猛等構亂事情日久。未見寧息。你部裏便馬

上差人齎文前去。責令提督都御史會同總鎮總兵等官。相度機宜。應合撫處。或進兵征剿。俱上緊奏來定奪。不許延玩。貽患地方。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為叛逆造惡謀占土官枝苗田莊家私人

馬攻州奪印。虜掠鄉村等事。該本部題該總督都御史盛等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罪惡彰大。當急為區處。不可姑息。着都御史姚會同鎮巡官再行審度酌量。若果悔過請罪。自能投出奏來定奪。或仍前擁兵稔惡。即便嚴督各該副叅守巡兵備等官。統領調集官兵。

東泉文集卷五

四

分哨進剿。諸色人等有能擒斬首惡的。俱從重陞賞。仍行貴州雲南各該鎮巡官。整兵把截以防奔潰。廣西巡按御史着隨軍紀功。不得因循養副。及輕率寡謀。以貽地方之患。其餘應該計處事宜。俱聽姚等酌酌施行。欽此。欽遵。又准兵部咨為急請天兵以除元惡。以靖地方事。該臣題前事。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是岑猛既稔惡謀逆。罪不可赦。着鄭姚

朱嚴督副叅守巡兵備守備等官。計處兵糧相機進剿。你部裏馬上差人齎文與湖廣鎮巡官便

急選調永順保靖土兵選委都指揮二員并按察司官一員督押前去軍前聽用務要責限如期啓行雲貴鎮巡官俱要整飭官兵把截要路以防奔逸還着姚出給榜文曉諭地方人等今次用兵止誅岑猛父子二人及韋好陸綬王紳等數人其餘脅誘誤陷的悉置不問有能生擒岑猛出獻的賞銀三千兩斬首來獻的也賞銀二千兩仍分給罪人財產或量授地方官職欽此欽遵各備谷前來俱經通行欽遵會議及整備糧餉督調軍兵分定哨道行委副叅三司等官監統進剿已將

東泉集卷五

五一

叛賊岑猛等剿滅節經將獲過功次緣由具題外續據廣西按察司等衙門副使等官王顯高等呈爲處置叛逆子孫事照得冊州府土官岑猛謀爲叛逆既已伏誅其子岑邦彥邦輔等俱已擒獲尚有次子岑邦佐先年分出見在潯州府武靖州管理州事必須處置得宜庶可保無後患爲此理合具呈伏乞詳奪施行等因前來又經批仰該道守巡官會同左江叅將官查議通繳去後今據前因至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

將軍撫寧侯朱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紀

功監察御史劉韻議照先因田州府土官岑猛父子負固犯順敢行叛亂已該臣等節次奏奉欽依動調官兵征討元惡岑猛并子岑邦彥俱已顯戮同謀黨逆次第誅滅其幼子岑邦輔岑邦相并岑邦彥孀孀童次子岑芝亦皆擒獲在官候解查得岑邦佐原係岑猛第二子正德九年內因武靖州土官岑邦故絕告勘明白准令出繼承襲岑邦知州職事彼方七歲隨母出繼不與岑猛同始已是年久其岑猛爲亂於嘉靖五年四月間差人齎銀令邦佐欲招峽賊阻截江道以爲外援岑邦佐執稱已屬流官不肯助兵從逆該哨守潯州衛指揮王勳查訪稟報前來本年五月內又據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稟稱岑邦佐奉軍門牌委管領相兵防守廣東德慶州羅傍地方有本州頭目蕭香扇惑各兵逃散只存邦佐同頭目黃容等土兵八十餘名岑邦佐亦被蕭香惑令同伊逃走邦佐回說我逃亦無處去就是得罪

朝廷寧在軍門下死了當令家下拘換各目兵回

東泉集卷五

六

來被各兵持刀要殺似此不能沮當邦佐因見
目兵逃散要行投水有黃容等再三勸留等情
各稟報在卷臣等看得武靖州雖與田州隔遠
而岑邦佐實係岑猛次男每奉軍門調遣應命
不違雖被頭目唆唆誓死不去論法固所難容
原情則有可憫况節奉

欽依無名於法亦難遽殺但夷性每懷舊主而事變
亦當預防今監統副使等官王顯高等所呈該
道守巡左叅議等官汪必東等覆議俱為思患
預防地方善後之計臣等已將岑邦佐監羈外

東臬文庫卷五

七一

但生殺之權出自

朝廷有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

陛下特勅廷臣再行集議合無將岑邦佐并其母妻
通行押解赴京從重議擬一以法度惟復憫其
出繼之情且有拒逆之詞薄示從寬之罰遷徙
遼東陝西等處極邊地方或充軍或為民或量
與官職以弘懷柔之仁絕覬覦之望從重議處奏
請定奪如此庶遺孽無構孽夢而地方可保無他
日之虞矣

惡日通謀作反疏

題為惡目通謀造妖作反事臣會同總鎮兩廣等
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
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巡按廣西監察御史
石金紀功監察御史劉頴議照先因廣西田州
府土官岑猛父子與惡目常好陸綬等悖逆不
道謀為不軌叛亂地方奏奉

欽依徵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官兵并三廣漢
達官軍土官目兵人等行委副叅三司守巡兵
備等官監統進剿已將元惡父子并常好陸綬
等剿滅具本

東臬文庫卷五

八一

奏捷及將脅從漫散夷民俱各招撫安插從業事
體已定人心已安外惟惡目盧蘇王受梁締林
盛王富楊召羅王等各逃避山箐未即殄滅臣
等存留東蘭鎮安歸順向武都康等府州目兵
并兩廣漢達官軍打手共一萬餘員各暫委廣
西上思州知州王德光署管田州府事及委分
守右江道左叅議汪必東分守潯梧等處地方
左叅將張經并添委僉事申惠在彼坐鎮提調
督理防守搜捕漏網惡目盧蘇等續因叅議汪
必東患病回司僉事中惠患病出于南寧止在

參將張經與知州王熊兆在府其各目兵從征日久陸續還家急於防守兵力不齊致有惡目盧蘇偽造假印一顆妖言惑衆口稱岑猛尚在及誑言糾有交趾兵二十萬謀復土官致令夷民愚蠢無知輒亦聽信復通合聽招目民邢相王克等隨從爲亂內外相應於嘉靖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統領賊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倉庫彼有參將張經奔往向武州集兵截殺知州王熊兆亦往舊田州駐劄後盧蘇等自知岑猛等已皆真死交趾亦無人馬情見計

東泉集卷五 九

屈乃爲聽招之詞差人接取知州王熊兆回府情願悔過聽撫殺賊贖罪及具狀令人赴軍門具告聽招臣等斟酌事宜卒難討除姑暫俯順行仰知州王熊兆權宜招安將城頭分撥田租管食以緩賊勢去後奈何盧蘇等惡心不改姦謀日長復又陰令惡目邢相與思恩脫逃惡目王受梁締等糾聚一萬餘黨又於嘉靖六年正月十五日用水梯一百餘架攻入思恩府城將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經歷方寧教官張垣拘執占據府治燒燬衙門分兵把截各

勢甚洶洶該知府吳期英守備指揮門祖蔭用言省諭王受等亦自知理屈於倉庫不敢有犯官軍不敢敵殺隨將各官放回衙門居住告願照依田州事例派官土官分派城頭管理地方每年辦納秋糧并聽調出兵殺賊等情各官督同府縣屬官通學生員監生人等會議得本府地方自開圖立里以來累經反亂動勞官軍征剿歲無寧日兵亂殺戮之餘人戶逃亡過半今王受梁締告要流官土俗若不俯就其情恐生他變只得依其所告將王受等招安許聽申請

東泉集卷五 十

分派城頭以免禍亂等因該府差吏一名伴送頭目具狀亦赴軍門告乞聽招臣等亦復權宜差官前去撫諭以安其心及行該府暫派城頭以緩賊勢仍檄令各聽候奏

請定奪外參照惡目盧蘇等黨助惡逆偷生漏網近復挾妓舞智略無悔悟乃敢造妖假稱岑猛尚在妄言交趾有兵惑亂夷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錢糧其罪已不容誅而王受等本以岑濬餘孽於正德八年嘉靖三年屢次糾合反目覃恩肅林劉召謀復土官未加誅滅幸獲

再遣繼復幫助。賊為亂今。口據思恩府城。拘執職官。燒燬衙門。其求復城頭。百姓不肯同。獨王受輩脅而為之。敢於肆逆如此。其罪益不可宥。今雖陽為聽招。其姦謀實不可測。跡其形狀。固非賊猛之雄。亦係一方之孽。於國法所甚惡。此。

天討所必加。臣等祇因兵力未具。未免隨宜權處。但蜂蟻終須成毒。蔓草早宜拔根。若不大行征討。恐致賊計日深。賊黨日盛。禍變漸大。後益難為。臣等除隨即差官齎執。

八東泉集卷五 十一

令旗令牌分投前去。坐調切責東蘭歸順鎮安泗城向武等府州土官親領目兵。俱赴田州南寧等處聽調防守地方。立功自效。以俟。

及責委各該原失事守巡兵備叅將等官。張經等戴罪督兵。尅日會合進剿。共滅此賊。以靖地方。雖東蘭州知州希虎林歸順州冠帶官男峯璋等各能遵令用命。差人前赴軍門稟報。應軍擒捕。頗見其忠。但恐兵力不足。卒難完事。獨惟湖廣永順保靖二處。鈎刀土兵。皆惡目所素畏。者勢須動調方壯軍威。但調遣之期。計六月以

後方至於此。誠恐有失事機。無以預落賊膽。亦必從宜。先行各司取調三千名前來。以助見兵防守。即於內地可保無虞。平定之計。無先於此。及又照此賊多係鼠鼯之徒。往往易於奔竄。兵來則散。兵去復聚。我兵強彼則避之。我兵弱彼則乘之。湖兵雖能被其巢穴。而不能盡搜其根株。亦須添調鄰省江西贛州安遠地方。慣能搜山禽兵五千名前來。跟隨本處土兵。將有名惡目盡數搜斬。脅從之眾。仍復招安。非特可以致討惡目之罪。抑亦足懾服土官之心。且賊猛父。

八東泉集卷五 十二

子皆已就斃。天討亦已大彰。紀綱亦已大振。而區區遺孽。乃縱而不除。非所以示國威也。如蒙伏乞。

皇上軫念邊方多事。緊在用兵。

勅兵部密切計議。合無將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土舍。上年前後功績。查照臣等所奏。應陞賞者陞賞。應冠帶襲替者冠帶襲替。應旌獎者旌獎。應優恤者優恤。

降勅二道。馬上差人齎付各土官齎捧。每司先責令。

起撥土兵三千名就令各土官親身管領仍乞密
勅湖廣鎮巡等官

命下之日即差官齎執

旗牌催調選委謀勇叅將及僉事一員統督從彼
取捷星夜兼程直抵廣西南寧賓州等處聽調
并乞

勅江西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督調會兵五千名就
委兵備副使一員監統前來協同本省官軍土
兵人等合謀併力決計進剿若是遞藏崎險巖
峒一一搜剿殄滅毋容遺漏進兵之日從巡按

東泉集卷五

十三

監察御史照例紀驗功次糾察奸弊如果賊情
重大兵力不敷仍聽臣等斟酌事勢差官齎執
旗牌徑自移文湖廣鎮巡官處於永保二司每司
仍再調三千名共湊一萬二千名盡將前項友
目擒斬搜剿殄滅噍類弗遺殘黨已盡從臣等
將湖兵酌量暫留一二千名以示彈壓之威以
紀永久之惠三數年後人情已定方行停止其
思恩地方應否復設城頭事定之日亦從臣等
再行查訪土俗斟酌事宜具奏

上旨以俟

定奪合用錢糧先儘軍門所積如有不及於廣東司
府庫動支事完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并查
究失事人員明白另行具

奏如此庶幾彰

朝廷討賊之義破土酋跋扈之膽邊疆因而鎮靜

國勢益以奠安兵不再藉一勞永逸矣事干軍機

重務臣等除備行湖廣鎮巡官查照轉行及差

官齎執

旗牌前去永保二司着令整點土兵聽候

明旨及移文江西提督南贛汀漳都御史取調會兵

東泉集卷五

古

前來南寧等處防守外緣係惡目通謀造妖作
反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承差李梅親
齎謹題請

旨

乞正軍門體統疏

題為糾劾姦佞官員以正體統以勵邊功事臣惟
梧州設有總府提督總兵官員所以總理兵事
及節制兩省司府等官其於分最嚴也稱曰軍
門名曰三府其於事體亦最專而一也凡三司
初到時有叅謁之禮莫之敢廢於軍門所行有

遵奉之義。吳之敢違。以此體貌尊隆。事功興舉。一二十年以來。三司官員。知有巡按御史。而不知有軍門。為都御史者。其事權日以撓沮。其體勢日以破削。兵馬之進退。至有不得而專者。事機之微密。至有不得而謀者。欲以展布四體圖事立功。亦已難矣。往事種種可舉。如弘治年間。廣西按察使武清。貪酷驚驚吏也。受岑濬之金。啓岑濬之亂者。皆此官為之。于時都御史劉大夏寔總督于此。既已明知其姦。然不敢顯劾于朝。而獨隱名諱詞。貽書於掌院都御史戴珊。珊亦

食泉文集卷五

五

不知其為姦也。黜陟之年。誤以廣東副使涂昇當焉。其後又三年。南京科道首為劾奏武清。乃始落職。大夏之難於武清如此。其一也。按察使周孟中者。則亦名流。然其為廣西提學副使。於師生饋遺。不甚別擇。除多有可議。此桂林士夫所通知也。都御史唐珣時以嚴威自勵。常與孟中論事。孟中言無顧忌。唐珣具章將劾之。以發其私。珣未幾死。奏不果。

而孟中卒以轉官去。乃得抗直之名。珣終猶舉此為恨。此其二也。都御史潘蕃亦以清謹名者。

廣東參議管理意得進

表取便還家。乃不奉批判。該司輒自決而行。此他省之所未有也。廣西副使姜紹於思恩之平。擒無按而獨自為奏。議時主事者亦徇其言。遂使田州土酋反覆搆難。至今為梗。此其三也。梧州設有廣東布按三司。廣東守巡官居之以從事於督府之下。此都御史韓雍舊規也。都御史陳金按其故。復舉而行之。廣東分守參議張簡等官。嫌其非便。一不遵令。僉事陳陽遂私撤其額。仍係以蒼梧二字。陳金惡其抗且專。而終亦莫之

東泉文集卷五

六

致詰。此其四也。其又有類此者。都御史張嶺時廣西僉事姚鵬擅與土酋苗正忻城縣三寨地於軍門無一字之請。且并與印而給之。都御史盛應期時僉事楊鳳輒拘交趾逋臣陳昇而係之獄。於軍門亦無一字之請。旋亦復自放之。如鵬楊鳳之罪。雖該都御史張嶺及盛應期舉劾于

朝。其罪迄今未正也。甚者至梧州一日以上不脩庭叅之禮。久之方見。乃復揮扇以坐。嬉笑以語。如廣西副使李中之為者。其於禮節何如也。

其得以相襲而相安而無德戒如此。彼又何所憚而必求以自飭乎。以此兩省官員沿以為常。至於今日。則其弊愈甚。臣不一糾以正其失。則將來為都御史。益不可為矣。臣請為

陛下言之。臣謹按。西左布政。嚴紘本奸貪狡詭反覆小人也。其初陞官運司。會宸濠稱變。自詭能兵。不知者誤用之。遂有江西叅政之除。紘到而賊已平。坐是得自掩其奸。馴亦陞為本司左布政使。習為交構。士論深鄙。貪穢大彰。益犯清議。科道官交章劾之。紘覆以幸免。乃左遷廣西布

〈東泉文集卷五〉

七

政司左布政使。於嘉靖五年十月二十日。紘已到任。是時止一叅議鄒輓在司。僉議鄒輓應該替代田州防守者也。臣恐紘來叅見。則叅議鄒輓亦復滯留在司。臣姑令僉事張邦信暫諭止之。然叅議鄒輓遲遲在司。越兩月未行。紘亦安然在司。越兩月不即來一見。以正常規。紘之意。惟在巡按御史石金也。既而石金乃由樂昌取道自廣東而來。紘日夜惟巡按御史之奉承。石金亦惟倚紘為腹心耳目。獨見無時。密議為多。紘恃有石金。經今已踰九月。猶不脩軍門。叅調

之禮。其為罪。由田州頭目如常好陸綬輩。

勅旨內有名者。其首級皆以真正。獨戴得陸豹二人。乃該哨誤報。陸豹已該紀功。官削而不書。今屢訪田州來人。其戴得尚爾偷生。先報者誤也。除臣已嚴諭領兵官。必斬二目。真正首級。以報於朝。仍將誤報人員另行舉

奏外。至於岑猛岑邦彥之死。寔以明白無疑。紘不知何據。每遇人言。輒曰岑猛不死。岑邦彥亦尚在。迄今言之不已。正二月間。宗室將軍有差人開取祿米價銀者。亦輒曰岑猛在交趾。已領兵

〈東泉文集卷五〉

六

馬二十萬前來攻城。可留此避難。有言岑猛已死者。輒怒且罵曰。汝見岑猛之殺乎。不知紘亦何據。獨知岑猛父子之在也。此指譚朱麒徐斌王鉞千戶時蔭百戶扈濂等。皆所共聞也。凡承差有進京者。紘復密授此意。使其播揚道途。肆言於京師。紘之為謀亦奸矣。其意以見事勢之難。為其計必在於撫諭將假此以壓官職。意惟石金之逢迎。冀石金之荐引。借招撫以圖倖倖萬一之功也。不思岑猛構逆已非一日。前此撫臣非不勤勤撫諭。如猛之不道。何臣姑舉其

器初猛之謫授福建千戶也即不肯受

命橫兵漳州以示要脅是時已有叛意都御史熊綱束手無策都御史陳金繼至乃為不得已之計特遣叅政王臣副使鄭岳往撫之諭以立功聽歸本土猛即擁兵回州二人曾不得一觀岑猛之面苟且完事而回猛之状况何如也其後猛勢益張大為都御史亦屢皆遣人撫諭之猛橫逆自如也及臣蒞梧州首以猛為圖副使楊必進者與猛有舊臣令本官特撫之臣亦非有意於必征也楊副使取其頭目數諭之又遣指揮

—東泉文集卷五

九一

羅明等諭之猛傲然不顧卒不肯一赴軍門雖其頭目陸綬常好等亦無一人到軍門者方且練兵習卒召募驍勇暗邀各處蠻獠為助其不軌之迹真有雄據嶺南之心此兩廣士夫之所共憂也續見臣兵馬已大集又復遙豎投降旗以詐官兵方且移偽檄於府中指斥之詞至不可言少待旬日猛已橫行兩廣禍不可測猛動作如此猛可撫乎不可撫乎猛已誅盧蘇本係逆裔及此反覆可以議招撫否乎且盧蘇本逆裔也其告旗牌舒何有曰我本聽招我眾人

已殺官軍復劫倉庫。

朝廷恐不能省我王受亦逆裔也其告守備門祖蔭有曰我本求復城頭為田州頭目王筭所誤擁兵越城事已做錯

朝廷恐不能省我致涕泣求救是雖區區逆裔亦皆知有

國法之正也今御史石金布政嚴絃等號為縉紳曾不為

國家存深遠之慮立正大之規顧以一日之變輒欲屈法以徇區區之逆裔臣恐襲唐人姑息之

—東泉文集卷五

十

政貽土官他日之禍不小此誤陛下之言也夫征伐

國家大計非可以兒戲論也絃不足道也石金係言官何得亦為此言乎自嚴絃之言岑猛父子必在也致使宗室人等喧傳驚擾幾成大變非臣等以鎮靜處之則內地已先起變絃之罪二也往年岑猛之未誅也時假公事差人以探人馬消息臣等於猛進

表之人託事以監羈之其表置而不進岑猛不及聞信竟以此早就擒獲此亦用兵之機也絃來

司檢有此

表每謂猛為忠臣不當留阻亦每舉此暗相恐脅夫猛無忌於拒

命無忌於助逆無忌於賣賊無忌於詐旨無忌於僭

分無忌於殺官奪印無忌於破州虜人無忌於

招兵無忌於占據城池無忌於租稅之不入其

罪未易擢髮數也及以一函之表為敬猛果得

為忠臣乎猛不誅則兩江之禍當不止今日謂

猛不易征者有之謂猛不當征者則自紘與石

金倡言始土官聞之豈不轉加驕蹇田賦聞之

東泉文集卷五

主

豈不益增怨於地方所係甚大紘與金為此

言是亦微

國家之言也紘與金不能為

國家伸討賊之義乃為庇賊之言金之言此

紘是等之紘之罪三也果使岑猛不當誅紘之

改廣西已非一月石金受巡按之

年又非一月胡為安於家不早為

朝廷具言是非以此方動之師乃於猛之已誅方

為此言乎推此舉之其立心奸詭可知矣承差

周謨者臣遣之以報岑猛之獲是時

朝賞未行臣念其萬里奔走之勞非尋常驅馳者

此臣特准令拔叅以勵勤苦此於情於法皆所

得行也紘復力言岑猛不死奏報何功乃暗嗾

承差袁健等具呈以相抗拒至引已去屠御史

故案為證夫兩司之吏書凡撫按衙門書辦稍

勤者在各省皆得拔叅臣以巡撫官員軍門事

體顧獨不得拔叅一承差乎紘之為此亦事以

誣媚巡按御史為務也具貪汙亦太甚矣紘之

罪四也方盧蘇之初招亦有畏罪之心頗圖立

功自贖一日知州王熊兆遣其頭目郭金齋帖

東泉文集卷五

主

來謂盧蘇願得殺王受自贖王受自贖王受自贖

知其於詞則甚順也臣亦從而許之臣亦從而

許也都司沈希儀者頗有知計人也亦責盧蘇

以此向武官男黃仲金讀書知義者也亦責盧

蘇以此奉議州上目羅陽亦忠順人也與盧蘇

頗相好亦勸之盧蘇惡生官之相欺也欲羅陽

質子為信羅陽亦不力也亦責其出質

子與沈都司處為信盧蘇無等遣其外孫盧儼

羅于南寧初非都司沈希儀有子以相質也然

盧蘇本有圖報之心隨已送偽印歸還其可

徵也續見三司官如已故副使廖紀者名金端
姬也凡遇其來人與王熊兆所差之人輒相
罵或亦杖責盧蘇因此復懷疑慮輒轉不肯措
手以致二賊益愈自結絃亦陰唆廖紀駕言沈
希儀承順臣風旨為此動作輒獻諛于巡按御
史石金金即移文詰責沈希儀謂其有傷
國體夫強盜本極惡也能自捕斬既除其罪仍亦
給賞此

國法所載也以夷攻夷則用力少而收功多此兵
法所貴也幸其從此則兩府一日可定豈復有

一東泉文集卷五

三

今日之擾擾且賊勢方橫之時在我者既未能
正名以討罪又不求多方以畏之則情斷勢絕
變可立待使其早變則武緣之圖不至今日武
緣不守則兩廣地方望風瓦解不知我能當
之否乎紘不識機宜乃與廖紀相要結排軍
門以媚巡按御史如此紘之罪五也及照絃借
走農以肆公堂之罰凡農民到司考撥布按二
司罰公堂銀二十兩都司十五兩府十兩州縣
八兩衛五兩其入皆以充私橐邊方之吏豈堪
有此及又訪得本官和買數多率皆減價

每青布葛布一疋該價銀五錢六錢止與銀二
錢三錢猪肉一斤該價錢十六文止與錢九文
及其發出祭祀餘肉又復錢十六文取之邊方
之民豈復堪此紘貪鄙可恥如此其罪六也然
性本貪暴時多淫刑以逞決人臂腿畫肉為限
例所謂一封書者絃皆蹈而為之怨聲滿道至
不忍聞紘之罪七也凡此皆石金知而不舉其
風紀可知矣臣惟絃之罪固不一獨力言岑猛
必在以搖動

上下及言岑猛不當誅朋比石金以破壞天下之公

一東泉文集卷五

三

論似此翻騰是非錯繆

朝廷誤聽其言則土官益不得而制土官不可得
而制則蠻夷益不可得而治邊方自此日益多
事後之邊臣欲為

陛下任事難矣絃之罪可知也臣竊惟

朝廷所以整齊百官使之奔走以效順者紀綱耳

紀綱不正則人心不肅雖

陛下欲以圖治難矣此不可一日而不正者也臣本

菲薄

陛下以軍務之責付之臣臣不能盡心則臣之罪然

臣之知力有限遇有征討及幹理政事等項是必委之叅將三司等官而後事可舉功可立叅將三司等官乃皆沿於故習玩不爲意臣亦安能獨謀而獨成乎奸佞如嚴紘陛下不急正其罪則誕謾成風官規日廢體統紊而不威令嚴而不行故責撫臣以收討賊之效何可得也歆責後之人以收討賊之效又安可得也臣又竊照

朝廷設置三府及查欽奉

累朝勅諭并先年征取思恩事舊規其巡按御史

東泉文集卷五

五

行軍進止及一切機宜事情皆不相與止是臨事紀功糾劾奸弊今一切事情皆以御史叅之是謂四府非三府矣亦非所謂軍門矣臣之官亦不必專以提督爲號矣及又查臣先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是時虜酋入寇陝右臣獨與太監張總兵官武相謀遣將禦之幸嘗捷聞初亦無御史以相可否其御史特查勘功過而已且梧州去廣西往返幾一月之程凡有機宜本不必會亦不及會必使互相可否當事者誰聽乎異同之際爲誤甚多而紀驗功次糾察奸弊

此則御史之不可缺者也臣又照御史石金劾臣無功臣奉討罪之命不能收一掃之功臣之負愧多矣石金本言官劾臣非過也緣岑猛本不易討幸而仰仗

天威用兵不二月猛已就誅其子亦斃如大頭目肅好陸綬輩皆已誅戮兩江之禍根已拔此皆

陛下福德所及臣何敢言功哉特以暑月行師兵馬病疫死者過半於勢不能久留於兵不得不散而監統官胡克元輩或懷奸不忠爭功忌能或柔懦自怯戰陣不勇緣是遺有盧蘇王受之勞

東泉文集卷五

五

臣爲提督官員亦誠不能無罪即今再一掃蕩則其枝葉亦將盡披自是南方可無憂矣但石金專以撫爲詞於軍門事體往往有所侵奪臣不已且斥臣爲無功臣亦安敢言功以取不韙之罪哉但臣功可削而天下之大義終不可不以不明官可去而

國家之體統終不可以不正名可毀行可詆而軍門之事權終不可以不一奸佞之浮風終不可以不革如蒙乞將此章

士夫見聞其岑猛應否聽其構逆前後撫按舉
否當受誅責以後上官有如猛者應否究詰或
任其縱橫自為巡按御史於軍門一切機宜進
退人馬等項應否共相可否惟復止照常規臨
事紀功以糾奸弊必在大義可明國是可定體
統可正事權可一畫一

上陳以俟

宸斷即不得混為可否致難從違其岑猛父子之死

臣屢言其死布政嚴紘必曰不死石金亦曰未
死至謂臣冒未死之岑猛以為功以宋狄青相

東泉文集卷五

五

比諄夫儂智高未得狄青固不得冒其似者以
為直岑猛果已就戮臣亦安得掩實以為處哉
然此非臣口舌所能爭也乞

勅選差風力給事中一員於湖廣江西等處聽取公
正副使參政各一員前來南寧地方親自訪勘
必在的實

上報庶可以絕天下之疑解四海之惑其嚴紘亦乞早
加削軍務嚴後戒則邊方事後尚可圖臣非奸
計以為直也亦非奸異以立功也事係官規及
干邊務臣不得不歷歷為

陛下言之臣知而不言是臣負

陛下也

聖明在上物無不照臣迫切之情亦惟

陛下察之而已

糾各官沮兵養亂疏

題為懷奸挾私沮撓兵權玩寇養亂以壞地方事

照得先因叛賊盧蘇王受等集兵謀叛妖言惑

衆占據田州府城敵殺官軍搶劫倉庫復又與

同惡目邢相等聚衆攻入思恩府拘執知府守

備等官占據府治燒燬衙門陽為聽招陰實倡

東泉文集卷五

五

亂該臣會同總鎮太監鄭總兵官撫寧侯朱

斟酌事勢卒難討除一面具奏

請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等土官兵前來征剿

一面權為招撫多方羈縻一面仍集官兵以謀

防禦間隨准兵部咨該臣題為惡目通謀造妖

作反事該本部查議覆題奉

聖旨這地方奸夷構亂已久鎮巡等官受命統調大

兵征剿不行根究惡鄙殄滅盡絕輒便奏捷散兵

以致餘孽復滋鄰境扇動顯是思慮欠周計處不

密但念他每前功且不查究便差人馬上齎文前

去者責委失事守巡叅將等官各戴罪統率本鎮
官軍土兵人等併力剿殺仍行南贛都御史督調
會兵五千名委兵備官監統前來協同進剿如果
賊勢重大兵力不敷照旨再於永順保靖二司各
調土兵三千名聽用領事主客官員有功重加陞
賞還着巡按御史石金紀驗功次應該請勅的都
寫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欽遵差官催調
湖廣鈎刀土兵江西會兵及督調本鎮土兵各
前來聽調續因官兵漸集形勢漸張又目盧蘇
王受等亦自知據城執官法必難逃糾合叛賊
邢相等張打旗號劫殺鄉村逞兇日甚漸圖大
舉本年六月初七日王受等逼圍武緣城池前
後廿七晝夜該臣等預調鎮安等府頭目許用
等提兵防護力戰而退竟幸完城賊鋒少阻又
該臣等督催分守道叅議鄒輓等計令思恩府
千長常貴等率兵進入思恩府城將惡目王受
等原執知府等官吳期英等四員并各家小庫
內銀兩及印信二顆各已取出送官賊計復失
自是地方寧息者又兩月續該臣因地方多事
不能供職具

東征集卷五

元

奏辭免荷蒙

聖恩俞允准令致仕該吏部會推丁憂服滿南京兵
部尚書封新建伯王前來更代提督軍務臣
欽遵即日起程間隨准兵部咨內開查得先為
地方事正德八年八月初二日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是今後各邊巡撫官員遇有陞遷事
故等項務待交代官至日方許離任欽此通行欽
遵外為照兩廣地方即今夷情緊急節該本部
督調漢土官兵撫剿尚未寧息今本官具奏辭
免誠恐不候交代先已離任則前項賊情拯溺

東征集卷五

辛

救焚之急一時托諸何人不無有誤地方大事
除馬上差人齎文催促新任提督新建伯尚書王
兼程前來外合咨前去務候新官到日交代明
白方許離任其一應軍務事情照舊嚴督各該
守巡官酌量時勢從長處置三司官員如有輕
忽違玩致誤事機者徑自從重叅究施行等因
備咨到臣彼因主兵漸已大集客兵亦報有期
及思賊情事至王受等每揚言欲打破州縣逕
抵潯州據大藤峽為巢圖糾蠻聚肆亂臣等欲
身為控禦用以遮蔽兩廣且新任尚書王尚

無音耗因與太監鄭、總兵官朱、各於本年八月初六等日統兵自梧州起程前赴南寧賓州等處地方調度行事及具奏外本月十三日臣到於潯州府離上林縣五日之程果據右江道守巡右叅議鄒輓僉事張邦信稟報叛賊王受邢相王笋等已糾合八寨賊徒并田州賊兵攻圍上林城池事勢十分危殆請兵急為救援若少遲數日城池必破李璋亦不能免賓州均為可慮等因及訪得叅議鄒輓徒涕泣以自憐僉事張邦信徒執拘打手以自衛叅將李璋身已

—東泉文集卷五—

主

受困計無所施臣等隨即急調各處官兵兼程赴援幸而賊知有兵遂謀退遁向非向武官男黃仲金等人馬并江西見在僉兵共援於外岑施等兵馬進逼于內則雖李璋正亦不免在圍官共一十餘員亦必盡被虜城中人必盡皆魚肉而後已豈二指揮之所能解哉臣復自潯州起程於本月二十六日前到橫州駐劄聞續又准兵部咨為急請

天兵以除反目事該臣題前事該本部查該仍咨先提督都御史姚照例等候交代畢日方許起

程俱毋輕忽誤事致惹罪愆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便齊文與湖廣鎮巡官即查原調永保二司土兵如未啟行作急督發兼程前去廣西地方聽調殺賊仍行王會同兩廣鎮巡官查照節行事理統率主客官兵相機會合剿撫務要計出萬公以收全功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欽遵外續照田州地方泗城等州土兵各已肆集不下四萬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宣慰彭明輒并伊男彭宗舜及宣慰彭九霄各親統正調及報効土兵又共一萬一千名前來并調出見在南

—東泉文集卷五—

主

寧賓州等處駐劄鎮安等府土兵漢達官軍又已積至四萬大約共有八萬內外兵力亦已不餘區區二酋寔不難滅揆時度勢正亦其時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會議進剿聞該石金移書與臣內開各哨官密稱岑邦彥尚在惟於臣處不敢輕露此語又聞各哨官傳稱新建伯尚書王十月初旬抵梧各逗遛觀望各哨官又稱臣未致仕之前宜候王交代起行今會兵三百湖兵六千不及上年四分之一賊情譎詐恐難成功各隱忍承諾退有後言是皆固

是背非原無忠告情委可惡金若復效尤隱忍均爲小人欺詐之流謹披歷忱惻冒昧塵瀆等因據此臣看得兵馬之數實已八萬有餘及查得岑邦彥委實竄死是的亦恐各哨官果有此言即行各該守巡等官叅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叅將李璋等各查明議報隨該僉事張邦信叅將沈希儀等稟稱各官並無此說係是出於巡按之言臣又隨即會牌行取叅將李璋等前來面議進止其叅將李璋又乃畏懼石金轉呈石金處批稱案查九月十七日奉都察院劄劄該

一東泉文集卷五 三

總制新建伯王辭本內稱行事之際所見或有不同臣等益難展布及節奉欽依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姚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戢兵民欽此已經通行去後今據呈取赴軍門面議定委及面領方畧未知方畧出自何人承何軍門顏面含糊具呈顯有故違豈諸司不在節制之內耶本院即當糾察其調度軍馬進止機宜難以干預各宜查照遵奉施行等因臣聞有此不覺汗顏緣照新建伯尚書王本爲廷

臣所推特膺

簡命顧自聞報已來將及五月之久即今未有來期意者本官偶有疾病未得遽行或又具奏待報未敢輕行皆不可知臣自揣菲才兼以病軀急欲得代已行具

奏催迫者一案行三司差官催請者二及移書差

官催請已不止數次臣未嘗一日不懸懸於本官之來冀其大展謀畧以惠邊方臣之衰拙得藉補過豈不甚幸甚美哉但臣本係致仕官奉命留此非臣得已及准兵部來咨奉奉以拯溺救焚

一東泉文集卷五 三

地方軍務爲托代者已至臣豈得貪功而不早去代者不至事機已及臣亦安得坐守而不督理况春秋之義急於討賊古之人有受命督餉而以督戰退賊者即不以督餉自憚有赴官留司以守順昌退賊者即不以留司自解是皆忠義自負惟欲殺賊以報君父者也臣奉

陛下俟代之

命乃獨不得進兵以除此餘孽乎及查近日邸報內寧夏都御史林亦自陳以俟代者也及以殺虜

奏捷若必俟代者自爲之本官豈復有此今御史
石金心懷妬忌百方阻撓惟欲地方之有事以
駕臣之禍臣或殺賊非其所願其爲此言實欲
驅臣使速去也臣忝大臣何能堪此夫邊方撫臣
朝廷特嚴交代之令實亦自有深意今御史石金
識見淺陋固不知此乃又敢於妄爲棄部咨而
不問格

朝命而不顧

皇上留臣使俟代而御史驅臣使速去及阻絕將官
李璋等使不起議并主令參議鄒輓等各不受

東泉文集卷五

五

制御史雖爲要官豈得擅用威令與

朝旨相抗哉若使此風不已則紀綱禮法各亦盡

壞矣後之俟代者將何所遵從乎及照御史石

金坐視二酋之縱橫明知其爲賊亦親見其悖

亂僣然高坐於省城惟旁觀勝敗以圖媒孽若

付於不知者第以招撫處之金亦非真有定見

也特自謂言官其說須勝故專此爲辭不知二

酋奪城者二攻城者亦二捉官者已屬敵殺官

軍劫掠鄉村又不知其幾前此土官所未敢犯

二酋已無忌而爲之剿不剿之間正各土官望

之以其要關係安危事機非一二酋決不
可撫也理明甚臣亦先上此議於朝矣今請復
言其詳蓋

國家之有土官本係統轄之內承襲必請

命出兵必奉調納稅必如期視內地州縣特一問耳

即非如也先瓦剌土魯番之比故有犯則征此

國家定法也在洪武時太平府土官知府黃英衍

以罪竄奉議州知州黃世鈇以逆誅至宣德間

養利州土官羅姓者亦以逆誅弘治間思恩岑

濬上思州黃理亦各又以逆誅正德間上思州

東泉文集卷五

五

黃鏐亦復又以逆誅率多以流官代之雖其變

故不能遽絕於其有犯未嘗不相正以法欲其

有所畏而各知懲戒耳以此爲防土官猶未盡

設若復縱而弗治其將何所不至哉非特本省

爲然在四川有土官安鰲之誅亦非獨我

朝爲然在前宋有儂智高之誅智高乃土酋之雄

橫破州郡宋仁宗特遣狄青舉兵進討其黨已

智高復竄入大理毋阿儂亦竄入特磨復收

兵謀欲入寇經畧使余靖特又發兵入特磨掩

襲之獲智高毋及其弟與子檻送京師及又道

死士入大理重譯而至以追智高會智高死乃亦函首以送京師自是僊氏之患始絕古人之嚴於討罪與國家急於剿叛皆以肅清邊塞也今惡逆如岑猛是何得不議征討遺黨及盧蘇王受等是何得不盡為誅剿乎石金不審夷情之大小輒曰夷狄相爭中國之利意欲廣西土官一如瓦剌等待之故敢謬稱岑猛之不當征以破天下之公議又不知事體之虛實故輒言岑猛岑邦彥之尚在以動搖天下之心亦不知邊陲之大防故輒謂盧蘇王受所宜招撫以

一東泉集卷五

五

增土夷之笑侮夫盧蘇王受雖勢非濬猛之比然攻城打縣則與智高異者少矣如是而養拳於撫即使二酋見今日兵威之盛果皆束身而出待以不死不知兵散之後戎心能不生乎各土官謂

國家威令為何如乎其患有不易言者金之口此特以伸其一人之謬見於

朝廷剿賊之

正名討罪之義制禦邊防之規與汲汲徵兵赴援之意及生民之休戚皆一切置而不顧顧獨藉

其彈壓之威以脅上下大小官員并舉數十年軍門之體統而盡廢之金奸詭亦實有不可測者何也臣請姑言其弊湖兵之來臣等請之至再蒙

朝廷促之至再始皆相率而來在臣猶病其已遲石金則惡其太速湖兵已來辰州金密令僉事申惠差百戶李蔭移書僉事汪濤以止其行官舍武鸞時蔭孟達等皆備知其情汪濤謂奉有朝命固執不可乃督之使前此僉事汪濤之志在報國急於赴援也及此兵已至柳州石金復設

一東泉集卷五

五

計以相延沮該有罪有淨橋正以備湖兵也金則托蠻獠出師辭急令拆卸淨橋以緩其行至使爭舟而競渡中有覆溺之人夫湖兵之到雖鬼魅亦自知避豈蠻獠之敢窺乎既而湖兵已到自當即日犒勞其報官之數止於六千折價銀三千支本色三千即一日可盡金亦復停兵三日不即給糧湖兵以缺食之故攘奪于市然後不得已乃令有司給糧乞停至五日而後得行其意可知也其尤無忌者輒將齎執旗牌官廣東指揮武鸞王冕劉紹宗等百戶董貴以

承祖等五舅當兩宣慰之前其促兵太急也
罵責辱以泄其怒雖兩宣慰見之亦不勝憤懣
夫旗牌官皆軍門之所遣在軍法所必用其所
齎執者乃

朝廷名器用以整肅三軍者也即使各官別有事
犯在律亦必參

奏提問本無擅辱之條况齎執旗牌督調土兵此
係何等事體石金安得恣行御史之威權以稱
軍門之體勢以繫

朝廷之號令且以疑沮土人赴調之心哉夫徵兵

東泉文集卷五

三九

本以剪除寇賊急徵兵亦以早求平靖如金之
奸詭不律如此是尚有

朝廷一毫地方之念否乎金為言官知參猛之不
當征宜亟言之於未征岑猛之前不當於其已
戮而始為逆賊伸理知湖兵之不可用亦宜正
言於

朝廷以止其來或必待新建伯之至而後啓行不
當於其已至而為抵止之計金心術而可知也且
金之言曰兵馬難集必待王守仁而後行此語則
誠然矣萬一前日武緣之圍不解上林之圍不

解則其勢必直驅兩廣嶺南且當先發此時矣
事之從將歸之臣等乎將歸之王乎抑石金
自任其咎乎且臣之進兵亦金專以貪功見議

不知臣之汲汲請兵獨以地方事急乃始為此
臣亦安知湖兵已到王尚無消息乎即使臣

剿除二賊此不過一二遺鄙耳留之則足以召
亂去之不可以言功臣絕望於榮進已久前後

凡上疏乞休者五而始

陛下俞允臣已不勝自慰今之議欲進兵特求盡臣
子一日之職而已臣亦安敢復有他觀哉臣又

東泉文集卷五

四十

查得賊受等當攻武緣失利之時兩賊已自相
讐怨其黨亦已自離解是時若計取王受可坐
而得也特以石金屢戒參將李璋以不許用兵
雖臣等再回促之李璋一不為理遂使二賊復
相構結亦復攻圍上林此李璋止知有御史不
知有軍門之罪也及後上林既圍李璋不行極
力固守輒舉二指揮以輕委賊和致疑泗城東
蘭等州土兵而赴戰不加各州每一進兵二指
揮者輒棄肩輿而前以

朝廷招撫退之遺誤事機重滋賊勢亦皆李璋為

之。璋之敗。為其實。承望石金之風。而始自。不然。璋敢輕損。

國威如是。故十月初一日。臣等又節據帶管分巡右江道僉事張邦信稟稱。訪得受賊聞大兵已集。將髮剃去。祇留數莖。急則盡去。而逃等情。又據本官稟據思恩指揮張輓稟稱。田賊邢相領賊三百餘徒。於九月二十二日。到府廬保領人馬在歸仁截泗城王箐。同思恩潘良蘇春并勢截東蘭陸豹林盛人馬六營在鸞鳳截官兵。王受截荒田刁律刁旺三處。廬蘇書約王受大

一 東泉文集卷五

里

肆往橫州見軍門。王受已傳箭集八寨賊徒。待有軍馬就來。催爾等情。看得劇賊分布拒敵。勢已洶洶。等因。及又據左叅將張經差舍人孫盤稟報。張經差緝事軍人報稱。田州有四營人馬來思恩。王受又去討四營聚齊。限本月十五日。到思恩。十六日倒牛。十七日起身。十八日到武緣。倒牛必出等因。又據柳州府賓州上林縣四鄉八里十冬覃貴琮常萬周祐廬欽常養等連名告稱。本年八月初八日。有思恩府及目王受聚到八寨首惡藍公斬覃公禮覃公懇常公抗

樊公段書召眉常公好羅鉄奏等約有三千餘徒。討取二受恣肆大惡。擁到本縣攻圍一十餘日。紛紜流劫。覃桂琛常萬等家并各鄉村共計一百餘戶。殺死三百餘命。虜去人口共九百七十三名。牛馬不計其數。人口多半落在八寨。少半牽回。田恩田州府下民絕火無烟。衆詞哀訴。如蒙怜悯。生靈早賜兵馬撲剿。以安地方。等因。各稟告前來。臣等為照上林失事殺虜如此。守巡叅將官各皆隱匿不報。顯有規避之情。除已委官另勘。叅

一 東泉文集卷五

里

奏外。臣等又看得賊勢日合。賊計日深。民心日益惶惶。用兵本係機事。一日之內。其變凡幾。一月之內。其變凡幾。機會之來。問不容髮。且湖兵之到賓州。亦已將及半月。及籍籍而有言泗城東蘭那地南丹四州人馬本無預給之糧。內與田賊相持。亦已將及兩月。復皆報有功。次此時。此際。急以湖兵援之。內外夾攻。此真賊竹之勢。賊首可立致也。若使按兵不舉。彼此勢隔。內兵久而無援。則將有潰散之憂。外兵久而不用。亦安保無意外之患。况轉輸之艱難。經歷江灘之險。

動以兩月。或三月而後至。臣極力區處。梧州不足繼以肇慶。僅得五萬餘石。自後已無可繼之糧。日用之費。每有不貲之費。一日何止於千金。臣亦極力區處。梧州不足繼以廣東。發銀十一萬兩。而府庫亦告竭矣。師老財費。其憂豈小。兼以正。宋來。仍無音信。及又據僉事張邦信等稟報前項夷情。緊急似難久候。臣亦復強顏於十月二十七日。會同總鎮太監鄭。總兵官撫寧侯朱。青差指揮童王齋。案前去柳州會同御史石金。會案發兵。臣已慮御史石金心懷異

△東泉文集卷五

四

圖必不樂於聽從。及訪得二司官員多互相觀望。不欲進兵。其於養敵。其謀素定。獨一布政林富頗能盡心。參議汪必東。參將張經。沈希儀。知府葉謫。指揮施震。尚知報

國以圖自贖。然已不勝御史媒孽之憂。其尤號發。倭則參議鄒輓。僉事申惠。張邦信。參將李璋。此數人者。皆惟知承奉御史。狐媚取容。地方之念。漠如也。分哨文移。已有十日。各官猶徘徊而未至。總兵官朱。憂此事。乃時動無可奈何之嘆。總鎮太監鄭。亦深用。乃身任其事。無程

前往賓州。嚴為催督。參議鄒輓等結黨已固。性視石金以為進退。亦皆拒而不從。且又具呈於。肆為抗拒。其一謂臣不當復與兵事。其言固石金主之言。各官其於迎合。故敢於排。計惟阻兵而已。其二謂湖兵止於六千。似未可用。臣查得二賊初起時。參議鄒輓等稟稱各賊所畏。惟是湖兵。此兵決無移文并調之理。欲臣假捷音。犒賞。差人前去。密諭二宣慰以興敗為名。得發三四百名前來。便可挾勢剿賊等因。是時賊勢方張。故有此稟。今奏奉

△東泉文集卷五

四

明旨正調兵六千名。數已滿萬。長驅而進。必無不克。兩宣慰力自擔當。略無疑阻。日以進兵為請。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等。先既用計以逐。奮兵致與順德打手逞忿爭鬪。幾成地方之變。乃又故減湖兵數目。以阻其銳。及將應支口糧。不以時給。致使經旬缺食。各兵欲荷擔而外。宣慰彭九霄復垂涕而泣。太監鄭霄急發倉糧。且厚加慰勞。各兵方此少定。否則即已興變。各官又設謀以散湖兵。前後反覆如此。其姦不可不究也。其二謂征田州之師。實兵十二萬。尚不盡賊。以此

而槩今日臣請得爲

陛下盡言之往年田州之攻臣等於嘉靖五年六月

初二日共調官兵一十二萬有餘分爲五哨參將沈希儀參事張邦信中哨自工堯而進副總兵王偉副使王顯高右哨自兼州而進參將張經僉事申惠前哨自那慕而進參將李璋參政胡堯元左哨自巴疊嶺而進指揮施震知府葉臨後哨自帶莊而進五月二十九日申惠張經督兵攻打定羅堡斬獲首惡常趙司報功猛賊用其子邦彥與惡目陸綬盧蘇等領兵一十二

東泉文集卷五

置

營以陣于工堯其勢甚缺猛賊同王笋即王升等親自領兵數千復陣于平馬以圖後繼僉事張邦信尚留武緣沈希儀六月初五日至上林縣對江駛淮劄營胡邦示李璋亦已至上林沈希儀力請會戰二人者傍觀于左逗遛不發一兵本月初六日沈希儀獨奮勇而進首當其鋒幸賴

廟社之靈

陛下之威遂斬陸綬箭中邦彥而走之風聲所驅賊衆瓦解本月初十日沈希儀復率兵約會左哨

進攻田州猛先已避左哨仍觀望逗遛不肯並進延至本月十二日方領兵到府各哨官亦各觀望逗遛施震葉臨十四日方至張經申惠在巴萬領領兵七日十七日方至王偉王顯高亦延至七月初七日方至致使各賊盡邀一時無獲六月十七日胡堯元李璋方報獲惡黨周俊廖明二名本月二十二日臣等用沈希儀之謀已該歸順岑璋獲有岑猛報功爲照賊子岑邦彥惡目常好等未獲臣等節行各官跟覘剿捕二十六日申惠張經方復報獲王杰及後傳聞

東泉文集卷五

置

各賊聚于瓢蘭等寨各議於七月初一日進攻李璋胡堯元輒推稱各分有地亦仍又逗遛不肯發兵惟王偉張經沈希儀施震四哨進兵王偉等各亦安坐不親自督兵止遣指揮官員前去攻打漫無紀律一不擒賊本月十九日申惠張經方報獲李賢本日王偉等仍不親督亦各安坐遣官攻打里定寨王偉王顯高就日於感佛巖方報獲常好八月初四日又報獲羅何各哨及欲移兵攻打隴容寨李璋胡堯元又欺罔貪功妄報已獲岑邦彥功級致誤各哨擁兵坐

守者又復半月八月十一日臣等訪知李璋胡堯元奸偽特甚即行戒飭仍督各哨追取邦彥報功沈希儀十二日方自行統兵至地名板灣村住劄已二日各官亦又逗遛方到會約十四日攻打隴容隴卜等巢沈希儀進剿板牙十八日差人出亭槐約請各哨王偉王顯高就日統入李璋張經施震等三哨又各逗遛至十九日方到追剿不速賊又遁散八月二十日李璋胡堯元又報獲車輪臣等訪得各哨官在營唱飲遊戲或互相排詆及不自領人馬老師費財難

△東泉文集卷五

哭

收成功當又騰文切責將各官革去冠帶住俸督兵剿捕及又特遣廣西參議汪必東廣東參議王俊民相繼前去各哨督催仍無功報臣只得於九月初一日親臨田州府駐劄申嚴號令封刀以示士衆封鎖以警各官仍懸示重賞激勵人心嚴併監統官員深入山巢窮搜極剿王偉李璋張經沈希儀王顯高申惠張邦信等方於九月初九日親抵板波嚴攻打一賊不擒止獲得元惡岑猛惡黨鍾烏等賊屬四十三口九月初十日李璋胡堯元方報獲王琳及王偉王

顯高報獲岑理知州王熊兆報獲岑蘭田州招民岑石報獲岑邦輔岑邦相及各賊家屬李璋胡堯元仍又欺罔貪功詐稱陸豹已就殺獲施震葉龜亦又詐稱戴得亦就殺獲各報功到臣致使臣等亦誤行

奏報及又查得歸順州官男岑璋稟報夫棒寨原有賊黨在巢李璋胡堯元督令岑璋會兵進剿岑璋汲汲赴哨李璋等復即散兵岑璋具稟于參將張經今有帖可證即此賣賊之情其參將沈希儀僉事張邦信自工堯戰勝之後即亦不

△東泉文集卷五

哭

曾更擒一賊各官玩賊如此致使田州府有名賊首盧蘇王富林盛楊石陸豹載得王筭等各深避未獲及又查得思恩府王受梁締等皆係有名賊首僉事申惠參將張經攻戰定羅之昨臣先招撫縱使逃遁知府吳期英特具稟臣等謂不除此數賊則地方終不可靖臣等特移文檄本哨督討此賊申惠張經乃輒為忿詞謂積年叛賊決非一旦可盡若必欲盡此須責吳期英自行計處盡圖貼說再舉大兵而後可盡其存心已是不忠臣等雖亦綁打來入騰文密切示

戒申惠張經終不力討王受梁締亦竟爾不獲
各留以啓今日之憂及後各官自認捕討遺賊
共請班師臣等見湖兵死亡數多官兵亦已久
疲因班師

奏擬擇官控守田州臣各哨官會議原批沈希儀
本官適病墜馬臣等環顧無人不得復以參將
張經僉事申惠參議汪必東守之存留東蘭鎮
安歸順向武都康等府州目兵弁兩廣漢達官
軍打手共一萬餘員名兵非不衆申惠等制御
無策致賊竊發申惠一聞有變即竄身先避遂

東泉文集卷五

哭

使上下動搖士卒奔潰參將張經知州王熊兆
亦各望風而逃城池失守以致蘆蘇等乘隙復
叛敵殺官軍攻奪府城搶劫倉庫執拘知州知
府守備等官復相并合爲亂既失田州復陷思
恩大損

朝廷之威重貽地方之患此皆申惠及張經爲之
及照參議汪必東果有病申惠爲其稟請臣等
特聽其就醫於南寧却亦逕抵梧州及又稱病
逕還省城未能無過但其初告病時地方尚寧
於情尚有可諉也臣等參看得工堯之破最開

事機若使李璋胡堯元統兵兩岸與沈
進則岑猛岑邦彥并盧蘇王笏諸賊徒一日皆
可盡得祇係左哨不肯協力遂爾大設機
賊已遁之後若副總兵王備副使王顯高

李璋參政胡堯元都指揮沈希儀僉事張邦信
參將張經僉事申惠指揮施震知府葉龜各
依期前進則岑猛不遁於歸順常好岑邦彥
死於里定齊村馮爵安得復逃於富州盧蘇王
受梁締王富王笏林盛楊召戴得陸豹等安得
復叛於今日祇係王備王顯高李璋胡堯元沈

東泉文集卷五

手

希儀張邦信張經申惠施震葉龜應會兵而不
會兵應督戰而不督戰應急捕而不急捕應固
守而不固守以此兩府逆賊得糾合爲亂就各
官而論之其罪均爲不小參政胡堯元參將李
璋二人首爲逗遛各官亦復效尤以此致誤大
計參政胡堯元參將李璋合坐首誅者也田州
之變申惠號爲憲臣張經號爲將官若能稍存
義槩少諳機畧賊之初起或遣官開諭或嚴兵
固拒二賊雖云悖逆其勢決不至此觀其於王
熊兆尚爾承事至今豈於憲臣參將官而據肯

其心哉正使果死於田亦足自表節義乃畏懼怯懦惟以貪生爲圖謀

國誤民一至於此就二人而論之其罪惟均但申惠先衆而竄合坐首誅者也今申惠等曾不自省急圖自贖乃敢據田州兵衆不能了賊爲詞至將發去用兵劄案頃而不受此真姦賊也大抵各官有此惟在奉承御史石金蓋石金首倡招撫之議僉事申惠張邦信又皆以三年考滿石金獨爲保留二人遂感爲知己是時亦具呈於臣臣訪得僉事申惠先官于京時嘗依附尚

東泉文集卷五

至一

書陸完局騙銀兩已爲言官所劾僉事張邦信先分巡梧州時尅減官軍糧價已爲千戶崔紹祖訴於總兵等衙門臣方擬彈劾以

請黜革姑行令管事候事寧另呈二官即視臣爲讐故陰相朋比以力破剿賊之功及且故縱賊人心腹蔡德政等往來賓州暗泄機事使知湖兵之已到早謀所以自避誠恐此兵一進此賊即擒力相撓沮惟以成就御史招撫之言且亦因此可免失事之咎故數人之言曰得罪於軍門御史力能救之得罪於御史吾欲鑽天無路矣

至以此言公然差人傳語於張祐張經沈希儀汪必東以阻其進其無耻無忌如此豈復知有

朝廷之法令生民之利害邊陲安危之勢哉且又尋事害國惟恐不及只如賊圍上林本其兇狡爲之其解圍而去亦多泗城之力今其生擒黃記可證也僉事張邦信等輒謂臣催督東蘭泗城進討二賊乃方有此即不知先時二州無兵何爲有田州之變思恩之變又何爲有硃砂橋武緣之變張邦信此言特以附會御史共圖媒孽臣過故也各官之姦毒如此臣將何以禦

東泉文集卷五

至

之其肆謂土兵之不可仗皆有通賊之疑夫土夷狡詐固亦其常然以疑似之迹語言之微欲盡誣以通賊動形筆札亦動以聞於

朝廷士人聞之豈不轉相疑懼殊非所以求撫安之義也臣姑以一二言之田州之變官兵皆潰向武官男黃仲金獨以身爲殿護叅將張經以免於難其視申惠之望風先逃畧不爲醜顏者忠與否何如也上林之圍官兵亦潰那地族目羅記獨以身殉

國至拒敵以死卒護官兵七八千人叅將李璋之

一受圍困。輒委官於賊。苟免於一死者。忠與否又何如也。且其中縱或通賊。私懷狐兔。其迹未至甚大。則亦示以至誠。以釋其顧望之疑。開之大義。以責其殺賊之效。漸次消融。自將底定。各官不審機宜。肆言及此。微臣等以靜鎮之。恐不能如今日之帖帖矣。但各官豈必果謂盡然。不過借此以阻兵耳。然申惠等四人。非但肆為拒阻。卒亦不赴。參謂蕩無體統。官民駭異。此皆石金玉之故。各官相倚而為此耳。夫言官乃

朝廷所當優假。豈可輕與為敵。其中有以忠報

—《東泉文集卷五》

五

國如往年御史伍驥在福建。會上杭縣盜起。有一都指揮擁兵不前。伍驥至以劒擬之。其都指揮始懼而殺賊。伍驥以此勞瘁而歿。今得廟食於其地。此真御史也。御史朱節在山東時。會萊蕪縣盜起。亦即冒霜露而前驅。三司官在其後。卒以此致疾而歿。其後亦特蒙

朝廷

賜褒贈以表其忠。此亦真御史也。御史如二臣者。臣每贊誦不暇。使臣早見之。所當低頭下拜。今

石金盡廢

臣下剿賊之術。一惟以招撫為最。而不聞其肯單騎以爲赴壘之行。又不聞其出一策以爲解散之術。賊勢甚不可遏。而猶獨曰。是必招撫。是必招撫。不知執何名義而撫之乎。臣又聞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此稍有識者所共知也。兵馬大集。內外之勢已急。在應援金獨欲按兵不舉。於十一日果將臣等會案發回。不肯判押。且書報臣等。謂軍中機宜。不敢干預。言則似矣。其排擯臣如此。責辱旗牌如此。計阻湖兵如此。主謀於三司官如此。亦何嘗知有軍門。乃尚欲借此以文其姦。

—《東泉文集卷五》

五

乎。蓋其立心。惟在於示威。惟專於養亂。姦邪不忠。有誤地方如此。事干機務。臣有不得不爲

陛下言者。

陛下亦何取於此。官而必以耳目寄之哉。且臣等亦非不明於

明旨。撫剿之義者也。職厥渠魁。脅從罔治。古有明訓。往年之征。正以誅之。未盡撫之大。早監統官不能盡剿惡。致復啓變。臣安得不懲前車。以免後覆。今日之計。必遵照

明旨。先取其首惡。以正跋扈之罪。而後徐撫餘黨。以

收其泮渙之心。征其所必征。撫其所可撫。仁與義並行。此事之兩得者也。何石金之獨昧於此乎。臣又查得先後惡目盧蘇王受邢相黃味王笋王允林盛王富陸豹戴得胡喜楊召盧豹盧珍黃容陸緣周佐盧保羅寬王庸李德羅王唐王彭俊共二十四人。臣因其來人每每密諭以自相擒捕之法。及懸重賞以勵其心。數內彭俊者與泗城相敵。已中箭而死。羅王者已願殺賊領兵守把高寨。唐王者已脫身投降。見在叅將沈希儀處聽用。其餘兩府目民相率而歸官者。

—東泉文集卷五

五五

各已不下一千餘人。其惡目中密報于官。欲待官兵以爲內應。亦往往各有其人。臣等各亦懸重賞以誘之。但未覩成效。不敢遽聞耳。

臣等亦何嘗必取於殺人以爲功哉。金不問首惡與否。盡欲留之以憂。

君父。臣誠不知所謂。臣又查得沈希儀帶領湖兵先破工堯。繼破田州府城。該軍門又用其謀果擒岑猛。其功爲大。李璋胡堯元不勝妬忌。大加詆毀。謂其有尅留之物。臣等嘗移文質之。各官一無所對。續又據沈希儀報有銅鼓杉板銅銃等

物件在。及質之僉事張邦信。亦謂止有杉枋。椅別無金銀等項。臣以此未嘗舉劾。然終亦不可不一勘而明也。又查得已故奉議州判宋蘭及本州頭目羅甘。田州府生員阮應韶等。知州王熊兆皆稟于臣。謂胡堯元李璋差人招撫。各有買命銀兩。每名多至十兩。少或五兩。其銀不可數計。及又據舍人王堂執稱。前往田州府沿途士民俱各高聲大呼。謂招撫官要我銀兩。有傷。情如此。臣急欲推問。緣其中亦干係土人唐王等。共相爲之。臣特竊計當此捕賊之際。又

—東泉文集卷五

五六

遽行推究之法。事在夷方。恐惹他變。故惟舉示警戒。使其自省。欲候事定。徐爲究理。旋復生變。遲遲至今。以此亦未及糾劾。但又近據知縣常邦憲稟稱。二官先在軍前將擒到婦女用硃墨以刺其面。用墨者解官用硃者不知作何下落。二官貪淫。一至如此。其罪尤不可不治也。又照胡堯元平生畏怯。過甚言及岑猛。聲嘶股栗。且爲僉事楊鳳所訐。賊濫太多。臣嘗戒飭亦已查勘。惜其已死。不及顯劾。而御史石金顧以鄉里之私。至爲具奏于

朝欲得贈官立廟此尤不足以厭服人心緣各
誤事臣初但知其聚今復彼此參詢已踰一年
乃盡其詳義當急奏于

朝亦以地方未安正爾用人欲姑候殺賊通查功

過逐一上

聞耳今申惠等猶怙終不悛玩寇殃民如此臣安得
不盡舉為

陛下告乎十年十月內又據叅將沈希儀呈稱思恩
王受遣目民潘富用銀一兩馬一匹以求招撫
希儀只得權受今已密送在官等因臣等又訪

一東泉集卷五

五

得王受盧蘇等大肆科歛各差頭目蔡德政等
前赴賓州打點求招物議大騰銀數不足王受
至以伊妻環錫等物助用其妻相向而哭武緣
團老尹廉所稟知府蔣山卿者如此以此崇之
各官之堅於議撫果公平私乎為

朝廷乎為一身乎即使無此用招撫以成功是必
重為邊方留害他日勿謂臣不言也及緣是時
機事甚急王仍無到期又該太監鄭
官朱各案從李璋等會議但李璋等
不赴議于軍門而猶請會於中途即使強而從

令體統之虧甚矣顧此前却坐失事會臣不得
不急為

陛下言之他日有悞大計或別啟釁端臣願

陛下亦毋咎臣及又照臣已得請

命致仕俟代於此為

陛下保守地方幸無甚大失事已及十月有餘矣但
為各官所排如此既於觀望有損寔以威令難

行顧此事勢非得新建伯王急來不可臣無

素有痰火之病夜卧于牀時欲傾墜臣所帶
僕扶抱而坐每致相泣臣年齡已頽智慮日昏

一東泉集卷五

五

亦委不可復寄此任特重嚴

上命不敢輕去臣之踪跡甚是狼狽如蒙

勅該部再行查議申明邊臣俟代之義用亦常久盡

一之規毋使如臣之受擢并置產的當官員

馬上齋文前去坐催新建伯尚書臣不分在

家在途作速前來南寧溢事以人請禍臣御

史石金亦乞

勅都察院早選公正老成御史一員如往年伍驥朱

節純意為

國者亦作速前來更代行事共除禍亂以去朋

其岑猛岑邦彥有無尚在亦令選差給事中一員親臨廣西等處并將臣所陳各官前項事情提吊人證逐一訪勘的確具實上

奏以俟

聖裁仍乞

陛下特

勅法司先將僉事申惠參將李璋前既重誤事備令復首抗軍令者拏解赴京以正其罪已故參政胡克元罪與李璋等耳特行追奪官爵如已褒賜一併停革以昭清議除副總兵王儒副使王顯

東泉文集卷五 五九

高各已致仕外參議鄒輓僉事張邦信同一朋謀阻兵故抗軍令亦乞

特降

明旨革去冠帶停支俸糧參議汪必東參將張經原任都指揮今陞參將沈希儀知府葉蒞指揮施震各亦革去冠帶責其必在殺賊自效如果有礙石金并亦有礙於通候勘官查明功罪之一體奏

請定奪施行如此庶體統嚴肅法令昭明地方有託而邊夷自息矣

平惠州歸善縣桃子園賊疏

題為擒斬反招點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整飭兵備撫分巡嶺東道僉事施仁呈為乞早發兵剪除反賊以安地方良民事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并領哨惠州等衛指揮等官高瑛等稟稱有名賊首賴貴張廷山張廷貴并甲從賊人劉廷珠等俱已擒斬將盡雖有敗逃一二一時難以搜扒乞行留兵戍守仍乞呈請掣兵等因據此案查先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老總甲

東泉文集卷五 本

被害民鍾明廣陳尚能等各狀訴稱桃子園首從強賊賴貴等反招聚眾殺人財虜殺婦女占奪田土等情已經會議備由通行呈稟及調集原借留操調達官火明伍宣等并指揮吳樹哨官軍與原雇募打手及附近龍川興寧海豐程鄉揭陽河源等縣地太慣戰鄉夫行委管操惠州衛指揮高瑛惠潮二府推官周楫李喬木龍川等所縣千戶呂員朱鼎吏目吳增等官分領哨道剋期進剿又因前賊逃入深險山峒仍催督原奉軍門督發截捕別無流賊指揮雷潤

哨官軍并達官亦卜刺因等併勢夾攻隨奉軍門會批據本道會呈前事奉批議仰本道依擬嚴督上緊剿捕務在事機鎮密計慮周詳獲功解報以靖地方重加獎賞毋容輕率怠誤貽患惹究及奉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批仰嚴督官兵追剿事平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開報又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批看得殘賊賴貴等皆招肆惡為患地方亟宜剿滅動調官兵事宜悉依擬行務使賊黨悉除獲功解報仍須戒諭督兵等官程鑒等

〈東泉文集卷五〉

空

毋得濫及良民斯為善舉其合用錢糧徑自酌處事完之日造冊繳報查考依蒙督據各哨官兵擒斬首從及賊賴貴等一百七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婦女大小八十三口并器仗馬匹前來會審閱實賊人賊級轉解賊屬權宜變賣價銀添湊賞功器械馬匹給與兵壯領用餒養騎征外又經催督各哨將搜山陸續擒獲賊人張廷貴宋亞黃等并斬獲賊級共六十五名顆呈報在案今據前因看得前項惡賊賴貴等已擒斬二百四十一名顆雖尚有散逃餘黨數亦不多

但山峒險遠林木障翳易於藏躲一時委難搜扒盡絕必須留兵防守庶免殘黨嘯聚之患合無將本道雇募打手五百名并留指揮雷潤哨官軍四百三十員名仍在桃子園栢埔地方屯劄緝捕殘黨護民耕種其餘官軍打手鄉夫民壯悉行掣散呈乞照詳等因到臣案查先據守備惠潮等處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鑒呈為被強賊劫掠打騙銀兩搶檢家財焚燒房屋等事據長樂等縣千戶所申該蒙分巡僉事施儒案驗內開據潮州府呈

〈東泉文集卷五〉

空

據饒平縣瀕州都致仕知州饒金家人饒二具狀訴稱嘉靖四年八月內有家主前往本都安樂渡村收租本月二十九日早忽被強賊一宗二百餘徒突來本村劫掠將家主綑縛搶掠租銀七十餘兩家財衣服劫空仍劫大河一水至三河巡檢司前隔河地名東門埔白日放火焚燒民屋三十餘家殺死民人杜大曾二仔二命仍將家主綁到竹頭坑屯劄逼銀一百兩方纔釋放各賊於大麻村登岸去訖告乞轉達施行等因據此又據海陽縣地方總甲劉廷陽呈稱

前賊在於饒平德州都廣船過河突來到鄉處劫鄉民陳大祐林大等家九月初七日至土名深村廷陽家住夜次日早將林大并經紀人賴大公殺死二命等因又據三河巡檢司申據饒金家人饒木告同前情及據民鄧文譽具瀚等告稱前賊打劫饒知州又劫東門埔曾永瑄等人財放火燒屋殺人流劫大庾一路人財殺死鄉民錢大仍又虐男婦二十餘名只本司督兵追捕前賊進入龍崗鼓樟去訖等因到府轉呈到道看得前賊聚集二百餘徒流劫鄉村殺

一八東吳集卷五

奎

人燒屋勢頗猖獗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患除行委該府推官李喬奉等督兵追捕外今訪探得前賊越往海豐縣地方流劫緣照該縣捕盜缺官兵力寡弱恐難支持該府捕盜通判陶天祐年力衰邁亦難專責應合權宜暫委推官周揖督捕案仰本所遵行守備指揮程鑒統領惠州碣石各衛所見在巡捕官軍并起取附近屯堡精壯軍餘各備鋒利器械督同該官周揖兵壯打手人等黏蹤追捕獲功解報施行依案備申到職切照惠潮二府地方每遇秋

賊往往聚衆劫掠今據報稱賊勢猖獗若仍於衛所起調巡捕并屯堡兵夫前去截遏尤恐兵力寡弱不無畏事必須呈調經戰精勇官兵發相機跟捕方克有濟如蒙軫念乞發廣城下班休息達官二十名殺手三二百名及欽班惠州衛指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錦二哨旗軍協同附近地方兵夫分發併勢尋蹤擒捕其合用馬匹錢糧乞行守巡道議處備用等因具呈前來臣等議得前項強賊聚衆流劫鄉村殺人燒屋勢頗猖獗若不急為追捕未免重貽後患已

一八東吳集卷五

奎

經案仰廣東都司於廣州左等衛下班達官舍目內選取二十員名布政司轉行分守右叅議汪思會同分巡僉事施儒先將歇班惠州衛指揮雷潤碣石衛指揮房錦二哨旗軍徑自調同本司掌印官行令廣州府查有見在殺手精選三百名如無見在就於附近州縣地方照數雇募慣戰殺手取足前數差人管領前去該道守巡兵備官督發責令守備指揮程鑒并推官周揖李喬木等統領兼同所在各該衛所州縣應請軍兵及千百長總小甲打手鄉夫八等相

機宜。襲風路。以發兵以截其衝。或分兵以殺其勢。亦或出其不意。掩而擊之。以搏其巢穴。水陸二處。並須加意。陸路不得使之長驅。水路不得使之逕渡。守巡官。仍須指授方畧。申嚴號令。應該別省會捕。亦就移文。該省州縣衛所官兵。併力擒捕。仍一面差人飛報彼處鎮巡衙門。查照務將前項賊徒。設法跟捕。盡絕。獲功解報。各官仍出給告示曉諭。若夥伴有能悔悟。自相擒斬。有名首惡。送官者。賞銀一百兩。其餘賊黨。賞銀二十兩。仍免本罪。其一時被脅相從之人。許各

東泉集卷五

奎

具狀首官。從便遣發。一不追究。合用馬匹錢糧等項。守巡官徑自查議區處。應呈稟者。呈來定奪。續據分巡嶺東道僉事施儒呈。為走報緊急。事據潮陽縣申稱。本年九月十七日。被流賊江文生等。打劫貴山等。都人財。姦汙婦女。燒毀房屋。捉虜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等。因到道看。信捉虜職官重情除嚴督原委推官李喬木。周樹。并督發管操指揮高瑛。統領見在達官千長總小甲打手。共一千員名。前去追捕。并開福建分巡漳南道督兵把截各賊歸路。及懸重賞

示諭。兵夫用命。舉事。郊具呈。照詳等因。前來。經會議批仰本官。即會同叅議汪思。查照會行事理。務在用心設策。擒捕。仍行分巡漳南道。協力防捕。共滅此賊。以靖地方。如是不相策應。以致賊徒往來無忌。釀成大患。責有所歸。續據僉事施儒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領哨惠州衛指揮使高瑛呈。前事。蒙本道紙牌。備仰本職。統領副巡檢練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兼程前去。隨賊向。往。黏蹤追捕。務將前賊全數擒捕。盡絕。奪回被虜官員。獲功解報。依蒙統領副巡檢練

東泉集卷五

奎

廷爵。并達官千長打手。共一千餘名。到於地名梅子坑。據緝事打手走報。流賊約有一百餘徒。越來下荊雙頭畔田等村。打劫民人。張宗廣等家等。因隨即統兵跟蹤追捕。前賊聞知。驚懼。先將原虜去吉安巡檢司巡檢施淵。脫放。遁往地名梅林河。塢。虜船駕到黃牛渡。隘上登岸。放火燒毀本隘。突入十二都。巡檢司屯。本職探得。濮都地名葵潭。係是衝要水陸要路。督兵到彼截遏。設法出奇。分兵河。四岸裝伏。前賊駕船七隻。開張旗號。灣船執旗上岸。迎敵。彼職督兵

交鋒對敵當有千長曾元魁等衝鋒破陣破賊
戰傷衆兵奮勇向前當陣擒斬打旗賊甲并賊
都總江文生黃環等及戰傷數多各賊敗走兵
夫追逼俱投蔡潭河中淹沉難以斬取首級共
擒斬獲賊人首級六十九口顆俘獲賊馬三四
奪回被虜船大小七隻省令舊役老人賴伯壽
并鄉民李昭收候聽取等因又據揭陽縣千長
蕭璋呈解賊級一顆長樂縣地方排年李元美
等呈解生擒賊徒陳元達等六名賊級一顆各
到道審閱明白今將生擒首從賊人賊級七十

八東泉文集卷五 七

七名顆呈解審閱施行等因前來又經批仰蒼
梧道巡官查審閱驗續據巡守嶺東道金事
等官施儒等呈爲乞早發兵剪除及賊以安地
方良民事據惠州府歸善縣寬得都鄉老鍾明
廣總甲官佐民人石記全陳尚能謝本明各具
狀訴稱被挑子園殘賊賴貴蕭廣朱曰廷張廷
山等糾合三百餘徒反招聚衆開張黑旗鳴鑼
放銃劫殺人財荼毒地方本年七月內將良民
張文興等一家并朱亞狗殺滅八月十九日捉
廣陳尚能妻朱氏女陳細娘逼銀贖命九月二

十九日殺死陳尚成譚氏等命捉虜陳尚雄石
原深等入巢打逼不知生死數占闕氏并女三
口爲妻日逐大肆出劫抄掠鄉村人財良善拋
棄產業逃命山林况今冬熟不能收割妻兒失
食告乞急救倒懸發兵剿捕以靖地方民賴安
生等情據此查得先因挑子園賊首李文積等
反招聚衆劫殺人財占奪田地已該分巡金事
施儒會同前帶管分守左叅議徐度勸諭明白
備由通行呈奉三府并提督南贛軍門及蒙巡
按察院等衙門批行動調漢達官軍兵壯行委

八東泉文集卷五 六

守備指揮程鑑統督領哨同知莫相指揮等官
劉璟等管領赴期擣巢剿擒渠魁黨從李文積
等一千七百六十餘功解報審驗處決外續奉
撫按衙門案驗批呈休奉將各哨官兵掣散仍
行緝捕餘黨及借留領哨惠州衛指揮僉事吳
樞哨官軍哨守地方彼因殘賊賴貴等狡黠逃
匿深山搜扒不獲師還復出始及一百六十餘
徒隨據甲頭賴貴王廷珠等具狀赴道告乞招
撫時值春耕暫行俯順牌仰巡檢楊漢押帶賴
貴等各還原居本分耕種仍處給口食牛種安插

停當造冊回報在案。前因參照殘賊賴貴等與李文積等同夥盜征剿漏刃既經撫處安插即當改過自新乃敢復肆兇頑糾集醜類劫殺人財虜姦婦女逐散良善占據田產遂致告訴紛然警報日聞若不疾早撲滅未免釀成大患又該各職督同守備指揮程鑒議照前賊積年狡黠巢穴星散若只一路進兵未免東追西竄隨會案將見在召募及借留長樂團操達官打手并添調附近歸善長樂程鄉興寧等縣慣能殺賊敢勇鄉夫共四千餘員各行委惠州衛指揮高瑛楊昂惠潮二府推官周楫李喬木龍川千戶所副千戶呂員吏目吳增程鄉縣主簿陳政等官分領哨道仍行守備指揮程鑒統督剋期並進夾攻剿捕欲候呈請至日方行舉事緣程途遠涉往返日久恐機事預泄則賊得為備功難速成除一面督發各該官兵追剿前賊獲功之日另行解報外今將緣由具呈照詳等因前來又經會議批仰依擬嚴督剿捕獲功解報續據巡守嶺東道僉事等官施儒等呈擒斬及招點賊功次事內開據指揮高瑛

擒賊首賴貴賴富賊徒謝德勝等共三十四名斬獲賊級四十三顆俘獲賊屬劉氏等大小共七十七口奪獲賊馬三四推官周楫哨生擒甲從賊人王大等四十五名斬獲賊級四顆俘獲賊屬張氏等四口推官李喬木哨生擒賊首張廷山賊徒廖亞伯楊阿林等共三十六名斬獲賊級十顆奪獲賊仗腰刀二把鎗一根馬一匹禽書一本黑紬旗一面千戶呂員吏目吳增哨生擒賊徒張廷興等五名斬獲賊級三顆千戶朱昂哨擒獲賊人伍世寬等四名斬獲賊級三顆把截要路巡檢楊漢擒獲賊徒鄒叔仔謝鸞等二十三名俘獲賊屬二口巡檢楊通擒獲賊人二名唐從貴沈亞二驛丞鄭文秩擒獲賊犯一名塗明主簿謝鐘擒獲賊徒江大等五名各前來審得賊首賴貴賴富等甲從賊人劉廷珠等六十六名并審究因傷中途身死首從賊人張廷山等四十七名及就近斬獲賊人劉禽總等首級六十三顆共一百七十六名顆各委的先授在李文積等手下為盜大征脫捕後隨同賴貴等聽撫及招劫殺張文興等家人財占奪

田產等情是實。取具口詞在案。賊級委千戶魏騰高等閱驗真的。及審得解來賊人數內朱亞長等四十二名。各執詞有稱係近投入在彼耕田者。有稱在彼附近居住者。俱不曾為盜等情。及數內朱亞長等三十名。俱有該圖里老見在證審果係良善。當即釋放。其劉廷聚劉廷器黃明何木旺廖舉李元禎李亞長鍾彪葉四九名。止係一面之詞。劉湯旺梁金保陳學仔三名。迹涉疑詞。俱係事干強盜重情。遽難輕信。發回該管河源等縣速拘里排親鄰審勘。并將器仗馬

東泉文集卷五

五

四給與見操兵壯領用餒養。賊屬權宜酌處。就彼變賣價銀入官。添湊賞功。及再嚴督各哨官兵。搜扒敗逃餘黨。盡絕。另行解報。今將首從賊人賊級共一百七十六名。呈解審驗施行。等因前來。又經批仰蒼梧道分守官會審閱驗去後。今據前因。臣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涂議查得別卷一宗。為陳言地方利弊事。節該

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奏稱廣東之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言撲捕之有益與大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寧清遠白水後山恩平陽江綠水羅傍河源龍川等處。發的盜賊淵藪。常年竊發不能斷絕。撲捕於始。則用力易而為費少。俟其猖獗而後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為費多。合無今後地方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撲捕。不許遷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

東泉文集卷五

五

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勢要子弟假名抑報。若果賊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指定地方賊首姓名不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辨玉石。其有相應撲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和許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等因題奉

欽此。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等為照廣東惠潮二府饒平長樂等縣接連福建江西地方三省交界。萬山盤礴。谿徑聯絡。多岐延袤。數千餘里。自甘流浦嘯聚動成大患。今流賊江文生等敢以烏合之黨。類流劫良善之鄉村。殺虜人財而肆無忌憚。效汙婦女而白晝橫行。拒敵官兵。提虜

職官驚駭郡邑兇惡特甚若非早為殄滅必將
流禍於四方反賊賴貴等本皆桃子園之殘黨
復踵李文積之故智據舊巢而兇殘大肆眇官
司而劫掠盛行殺人放火無所不為占產奪婦特
其餘事若非急謀蕩掃亦必貽累於他日今分
巡僉事施儒乃能運謀設策籌畫有方於流賊
江文生等既已剪其萌芽賊黨為之遠避於叛
賊賴貴等亦復掃其巢穴賊壘為之漸清俘馘
已踰四百之衆靖寇用安兩郡之民且不多煩
兵力亦無浪費錢糧其功實為可嘉分守右叅

一八東臬文集卷五 五

議江思亦能同心督率協力贊成計畫無遺進
攻有備其功亦所宜錄再照守備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增輝僉事程繼承委剿賊克效勤勞亦
合優獎但

恩典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擅擬伏乞

裁除行該道守巡守備官將原調征有功官軍人
等查照規格犒賞以勵人心及量留官軍打手
在於剿過地方屯紮往來緝捕殘黨護民耕種
其餘盡行掣散放回休息外緣係擒斬及招降

賊功次及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具實奏

聞議擬陞賞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奏專差合人具

勇親齎謹題請

旨

東臬文集卷五

五

東臬文集卷五

東泉文集卷之六

奏疏

兩廣稿

平肇慶府流賊疏

題為擒斬積年稔惡流賊功次事。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等官劉喬等呈為：飛報地方十分緊急賊情事。抄奉 臣等會案據廣東布政司等衙門左叅議等官王俊民等呈前事：議仰本職即便親詣前項地方督令該府州縣衛所掌印等官查勘前賊是何山巢賊徒，約有若干名數起

一八東泉文集卷六

發之時從何路而來，是何官軍不曾把截。各該關廟鄉村被賊殺死人命的有若干，被傷男婦若干，虜去人口若干，贖回若干，未曾脫放若干，劫去財物牛畜等項各有若干，數目燒燬房屋若干間，督發官軍追捕擒斬賊人賊級的有若干名，顆奪面被虜男婦牛馬等項各有若干，被賊殺傷軍民有若干名，其斬獲在逃賊人身死的有若干數及該地方是何人員失事有無隱匿別情務要逐一查究明白，條細開具失事官員職名參呈及各處官兵斬獲過賊徒及追還過

男婦牛畜數目通呈前來，以憑施行。依奉行仰肇慶府衛弁德慶州各掌印等官查勘未報，又准總司關該家巡按廣東監察御史余案驗亦同前事。依蒙條行本職併查前賊流劫的有若干，其初攻德慶肇慶各關廟之時的有若干，緣何未有一官引兵對敵駐劄地方，幾時剿劫鄉村殺虜人畜財物的有若干，被殺兵夫若干，緣何未見各官併力截捕，仍分別巡參將以下等官情罪輕重功勞大小備由 主定奪等因備關准此。行開各又准總司關該家巡按廣

一八東泉文集卷六

東監察御史涂批據按察司經歷司呈同前事。蒙批前項賊情事准行左叅政胡璉會同僉事劉喬即便前去查勘施行。依蒙條行各職親詣肇慶德慶地方督同該府州縣衛所掌印推官章格指揮僉事王詔續掌印指揮使馮清知州周文煥千戶余澤縣丞鄧桂查勘得前項流賊的係廣西弔嶺老軍峒樊家屯等處積年稔惡賊黨約二千餘徒騎馬約一百餘匹，自嘉靖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從廣西蒼梧縣東安鄉路由地名勒根經過封川縣鄰接開建縣界迪田

行子步過江二十七日從文德鄉越來文德鄉
巡檢司巡檢洪武不行把截緝事人役分投飛
報州縣通行申稟及起集兵夫人等防守至二
十九日辰時賊衆分作二支越至德慶州城外
開廂行劫當日午時退入本州金林鄉劫掠通
共殺死男婦五十二名口虜去男婦三百一十
七名口耕牛四百八十四頭燒毀房屋五十二
間至晚就任本鄉蓮塘村離城三十里駐劄逼
銀取贖被虜人口知州周文燠會同守備達官
都指揮卜玉督同德慶所官分布官軍兵壯并

一東泉文集卷六 三

掣取哨江打手殺手起集鄉夫人等前去追捕
帶當守巡鎮西道副使李傳特在肇慶府巡歷
憲恐兵力不敷一面行委該衛指揮孫榮前往
新會等縣雇募打手一面督發該府衛捕盜通
判潘鵬巡捕指揮聶繼百戶蘇樂率領見在軍
快人等前去策應聶繼蘇樂由陸路聶繼駐劄
新村把截蘇樂至地名赤米村遇賊一支約四
百餘徒當與對敵斬獲賊級六顆奪回沙水牛
三十頭潘鵬由水路到於該州前賊已於十月
十一日起營經過悅城祿步二巡檢司有署悅

城巡檢司事肇慶府倉副使羅鈇并署祿步巡
檢司事德慶州倉大使李業各不行督兵把截
越至高要縣地名大巡漸近府治李副使預將
開廂男婦收入城內及今近河居民各將船隻
裝載銀錢遠泊水次全活生民被擄餘命仍督
府衛縣掌印指揮等官王韶等固守城池分
布軍兵打手截捕十四日辰時賊衆擁至桂
白沙蕉園曹灣黃岡并城外開廂等處分宗流
劫李副使分委帶當巡捕於臺驛驛丞陳章高
要縣河泊鍾傑各領兵出敵鍾傑生擒賊人一

一東泉文集卷六 四

名葉細能斬獲賊級二顆奪獲賊馬二匹傷故
打手一名黎友木陳章斬獲賊級三顆隨捕軍
餘何全奪獲被虜男子三名操備指揮蘇龍三
碧郭端張輝千戶慕龍張威劉國英錢守龍百
戶黎仲和彭世英張猷俱在城內不出潘鵬又
自德慶回還就在城外河下住劄十五日早賊
衆突來攻打西門不開當被官軍并守城打手
敵退斬獲賊級一顆前後各鄉村并開廂共殺
死男婦二百三十五名口奔水溺死男婦五名
口虜去男婦四百九十一名口耕牛七百六十

九頭馬二匹燒毀房屋一百一十七間財物多寡難計本日晚賊遁回桂林小湘墟頭村等處離城二十餘里剽掠銀取贖被虜人口驛丞陳章捕殺賊一顆百戶蘇樂祿步巡檢司署印倉大使李璞生擒賊人一名周亥曹李副使又督指揮王詔聶縉孫榮胡昇千戶張甫鎮撫許文昇百戶吳英楊玉各領軍兵抵營追捕衆議孫榮哨下原募新會等處打手內多驍勇可作先鋒時值天暗路窄兵衆不能齊進不意聶縉哨下查無姓名軍人誤放銃響致賊驚覺分

〈東泉文集卷六

五

路迎敵官兵殺人砍傷賊徒離營不遠俱被拖去奪回被虜男婦梁秤仔等二十名口賊亦殺死新會順德打手七十二名被傷十二名二十五日各賊起營仍從大逕越回德慶又從北鄉地方潛遁幸蒙軍門調發漢達官軍土兵并湖廣鈎刀手行委布政司左叅議王俊民都指揮鄭綬統領弁豪察院行准三司掌印官議調省城軍兵打手各前來策應李副使親至新會督發肇慶德慶官兵卜玉王詔聶縉潘鵬等從金林鄉取路前進追至廣西懷集縣地名六龍

賊剽處所交戰湖達官兵人等奮勇破敵殺死賊人四百四十餘徒遺屍在逕未會斬級忽有賊首王公狼乘馬率領賊目三四十騎突來迎敵當被湖兵向前將王公狼鈎墜在地斬獲首級又斬賊目一十四顆生擒賊人二名被賊亦殺死土兵二十六名封川等處鄉夫四十四名賊因大勢敗亂丟棄原劫衣物奔山逃走軍兵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二十三名口乘亂走回一百一名口奪獲賊馬四十九匹牛五百餘頭衣物衆兵拾回難計人口牛隻招人認領馬匹解

〈東泉文集卷六

六

赴軍門訖王叅議等將湖兵擊斃賊屍石廣海等衛所官兵在彼防捕備將獲功緣由連擒斬賊人賊級解報軍門審驗外李副使與都指揮卜玉又行督令肇慶德慶封川府州縣衛所指揮黃澤穆英王紹聶縉孫榮通判潘鵬吏目唐京典史胡輝千百戶羅鎰劉龍年原留官兵指揮李元壽開建縣把截官兵知縣胡汝麟等陸續追捕擒斬賊人賊級共一百八十八名顆馬八匹牛七頭器仗一百五十四件俱解軍門審驗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三十九名口俱解該道

審發給領外殺死在逕賊屍行該德慶州差委
巡檢李鏡老人談仙福前去看驗的有四百四
十九軀猶恐未的仍拘李鏡談仙福同審俱稱
各屍身穿花脚裙衫手足離大委係廣西蠻獍
賊人身屍縱橫山逕連亘數里一時查計尚多
未盡取具不扶執結通報又恐前項被殺溺死
被傷被虜人口牛畜與燒毀房屋數目不的重
拘各被劫關廂鄉村總小甲鄉老人等齎實結報
相同及審稱被虜男婦除奪面走回并贖回二
百一十一名口外尚有一十一名口查無下落

東泉集卷六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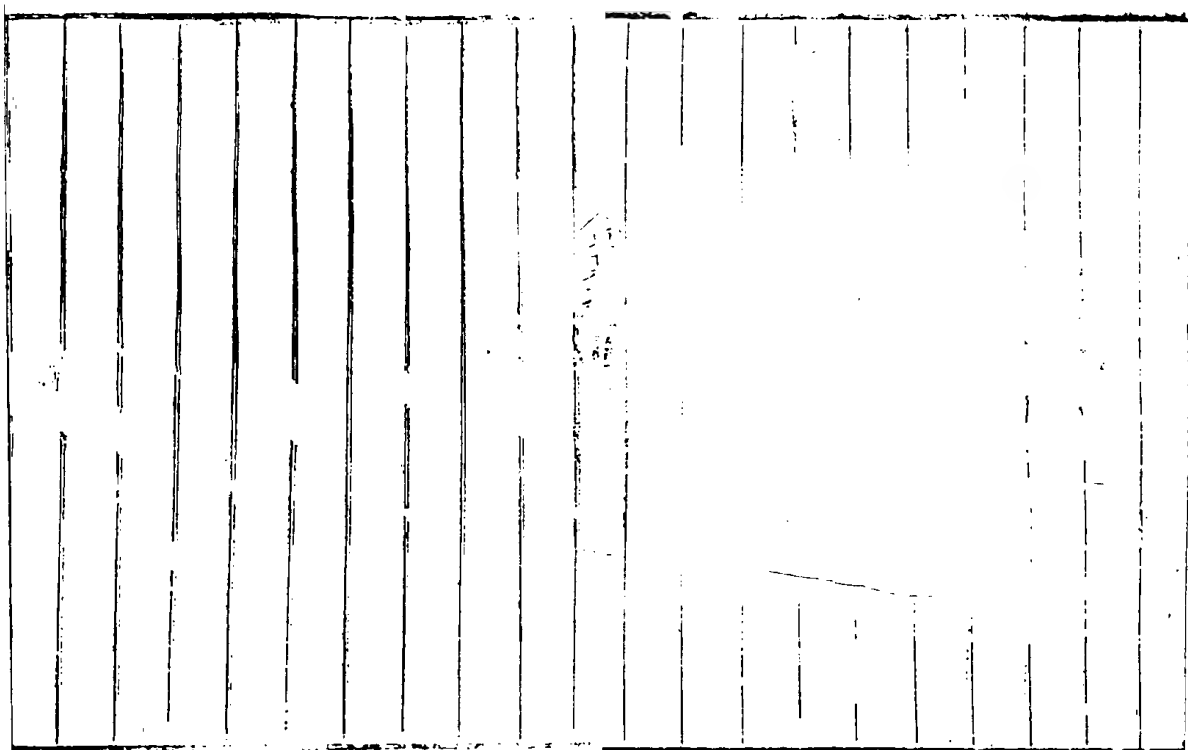
又行查取該州縣衛所大小失事官員職名
開稱賊臨之時參將董禎在陽春將捕知府曾
直患病等因并行准分巡廣西道關報功次數
目各前來查得所獲功次除參將董禎會解
一十七名顆并湖達官兵六龍等處賊死四
百四十九軀外副使李傳前後督生擒賊人
七十二名斬級一百二十四顆內該指揮莊縉
斬級二顆孫崇胡昇各一顆婁澤七顆通判潘
鵬生擒一名斬級一顆驛丞陳章斬級四顆河
泊鍾傑生擒一名斬級二顆百戶孫樂斬級一

顆又與大使李璞共擒一名都指揮卜玉通判
潘臨知州周文燦督令封川縣保長黎廷信伍
策等生擒六名斬級二十二顆吏目唐京生擒
四名典史胡輝生擒四十五名斬級四十顆德
慶所千戶張誦生擒一名斬級一顆卜玉又督
開建縣知縣胡汝麟生擒二名斬級二顆典史
黃友良生擒五名斬級四顆督理開建等縣地
方指揮穆英督同千百戶羅鎰劉龍典史何亮
生擒四名斬級二十七顆領哨指揮李元爵等
生擒二名斬級三顆已上功次與李獲牛馬俱

東泉集卷六

八

解軍門并該道審驗收養人牛隻給主認領
主無凡在牛隻犒賞軍兵及交賣價銀添添賞
功外今將查過應參失事有功官員職名理合
備開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又據廣西布政
司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呈亦奉臣等會牌
前事依奉統領廣西桂林中衛指揮朱珙廣東
韶州府通判符錫帶領各哨官軍打牛殺手入
等於本年十一月初五日親詣蒼梧縣東安鄉
住劄兼集哨守巡司官兵打手地方千百長夫
款人等分委百戶韓瑛署東安巡檢司事省發



巡檢司又解到賊級九顆陣亡夫一名被傷夫
二名十二月初七日樊家寨巡檢司巡檢陳
政解到賊級三十五顆生擒賊人二名器械
五十一件陣亡夫九名被傷兵夫十七名奪獲
被虜男婦六名口斬傷賊馬一匹本職又訪得
前賊敗亡之餘潛從山路歸巢稟知軍門牌仰
李喬楚起集東安多賢潯陽三鄉及樊家寨巡
檢司各起鄉兵共三千餘名督令千長潘律陳
敬祿陀月駢等抵巢剿殺續據東安巡檢司申
稱於本月初五日直抵樊家屯切鄰長灘古峒

東泉集卷六 十一

與賊對敵燒燬巢穴殺獲賊級十顆生擒一名
被傷兵夫七名陣亡兵夫一名餘賊遁入山巖
難以追捕等因緣照前項賊徒大肆猖獗先奉
軍門會委本職督兵會同廣東左叅議王俊民
都指揮鄭綬等發兵彼此互相策應截殺今查
得前後督率各該官兵殺獲及生擒賊人賊級
共一百五十一名顆奪獲賊馬六匹賊仗共一
百三十五件奪回被虜男婦共三十七口口陣
亡兵夫二十二名殺傷兵夫共六十一名等因
各到案查先節據廣東按察司巡視海道帶

管巡守嶺西道副使李傳并肇慶府及肇慶
所各呈申俱爲前事內開得嘉靖三十二年
十九等日有廣西流賊約二千餘徒馬一百餘
匹越來廣東肇慶府并德慶州等處地方流劫
攻打開廂鄉村殺虜人財勢甚猖獗請乞早發
官兵救援等因前來適遇臣等征進田州於本
年十一月初一日班師回還查有湖廣永順景
靖二司冠帶官舍彭宗漢官慰使彭九霄俱到
梧州臣等就令每司摘撥土兵五百名共一千
名及督發廣州清遠潮州碣石等衛韶州靖海

《東泉文集卷六》

十三

等所漢達官軍太平等州土兵陽山等縣打手
共四千餘名差委指揮武爲王爲劉繼各賞執
令旗令牌督押及行委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王俊
民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綬各統領前去德
慶分巡會同該道巡守副使李傳守倫達官都
指揮卜玉督率所在漢達官軍并武靖州官男
岑邦佐目兵打手及隨處起集夫款人等就彼
取路前去相機勦捕及又慮恐前賊聞風必由
蒼梧縣東安鄉地方遁歸原巢又行委廣西布
政司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統領桂林中衛

指揮朱琪哨官軍并韶州府通判符錫所部打
手前去東安鄉等處地方駐劄截殺續又據廣
東布政司呈同前事內開該本司會同都按二
司選得廣州左衛所旗軍餘丁及原輪操屯丁
共六百六十名選委廣州左衛指揮韓威千戶
陶俊管領及行廣豐庫查支軍餉銀五百兩發
付廣州府掌印官雇募得新會順德等處打手
共四百三十五名及選撥番禺二縣民壯二百
一十七名行委典史向鑄李永高管領各督發
前去策應等因呈報前來隨據左叅議等官王

《東泉文集卷六》

十三

俊民等呈據領哨指揮楊璉等呈稱漢達官軍
鈎刀土兵打手人等從德慶州金林鄉取路前
進前賊聞知官軍追捕越往四會懷集地名六
龍屯聚占據嶮險立巢四圍高峻平低坵並
約二三尺深不等十一月初九日達官軍兵鈎
刀土兵人等追捕到彼分布攻進賊巢與賊初
次交敵當陣殺死有八十餘徒各賊敗陣分作
兩路奔走上山各達官軍兵鈎刀土兵人等奮
勇追趕陸續對敵殺死賊徒又約有四百餘名
捉獲生擒二名奪獲被虜人口牛隻不記其

數彼時賊計奸猾見衆兵分殺不取首級間有大首賊王公很乘馬率領賊目三四十騎忽然衝突前來衆兵復聚創住迎敵當被達官舍放箭永保二司鈎刀土兵鼓噪向前將王公很鈎墜在地斬獲首級一顆奪取盔刀馬匹并斬獲馬上不知賊目一十四顆餘賊因見勢敗奔山越走衆兵疑恐山菁伏賊又見天昏霧暗隨即收兵出山劄營所有殺死前賊首級俱未斬取其奪回馬匹人口盔刀鎗仗等物各另開報等因又據永順宣慰司領兵把總頭目向永詳開

東泉文集卷六

十四

報當陣殺死大賊首王公很并餘黨一百三十二功見存首級二顆餘者有屍在還可証斬死賊馬三十五匹存獲二十四匹奪獲器械一百三十二件并奪面水黃牛隻被虜男婦不計其數陣亡頭目一名向勝殺手牙巨等七名被傷殺手海底鬼五十三名又據保靖宣慰司領征把總頭目彭輔開報當陣對敵殺死賊徒一百一十八功存獲首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奪獲賊馬二十五匹器械一百五十一件被虜男婦三十五名口陣亡頭目一名彭振武旗甲一名老查

送土兵海底舉等一十六名被傷土兵海沙爾等四十三名等因及節據帶官守巡嶺西道副使李傳守備德慶龍水等處地方達官都指揮僉事下玉并肇慶德慶封川開建等府州縣衛所各陸續擒斬解獲賊人賊級共一百八十八名顆奪獲賊馬匹牛隻器械等件各解報前來俱經發仰蒼梧道守巡官將賊級委官閱驗彙示生擒賊犯會審無冤查照兵部奏

准嚴法令以靖地方事例押赴市曹處決器械發庫收貯牛馬變賣價銀入官被虜人口督令給親

東泉文集卷六

十五

完聚獲功陣亡被傷官軍目兵人等照依賞格給賞被賊劫害人民復行該道守巡官分別輕重量加賑恤外但照然土倭民等開稱漢達官軍鈎刀土兵人等初次與賊對敵殺死賊人八十餘徒追趕對敵又殺死賊人約有四百餘名捉擒生擒二名斬獲大賊首王公很首級一顆賊目一十四顆前來其餘雖稱有屍在還可証未委虛的及各該失事人員俱未查究有礙具

奏又經行委廣東按察司僉事劉喬會同廣東布

政司左叅政胡璉勘通行去後今據前因
會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大監鄭鎮
守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
按廣東監察御史涂議查得別卷一宗為據
言地方利弊事節該兵部看得巡按御史高公
韶奏稱廣東之盜宜於撲捕而不宜於大征備
言撲捕之有益與大征之有害切緣廣東之新
寧清遠白水後山恩平陽江綠水羅傍河源龍
川等處委的盜賊淵數常年竊發不能斷絕撲
捕於始發則用力易而為費少俟其猖獗而後

東泉集卷六

六

調兵征之則用力難而為費多合無今後地方
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設法
撲捕不許延延怠忽釀成大患其有功績顯著
者亦與具實奏

聞以憑議擬陞賞不許勢要子弟捏名捕報若果賊
勢重大相應大征亦須指定地方賊首姓名不
許含糊延蔓惟圖報功莫辨玉石其有相應撲
捕而不行早處必欲養亂自利者許巡按御史
指實劾奏等因題奉

依備行前來通行欽遵外臣等為照廣東肇慶府

德慶州封川開建等縣與廣西平樂府賀縣等
處接壤其賀縣所轄樊家屯長灘古峒等處等
處俱係深山賊巢綿亘千里積年猾寇王公狼
等糾合賊衆四處行劫正德年間雖經大軍征
剿彼皆倚山為勢不能盡誅兵聚則逃無蹤
兵散則猖獗如故近因臣等督兵親往田州征
進仍又嘯聚突出廣東地方流劫以致村落關
廂俱各受害兵力寡弱不能支持豈期此賊罪
惡貫盈自投陷罪適遇臣等班師回還摘撥隨
征湖兵協同漢達官軍打手人等前去會合所

東泉集卷六

七

在并省城調發各該官兵四路並進黏蹤追剿致
將前賊殺敗大剋其鋒陸續擒斬首從賊人賊
級共七百八十二名顆奪獲賊仗五百七十二
件賊馬六十五匹斬死賊馬三十九匹奪回虜
去耕牛五百三十七頭被虜男婦七百三十四
名口賊衆敗奔東西逃竄及兵至賊巢遺棄無
幾兵威大振地方以寧是皆仰仗

皇上德威遠颺神人翊戴所致取臣等照得湖廣永
順宣慰司冠帶官舍彭宗漢保靖宣慰司宣慰
使彭九霄心存忠義今尚嚴明整兵奉調已成

討賊之功班師在途又著平蠻之績廣東布政司左叅議王俊民廣東都司都指揮僉事鄭綬同心協議而督率惟嚴設策畫奇而應援甚速所以官軍鼓舞威武振揚首兇鋒遂摧強寇廣西布政司分守蒼梧道右叅政黃芳督兵截遏殄盜安民經畫之力居多指示之方不謬有功無過俱所宜錄廣東布政司左叅政胡璉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周宣廣東都司都指揮使甯漳各任掌印守城之寄俱有發兵策應之績廣東廣州左衛指揮使王鸞右衛指揮僉事武鸞

東泉文集卷六

六

廣西懷集守禦千戶所立功指揮僉事劉綱各承委齎執

旗牌督兵追賊咸有戰陣之功督理開建懷集地方德慶守禦千戶所達官指揮使穆英本所哨江指揮僉事婁澤千戶張龍廣海衛領哨指揮僉事李元爵懷集守禦千戶所千戶羅鑑百戶劉龍懷集縣典史何亮開建縣知縣胡汝麟典史黃友良各承委領兵防截用成擒斬之功俱合優獎及照守備德慶瀧水等處地方廣東都司肇慶衛帶俸達官都指揮僉事王肇慶衛

巡捕指揮同知聶經肇慶府捕盜通判潘驥備文弛於平時賊勢莫支於倉卒指揮同知孫榮指揮僉事胡昂千戶張龍鎮撫許文丹百戶蘇樂吳英楊玉紀律欠嚴致部伍之過舉追逐亦力遭挫衄而損功肇慶衛掌印指揮僉事主詔肇慶府署印推官章格德慶州掌印知州周文燦高要縣署印縣丞鄧桂德慶守禦千戶所掌印千戶余澤處多盜之地而玩時苟安愧守土之心而保民何在德慶所巡捕百戶王猷張赤李祿肇慶府帶管巡捕驛丞陳章德慶州巡

東泉文集卷六

九

捕吏目唐京高要縣帶管巡捕河泊鍾傑祿步巡檢司署印德慶州倉大使李璞悅城鄉巡檢司署印肇慶府倉副使羅鉞兵力雖微而職專巡邏賊衆肆行而罪誅誰何肇慶衛指揮使王碧指揮僉事蘇龍郭靖張輝千戶暴龍張威劉國英錢守龍百戶黎仲和彭世瑛張猷地方多警而保身不暇盜賊不逞而束手無爲封川縣署印四會縣主簿黃鶴巡捕典史胡輝文德鄉巡檢司巡檢洪武地方雖無失事關隘亦欠謹防再照分守雷廉高肇地方左叅將董積廣東

按察司巡視海道常官守巡嶺西道副使李傳
肇慶府知府曾貢各受重寄俱難辭責緣李傳
始親防守之勞終收督捕之効完保城池生靈
多賴功罪似當有辯董預先在陽春督捕事機
有所不及曾直彼時患病身力有所不能揆之
人情合行免究卜王潘鵬周文燮聶縉孫榮胡
昇蘇樂唐京陳章鍾傑李璞俱各獲有微功合
從末減其過少功多封川縣巡捕典史胡輝亦
宜量獎數內王詔章格張甫余澤許文升吳英
楊玉鄧桂王猷張沛李祿羅鉉王碧蘇龍郭靖

東泉文集卷六

二十

張輝慕龍張威劉國英錢守龍黎仲和彭世英
張弼黃璽洪岱俱各無功有過合行定問又
查得廣西賀縣樊家屯巡檢司巡檢陳政管轄
樊家上下二屯地方平素不能緝探賊情臨機
不能星馳走報哨守東安鄉廣東惠州衛長樂
守禦千戶所百戶蔣瑛廣東潮州衛左千戶所鎮
撫楊隆東安巡檢司署印省徐李喬楚盜賊所
經法當固拒害及鄰郡罪亦難辭雖云兵力不
敷終是提防欠謹俱合有罪但照各賊歸巢之
比楊隆帶兵防護巡司地方蔣瑛李喬楚帶兵

憑險截伏俱各奮勇殺賊與巡檢陳政即次獲
功解報過少功多亦宜量賞再照前賊比之他
寇最號頑狃其巢穴比之他處最為險峻當此
流劫定亦糾合強悍而來而我軍分布截殺所
獲皆真正之賊比之大征致真賊之脫漏弁玉
石以俱焚都似又不同况查節該兵部題奉
欽依備行但有盜賊竊發即便督行守巡兵備等官
設法撲捕其有功績顯著者亦與其實奏
聞議擬陞賞如蒙伏望

皇上軫念邊方振作將士乞

東泉文集卷六

三

勅兵部查議合無將有功湖廣永順宣慰司冠帶官
舍彭宗漢保靖宣慰司宣慰使彭九霄廣東左
叅議王俊民都指揮僉事鄭綬廣西右叅政黃
芳廣東三司掌印左叅政等官胡璉等亦有功
無過指揮知縣等官穆英王鸞胡汝麟等俯照
大征功次一例分等擬奏

上請量加陞賞其過少功多副使等官李傳等亦量
為優獎叅將董預知府曾貢直原情免究無功有
過指揮推官等官王詔章格等仍行提問治罪
如此則賞罰畢當而功罪不至於混淆綱紀具

張而盜賊可免於恣橫矣緣係擒斬積年惡
流賊功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專差百戶
傅巖梅親齎謹題請

旨

平韶州翁源縣流賊疏

題為剿平流劫叛賊事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
道僉事劉喬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據韶州府
呈先據翁源縣申報彼和平洲頭強賊盧源等
突來包圍嚴寨等情已經備行本府捕盜通判
符錫領率千戶等官袁鏜等選集軍壯鄉兵等

八東泉文集卷六

三

手前去約會惠潮龍南官兵前進九連大山夾
剿續准本官陸續解解擒斬賊首從李璫黃政
等共一百六十六名顆到府已將見在黃政李
清等九十四名并病故賊首李璫首級一顆俱
經差人解赴提督南贛軍門斬獲首級一十三
顆與解出中途病故及監故共五十八名俱斬
取首級發翁源縣梟示賊屬男婦五十五名口
查得數內黃氏等七名口并章奇解解外其湯
氏等四十七名口共變賣得價銀五十兩九錢
馬四匹內一匹倒死三匹共賣得銀四兩五錢

東泉文集卷六

三

段絹綿葛布匹衣服共一百一十件共賣得銀
八兩零八分五釐半一十七頭共賣得銀三十
三兩其奪獲器械二十件隨給兵壯殺賊連將
翁源縣變賣賊屬黎氏等一十八名口價銀三
十七兩五錢并追出賊銀解送到府俱貯庫及
查本官先准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孫瑛奉本
奉明文將原調官兵於本年六月初五日通行
掣放等因又據南雄府呈稱行准委官推官趙
珩牒稱奉委親詣各縣督率縣丞等官杜洞等
起集打手鄉兵民快旗軍分佈於通賊要路把
截及前往和平麻陂等處地方協剿緣無賊迹
窠巢盡空隨將各哨兵夫查照掣放等因各到
道案照先節奉提督南贛江漳等處軍務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潘弁兩廣三府軍門鈞牌及
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案驗俱同前事依
奉該本職會同廣東布政司分守嶺南道左叅
政胡璉及守備南韶都指揮孫瑛親詣南韶地
方嚴督原委通判符錫推官趙珩各查照約會
江西龍南本省嶺東等處官兵併力夾剿續奉
提督南贛軍門鈞牌備行本道將各官兵斬獲

首級徑自紀驗賊伏婦只從直區處生擒首從
賊犯解來軍門依奉該本道看得見任翁源等
縣賢文備行南韶二府各掌印官查照閱驗區
處轉解續准守備都指揮孫瑛手本奉提督南
贛軍門批據本官呈前事奉批查得九連山遯
賊今已無多已經專責嶺東道官兵捕絕守備
孫瑛既呈各兵搜扒無蹤仰將各官軍兵夫通
行掣放仍行守巡該道查照依奉符各哨兵夫
於六月初五日掣散訖合用手本查照等因准
此今將掣兵日期同陸續獲過功次緣由具呈

東泉文集卷六

雷

詳照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巡守嶺東
道僉事等官謝汝儀等呈前事據守僉惠潮以
都指揮體統行事廣州左衛指揮僉事程鑑呈
據惠潮府衛等衙門推官李喬木周楨指揮王
廷璋高瑛典史副巡檢等官林壁陳華陳廷爵
等各呈繳部下千百長胡玉龍等弁新民義官
千百長鄭志高等各具不致隱漏結狀前來查
得前事已經遵奉明文統督各哨漢達官軍打
手兵夫協同江西官兵攻剿又陸續扒捕獲功
解報外將結狀呈繳到道案查先奉兩廣三府

軍門提督南贛軍門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各奉
牌批行申呈動調漢達官軍兵壯打手鄉夫新
民人等行委守備指揮程鑑惠潮府衛推官周
楫李喬木等揮高瑛等分作三哨前進期搗
巢夾攻剿捕尤恐異同又行程鑒總統續據守
備等官程鑑等弁和平等縣陸續呈稟早稱統
督官兵攻破賊巢新民李鑑等殺死賊首曾蛇
仔即曾惟德等及奪出被虜贛州府通判董鳴
鳳和平縣主簿汪清男汪樵各哨官兵新民人
等陸續擒斬首從強賊陳文奇號名鬼吹角譚

東泉文集卷六

雷

崇尚陳細面即陳積貴盧玩即盧源等四百七
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一名口奪獲
紅旗一面并賊伏牛馬解報前來俱經審驗明
白通行解報節奉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鈞牌仰道嚴督官兵日下搜捕盡絕取具各官
不致隱漏結狀備由回報以憑將兵掣放又准
總司關奉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姚
會批據守備指揮程鑑呈為軍務事奉批兩廣
之賊往往以招之太早殺之不盡以致兵馬方
回賊黨復出每一再舉兵費十倍前事有監所

宜痛懲而守巡官即如程鑒所議措畫糧餉多方運謀坐委程鑒督兵搜捕必以賊黨為期方得呈請班師如是力難偏致本省各道并江西該道官各須督率領兵官員併心協力求靖地方亦未得專取辦一人以坐誤事機等因及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批據程鑒呈蒙批守巡兵備通會議通行呈奉依蒙通量將老弱兵夫先行揀汰及節差人督責各哨官兵搜扒盡絕結報去後今據前因合無將各哨兵夫原係團操者掣回長樂與一特加調雇募之兵通行掣放等因隨據守備

〈東泉文集卷六 奏〉

指揮程鑒稟報據惠州府衛推官指揮等官李喬木雷潤等各督該哨千百長總小甲陳仕旦等生擒賊首吳宙黃尚琦二名并前後奪獲沙水牛七十八頭馬三匹奪回被虜男婦四十九名俱解分巡嶺東道審閱轉報等因各呈報到臣查得先據守備南韶都指揮僉事孫瑛呈稱各該地方搜捕盡絕緣由已於本年六月內將本處官兵先行掣放續於八月內又將嶺東道官兵併行掣放訖案查先據惠州府河源縣申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內稱有強賊三百餘徒係是和平縣利頭

招撫新民沈劫本縣石龍等處鄉村殺虜人財等情南雄府始興縣申稱有賊七百餘徒在江西龍南縣大庄欄牛坑駐劄河源縣官兵交戰見今未退等因臣等看得賊勢方熾急宜早撲庶易收功俱經批仰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作速會兵追捕以靖地方毋令滋蔓致貽後患續據會兵追捕以靖地方大母令滋蔓致貽後患續據帶官分守嶺東道左叅議周震呈前事又經批仰守巡等官作速會兵剿捕仍查失事緣由繳報續據整飭兵備兼分巡嶺東道僉事謝汝儀揭帖稟前事又經會發達官前去聽調并准留

〈東泉文集卷六 奏〉

惠州衛指揮雷潤李邦相二哨官軍在彼防守及案行都布按三司作速備行該道分守左叅議周震分巡僉事謝汝儀督行守備指揮程鑒及行清遠兵備等官各即整棚所在人馬選委謀勇官員統領把截關隘以防奔逸事在機便彼此戮力約會夾攻務將強賊曾蛇仔等盡數擒斬解報續又據韶州府申稱被和平縣利頭強賊廬源等越來翁源縣長安鄉地方流劫村寨人民必須起集兵夫打手追捕又要差官分投設法賑濟等因又經批賊情仰行捕等

官設法追捕如賊在鄰境亦須會兵夾攻以消賊勢毋令滋蔓以貽後患其賑濟一節亦依擬設法區處施行姦細藍添孫查問招詳并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各遵照不許懈怠自取重究續據守備南韶等處地方都指揮孫瑛呈亦同前事又經批行陳爵等一哨官軍准暫留聽陳爵等率領與同府縣領兵官併心協力相機行事共剿賊徒以安地方有功之日重議賞勞仍行嶺東守巡官一體查照督兵會剿各不得自分彼此任賊往來釀成地方大患自取重究去

—東泉文集卷六— 无

後續又據守備惠潮指揮程鑑稟稱賊陷蛇仔等自今告欲求招復回舊穴不若從其所欲暫且該縣招安密責鄭志高等設計夾攻進剿萬一事功不就我亦不致損威如事不諧動兵未晚俟候料理緩急事宜接續差人馳報等因又經批仰兵備官會處施行又據分巡嶺東道僉事謝汝儀呈為前事又經案仰本官會行分守左叅議周震一面行令潮州府於鹽利銀內支取二千兩差官解發長樂縣貯庫听候本道委官支用及行惠州府所屬於見貯存貨倉糧并

預備稻穀酌量運二千石應用其激勵士氣懸示重賞事宜俱依擬施行仍一面查照原行督行守備指揮程鑑統率所在官軍兵壯打手人等會合江西與南韶官兵作速併心協力相機行事分投掃蕩共滅此賊以安地方如果前賊應撫查照指揮程鑑所議權為撫處施行去後續據韶州府申稱鄰境和平河源始興龍南信豐等縣流賊大肆倡徼越劫本府所屬地方見在督兵夾攻進剿申乞動支庫貯罪銀文與捕盜通判符錫召募鄉兵工食行糧應用等

—東泉文集卷六— 无

因前來又該臣等議得師行糧從此事勢之不能已者所擬動支銀兩支作軍餉等項仰俱如擬施行但兵不貴徒勞糧不可濫費必以功報乃為可嘉其鄰境州縣軍衛仍行一體夾捕期於盡絕敢有退縮觀望致誤事機者必偏坐之用過錢糧事寧具冊繳報并行各守巡兵備等官一體遵照施行再照前項強賊大肆倡徼縱橫流劫害地方若不及早圖之則其害實盛其威日張終為州縣大害是不可不為深慮今韶州府所申見在督兵夾剿但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尚尔在司未曾前去督理甚是坐誤事機
又經牌仰布按三司督催嶺南嶺東二道守巡
兵備等官各即親詣該管地方督率見在官軍
兵壯打手人等彼此約會江西官兵相機行事
各要奮勇齊心併力夾剿務將兩項流賊盡數
擒殺解報期收全功如或怠緩釀成他變定行
從重參究去後續據守備惠潮指揮程鑑呈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及據和平縣申為申嚴號令
以責成功事該臣等議照前項賊徒久為地方
大患今却嘯聚一千餘徒在本省已驚三郡兼

東集卷六

壬

江西幾擾三省虜官為質挾要招撫仍肆劫掠
詭計緩兵若不差官督催前進未幾有失機宜
又經會差百已徐俊李堂齎執

令赴令牌前去惠州南韶等處各督催嶺南道分
守左叅政胡璉分巡僉事劉喬鼎帶官分守
左叅議周震分巡兵備僉事謝汝霖備都指
揮孫瑛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程鑑作速親
詣地方嚴督各該漢軍官兵壯打手鄉夫人
等約會江西官兵運謀設策先將通判董鳴鳳
取出就將前賊或分兵撲剿或併力夾攻務要

謀慮周悉計出萬全大收全勝之功盡消兩省
之患有功重加旌賞奏

請褒嘉獎不相負若偏執違拗坐失事機自分彼此
致悞大事則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軍兵人等敢有懷奸退縮不
肯用命及妄殺良善重貽民害者輕則聽各官
從宜責治重則遵照臣等欽奉

勅諭內事理應斬其指揮千百戶通判等官有犯拿
解軍門議斬合用錢糧徑行所在官司支用事
完通將用過數目及擒斬功次緣由各另呈報

東集卷六

壬

續據守備指揮程鑑呈為軍務事又經批仰守
巡官即如程鑑所議措畫糧餉多方運謀必以
賊盡為期不得招之過早以貽患後來去後續
據廣東布政司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欽奉提
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案驗准兵部咨該都
御史潘 題前事該本部議照合無行文提督
南贛汀漳都御史潘 會行各該鎮巡官員嚴
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頓官兵尋襲風路隨
賊嚮往務要運謀設法日下剿捕盡絕以靖地
方事寧之日公同巡按御史將有功效勞并誤

事人員逐一分別明白開奏施行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盜賊竊發便行文都御史潘會
行各該鎮巡官嚴督該道守巡兵備等官整率
官兵上緊設法剿捕務在日下盡絕以靖地方
勿致滋蔓罪有所歸欽此欽遵備案行轉呈
前來又經通行督催剿捕外續據分巡嶺南
道僉事劉喬呈繳韶州府獲過功次緣由前來
內開生擒賊人一百五十三名斬獲賊級十
三顆內賊首李瑛黃政二名賊甲頭等清等
四名俘獲賊屬大小男婦七十二名口奪獲

東泉文集卷六

五

牛十七頭馬四匹器仗二十件奪回被虜婦
女二口追獲賊賊銀四百零五兩段絹布匹
衣服布被一百一十件又節據守巡嶺東道
僉事等官謝汝儀等呈報陸續擒斬過賊人
賊級共四百七十三名顆內賊首曾蛇仔鬼
吹角吳宙黃尚琦譚崇尚陳細臣六名俘獲
賊屬一百六十一名口奪獲牛七十八頭馬
七匹奪回被虜男婦四十九名口及稱除將
生擒見在賊人解南贛軍門詳審賊級解
本真軍門閱驗呈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

屬牛馬賊物估價變賣銀兩與賊銀旗仗俱發
庫收貯等因開報前來今據前因除江西獲過
功次有功官員該提督南贛右副都御史潘
具

奏外查得廣東嶺南嶺東二道擒斬過首從賊人
賊級共六百三十九名顆俘獲賊屬大小男婦
二百三十三名口奪獲賊牛九十五頭馬十一
匹奪回被虜男婦五十一名口追獲賊銀四百
零五兩段絹布疋衣服布被二百一十件臣會
同總鎮兩廣等處地方內官監太監鄭鎮守
兩廣地方總兵官征蠻將軍撫寧侯朱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
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蘇議照賊首曾蛇仔鬼
吹角盧源黃尚琦等本以剽竄餘黨乃敢反招
猖亂糾合強徒開張旗號流劫鄉村而殺人放
火極其兇殘襲捉職官而虜掠姦汙特其餘事
恭奉一方動搖二省仰伏

皇上德威

廟堂至計數月之間渠魁授首兇黨悉平巢穴蕩空
地方寧靖及照廣東嶺東道分守左叅議周震

分巡兵備倉事謝汝儀守備惠潮以都指揮體
統行事今陞署都指揮倉事程鑑領南道分守
左叅政胡璉分巡倉事劉喬守備南韶都指揮
倉事孫瑛督率惟嚴而分布應援之有方謀力
畢効而調度攻圍之得策協心用命克收全功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惠州府推官周樞惠州衛
指揮使高瑛指揮倉事雷潤王廷璋奪回虜官
多獲首惡而掃蕩無遺韶州府通判符鑑文剿
窮搜亦多俘馘南雄府推官趙玠分把要害致
無奔突以上各官似宜量錄以明勸功但陞賞

東泉文集卷六

三十四

予奪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敢議也除行廣東都布按三司轉
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官嚴督該府衛所縣捕
盜巡捕等官率領軍兵在於剿過地方往來
駐劄防護遇有漏殄殘徒復出督率軍兵協力
擒殺獲功解報及催取擒斬功次并誤事人員
文冊公同巡按御史查明另
奏外緣係剿平流劫叛賊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
本專差舍人魯宜齋捧謹題請

旨

旌舉兩廣方面官員疏

題為旌舉賢能官員事切惟治亂在庶官傳說慎
賢能之選勵相我國家周書重吉士之推用人
之當急而選舉之當慎有如此者臣猥以凡庸
謬膺重任仰該欽奉
勅諭軍衛有司官員能奉公守法脩舉政務者宜量
加獎勵其貪酷不才害人誤事者就便拏問懲治
欽此欽遵臣欽承

明命罔敢怠荒雖夷情遠務俱務竭駑駘而悉心幹
理其官員賢否尤嚴加訪察而極力咨詢及貪

東泉文集卷六

三十五

酷害人都已嘗拏問退黜略無姑息其中間有
賢能雖著歷任未久者臣亦未敢遽舉姑徐察
以考其成乃敢用以

上聞至於年勞既久政績已彰此在

國家所宜急用臣亦不敢隱而不言臣訪得廣東
布政司左布政使梁材操持耿介而才猷練達
蒞政數年吏奸為之盡除右布政使葛浩處心
公慎而事體周詳再任東廣人情無不大悅按
察司按察使周宣歷官中外風紀振肅決獄明
慎制行有淳古之風提學副使歐陽鐸器宇端

荷學問該洽造士有公明之譽廣西布政司
 叅政黃芳文學優長原出禁林之選操持堅
 亦堪藩屏之司按察司提學僉事今陞雲南
 察司副使唐曾學行純古師範已見宗於廣
 才識優贍風采當益著於滇南府江兵備副
 李如圭稟性剛明執法堅而風裁夙著處心
 淡晦養定而才識益精廣東所屬肇慶府知
 府曾道質直自守請謂不行任久而始終一
 潮州府知府王袍清白自持臨民無擾政善
 上下皆安廣州府通判李公信催科之政雖
 而不擾清苦之節愈久而益堅雷州府推官
 歲久理獄事而閭閻稱平暫權離稅而風整
 革番禺縣知縣戴鯨器局峻整而威惠並
 持端潔而士民交敬東莞縣知縣李性心
 愛而清苦自甘政務循良而惠澤下究順德
 知縣曾仲魁潔白之守上信下孚勤敏少私
 安益弭新會縣知縣周延先宰湖南賢嚴著
 今官嶺表治行益彰番禺縣儒學訓導張善性
 行介直矩範端嚴學政由之大舉歸善縣儒學
 教諭郭克學問老成才識敏達士論用是咸

歸東莞縣儒學教諭胡性性敏而問學益勤才
 克而表儀克稱南海縣儒學教諭袁吉端慎而
 守足自持練達而器堪遠到廣西所屬慶遠府
 河池州知州周鈺志復舊疆而操存之不苛力
 攘劇盜而艱險之不辭僻林州儒學學正倫詔
 學術精明時以文史為業操履端慎非止庠序
 之師各官委的賢能著聞無於年勞亦以俱堪
 擢用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非妄均乞
 俯賜甄收量加陞擢數內如李公信實於
 著嶺表之人皆領之聞其考滿赴京已有
 之願仍乞
 特加旌擢聽其休致以勵將來如此則公勤
 知所勉不肖者益有所懲臣以人事
 君之職庶得少盡矣
 舉劾兩廣府州縣官員疏
 題為公舉劾以勵官屬事查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有司官員能奉公守法修舉政務者宜量加
 獎勵其貪酷不才害人悞事者就便爭問懲治
 欽此欽遵臣訪得廣東惠州府願家賦性明敏

莅事甫一年之久而獎政盡釐持守方嚴惠愛及數邑之民而誦聲大作南雄府知府伍箕領方州而剛介不屈能正僚屬之汙晉新郡而才名頌起一洗積年之弊廣州府知府范福燾繁劇之地而從容不窘已徵其不虞旱之鄉而科擾不聞復占其守廣西梧州府知府劉士奇刑名熟練公庭無留滯之愆操存端潔私門無請謁之人廣東韶州府同知姜文剛而能執敏而能斷著部之績屢聞廣西桂林府同知潘子性行淳正才識老成幹理之政日趨廣東肇慶

八東泉文集卷六

手八

府德慶州知州周文煥飭躬自勵而地方為之有賴力新頹弊州治漸以改觀廣州府增城縣知縣朱道瀾處心清白臨政公勤而小民以之樂業南雄府保昌縣知縣黃金操存嚴整撫字有加而吏胥不敢舞弊韶州府樂昌縣知縣龍章志堅守正上信下懷卓有循吏之風廣西南寧府永淳縣知縣潘文明持身無玷應變能文政為兩江之最此皆賢能之當舉者也臣又訪得廣東潮州府同知徐守貞才自縱貪濫至不可聞雖門吏皆飽其欲廣西柳州府知府胥文

相悖懦無為六事以之盡廢在百姓何所賴焉此皆貪穢之當黜者也如蒙乞

勅該部再加訪察如果臣言不謬將顧遂等量加擢用徐守貞罷黜庶賢否不至無別官屬知所勸懲將來地方政務亦因此可以責成矣

起用稿

辭免起用三邊疏

奏為乞

恩辭免重任事伏念臣原係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早以草茅一介之賤遭逢

八東泉文集卷六

手八

聖世歷事

三朝自筮仕為禮部主事累官中外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履歷九八九任前後踰三十年中間龜勉供職心雖勤而力不逮功則鮮而過有餘曩者田州之役臣是有誤於

國蒙

陛下曲賜包荒止令閑住旋以

詔恩復准致仕臣之得此亦已過矣近於本年八月

十九日該司禮監太監常傳奉

聖旨起用右都御史姚陸兵部尚書仍兼都察院

右都御史着總制陝西三邊軍務馬勅與他兵部

還馬上差人催去交代吏部知道欽此欽遵九月

十五日吏兵二部各差官移咨到臣聞

命自天戰兢無地臣之有過既荷

陛下滌而除之臣之微能復蒙

陛下優加叙錄所謂木已腐而布以陽春之輝魚既

涸而轉之清波之內臣受此

九重特達之知寔千載難逢之遇臣拜

命之餘即於本月二十五日引道間復蒙

陛下遣官齎捧

東泉文集卷六

四

勅諭一道授臣亦當行拜領無程前趨自蘇常轉

鳳陽歷汴梁踰河南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過潼關二十九日抵渭南去省城不過百里之

程與前總制尚書唐交代亦在數日之內臣

之菲薄當此重任晝夜思之不能自已緣臣年

已衰怯終非壯齡之時智亦短淺豈有安邊之

術必使老馬為駒誠恐終難善後日以益憂預

山安敢後望前驅臣之所慮寔切於此况此邊

方之重任寔係內郡之安危必得干城之才庶

幾保障有託臣之迂愚實不堪此如蒙伏望

皇上收回

成命別選賢能以代臣任仍臣以舊官致仕以終餘

年則

陛下曲成之恩臣當感之沒世而不忘雖結草啣環

未足以爲報也臣無任懇懇願望之至

三邊稿

三邊捷音疏

題爲捷音事據鎮守寧夏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効

呈嘉靖十四年十二月十二至十六等日節據

平虜新邊外打磴裏口墩夜不收趙同兒等報

東泉文集卷六

四

稱達賊約二萬六千騎率馬九萬餘匹陸

續出本口賀蘭山外南行十六十七日夜不收

敦善慶等報稱達賊精兵共約二萬餘騎從後

望遠墩順賀蘭山裏連營南行職一面差人傳

諭鎮守并中西二路分守守備等官收歛隄備

又轉傳鄰境靖虜并馳報總制軍門一面會議

鎮守右少監劉玉巡撫都御史張在城防

守各營灰軍并守城選擇等項分布河東沿邊

及河西各堡與常守官軍併力備禦職並副總

兵生傑等擊鄭明統領正奇遊有馬官軍連營

繼行沿渠襲逼俟其散掠取便截剿至二十日酉等時節據大蘆溝沙溝等口夜不收于孜等報稱境裏南行之賊窺見有備無掠俱出口會合境內之賊西南去訖又經傳諭中衛隄堡及轉傳靖虜知會弁差夜不收馳報總制軍門職等隨勢於鎮南邵綱等堡防守間二十四日據打磴裏口墩夜不收方賢報二十三日未時瞭見境外西去回還達賊約一千餘騎牽馬匹進口往東北入套後面弁諸甯山等處灰塵不絕二十六日蒙總制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

東泉集卷六

聖

姚鈞帖爲防禦虜患事行職會同鎮巡衙門嚴督副叅遊守等官加謹隄備遠爲哨探有警互相傳報併力截殺務要建立奇功以殄虜患遵行間二十七日據寧夏衛申據河東橫城堡操守指揮王鸞差夜不收顧秀二收送虜中走回男子張定往供稱今年十二月十二三頭兒吉囊俺答各領精兵過河去搶海上求碩布達子并西番去了留我牧放牛羊間有吉囊過到山後嗔俺答先行殺野惱領本部衆達子仍復回套着人將營帳老小統那離邊說再要食不

知搶與不搶又聽得俺答一技已往西南去了續據虜中走回顏三哇子穆加子亦供吉囊回套本日未時又蒙總制姚鈞帖爲傳報達賊逃邊調兵截殺事行職會同鎮巡衙門嚴督副叅遊守等官各將所部兵馬分布緊要城堡按伏設備隨賊聲勢相機戰守併力截殺或擊其旁哨或直貫其中軍或邀截其後尾務要成功又行遵依間本日酉時據清水營指揮趙鳳差原哨夜不收張聰等報稱本營地方軌井水頭達賊聚集約有五千餘騎相離本邊三十餘里職

東泉集卷六

聖

等思與張定住所供相符恐犯靈州等處會議鎮守右少監劉玉巡撫都御史張在城防守職在河東橫城堡副總兵任傑清水營叅將史經紅山堡張年花馬池遊擊鄭時興武營各按伏間至三十日辰時據清水營夜不收李榮馳報前賊到於本營舊邊木井墩拆開牆口五處進境要得侵犯靈州地方與新邊擺邊弁按伏奇兵官軍倚牆拒敵一面差人馳調鄭時從該堡暗門出截歸路及轉傳張年隄備一面督同史經從橫城馬頭橫邀賊俟至未時分賊見兩

改灰塵大起當就擊回北走任傑隨率有馬官軍從新邊暗門追至亥門苦戰賊復回對敵間職與史經奮擊其傍鄭時突邀其後各兵各執四面夾攻又該各營千總等官都指揮李翰羅賢指揮曹江張鸞等各督陣勦兵賊即潰散各營就彼斬獲首級奪獲馬匹餘賊四散奔逃官軍追殺至晚掣兵回營查得賊部下斬獲首級三十七顆奪獲達馬三十五匹收獲夷器五百五件陣亡軍人二名中傷旗軍七十四名走死并射死官馬三十九匹任傑部下斬首三十八

東泉文集卷六

五

顆奪獲達馬三十六匹收獲夷器五百二十件中傷旗軍七十六名走死并射死官馬二十八匹史經部下斬首七顆奪獲達馬一十七匹收獲夷器一百一十三件中傷旗軍一十四名走死并射死官馬一十五匹鄭時部下斬首五顆奪獲達馬一十六匹收獲夷器五十六件中傷旗軍一十二名走死并射死官馬一十五匹共斬獲首級八十七顆收獲夷器一千二百三十四件奪獲達馬一百四匹隨任傑史經鄭時手本各報相同行間嘉靖十五年正月初八日

准分守東路右叅將張年手本開稱正月初一日辰時據架砲梁墩夜不收吳全報接述西邊墩煙砲本職當統有馬官軍襲烽追剿行至中途迎遇柳楊墩夜不收馬景報本日卯時曉見遼外達賊約七十餘騎到於本墩西空拆牆一處進入夾道東南行走備報本職率領官軍馳馬前進其賊迎衝前來本職申嚴號令督併官軍拚命射砍就陣斬獲首級奪獲戰馬餘賊見我官軍勇猛四散逃往原拆牆口出境奔北去訖查得官軍宇宙等斬獲首級一顆奪獲戰馬

東泉文集卷六

五

一匹夷器二十二件中傷軍人四名射死官馬四匹合具手本施行等因通行具呈到臣案查先為防禦虜患事據總兵官王効呈稱黃河結凍套內虜賊營巢逼近不時往來灰塵煙火不絕臣慮恐北虜在套勢甚猖獗沿邊佳牧聲東擊西此其常態即今冬月河水已合漫平地出沒之患所在可慮况寧夏中衛固原蘭州一帶勢相接連尤宜隄備已經行令各該將領等官整擄兵馬嚴明烽墩比常十分加謹陞備及具

題外又為隄備事。據總兵官王効差夜不以第
英報稱套內大舉。達賊陸續踏冰過河。往西奔
賀蘭山後行走。虜中走回人口供說去搶西海
達賊。臣恐彼虜假此由賀蘭山後奔罕莫中衛
入深蘭靖安會等處為患。又經通行各該將領
等官各整棚兵馬。收斂人畜。堅壁清野。嚴為隄
備。有警互相傳報。隨賊所向。相機戰守。各不許
怠忽。候事又為傳報達賊近境調兵截殺事。據
總兵官王効差夜不收趙同兒報稱。前賊大勢
順賀蘭山裏外。聯營往南行走。臣恐賊勢謫計

—東泉文集卷六

四六

難測。長驅深入。亦未可知。應調兵截殺。又經調
集延綏遊擊吳瑛所部遊兵三千餘員。名陝西
遊擊。將存禮所部遊兵三千餘名。無程前來固
原按伏。并行總兵官王効嚴督副參遊守等官
各將所部兵馬。分布緊要城堡。按伏設備。遇有
侵犯。隨賊聲勢。併力截殺。或擊其旁。或直貫
其中。軍或邀截其後尾。務要成功。去後。今據前
因。臣看得虜酋吉囊俺答連營結寨。住牧河套
恃暴悍之性。逞驕狂肆。聚之心。時重延和
頻年為患。外三鎮不無貽慮於

九重。兇惡弥深。神人共憤。是以將領傾函報之。部
伍奮殄除之。志聞警競進。赴敵直前。查得先於
十二年十月虜犯鎮遠關。已該總兵官王効等
斬首一百四十顆。十三年八月虜犯沙湖等處
又該總兵官王効等斬首一百五十八顆。銳氣
累作。驍勇益張。今者俺答擁西吉囊。乘機南下。
意使我兵有首尾不顧之勢。遂詭譎莫測。計
乃復痛遭摧挫。就斬者已驗其形。重傷者不知
其數。軍威丕振。殘虜遠逸。揆厥所由。實皆仰仗
我

—東泉文集卷六

四七

皇上功光先烈。葉廟
中興風聲震動於八荒
神武布昭於六合。以此大羊之數。時倭陵而
天兵所臨。則多就擒獲。濟以元臣。上贊密謀。本
兵經畧。動切邊務。及先任總制。高唐。久居
制府。練達兵機。今日獲功。官即其簡練所到。其
功皆有不可誣者。若如臣者。本以菲薄。初臨鎮
城。邂逅之間。乃有此捷。豈敢以言勞哉。為昭寧
夏鎮守總兵官都督同知王効素抱忠勤。家傳
韜畧。志在滅胡。常深沉以謀敵。身經破虜。屢奮

激以成功焉

國禦侮此直其人副總兵都指揮僉事任傑雄壯
久著於邊城義舉復橫於今日擊斬虜衆功亦
可嘉鎮守石山監劉玉平居安靜臨事多諫不
負腹心之計共成克捷之功巡撫右副都御史
張內調兵食盡心經理之勞外籌軍旅動申
事機之會協謀殺賊功業炳然巡撫陝西右副
都御史黃督催軍餉每急急於濟邊進振軍
威常切切於攘虜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周風
紀振揚作三軍踴躍之氣巡茶御史劉茶政

東泉文集卷六

脩舉成衆馬馳驟之功中路參將都指揮僉事
史經遊擊將軍都指揮僉事鄭時各奮翼夾攻
摧敗虜酋管糧僉事譚亦又給餉不乏用濟
軍儲此其功皆有可錄者東路參將都指揮僉
事張年遏截餘寇斬復賊級各營千總等官都
指揮李翰羅賢指揮曹江張麟等督陣勵兵共
圖靖虜其勤勞亦皆有可紀者除將獲功首從
弁陣亡官軍先行犒賞優恤猶恐此虜別有詐
謀意圖報復申飭本鎮大小將領各整棚兵馬
嚴明烽堠多方謀探比常愈嚴提備外如蒙

勅兵部再加詳議奏

請將總兵官王効副總兵任傑各特加陞賞以勵功
勤少監劉玉都御史張黃御史周劉
參將史經遊擊鄭時僉事譚聞均加酌量陞賞
以酬勞勩仍行巡按御史將領軍各該千把總
等官及首從官軍作速紀驗明白造冊奏繳照
例陞賞賊至地方如有隱匿事情亦聽巡按御
史查覈施行如此則人心勵士氣揚而北虜之
平不足言矣

條陳邊務疏

東泉文集卷六

四九

題爲陳言邊務事臣惟天下之勢以備邊爲急備
邊之務以西北爲先蓋達虜之患寔重於諸夷
故制禦之策尤難於盡善臣本菲才繆領重鎮
愧無籌策之良稱此疆場之任日夜驚惶未知
所措然臣抵任以來躬歷邊境無採輿情其間
有事體應正而未正形勢應張而未張及利害
之當興而未興與當革而未革者頗有得於見
聞固不容於隱默謹條爲十事上塵
九重之覽必盡一得之愚伏乞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臣與邊方不勝幸甚

計開

一嚴禁例以除宿弊。臣惟各邊軍士最號窮苦而延緩一鎮則為尤甚何也。蓋沙漠之地無生殖之利。窮絕之境無商販之資。所藉為生者惟區區升斗之粟而已。近年以來俱被太監總兵官參將等私役科歛所占不下七八百名。所取動至四五百兩。盡既盡愁危已甚。推其所自皆由心腹。

奏帶人等撥置所為。官有鉅萬之富。所帶之人亦各不下千金之蓄。及其有犯太監多止於

一東泉文集卷六

五十一

回京有不久而改任別鎮者。將官雖云革任。猶例得帶俸以終其身。其奏帶之人安享所有。袖手傍觀。自謂得計。法令不及彼。亦何所懲而不為此也。豈惟本鎮天下亦率類此近者。

聖明更化。此弊少息。然事久法玩。安保其能帖然無所犯乎。如蒙乞

勅該部定議上

請已後太監總兵參將等官有犯役占科歛等事被許奏舉劾太監蒙取回京一照文職犯贓

事例更不得復緣再。用將官蒙革見任。為議降級減祿之法。亦以示之戒。其太甚者仍拏送法司以正其罪。不復更為假借。遇有前犯其奏帶人等仍議連坐之罰。治以撥置罪名。在南者發山陝極邊衛分。在北者發廣西貴州極邊衛分。各充軍。如此則法令嚴明。人心少警矣。

一聯邊堡以壯聲勢。臣查得延緩西路舊安邊營。先年設行參將一員。在內駐劄提調西路十三營堡。成化年間前任參將錢亮

一東泉文集卷六

手一

聞不知兵。失於料敵。與賊交鋒。我軍挫敗。繼任參將岳嵩畏踏其覆轍。還圖自便。巧詞上

奏一時鎮巡等官寧晉伯劉等亦惑其說。乃遂

於安邊營通南地名中山峽依山就險。改築城池。內設一千戶。所名曰新安邊營。止留老弱官軍七百員名。護守城池。其餘官軍俱從岳嵩帶領移於新安邊營駐劄。兩營相去不下一百餘里。舊安邊營迤東舊永濟一城。迤西舊有靛井一城。亦併棄之。

而虛其地乃改徙於通南一百二十里之外築城屯兵今新興永濟二堡是也就險相連添設新堡今三山饒陽石潞也都等堡是也其餘連牆相去俱各有餘里所遺舊安邊營其相去亦各有餘里蕪草平漫曠無人跡自是已後安定二邊營孤懸絕塞鄰援不通每至冬三月輒閉門固守名雖邊堡實如棄之夫邊牆所以限夷狄也堡所以防邊也參將所以統率三軍振揚威武者也堡不足以防邊參將不足

一 東泉集卷六

十一

以禦敵又安用以堡與參將為哉臣惟控制之法貴聯絡而不貴神頭貴展拓而不貴退縮今各營堡相望動隔於百里之外雖有警報往往勢不及且使為參將者擁兵自衛於內地獨置二營於外以當衝萬一二營失守則我邊境漸促虜患日熾矣豈計之得哉況古之用兵者無事則設險而守有事則擇利而動至其大要亦惟顧為將者之方畧何如耳豈必只據一隅之勝而遂謂可以收全功哉及查得

夏花馬池亦係參將駐劄之所皆於平地設城即無他險可據前項營堡正與花馬池一帶形勢相接者也豈可使在彼者沿邊戍守而在此者乃獨得退處內地乎其於得失亦昭然矣及又查得先年提督及巡撫等官都御史史等建議言欲將西路參將仍復舊安邊營駐劄寧夏舊安邊二營適中地名十字澗築城一座仍以永濟為名併入把都永濟二堡官軍於內操守舊安邊定邊二營適中地名軌井

一 東泉集卷六

十一

展築舊城仍以新興為名併入新興石潞三山三堡官軍於內操守且欲於舊安邊營添設衛分皆一時忠言嘉謀也後以地方多警事勢不常工未就緒上諭惟屯軍設衛之舉固不敢易然聯絡列將之事則勢有不可緩者及照定邊營三十里之外有鹽池三十餘里實亦國課所資若看鹽場小堡官軍不過三十員名內不足以禁奸外不足以禦寇以改商賈罕居鹽利不通每至十月官軍亦皆退守於定邊營

內其堡遂空。邊民每因之以竊盜。和虜賊復因之以掠邊。民甚於事體未便。此亦今日所宜急講而不可以忽者也。臣又惟古者地無大險。必增兵以守。所以補地利之不及也。合無將新安邊營分守叅將弁千戶所查帶原該兵馬一千五百員名。仍復舊安邊營駐劄於十字間完築前城。將把都永濟二堡官軍一千三百餘員名移調一千員名於內操守。於乾井完築前城。將石勞新興二堡官軍八百員名把都永濟

金東泉集卷六

辛四

所餘官軍三百員名內摘撥二百員名共一千員名於內操守。將盤場堡城亦量為增築。添設守備官一員移調三山疏陽二堡官軍四百九十員名併入把都永濟所。以官軍一百員名共五百九十員名。數稍不足。仍清勾附近延慶二衛遊軍共勾一千名於內操守。屏蔽盤池。特用定邊等營似為得策。及又查得前項該移之堡。西接環慶南通固靖。且係成功似難遽廢。亦合每堡留官一員。軍五十名。立為軍站。專

管接應。參以土著屯。聽令隨堡居住。編立總旗管領約束。守護城池。遇賊深入。亦足以為按兵夾擊之所。屯堡聯絡。軍聲自壯。東可強延綏之勢。西可援靈夏之侵。則兵不他求而勢已足矣。又照前項營堡橫袤數百里。地皆膏腴。不下千有餘頃。舊未開墾。今用之。均給各該官軍聽其耕種。四五年之後。漸可徵租。其於軍儲所助亦將不少。況前調官軍各有見糧。特煩移撥。無大措置。是糧不他賦而食可足矣。又查得

金東泉集卷六

奎一

鎮城至波羅堡一百餘里。適中有舊城名曰平夷堡。牆未甚頽。先年抵因水涸移於迤南。邇來堡所遺之地遂為敵境。虜賊易以出入。軍士難於瞭望。斷絕行旅。抄掠居民甚苦之。邇來水脉漸通。已成池沼。合無就於舊城。再加相度。更為增築。於腹裏魚河嚮水二堡并榆林城量撥官軍共一千員名於內操守。以遏虜。迺其糧食亦就於各城堡支給。揆之事體亦以為便。但此皆防邊大計。非臣愚昧所擅。謹將臆定

如蒙乞

勅該部從長計議

特命老成有為素知邊務大臣一員前來督同各該

兩司守巡兵備官員親詣前項地方審視
形勢斟酌事宜如臣言可採乞

賜施行則亦制虜之一助也

一清地土以益邊儲臣訪得延綏鎮城及東
西二路營堡俱遺有夾道地土頗宜廢穀
聲息稍寧得耕種於其間則亦頗有微獲
設或虜賊擾攘則積為荒蕪而已固不敢

東泉文集卷六

壬

一置足於其間也然前項地土原無賦稅
先年都御史文招人耕種量議徵租之
法承委非人未曾均給徒使一二姦豪得
占據以為利而於諸軍未有所益也又其
甚者則太監總兵參將等官假以養廉為
名而隨堡各有所占非特侵奪閑曠之地
弁與所謂牧馬草場者而據之太監等名
下有占數千頃者參將名下有占十餘頃
者甚或有以官地而私與權豪以為己業
者臣竊惟內外官員各有常祿應得廩俸

之外別無養廉之說必假此而予之所以

濟貪也古者軍市租皆以予邊將縱其出

入意固有在而今之世而為之所以益暴也

臣竊謂此地不清其害有五何也凡遇耕

種則牛具籽種一切取之於軍力不能堪

其害一也以荷戈執戟之士而負沽體金

足之勞徒苦勛勞無補征操其害二也年

豐則重取以求售年歉則倍價而責償與

男鬻女愁怨滿路其害三也或當招商之

期則又詭名冒報挽先抵納倉撥被其脅

東泉文集卷六

壬

制雖有糠粃浥爛一不敢問以致客商失

利邊儲無實其害四也其差去管庄之人

經年累月蠶食各堡騎坐官馬稍不如意

借事造謗倚勢凌人恣為取索官軍其皆

苦之而無可奈何其害五也如蒙乞

勅戶部計議聽臣轉行分巡延綏二路僉事親詣各

堡將前地逐一丈量均給各堡旗軍人等

因其土之肥瘠量立徵糧之法以助邊儲

其各官舊日所占盡行查收入官以便軍

士有較仍前專利自肥者聽臣等糾舉以

正其罪則其患既除其利亦溥矣但臣又查得本鎮軍士頻年為達賊所擾及經

大駕久駐之後生意蕭條瘡痍滿目多方撫之尚多逃竄况前項地土以近邊之故得耕之日少失耕之時多臣愚伏望

皇上俯念邊軍重為優恤自今為始仍免其租三年已後年分照例量為追納如果達賊勢眾地不及耕其所議租照舊通免如此庶法與情兼公私俱便矣

正事體以專任使臣查得各邊糧儲俱該

東泉文集卷六

五

戶部差官分任管轄而縮出納事體最便

惟延綏一鎮設有陝西按察司官一員一

員住榆林一員住靖邊營凡供邊錢糧悉

皆付之分理於該管間該都御史文具

奏若謂專理糧儲則其職太狹荷蒙

朝廷特

允其請

勅令督理糧儲無理邊備其體亦正矣然糧儲一事

臣復有說蓋事有所無而過於繁其勢必有所畧而不盡及何也僉事為理刑官

邊軍民詞訟冗事干錢糧盜賊等項皆須

兩僉事分理之東西共一千六百餘里

堡共三十四處所統亦不為少矣而錢糧

一事尤覺瑣劇其務專在是也則文移上

下一切由之客商納戶一切赴之兩僉事

非有專一之所則往來等候動至旬月之

久且地逼虜境時多剽掠之虞故其勢亦

不得不專坐一城也臣竊謂僉事實屬憲

官也使督理邊慢糾察奸弊則可以專錢

穀出納之事則非其職况其務既專於此

東泉文集卷六

五

故往往有妨於彼各堡之亭障不及一考

其興墜各堡之倉塲不及一考其盈縮各

堡之軍馬不及一問其虛實臣近日巡歷

邊堡其士卒經年不練者有之甚或係尺

籍不具弓矢者有之邊牆倒塌蕩無夷秋

之限者有之倉官盜糧積至八百石草至

千萬束者有之皆由兩僉事不曾往來各路

身按其地用心經理故其弊遂至於此而

莫之極也臣惟各邊糧儲固有多寡之異

各邊設官或無不同之理合無乞

勅戶兵二部計議上

請查照宣大二鎮事例戶部差官一員前來翰林城

常川住坐專官一應錢糧出納會計俱由

本官行移聽臣稽考兩倉事各不必干預

止令往來各該營堡理斷詞訟仍嚴併各

該官軍修理城池操練士馬整飭器械其

延慶府衛州縣凡錢糧應該輸送本鎮俱

聽各官催督及倉場錢糧遇有奸弊亦並

聽訪查糾舉各按以法如是兩倉事如各

玩忽不能盡職聽臣糾治臣與相安不能

東來文集卷六

卒

盡職亦聽科道巡按御史明白劾奏庶責

有所歸而兵食俱足矣

一廣儲蓄以備不虞臣聞備邊以兵馬為本

兵馬以糧餉為先古之善為國計者於州

縣內地尚欲為三年之積况於邊重鎮可以

無歲月之儲乎於無事之日尚推牛醢酒

以饗戰士况於歲給之常可使之匱乏而

不繼乎臣查得各邊軍餉一歲之用必有

一歲之供宜無事於他也然而通負之數

十常三四水旱之災歲或有之幸遇

赦恩則特蒙蠲免必欲常供之足難矣况使常供盡

入亦足以備主兵之用有如徵兵別鎮

則月費千金又不可預議其數者非別有

奏請其何以能濟哉但錢糧之地弊端

易生近見法既有戶部以總之兩司以經

理之又有臣等及巡按御史以臨之科道

以共察之其於奸弊自宜少革然臣以稽

查固不可以不嚴而蓄積終不可以不廣

臣不暇遠引姑以近事言之弘治十四年

虜犯延綏京兵來援于時糧草缺乏至厘

東來文集卷六

卒

上命特遣侍郎李鑑提督軍餉勞費十倍于昔而

僅支一時邇年以來宣大遼東告乏軍民

嗷嗷幾不聊生亦蒙

朝廷屢發帑藏至數年而後人情始定然因軍士

逃亡及凍餒而死者亦已多矣倘有素蓄

固不至此其於監戒甚明也如蒙乞

勅戶部從長計處轉行各布政司將各該供邊錢糧

每歲年終明開運納若干造冊送部仍於

兵部查取各邊年終見在軍馬文冊扣算

類奏如果軍馬有餘糧食未絀即據案

奏請或特給內帑或轉發鹽引仍於數外增給二三分以備不測之用常使儲峙豐盈有士飽而嬉之望設或司守者用其贏餘以肆侵剋即重置于法必罪不貸如此則各邊無

秦討之煩戶部無濫發之慮徵兵調衆亦皆緩急有備而無憂矣

一止濫刑以重人命臣聞非法之刑

祖宗律例之所痛禁者也頻年邊將欲遂貪求除陣前軍法之外擅立慘酷之刑不忌渥寒溽

東泉文集卷六

奎

暑裸人之體繩細卧地用徑寸桃柳等棍或打臂腿脚心攔馬等名少不下四五十棍假公責治以泄私憤先年死於總兵官柳湧細打之下者如指揮溫璽千戶武靖可爲明驗雖該都御史陳舉劾竟亦未正於法故大監總兵等官猶謂此可以爲常事而莫之忌也如蒙乞

勅該部通行禁約除臨陣退縮許用軍法外其餘有犯止用常刑有干碍遺情其罪稍重聽臣等會行責治以示公罰其有不係重情雖

係重情不行會審假此以報私忿致損官軍性命者聽各該巡撫都御史及巡按御史糾舉並以故殺勘論則用法公平人情自服矣

一別文移以正名分臣惟

朝廷設官必定之以名而不欲其相淆尤必鮮以分而不欲其相僭所以正體統嚴節制也而文移往來亦固自有其式有不可得而苟焉者故名位相等則有均敵之禮位稍異則有降屈之義古今之道一

東泉文集卷六

奎

照得延綏一邊鎮城設有鎮守等官以領之東西兩路設有叅將以分守之在又設遊擊將軍亦分領一營以聽調遣也夫叅將遊擊雖稱將領之官終係偏裨之任况各官

勅諭明載聽鎮巡等官節制今各官鎮巡等官文移俱用手本一如同僚之規體統之義既失節制之意何存如蒙乞

勅該部定議今後一應文移鎮巡等官照會叅將遊擊等官叅將遊擊隸屬鎮巡等官如此則

上下相安而事體亦順矣

一明軍功以勸武勇臣查得本鎮官軍陣前斬獲賊首俱由領軍等官具呈創鎮巡等官驗分首從除錄

奏外仍行巡按御史覆勘

奏報照例陞賞臣今訪得前項軍功多有不明其親斬賊級之人或為權豪所奪而占為己有或陰為權豪所主而移之他人雖稱會同辨驗卒亦難辨真偽蓋無力者難於自明有財者易得左証故也待後巡按御史

東皋文集卷六

五

覆勘詞案已成亦莫究詰以故赴湯蹈火者徒冒矢石之勞囊金附勢者坐享旌麾之貴無怪乎士卒倦於用命而虜賊得以縱肆也近蒙頒

詔查革功次及

勅令鎮守官分守守備等官不許縱容一應

奏帶之人冒報功次

聖神明見萬里內已拔此病根矣合無仍

勅該部定議已後凡各邊遇有官軍斬首級者先行

兵備剿使僉事等官風憲官研審的確開

首從務在得實具奏等因奉旨審無異據按奏

聞一面行巡按御史仍照例覆勘

奏報以候陞賞若風憲官審報未公致有訐告等

弊聽臣等糾舉坐以徇私罪名如此則人

樂於戰而軍威自振矣

一減繁瑣以便節制臣惟制邊之體與治內

不同而法令之行有以慎重之為敬亦有

以簡易之為安者臣查得

孝宗皇帝欽定見行條例內開一款雲貴軍職犯該

笞杖罪名不必奏提有俸者照罪罰俸其徒流以

東皋文集卷六

五

上情重者仍舊奏提欽此欽遵事體簡易人稱為

便今該臣巡撫之處地當極邊官多軍職

與雲貴事體似亦頗同但軍職有犯不問

事之輕重於例俱該請

旨愚以為情罪稍重及情罪至重必奏

明旨方與提問仍再奉

明旨方與發落無敢言者其尋常輕罪不時有犯欲

量加刑責則不足以懲戒欲遂為然奏則

不勝其瑣屑既馳擾於驛傳又淹歷乎日

月上下之情兩為不便合無今後軍職有

徒流以上悉皆照舊

奏請外其餘止係答校非名不必一一煩瀆

聖聽乞照案實事例亦聽臣等照罪罰俸發落牛終

仍類

奏以備查考則

國法具有人情亦順矣

一利器械以供戰陣臣惟用武之道器械爲
急然有利於南而北所未有亦有利於北
而南所未知何也由材產之不同而藝術
之有工拙也若用同而變異以工而誨拙

一東泉文集卷六

矣

則利器之施可隨地而有矣臣之所聞如
廣西之強弩力而且巧松藩之紙甲輕而
且堅大同神鎗多致破膚之功福建藤牌
亦有避敵之妙類此尚多不能盡識切惟
虜賊所長弓矢而已凡此紙甲藤牌能禦
敵之弓矢者也神鎗強弩又虜賊之所短
者也以我之所長而攻彼之所短制勝之
策豈外是哉但前項器械皆用之以取捷
一左未能通爲邊境之利如蒙乞

勅兵部查訪各

但有可以兼利南北便於制

敵者轉行各該巡撫官逐一開報除神鎗
之類係各處同有之物不必另給外其餘
有可應用者各頒給二樣仍摘撥精巧匠
作及神鎗等項慣於應用之人赴各邊備
偏缺之處照法一體教演務期成効則中
國之技爲多而夷狄之技爲少亦足以制
勝而不難矣

一東泉文集卷六

六

東泉文集卷之六

墓表

明資善大夫南京刑部尚書謚簡肅松崖侯公墓表

今

皇帝初御極一新庶政用言官論奏誅竄邪佞褒獎忠直用是特起莆田致仕左布政使方公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繼又推兵部右侍郎提督操江公皆未應命最後推巡撫南畿推刑部右侍郎且有南京刑部尚書之命命下而公已不及見矣

東坡文集卷七

一

朝廷眷眷於公意乃獨至如此是豈無自哉蓋公忠節寔有出於尋常者耳正德初逆瑾竊國柄以禍福天下外僚至京必參謁於其門積有屈膝繆稱呼以相媚悅瑾厲威嚴待之雖知名之士亦或戰掉不自禁虧禮敗度爲天下笑公時以廣東僉事丁先大夫憂服闋赴京初入朝天子不御殿群臣朝見者例至左順門行頓首禮鴻臚官既等公行禮如儀復謂公傍揖瑾輩公不顧徑趨出瑾啣之或勸公必謁瑾自免公曰爲

禍之來天也卒不往瑾益啣之會吏部擬公補河南信陽兵備僉事瑾即矯稱

上命謂官非常額誣公以寅緣勒致仕公了無愠意

即日謝

恩歸會廣東人有訴人命事於

朝者詞連公瑾即奏遣錦衣衛千戶某與刑部郎

中周君時敏往覈其事將陰中之周持故案力

言無他得坐然亦多矣瑾敗誅錢寧以內臣

廝役

武宗子之一時生殺予奪悉出其口威福不在瑾下

東坡文集卷七

二

士之無耻者多投合以取顯秩其尤狡黠者論

事寧特甚與寧相表裏通賄賂以紊

朝政且藉寧恣睢于朝稍抑其意輒中以危法寧

左黷貨無厭公爲浙左轄時發鈔數百貫欲得

銀三萬餘兩公力諍不可得乃具疏辭官報不

允公曰此國賊也即草疏以上其畧曰臣待罪

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

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賄索之罪重于強聒一

身之患寧任於百姓之荼毒故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民者乃之本財者民之心

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浙民之財在當
愛以惜者寧本賤氓蒙

陛下假以義子之寵躋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
封君粉身碎骨尚不能報萬一乃忍攫取民財

戕賊邦本本傷則枝幹凋瘵根柢岌拔
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跡寧所為多不道在子為不

孝在臣為不忠在法所必誅而無赦者臣願將
寧早正典刑庶足以謝天下疏奏京師震竦寧

一 東泉集卷七 三

懼乃上章自文妻過下人遣衛卒追取所發劾
而以償還之民復密令偵公過將甘心

焉父之無所得乃已公即三上疏乞休竟得請
其明決有如此公諱良永字壽卿號松厓世為

莆田望族高祖考諱太亨妣吳氏曾祖考諱孟
章妣林氏祖考諱象輝別號后地妣黃氏嚴考

諱澧別號質菴妣陳氏公生有異質少業仗氏
書能自解悟長益有聲鄉校間領邑西鄉薦舉

庚戌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繼員外郎公精
明於理斷權貴欲撓之不為動司寇彭公稱之

未幾拜廣東參政事會瓊州有南蛇賊者搆亂時
忠宣劉公在督府乃以屬公公討而盡平之瓊

人感公德立祠祀焉御史忌公故當以罪忠宣
乃獨白其功於

上遂有綵段表裏之

賜吏部復改公分巡海北道公於奸軌悉繩以法部

內肅然後丁膺褫憂督府以例給水手費銀三
百兩同僚致贈贈公皆無所受居喪哭泣盡哀

嘗宿墓次有甘露之降見者異之時以逆瑾擯
歸莆者數年瑾誅起為湖廣按察司副使值藍

鄂諸賊寇蜀中兵動三省總制雙峯洪公巡撫
見素林公嘗皆咨以策公與有平賊功繼回署

一 東泉集卷七 四

司事風益大振河南有劇寇趙錢竄匿湖湘間
公以計擒聞之

朝

上喜甚所遣軍人超授正千戶公亦受白金之

賜癸酉擢廣西按察使持憲愈嚴肅御史朱姓者挾
勢自恣公發其奸御史奪官去繼而山東右布

政使公之弟良節與公既同舉庚戌是亦轉
廣東左轄兄弟同領方岳人稱二難歲癸酉當

陟黜之期

朝廷舉天順年故事詔選外僚才德超異者十六

示旌典以風海內。公名居第三。御史以上命致羊酒絲段之惠。此

國朝所再見者。繼復轉江右左轄。以疏錢寧奸歸。甫者復十有餘年。公初抵莆時。見素林公。孝廉陳公。今兵侍山齋鄭公。皆家居。以德學負州國。望其所至。莆人必擁觀焉。時垓已蓄謀。公每與數公議曰。垓叛必據南都為窟穴。計會門生林有祿。除安慶同知。公教之曰。安慶南都之咽喉。宜速為備。且曰。必不得已。安慶自有故事。謂元臨國公忠宣余公也。其後垓果禍南京。以安

東泉集卷七

五

慶扼之。乃敗。垓偽檄騰閩中。上下洶洶。公為三司條所以扞禦之策。若素練於兵。垓敗。公復遺書勸陽明公。有藉府庫正罪人等語。陽明得書默然。垓既擒。寧亦伏誅。

武宗吳舊屬時更化。朱御史節沈御史灼首以公薦給事中孫懋。御史汪珊甯欽。又連章薦之。僉謂公先朝耆舊。所宜亟加登用以勵天下。左都御史胡公薦公自代。吏部亦數舉公。公以太夫人年踰八十。乃力乞終養。

示下復疏以上詞益切

上重違其志。乃暫聽侍養于家。時予方自延綏還朝。嘗宿有慕於公。乃進言公大節其偉。即未起所宜優加獎勵。白巖喬公謂予言為然。舉侍郎潘禮。御史陳茂烈例請月給食米。

上特允可。勅有司月給米三石。旌孝廉也會

官恩霑封山齋鄭公。亦為公援宋學士趙鼎例。以請願及太夫人為榮。

上亦特可之。於是公祖考妣及公配皆得封贈如制。公進階通議大夫。甲申太淑人以壽終。

上聞復遣官諭祭。命有司營葬事。公未任所得恩典。

東泉集卷七

六

皆有出於常格者。丙戌服除。興化知府楊銓復言公剛方正大。孝友廉勤。宜處以大任。時巡撫南畿有缺。

上即以命公。遂薤楊公。陽明王公皆遣書招之。公曰。上用我屢矣。茲命不可不一赴也。乃治裝行。僅以二僕從抵衢。疾作。公自度未即愈。遂連上二疏乞致仕歸。舍太淑人墓下以俟報。不閱月。感瘧疾乃還家。浹旬病革。十一月八日卒於正寢。實嘉靖丁亥也。距生享年六十有七。公致之曰。南京刑部尚書之命已臨公之門矣。

上於公方擬柄用置諸左右詎意公遽至此哉計聞
上震悼下所司議恤此禮部議公孤忠勁節純孝至
庶在今表表者

上特賜祭一壇造墳安葬又以巡按御史聶豹請
賜謚簡肅仍

勅工部遣官督理塋域亦皆異數也公性至孝侍后
菴公衣不解帶者三浹月及事太淑人承順委
曲務悅其志雖于婦滿前時時躬自撫摩大夫
人甚安之公於睦族恩禮最周表揚其祖建
有世忠祠尤急人之難自筮仕來所至以廉潔

東泉文集卷七

七

稱接人不設崖畛人樂其平易及當大難決大
疑則詞嚴色正凛不可犯尤博通墳籍爲文章
雄渾簡暢喜談性命之學嘗論近世學術爲宏
闊之論自謂出天入神超悟獨到專以心學爲
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達于孔子以
聖賢教人次第爲無相小者無用之學程朱以
下無不受攢鳴呼其友有如此即所謂象山者
似矣而中實未然母亦優孟之爲孫志教乎公
卓識可度越一世所著有松崖類稿若干卷元
配陳淑人繼林淑人側室唐氏子男二長即重

杰舉於鄉嘗割臂肉療母疾有司以孝旌其門
初娶顧氏繼林氏次即重恩娶陳氏女七皆適
仕族孫男三孫女一曾孫男一嘉靖八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啓陳淑人之窆合塋于甫南石龜
灣之馬鞍山麓重杰既已請文於大司馬幸菴
彭公誌而銘之矣復謂予當一表公廷旌予得
綴名公後而重杰又予督學時所知者乃不遠
千里謁于東以墓表見屬惟忠孝之難於兩
立久知曰忠義云者亦必當權奸氣勢之方張
獨出其一身力與爲敵則所謂尤難者耳方逆

東泉文集卷七

八

瑾橫時士大夫匍匐奔認勢已瀕倒公屹然砥
柱抗汲黯不拜之節一時誠借公爲重劉晦菴
有記

國家養士四十年止得一韓公司徒謂公仗關之
踴壯烈可誦也予謂東禮自將雖一枘有所不
屑終瑾之世亦惟簡肅公一人謂韓公之後復
有方公可以三軍之再橫舉朝無一人敢言者
獨公乃誦言攻訐昔秦檜專國二十年惟胡澹
菴力斥其奸卒竊政前後亦十餘年亦惟公一
斥言之自後或寡矣謂公爲今之澹菴亦無不

可者公友人黃寺丞伯固稱公此時落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內外臣僚數千百輩中不可無公一人。其推隆之詞與感慨之意亦深矣。又後

朝廷屢詔起公。公亦屢以大夫夫人終養為請。侍大夫夫人以壽終。在公母子兩足無憾。必若溫太真絕裾而行。志則壯矣。乃傷其天性之親。王休徵事繼母稱至孝。及後低回於魏晉之間。純臣之義果何如哉。公忠義在國而孝養全於家。大節完美卓絕一時。至其講論道術亦足衡正道以

東泉集卷九

九

祛邪道其所表見謂宜有特書與大書者。予不佞用是表公之墓以為後之秉筆者告焉。

張典簿墓表

君諱昕字克明世居海鹽之某鄉曾大父某父某君幼以警敏聞長老咸異之既長工舉子業儒貌長身有幹局其父某遣補邑庠弟子員凡戰藝於有司者再皆不利成化丁未始以例貢京師卒業於南雍友六館之士磨礪灌養之餘君聞見益該洽弘治癸亥謁選天曹授靖江王府典簿君既之官明慎而練習

親藩亦有以器君者然君所主多錢穀會府有瑞璫者把握國事倚以為勦征斂無窮君曰雖藩府亦必遵

朝廷約束戮其額將以正之權璫曰我府故事如此豈能遂以一人改也君正色言之益力權璫度君終不肯附已乃爭搆君短將誣君君言亦卒不售君乃嘆曰吾將舉其職而不能有親可養也吾豈可復為區區升斗粟計耶遂引正德政元例乞終養

親藩聽之君即日束裝來歸日侍其父為樂父幸

東泉集卷七

十一

其子之有養予喜其父之未衰家庭之內愉愉如也居無何君遂以疾卒其父哭之甚哀而君之志亦孤矣斯命也夫君娶某氏有賢行子一羽克承其家孫一尚未名生於某年某月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春秋四十有六其子羽以是年某月某日葬於祖塋之東從新阡也羽謂其父官靖江時予督西廣學校事特走价來徵予文以表其墓嗚呼即君所負亦一時剛直之士也使得早列州郡之職而盡其器能將必卓卓有過人者不幸而投之散地君於此已失其遭

矣欲稍稍自舉其職說倭者又復從而撓之有
卿不去君則何望哉父其拂衣而歸使得終養
焉以償初願則外雖無見於功名而內猶自全
其天性亦君之所以自慰也乃又不幸而溘然
先其父以歿君於此誠有不能瞋目者雖然君
之仕於王國也事雖不及正然以卑官而自勵
其勁氣凜凜正亦悅自取容者之所未能其於
親也養雖不及終然視去其利祿若豈芥然而
惟欲自致其區區之愛慕於親則一日三公之
養君已得之矣君何可少哉懷其而無徵也故

一 東泉文集卷七

上

為表其墓以示後人

行狀

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先君樂軒

居士行狀

先君諱聖字彥常別號樂軒世居慈谿宋時有
諱正子者以八歲應鄉科舉明州解頭邑人目
號為神童姚自是簪纓世世不絕至高祖肖道
曾祖仕經皆隱德弗耀祖惟號菊軒翁贈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祖妣范氏贈淑人生一女娶側
室徐氏生伯父士千貢士珙及先君二人先君

生而狀貌清癯若不勝衣然襟度闊豁落落有
丈夫概讀書史務通大義尤愛文公小學書及
後玩誦不少置常指數事以示鑒曰汝學為古
人乎法此足矣汝小子其識之鑒每誦斯言奉
以周旋不敢墮家故窳恒稱貸以自給人不見
其有戚戚容至於濟人之急必盡力為之衆或
退阻先君獨奮袂而前人指以為難先世常道
有范堯夫麥舟圖先君時懸座右或謂曰有圖
無麥奈何先君張目視之曰使吾他日有麥吾
將如此圖矣士固未可測何以哂為復增數

一 東泉文集卷七

上

圖於四壁懸之先君雖一布衣其所蓄如此
用是鑒自居官者九俸祿之入悉以給親族
不敢一毫自吝者奉公教也性喜賓客雖家無
儋石儲然與邑中五六耆舊為時伏臘會
會必豐殺饌羅樽俎執臣矢以陪之其樂為盛
諧笑竟日夜乃止興致浩如自扁所居曰樂軒
者著志也尤慎取予一日得遺金五十星於道
伺其人還之其人欲舉半為謝先君曰自君失
之自君得之亦又何辭焉却不受卒盡歸其人
邑士夫無不義先君所為迄今有能道其事者

先君天性素孝。友於菊軒翁及范淑人。色養備至。凡甘旨之奉。惟所欲焉。雖蔬果必以進。不敢以薄。而廢養。或缺焉。雖數十里之外。必力致。不敢以遠。而言勞。晨昏必省。候遇疾病。則卧於其側。奉湯藥。不敢以數而弛敬。及其歿也。哀毀幾絕。塋祭以禮。絕口不言及浮圖事。塋域未治。躬自負土以築。雖血流染指。不爲倦。見者憐之。與伯氏相歡愛。多寡有無相共。終身無間言。寡姊二。貧無以爲。勉先君皆爲具棺槨衣衾。塋焉。宗族鄰里。有以是非相搆。往往求質於先君。得一言。輒解釋以去。先君平生。

東泉集卷五

五

和易正恕。故爲人所愛慕。然忠信質樸。雅不喜諂。隨故亦無敢輕於犯者。初鎔在縣。時稍習章句。先君即語人曰。吾祖宗積德已久。雖有仕者。未顯也。吾子其將爲顯官乎。人皆笑之。先君復正色言曰。若輩於十年後取左証。當知吾言非誣也。人亦復笑之。歲已酉。鎔舉於鄉。先君時尚無恙。稍有慰笑者。稍止。鎔北上。將較藝春官。先君送之。抗特買一牙木。舉以視鎔曰。汝他日必服此以見我。鎔跪而受焉。及鎔第進士。先君已不待。後鎔更歷外臺。凡數任。繼爲都御史。又二年卒。得服。

此衣。今置之篋。簡如新。恨先君言雖少。醉然慕。木則亦已拱矣。嗚呼痛哉。先君生於宣德七年五月初八日。卒於弘治六年二月十一日。以弘治七年冬十二月二十一日。葬於邑東之尚原。配爲先妣胡淑人。先妣性嚴重。先君特相賓敬。男一。即鎔。娶張氏。繼娶汪氏。皆贈淑人。孫男三。長曰涑。以是年進士。及第。今爲翰林院修撰。娶九江知府王公惠女。涑之幼也。先君恒携以自隨。亦特奇愛之。次曰汲。聘貢士時君錦女。曰涑聘知縣王君恭女。俱未娶。孫女一。適都憲王公。

東泉集卷五

五

純次子。今刑部主事。鎔先君之葬。雖已畧具歲月納壙中。然碑誌尚未立。亦將有待而爲。故遲之至今。弘治己未夏。幸遇。

朝廷舉

尊崇詔恩。獲贈先君爲承憲郎。禮部祠祭司主事。今天子即位之元年。春。復以舉。

尊崇詔恩。稱贈先君爲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法得立碑神道。不朽之圖。茲其時矣。故敢敬述平生以爲文。執事伏惟。

執事當代鉅筆且已荷素諾得

俯賜採擇用一言以光存歿則豈惟鏤等爲子若
孫當世有感於無窮雖先君子獨不籍此以瞋
目九泉哉鏤不勝懇惻迫切之至云

碑誌

明故祁州判官封山陽縣知縣楊公墓誌銘

先一歲冠起武平勢連三省

上命左都御史陳公開制府於洪會諸道兵討之乃
屬吾福建憲副楊君廷宣監軍于汀是歲二月
師大集方議搗巢而君之尊甫復齋先生適以

一東吳集卷七

五

訃聞君即欲解兵柄求歸制府難其代仍檄君

墨衰視事君乃不敢言歸遂躬負矢石督諸軍

進攻掛坑諸砦援之又三月汀寇盡平君即日

歸治葬事因以少參鄭君所爲狀請予以銘按

狀公諱敏字惟學別號復齋其先江西武寧人

元末曾大父清甫始避兵占籍湖之孝感大父

殿父昭皆有隱德公生而狀貌魁梧性穎銳少

即嗜經史明法律尤工於射既長有司辟爲掾

天順間陝右用兵總戎王公真昌寧伯趙公勝

聞公名

奏置幕府與一時文武士互有所厭及事告一公

特多其功成化辛卯披清苑縣清苑縣尉劉

公爲之獨有餘力亦率無毫髮掛吏議嘗署邑

事視學官敝陋新之復別築館舍以教其秀而

異者士類用勸民有田歲苦於潦公爲疏溝河

有里走之自是水不傷稼甲午邑大饑死者枕

藉於道公言於令曰盍出廩粟以賑濟令以爲

未請有難色公曰民待命在旦夕必請而待報

民盡矢救民獲罪亦復何辭令是其言遂盡發

廩粟救之所活甚衆鄰邑有毆妻妻自經者所

司徇於權貨將誣以故殺律會侍御上饒妻公

謙行部命公覈其事公具以其寃白侍御公立

爲破械釋其夫得不死以此公益有廉能名時

所謂積獄多俟公以辨嘗奉郡牒移署東鹿深

澤及安肅諸邑所至事輒集民爭稱便至有詣

關上疏請留者後以巡撫都御史華亭張公瑩

都督路公薦陞秩判於高郵高郵南北舟楫之

會日役夫牽輓以千百計中貴人有挾而求者

无無算公獨理之若無事然俄丁外艱服闋再

一東吳集卷七

天

判祁州。州有蟬公偕其屬齋戒以禱於神。蟬飛去。乃不爲災。不數月。復以內艱歸。服闋。公已厭馳逐。會其子璋。今憲副君廷宜。舉進士。公遂決意不起。日惟課子。孫講書史爲業。暇則與一二故舊。杖履阡陌。或放舟携履。徜徉山水間。意甚適也。初。廷宜知山陰。入爲御史。出按川桂諸省。公皆有訓言。甚至中以直言忤權。被逮。且落職。公欣然安之。及廷宜被論。戴再廷爲蘭泉副使。公益以名節相勵。凡廷宜之能。舉其風裁。凜凜建有殊績者。皆公教也。公平生尤篤於義。

東泉文集卷七

七

祖有餘田百餘畝。悉以給其族人之貧者。鄰里有鬻孤子以償負者。公爲償其負。還之人。又莫不以是稱公爲鉅人長者。公初用璋貴。封山陽知縣。再奉其年月日。

恩詔加監察御史服色。享年八十有二。配周氏。封太孺人。偕公以老隆賁。敬子男四。長璠。貢士。次珪。承事郎。次璣。次璵。府庠生。女三。蓮。適縣尉詹。制華。適金鑾。芳。適李鑾。俱蚤卒。孫男九。汝梅。汝棟。承事郎。汝桂。汝樺。汝榮。俱府庠生。汝棠。汝槐。汝楠。俱業儒。汝桓。蚤卒。女孫五。惠蘭。蚤卒。勛。蘭。

適通判徐珪子輔。主蘭聘正千戶何勲子遷。淑蘭聘千戶陳儲子恩。素蘭聘百戶朱璠子泰。會孫男四。楚印。寅生。京生。王生。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

銘曰。楚多奇士。公固其流。抱負藝能。不習媚。歷試劇邑。再判兩州。章交公車。名立譽收。既心而一。遂耳望丘。亦務施予。而不責歸。有子盈。前仲也。特秀。領公誨言。官與德懋。帝錫封章。寵此眉壽。亦服其服。我我豸繡。位不盡才。謂公則卑。食報未已。其誰公如。

東泉文集卷七

六八

明故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廣州府知府袁公墓誌銘

公諱燠。字景輝。號楚齋。方壯年時。以布衣晦迹江湖間。爲文超厲卓越。不作常語。邑人未知公也。歲庚子。前侍御江西吳公秀尹吾慈。一日試士。偶得公卷於群衆中。獨驚嘆以爲奇士。公由是知名。是歲公年二十五。即舉於鄉。辛丑連舉進士。及觀政工曹。日赴部供事。唯謹。大司空賈公俊私識之。會宗藩德王薨。賈遂

奏遣公營葬事。事竣還。

朝凡所饋悉却弗受賈復深器之

部武庫司主事轉車駕員外郎皆

備中官蔣琮最驕橫嘗囑公以不法事弗

卿之反駕公以罪繫獄年餘公論皆直公卒獲

宥公名自是益彰徹後改南京刑部江西司員

外郎最後改山西司郎中明刑執法稱西曹之

最時大司徒孫公九峯與公為同年又同官兵

部知公為孫調文選會廣州有缺孫即言于

太宰耿公曰是無以易吾景輝者遂擢公知廣

州嶺南大郡前守以噴噴敗事公既至教令一

東泉文集卷七

十九

新興仆舉墜母憂哀吏抱文案兩行魚貫以進

公為指摘奸惡一以示湏臾而盡吏受成案

而去禁不敢出一語廣民喜告訐皆屬目于公

公悉召其人訊之立得其是非非但備創悔罪

堦下始而紛訴盈庭繼而訟者又踰月訟者

益少人弗敢欺公性度簡易率不集事然

本剛勁不肯習縱諛為可否其所經畫皆自信

即上官欲提之不可得廣為城控引諸番際大

海洋洋數里雖物貨阜繁而中無隱憂公為

繕治城郭操練兵卒時戒不虞參以公此

佛朗機之變人始服公先識郡屬

半為盜區公曰是未易以恩信撫也乃謀之督

兩次第舉兵取其渠魁誅之其後始懼而自戢

公尤善理冤獄先是有龍游人王姓者與其甥

同貨于廣其甥被市井無賴六七輩掠其貨殺

之沉於海王訟之御史下府理官鞠其事友坐

王以罪王叫號稱屈公從旁踪跡之遂得劫殺

者追其賊皆實悉置於法又有旅客一人謀而

死分其屍在南門公亦密遣人伺之獲其人乃

所嘗與為仇者亦正其罪由是治稱神明按撫

東泉文集卷七

子

以公卓卓言之

朝詔進公階亞中大夫食從三品俸而視事如舊

將以需大用也正德初既六載兩續適逆瑾欲

以順天府承缺債公冀得金以京兆

承顧可以賄賂得哉忤其意遂致政公之大

民攀送載路其後切切思公不志忘公作為

文皆自出機軸鏗然可誦退而家居凡二十有

七年日與三數耆舊徜徉於山顛水涯絕口不

言時事亦不溷跡於公府人尤以是為公難公

歿於嘉靖壬辰八月廿有三日距其生景泰

明故永原朱府君墓誌銘

維宋

任

士政

贅居龍

棠而宦業

君俱隱德

默早戒庭

與聞家庭之

能通其

東泉筆卷七

意泊如也性愛竹時或笑歌縱於

輩或俱則引為觴飲清風灑然

已故別號綠竹軒居家

稱之客有欺其門者無貴

見必為抗禮之施嘗有所議

於古道得無如是乎卒置不

能以各為戒於人之求聲

公文集為一代文豪板刻磨滅貽魯魚

憂非學者便迺求博雅君子為之考訂而

之其輕財好義又大率類此府君生於

已七月十有八日卒於成化己亥八月之廿布
七配林氏宋樞密使大中子之裔女婉有儀
德不愧府君生於宣德己丑六月之十有一日
卒於弘治庚戌四月之十有八日後府君若干
年乃終合葬於橫塘之原男五曰相曰朴曰桓
曰傑曰榮傑以上舍生拜命為令官其狀徵銘
者傑之謀其先也女一曰妙英適邑中名閻為
呂玄妻是宜銘

銘曰踵美而興世稱簪纓獨抱太朴維德之
誠名也可捐丘壑為清有畜不私探囊出囊

一八東泉文集卷七

三

我銘以詞來者其微

明故承事郎夏君墓誌銘

君諱政字以德別號竹塘世居清之麻溪里高
祖守中曾祖懋祖權以尚德膺冠帶考部姓沈
氏君幼有至性初其父以盛年夭歿其祖在堂
痛念不能已于時君方垂髫即能左右奉養周
旋不啻若成人之為者祖嘗撫其頂曰我子雖
不幸然有孫如是亦何憾也常恃以為歡暨其
歿君哀毀欲絕殯葬一如禮聞者咸異之君自
其祖父雖積有基緒然至君日培月植所以克

拓其基以裕故能使室有新構野有餘
槩其十匹其甚或連而有之然君性素儉蓄
而弘治初元嘗應

詔輸

上命為是我者以義也自是乃益好施宗之人與
鄰之衆有求於君君必為之傾囊倒廩口不
言之下至橋梁道塗之役衆或有難色君每三
為之自我取功大而費鉅者首肯之衆視君爭
相為助故往往不督而成君有子景雲少而慧
君時喜曰是將貴我家者乃為聘四方儒碩以

一八東泉文集卷七

西

器業蚤成嘗一試有司而應於學而
所至頭角已斬然露矣君治家嚴而有法僮
僕不敢為謹聲者然君左喜賓客賢士
大其君未嘗不躍而前以當信宿過
者亦嘗交於戶外不設防閑
其誠信焉呼若君者雖未能以功業著然
求江明亦可謂卓然不群者矣
十二月辛丑
十五日

行勇長即景雲娶冬官亞卿周懋德女次景
祥與山女三長適簡溪沈欽次適本里陳鳳又
次適本里徐崇道皆邑庠生孫女三尚幼其子
景雲下以是年正月初二日葬君於本鄉之原
從吉兆也君本具公彥英婿而予未第時嘗與
具公訂東南之好故君為父君之殯是所宜銘
銘曰行為烈士德若處女仁義之澤施滿閭
里奈何乎君宛其以死孰發君幽鳳雛麟趾
我銘君墓以示無止

鄭家婦楊氏墓誌銘

食其集卷七

重

家婦陳氏之十有一日其夫婿鄭生紳以其恩
友翟貢士繼狀泣且告曰惟亡婦弗壽可哀惟
是賢與淑可述不可泯願先生一言為不朽圖
予於紳雅有師生之義辭弗獲乃序而銘之按
狀家婦姓楊氏諱璫字淑貞世籍順天宛平父
鏞大興左衛正千戶以貲財稱京師母湯氏無
他出獨家婦處姑侍下頗能少而慧秀服勤女
工不自知其為閨門愛女也稍長父母為擇
得鄭生紳遂訂妻食之好紳明威將軍錦
親指揮使司指揮金臺鄭公國章

佳女楊與鄭亦世契也并而歸祖姑劉恭公
自石家如翁翁養弗解劉恃以為歡錦衣公
與其配胡恭人即有命則趨唯謹委之事必辦皆
於家婦處第如暨天妹能通而無雖錦綺
不愛相其夫紳刻意事文學冀將脫武弁
紳用駸駸不已勢足遠到者其警戒
為衆數十指家婦上下其間無不意忤
以夫婦之生也內外爭相稱譽及沒也亦爭
呼家婦出自富貴家年復嫁矣而顧獨
不是其可謂也己矣女一先卒乃方

食其集卷七

示

弘治元年五月廿一日春秋紀一十有本
正崇一外之屏從鄭
如吁婦之賢其止此
明故朝列大夫江西左參議張公墓誌銘
張氏之墓在工部尚書忠定公之
寺有墓者其是家山陰人傳至公孫復
十公曰其頭其公蓋河幣人語大者之

職揚聲

天朝日時司直人孰無膽公佐以識

天子憂民乃出近臣公車下臨稱仁使君長途遠馭

惟公之宜公胡自却乃止弗馳公澤在人公

祉在後銘詩納幽爲示永久

誌封刑部員外郎王公東溪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冬

天子頒優詔凡兩京文臣例推恩其所生置年格弗
論用是先

勅封承德郎工部主事王公東溪復用其子惠官進

一東泉文集卷七

元

封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是異數也未幾惠亦
再進職署郎中事蓋皆可爲公歡者不閱月則
報公已不待郎中君因悲號痛絕將奔喪用圖
葬事具狀徵銘且曰君姻家知先公深宜悉所
聞以誌予初不忍銘義不容已公初諱暕後易
今諱時熙其字也生而狀貌魁偉無嬉戲習父
老異之稍長從伯氏時暉先生游伯氏嘗舉浙
進士有文名狀元柯公潛所謂天下士者公侍
筆札既久遂盡得家學之懿聲譽隱隱日起人
稱二難自是每大比有司者必置公首選以應

賓興僉謂浙鮮可得已而誤不錄則又相與

咤稱然如是者允舉乃已公於經史有家法

觀約取能自立允志要其極則真有爲異同之

折衷是非之公判者以故一時及門之士其來

如歸發括相去千里幣而請者踵相接藩臬重

臣若方伯戴公珙憲僉萬公理亦皆禮致公以

淑子第賓遇異儔等裔被之功今班班有可考

者公天性孝友事二親務隆志養自念功名事

久無所值感及存亡每往往泣下累日不置於

伯氏盡愛敬歿而歸其喪於鄉又爲哀遺文行

一東泉文集卷七

辛

世使不至落窳嘗謂仲子惠曰吾家衣冠冑然
自樞密公休吉州文學公自然而後宦業未有
嗣而伯爲之漸而失其成而父有其志而困無
資地顧是遺責其汝承惠用其言早夜淬礪遂
領癸卯鄉書登庚戌榜進士旋又抵書京師以
呂舍人居官法致再四戒惠聞之益感迅自
効歷官工刑二部綽著時譽不數載而超致今
秩者皆公教也公磊落有大節耻與時上下凡
所褒貶風刺人率視公爲平尤喜利濟人能及
九族一日渡浙河有凍而僵者公立前急視尚

喘息可活。公即解衣以覆飲之。酒候其人既甦。乃去。所存大率類此。公於家人產業。一不經意。客或用爲勸。輒舉手相示。意若有所懲。然性喜飲。雖竟日不及醉。醉亦不飽。晚年猶以一鄉一郡自隘。乃飄然効司馬子長之遊。踰江淮。歷齊魯。周流湘楚間。覽奇閱勝。踪跡半宇宙。公文章自是益大進。汪洋恣肆。應手而成。雅有逸氣。詩詞簡古冲淡。逼魏晉人。謂江山之助爲多。公生宣德戊申九月七日。卒於弘治戊午十二月十六日。得春秋七十有二。嗚呼先生其亡矣乎。高

一八東泉文集卷七

主一

祖。曾祖中祖。順考進。皆隱德弗耀。配陳氏。封宜人。男三。長曰恩。次即惠。次懋。女二。長適邑人劉鍊。先卒。次適馮齊。孫男六。俱幼。孫女四。俱在室。以是年冬葬某山之陽。公先塋皆在。

銘曰。有賈弗售。而其直則厚。有耕弗獲。而食乎其後。吁嗟乎。公歿亦何疚。

明故孫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故邑鉅族。生而碩碩。性婉婉。有父母德。父母特鍾愛焉。嘗指孺人。曰。必以配。性。既而得教諭孫公文原歸之。及承事舅姑。盡孝。

婦道。惟謹起居。必以時往候。飲食必先之。舅嘗遭危疾。教諭公割股以進。而孺人躬湯藥。不敢懈。舅見之甚適。病愈。人兩稱其孝。先二年姑歿。會教諭公授經嘉禾。孺人獨經紀喪事。殯殮一如禮。人猶以爲難。初教諭公業儒。自奮晝夜。淬礪弗休。孺人亦勤。所謂紡績織紉者。與俱。每謂公曰。吾不忍君之獨勞也。教諭公識其意。笑而領之。然教諭公雖甚文。年四十困頓。猶未舉。欲棄科。目弗就。孺人曰。彼八十而賢良高第者。獨何人耶。教諭公因之益感勵。竟舉己酉鄉試。爲

一八東泉文集卷七

主一

儒官。孺人有子二。長爲今鄉進士。懋。次曰桂。孺人皆教之。於孩提時。稍嬉戲者。輒呵禁之。使不爲弄。既長。日勸之書史。不得爲非。類交用是懋。與桂皆器業早成。恂恂有禮法。懋之領鄉書。特後教諭公一舉。方日圖進取。以大樹立。而桂亦屢試於鄉。有青雲之望。人以是益多孺人之功。至其以帷幙自飭。絕不道閭外事。則今之女流所宜視而取法焉。男婦二懋。娶劉氏。桂娶桂氏。女一適憲副馮公。時用之第三子。曰汝憲。孫男四。孫女二。孺人生於正統九年三月十九日。卒

於正德二年五月十六日得春秋共六十有四
其子懋將以是月之二十六日奉柩葬孺人於
教諭公墓側謂予於教諭公為同年具孺人事
狀問予以銘

銘曰舅姑曰宜是謂孝婦相夫成名為賢內
助亦有令子踵美而起母教之嚴復徵於此
明故江都尹一山馮公墓誌銘

江都尹一山馮公既卒之明年其子行人震輦
將舉葬事持府判湯君霖所具狀謁余請銘余
知公深是不可辭按狀公諱安字仁甫別號一

東吳文集卷七

山姓馮氏世居慈谿裔出後唐禮部尚書叔和

族最鉅自前代已有聞人

國朝宦業益顯著曾祖諱道砥有隱德子二長諱

景浩官禮科給事中公伯祖父也次諱景茂即

公祖考磊落有節縣邑大夫賈公與禮以為賓

考諱彰授武昌府同知卒于官人皆廉之嫡母

李氏生母丘氏皆以女行聞公九歲失怙斬然

見頭角入鄉校不煩提誨自知警勵既長往遊

於德安通判王公德明都憲王公汝言之門沉

潛經史至忘寢寐為文章有奇氣不作常人語

二公亟加嘆賞歲乙卯公果以能經魁浙省
論翕然稱為得人然連舉春官輒不第卒業成
均學益大進業許者爭得公以為師聘幣交踵

於門其灌漑所及亦多矣正德甲戌銓曹授閩
之福清縣縣濱海為治人爭為虎噬鷹擊喜持
官府長短官府噤不敢語其尤悍者縱橫海嶼

居民病之公至廉得其渠魁林凱柯楠輩密白
於監司置於法自是四境帖然無事海道為清

初凱輩就擒武官有欲爭其功者今巡撫甘肅
都憲唐公澤時以憲副攝海事廼力言於眾曰

東吳文集卷七

賊之橫久矣非馮知縣孰擒此賊願欲攘此乎

因白於巡按胡君文靖請表

奏胡諾而弗果公功勤則灼灼在人不可誣也甫

二載丁丘孺人憂歲已卯復除楊江都江

都為南北咽喉舟艦相街民疲於供給已甚公

南蒞事會

武宗皇帝南巡駐蹕於楊者幾數月所須百倍於昔
公且倉卒取辦無異常時獨權效為法外之求
至不可理諭今工部侍郎蔣公瑤適領府事以
身衛百姓力犯權倖之怒一切拒而不從公寔

相與左右之權致遂歆中公以他事然偵之無所得雖念其卒無以罪公也公天性耿介雅不喜逢迎諸當路未有引手於公者公亦厭於汨沒遂解組歸使公獲盡其才猷其所樹立豈止此哉既歸林下與從弟心齋都運及二三耆舊結盟詩壇相與徜徉山水間觴詠竟日乃已若與世相忘者公尤篤孝敬先大夫李宜人少不及養於蒸嘗必哭泣盡哀塋坐時一省愛護惟謹事丘孺人備極養甘旨必先焉公嘗有意復古謂今士大夫家燕飲過侈崇殺疊俎乃敢述

東臺集卷七

墓

客相接不以禮褻衣私帽以相款狎甚或妄有希慕習為詭異之裝議婚姻多貴羅綺而賤荆布如此之類皆可悼嘆屢欲與余革而正之而公已先厭世矣此意復誰與論哉公生於天順癸未十月十八日卒於嘉靖戊子七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配湯氏其伯兄郡守後齋先生選公而歸之者於德業有助焉繼母以子三長即震舉丙戌進士為今官娶龔氏憲副時濟公孫如次需邑庠弟子員娶趙氏僉憲叔敬公之女次良例授

益府引禮舍人娶陳氏教諭伯循公之女女亦稱庠生陳文誼皆湯孺人所出孫男五雲鵬雲鶴餘未名孫女三震等以是年十二月甲申日其母湯氏合葬于王鐵畧坎山之原

銘曰文賈松鄉價獲數倍挾之再售乃爾受思往而臨民姦豪縮頸惠及百里長途未驛豈其弗如知我者稀矧此棘棘孰挽而推有子甲科器鉅識長且堂且構公此取償

明故掖縣簿朴翁郭公弁孺人毛氏合葬誌銘

東臺集卷七

三

昔予撫榆楊時上舍郭生致和執經吾門者也謁予于行臺泣而請曰先考朴菴翁康葬未有述願先生誌之予諾而未克屬者予泣事蒼梧致和復自其邑不遠數千里謁于行臺泣而請曰先考既故先妣近亦故和將奉吾考妣以圖合塋願先生并誌之予曰有是哉子之勤乎是不可辭乃按狀而叙之公諱璠字廷璋朴翁別號也曾祖天祿祖士賢父諱字子益世為安邑人母張氏生公兄弟五人公行三於諸子中尤穎秀父母特鍾愛遣就運司學經明行茂為明軍

所推舉試不偶乃登青島又四方醫後相與磨
礱以益勵於學素特重其諾有丈夫聚同舍中
或偶逢疾公躬治醫藥療之情不啻骨肉不幸
而病以死亦必為之棺殮以歸其喪他人畏避不
敢前者公數為之不厭也六館之士義之成化
甲申赴銓曹授靈璧縣靈璧號劇邑亦多巨室
富家好用貨物以鉤餌長吏入其術中輒墮之
俯仰從而踣者何限公獨察其故不輕與人接用
是門庭肅如居二年一不掛於吏議俄以內艱
去繼丁外艱居喪皆以禮識者有取焉甲辰服

東泉文集卷七 三

闕改任樂亭壬子秩滿又再任掖縣益清慎自
持在樂亭時嘗以耿直見尤於郡守會憲
朝郡守陰署公不職將罷公銓曹薦得其實乃寔
優等用是益有聲時貴戚有怙寵欲奪民田求
自益者公據故牒請於當道卒正之沁水大司
徒李公適為尹相得甚歡李公既登八座及致
政後猶忘勢位通問遺不少絕公在掖縣亦復
盡心民事內閣大學士東萊毛公以真父母稱
焉既而動矮屋之嘆力乞骸骨報至即行此歸
課子孫力學推田廬以讓兄弟又推其囊橐之

羨以給宗族子姪無不意滿仲兄某絕嗣
鳳揚後之從姪錫伯兄子也婚娶備三月
遼左弗歸公曰吾伯兄未有繼吾姪宜帶客
印特招之歸踰年果得一子喜動顏公第
事有不合公怒且詈之子第即委身受書終
解公篤於恩愛嚴而有法復如此
曲則崇尚禮節未嘗以聲色加入厥配毛孺
人本鎮士某某之女自結髮至老上肩敬若

東泉文集卷七 三

一曰傍無媵妾之侍性復勤儉通循父教
姑嫜和睦姊姪慈愛之奉皆孺人自市饋心誠
必窮無敢忽者相朴公多警戒之言平居訓子女
亦取古人訓教之里問誦詩書德之賢者必
曰毛孺人云初公與孺人白髮偕老邑人持酒
敬愛每遇節序或生誕辰則叩門賀之第不坐
堂展拜孺人亦不飲後以大耋終遇
恩賜有司亦時致饋且親禮之公履其時也
此按安陽西華縣公某子也
異之有象和義讓公優遇之不以為過公主
于守德十年十月一日卒時年七十
二十八年

統二六二日 二日全嘉靖乙酉六月十日

日以疾平得壽八十有二男長致中任
憲時也先平娶周氏次致和國
子娶周氏女五一適義官曹氏一適士人劉
適散官馬功一適戶部郎中張夢一適鄉
進士西平尹劉錦孫男三鳳翔鳳鳳鳳鳳鳳
庠弟子員鳳鳴太學生孫女三二適名家一尚
幼曾孫男二洪基洪圖昔公與孫人初居舊業
值霖雨為患屋將傾臥中聞昔有所告者駭而
趨出有頃果傾遂不及於難公昔以死坐不甚

東泉文集卷七

尚欲更卜之和遵公治命適感郊野不有值一
夕夢一神人指曰城東北有誥朝借葬二循
姚暹渠南向遂協其吉蓋公佛龍居後塘托
神相公夫婦如此亦可謂矣公與孫人以其
年某月日葬于今所卜處所是宜銘
秩雖卑乃能於吏資之職力修於義斯公之
亦惟孺人之德之懿歸一丘賢哉公儼哉
行以詔來裔

書簡

上東白張先生

生無俗鄉仰 執事集矣獨以異鄉晚學不
能一造龍門之下以償慕李之私是可恨耶
比者以菲薄從事桂林間考故迹有所謂宣成
書院者久廢第惟是儒先名德定於
國家風化攸係而白其重於撫巡諸當道力謀新
之功既成不可無述敢以求之

執事伏惟

大人先生以道德文章重天下片言隻字皆為
世寶而差錯乃刻所存而是獨嶺西未有旁
執事之筆今人念之安有餘哉

東泉文集卷七

四

執事何恤不為此一言乎昔是地有豐家洲
為柳子厚所居即傳於無窮由今觀之
豐洲豈意中天下獨以柳文為重耶生切惟宣
成書院之設非區區一豐家洲所止
執事人品遠邁子厚而文章亦無異焉脫於此
無名則書院之傳於無窮當千百祀矣所以光
賁遐僻者寧限書院之興廢大畧已具於別帖
專此干昌尊嚴臨書悚懼伏乞
台照不宣

東方伯胡公

曩在兩廣督餉類為多被廢來不敢一通當道書札者義在闔門故也屬者散邑知縣王德滋為乞省見以承德意以裨荒政事有請於上司先此為勘處倭寇事於折色米每石徵銀伍錢徵貳錢行之歲久民力大困天折本色所以便民若復帶徵貳錢似非立法初意行之一二年亦已為甚若復踵而行之小民如之何不憔悴也行之豐稔已自為難今災荒之歲亦復一切行之小民如之何不至流離也况蒙當道深念民艱奏請蠲稅今乃重徵如故得無與

東泉文集卷七 四十一

國恩亦少矣乎以此數端本官心不自安急為擬請求寬一分之賦此本官切於愛民也本官庶能之政未易悉舉

執事自當聞之生謂此事行諸當道初亦不過為一時權宜之舉積至今日宜損益變通別立良法本縣之請

聞巡視老先生巡按巡鹽二先生俱已批行貴司執事以大才臨此此正福星照吳越之時願為酌處以示蘇惠即生民之受賜多矣區區以邑中諸縉紳之言敢忘林下之德為此公明之

惟照亮不具

卷之七 梁文

伏以吾道流行亘萬年而如一其儒倡和更千載而不數人粵惟洙泗以來在濰洛為儒風之始振繼自崇寧而後至乾淳實理學之再興晦菴朱夫子固云集其大成張呂二先生豈曰獨為小知蓋六經子史皆有言論以折衷而道德性情俱即身心為驗識問以千里而會至喻月乃為精微子嚮道之誠既并合於一繼往開

卷之七 四十二

來之為三陋蕭曹於不居南軒本伊呂之為六合可克或養其性之美而四時其道之為六合可克或養其性之美而四時已備卓哉先賢厥惟我師顧學宮雖有通祀之必書為獨崇之敬然稱麗澤者曾未交乎張而號城南者或復遺乎呂是雖同慕其學未免各尊其入必有所無乃克以備惟茲一挂之地實合兩賢之祠建節為張素著洞中之愛垂孤者皆實占萬世之靈衣被七切乎一夫與起尚新於百世固宜使臣之有請致明

親題扁榜曰成祀已隆於景定間。惟兵
遂致湮無。亦或卒之復歸於廢。餼羊固在不勝
裸享之踈。靈光僅存。竟何觀瞻之具。是用徵工
而集木。力齒撤故。以從新卜地。而近學宮。為費
發祠耳。整像設儀。翼翼重開。欲一略人之馬
焉。憑西壁。盡依夫子之墻。廣大廈之幾間。並高
堂於數仞。五車書積。爭誇學海詞林。一盞池開
共親天光雲影。松翠竹簪。平蕙前後。以交輝
異卉奇葩。紛爾維東南而並植。近以著我朝之
懿美。遠將誇前宋之規模。非惟崇德報功。自此

東泉文集卷七 四三

有揭虔受靈之地。而於聚仗養士。寧獨無厥修
游息之區。致敬於為履。何如為益於章縫。備矣
敢申善頌。以相讓誼。拋梁東。桂二氣水正融融。
莫道東西派。派別源頭殊泗本。相拋梁西山
名塗架插天齊。是誰拾得精靈在。文光照
壁奎拋梁南。花影重重護短簷。東風輕
換從此貌貅盡解嚴。拋梁北。眼底風光總奇特。
此中便是小瀛洲。五嶺南來更那得。拋梁上。霧
捲嵐收天宇曠。瞳瞳旭日鹿江山。始信乾坤春
一樣。拋梁下。笑兀參差連席。慶言大武樂七

多白鹿嵩陽興美也。伏願上梁之後。詩書澤廣
禮樂教興。宗先哲以為師。道德文章之兩茂。並
中章而為俗。衣冠文物之相輝。滿地春風掃盡
蠻煙五嶺。洗天甘雨。流來活水三江。

除妖告城隍文

先王之世。神物不得為妖。而

聖明之法。凡左道惑衆者有禁。其為戒至嚴也。比者
桂城有土妖。曰山魃。與卓望者。浪傳姓名。冒濫
祠宇。或飛沙以污人冠服。或縱人以焚人室廬。
又或拋擲瓦石。開闔門戶。以變異愚昧之人。亦

東泉文集卷七 四

輒神之。傾貲財以供奉。而莫知其為誕也。夫
幻也。妄也。淫而盜也。於法皆誅。而二妖無有之
其不可縱也明矣。且幽僻之地。魑魅若焉。桂城
宗藩所寓。司府所列。縉紳大夫。相與談道德而
事禮樂。文物之區。陽明之會。何物妖。乃得以
雜居於此也。夫為民之害者。雖鳥獸蛇虺。必驅
之。况為此恍惚不可測之怪。以驚動人民者乎。
鎮欽承

天子之明命。諫職一方之風化。凡是邪惡。合當驅除。
若縱之不治。則於靖共之義。未稱。鎮無以臨于

民惟神亦受明命監觀茲土索厲見而逐之
王化其責均也顧得容此恤孽虜然境內乃置
無聞乎某知之而不治其之咎也某不能自治故
復以告之神神知之而不能治亦恐有缺於保障
之義非神之所安敢潔牲遣官以告神其鑒之

延綏祈雨文

維是榆楊地臨邊境東西千里漫為流沙其地
之可耕者無幾也虜酋出沒時有剽掠地或可
耕民之得耕者又無幾也是歲虜出套民便於
耕某等以兵相護使其盡力南畝冀收升斗之粟

東泉集卷七

聖

以活民朝夕之命顧天復厲之以旱旬日以來
密雲不雨如是者數矣土脉日燥苗且稿矣民
雖欲耕而不可得矣夫官之設所以為民神之
祀亦以為民民有害官得除之神則能護之官
或害民民不能言神亦能殛之天之欲雨不雨
豈某等身心之未清政事之缺失有以干於神
耶不然神不宜至此也夫田畝所以輸國賦供
神祀亦生民命之所懸也邊城百萬之衆其所
仰幾何而神又病之以旱其何以自全耶神以
護國救民為功宜不能至此也誠使某等有謹

願神賜明罰某等當甘之毋使虫虫之徒乃誤
懼此災毒也某等已嘗扣神神弗應然某等誠
不敢懈也旱益甚人情益愁茲復齋戒以扣神
神卒能有以相應否乎油然雲沛然雨某等所
以懸懸於神者不能以一刻安也

延綏發兵告神文

惟是榆楊逼臨虜境輒入為寇官軍敵之亦時
有擒獲顧未能大致克捷以收李牧之功虜之
跳梁如故也屬者禾黍在野庶草繁茂虜謀愈
不測某等已勵兵秣馬以待惟神共鎮此土舊

東泉集卷七

聖

著靈赫今日之虜亦願神陰殛之俾我三軍有
百倍之勇旌旗燦爛士馬精銳舉驅虜而殲焉
以奏功於

明天子則庶幾某等報

主之義亦足以昭明神護國之功厥惟利哉昔晉宋
時草木助兵符堅喪魄風潮効順遂定元末其
神之靈赫赫若今日事某等所以望於明神者
寧異此也其亦安敢有怠於神也謹以是日率
官屬素牲以告

回兵謝神文

惟茲醜虜寇我邊民憂亦九重責及守臣某等
欲圖國聲折高惟神有靈捷書奏章木皆師虜
魂欲飛此兵常用此功奇敢陳明薦以謝于
神自今始歲無邊塵

兩廣祭旗壽神文

惟神正直無私赫著靈纒指揮軍士電擊霆驅
凡營壘之功未有不賴神而濟者某欽承

上命節制東西兩廣惟是百靈有不如令者某將奉
神為導討而平之以收鎮海肅清之功以仰答

天子之明詔是安敢不致虔於明神也屬茲霜降

一東泉文集卷七

哭

氣序方肅謹遣廣東都指揮使某奉牲醴以祭
告于神惟神其鑒之哉

祭文

祭傅文穆公文

惟公儲英翰林積學中秘德崇業新與日俱興
史筆董孤文章賈誼論思啓沃范公祖禹榜收
龍虎曰茲陸鳳範端凝沉則宜貴入踐清華
譽望夙著屬時更化妙東有位曰公舊學宜掌
邦禮乃晉宗伯神人自治惟寅直清式克付昇
典章一新扶廢起墜繼興有疏帝為公體

有辯帝是公議公筆翩翩有足詔世公友為譏
曰倪文毅同德而升異姓昆弟倪公告薨公疾
伊始公以疾聞帝錫鑒餌公復疾辭帝曰汝
有資於朝持就公第公疾不起大用弗既帝曰
噫嘻孰舟孰楫愛頌恤典特隆英祭增秩易
為公永育匪直眷公戎官後嗣於呼溫國既亡
司空復逝善人不壽入則何忌某等班聯職隨
寔惟舊契德容宛宛緒言可味公遽及此孰不
隕涕為國者哀獨曰交誼公樞將歸丹旌千里
痛公永別相率一酹公靈耿耿鑒此誠意

一東泉文集卷七

哭

祭封君東溪王公文

惟靈詞林挺秀藝圃稱雄矯矯風節魁乎其容
發名成業宜莫先公夫何策足以濟時坐劉貢
終身之屈智足以謀國無洛陽年少之逢道大
不歸才高弗庸豈驂騑駟駟不免於伏櫪抑吞
舟橫海之鯨信非溝壑之所能容嗚呼世固不
得論人物而歸之成敗亦安敢執賢愚以較夫
窮通追公垂老之日旋收教子之功奪彼與此
既壽而榮龍章奕燁象服而崇德學具完進止
雍容蓋所謂香山之遺老猶幸見一邑之儒宗

是宜無疆益熾而昌胡

皇恩之再及遽溘爾而云亡慨典刑之既墜音容之渺茫莫不為賢豪之品豈徒曰生死之傷嗚呼痛哉如彼者少以子弟之交獲陪公之言論繼緣祖父之舊荷締職於門墻公有高誼上薄穹蒼見磯之別相視彷彿自昔迄今凡幾星霜間雖通音九筆札久已失仰乎輝光方將假松楸之拜掃陪杖履之徜徉期考德而徵業併以論乎詞章而公即不待成此參商虛大德於不報耿幽懷而莫忘生不能問公以疾死不能哭

東泉文集卷七

哭

公於堂葵不能送公於野亦徒為此千里之皇皇嗚呼痛哉公子南歸兮舟漸發公靈攸往兮位欲撤陳我奠兮侑我辭以告公兮悲求訣嗚呼哀哉

祭憲副貢公文

嗚呼公而遽至是耶嘗即夫常而論之致遠者先器識矣公特達之資疑重之慶一見而卜其為公輔也仁者必有壽矣公忠厚之德雅博之量不亡而知其為長者也屈伸之理相為乘除矣公青年甲科憲臺肅清矣無故解官公論所

鬱久而起後天道斯遷東隅桑榆宜有補復而

一擢再擢猶未足為公賀也人之所嚮天必福之矣公遺愛在邇民夷所思大臣論薦帝心簡拔軒車再至交道歡迎紆徐為計惠將自拜此上下所屬望於公而公亦以此自期也然則在公者宜何如顧乃官止服絀壽不盈七十有失不償有懷不舒按部僅閱月而一疾卒以弗療嗚呼孰謂公而遽至是耶豈貴不可期壽不可必乘除者不足憑而人之賢而能者天固反奪之速耶不然公何為而有此耶嗚呼痛哉某等於公

東泉文集卷七

辛

祭封大學士呂公夫人文

惟靈德秉端莊行全柔懿為婦為母穆有令譽惟文懿公為時陸贄母寔配焉伉儷齊美鸞鳳相成鷄鳴卷耳錫恩自天冠服有煥維太常拜生而穎異母砥礪之遂成偉器種學績文登身登仕歷官兩都載更三紀子職日修母名益隆

母以夫顯復用子貴養倫五鼎能騰麟脯錦詩
重頒龍翔鳳羽八十春秋壽考福履邦國里閭
式瞻範軌惟母之亡閨德弗繼訃音來聞哀動
遐邇帝念賢淑載申葬祭嗚呼母亦何憾生榮
死慰恭等義感林宗德慚徐孺束芻爲奠敢忘
斯義爰致一觴寄哀千里惟靈有知庶來格止
嗚呼哀哉

祭大理卿夏公文

維公以高才勁節爲一代衣冠之勝長篇大冊
聳後學山斗之尊耆年宿望具兩浙文獻之美

東泉文集卷七

五

而今即云亡是宜

天子致奠賻士大夫弔於朝而卿抑慟哭涕泗流漣
而不能自己也嗚呼痛哉雖然區區感激瞻慕
之私則所謂出恒情而倍萬有不取不舉爲公
之靈告者時鏤之畫髻也公以桑梓故歲一抵
慈慈之人多被容接爰生也晚方以踪跡自陋
不敢索價龍門意雖嚮之而欲前復却若屢矣
間嘗得公詞章翰墨於縉紳家庶幾若見公然
竊用自慰然慕遺珠片錦孰與探蛟人之窟穴
扣天孫之機杼爲識其全且大乎以故中心戀

總不能一朝忘公而在再數年竟亦未能拜左
右以償宿昔也暨鏤叨第後居先人憂公是時
乃寓吾慈鏤用投刺謁公拾穗莊中公即飛我
往章條我秘書許我以文辭獎我以譽期我
遠大光明之業以致夫接引之意一邑人士改
觀易聽鏤自是稍有聞者公力也然一再見之
輒爾燕越不親公又復數年至今而公已矣嗚
呼痛哉夫古之英雄豪傑世固不得泯沒之也
當其名稱未立德業無徵則皇皇焉爲先達之
求圖知己之遇惟恐其生而不值值而不及見

東泉文集卷七

五

翹企門牆願飽顏色廼有輕萬戶之封而甘荆
州之幕者其故伊何蓋連城之壁常定價於良
工之手泛而議諸市人則終日不能以相一亦
或石之者有矣此其勢不得不惟彼之求而爲
是懇且切也公方今儒碩人望而爲荊州者顧
鏤之愚鈍踈拙始不能修子弟禮以亟見公繼
不能因公盛情以時致問安請益之敬今亦未
能有他樹立以彰公知人之明公之施則勤而
鏤之報未稱此所以惕然憂報然愧時亦慨然
思以奮者也嗚呼公不可作矣即欲如昔之揖

高風以廓懷抱。借餘論以長名。價寧復得。其
可痛也矣。竊竊宦中朝。送葬無所。迨陳薄奠。用
罄微衷。冀公有知。亦將爲我一愴然也。

祭光祿卿楊公文

惟公奮身甲科。才負經濟。庶絜不私。端方果
毅。初試花封。馴雉紀異。耳爲御史。殿虎爭畏。出
按湖湘。遂僉八閩。風紀益振。聲稱在人。受知三
原。迂公兩浙。迺總憲度。迺居左轄。公有偉量。河
海可納。公有直氣。山岳可折。簿書盈几。談笑以
塵。人曰公能。特公之餘。公不嗜進。相府無書。遲

東泉文集卷七

三

之數載。光祿是居。官弗臺閣。職非要樞。輿論於
公。每用舛如。公復知幾。亟疏乞歸。杜門自閑。日
惟賦詩。世網俄興。人皆躑躅。公已鴻飛。邈焉寥
廓。如公進退。終始何忤。公子憲副。夙有奇質。方
公在浙。登予講席。一時師友。遂爲年家。執誼綢
密。世豈有加。屬過洪都。知公已逝。欲造公廬。咫
尺莫遂。時無老成。我輩疇依。
國欲用舊。孰爲著龜。緘辭致奠。涕泗滿頤。世有知
者。必同我悲。

祭憲副黃公文

惟公學扣玄關。才稱偉器。發名甲科。列官棘寺。
獄爲平反。庭無留滯。暨僉憲臺。益懋益勵。風清
一道。名揚八桂。中以詿誤。爰遭擯棄。公職雖奪。
清議不慙。大臣交章。還公舊銜。謗書用釋。歸壁
告完。督府秘議。賴公以參。知無不言。績著平蠶。
耳憲江右。是號大藩。公有利刃。錯節奚難。姦鋤
穢剔。盜弭民安。會時靖邊。

帝選才幹。乃晉公秩。屬公一面。公疾在身。公憂在君。
事不避難。志將解紛。殫勞盡瘁。竟此訃聞。嗚呼
公今已不可復起。遺事未竟。其誰與寄。甚等情

東泉文集卷七

五

深察來義。均是第痛公之亡。情何有既。遙奠一
觴。西望洒淚。

祭宣成二公文

維公並時而生。同德而起。闡明六經。質定百氏。
濂洛爲宗。考亭爲侶。功在天下。澤深八桂。桂有
宣成。是惟專祀。自宋迄今。已三百祀。薦饗雖修。
儀觀漸廢。桂人皇皇。思未有繫。我來謁公。并用
爲懼。乃舉儀章。乃謀當道。乃展祠宇。乃繪象貌。
公像肅肅。公祠翼翼。俎豆在堂。絃誦在室。大工
既成。士類有憚。爰率有衆。敢告公祠。公相桂人。

公本同郡夙聞才藝公第春園識公

1

公舉勸令哀致詞斯文有淚豈曰吾私

祭宋端明殿學士忠惠蔡公墓文

公以高才勁節為慶曆名臣頡頏范歐諸公間而惠政在閩尤足以繫斯人甘棠之思也及矣篇章之出傳誦四夷巨書深刻流為人間至寶者所在鬼神亦呵護之公雖南遊豈非天下之望哉其以末學仰公於青史舊矣茲幸過公之墓率一二官屬子弟致一奠以拜公墓下嗚呼公墳不滿三尺公名則在百世今之默默以為容與世混混而無所可否者終日暗瞶不事事未

一東泉集卷七

墓

能出分寸以益於民苟一時之富貴卒至喪其平生者過公之墓其有不躊躇而自却者哉其之迂鈍無似正亦負前修之志欲起公九京求執鞭於公而不可得矣公其以點誘於予棄否耶

祭福建觀察使常公弁國朝提學副使游

公文

惟觀察公興教南閩自我作想視蜀文翁功深化溥惟督學公奉

命造士最隆恩義有懷峴山罔不隕涕觀察有祠世

傳七百曰惟游公曠代乃作屬修時祭謹奉以配

祭繼室汪夫人文

自吾及第後吾即得汝為繼室歷官內外汝常與偕汝有丈夫之志吾居官靡歲久無畜汝無怨詞吾每以退休為念汝亦屢贊之無顧戀意婦人女子豈易及此吾雖未能即如所願然汝有良言吾不忘也汝事吾母胡太安人有婦道能左右將順吾母卒吾羈於官汝贊飲之哭泣盡哀人皆稱汝為孝婦汝撫吾前室張氏之子

一東泉集卷七

妻

若婦視如已出不聞汝有毫髮相尤之聲吾實知之汝於上下皆有恩義汝可謂賢矣山東之行汝方有事於嫁女且欲綜理家務漸治居室因留汝于家亦竊意一二年間汝官南地吾復得挈汝以往也詎意事不相宜乃竟至此嗚呼悲哉吾自去年之八月間聞有疾繼傳者謂殆而復安搆新樓甚勤吾深以為慰今年二月中王承差回能備道汝之康復也三月終得汝外第錢舅信云汝病復作勢且甚急吾即憂之然猶謂汝有仁德且體貌亦靜宜主事緣是

能遽死四月二十有六日家僮王四來乃遂以訃告鷄鳴警戒吾復何所聞也嗚呼悲哉天果有可理果有足憑哉有慟而已然吾聞汝伏枕時來之婦能侍湯藥不懈及吾來見於舟中聞汝言亦不勝哀慕之情即疾奔以歸治汝喪事汝有報知宜無憾汝有治命凡金銀之飾不使入棺其見卓矣所遺物汝皆封識以待汝之子汝念孤恤幼亦人之情吾悉如汝言必無所負汲汲之長吾方當力教之以成其才區區者是何足計哉且汝子沐亦素有義讓之心吾亦知之毋為此不瞑目也吾方以觀事望京師未遠銓曹方擬我以撫西陲

東泉文集卷一

五九

祭順菴先生用之兄文

惟兄早遊庠序落落有聲辛酉之歲幾於為各明珠難投既拾復遺負兄平生有卿不驅予在聖賢嘗從兄遊兄亟見許謂予罕侍自聞兄言頗益自勵幸登鄉科亦遂叨第繼官京師兄來

視予同我宦邸再歲乃歸自是以來或合或離宛宛言笑夢寐見之近別三載訃音忽馳欲復聚者將何為期追念疇昔吁其可悲進致一奠以哭我私

祭南京兵科給事清之兄文

詩鈔字清之字介庵

吾姚為文獻故宗成化已來書香幾絕吾與兄少相砥礪銳欲取科第以一振家聲此意之篤祖宗實臨之也顧某之菲劣獨幸先登而兄之偉才積學正氣耿耿乃遲回庠泮間至二十餘年而猶未第鏤未嘗不以是自愧而恨兄之難

東泉文集卷一

六

於遇也既而兄以例貢赴京師遂薦於京闈遂又薦於禮部授官太常旋拜青瑣之職某復以是自慶且為吾宗賀而亦幸兄之終有以自達也夫何拜命方五月歸錦方一月而兄遽以訃告嗚呼哀哉謂天有意於吾兄耶何富以懷抱而發之如此其遲也謂天無意於兄耶何與以清秩而奪之如此其速也嗚呼忠言不及施主德孰與之毗乎嘉謀不及展四海孰與之泰乎此有志之士皆為吾兄收淚而不能自己者也況宗門相倚之切第兄相愛之深者其於此又當

何如耶。南望故鄉。不勝感惻。緘詞一奠。亦以寄千里之哀而已。兄其知耶否耶。嗚呼哀哉。

轉工部侍郎告祖文

某不敏。幸登甲科。遂有今日。官居卿佐。階級漸崇。此豈某之能。是惟我

祖宗積德是賴。幸以克顯。顧某之歷官久。誤為士大夫所稱。譽議不及者。此豈某之能。亦惟我

祖宗遺言是迪。幸弗至墮。某已於是月二十一日。領命行。將赴部理事。謹以本源之恩。爰致緘詞之敬。命孫概。具牲醴以告于

東泉文集卷七 全

祖宗。自今以往。俾某得益勉樹立。益躋於顯榮。他日完名以歸。以拜于

祖宗。庶畢錢平生之願。亦惟我祖宗之陰佑。是冀是憑。庶克有終。

祭迂齋親家王公文

惟公學問淵博。性質端靜。少年甲科。驥足早馳。雲司發名。黃堂有政。耒耜投閒。五湖三逕。傳經課子。芝滿庭堦。賦詩結社。金石相諧。今期公歸。當踰耄期。胡不少待。壽止於斯。某與公少同筆硯。長締姻好。官聯朝署。晨夕傾倒。平生莫與。豈

後如公。章蹤難定。倏爾西東。計音來報。屬勝悼執紼。未能緘辭。以弔嗚呼。友朋幾盡。宿願不償。有淚如雨。公來舉觴。

祭二十六姪文

吾官山東時。汝曾隨我於任。近官榆林。汝復隨我。汝存心廣。識事練。又無外人之交。吾千萬里外。得汝曾。有以自遣。吾實未能去汝也。今年八月內。人來。忽報汝三子皆夭。殘吾為汝痛之。不得已。因聽汝歸。適於十一月內。人來。又復報汝物故。吾聞之。驚恒數日。至不能寢。嗚呼。其

東泉文集卷七 全

者何為。乃絕汝之後。而又殞汝之身耶。汝不宜有此。而獨有此。天道其果無邪耶。吾嫂白髮在堂。汝不及侍。膝下之孤。復此。汝必抱恨而往也。吾又當何如其痛耶。然。汝已老。汝弟各能致養。是尚有託。汝無子。其。汝在此。汝靈必耿耿。吾聞汝婦已有孕。以理揆之。孕當男。亦必賢且貴。天之報汝。其在茲耶。吾用此甚適。天道不誣。汝果有子。吾當為汝撫之。以慰汝地下。以盡吾叔姪之情。汝女之在室者。吾亦當為汝嫁之。勿以此不瞑目也。吾不能哭汝於柩側。

特遣王四致一奠于汝之靈以代吾之哭。緘詞方發有淚如雨。嗚呼痛哉。

改葬張汪二夫人祭文

惟夫與婦誼均苦樂。顧於人事之難齊。有不競不嬰人之懷者。初吾未第時。張夫人爲吾櫛櫛之醢。德性溫良。克敦婦道。遭家之落。艱難備嘗。吾甫登進士。而夫人已即厭世。曾未能享一日之富貴。有子曰冰。年甫數歲而孤。夫人是未肯瞑目也。繼娶吾汪夫人爲配。亦克繼徽音。撫冰而長之。幸而偕吾之官者。凡數任。而旋亦厭世。

一 俞泉文集卷一

至一

有子曰汲。亦十有餘齡。而孤夫人亦豈能遽忘情哉。今去張夫人已三十年。汪夫人亦十有餘年矣。老懷每念及。未嘗不垂涕於二夫人也。然吾初葬張夫人。未有善地。乃附葬於吾父母墳墓之旁。汪夫人雖後沒。亦權殯於墓之左。張夫人之子冰。近幸於歲之癸未。狀元及第。拜官翰林。汪夫人之子汲。亦入遊太學。漸有官階。二夫人有知。宜亦稍慰矣。冰以二夫人未葬之故。日夜皇皇。幾不能寐。會吾歸老東泉。用其情。

告于

天子

天子憫念人子之私。特賜之假。俾歸而苗塋二母。且聽其畢事還。

朝恩至渥也。冰歸因偕二三山人。遍歷山谷。閱數月。始得今地。其後坐擁高崗。左右環抱。龍翔虎伏。明堂開闢。萬馬可容。卜與筮。僉曰茲惟吉壤。奕世其昌。是可藏矣。冰率其弟汲。經營兆宅。寔殫心力。以是月是日。奉二夫人之柩而葬之。鳳誥鸞書。種種未已。二夫人其尚含笑於此。吾百歲後。將與夫人同居於此矣。夫人亦又何憾焉。

一 俞泉文集卷一

至一

哀哉

祭林見素尚書公文

惟公壺山孕靈。資稟卓異。壯歲登朝。侃侃忠義。請劍尚方。欲斬妖豎。亦有之學。自出機杼。鉞鳴琳球。震驚一世。公之直言。既謫復遷。公有高致。屢進輒退。宦轍所之。風聲四達。滇南除邪。西川獻賦。江西逆藩。欽鋒未發。公復有疏。深論時奸。自信平生。乃爾就閒。晚際中興。

紫詔復徵。進掌邦刑。惟公惟平。望傾朝野。爲國老成。成功不居。屢疏乞歸。葛巾野服。雲莊故廬。嗚呼。

高官世有完名者希昔在蒲陽曰彭惠安先朝
山斗有行有言公步高蹈閩中兩賢惟公同時
晉陽有韓德業風流為世師表公與姚美亦相
契好天下仰之南北二老嗚呼公今已矣孰起
九京幸公有子足紹家聲所恨恤典公論尚難
群飛尚存終耀白璧古有黨碑竟仆他日公之
高明豈此欣感其本迂踈嘗被讒忌煩公薦書
立我赤幟感公厚誼痛公長逝時一思公涕不
自已選奠一觴以哭知已

祭瓊州太守姪文

一東東集卷七

奎五

惟吾祖宗代生偉人宋有正子亦有登孫三百
餘年獨擅文譽至今

國初門祚中正統初載乃有大然清操古學崛
起其間花萼相輝橋梓駢秀家世用光愈出愈
茂尋復少衰我則振之以柄學政忝為人師繼
而作者有子及滑伯氏太常驥老益駿四登甲
科人曰奇哉天篤姚氏寔生衆才汝在卓犖文
魁天下詞鋒注射見者驚詫始官銓部即署推
賢年勞既積命往守袁袁惟劇司民散吏偷鋤
吏以嚴撫民以柔權瓊廣索錢以法遂被中傷

逮汝赴

賜左遷閩南佐理巖務我亦官閩矢語朝暮公論既
白汝官嶺表鯨波萬里慷慨就道汝年方剛汝
譽方起名位駸駸方為汝喜孰意汝疾卒于南
州美蓉一夢曼卿為傳我至齊魯汝計忽來夫
奉我良悲憤滿懷才也何壽壽也何富門戶之
衰此恨何極天涯渺渺不臨汝喪千里一奠西
風斷腸尚享

祭南京刑部郎中姪文

一東東集卷七

奎六

鳴呼從晉已矣吾嘗聞計而戚臨喪而慟矣然
吾所以重哀其不祿而不知涕之無從者蓋不
徒在乎死生之未訣與夫壽夭之難知也獨恨
夫相得之深相期之遠而遽止於此也嗚呼子
聰慧夙成聲名欻起以文自雄以介自守於世
寡合而獨能致敬於我情雖再從而以至親視
我業不及門而以師道尊我候寒暄於千里訂
疑難於群書其於恩誼至懇篤也初子之領鄉
書而至也嘗主我於燕京及其游太學而歸也
復訪我於桂嶺扣我以為學之方問我以作文
之法吾嘗謂汝汝能自信吾嘗謂汝汝益自勵

汝非所謂賢豪哉。汝登甲科。書錦故鄉。吾深以爲門戶之慶。繼官留都。憲部稱賢。吾尤以爲鄉邑之光。吾意其敷歷中外。著宦業於朝。端進退始終。保令名於晚歲也。孰料變故中起。浮言沸騰。於汝無損。而汝乃自疑。抱鬱遘疾。竟至不起。嗚呼。人耶。天耶。天胡富汝以文學。而使著述之無稱耶。天胡昇汝以才能。而使勲業之無就耶。天胡篤汝以清修。而使無洪龐之福耶。天胡困汝以乳獨。而使無優裕之樂耶。寒梅白壁。西祖之餘慶。何衍而不長邪。麟膠鳳毛。若考之幽

東泉文集卷七

五

德。何必而不洩邪。嗚呼。爲此酷者。真天也邪。惟晉已矣。言所差者。嫂氏太安人事夫之節。教子之勞。汝能急於顯揚。

天子亦旣旌而褒之矣。然子之所欲爲者。豈止是哉。此吾所以重爲汝恤也。嗚呼。爲汝母哭。爲姚氏哭。爲吾私哭。每一念汝哀不自勝。一奠此恨何深。九泉雖幽。實知我心。

傳

扶風侯傳

君姓戶。諱朋羽。字君素。別號清風軒。舊爲瀟湘

骨格峭而直。二不染塵。凡德世固已重之。既其所有餘以濟其不足。於是爲完人。有足濟天下者矣。然唐虞以來。民用協和。君亦無事於佐理者。暨禹有四海。祝融氏爲虐。民間苦之。特甚。禹乃詢左右。求所以副天下望。始物色君。遂慨然赴命。秦揚惟勤。一掃而驅之。祝融氏燭遂息。天下生靈鼓舞稱慶。而君之功自是登名太常矣。第君性尚謙默。不欲爭長。銜能出入公卿間。時或引形迹以自晦。有言及其功。輒視而不

東泉文集卷七

六

答。卒未有能啓其喙。世之人莫不賢君。嚮用益切。諸葛氏起。佐蜀龍驤。一世無可與共事者。乃獨引君爲參謀。指揮三軍。伯業底定。其後晉王導亦嘗辟君以却西風之塵。卒安晉鼎。與有力焉。君之事業。隨試輒効。類如此。自是時君世主恒視君爲尚方之寶。士大夫相與愛護。維持無敢用其點污。天下事每得君一濟。故其姓氏之著。雖外夷聞且。有能道之。蓋裔被如伊周而猶能極之久遠。進退如孔孟而未嘗艱於遭遇。道逐不吝於嬰兒。然可以動萬乘之貴族。類滿天

下顧無一不本其宗其在君者俱足韻覽世未
有傳其事。躋之毛穎諸公列者是亦豈非秉筆
者一欠事歟。余故備書君之本末以補太史氏
之缺。俾君之名亦因是以不朽云。

張方洲先生小傳

張寧字靖之。號方洲。浙江海鹽人。景泰初舉進
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公文以南人忌之。抑
置第二甲。旋拜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寧遇
事敢言。章日數十。每大議。

景皇帝必問張給事云何。

東泉文集卷七

李九

英廟復辟。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寧從容論奏。多
所裨益。

英廟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寧。會吳鶚
不果。成化初。王公竑復入朝。首薦寧自功。太學
士李公賢嘗以寧見。劾遂假歷練之說。出知汀
州。寧下車。與學校。禮賢哲。崇尚節義。頑不律者
痛抑之。不數月。民風遂大變。治稱神明。踰年寧
抗疏乞歸。父老。遽留不可得。往往有泣下者。寧
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為諫官第一。其奏疏人
比陸贄。至其遺愛所及。雖古龔召亦未足過云。

贊

王抑齋司空贊

吾慈肇邑。幾八百春。山川孕靈。生此偉人。才兼
文武。學富經綸。發跡儒官。自謂豈止。繼登六察。
為名御史。屢遷大藩。惠政浹派。秉旄持鉞。往敷
中牘。勤王有兵。心膽壯烈。威伸北虜。義動

京闕。有苗弗靖。

帝命總師。顧盼熊虎。叱咤風雷。飛來公平。賊怯姓名。

三軍朝發。捷書暮騰。功耀一世。燕然勒銘。

命隆三錫。官無二卿。留都謀議。群疑滿前。諸曹環視。

東泉文集卷七

李

惟公一言。公復見幾。力求自却。王帶麟袍。橋南

直祭。誰其似之。富公在洛。

王母瑤池贊

近連蓬海。遙貫玉京。烟霞覆戶。風月滿庭。紫飄
五色。冠排九星。張月羽蓋。奏雲和笙。王娥仙如。
右列左迎。乘鸞馭鳳。脯麟膾鯨。玄鶴獻舞。青鳥
報盟。蟠桃三結。壽觴重行。一晏一住。數千百齡。

說

龍說

大江之西。有神物焉。其名曰蛟。蜿蜒委伏。曲而

未佛九嶺嶺巔之屋皆得仰而亦或嘆且笑焉世未知其為龍也。及一旦借風雲之便則嶄然露其所謂頭角。鼓雷電薄日月。搏煙霧破崖裂谷。駕萬頃之波濤。排龍門而直上。以遊乎天地之濶。而縱橫於茫洋浩蕩之區。沛厥所施以雨下土。小則潤及千里。大且遍於六合。飛騰變化。震耀莫測。何之常。鱗凡介舉無所施其能。方且欽形退縮。不敢仰視。而世之人亦始龍之矣。龍固待時而顯者哉。雖然。龍與麟鳳等。不養於苑囿。不常有於天下。則龍之出固亦有非偶。

金東萊集卷七

七

然者以故自宇宙以來。一見於伏羲之負圖耳。見夏禹之負舟。三見於漢宣帝之紀元數百年間。每僅見其後變其迹。以昨於南陽之廬。劉先主起而用之。其靈瑞瑞為益烈。未幾即復隱匿。晉隋無所踪跡。唐憲宗時始仰首長號。昌黎韓子奇之。為求轉於清波之內。卒用其聲以大鳴於時。遷延至宋。乃復鳴於有山之陽。聞者知其為元和故物也。故又莫不驚顧駭愕。相與翕然稱異。自是則長往矣。然則龍之出其亦有待乎哉。世方欲用夫任子之劍。將以一劍連之。

見其可得也我

大宗文皇帝時。嘗垂綸相屬於玉河之側。龍則翩然赴命。司寇楊公靖。作詩章歌詠。

聖德上足以昭太平。下招其族類而相出為

國家用龍之瑞在我

朝左彰彰顯著。蓋感之以其道。馭之而能盡其用。故也。龍亦有易致哉。今

聖天子網羅四海。意向尤切龍乎。其必有以稱

九重懸懸之求。雖欲如昔之隱以自分於窟穴。不可

得也。矣。南昌丁生夔。從予授舉子業。一日出所

金東萊集卷七

七

謂畫龍者。求為文。予知生之有志於龍。而又卜其果非池中物也。故為之說以歸之。

跋

跋孝義詩卷

孝義人生之美名。士大夫不輕以畀人。在

朝廷尤重此旌典。今吳君汝敬能承父之志。用父

之。以資

國用。發廩揮金。了無新色。大臣上其事。

聖天子遂有二字之旌。士林中相與誅歌。尤至。可不

謂之難哉。雖然。事不貴於名。而貴於實行。不以

其所以其常

皇恩下載有光汝敬當服之無敢世有對揚者
知書此以為之規云

東泉文集卷七

七

東泉文集卷之七

終

東泉文集卷之八

廣西學政

欽差提督學校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
專師道以作興人才事切照廣西一省僻在遐
加其學校之建科目之設大率與中州同而人
材之盛終未能與中州為敵也何哉蓋文風素
著中州所謂師友之資常得之家庭里巷之間
其於學也事易而功倍故或以一邑之小而輒
稱禮樂之鄉廣西視中州特遠所謂師友之資
非負笈千萬里外則不可得顧恃以為業者惟

東泉文集卷八

一

學校之師而已其於學也事倍而功難故雖以
列郡之廣而未著衣冠之化然則教官之選在
中州固不可廢而於廣西則尤所謂至要者但
以廣西今日學校之桂林等府全州等州臨桂
等縣額設儒學共該五十餘所額設教授學正
教諭等官共該二百九十餘員近以裁減官員
以蘇民困事例各學教官或省其三分之一或省
其四之二視中州非惟不及而反又加畧矣夫
額設其舊已非經常之規而所擬定員又多虛
曠之數即如潯州等府以一學而僅得一訓導

李昇全州等州臨桂等縣則併與所謂訓導者而缺焉。然則此方學者亦將何所考德徵業以成相資之益乎？又查各學見在官員以經爲業可爲後進啓迪者易詩書三經尚爲有人而禮記止一馬平縣學教諭梁濟春秋止一洛容縣學訓導吳景濟之學猶云庶幾而景則荒疎已甚無可爲賴。以此二經失其指授學者日益寥落所選以應科目者或徒取其名數之備而未必其有講明之功數年之後其學將遂至於絕而不繼而於

東泉集卷二

二

國家五經造士之意亦或有缺而不備之時是亦深爲可慮者矣。况術業必有專攻淵源未嘗無漸然則欲爲二經計非得其人以及汲造施之安能使之復盛於他日乎？夫師道不立不可以望人才而經學不備不足以言科目廣西在國家固爲荒服然以

聖天子一視同仁之心推之宜無間者且古者欲化其鄉必遣其子弟以就學京師謂京師爲人才所出也今

國家英俊如林每一會試後則榜舉人不啻幾百

若即此以爲遠方之惠計缺以補其缺因經而授之官則道立而教興在學校既足以成薰陶之化經傳而業著於科目又將以收網維之功而廣西人材自此當有擬於中州矣

一爲嚴奉祀以崇重名儒事照得桂林雖稱大郡僻在一隅古昔聖賢未有講道於此者至宋淳熙間南軒張先生敬夫持節其地東萊呂先生伯恭始以同志之好自浙來會相與講明道學自是往之人遂傳爲故事文風亦用是漸著景定間理宗皇帝因經畧使朱禕孫之請特建爲

東泉集卷三

三

書院以祀之賜額曰宣成蓋合兩先生之謚以致褒崇之義也竊嘗得其遺制考焉藏奎有閣講書有堂肄業有齋寔與鸞湖丘麓相望今凡幾更變而其名固在其規制則非矣蓋一室之小卑蕪狹陋間雖俎豆之有奉曾未能展其周旋即欲絃誦之相依將何所施其游息夫兩先生以名德大儒獨爲此千里之聚固宜流風餘韻獨足係百世之思設非宏大其規寔於觀瞻未稱况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考諸禮而有據蘇之鶴山書院在

朝廷亦錫有祀典准之法而可行。又查得府學之西縣學之東舊遺射圃基址一所廣可丈長可十三丈若就此建立以其最前者為門稍中者為堂稍後者為寢傍為廊廡之制凡庖厨等役以漸興舉而於絕後隙地仍立射圃亭一座以不廢舊觀則因便為功事力已省其半矣工成之日行委該府掌印官每歲春秋祭丁日期督率師生人等以禮致奠不得輒有差違以致玩廢朔望假日督令師生人等如期習射不得苟為因循以致廢墜兩學生員有本學齋舍不

東萊集卷之四

四

能容許令各相依止以便肄業如此則揭處受靈之有所既足以致先賢為優之敬講學行禮之有地充足以為他日矜佩之資所謂務一而兩得者也但規制頗廣工役亦繁合行桂林府掌印官督同兩學教官逐一會計明白要見合用若干匠料應支何項銀兩即欲舉事有何官員可以委付程督俱備由呈請察院候報施行則民不勞而工易集計雖出而費有經而書院之遠之圖定在於茲矣

一為隆師道以作興人才事切照廣西一省設立

學廡不下五十餘所其所養生員亦不下數千餘人而累年科甲多不過三五名少則一二名其者一榜而不登薦豈其風氣之獨薄而人才之盡劣乎亦緣倡之無人化之無術以此為士子者大率安於怠惰而不復肯以勤勵為心紐於尋常而不知以高明為業經書無講明之功文字無製作之體子史無旁通之力故其學校雖設而人才日衰鄉書雖登而春榜恒鮮以

東萊集卷之五

五

聖朝文化論之自兩畿以至諸省蓋已無不春之地而獨此為尚寒之谷豈不深可嘆哉夫士風之陋如此非為選明師以力變故習則其勢誠有不易為者昔者蜀地僻陋有蠻夷風自文翁為起學宮成都市中使子弟受業京師每出行縣輒令明經諸生與俱用是蜀郡大化而文風遂比於齊魯潮之人未始知學自韓文公命進士趙德以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而其俗亦號為鄉曾天下風俗成於其感而生乎其習亦多矣然則今之廣西雖雜居百越文化未著其間英才茂質寧無待教者乎欲便差人前往江西福建等處訪請素有聞望舉

人真可以啓迪來學師表後進者每經一名前
到本省於書院貢院等衙門各另居住通於各
學選取年少力學稍有資地生員二百五六十
名使之以經從羣聚一所日逐分講以專功課
朔望會考以勵勤能本職親自程督以防偷惰
歲濡月染交修互發或當有可觀者但師生日
用爲費是多每經師一名或用束脩銀六十兩
禮請銀六兩供給銀十兩共銀七十兩每考
賞勸紙墨約用銀三兩共用銀六十兩通共銀
四百四十兩庶幾一年之費查得各學俱有膳

東臺書卷

六

餘銀兩其梧桂二府見今呈請動支而柳慶南
太四府學校或殿堂雖設而齋號不具或併與
殿堂而未之修合仍照舊存留以候脩理外所
據潯平二府即今學校畧已脩舉而各學廩生
數少計其餘銀頗多潯州一府未經動支者見
有銀壹百五十兩平樂一府未經動支者見存
銀壹百二十五兩已共得銀貳百七十五兩又
查得潯州府除平貴二縣銀兩數少不開外其
潯桂二學自本年五月初起至明年八月終止
約該剩銀五十五兩平樂府除未州脩仁縣原

無編僉不開外其平樂府縣二學自本年五月
起至明年八月終止約該剩銀四十五兩恭城
縣學約剩銀十五兩賀縣學約剩銀十五兩富
川縣學約剩銀十五兩荔浦縣學約剩銀二十
兩前後共計得銀四百四十兩延師之費即此
已足合無行令桂林府移關二府將前項銀兩
照數陸續起解到府收庫以備支銷如是猶有
剩數仍從平潯二府照舊存留其解過收過用
過數目並於事完之日各該府分逐一開具揭
帖轉送總督府院以備稽查如此則即學校

東臺書卷

七

以爲費而錢糧無妄出之憂潯詩書以爲教而
科甲有可興之期矣

一爲禁誣構以專肄習事照得

朝廷設有學校所以養育人才故凡爲生員者在
上司皆有禮貌之施有愛養之義有勉勵之道

竊觀

憲綱及本職欽奉

勅諭內事理具可槩見若非干犯名義傷敗聲教有
碍行止等項重大事情應該究治者亦不肯輕
易凌辱祇緣有等刁潑之徒往往慣於搆捏或

訟其祖名而輒及孫男或訟其伯兄而輒及弟姪甚者隱下生員名色朦朧混書牽連誣執意在申傷故為妨礙如近日刁軍潘純之為者豈不深為可惡且下人既有攀告上司一時未辯不免即行拘提則承行衙門亦不得不行起解既稱起解人數亦不得不去巾襦帶帶枷串鎖下同囚人殊失

國家保重賢才之意參照刁軍潘純所犯例合重究為當但地方多事姑將本犯量行罰工示警外若不通行禁約誠恐一槩倣效未免輕辱衣

八東臺卷八

冠有妨肄業為此除先前學規內事理已經節行各該府州縣衛所等衙門遵守外但前項情弊在城各衛為甚合再案仰本衛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云出給告示於各衛門首張掛曉諭一應旗軍人等今後生員如果犯有不法事情許令明白開寫生員二字前赴各上司及本道投告若止係証佐別無干對或罪在祖父無預於孫男事或干伯叔無所預於弟姪俱不許妄有陳告朦朧混書牽連掛搭致將待用之人刁慕受無辜之耻辱如有仍前

再犯該衛所即便具名呈報以憑究治仍通行桂林中衛并柳慶南寧潯州等衛一體禁約知會施行

一為正衣冠以變風俗事案照本職先於本月二十二日按臨永淳縣地方偶遇該縣差來接通夫役俱各散髮露頂有駭觀望詢其所以皆是田野小民懶於檢束之故遂成踈野之風已經行仰該縣出給告示禁約去後今照舊職於本月二十五日前到宣化地方村陌男婦往往相同乃知習俗之弊其來已遠夫中國之異於蠻

九東臺卷八

九

夷者以其尚文物而人類之異於禽獸者以其有衣冠各役本非徑僮之為則華夷亦何所分甚者婦人不知自飾槩作男子之狀則男女豈能有別誨淫導亂職此之由若不嚴加禁約大非風俗之便為此仰抄案回府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備云出給告示於城市并鄉村人煙聚集去處張掛曉諭今後男子婦女俱要穿帶本等服飾用變夷方之陋以一革夏之風如有仍前故犯其同牛馬或出入巷陌或仍迎候上司者該府縣即便訪察究問仍每

名罰米三石發送該學公同支銷以爲脩理之
助該管里老人等雖訛爲安不行稟報者一體
治罪議罰母得姑息縱容致母登載不便

一爲申明事例以禁凌辱事據桂林府儒學生員
傅鏞等呈前事照得學校之設所以作養人才
而於邊方不遺者所以恢弘文教也但鐸等不
幸居於省治之下諸司在上一出巡不問回
司報至或竟日以迎或侵晨以送或冒風雨而
跋涉或忍饑渴而奔趨向此則失彼顧前則遺
後一事有誤百責攸歸焉置立見權楚時加名

一東泉集卷六

十一

爲生員寔同僕隸無以家貧囊空獨力孤身雖
立志琢磨苦心淬厲奈奔走伺候之時多讀書
肄業之日少本爲立身適以累身本圖顯親適
以辱親人情困阻無所赴訪得各處省城生
員凡遇守巡等道出司不行作辭止是回司第
二日師生參見稟請

文廟行香比之本學事體宜同理合具呈爲施行
等因據此奉查節據柳州府賓州學正吳鳳翔
平樂府學訓導楊啟靈川縣署學事古田縣教
諭馮祥等各申稟各職雖稱末屬亦係儒官每

遇兩司案牘往往過爲搜摘或以不稱老父而
受怪或以不行遠迎而受責或作布政司揖而
按察司輒爲呵斥先作按察司揖而布政司遽
議譴罰有此凌辱實難存立竊各甲稟到職
已經存候聞今據前因查得先准本司開禮房
准勘合科付奉都察院已字一千二百三十六
號勘合劄付前事准禮部咨該儀制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該四川等處提刑按察
司提督學校副使蘇葵奏爲陳言學政事內一
件一凌辱不禁則文教不興臣伏觀

一東泉集卷六

十一

憲綱內學校者禮讓之地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所
至下學講書說經史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得
行跪禮又教官生員相見之後不許每日伺候
作揖有妨肄業此皆

祖宗崇重學校無非欲教官專於訓誨生員專於學
業以爲他日之用也夫在監察御史下地禮文
猶且有節如此則其他可知近年或有職居上
司妄作威福好諛喜佞之徒每臨外府州縣教
官生員迎接近則五里十里遠則二三十里道
途之間不拘晴雨乾濕其要下跪進見之際

上則曰老爹自稱則曰小的每日俱在司前伺候不敢少離如此方免斥辱少不如意便加鞭朴搜尋凌轢為教官者旁徨於雜流之間不復知有師道之尊為生員者奔走於隸卒之末不復知有儒流之雅如此而望才志氣充節操之固以為

國家他日得人之效則難也况律明禁止迎送之條乃敢於

祖宗法制忽而不守上下相承靡然成風目擊斯弊誠可慨嘆臣伏望

陛下以文教為重特

勅禮部申明

舊制通行今後如遇上司巡歷教官率領生員只在郭門之內迎接道途相佑不必下跪到司參見之後退還坐齋肄業候下學行香之後復進作揖而退直至起行又復進見送至郭門之外班立候上司馬過而散如此則上下兩不失禮亦無妨慢學業始有不遵仍前作福作威者許巡按御史及臣等糾舉問以違例之罪則師生不受凌辱文教庶乎可興等因該本部覆

前件失規

憲綱內一款學校者禮讓之地凡監察御史按察司所至下學先詣

大成殿拜謁禮畢退詣明倫堂生員講說經史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中坐本處提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序坐於右聽講餘皆立聽布政司官下學亦同問答之際教官生員不許行跪禮又一款府州縣儒學教官生員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出位中立還拜教官生員相見之後不許每日伺候作揖有妨肄業欽此欽遵

成憲俱在禮部遵守今後各該儒學教官生員如遇

合于上司到日一遵

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及伺候妨業妄行跪禮過為稱呼如前件所陳者聽令巡按御史按察司官依律究治若合于上司故違

憲綱者亦行糾奏如此則文教興而士氣益振矣具題奉

聖上准擬欽此欽遵通行到職除轉行各該府州縣儒學師生人等一體遵守外又查得禮生之設

具見

國朝禮制必

朝廷禮典及聖賢祠廟乃為可用其於處所亦自有節非如近日之濫但遇司府行禮一槩以生員為之也又查得本職欽奉

勅諭內一款師生每日坐齋讀書欽此又一款為學工夫毋得闕落間斷欽此又一款布政司按察司不許侵越提督者職事若以公務至府州縣亦當勉勵諸生勤力學業欽此竊詳

勅諭所載一則曰師生每日坐齋讀書二則曰為學

東東卷

古

工夫毋得闕落間斷則

朝廷之設學專以養育人材為先而為之師與弟子者專以講求德業為務其德業未成而節費所費可矣至於諸司所以勉勵諸生亦不過於勤業四字則所以謂責跪伏以為恭較稱呼為敬專送迎伺候以為體面借考試以濫竽充數者皆非

國家立法之意又可知矣又查得先

朝國子監祭酒李文毅公素號一代名臣其於國學諸生常督其升散之節而專督其讀書之勞

一時人才因得有所感發成就美升散

國學定規似不可廢顧前輩乃獨於法外行意者其故伊何亦謂事勢之宜必無所困擾於彼而後得以雍容於此故也若一面責其奔走而一面責其講習豈理也哉然則學校以作興為盛而不當以凌忽為威人才以愛恤為美而不當以摧辱為事其大畧又可知矣又查得廣西在城兩學近年事體亦與各省畧同即從本職到任一年以來上下相安並無異議而兩司中有作興愛恤者師生亦往往賴以為便止緣一二

東東卷

主

好為逢迎之人有所過求而師生始急於奉承近該參政陳相謂生員不能卸衣脫履涉水進衙以行參謁致將教官趙學等大為罵詈橫加責罰而為師生者益疲於奔命數月之間凡教官之所以督於生員與生員之所以應於教官都不過曰某日某司當進見某日某司當稟告某日某道當拜辭某日某道當迎謁遂逐於車塵馬足之間以驛遞僕隸有處而於

勅諭所謂讀書所謂為學者不暇為亦可嘆矣况各官往來非一消息不常或由陸路而或由

水路而還或以初十爲期十五六而未去或以十五六而出二十八九而即回其弊乃有以一人之舉動而伺候經旬一事之稟說而往返至再而猶不免於責者夫兩司出巡處所宜無幾也師生衆見未甚數數而

朝廷尚爲限制如此況有城各道所屬獨得爲此紛紛乎且

朝廷之所以爲例者若是其明先輩之所以用心者若是其厚皆居人所熟聞也方其有責於師生未嘗不據禮稱律而禮律亦有爲師生之利

金泉集卷八

十六

都顧者玩而不顧亦獨何哉夫其相率而爲此也故士氣日益消磨人才日益寥落而樂育之地翻成困苦之鄉如廩膳生員董經等歷年未三十皆援例以待養附學生員劉不第入學未兩月即懇詞以告免而尤所不忍言者如廩膳生員魏錦以伺候之故遂得病而身歿此蒲城士大所共爲悲悼而不取形於言者人情之困已至此而尚叨叨焉授摘不置又謂之何哉夫師生有作奸犯科敗倫傷化干碍名義各行

追門都此右

國法自所不貸至其稍知目餉以從事詩書禮樂者宜畧其細微相與感發庶不失

朝廷養育之典不愧前輩作興之意今顧舍其大而反求其小豈所謂

國法與古人之用心乎若不再爲更革則人情益無以堪一方文教終無可望於復興者合無備將前例通行兩司官員知會以後出巡禮節一遵照舊行不得似前法外凌辱以抑斯文其在城師生除兩司朝京進表新任考滿等項及冬至年節朔望日期照舊外如遇各司出巡之

金泉集卷八

十七

印亦合悉照各省事例免其拜辭後遇回司之期師生照例於第二日相率參見稟請行香其土地祠等項差違俱合裁革各不得仍前致令非時伺候以妨肄業如此則於禮節既已爲宜而於人情亦無大擾此事之可久者如是各官仍違禁例或求過分之稱或責非禮之跪或有計於送迎或不恤於伺候或濫行差遣若驅隸卒任意凌虐無所顧忌許教官人等照例具申轉達以俟糾奏至如本職學術疎昧德義乖缺忠信不足以結人之歡風節不足以起人之敬

以致各司自有侵軋身受

朝廷之勅而莫之奉揚目繁師生之困而未能拯
救曠官廢職於此爲大亦願早賜參

奏罷黜以謝諸生庶學校有可與之日師生有可
賴之人而

國家設官督學之意當有專一之歸矣緣係申明
事例以禁凌辱事理合移關總司煩請轉呈
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照詳施行

一爲又訓育以要成功事案照先該本道建議要
得隆師道以作興人才已經備由關司呈蒙總

一東泉集卷六

六

督府察院批先聘取江西等處五經舉人朱祿
等到省開講各生亦頗有進益外但欲照舊延
師固於資給爲難若遂置而不舉則又前功俱
廢欲便仍於各生中查取資稟充美者一百餘
名到省讀書行令桂林府學訓導談鳳臨桂
縣學教諭許洪省全州學學正蘇璠梧州府學
訓導鍾曉仍前分經授講按期考較間有賞勞
等費量爲區處從桂林府於所屬各該儒學解
到缺廩餘銀內量扣五十兩以備支銷其剩餘
之數仍照本道原擬呈請總督府察院事理於

脩理臨桂縣等學處公用完日造冊具由通繳
如此庶省小益多而事體以便歲漸月摩而入
才可興矣

巡撫事宜

欽差巡撫延綏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姚

爲禁約奸弊事節該欽奉

勅諭今特命爾巡撫延安綏德等處地方訓練軍馬
整飭邊備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利科尅
下人及役占軍餉私管家產違者輕則量情責
治重則奏聞區處一應軍務事情聽爾從宜處

一東泉集卷六

九

置欽此欽遵照得延綏界在虜衝本爲關西之
重鎮而軍士率多精銳亦號一時之強兵若使
勤於撫恤使有挾纊之溫則必樂於戰鬪豈無
超距之勇區區醜虜未足殄除第近年以來邊
備弛而未脩邊軍困而無訴上下官司或浚於
誅求而莫知其非或安於奉承而不以爲過壞
堡雖設而居民之搶掠自如糧料雖支而卒伍
之疲憊愈甚倉庫之積或半入於私家客商之
利或盡歸於權貴賊入境內輒每難於嬰鋒功
在下人却復敢於冒賞其或私役倍於公操惟

舉成於賄囑弊端甚衆未易悉舉大軍士不若
則賊寇無可滅之期科歛不除則軍士無可安
之即若非賞罰之嚴明孰知功罪之勸戒本職
目庸

上命撫臨此方非惟以安壤爲功實亦以激揚爲職
所有合行事宜應舉應革者逐一開列于後凡
我撫屬官員頭目人等並在遵守警勵施行如
有再犯決不輕貸須至榜者

計開

一各把總坐堡官統數百之軍兵據一方

《東泉集卷八

二十

之險費其於責任本亦非輕近訪得有一
等指揮千百戶遇有各營堡把總坐堡
等官爲事革任員缺聞知推補就使用
幸奔競或兇囑本堡官旗軍保營最前
去管事用過錢物俱是揭取饋送事成
到堡指以見面生日節禮等項百樣科
索償還私債軍士艱苦不敢聲言今後
推補把總坐堡官員本院會議自有公
論詢訪平日守法驍勇之人方得奏用
若有怯懦罷軟無爲用幸奔競及仍前

馬本堡官旗兵引生事
一路把總
惕不行嚴謹設備督公同官
夜不收散軍人等晝
虜賊使令奸細竄入腹裏探聽時
民所悉須各家財物多寡以爲
引領賊十二三鄉或二十餘
入境搶剽人畜守瞭人等全不知覺
煙放砲傳接本堡把總等官亦方纔聞

《東泉集卷八

三

知或領兵出門虛張聲勢即時回堡詐
稱與賊對敵及鏖戰等語虛文呈報亦
或有閉門坐視擁兵自衛不一經意置
居民於度外者上司無由得知以致達
賊久慣得利通年侵犯民受其害今後
把總坐堡官各要用心運謀設策嚴督
守瞭人等有驗達賊經行要道或
伏兵截剿或擄品字棚審購殺務期成
功重加犒賞若仍前怠忽失機事機者
定行參拏不恕

一訪得本城并東西二路營堡管軍把總
管司坐堡等官。有將正軍私役一二十
名者。或四五十名者。甚至百十餘名。種
田種稻。擔糞採草。匠作等項使用。止知
有食糧之名。不見有征操之實。今後各
該管軍官員。俱要遵守法度。除額撥軍
伴跟用外。其私役等項。占使軍人。盡數
退出。聽其隨伍操備。敢有仍前占役使
者。查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參拿不
恕。

東泉集卷六

五

訪得東西二路營堡墩軍。雖有額撥守
瞭之名。亦多被權豪勢要。及把總坐堡
官。私役種田採草等項。守墩者十無一
二。以致失誤瞭探。任賊往來。肆行搶掠。
其被殺被虜之人。亦俱各隱匿不報。似
此弊端。所在有之。今後各墩守瞭墩軍。
俱要查點齊備。時常察覈。其各衙門。不
得仍前私役占使。及不報致
誤軍機。有犯

國法。查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參究不恕。

一訪得東中西三路營堡把總坐堡官。有
將軍士該支各月折糧加添。并應給朋
合馬價等項銀兩。關領回堡。不肯從公
給散。就便扣減侵剋大半到手。或饋送
勢要之人。買免擺用。或棄機取賁。入已
以肥其家。甚者將低銀兌換。違勒分領。
以致軍士困苦。不能聊生。今後遇有軍
士月糧銀兩。關領回堡。務在從公。鳴名
給散。明白回報。不許仍前扣減侵剋。違
者許被害軍人。赴院陳告。以憑從重究
治。

東泉集卷六

五

一各營堡衛所官軍。若有勢要衙門。主使
家人。及豪惡官舍。齊聚低黑銀兩。粗薄
布匹。各項物貨。及牽趕馬匹。到於營堡
衛所。高擡價值。坐派逼買。及挾勢分散
軍士。收買糧料草束。堆垛候報。納引贖
銀。買之時。指此作數。或將軍士月糧扣
除在倉。或又於秋收之時。責令採打秋
青草束。堆垛通令各倉出給。實收通關。
亦就指此抵數。希圖厚利。自累貧軍。此

等人到堡之初該堡該倉官俱要即時
申報本院知會聽候明文施行仍許被
害及公直耆老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
憑參究

一各營堡衛所官軍若有指稱各上司衙
門差去採取土宜科歛錢物及一應需
索坐守逼取等項當堂等官合到彼
不拘真偽即使一面密切具報本院知
會一面將去人留住聽候明文施行如
是通同隱蔽幫虐為害者許被害軍餘
及公直耆老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憑
拿問

東集彙卷八

三

一撫屬官軍如有奸惡官舍旗軍用幸投
托各衙門跟官說事過錢撥置生事借
勢馳逞欺凌行輩害眾等及私受犯
總等官分例代為經營致妨公義除訪
察外許被害及扶持公道之人指實稟
告以憑究治

一訪得各衙門中軍貼司官員多有指稱
打點誑騙銀兩或倚勢撥納糧草或乘

機強買市貨或托事營求差違并一應
嚇詐拜見引進等項禮物眾受其害不
敢聲言除另行訪察外今後各該中軍
等官務要遵守法度改過自新若有不
改前非仍蹈舊轍者許諸人及公直耆
老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拿問即行
另選決不食言

訪得東西二路倉分坐撥各州縣夏秋
稅糧部解納戶人等齎帶銀貨等件到
堡不得自行糴買上納俱被權豪

東集彙卷八

三

使令旗牌管家人等用強包攬多
銀每米一石或一兩二錢或一兩二錢
者有之利歸權豪小民受害以致錢糧
不得完結今後各堡遇有納戶人等聽
其自行買納責限完獲通關繳報其勢
要之家不得仍前包攬指勒小民違者
體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參問不恕
一訪得有等公慎射利及官豪勢要之家
凡遇開報引鹽銀買糧草故將本身名
字隱下詭名冒籍一人有寫二三名或

四五名捏報數名。在官商賈官用因見遲悞一時查催無從拘究以致耽悞邊儲。今後告報糧草各商務將真正姓名籍貫及鄰佑某人開寫狀內以憑查覈。果有資本准行上納如欲似前圖利營求包攬者本院決不敢以朝廷錢糧私有所徇各請勿言。

一訪得召商給價之道流弊俱勢要人情關領公道蕩然掃地資本頭息無歸其客商不能自達只得要求勢豪代為請

八東泉集卷

三

屬關領百兩者分銀二十兩或二十有五兩三十兩有之甚者勢豪傾造對衝銅銀六十兩七十兩勒要百兩領狀者有之似此弊端殊非

國家招徠客商求實邊儲之意除另行訪察外今後商人納完糧料草束該領價銀照依繳到實收領狀日期為換次給領或庫藏無銀俱候有銀之日照前換次關支若該庫有銀不即關支及有挽奪領銀其該庫官阿諛放支希許諸人赴院

陳告以憑究治。

一訪得各該要衙門多有創脩私宅鋪舍園圃驅逐各軍餘匠作千百已上經年累月採木鑿石造碑成厝男有女背道路哀號莫此為甚除另行密切訪察外今後若再似前役使軍餘脩理宅舍負累人難者許被害及公直耆老人等赴院陳告以憑參問。

一各營堡官軍斬獲首級若領軍將官及把總通同勢豪頭目邀奪強買報功以

八東泉集卷

三

致灰損人心有妨公道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以憑參問。

一各營堡投降夷人及被虜年久走回男子若把總坐堡通同守墩軍人乘機妄殺報功者許地方諸人指實赴院陳告以憑究治。

一衛所旗軍若該管掌印官旗吏誣字人等假以公用辦事為名私擅私納分銀升糧以上及無故派辦狐兔鹿豹皮肉等項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以憑查究。

一輪班上下旗軍如有科索出圈入圈等項
名色錢物者許出錢之人開具實數赴院
陳告以憑究問

一見在食糧旗軍若把總坐堡掌印管貼司隊
等官將巡放官軍食餘及私放軍士回家
科納月錢一弊混造食糧冊內朦朧盜支
者許知因之人指實陳告以憑拿拿究問
一訪得各衛所管屯官員不以糧草為重到
於屯所先將管糧旗甲大戶人等拘喚假
稱比較為名沿屯科要錢物或每名要狐

八東臺集卷八

壬

皮三四張或羊五六隻者或銀一二兩者
或糧米三四石者科收入已不計其數雞
酒清油等項在外以致屯丁倚此亦將糧
草延擱或不完納官民坐守祇望蠲除地
欠數目歲倍一歲見今倉廩缺乏軍士無
給除另行訪察催併外今後管屯官員各
要改過遷善盡心竭力就將見徵并拖欠
各年糧草趁時上緊催併完獲通關繳納
如有仍前科歛屯丁財物致誤邊儲者許
諸人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拿拿不恕

一訪得各營堡把總坐堡官每年十月間過
起那邊民之哨差官帶領軍伴夜不收各
騎馬驟出鄉社將鄰堡居住軍民之家沿
門搜尋搜打哨差來糧銀兩羊隻草束不
計其數默送本堡把總坐堡并委管分受
入已中間稍有不從者就行捉送本堡門
房監禁委酌軍民受害今後各宜守法不
許科嚇民財違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
以憑拿問不恕

八東臺集卷八

壬

一各營堡遊奇兵馬在外按伏或徵調外鎮
應援經年不得在家若把總坐堡識字人
等將各軍月糧侵克及派婦女又當地方
差役者許被害之人赴院陳告以憑究治
一各該守瞭旗軍及提墩爪空守把門禁人
役若有私出境外捕打鹿豹狐兔等項者
即便拿獲呈報就將所捕之物充實如是
扶同隱蔽通同脫放事務與犯人體查
究重治決不輕貸
一各營堡邊牆墩臺所以防限虞賊最為緊
要若有被賊掏毀整口或雨水淋塌沙淤

擁塞不堪保障去處各該把總坐堡官務要即時脩補務在完固如工程浩大者呈請定奪不許偷安坐視任其廢壞如違查點得出定行拏治決不輕恕

一撫屬倉分若有奸惡為等之徒指稱上司或勢要差去上納糧盡混將粗陳之物逞勢逼令收納及有無藉官倉并居住倉院門首軍民光棍人等一遇大商人到倉指稱打點官攬委官人等故生事端咬咬包攬放刁挾制詐欺恐嚇打攪倉場者即

東泉集卷八

平

便指實具印本院以憑拘拏重究

一倉官撥斗人等於收糧之時通同納戶收受或粗或陳不堪食用及放支之時另用小斛或掬打雞窩地窩斛底揀和碎籬亂草沙土虛出盜賣等項作弊及不將原降官斛斗秤收受糧料草束却用私造斛斗秤指害客商大戶者許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拏問

一訪得中東西三路倉分凡坐撥地畝屯田銀買糧料草各衛州縣部解納戶人等

或親馱本色或帶銀貨糧運送到堡多被官撥斗庫人等巧立名目勒要會頭錢物到手方與呈樣進倉不顧粗惡就便收受若有短少會頭錢物縱是新鮮糧草故意刁勒不肯收受納戶人等守候日久負累人難以致錢糧經年不得完結似此弊端未易悉數今後官撥人等務要改過自新秉持公道如過前項糧料草束運送到倉驗者新鮮潔淨隨到隨收仍將已到倉日期一面申報以憑稽考不許仍前勒要

東泉集卷八

三

會頭錢銀貨如違許被害之人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拏問決不輕貸

一各城堡監收官員務須奉公守法但遇大戶商人運送糧料草束到倉不許索取分例及阿順權勢照顧親識私曲扶同收受不堪糧草徒費官銀致無實用訪出定行拏問不恕

一撫屬旗軍人等如榜內所開并該載不盡應舉應革事情許被害之人及公直耆老各即開具實跡赴院陳告本院即與施行

各官盡言慎毋嫌諱

督撫事宜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都察院右都御史姚為巡撫地方事。照得本院本以非才。欽承

上命。節制東西廣。惟是責重任大。莅事以來。夙夜兢惕。不敢自寧。為念廣西舊已寥寂。今復益至疲憊。廣東舊本富庶。今亦漸稱艱窘。大槩以盜賊之擾攘。蠻夷之劫掠。重以貪官污吏之剝削。法度漸弛。奸偽日滋。以故民生亦日以益瘁。此其勢之必至者。若不因事興革。消除積弊。何以警

東臬集卷六

三

動群工振舉庶務。是用採之縉紳。詢之閭巷。斟酌事宜。列為條件。心本切於救焚。事必期於易輟。縱未能遽甦兩廣之民。亦將以少冀一分之惠。凡我屬官。其各遵行。毋忽。所有應行應禁事宜。合就開示通行。其間有區處未悉。聞見未及者。並聽諸司開陳。以憑採擇而行。祇此。國不相嫌異。為此仰兩廣按察司抄案。同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轉行。都布二司各行守巡清軍提學兵備海道管糧管屯鹽運使。將守備備倭并府州縣衛所土官衙門。大

小官員一體查照。後開條款。遵奉施行。本司仍備云。楷書大字榜文。查支無碍官錢。收買紙板。刊刻刷印完備。給發所屬軍衛有司。驛遞巡司。舖舍。及市鎮鄉村人烟湊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宜洗心滌慮。循理守法。痛改前非。免罹法典。該司取具各衙門。不致風雨損壞。結狀總類。繳報。仍將支過官銀。買過紙張。給發過榜文。各數目開呈查考。俱毋違錯。廣東布政司。仍呈總鎮都司。呈總兵并市舶珠池太監。廣西都司。仍行鎮守太監副總兵按察司。行巡按監察御史。各知會抄案官吏。先具不違。并同奉行日時呈來。

東臬集卷六

三

一脩理城池。切照城池之設。本以防奸禦侮。莫安軍民之大計也。兩廣撫屬府州縣衛所及各堡。原舊設有城池。或近年增置。中間倒塌損壞。堙塞不等。官府因循。未經修濬。如近來廣西南寧府橫州。梧州府鬱林州。各被賊貪夜越城。打劫庫藏。率因城池不固。致遭其害。此乃明

鑑不可不慎。守巡兵備等官親歷各該地方逐一查勘。如有城池卑淺及倒塌處所。城門損壞。應該修理者。督屬分工修理。應挑濬者挑濬。若用工力不多。不必派擾軍民。各將在城見在守城軍人并民款人等分派修理。合用灰石官爲措置。若果工程浩大。卒難修理。申報本院定奪。及照各處城垣有卑凹處所。兼有坡蹙。可以躋攀。人可往來。經行者。盡行拆去。從新修砌。務要堅深。可備保

（東臺集卷八）

三

障毋得虛應故事。徒費財力。仍仰府州縣衛所各將有無應該修理緣由。徑自申報查考。

一 濫行科罰。訪得兩廣大小衙門官員中。間恪守正法。留意軍民者固多。其肆爲奸貪。略無畏忌者亦時有之。凡遇爲事犯罪之人。輒便橫行科罰。或指稱修理衙門公廨祠廟。或指稱修蓋倉廩庫房。或指稱修砌城垣街道。或指稱攢造文冊。或指稱賑濟饑民。或指稱措置公用。

爲謂官端罰取。各以竹木磚瓦。紙張灰石等項爲名。計其所用。責辦銀兩。又有等掌印管糧官員。每遇徵糧之時。索取各里分例銀兩。大里則取六七兩。小里則取四五兩不等。况所徵糧米。不依官則加倍多收。每糧一石。該銀五錢。則加取六七錢。或八九錢不等。至於收納料價。不用官降天平。却乃別行私置。每銀一兩。加收秤頭銀一二錢。或四五錢者。但知取財以益己。不顧小民之困窮。致

（東臺集卷八）

五

使雇鬻妻子。典賣田宅。或流徙異鄉。甚或逼而爲盜。爲民父母。顧得忍爲此耶。除訪察另行外。仰兩廣三司掌印守巡清軍提學兵備海道管糧鹽法屯田等官并府州縣等衙門。今後俱要遵行禁例。恪守典章。但有爲事犯罪之人。俱依律究問。有力納米。無力哨瞭。擺站的決等項發落。應有賑濟。另議呈奪。即不許指以各項修理及賑濟等項爲名。恣行科罰。其有與作僉撥買辦等項。但係民

財所關非呈請本院明文定奪俱不得
輒有施行敢有故違不遵仍蹈舊轍者
許被害及諸色人等指實赴院陳告以
憑查叅重究守巡官遇到處所務將原
降斗斛天平拘集里老眼同稽查曾否
別置及有無多取或復別有科派各嚴
切查究通於年終開報施行

一禁約和買訪得兩廣大小各衙門收買
各項合用貨物如段足值銀四五兩者
止還銀二兩或二兩四五錢紗帽值銀

一東集卷八

三

一兩四五錢者止還銀五六錢七八錢
布疋值銀七八錢者止還銀三四錢值
三四錢者止還銀一二錢又有舖行先
出銀兩買送應用過後半年或一二月
等候領價不得到手者以致舖戶客商
多受虧害控訴無門非惟有玷各官名
節抑且剝削下民膏脂言之可惡除本
院置立印信文簿發來外仰各衙門凡
買一應物貨照依時價兩平收買布政
司仍將本院發去文簿轉發省城歸戶

收領凡遇上司買取廣東胡椒蘇木
象牙犀角香帶藥材等項廣西如段疋
青布銀竹筴等項即時填註在內如某
日某衙門某官差某人買過某項物件
該價銀若干已否領價若干俱從實開
報按季送院查考此外廣東如雷廉高
三府葛布瓊州府藤器潮州府紬絹廣
西如南寧府銀器梧州府香草鬱
林州葛布藤縣蛇酒布政司徑自置立
文簿轉發一體填註每一季類送稽考

一東集卷八

世

俱不許似前虧價損民致有嗟怨如有
故違不遵者除本院另行訪察外仍許
被害商人指實赴院陳告定行查提叅
究必不輕貸
一公差需索照得兩廣地方民徭雜處賦
役煩繁加以盜賊為害人民疲困驛遞
貧難今訪得三府并鎮守市舶珠池及
各副叅差去旗牌官舍三司守巡守備
等官差役差典舍人陰陽醫生人等
一遇差遣不恤民難違威借勢肆意貪

求既有本等夫馬船隻庫糧乃行自雇小船坐駕。到於沿途驛遞多般勒要折乾水路則曰津貼過關陸路則曰惜馬毯衫等項。取銀二三兩者有之。九兩十兩者有之。驛遞官卑無可爲奈。至有棄官而逃者。言及於此誠可憐恤。仰各守巡等官轉行所屬州縣驛遞等衙門官吏人等查照。今後公差人員經過驛遞只照關文應付庫糧船隻馬匹飯食如糜給止許支給米三升并小菜口糧一

東泉文集卷八

七

升五合或隨時飯食敢有分外索取雞鵝下程并勒要折乾貼船貼夫貼馬等項即便填註簿內。每一月具申分巡官查究如係旗牌人員并情重者明日徑申本院鞫問分巡官仍將查考過緣由每一季備呈本院稽考。若各驛遞官吏仍前畏勢容隱呵諛奉承及已奉承不行填註者許應後出辦并被害之人徑赴本院陳告或本院訪出一體重治。若積年包攬夫牌因而乘機刁蹬情留者

亦一體鞫問不恕。

一撫諭徭徭照得兩廣地方山深地曠民少夷多徭徭賊徒自昔跳梁兇惡得狠固其本性然深處林菁平日少見官府又不識禮法飽煖則不務蓄積饑寒則糾衆出劫重勞軍兵年年征剿彼雖肝腦塗地我亦財費師勞揆厥所由蓋因所管官員不惟撫馭無術抑且侵擾起衆甚至有等不才官吏不顧利害不恤身家往往差人入山逼取徭徭皮張黃

東泉文集卷八

七

蠟生漆蜂窠等項一或不與輒便中以危言激成其怒以致相聚爲盜害及無辜深爲可惡仰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嚴督各府州縣掌印巡捕等官但有徭徭住居去處務要加意慰撫着令何主及熟識人訪取年老知事徭徭一二名出官賞以魚鹽稿以酒飯仍諄諄戒諭令其知

朝廷法度嚴明爲善則生爲惡則死若必情意既孚稍相依信擇其凶衆所推服者一人

立爲徭老。徭老及取三四人以爲徭甲。徭甲責令自相管束。在一鄉者管束一鄉。在一省者管束一省。如有劫掠互相舉覺。每遇一月已終。亦覈無事者。其前項老甲加給魚鹽。一每無事者仍加給水牛一隻以償其勞。遇有鄰境賊盜生發。能合兵捕賊。及自能捕賊獻官。俱給與銀牌花紅。重加賞勞。以勸其將來。其不能擒束。致同夥人有犯者。必密遣兵馬併其徭老甲誅之。三箇月以裏。府

△東泉文集卷八 四

州縣各將撫處過徭徭姓名繳報。其官吏人等各不許似前逼取皮張等物。致動夷情。以成大患。違者必處以重法。決不輕貸。

一嚴捕盜賊。照得兩廣撫屬府州縣衛所各設有捕盜巡捕巡司官員。管領旗軍民壯弓兵人等。專以防禦地方。督捕盜賊。今訪得各該地方尋常有賊。或白晝聚衆。或黃夜明火。持仗剽掠鄉村。攻劫寨堡。取財殺人。姦污婦女。燒毀房屋。擄

掠耕牛。亦或於海道內縱橫出沒。搶虜船隻。肆無忌憚。官軍縱而不治。及其黨與漸衆。已成窟穴。乃始申請上司議求進兵。及軍兵既集。消息已透。其爲盜者皆已逃遁四逸。所取以報功者。俱平民也。言及於此。殊有可憫。若不立法嚴令巡捕。誠恐復滋前弊。仰守巡兵備參將守備等官。督行府衛州縣所各捕盜哨海哨江巡捕等官。今後務要督率應捕軍壯分投往來所屬水陸地方巡緝。一

△東泉文集卷八 五

遇盜賊興發。一面具呈軍門。一面相度機宜設法擒捕。剪其萌芽。必盡獲解報。本院亦不吝重賞。致再似前傍觀坐視。縱賊爲害。以致積寡成衆者。或鎖拏痛責。或別議參治。決不輕貸。府州縣仍每一季一次開具地方有無盜賊出沒緣由結狀繳報查考。其盜賊已是發生。或亦故隱不報者。俱一體從重議處。一制禦鹽課。照得兩廣地方山峒徭徭據險負固。倚衆作耗。虜掠鄉村。劫財殺人。

恣肆荼毒罪在必誅。但彼雖是類亦去
善惡。若非用鵬剿之策。寔亦非勸懲
宜。况大衆之動於力爲難。仰守巡兵
添將守備等官。入後遇有前項匪獲
發去處。必須審訪分別善惡。村寨一面
具呈軍門。一面嚴督各該捕盜巡捕巡
司等官。慎選精兵督發前去相度機宜
設法。鵬剿獲功解報。一人之惡。不得以
槩一村。一村之惡。不得以槩各寨。如此
既足警動人心。亦以漸消賊黨。此法之

東泉文集卷八

聖一

最善者。仍仰各州縣掌印官。將未有盜
賊停留處所。近山田地。逐一查勘清出。
俱令田主佃與本處居民。不得招引通
逃之人。勾引蠻獠爲患。其深山人跡罕
到處所者。亦不得招誘匪人住劄。致啓
後日釁端。敢有阿縱容留。查訪得出。罪
不輕貸。

一制壓盜賊。照得兩廣盜賊一時竊發。打
劫鄉村。卒然而至。官兵多有接應不及。
訪得各府州縣各鄉舊有千長百長。

集鄉未間有統紀嚴整。夫款奮勇者。
是禦盜而盜賊亦知畏懼。不敢輕犯。如
廣州府屬龍門之永清峒。從化之楓園
鄉者。頗有數處。其餘各鄉。雖亦隨時點
集。大戶親丁多不出身。止以家人與下
戶窮民充數而已。紀綱不立。衣甲不完。
兵器不整。人心不固。稍望賊鋒。先自潰
散。以致盜賊益肆。合行各該守巡兵備
官。嚴督府州縣掌印官。照依舊法。舉
行千長百長。務令大戶之家。素有謀勇。

東泉文集卷八

聖一

者親身爲之。其子弟家人併下戶窮人。
盡數編成排甲。俾千百長統束。農暇之
時。操演武藝。護守本鄉。一年之內。四境
無虞者。府縣官申呈上司。給與牌紅。以
示激勵。其官司不許別有差遣調用。若
隣村有警。一面互相救援。一面飛報官
司發兵策應。其大戶之家。敢有仍前推
奸玩視不遵。及因而接受詞狀。私有科
取倚勢害人者。亦就從重處治。庶幾有
備無患。地方可保。人民獲安。

一禁興爐冶訪得廣東惠潮二府地方接連江西福建二省先年盜賊相繼爲害盖由各處射利之徒廣置爐冶通計約有三四十處每冶招引各省流民逃軍逃囚多則四五百人少則二三百人不等以煽鐵爲由動輒倚衆恃強或流劫鄉村放火殺人或姦奪妻女虜掠財畜爲患地方已非一日或遇報官督兵追捕先各散歸爐冶執稱本等營生所捕之官見其入衆勢強又無見獲贓物可

一東泉集卷八

四

証只得隱匿爲惡情由姑以塞責回報年復一年愈加縱肆地方之害其源實由乎此府縣雖常禁革人心頑不知懼即今海豐長樂歸善程鄉等縣鐵鑪瘴等處山場又有聚集各處流徙仍前興造似此逃遁與賊無異合行禁革仰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出給告示督責府縣衛所掌印巡捕等官即便選差的當人役齎領前去曉諭各山場煽造爐冶流民令其速即散回原籍當差守分耕種

不得仍前在彼煽造因而爲患敢有故違不遵許各該巡捕官兵并地方千百長火甲人等就便設法將興立爐首之人逐名擒拿解該道守巡兵備官處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該管地方里排總小甲知而不舉故縱者一體治罪不恕

一戒飭驕縱照得廣西土官衙門有大小官職有崇卑皆其祖宗嚮順

朝廷用忠義以立門戶以此均領土地人民之責

一東泉集卷八

五

仰受

朝廷恩典之隆安享富貴流及苗裔爲各官者固宜守法奉公正已率下勤兵輸糧睦鄰恤患乃其職務夫何近年以來該土官縱容敗度率意妄爲有因爭占土地而被弑者有因爭占土地報復私讎而興兵不已者有惑於後妻而父子相夷者有殺子求妻者有聽奸目唆哄撥置而敢於抗拒上司及挾私用計占奪官職亦或幫助爲惡誤犯不義者似此悖

理亂常之人固天理所不容在

土法所不宥雖已敗覆後軍不戒間有一二循途守轍皆最爾小州武備廢弛不知自振其稍有精銳自兵去處率多勇悍強梁桀驁跋扈凡遇軍門調遣不以警殺患病爲辭必以調征頓仍民不獲耕爲諉

上負

國家設置分布之意下負乃祖堂構創立之艱不忠不孝莫此爲甚但事干既往姑記不究將來之失在所當懲况今本院奉

〈東泉文集卷八〉

聖云

命下車之初整頓法令之始相應戒飭以示維新仰各府州縣大小土官官男官孫人等務要感激

朝廷恩威遵守軍門殺伐利害不得似前敗度干

紀其有冤抑未伸爭占未明請求冠帶

印信未遂及舊負過屬冀以自新者並

聽親赴軍門陳告或遣的親兒男子姪

帶同老成頭目赴訴以憑會處應開釋

者即與開釋應理斷者即與理斷應奏

聞者即與奏

聞施行此言相告有如讎日決不相誨母仍長惡

自遂聽用匪人自作不靖如岑濟安蹈頑魯如李琬各在懲創往事興起善端期蓋前愆自求多福守官職於無窮享太平於永久如或仍前恣情玩法稔惡不悛者輕則革去冠帶量爲懲戒重則奏

請于

朝或別議降削又甚則請

天兵誅之必赤族乃已各宜痛省毋悔噬臍

〈東泉文集卷八〉

聖云

一決絕嫌疑訪得廣西所屬土官有應該實授未曾實授者有應給印信未及給掌者推原其故蓋因保勘官員迴避嫌疑互相推捦居掌印者則推守巡任守巡者則推府衛其府衛委官既已勘結停當守巡又行參駁守巡駁查明白咨報總司掌印官不分應否則又覆勘不與准理致使文移展轉委官駁勘又皆索取財物經年積歲不得授職及掌管印信殊非撫綏土官之意若不早爲查

處無以激勵人心仰廣西布政司即將所屬土官衙門未曾實授冠帶并請給土官官男官孫逐一查出但論應否毋避嫌疑其已經本司及守巡官員保勘明白者不必再行覆勘駁查果應實授者就行通呈候免照例即與具

奏定奪其應給印信者守巡等官亦各查照原行作急備由通呈以憑會處施行毋再推避致有遲延軍衛有司承勘官員若有違法索取財物者照例問發土官亦不

東泉集卷八

得聽人誣惑用財打點玷污各衙門官員名節查訪得出一體重治不恕

一查表功勤照得廣西左右兩江各該土官官男官孫近年地方多事歲常動調其中多有違

朝廷明法守軍門之嚴令依期赴調節領員兵在於各處地方征剿建立奇功克捷之後有應給與冠帶而未曾轉給者有給冠帶後復有功而不蒙獎勵者事多減減賞不酬勞若不查勘舉行無以勸

東泉集卷八

土官有親自領兵屢著功蹟卓卓在人者亦要一併開報以憑具

奏旌獎承勘官俱在作速施行不得展轉推調致使賞格不明人心無勸

一開明愚惑訪得廣西所屬土官衙門多有各處客商及罷閑官吏無恥監生軍民舍餘人等并為事脫逃囚犯往往到彼投託延住及收買違禁衣段等物到彼貨賣貪圖厚利又有誑騙土官土舍多方誘惑百計賂置或為主謀令其肆

前土官無人省諭致為此輩所悞往往因以取禍今本院切切言之土官當自別擇以決利害即將前項奸徒一一擒解軍門以憑處治軍門亦當別議褒獎毋得仍前悞用自累身家如其甘受愚弄容隱故縱不行拏解者或被入告發或查訪得出一體從重議究決不輕貸各宜痛警毋自貽悔

一調兵違限查得兩廣地方凡遇有警必起調土兵起調土兵必差委官舍土兵

八東泉文集卷八

五十一

不肯依期赴調及賣賊冒賞等項除已經嚴切省諭外但亦有等無恥官舍專藉此爲肥家之計每領

旗牌前到土官衙門調兵催兵輒便要求分例至有三三十兩者強索下程至有每日得銀一兩或二兩者而近日官舍李璽等所犯是也除將官舍李璽等細打枷號仍照例發遣外以後調兵官舍並不許索取土官纖毫財物其土官亦不許輕有饋送指爲口實玩不供命凡遇調遣

惡殺人搶劫或爲造意令其抗違不聽約束或唆令爭官復讐搆兵警殺經年不休或假託傳報大小軍機事情以暗相結納凡可以誑哄財物者靡可不爲生死利害皆不及顧啓累遺患職此之由仰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并所屬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曉諭禁約官吏監生客商軍民人等各要改過圖新守分循理爲全身保妻子之計毋自蹈於梟首碎形骸之法前有誤犯即時退避若

八東泉文集卷八

五十二

各該官吏監生客商軍民人等敢有故違不遵仍前收買違禁衣段等項貨物到於土官衙門發賣貪圖厚利并誘弱土官代爲主謀令其殺人搶劫及唆令爭官復讐與兵搆怨且浪傳大小機事用以結納土官者此真奸人也土官惑而用之與以金銀而不知恤託爲心腹而不之疑不知其反覆利口在外復騰播土官之惡至使土官蒙罪而不能自解其爲此相親者亦正以相害也但先

務在依期發兵其勦蠻賊以報朝廷緣先年遲違俱未經議罰以此土官敢恃為常除擬議具

奏外敢有仍前違玩者必以所犯次數從重示罰不相假借仰各勉思效力施行

一私人夷方訪得兩廣各處地方有等匠作人等違法潛入各山徑撞巢穴私為置造軍器如鎗刀弓弩箭頭等具或亦自造氈衫鐵盔等項通透發賣貿易貨物如米穀黃蠟降香蜂窠鹿皮張等

東泉文集卷八

五二

項互相兌換往復交接非惟私通引惹邊釁恐於泄漏貽患匪輕仰守巡兵備叅將守備等官并府州縣衛所巡司等衙門嚴加禁約密切緝訪但有各色匠作人等私自潛入各山徑撞巢穴置造違禁軍器及私相貿易貨物多取財利者許各該官兵就便擒拿解官查照律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各該巡捕官兵敢有不行用心訪拏及把隘官軍縱容脫放事發連坐以罪不恕

一禁約土舍照得廣東瓊州府地方民居近海黎住深山實蠻夷雜處之地除生黎外其熟黎則有土舍鈴束納糧無差今訪得土舍專以管轄之權每生剝削之計但聞大兵之舉即又傳報消息地方之患皆由於此合行禁止仰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嚴督府州縣禁約土舍人等撫和本管黎人不得輕有科害但遇催徵聽從黎人自運糧米赴官上納敢有仍前包收阻當生事剝削者許赴官

東泉文集卷八

五二

告理守巡兵備官徑自訪拏處治情重者叅來施行其各該土舍中有等子弟願為吏典生員者俱准從其便以廣文明之化以消頑梗之風

一稽考錢糧照得兩廣地方兵荒相繼支費浩繁撫屬司府州縣衛所等衙門收支一應錢糧中間冒破侵漁之弊所不能無是稽考本可不嚴也仰布按二司并各府所屬俱以明文到日為始限五日內各將收貯在庫各年京庫折銀折

布里甲煎銷馬價引錢餘剩均從缺官
柴薪皂隸馬丁齋夫各色料價布花商
稅魚油課程鹽鈔并脚價枉解及積出
各項入官還官給主贓罰贖罪紙米徒
工等項分毫銀兩粗細物料及在倉起
存預備米穀盡數查明備開舊管新收
開除實在的確數具按月差人齋繳本
院以憑稽查倒換收有人耗支有附餘
俱要開明以驗各官之貪廉以革吏庫
之侵漁今後支用俱要申呈本院批允

東東集卷八

五

方許動支一毫一釐不許擅動敢有欺
隱漏報及動支不行申呈者查出從重
究治

一均平直錢照得兩廣所屬州縣年例有
額辦坐辦派辦各項軍需料物廣東則
稱爲均平錢廣西則謂之直錢各照里
甲丁田通融查審追納自有定制奈何
各屬官員上不體

國下不恤民惟知財利之是圖不顧名節之損壞
於正辦之外又令雜辦應當大日小日

巧立名色及雖已有本等料價乃復以
貼補爲名縱容久慣里長指一科十專
一索騙甲首供應私衙日用下程及派
買土產置酒搬戲請客人情拜見與六
房書辦紙劄違慢罪米等項悉令甲首
出辦無名之費日益月增殊無底止用
是財力愈屈民愈困窮盜賊之起職斯
之由合行查禁仰各道守巡官嚴禁各
州縣官員務要洗心滌慮痛革前愆違
照原定則例責令里甲照舊出納均平

東東集卷八

五

直錢在官以備各項軍需等項料物支
用敢有仍蹈舊轍縱容久慣里長分外
多科供應者許被害之人赴院或守巡
官處陳告以憑拏問庶俾奸人少警民
困可蘇

一委官部解照得廣東部解兩京一應錢
糧多係各府徑委屬官轉申布政司領
解緣前項委定部押官員畏懼京師萬
里之程推避不肯領解亦且希圖在任
管事間或用財買囑本府掌印官員實

緣作弊乃復行除緡即又另委別官
有一項錢糧或賦或官乃定者受賄狼
籍錢糧遲亦台行禁革除訪
察另行外併廣東政今後委官部
解錢糧俱要本司單以官親自點
量能幹官并無俱預期先開職具
呈本院定奪不許似前任憑各府徑委
以致受財作弊查訪得出定行從重治
罪不恕

一清查解戶訪得廣東各府州縣通年

八東皇集卷八

五

編均徭內多有編僉京料解戶定銀五
六十兩者或二三十兩者聽候差科糧
料赴京交納多有不出起取領解或照
納原完銀兩於府州縣者或拖欠不納
者或年久積欠官優免者不如此解
戶極是艱大陪貳太多役次須將大戶
僉定其以中戶人戶所定各役不拘
力差銀差俱各當年應辦完惟前項
解戶上則大戶難以編僉太多計脫以
致下戶小民却受重累何均之有且又

有等官吏却將納銀別項花銷或送作
人情者奸弊百端相應查究仰布政司
即將先年原編解戶姑自正德十年為
始逐一查出通有若干要見某年編僉
若干名未領解者若干納銀在官若干
年久未領解者要見原編領解何項錢
糧因何至今不解或納銀者要見的於
何年月日納銀若干即今收貯何處其
編僉已久既未領解又不納銀者即係
作弊沉匿仍先將重大差使責令領解

八東皇集卷八

五

以警奸頑年近者聽候候次取解務在
備細查明開造手冊差人齎繳赴院以
憑查究施行中間如有將前項銀別
項花銷或送作人情者亦要明白報
毋容隱匿作弊致縱奸惡不俊
一侵欺錢糧訪得兩廣各府州縣各
項應解京庫錢糧多被貪解戶等
勾串通同官吏移出入沒今起
解公然將為已物任意侵用或賄買
如買買產業或轉經營生放貪利恬

不知畏似此奸弊。係干錢糧重務。應合嚴加查察。仰布按二司各該守巡管糧等官。分投巡歷各府州縣。以未完年分爲始。吊取各房科應該解京糧稅料物等項卷宗。各到官逐一揭查。除已獲真正批單外。其餘已解錢糧。如縣解府。府解司。司解兩京各部。但有起解違限未獲關單批廻。至七八月已上者。即係侵欺。就便拘拏解人正身。嚴行追併原銀還官。數有不足。行提家屬并原口承行。

八東泉文集卷八

五八

官吏到官查審。果有通同那移侵欺者。一併嚴限追陪起解。有罪人犯。查照律例問擬。具招開詳守巡管糧官。各先將查過已未解各項錢糧的確數目。限一月以稟呈報查考。

一督徵稅糧。訪得廣東之田穀。十月收成。有戶役家費者。即隨手糶賣。至三四月之間。中下之家。穀米已盡。成化以前。該年秋糧派數。悉於八月縣官催徵。俱在十月。此時上下人戶田穀俱收在家。百

費未。官則緊催民。亦有穀不出一月之餘。秋糧盡皆完納。官不勞而民不擾。奈何弘治年間以來。布政司之糧數。正月方纔到。府之糧數。二三月方纔到。縣官欲開倉。民穀已盡。繫頸之人沿路敲撲之聲。滿堂加之。以坐監保歇之飯錢。公差鎖押之酒食。小民典賣田產。鬻棄兒女。三倍納糧之費。不足以完正數之錢糧。此皆司府縣糧科該吏之弊也。亦由掌印管糧官員不甚用心。徵派踰

八東泉文集卷八

五九

時因而有此。但前弊不獨廣東。而廣西亦然。仰布政司今後分派各屬稅糧。掌印官會同督糧官。務要查照上年歲夏稅。於三月秋糧於八月。親自通融扣算停當。一面具呈本院。一面派行各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查照律限開倉。嚴督里糧人戶。及時輸納。不許踰期。庶官租可以早完。民不難於辦納。其各府管糧官。每季以將徵收過各縣已未完糧數開具揭帖。差人齎繳赴院。以憑查驗。

勤惰用示勸戒。如或司府州縣奸吏敢再仍前通同作弊。不行依時分派。致誤徵收者。該吏拏問。職官別議。其各衛所屯糧。行令各該管屯官員。亦照秋糧則例一體依時督徵上納。按季各具數開報查考。俱不得愆期違誤。如有故違定通忝究治罪。決不輕貸。

一收支奸弊。訪得各該府州縣監督收放官員。奉公守法者鮮。貪婪無恥者多。往往通同官攢斗級人等。每遇納戶人等。

一東泉文集卷八

辛

運解糧米到倉。既不依奉降下鐵斛收受。却又索要解戶財物。混收粗粃濕碎糧米上倉。以致積經歲年。遂致腐爛。及至放支官軍月行糧米。却又串合積年小脚作弊。乘機夾帶出外侵欺盜賣肥已。又有一等倉廩門首。積年光棍用強包攬糧戶糧米花費。不行上納。以致糧戶受累苦楚難伸。此等奸弊通合查禁。仰各監收監放糧米官。并倉場官攢斗級人等。痛改前非。毋貽後悔。今後收放

一應糧和府倉責令通判縣倉掌印正官。各親詣該倉監督。懲究奸弊。務在收受如法。不得稟收粗粃浥爛虛充正數。放支亦必以時。毋致過期。及或短少。敢有官攢人等不遵禁約。仍前侵欺盜賣。或索受納戶分例財物。通同作弊。及容縱光棍包攬者。仰各監收官指實呈來提問究治。監收官上下相蒙者。仍從管糧等道嚴切訪察舉究。以祛宿弊。

一東泉文集卷八

辛

校建議拆毀淫祠及廢額手觀固亦懲創異端之盛舉也。但地土田塘等項多被豪宗右族乘機強占為業。或立作書院等項。不以業貧民而以資權貴。不以

充

國稅而以益私租。其名若美而實則非矣。以此人情大拂。士論不平。副使徐文溥目擊奸弊至勝。

奏牘其弊亦可知矣。及查本院節該案行二司官議處。久未見報。揆厥所由。蓋因各官畏

避權勢。有前却。若不督行。查理終非至公。殊乖。

國法。仰布按二司。即轉行各該守巡。查照原行分投着實。查理。務將各府州縣。原設淫祠。寺觀。田塘。地土。頃畝。號段。如係豪宗。右族。乘機強占者。盡數清出。還官議處。以充正稅。不必恤於怨言。祇在奉公而行。仍限三箇月。以裏。各將清查過畝數。備細造冊。呈馳呈奉。毋得仍前延捱。取究不便。

八東泉集卷八

六二

一查理鹽課。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司各場額辦鹽課。價銀。逾年徵解。赴部應用。近年以來。因兩廣用兵。地方災傷。該前總督右都御史張。節經奏奉。

欽依。准將正德十六年嘉靖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分各年鹽課銀兩。存留本處。起解軍門備用。今訪得各場未完銀兩。蓋因官攢人等。通同差去。催徵官員受賄。虛文搪塞。以致累年侵欠。職此之由。仰按察司鹽法官。即使行查。廣東海北二鹽課提舉。

司自正德十六年起。至嘉靖四年止。要見某司若干場。每年額辦鹽課銀若干。某年分行委某官徵收。某場已完若干。有無起解。某衙門交收。曾否獲有批收。某場未完若干。原係何官經手。何官督徵。務要逐年查明。備細開具總數。數目同委官職名揭帖。差人齎繳。赴院稽查。如係已完。捏作未完。即便嚴切查問。追究。其果係拖欠者。仍立限嚴督徵報施行。

八東泉集卷八

六三

一疏通鹽法。訪得廣東所屬廣潮雷廉瓊五府。額設鹽場。實地方之大利。近被各處勢豪。及沿海射利之徒。占奪鹽利。遇關津則挽先取便。及通同官吏牙行。率多隱不報官。甚至違法私造雙桅艚船。聚湊數十餘人。不經官司。給引暗地裝載私鹽。越關潛往各處城市鄉村發賣。霸占埠頭。自雄一方。小商本係官鹽。乃反被其逼逐。倚強搶奪。鹽價本未甚貴。乃亦任其高擡。勒至數倍。居民莫敢誰。

何官府甘置不問鹽法不行坐是大壞
又有一等商人雖給領號票定有限期
其中作弊止將私鹽發賣留下官鹽影
射展轉告寬限期或將鹽包夾帶新會
等處私鑄銅錢潛往交趾發賣以圖厚
利或又結驍一十餘人為夥在於管鹽
官處告給批引或告一季三四箇月限
滿暗令同夥之人更名換字復告領引
潛占原埠發與各鄉小商販賣占埠之
徒輒又私出花欄小票立限回銷或少

八東來集卷八

密

違限即復誣以私鹽恣行科罰官府之
禁反不及此奸弊多端難以枚舉合行
禁約仰廣東按察司鹽法官務在成諭
關津處所查盤官吏凡驗放商船須使
先後有序開報以實各不得徇私制壓
及虛詭相蒙其客商告引必審其船之
大小人之寡衆地之遠近立限回銷聽
從小商販賣必使小民各得利便亦不
許容令夾帶私鹽發賣留下官鹽展轉
寬限及於官鹽包內藏帶私錢潛往交

趾交通外夷并奸徒轉夥名告引
據原埠捐害小商仍嚴督巡捕巡司把
江等官常川緝訪如有前項奸徒即便
擒拏送官官更有犯一併訪拏查照律
例從重問擬具招呈詳發道痛繩以法
庶警後來

接買私鹽訪得廣東沿海隆井石橋等
鹽場舊雖設有場官竈甲但遇各處商
船到彼買鹽先驗其鹽法道明文買鹽
數目明白方許鹽丁交買近年以來多

八東來集卷八

奎

有奸商不給該道號票擅造連式大船
出海灣泊私通鹽丁欺瞞場官私駕小
船出港發賣以致私鹽愈多官府又不
禁革奸徒慣便往往私販得利其弊尤
甚各場所亦多有此仰按察司鹽法官
即便嚴加禁革如有前項奸弊違犯者
就許場官并地方總小甲擒拏解官照
例從重究問具招開詳若場官明知故
縱者查訪得出一體重究決不輕貸
一私通番夷訪得廣東地方濱臨大海枕

近諸番有等權勢豪橫之家。令弟男子姪裝載違禁軍器羅段猪羊酒米等物私自出海。交通夷人。博換番貨。甚至哄誘夷人。搶掠附海人民財畜。勾引啓釁貽患地方。似此等官。今後務要嚴督衛所府縣備倭巡捕等官。遇有前項奸徒私自駕船出海。將帶違禁物貨。博換接買番貨。教唆啓釁。就便擒拏。釘解按察司。或巡視海道官處。查照律例從重問擬。具招呈詳發遣。中間若有干碍叅

八東泉集卷八

奎

提者。隨即呈報前來。以憑施行。各該官員如有受財容縱一體叅究治罪。

一審編徭役。為照徭役之重輕。係生民之休戚。審編之得均。又在委用之得人。若是編審適當。人戶何得不均。訪得兩廣往年審編。該差人戶守巡官。憚於編歷。不行親詣州縣。委諸州縣官。恐不用心審編。假手吏書。奸弊至多。其間有見在人丁捏作逃故。有業田。捏作崩陷。及不該優免之人。貪緣作。禁監免放。

富差查徧累小民苦樂不均。深為未便。仰各道守巡官。今後。左務要親督府州縣掌印正官。外。正官者。於各府佐貳官內選。不。分編審均徭人。行拘。從公親。先審丁田。次及財力。要見。戶丁田。實。某戶丁田頗可。某戶有。無田。或某戶無田。而人丁富足。皆須量其貧富。高下定為三等九則。悉以財力分別輕重。通融計處。儘其該年分丁糧。盡數均派。

八東泉集卷八

奎

不許別有存留。致生奸弊。其係官吏舉人監生。生員。省祭。聽選。知印。承差。吏典。正戶之家。遵照先年奏准優免事例。審編。亦毋得循情越例。朦朧濫免。如違查訪得出。或被入告發。定通拏問。治以贓罪。決不輕貸。

一假託科斂。訪得各該衛所輪班把總官軍。上下更替。奸弊多端。其領哨上班之時。有將放實軍餘。費放在家。及到當官類點。雇託下班軍人。冒頂姓名者。又有

指稱各處使用科派銀兩自行剋落其數至有五六百兩者通行查禁仰各衛所領哨官員痛懲往失今後上下班軍各要齊備前赴聽點分發釋放敢有仍前作弊賣富差貧及指以使用科歛財物爲由者查訪得出及被人告發定行拏問重治決不輕貸

禁革影射照得廣東布按二司守巡兵備管糧屯田鹽法等官自有均徭編餉門隸跟用今訪得各該衛所官旗舍餘

人東東集卷八

五八

人等多有畏避征調勞苦黃緣打點投託各司官員影射跟隨不行在營操備且又往往營幹差使出外或提人犯或催儹各項公務甚至生事害人需索財物恬不知懼合行禁革除已往外仰二司官員如有日前取有前項人員在衛跟用者即便盡數退回原衛所差操不得仍前容留跟用自招物議
優恤軍士訪得兩廣各衛所原額旗軍數多目今漸致虛耗已不及半推原其

故蓋因掌印領哨管營等官固體

朝廷

兵之法不恤軍士差調之勤

以私役或追取月錢

多枵腹之患無復挾纊之溫如

不逃竄以致於消折也仰兩廣都司

各衛所掌印領哨管營等官今後旗軍

該支月行糧米查照舊規依期行文有

司關支有司不得阻悞其軍衛官亦不

得仍有科派私自役占濫遣跟用并追

取月錢剋減月糧重困貧軍務在加意

人東東集卷八

五九

撫恤以作銳氣如有故違許被害之人

舉告拏問重治其係輪班應赴軍門聽

調亦須遵守定規依期更換毋得仍踵

舊風若各軍士應支該月行糧米缺少

者領哨官即便具呈本院查給施行

一憫念勞瘁訪得廣西桂林中右二衛原

守昭平足灘廣運三堡官軍俱有餘丁

隨班防守奈何近年以來各該旗軍餘

丁在彼防守每至一年或九月十月方

得更換且又護送往來官民船隻截捕

知法律妬忌賢能往往意圖冒印骨事
一時未遂其謀輒便買囑平昔慣訟刁
軍捏詞暗行告隔中間幸而遂謀報復
奪掌印信侵骨別事非法取錢剋剝軍
餉受害之人告發行提還延歲月不即
出官對理却復占總印信埋匿文卷不
肯交代此等頑橫殊碍

國法如碣

石等徹提勝等所鎮撫等官林芳等所

犯此其罪也仰兩廣都司并各衛所大
小軍職今後俱要洗心滌慮飭勵行檢

東泉文集卷八

七二

講習齋略求以才智自拔上司豈有不
薦引之理不得仍前恣肆有乖禮法或
被人告舉或查訪得出泰罕重治決不
輕貸

一禁革刁難訪得兩廣都司掌印官員中
間奉公守法者固有貪婪壞法者亦多
每遇通年衛所差人進

表并各項文冊造繳到司或有餘外罰紙折銀或有
例該貼銀者復加倍取或有無銀都展
轉刁難差來人員遷延等候不得批錯

或揭債了事。方得領批。以致衛所官員。輒亦賣放軍士。預辦取罰。似此弊端。難以盡舉。除密切訪察外。仰兩廣都司各掌印官。痛懲往失。今後如有進

表。并別項文冊。到此隨即給發。不得額外罰取。其衛所官。亦不得假此。仍前賣放軍士。共相科剋。訪察得出。或被入告發。定行奏拏。問必不輕貸。

一。憫恤軍兩。訪得兩廣府州縣。清出逃故。應繼軍丁。及各衙門。新開充軍人犯。批

東泉文集卷八 七十三

差長解。到文起解。都司轉發各衛所。看任。奈何各該官員。罔恤軍解。如都司或指以科罰銀。硃衛所。或追罰紙張。為名多般刁難。索取銀兩。不與收管。批過。又有等不才官員。索取新軍禮物。逼令逃竄。又或貪受賄賂。往往假以公差。為由出給批文。執照回籍。經年不行。復位月糧。任意冒支。非但軍伍不充。抑且侵剋糧餉。應合嚴禁。仰各都司衛所官員。各宜痛悔深恩。今後但有各處解到新軍

不許將以。始不得。以。長

解領。自。月

糧存恤。萬。敢有違

罰長解。四。莫收管

批廻及索。禮。實放回

籍冒支糧米者。解及旗軍吏典人

等指實赴院。及二司清軍守巡兵備官

處陳告。照例鞫問。施。司清軍官。仍

每半年。取具。所收。過各處解到

軍人名數造冊。及有無逃亡。賣放姓名

繳報本院查考。

一。優恤降達。照得廣東廣州左等四衛五

營達官旗舍。歲用柴薪靴帽。伴當田租

等項銀兩。每年俱係一次。備造職名開

送布政司關支。今訪得管管達官。連年

指以造冊使用。為名。科斂各達官旗舍

財物入已。間有出辦不齊。却就。一

年。或二年之上。方纔造繳。及至到布

政司。又被支科。該庫官吏。取使用

方得支領給散甚非撫綏之意似此奸弊合行禁革仰布政司即便嚴諭各營管管達官痛除積習今後遇有歲支各達官舍柴薪靴帽伴當田租等項務要依期造冊關領不得似前指稱使用輒有科歛及嚴戒本司承行該庫官吏亦不得仍蹈舊轍擅取使用文冊到日布政司即與關支各於年終具給領過日期繳報如吏典人等仍有取索許被害達官旗舍指實赴院陳告以憑拏問用

東泉集卷八

七

警將來

選擇精勇訪得廣東惠潮二府歸善海陽等縣糧編民壯俱無正身親當皆係雇人應役蓋受雇之徒又非精壯曾經戰陣之人又有一起遊手光棍專日在官頂役苟圖牌票差遣下鄉藉以勾攝為名百般恐嚇害人不可勝舉一遇地方有警調用東西催趕動經旬日尚未得齊及其已出境倘或遇賊責令追捕身無一

望風奔避其賊賊但此弊不獨惠潮府而然其他府屬亦皆有之仰各道守巡官嚴督所屬府州縣掌印巡捕官各將原編民壯不分親身往後通行揀選俱要精勇強壯能諳武藝之人充役如有不諳及前項遊手光棍生事者盡行查革責令另行選雇有衛所者就令巡捕官兼同管操官一體操練無衛所者亦令掌印巡捕官不時練習武藝修飭衣甲器械常川在官備禦

東泉集卷八

七

不許干預差遣害人亦不得將前項民壯奉承權貴以充私門之後違者俱聽守巡官訪拏重治庶奸頑知警地方可寧

一保護名節照得廣東南雄府梅嶺乃水陸交會之所商賈經行之路今訪得過嶺貨物內多係番貨如椒木之類有等奸商猾賈假刻官府封皮判日粘封冀免抽稅或云布政司某官或云按察司某官殊不知各官俱坐不知甚有一等

客商窺伺各司官有因公出過境或先送過云是頭扣或隨後過云是隨身扣如斯弄巧誰則知之間有清謹知機官員預爲告示嚴切盤驗者稍知畏懼其疎於關防者多被蒙昧以致傳播本官幾十幾百扛者聲名爲其污壞至有因此以罷官者合行禁防仰布按二司官今後各要時加防檢該府掌印官尤須嚴謹盤詰如有前項奸徒仍前違犯者即便擒拏連人貨一併送官監收申稟

八東泉彙卷八

卷八

本院定奪該府如是因循顧忌徑放過嶺一併議究不恕

節省民力訪得瓊州等府設有里甲等民夫其名在官其實半充私門之後即如修理坊牌等項已是給領官價乃復重擾百姓互相借用經年不息今後一切停革少節民力仍仰兵備巡守等道各不得輒有允行其各府州縣有類此者亦仰一體停革

清查吏役訪得兩廣司府州縣大小衙

門多有跟官門子管充吏役承差蓋因各該有司不知守正朦朧保勘或因上司分付或因同僚囑託或亦自行偏護混同送考僥倖參充殊不知此輩出身既微罔識自重且平素出入衙門窺伺官府慣熟耳目害人作弊亦何憚而不爲者况他日受官將以臨民此輩本廝役之流一旦使之居官食祿不貪財壞法者鮮矣合行查禁仰兩廣布政司掌印官嚴切查究都布按三司并所屬各

八東泉彙卷八

卷八

衙門如有條門子違例參充吏役承差者即便通行查出革退爲民當差一月以襄其由回報查考仍仰各司府州縣今後凡有起送農民務要查勘的確果係身家無碍之人方許保送如或朦朧一票濫送考選者查出定將保勘官吏坐以枉法贓罪不恕

一嚴禁賭博照得兩廣地方掬摸竊盜無處無之原其所由雖因民窮盜起然所以致窮者實亦由於賭博爲念今防

各該地方有等無藉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專一遊蕩賭博飲酒撒潑號稱喇唬光棍或誑騙人財物或聚眾毆打平民街罵巷無所不為或開張賭坊哄誘良家子弟偷盜父兄銀錢盜賣自己田宅產業蕩盡饑寒逼切遂致相聚為盜窺探街巷有名人家或鑽門穴土或破壁踰牆竄入家財甚至毆傷本主深為地方之害仰守巡兵備嚴督府衛縣所掌印捕巡捕鎮撫分管地方等官各

人東臬憲卷八

十一

令該管省城內外地方總小甲火夫入等遇夜加謹巡緝但有竊盜面生可疑及語音各別犯夜之徒及有開場結局賭博之家就便緝拏送官究問照例施行敢有故縱及因而乘機擾害者事發一體重治

一誣執平人訪得廣東所屬地方設有捕盜總甲固以防禦賊盜但有等狡猾強徒不務本等營生投入官府謀充前後假以緝捕為言專在城市鄉村巡邏但

遇拏獲盜賊剋留贓物私自脫放不行解官或知居民殷實教賊指拏乘機嚇詐財物或因而報復私讐甚至兵提平民為盜良善遭殃地方受害或被害之人自行緝獲原劫真賊却又勒取銀錢方行轉送似此違法多端難以枚舉通合禁治仰各府州縣捕盜巡捕等官用心查訪但有前項奸徒即便先行更替一面擒拏究問查照律例從重議擬具招申詳發遣如或容縱不行緝拏事發

人東臬憲卷八

十一

一體治罪不恕

一違例放債訪得兩廣撫屬地方有等勢豪之家在鄉生事或舉放私債違禁加倍取利強占小民田土准折良家子女甚至逞兇爭鬪殺傷人命輒便用財賈自或至事發拘拏則又聚眾打奪實為民害合行禁仰各道守巡官嚴督各屬掌印官加意體察今後敢有如此違犯者就便擒拏究問具招開詳毋得輕縱以長驕

2087397

G
21 21.5
16d



ZW 21181800574213

姚東泉文集八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姚鏌撰鏌字東泉慈谿人宏治癸丑進士官至
右都御史總督兩廣中蜚語罷職後復起爲兵部
尙書總制三邊辭不赴以規避落職卒於家事迹
具明史本傳是集序記二卷奏疏四卷雜文一卷
學政事宜一卷文皆曄緩尤多吏牘之辭蓋鏌本
以武畧見也